

© 1988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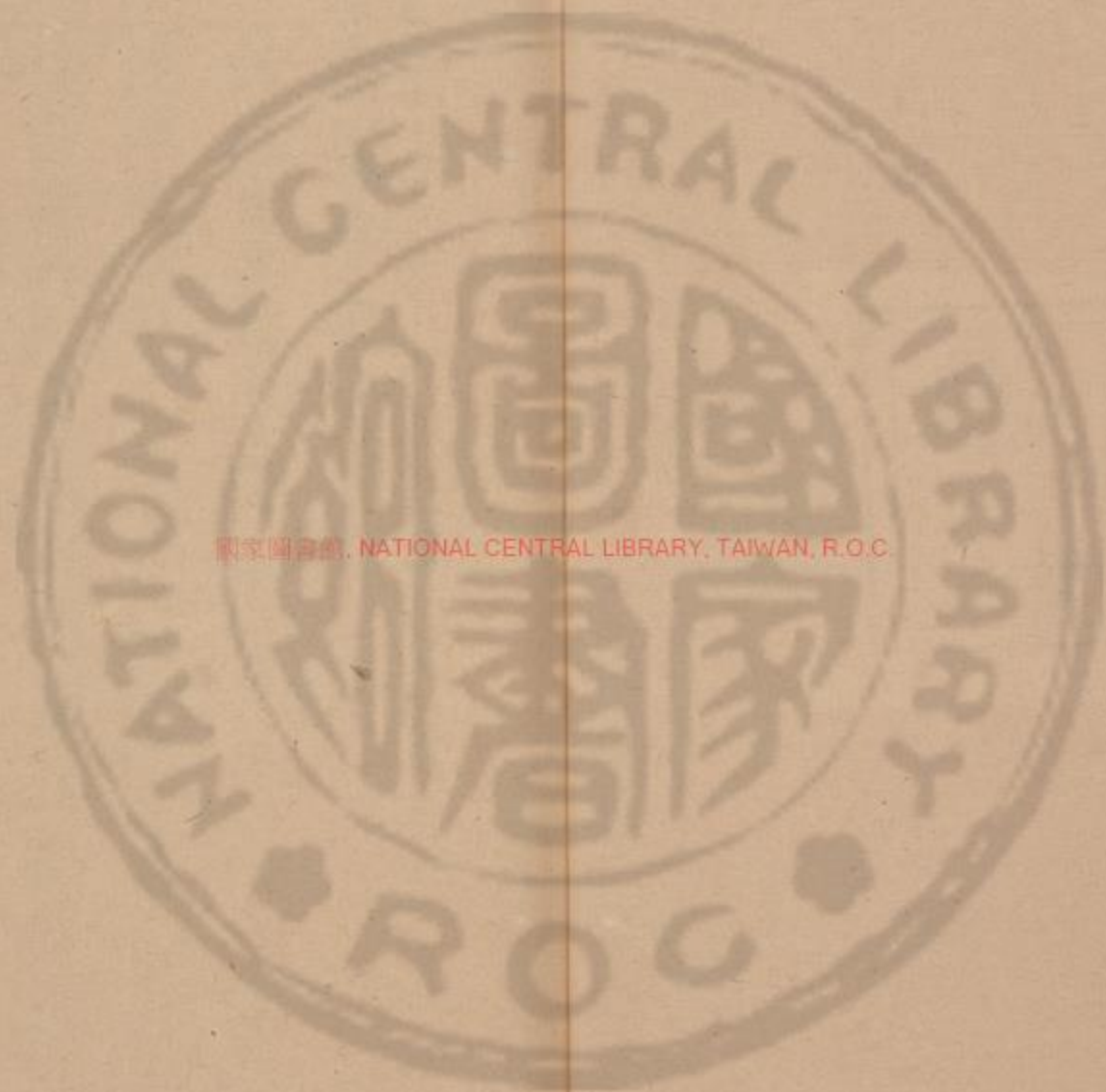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記號	007874
類號	
類別	經部易類
全書	函六册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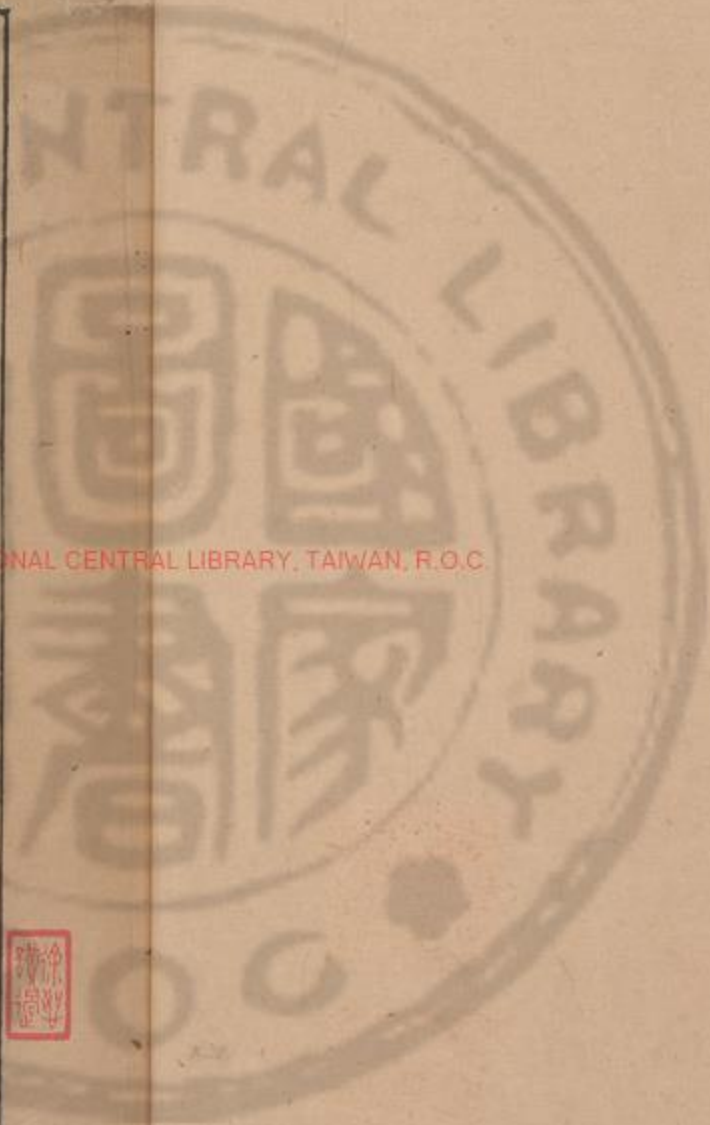
3375935 v1



周易會通序

汪砥之才情卓犖悟絕倫  
淡吾遊一試而大考之談業如我至丙午遂  
捷矣嘗與論易如聽高禪挾秘密藏迥不  
化猶人解癸丑北征出易解如帙有金之甲乙  
之以示諸同志迄今會通不成細閱之覺曩

旌邑境國良鑄



時余窺一斑者砥之窺焉曩時余猶未釋者  
砥之釋吾網收百家并之有條橫比羣議  
脉之無遺且不化一支一節解卦之旁通  
爻之印合俱在全經引伸觸類而爻彖畢  
核至原取象生務其實蓋不徒為舉業階  
梯真可化聖經羽翼即後學卒乎孰立

解最明顯揣意最宏深無逗漏三世泛  
濫俾覽者不若翻閱而百家妙義遠現  
目前可謂以一時苦心貽學士永逸者乎嗟  
易望易云彖文彖不能盡立卦之義十彖  
不能盡文彖之義注疏又不能為十彖之義  
飛精心磨勘去有實得者始輕著述也然

易亦豈難云哉伏羲之後剖之闔文闔文  
之後剖之尼父之後剖之諸子至砥之亦  
力獨解誰謂精易者不可攄一得也要在  
能會心耳傳曰初率吾詞而揆其才必有  
典常苟能其人道不震行又曰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吾願學

者惺自心之神會聖人之神卦爻象詞析  
及牛毛剖若蘊絲則千古心印晤之一室  
烏知義文闔孔以注不復有義文闔孔  
某余嘉美是集因本以授梓人砥之歛  
手謝曰小子不敏不能獨觀迺覽所賴友  
人江楚餘纂輯身于夫江楚餘余未面至

人然觀為是必其慧心可想余願旦暮遇  
之矣

萬曆丁巳季夏江陰繆昌期書



易經會通序

六經之旨炳於日星而義經為首蓋  
其旨約而該其辭宏而實治易家慮  
善不古之然其冥掃者多涉於玄僻  
而訓詁之儒又斤斤繩墨師說標皮毛  
而遺神髓乎予四重人心源志緒夫孰

旌邑劉慶之銘

乃能探其微蘊析其奧義反家文  
不相矛盾象之占不相鑿融渾貫洽  
於以翼經傳之禪制舉也若則余深有所  
予是集是是集也亦以一人見而會衆人之  
見以為見又不徒以衆人見而會衆人之  
共知以為見統而會之則靈之靈醒無相

抵極析百會之則字之呼聲皆相靈得  
余閱易義多矣大抵勦襲套語互搯管  
而擗搥不出君臣治教君子小人之說無  
論不足曰翼經傳即以此為制業第矣  
謂之明經乎以果有當乎是以明之者晦  
之也吾友江砥之江楚餘苦晦易久矣出



以直心探葦諸名亦秘安不惟學易者  
洞若觀火將如至人之精神命脉傳之  
世家余覽之不觉生平之陳言半說想  
然一空洵集意不朽之編矣孔子曰至人  
有以見天下之賾又曰以觀至會通夫不  
賾惡用會不會所以通至誠集之夫莫

賾於百川吾從會于海者通於海也故  
惟賾斯會之斯通此會通之誠所以誠  
孔子之誠也故  
丁巳夏月交如父王啓泰跋



周易會通凡例

- 一看法大約融會卦旨貫通傳義不敢割裂亦不敢竒僻間有稍異必實有恭稽要于理无悠謬焉耳
- 一全旨有全彖合旨有六爻合旨有二卦合旨有繫辭合旨皆提綱挈領以求直截貫串不令經脉支離庶閱者一覽而關鍵了然也
- 一解說為後學設經義原自奧妙不依文直解洞然于心烏能搜取精微故先依經解義惟取簡約明顯腐辭支語不敢贅入至于卦名下如時說有○○之象占者如是盡行刪削
- 一立意惟取緊合經義便于舉業或習舊意或主新說一一考

據名公確然不易者方敢闡發其中博採諸說皆宏議卓識  
可佐傳義至於無根之言及一切數學毫不參入  
一集說凡先代註疏名儒語錄及近日時說一議一見皆錄入  
無遺但其中有發人未發者必標姓氏其餘相沿之久漫元  
異同者盡為刪潤編集更不另標  
一取象皆依本卦正體至于互體變体複体積體移體半体似  
體反体伏體對体種之多端或曰漢儒增出不无穿鑿煩瑣  
間擇其妙合者而錄之耳

休寧後學

汪邦柱  
江柟編次

開列取象諸體

正體

如乾為良馬大畜之乾曰良馬 坤為衆晉之坤曰衆允 巽  
為雞中孚之巽曰翰音又為木漸之巽曰鴻漸于木又為白  
大過之巽曰白茅又為進退巽之初曰進退 坎為盜解之  
坎曰致寇又為血屯需之坎曰血 離為火離曰焚如旅之  
離曰焚巢又為雉旅之離曰射雉又為日離曰日昃豐曰日  
中離為乾卦噬嗑曰乾肉乾肺 艮為果蒺藜之艮曰碩果  
為徑路漸之艮曰陸大畜之艮曰衢 兌為口咸之兌曰輔  
頰舌

此正体說卦傳係載有據集內多錄之

互體

如泰六五象歸妹二三四五為兌三四五互為震則成歸妹

變體

如剝六五變則成巽故象魚九巽為魚如中孚上巽則曰豚魚  
井下巽則曰鮒姑亦下巽則象有魚无魚剝六五艮而變巽  
也又如本義卦變訟云自遯而來之類

全體

如漸之六爻皆以鴻象上巽為鴻互坎為水鴻乃江邊水鳥故  
鴻字從江從鳥之類

半體

如小畜上巽得坎之下半體坎為雨因不成坎又巽風吹散故  
象不雨如上文變則成坎故曰既雨

積體

如比初象缶乃土煨成甗外實中虛以離取象離中画陰者  
土也全體離火也比初變則成震為仰盂積至四肖震至  
五象離象缶而坎水滿于仰盂之上故曰盈缶離之鼓缶坎  
之用缶皆三畫之離也

移體

如益上勿恒凶若轉移使震上巽下便為恒則不凶矣

復體

如中孚議獄凡獄皆取象于離噬嗑賁豐旅取獄皆離也中孚乃復畫之離故象獄 小過乃復畫之坎故象飛鳥三四陽畫象鳥身也初二五上陰畫象鳥翼也 觀乃復畫之艮初取象于童艮少男為童也他卦凡言童者皆艮如大畜童牛旅童僕蒙童蒙皆艮也 大壯象復畫之兌故為羝羊

似體

如頤中虛似離大過中實似坎故頤初曰靈龜取象于離為龜也大過上曰涉取象于坎為水也

反體

如謙上曰鳴謙反之為豫故初曰鳴豫之初即謙之上也

夬四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反之為姤故姤三亦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姤之三即夬之四也 損五十朋之龜反之為益故益二亦曰十朋之龜益之二即損之五也

對體

如履上卦乾為君下曰武人為于大君 師上卦坤為輿下曰輿尸 觀上卦巽為進退下曰觀我生進退 需上卦坎為水下曰于沙上卦坎為盜下曰致寇至 鼎上卦離為雉下曰雉膏 此下卦對上卦而取象者 剝下卦坤為輿上曰得輿 困下卦坎為赤上曰赤紱 此上卦對下卦而取象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者

伏體

如中孚之豚孚乃複釜之離。伏坎為豕，乃見于陸地之猪豚乃隱于澤中之魚。又如離五伏坎則象出涕沱若凡涕泣皆坎也。

肖體

如同人之初前遇六偶有門象故曰于門隨之初前遇六偶有門象故曰出門九居上為首居下為趾之類。

此數條說卦傳不載無據但其中多有巧合僅錄一二其餘諸體不一似多冗雜不敢錄入。

作易考原

伏羲

画卦

先儒論卦者謂八卦伏羲所画至于重卦王弼虞翻孔穎達朱震陸德明以為伏羲重卦鄭康成淳于俊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司馬揚雄皇甫謐以為文王重卦今按書大禹謨云龜筮協從則重卦其來已久又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亦重卦也伏羲作卦因而重之宜不待神農以後但三易非伏羲之易乃伏羲重卦以後之易一曰連山一曰歸藏一曰周易連山首艮取成始成終之義烈山氏作夏人用之歸藏首坤取包含藏

聚之義軒轅氏作商人用之故夏時講學者所重在止商時  
講學者所重在靜二易不傳無從考證桓譚新論云連山八  
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連山藏于蘭臺歸  
藏于太卜是漢猶有此書偶未見于藝文志耳周易首乾  
坤取有天地而後有萬物之義周文王所作自周以後皆用  
之

文王

係彖

義皇之易有畫无文周文王取伏羲六十四卦而一正一反  
演之首乾坤終既未濟故卦下元亨利貞等謂之彖辭彖詞  
即卦辭亦曰繇辭至如大哉乾元等乃孔子所作亦曰彖者

乃什經之辭所謂彖之傳也

問彖辭獨歸之文王者何所考據曰據卦自我西郊及繫詞  
文王與紂之事故歸之文王也

周公

係爻

問孔子言庖羲文王並不言周公何以謂爻詞為周公所作  
且文王當憂患作易豈其獨缺爻詞唐王勣謂卦爻辭俱文  
王所作是否曰按本經王用亨于岐山箕子之明夷皆文王  
後事故馬融陸績等謂出于周公也

孔子

作于翼

漢書班固曰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即于

老原  
翼也今按十翼次第上彖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係五  
下係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乃漢藝文志謂孔  
子作四傳十翼彖傳上象傳下象傳上象傳下四傳也繫辭  
上繫辭下文言上文言下說卦上說卦中說卦下序卦上序  
卦下雜卦十翼也

採取前代易學名儒及

國朝名家近日縉紳先生海內名公

按古今易刻不可殫述茲據是集摘選開列于左其  
餘未經目覩與觀而未錄者皆不贅入

周

卜商 字子夏聖門高弟 著易傳

漢

孟喜 字長卿蘭陵人為曲臺長 著易章句十卷

焦贛 字延壽梁人 著焦氏易林十六卷 大通易變一卷

京房 字君明東郡人為魏郡太守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 精筭雜

采取易學



占條例一卷 集林十二卷 守林三卷 參同契律歷

孔安國 字子國 孔子十二世孫 為諫議大夫 著易疏

楊雄 字子雲 成都人 成帝時為給事黃門 王莽遷為大夫 著

許慎 字叔重 汝南人 為除浚長 著周易異義 許氏說文

馬融 字季長 扶風人 為南郡太守 著周易章句十卷

鄭玄 字康成 北海高密人 為大司農 著易緯註三卷

荀爽 字慈明 潁川人 荀淑之子 為司空 著周易章句十卷

魏

王肅 字子雍 為散騎常侍 著周易註十卷

王弼 字輔嗣 山陽人 為尚書郎 著上下經註六卷 畧例一

韓伯 字康伯 山陽人 為大常 著係詞說卦序卦雜卦三卷

向秀 字子期 河內人 著易

管輅 字公明 平原人 為少府丞 著易占易林

吳

陸績 字公紀 華亭人 為鬱林太守 著周易註十三卷

虞翻 字仲翔 會稽人 為侍中 著周易註九卷

晉

何晏 字平叔 宛人為侍中尚書 與管輅論易著易義

侯果 著洞林十卷 新林十卷

郭璞 字景純 河東人為著作郎

宋又步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北魏

關朗字子明河東人 著洞極易傳二卷王通贊易贊此

隋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謚文中子 著易贊中說

唐

孔穎達字仲達孔子三十二世孫黃川衡水人為國子祭酒 著周易正義十四卷 補開七卷 玄譚六卷

薛仁貴絳州人 著周易新註本義十四卷

崔憬

宋

陳搏字圖南賜號希夷先生自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 著龍

劉牧

字長民 通論一卷 著周易解十五卷 易數鉤隱圖三卷 卦德

石介

字守道 號徠家州人進士及第直集賢院 著周易口

歐陽修

字永叔 廬陵人為翰林學士 著童子問三卷

周敦頤

字茂叔 道州人號濂溪先生知南康軍封道國謚元公

程顥

字伯淳 洛陽人號明道先生舉進士歷任封河南伯謚純

程頤

字正叔 頤之弟 號伊川先生為國子監教授召崇政殿說

邵雍

字堯夫 舉進士謚康節先生 著皇極經世十二卷

張載

字子厚 鳳翔人號橫渠先生舉進士為崇文殿校書 著

游酢

字定夫 號廣平建陽人舉進士累官御史 著易說

楊時

字中立 號龜山將樂人舉進士為工部侍郎謚文靖 著

宋及易學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郭雍字子一號白雲洛陽人不仕封順正先生 著傳家易說

代淵字蘊之為太子中允自號虛一子 著周易要旨二十卷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舉進士官至丞相 著易解二十卷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山人舉進士官翰林學士卒謚文忠 著毗陵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官御史中丞諡文正 著潛虛十卷 易說一卷 係詞二卷

房審權 蜀人 著集易義海一百卷自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

楊繪字元素蘇州人 著易大衍說

關彥升 鄭正夫 李元量 路純中 林獨疑 共著大學十

吳子進 洪成季 陳子明 袁志行 劉平仲 先生易解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人舉進士官學士 著周易講義二十

朱震字子終號洪上長林人舉進士官翰林學士 著易卦

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人舉進士官學士 著易傳二十卷

程大昌字太之休寧人舉進士官尚書謚文簡 著易原雍

李衡字彥平號樂菴江都人舉進士官秘書修撰 著易義

喻樗字子才號玉泉祥符人舉進士官侍郎 著易義

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舉進士官尚書右丞 著易

程迥字可久號汝隨江寧人陰興進士官尚書右丞 著易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先生新安人舉進士官尚書右丞 著易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婺州人舉進士官尚書右丞 著易

蔡元定字季通號西山建陽人 著啓蒙起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蔡澗字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 著周易訓解二卷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舉進士居象山教授生徒號象山先生

陳埴字器之號潛室永嘉人進士 著周易解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舉進士累官侍郎 著周易經傳集解三

李舜臣字子思號隆山仙井人舉進士累官封崇國公 著周

馮椅字儀之號厚齋南康人 著易輯三卷

楊簡字敬仲號慈湖慈溪人舉進士累官學士 著汝菴易傳

項安世字平甫號平菴江陵人舉進士累官秘書正字 著周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絳州人仕為吏部侍郎 著易說十一卷

張行成字文饒號觀物 著元包數樞義二卷 述衍十八卷

經世索隱二卷 觀物衍義九卷

胡一桂字廷芳號雙湖新安人 著啓蒙易傳三卷 周易本

胡炳文字仲虎號雲峯 著本義通釋

王逢字會之當途人為太常博士 著易傳十卷 後書七卷

鄭汝諧字舜舉號東谷為吏部侍郎 著周易翼說二卷

都潔字聖典丹陽人為少卿 著周易變傳十六卷

鄭東卿字少梅號合沙三山人 著易說二卷 約解九卷

王宗傳字景孟號童溪 著易傳三十二卷

丘富國字行可建安人 著易解十卷

李過字季办號西溪興化人 著易說十二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蘭廷瑞字惠卿 著漁樵易解十二卷

毛璞字伯玉 瀘川人 著易傳十二卷

潘夢旂字天錫 蘇州人 著周易約解

袁樞字机仲 號梅岩 建安人為右文殿修撰 著易學索隱一卷

梁寅字孟敬 新喻人 著泰義

俞琰字玉吾 著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

丁易東 號武陵 龍陽人舉進士為編修 著周易傳疏

王應麟字伯厚 號厚齋 涇人為翰林學士 著因學記聞二卷

真德秀字景元 號西山 蒲城人舉進士累官叅知政事 著復

趙汝楙 著集聞易雅

徐幾字子與 號進齋 福建人 著易解

謝枋得字君直 號疊山 弋陽人 著易說數條

章俊卿 號山堂 著山堂考索

陳友文 號隆山 著大易集傳精義六十四卷

李開字去非 號小舟 著易說

吳應回

徐之祥字騏父 號方塘

張清字希猷 號中溪 著易傳十二卷

元

吳澄字幼清 臨川人仕至翰林學士封臨川郡公 溫文正程鉅

宋

夫題其居曰草廬 學者稱為草廬先生 著蒙言集易卦翼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陳標 號定宇先生休寧人廷佑初試御闈中選遂不任教授干

國朝

朱升 號楓林休寧人著周易旁註八卷

薛瑄 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進士累官侍郎著讀書錄

劉定之 字主靜號采齋永新人會元著圖釋

呂懷 號中石著卦爻圖傳

劉濂 字潛伯號巖山南宮人著易象解

張殿翼 字幼于長洲人著讀易記聞論考義經三義九四卷

李本 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為長沙太守著學易四同十四

蔡清 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進士累官國子祭酒著周易蒙

邵寶 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太子少保

崔銑 字仲冕號後渠安陽人翰林學士著易大象說洵詞四

羅綸 字彞正號一峯吉水人狀元為翰林修撰著周易說音

湛若水 字元明號茸泉增城人進士累官尚書著周易訓測

王守仁 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進士討亂有功封新建伯著

王畿 字汝中號龍谿山陰人進士為兵部郎中著易

呂柟 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狀元累官侍郎著周易說

林希元 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著存疑

張元忭 字子蓋號陽和山陰人狀元累官左春坊左諭德著

諸燮 字子相號理齋餘姚人進士著周易

采氏易學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徐師魯字伯魯 著周易古今文演義

楊時喬號止菴廣信人進士累官都察院僉都御史 著周易

李贊號卓吾福建人進士 著九正易圖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澗州人進士累官尚書 著周易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進士 著易述

張邦奇字常甫南鄉縣人 著周易

金賁亨字汝白臨海人 著周易

葉良佩字敬之太平人 著周易

姜寶字廷善號鳳阿丹陽人 著周易

伊在廷號繼山進士 著周易主意十二卷

鄧伯羔字孺孝金壇人 著古易詮二十九卷

施達泉進士

周宴字叔夜溧陽人 著周易

蘇濟字君禹號紫溪晉江人進士 著見說

未知德

夏思字官明進士

袁黃字坤傑號了凡嘉興人進士 著周易

吳羔字子儀金壇人 著周易

洪垣號覺山婺源人進士 著周易

汪文輝號都山婺源人進士 著周易

胡宥 號金峯 休寧人 進士 著周易主意

李廷機 號九我 福津人 會元 累官太保 著折衷

周汝礪 號用齋 進士

沈一貫 號蛟門 進士 累官太保 著周易

陳 熱 祥

郭子章 號青螺 湖廣人 著周易

顧會唯 號魯齋 進士

姚光祚 號履梧 吳縣人 進士 著明心易解

孫從龍 號履菴 吳江人 進士 著周易約說 參疑

吳默 字因之 號無障 吳江人 會元 著周易衷旨

游振德 號讓溪 婺源人 進士 累官都憲 著周易

湯賓尹 字嘉賓 號霍林 宣城人 會元 著勝菴醒齋十二卷

繆昌期 老師 字當時 號西谿 先生 江陰人 翰林 授受口義

姚舜牧 號承菴 著疑問

陸振奇 字庸成 浙江人

張汝霖 字雨若 山陰人 進士 著因旨

汪鳴鸞 號成池 婺源人 進士 著周易宗旨

程策 字猷可 號參窠 休寧人 進士 著周易

韓欵 字求仲 歸安人 會元 狀元 著周易

程汝繼 字欵承 婺源人 進士 著周易宗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李光縉 字秉一 晉江人 解元 著周易

孫用之 字爾行 休寧人 著周易全考十二卷

方時化 字伯雨 歙縣人 著周易

陳紫峰 唐凝菴 葉爾瞻 鄭荻如 吳一源

沈德培 張振淵 字彥陵 仁和人 著說統

右乙伯七十餘家或觀其全書或得之雜編故開列以備便覽其餘易學種集內雖採其說而書名氏地查考未真不敢妄列

批閱 江陰 繆當時 老師

叅訂 休寧 程策 猷可甫

長洲 熊秉鑑 元明甫

全叅 休寧 王啓泰 交如甫

孫用之 爾行甫

洪漢英 我衡甫

星源 詹國俊 用章甫

休寧 梅田 江氏生 館梓行

仍有外篇十卷在後續刻

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周易目錄

卷一

乾 坤 屯 蒙

卷二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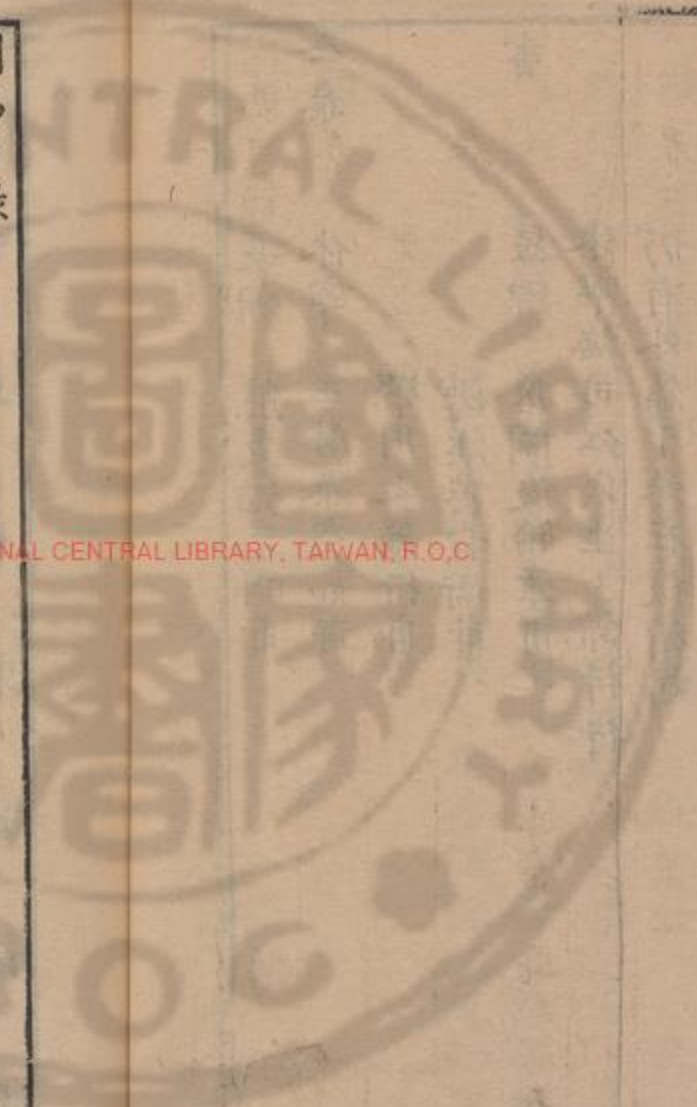
卷三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卷四

目錄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五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卷六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卷七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卷八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九

繫辭上傳

卷十

繫辭上傳

卷十一

繫辭下傳

卷十二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會通卷之一



易論

汪都山曰。易字先儒謂日月象也。日月坎離精也。六十四卦皆坎離。則六十四卦皆日月而謂之易也。日中一奇。月中一偶。對待之體也。日常盈。月常缺。日在上。月在下。日有往。月有來。則消息流行。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衮楚餘甫全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卷十二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會通卷之一



易論

汪都山曰。易字先儒謂日月象也。日月坎離精也。六十四卦皆坎離。則六十四卦皆日月而謂之易也。日中一奇。月中一偶。對待之體也。日常盈。月常缺。日在上。月在下。日有往。月有來。則消息流行。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衮楚餘甫全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机也。交易變易。義無不具。而造化人事之理。畢於此矣。易之名  
不易也。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開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承。氣運  
漸開。世道漸變。至于太否。乃造化一大交會也。自同人大有以次  
相承。世道升降。賢才進退。至於剝復。理欲消長。事變日煩。至於坎  
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大父母。終坎離天地之大  
橐籥也。下經首咸恒。人倫之有夫婦。六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  
有興衰。亦否太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六剝。復也。而終于既未。  
人情之有離合。亦坎離也。上經乃一陰一陽交會之大端。下經乃  
陰陽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又合上下經觀之。天地父  
母之尊也。坎離夫婦之別也。震艮兄弟之義也。巽兌姐妹之序也。



天尊地卑。君臣之道也。六子用事。六卿分職也。首乾坤。天地闔  
闔。陰陽各三十畫。至否太者。天地之交。而萬物之生出。無窮焉。其  
所交者。一坎離。中昼精氣之相通也。首咸恒。少男少女之相配。長  
男長女之相守。夫婦之小天地也。陰陽各三十畫。至損益者。少男  
少女之通氣。長男長女之相薄。乃夫婦之交。而人類之生出。無窮  
焉。其所以交者。既濟未濟。中二昼精氣之相通也。三十年為一  
世。六十年為花甲一周。天運循環。大抵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  
大變。人事消息。大約机括。不過此。而一消一息。如一日之有昼  
夜。一歲之有寒暑。人事之得失。憂患吉凶禍福。其相為代謝。即一  
昼夜一寒暑可知也。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

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于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昼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上經三十卦共六十卦體而離居六十卦體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作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作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為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為上經乎。

程敬承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洪奩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係彖周公係爻而後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乎此者耳故別之以周以著代也。

上經

乾  乾下坤  坤下

陸庸成曰乾六爻皆為龍坤合卦乃為馬故乾爻曰六龍坤馬曰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於龍馬以其為天數地數即乾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龍坤之馬也。出于河，天一生水，而地二成之也。蕪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於人者，馬也。故乾坤象焉。

乾 ☰ 乾上

乾 ☷ 乾下

乾元亨利貞

純陽至健，故象天而名乾。乾，天道也。六，君道也。人君而得乾之道焉，則至健而無不通矣。至健而無不正矣。但見才力有餘，足以搃攬振刷，而豁達無礙，當得大通而為元亨。且其元亨者，又皆利在正固，純粹以精，而無偏倚駁雜之累，非徒恃其神謀雄斷，而以意氣用事者也。此健中自然之作用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卦辭俱根健來。元亨者，健足有為也。利貞者，善

利貞非戒

用其健也。天地間，凡柔者不足有為，惟剛健則能有為。况乾又健之至者，凡柔者必邪。惟剛健則無私邪。况乾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元亨利貞，是一時事合下自然。元亨，自然利貞。如時說元亨矣。又必利貞，非也。夫不貞何以得元亨乎。主君道言，王道四達，不悖，即亨也。王道至正，無私，即貞也。孫賓菴曰：元亨，即後萬國咸寧之謂。利貞，即後時乘六龍之謂。

潘雪松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係以元亨利貞。以贊乾之無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貫。季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



要識六龍  
共是一龍

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曰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欲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唐凝菴曰。乾何以言健也。以元亨利貞言也。四德周流循環。運無停機。自元而貞。固乾之一始終。貞下起元。則始而終。終而始。未有紀極矣。此乾德所為。健也。人君以天德用事。而始終無間。則善體乾為治矣。

六爻合旨。李九我曰。龍陽物也。靈變莫測者也。六爻皆有聖德。故稱龍焉。其有潛見惕躍飛亢之不同者。時使之也。初其夷之清乎。二其尹之任乎。三其周公揖政之時乎。四其舜禹河南陽城之避乎。五其堯舜中天之日乎。上其堯舜遇子之不肖。湯武遇君之

不悛乎。

○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以陽在下。德足潤澤生民。而時尚隱於側微。象龍之潛焉。宜晦處靜。後勿輕出以求用也。

程敬承曰。易卦首乾。易爻首乾。初而劈頭稱一潛字。何也。氣先專。翕心初微隱。潛字中疑蓄許多變化。聖賢大學問大事功。俱自潛出耳。龍以不見為神。其見惕躍飛神靈不測。非以初之潛耶。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非兀然一無所用也。無用之用。用之所以為妙也。陸庸成曰。勿者我勿之也。毋微露其可用。而使人物色也。勿之精神。孰能窺之。蕪然溪曰。潛便勿用。不潛便輕用矣。取象

潛龍便勿  
用不必以  
勿用作占  
看

上經會通

卷一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舜一身言耕  
稼陶漁皆是潛  
升聞便是見攝  
政時統三業便是  
揚避河南是躍踐  
但後地平天威是龍  
其遜位於禹即  
善處元也

乾體純剛象龍。初始伏於地下象潛。  
胡雲峯曰：乾之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意。護微陽也。坤之  
初六姤也。履霜堅冰，即女壯之意。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  
用，勿者禁之之辭。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者危之之辭。  
程子曰：舜在側陋時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  
於大麓時便是躍。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始，故曰君子  
九五。天道之始，故曰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際出潛離隱之時，行且翌運龍飛，沛澤  
寰區，如龍見於田，霖雨及物也。此固盛德大人，天下所快觀乎。

九二之大  
人即他日  
九五之大  
人利見宜  
單指君言

君民皆宜見之也。  
重德上利見，以其德也。陸康成曰：遜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  
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故在田也。大人惟九  
五二六稱之者，與五應故耳。利見有行其德之意，非徒觀見也。  
取象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故象田。陽大陰小，凡三畫中為  
人位，九居二，故象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權勢過盛，豈不稱厲哉。然性剛能慎，  
是君子而能振刷精神，憂勤志慮者，有終日乾乾，雖至夕猶惕  
若鳥，則夙夜匪懈，處置自周，大臣之責塞矣。雖危何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六爻惟此  
爻蓋三乃  
入爻之始  
人心原自  
至健也乾  
乾即是自  
強不息

重剛者龍德之純也。不中以時位言居下之上，正不中也，不必以  
質性之偏說。乾惕大臣心存憂懼也，乃心體自然如此，毫不着力。  
若認做慮患避禍，便非矣。程敬承曰：終日乾乾，非空自憂懼也。終  
竟此日合上乾下乾而健以行之，無息不體此乾。故曰乾乾，乾自  
不已。體乾者自不息。如下文反復道是也。連用二乾字，即係詞連  
用。二存字大抵禹臯事業皆由心造。九三能打起精神，如此磨礪，  
做出事業自然萬全無失。故雖危无咎。王註謂九三為動心恐性  
之學而能補過者也。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  
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取象以六爻言，三于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下

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居下卦之終，有終日而夕之象。  
陸庸成曰：六爻不言凶，六不言吉，純粹之中，雜一吉字，不得也。有  
吉便有凶對矣。故人道備於三四，止曰无咎，可無大過，其惟聖人  
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以陽居陰，本為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處可疑之地，是聖  
人時值改命而圖度。夫天人去番之間，不敢遽進，如龍之或躍  
而猶在淵，烏如是而進，則順天應人，何咎之有。

主授受之聖人言，或者不是猶豫狐疑，乃審之又審，不輕進耳。躍  
者飛之漸，或則未便起也。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地，淵則通

雖在淵即  
龍之潛者  
至是躍上  
也曰或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故必躍而  
處離于淵  
此是聖人  
行權妙用  
令人不可  
知處

乎上下一躍即飛在天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四  
或躍乃應初在淵而起也潘雪松曰淵龍所宅也在淵故能變化  
飛騰安其身而後動審慎如是故无咎重進一邊纂言曰見龍  
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  
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  
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取象已離下體故象躍猶  
在上體之下故象在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制禮作樂以  
立臣民之極者澤施普矣如龍飛於天霖雨天下為德位兼隆

之大人也天下慶風雲之會沐膏澤之恩此其時矣臣民快覩  
不亦宜乎

○ 蘓子瞻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以九居五龍德在天  
大人之道亨也見者尊仰之也利者被其澤也取象六畫之卦  
五為天故象在天三畫之卦五為人故象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極於上是樞盈成履盛滿亢龍之象聖人處此固有道  
矣若不善處而與時俱亢則招損階敗能无悔乎

○ 新說悔字更看得佳時講亢龍就作處極而不知返說非也亢者  
時也聖人寧有亢哉時亢而聖人值焉聖人不能却也然而聖人

梅是聖人  
妙用猶龍  
既飛而思  
潛自然之

理也

乾道不息  
故必有悔

上經會通 卷一  
 有悔道焉。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其妙在悔。識時通變之術，從有悔得也。陸庸成曰：悔，猶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亢而有悔，龍德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克禪舜，舜禪禹，禹之復政，厥辟皆善處亢也。取象窮高曰亢，陽極居終，皆亢象。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乾之六爻皆用九，則剛變為柔矣。是為君者，高明行以巽順，果敢出以渾厚，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人見其无也。吉之道也。陽數進於七而窮於九，窮則變矣，占用其變，故用九。乾六爻皆九。

妙在用字  
是聽六爻  
聽吾變化  
即時乘六  
龍也吉是  
意也結六爻

六爻皆變而為陰矣。要玩一用字，本剛而用之以柔，非剛之外別有柔也。只是善用其剛，不以剛為物先耳。无首者，乾以剛健為體，而其用則屈伸變化，莫測其所向，乃用之不見其首也。見人見之也。蘇紫溪曰：此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之義，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為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為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天道，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物无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陰陽无始也。安見有首耶。羣龍未嘗无首，只是見到群龍无首，則吉。陸庸成曰：乾剛惟能變，故亢復為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无終也。乾之四德迭用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上至會通

卷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敬仲以心  
休言乃推  
本之論

見其首得无首之說矣。敬仲曰：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為首也。意慮微作，則為私為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唐凝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无首方吉，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游廣平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永貞利。項氏曰：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

彖曰：大哉，元也。此贊乾元之大，而及聖人體元之功。為通章重元。天地間只一元氣流行，造化統天而生成萬物，聖人御天而主

說大  
哉元宜  
以元字為  
主

成萬民皆元也。當與乾元者始而亨，章參看首節是冒資始即資為性命太和也。統天即統其終始變化也。雲行節元統乎亨，變化節元統乎利貞，亨利貞皆元所統。此元之所以為大也。大明節聖人體元以亨萬民，首出節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此聖人所為善法乾元也。

天明終始  
與見群龍  
无首意非

程敬承曰：凡天下有始者，未能為始也。乾惟无首，故无始。惟无始，故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時也。語六位為時成語，六龍為時乘，時終時始，是惟無終無始。此乾道之變化也。各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又復為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故曰首出，即從无首中出也。聖人體元首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我，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萬國咸寧矣。程傳曰：元，大也。在天為始物，在君為首物之德也。大明終始一句，是此章大關鍵。御，天首物，非大明者能之乎？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之詞曰：元亨利貞。夫乾，天也。元亨利貞，天生成之德也。自今觀之，大矣哉！乾之元乎？何也？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即其生生之心也。故化机一動，而物之生理生氣，皆此發端。是萬物資元以始也。然此元氣流行，初無間斷，物之由始而終，皆其貫徹。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成。是元非止為萬物資始，乃統貫天德者也。此乾元所為大也。然乾元之運，始則必亨，當將

亨時，雲行雨施，而品植之物，與化機相觸而流，形形色色，莫可遏也。則乾之亨也。夫天之元亨，固乘時生物矣。聖人者，代天而生萬民者也。豈無所為元亨乎？彼天道貞下起元，終而復始，時焉而已。聖人心通造化，大明此始終之時，則見易理即是天道。六位終於上，始於初者，亦不過以時而成。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妙，運諸南面，張弛闔闢，與時偕行，而天道之終始，自我御矣。此王道之行，有以開咸寧之基，即天之資始，流形乎萬物也。聖人之元亨也。  
首節元氣之始也。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資以為始，乃見元也。蓋陽氣初動，太和氤氳，萬物資之以兆

資始即是  
統天須玩  
一乃字

始。非元去始物也。一始萬始而生而成。天之發育皆摠於乾元。故曰乃統天。姚承菴曰：天生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不息，是盡天之造化，皆此元之統括也。乃字承資始來，見其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為始，故下有終始之說。程敬承曰：元者萬物所資以始也，原自無始，故復無終。春而冬，冬而又春，摠是一箇發生之氣貫通其間，故曰統天。惟資始乃為統天，惟統天乃見乾元之大也。

二節乾之亨，即在流形上見。雲行句輕，非以雲行雨施為亨也。蓋萬物資始乾元之後，內有亨机，迎雲雨之化而自爾流形耳。流如水之流，有生生不息之意。流形者，流其形，形對氣言。資始時還是於外。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

大明句最  
重聖人  
元全在此  
句

御天與統  
天相應

氣到此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三節聖人之元亨，只在乘龍御天上。時字最重，終始原非兩截。終即始之終，無其終始即終之始。始死其始終始時也。時即天也。天即一元之統也。謂之大明者，貫資始流形變化各正而言直會一元之統天而默契之也。六位即六龍也。析之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摠之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龍。蓋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龍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妙其不一者以應時，則統天者在我。天地之猶有憾者，我得以前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要知天不外乎時。時乘六龍，即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御天。蘓氏曰：有得於時，即有得於易。固非趨時之外而有乘六龍也。有得於易，即有得於天。亦非乘六龍之外而有御天也。洪覺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者，上下進退之時，其幾在我耳。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程敬承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元之始起於貞，元卒不為首也。由終而始，又由始而終，變化不息，故曰乾道變化，六龍之變化也。此由元亨說到利貞，而貞則還元，是終又復為始矣。所謂終萬物始萬物，此終始之說也。大明終始，非心通變化者孰能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道之運，不自元亨止也。通矣而復，由變而化，以鼓萬物之入機。由是萬物之資始流形者，莫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焉。蓋元亨時，生機在外，理猶未實，氣亦未滿。至此則華者以實，實者以成，而物之生理，截然各足，不相假借，凌奪各正而不偏也。而就此各正，中太和之氣，充滿完固，無少欠缺滲漏，渾然保全而凝合也。此皆乾道變化為之。故於此乃見乾之利貞也。夫天之利貞，萬物固咸寧矣。聖人者，代天而成萬民者也。豈無所為利貞乎。蓋聖人當御天時，教養已敷，至此復何為哉。端拱庶物之上，以觀化成而已。如乾道變化而無為也。但見久道化成，萬國之民，莫不遂生復性而成寧矣。此王道之成，有以收御天之

效。即天之各正保合乎萬物也。聖人之利貞也。  
乾道節乾道即乾元也。六龍六氣之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  
曰乾道變化元亨為變利貞為化自變而化從元亨而利貞也。  
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不可平大  
凡萬物之生必具此理而後有以成其形。至于成形質而物之生  
理全矣。保合太和從各正上來非兩時事。潘雪松曰各正保合是  
乾之德能各正物之性命以保合此太和一元資始之氣凝聚於  
形質之中而返於無迹也。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  
化氣隨理足故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  
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復相合也。

乃利貞乃字承各正來由物乃見乾之利貞也。貞以含元而又開  
萬物之始天地生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洪覺山曰各正性命以  
保合太和為資始之端。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於元而始於元者  
也。流形變化之交。後坤戰乾步坎之際。非剛健无息者不能故復  
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各者分辨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  
於其所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護之意不使漏洩也。合者會聚之  
意不使欠虧也。性命以生生之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生生之  
氣言而理在其中。但各從所重言耳。二句重太和。蓋天地間搃  
一太和之元氣耳。時說以各正屬秋時為利以保合屬冬時為貞  
分作兩時看者不可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各正保合  
極是一箇  
元始乃利  
貞即元統  
乎利貞統  
天在此處  
見

鄭氏曰人物之生只是一團生氣而理寓焉此生處即是性即是天地之氣流行而賦之命此性命即二五中和之氣以其網緼所為以漸而變而謂之太和分之曰性命太和合之只是一箇生之元氣也  
首出節聖人利貞在萬國咸寧上首出庶物不是兀然无為是恭已正南面意乃自還其性命自復其太和之後主靜如此也咸寧則無一民不安其性命復其太和矣程敬承曰首即乾元所謂始也聖人體元以統天之道治天下故云庶物之首首萬物即能終萬物變變化自然物各得所而咸寧之業成御天之功畢矣又合旨楊誠齋曰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

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統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貞其變也新故為無常其化也消息為無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無物耶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吳一源曰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於元元也者統六龍之道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貫乎亨利貞者也。孔子雖分為四德，而元為善之長，則亨利貞皆其支派也。元以長人，則合禮和義幹事皆長人之一德也。是故元統天者也。萬物資始此元也。品物流形此元也。終始一元之終始也。變化一元之變化也。達於元而易無餘蘊矣。苟泥於乃利貞之言而不察其首尾互相發明之意，遂以流形為亨，各正性命為利貞，以乘六龍為聖人之元，亨則雲行雨施，非變化耶？物既流形，非正性命耶？物資始於元，則性命太和在其中矣。流形則各正保合在其中矣。此元之賦於天為命，此元之受於物為性。此元之渾然不相悖害為太和，各正者萬物各具一元也。保合者萬物統會一元也。故利貞即乾之性情，而以美利利天下，一乾始之大也。聖人

○

作易其示人體元之功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兩象皆天運行不已，何其健也。人心從乾健而來，原自不已。欲聞而息，則失其健耳。惟君子絕無人欲，而全天之本然，則強自我勝，而純亦不已，如大行之健矣。

不曰乾而曰健，健即乾也。此君子以聖人言自強，不是工夫。據見成說，自字要分曉。人心惺惺之體，本自強。猶天德之德，本自健。自強不息者，如其本然乾體而已。蓋無欲則心體自然流行，自然不息。而同一天行矣。宜一串說，不息者常自強也。

程敬承曰：天之健正於行，處見人之健亦於行。處見君子行此四

自強不息  
即是作元

止至會通

卷一

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即是御天  
與統天一  
矣

德始而終終而始乃所謂自強不息也此心有一息不行即非天  
行天行為行則天亦自我御矣要以自體即健體自強乃真強非  
純乾君子孰能之楊止菴曰不息則天有息則人天人之分係  
於一息幾微如此取象自強體乾象不息體重乾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何謂潛龍勿用也言有聖德而側陋在下也故與時俱隱耳

周用齋曰陽在下也以下以人事言陽氣潛藏以下以天道言蓋  
聖人於乾道合天人而發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何謂見龍在田也言以聖德而際明時遍及寰區而所施普也

澤物在德九二未得位而德已著聲望顯聞天下咸戴其德施普  
即德溥而化也不可如時講德以位顯云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終日乾乾豈為無益之憂哉大臣有當盡之道正以重復踐行  
之耳

道本無止息體道之精神亦與道常運蓋大臣居高履危全憑此  
心之運量也一說道即乾道也乾道不可一息不行片念稍息  
即與天行不相似故乾而又乾反復行此道耳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躍在淵則審而後進進必當可何咎之有

上經會通

卷二

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加一進字，斷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飛龍在天者，言以大人之德，興起在天子之位，所謂乘龍御天，萬國咸寧者，皆吾身親見之矣。

程敬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所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造字內有制作意。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龍有悔者，蓋處盈貴謙，時亢而心自盈，豈能久乎？必有悔矣。盈，即亢也，以心言不可久，即有悔。程敬承曰：亢六時所不能遠者。

處亢之道，在不盈耳。盈，虛。迭，用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或曰：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六爻何用九哉？蓋以陽剛天德，固不可無。九不可先，先則純任剛矣。恐缺折而不可為也，故皆變而用九也。

病在一為字，為則有心於剛，便純任矣。豈知潛見惕躍飛亢，雖皆天德之用事，然其中自有時乘之妙，而非可人為者。不時乘而自為主，天德便不全矣。故揭不可為三字，示用九者所當知。呂東萊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為首也。蘓紫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德本渾渾全全。

說一用字  
便不為首  
矣若為首  
便非用九

用九分明  
純是天行

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為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無端。聖人之自強不息。不過如此耳。惟不為首。則能屈伸變化。方完天德之妙用耳。楊氏曰。人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為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  
文言全旨 潘雪松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為而不得也。李九我曰。上彖傳以天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天。而以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此以人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君子。而以元亨

重元與卦  
旨合

利貞為君子之四德。首節言四德在人。中節言君子行此四德。末節言行四德者惟健也。君子即是健。健則所行皆天。而四德能全體不息矣。夫始而具四德。天之未始不為人。終而全四德。人之未始不為天。天人合一。君子所以貴。自強不息。歟。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為主。元者。本來生生大德。萬善之所始也。嘉即善之通。生機發越。物物休暢也。利即善之宜。生理充足。物物各得也。貞即善之成。生機完固。物物歸根也。故體仁者德完其所大生。嘉會者禮合其所自始。乾始之利在我。故可以利物。資始之脉於此。收藏即於此培植。故足以幹事。總之。自元而貞。復自貞而元。一元生生不已。君子之行四德。亦生生不已。只一體元

上卷會通

卷一

十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盡之矣。

文言一篇有六節，皆申彖傳象傳意，文什也。言舊文也，即彖文詞也。乾坤加文言，以乾坤之道大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曰：四德運於天矣，獨不備於人乎？元之在人，也為吾心之慈愛，未有衆善而理先具，既有衆善而理兼該，與乾之始物，統天者一也。非善之長乎？亨之在人，也為吾心之秩序，天理之節文，於此備具，則人事之儀則，胥此萃聚，與乾之品物流形者一也。非嘉之會乎？至於利，乃吾心裁制，能辨名定分，則親疎貴賤

各得其安，而毫無乖戾矣。是即天道之遂物也。義之和也，至於貞，乃吾心靈覺，能洞徹理道，則事至有主，而成始成終，皆依之以立矣。是即天道之成物也。事之幹也，是四德在天者，未始不在人矣。

此元亨利貞，當仁禮義智看，但不可添出仁禮義智字，俱就人性本體說，不可涉下節用功意。

善之長善字，不外四德，長兼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吳因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天地之仁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然後有此身，是仁乃吾之命根。若禮義智不過與身俱來，不若仁為身所自出，此謂得之最先。惟仁為身心所自出，故有生後舉身心所感觸



著見都是此仁流注。人若沒了這一點生理。則四端萬善一齊滅絕。此謂統之甚大。

嘉之會。嘉是美。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也。會是聚集。潘雪松曰。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孫頊菴曰。時說都把禮儀威儀品節儀文之著見為嘉之會。竟不知講了三千三百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此嘉之會。惟就性體無文上體認。不可涉外面儀文上。蓋性中有無體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也。吾心有自然之節文。而體之為齋莊中正。出之為恭敬辭讓。三千三百會聚於此。故曰嘉之會。義之和。各得其宜之謂義。無所乖戾之謂和。非義而後和也。義處

即是和。蔡虛齋曰。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嚴。和自利生也。程敬承曰。利者因物宜物而不過物。即能諧物者也。故曰利乃義之和。以見私利非義。悖義非和也。另一源曰。人知天地網緼之氣太和。而不知其所以為網緼者。物各付物。截然有定本。嚴肅也。人知天地嚴肅之氣為義。而不知其所以為嚴肅者。各因其分而遂其所宜。本太和也。是故人得天地之利以為義。義也者所以利天下。所以和天下。而非所以拂天下也。

事之幹。貞者靜而正也。但此貞字當智看。若以知明守固說。恐犯下文。王伯厚曰。貞者元之本。貞下起元。是後來生生化之根。抵人將此實理見得透徹。心有定主。不為是非動搖。隨他萬事萬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開口說元  
善之長則  
亨利貞宜  
根元來

成始成終。何者不根抵於此。所謂葉落歸根。故曰事之幹。  
按亨利貞皆善也。使非元為之長。孰為會聚。孰為調和。孰為植幹。  
信乎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

四德在人。能行者鮮。惟君子即仁為體。貫內外而悉元善之渾  
融。則善之長在我矣。是能愛之分量也。豈不足以長人。嘉其所  
會。從性初而完無體之品節。則嘉之會我。得之矣。是經曲之自  
合也。豈不足以合禮。因物處物。而使物各得其所利。則安生於  
定分。和生於能均。義之和我。得之矣。自足以和義也。知其正理

此長字應  
前長字

而固守之。則持循有地。而應變無窮。事之幹在我矣。自足以幹  
事也。此君子之盡性也。天道之元亨利貞。其悉體矣。  
體仁不是體這箇仁。自家一身都是仁也。程敬承曰。天大德曰生。  
此生脉即仁體也。君子體仁。渾身都是生机。一體萬體。一生萬生。  
故足以長人。鄭氏曰。仁原是人。體仁者得其所為人而已。仁原  
是長長人者。還其所為長而已。一說不以君長言。謂足以出類  
拔萃也。

看合禮亦  
屬本來佳

嘉會。程敬承曰。嘉之會。性體之本然也。君子於嘉之會。處毫無增  
減。適符其本。然性體。此便是合禮。禮不在嘉。而在嘉之會。處。君子  
得其所會。則何所不嘉。故曰足以合禮。按時講嘉會。皆指外面

本完義意  
方與君子  
盡性相合

件件做得恰好非也。蓋外面經緯縱做得好，不過禮之散見，而非其會聚也。若會聚處，則在吾性中之亨。所謂無體之禮也。三千三百皆從此而殺布者。君子於吾性之會完完全全，莫不嘉美，則秩序之精已葆。任他經曲儀制，已合於本來之天則中矣。利物利者宜也。物以人言，利物者辨名定分，使物各得其宜也。利物處即是義物，而既利即是和。然義本自和，非是以利和之也。利則得乎義之和耳。汝吉曰：以已制物戾也。裁物適已屬也。得和義之意矣。利物處，須知君子能完吾心之義，而廓然大公，故能因物付物而利物也。葉爾瞻曰：禮統天下之同，而衆美咸萃。義辨天下之異，而衆遠俱調。此致中和之意。

貞固程敬承曰：上言貞者事之幹，此加一固字，何也？蓋凡事之幹依理以立，理之所在不可搖動，只怕情識用事耳。乾之貞本自固貞固者，猶云固守此貞也。天下事千枝萬葉不離一貞。貞固而根深矣。故足以幹事，謂事以有幹而成也。按造化至冬時，不將實理收斂，凝固則春來之發生不茂，人心不將實理固守，則萬事何所依以立乎？夫貞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四德惟君子能行矣。所以行者，由君子天德之剛極天下之至健也。否則欲得間之，何以能全體哉？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屬之乾者，此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君子即當健字

看君子操是仁行仁何等直捷

上經會通

卷一

此章以人道明乾義故此節直指君子以明經文非以經文証君子也。天以元亨利貞生人生物而人得之以為生則何人不具此四德。惟君子能全體者以君子之心自強不息也。行以心言有流注不息之意非外面行也。四德無處不流行此心稍有間斷即歇息矣。洪覺山曰乾健也天行也知天行之行則君子之行其至矣。行四德就是健不是健了然後行四德。又總意陸庸成曰分為四德統為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子之行總是一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箇健以行仁是元為善長而更有一善為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旨深乎。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為乎世不為乎名。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唯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自古隱者石隱憤世高隱為名皆非聖也。此則以聖德而隱者是故以龍德自守不受易乎世以龍德自晦不求成乎名惟不易乎世必為世所遺矣。而有龍德雖遊世无悶也。惟不成乎名必為世所訾矣。而有龍德雖不見是亦无悶也。此豈以隱為高哉。其心以為使時可樂則以龍德兼善天下今時可憂則以龍德獨善其身。確乎所守之堅非富貴貧賤所能奪者。此龍德而隱之事非特尋常隱者而已。所

上經會通

卷一

二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為潛龍也。

此六段乃二節申象傳者。何謂子曰設為問答。此節申陽在下之意。龍德是摠綱。不易以下句句是龍德而隱之事。不易二句只見得隱的意思。无悶兩字見得心體實無芥蒂。所以能不易不成也。樂行三句是隨時變化之意。龍德全在此處。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不易不成。謂其無心於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逃世。逃名。則不可。无悶之心。即可樂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非必於憂遠而不能樂行也。確乎其不可拔。於兩則字內見得。朱子曰。此非專為退。趣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遠時。焉而已。嘗觀龍之潛也。時出時沒。而

神靈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遠而變化。不可知。故曰龍德而隱。樂行憂遠。根无悶來。蘓紫溪曰。凡人之學問不深而潛者。自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无名心。無世味則忘進退矣。無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遠。可遠則遠。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汝吉曰。潛而憂遠。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德而人者。之成心。盡亡也。不可拔者。乾健之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二有龍德而正當潛躍之中者也。夫曰龍德，則靈變不測，似別有神奇矣。不知聖人所致力者止脩其庸言庸行而已。是故言無忽於庸而信焉，行無忽於庸而謹焉。謹信則吾心之誠存矣。无邪之可閑矣，而惺惺之心猶恐未謹，未信而閑邪以存誠也。即善蓋一世亦且謹信自如，若不知存誠者為已至也，而不伐焉。此所謂龍德也。由是以龍德而正當潛躍之中，但見普博周遍，君民孚化，有不知誰之所為矣。此所謂正中也。故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蓋

九二尚未  
得位只宜  
重德不可  
重時

言元二未居君位而已，偽君德此所以為大人而為利見也。此申德施普之意。前講猶照舊說以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而下為正中，新說更佳。程敬承曰：此節歸重德。上據本文曰：龍德曰君德，曰德博而化，謹信存誠不伐，皆語德也。其曰正中，不過以此別於潛龍耳。時說重時誤矣。又謂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以下為正中，亦誤矣。閑邪存誠，非待有邪而後閑也。庸信庸謹，竒衰已黜而入於誠，顧誠有信之謹之而不能盡者，必閑之益密，存之益純，乃可還乾始之元而歸性命之正動，變化所自来矣。故閑者閑於無可閑而存者存於不待存，此至誠無息境界，所稱龍德而為大人之利見也。

庸字根龍德來二之字不可以二亦字代蓋人知龍德之變化而不知龍德所以變化處只在平常日用之間謹信即誠也不謹信即邪也閑邪即是存誠誠之純粹曰善善之被及曰德不伐是無一毫自足意若說誇張便淺句句要自然意鄭氏曰善蓋一世而不伐忘乎善矣聖人固不自知其善非有心於遜之也聖人以吾之所以謹而信者庸言庸行而已矣原無善也原無可伐也此德之所以為廣博而深厚也而人被其德者亦化焉而不知聖人未嘗以吾之善為能有所及於人人心安能知吾之善一出於聖人而不與之相忘也夫德能使人化此君德也蘓紫溪曰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所以為易知也遜

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君子終日云何謂也子曰君子乾惕豈過慮哉蓋居危疑之地非德業進脩不能勝也故曰乾夕惕者正欲德之進業之脩耳德何以進忠信之實心乃所以純天理而日進於高明也業何以修脩省言詞使吾心之誠植立不搖乃所以敦實地而使居於大業也何以實用其功哉蓋德之極至謂之至而幾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即至之微妙也。誠知至之所在，而主忠信以至之，真心實意，必詣極而後已，則心與理會，而允幾微之妙，皆吾心所默識者，可與極深而研幾也。幾知而德進矣。業之歸宿謂之終，而義即終之散殊也。誠知終之所在，而修詞立誠以終之，躬行實踐，期止是而不迂，則身與理安，而凡當行之理，皆吾身所經歷者，可與豫存而時出也。義存而業修矣。進修如此，安往不宜哉。故居臣民之上，自能履盛滿而知戒，何驕乎。在一人之下，自足當大任而不惧，何憂乎。故乾乾因其時而惕，以畜進修，則雖危无咎矣。此申反復道之意。君子一句是綱，忠信四句是進脩條件。知止四句是進修實功。居上以下是進修效驗。程敬承曰：日乾夕惕，豈

是空空憂慮任大責重處之最難。惟是進德修業，可以免咎。德何以進，忠信其所以也。業何以脩，修詞立誠其所以也。此只論大要耳。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內用。修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內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其終日乾乾夕惕，猶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有，夫何驕進修方勤而人不忘，夫何憂。搃約之存誠之一念，立誠之一事，而以處上下之間，無難矣。雖危无咎。蕪紫溪曰：九三一文，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德，修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德非外來，是吾身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



假學問外飾而中滿陰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併其固有者失之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辦耶。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設。即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修詞非在片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既言而願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之必至之。而後為知。至也。以口耳為知者非真知也。知終之必終之。而後為知終也。以見解為知者非真知也。與幾

德業亦非  
截然兩開

修詞不必  
多出行事  
程說能討  
分曉

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天德之化乎。化天道也。

看來理一也。得於心為德。至與幾皆德。體於身為業。終與義皆業。通節還重。德邊以忠信為主業。根德來誠。即忠信也。孫氏曰。天下事皆由心上做起。存心不寔。未有幹得事成者。故有忠信之心。心之誠也。然使徒有是心。不能實實去幹事。則此誠心亦未有安頓成立處。又何事業可居。故必修省言詞。只在行事上用功。使吾心之誠。樹而不搖。則行有實功。故可以居業。修業居業。一意業。如屋宇未脩。則修之。既脩。則居之。程敬承曰。誠者成也。立誠便做得成。做得成。便是可據之業。不成不可為居也。以忠信奠其基址。而無以浮華炫之。則業完而居安矣。

上至會通

卷一

二十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以忠信  
為至修詞  
立誠為業  
者非

姚承菴曰：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個忠信。知終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做到底。此方是脩詞立誠。德而曰進，必造到極致之地，而后可故。知至猶虛也，在實有以至之。夫至極處，即真幾微妙處，幾非親履其域者不可與也。與幾正見其能至耳。業而曰居，必止得歸宿之所，而后可故。知終猶虛也，在實有以終之。夫能止歸處，即義理安頓處，義非畢了，其事者不可與存也。存義正見其能終耳。吳因之曰：與幾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胸中所泔幾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豈有不進乎。

程敬承曰：終之是完備，得十分事便收拾得十分理，存有時出不窮，終身取足之意。因業用居字，故義用存字。時字當味，因時而惕，故可及時而進。

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達天之學，始非潛不入，中非庸莫依，終非乾惕不行。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

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或云：何謂也？子曰：此聖人相時之心，未可以迹論也。彼在田安下，在天安上，皆有常也。九四不安於下而六不處上，以迹論似闇奸天位而為邪者，然其心非為邪也。進為飛，退為見。

皆有怕也。九四不安於退而六不遽進以迹論似不安御相而離群者然其心非離群也果何心哉君子德業交修原不為一身為天下正欲及可上可進之時行此於天下耳此所以雖無為邪離群之心不暇計其迹也如是則時迫之而動不得已而起焉何咎之有

此申進无咎之意通節重欲及時三字上下六句總是原其心而非字與欲字相應經緯曰君子德業達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時其靡常徐起而赴之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者是機會一日也先不得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便屬躒厲後一日便屬固滯及者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重在不後一邊總是欲進欲上

本旨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曰飛龍云何謂也子曰欲觀聖人先觀物理聲之同者此唱彼和而相應氣之同者此感彼應而相求水性潤下濕者先濡火性炎上燥者先燃龍興而致雲從龍也虎嘯而風生風從虎也感應之理在物且然况聖人乎故聖人作而興起於上德為之感臣民爭快覩者亦自然之理也豈有心於其間哉亦惟其類而已試觀動物本乎天首皆親上植物本乎地首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親下所以然者以動物得陽氣之多親上者陽從陽之類也植  
物得陰氣之多親下者陰從陰之類也然則聖人中天地而興  
人類之首也萬物尊聖人如天地人類之應也作而觀也又何  
疑哉

此申大人造也之意重聖作物觀句要着二同字一類字同即類  
也正所謂各從其類者同聲六句是起下本乎天三句是足上都  
是無心意

潘雪松曰此廣陳利見之義蓋大人所以為大人者已詳於九二  
閑邪而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也物無不從  
其類者萬物感應皆出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觀之者親之也

聖人作則為萬物造命而精神氣脉與物貫通自足以繫萬物之  
心耳朱子曰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  
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龍虎耳若是真龍虎必生風雲也  
吳氏曰鶴鳴而子和一雞鳴而衆雞應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  
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鉄之母而可以引針同氣  
相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亢時貴善處也苟時亢而與俱  
亢則尊為天子非不貴也不能長守其貴貴而无位矣首出庶

要省動字  
方與九字  
合意

物非不高也。天下畔之。高而无民矣。賢人在下。非无輔也。不信  
仁賢。誰其輔之。所以動而有悔也。

此申盈不可久之意。有以三无字乃上九自无看。更佳。張幼子曰。  
无者自无之也。既謂之貴。自是有位。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位。  
故曰无位。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滿不能巽志。以體下民。故曰  
無民。既謂之賢人在下位。自是我輔。但志滿不能虛己。以任賢。无  
輔耳。皆亢意也。應邦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  
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烏能有  
悔。爻詞但曰有悔。孔子申之曰。動而有悔。言上九非決有悔。緣妄  
動則悔耳。聖人處此便无悔。只是不動。按貴而无位三句不平。

對下二句皆根无位來。惟无位故无民无輔也。

二三四節大旨。龍德而隱。節重德上。下也。節重時位上。陽氣潛

藏。節重時上。要一節深一節方得。再申又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潛龍勿用。豈德不足哉。時居下而未得位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見龍在田。德施雖普。猶未居君位。而大為時用也。

二有君德。豈為時所棄。第時方出。潛尚非正位。故曰時舍。非不足

於飛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上在會通

卷一

三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終日乾。豈徒憂哉。有志於進修而行所當行之事也。事即進修之事。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在淵。正審夫天人之際。自試其時之可進而進也。聖人明進止之義。豈不諒可否而試哉。特以禪受事。大姑試其可耳。重進意。是試其可為。非不為也。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乎吾心。非他人能與。故曰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

○飛龍在天。豈擁虛位哉。蓋五居上。操三重以出治也。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語意。或曰龍德在上而天下化之。以德而

看上治佳

不以刑政。故上治也。上治猶云盛治。三。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者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龍有悔。則時當其窮。故有災也。

○程敬承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君之象。元君之德。乾元用九。是體剛而用之以柔。則恩威迭用。天下无不治矣。

○用九而曰乾元者。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健不息。故謂之乾元用九。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

九而不為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元包四德。故舉元以盡君道。程敬承曰。元仁德也。乾以元君萬物。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楊止菴曰。五爻言上治。用九。搃六爻言天下治。天下上下。六爻之象也。唐凝菴曰。此一段所謂六龍時成也。因時曲當。不相假借如此。

潛龍七節全旨。按此數節重天之氣運。立說陽氣潛藏。是天道晦冥閉塞之秋。天下文明。是世運雍熙太和之候。終日乾乾者。時當進修。故朝乾夕惕。不敢懈也。或躍在淵者。時當改革。故觀變相幾不敢輕也。飛龍在天者。乘時撫運。乃天命之歸於有德。亢龍有悔者。與時偕極。乃天命之厭乎滿盈。乃知天道未嘗過亢。君道不可過剛。故又曰乾元用九。搃之六爻皆時也。六爻之時。天時也。各當其則而已。故曰乃見天則。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賢人出處。關氣運之盛衰。潛龍勿用。豈獨以在下哉。亦以陽氣潛藏。正天地閉塞之會。而賢人隱遯之時也。

玩一氣字。以世運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見龍在田。雖曰時舍。然天下被德博之化者。已成文明之俗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德施普者已德及於天下文明者天下被其施普之德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終日乾乾固行事矣然危疑之地時當惕也亦與時偕行耳六爻皆時成也惟處危者時尤加謹故行事一隨乎時不息而進修亦不息也不終日乾乾則與時偕極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或躍在淵固自試矣然天命人心斷乎有歸乾道於此而乃革故不得不審而進也

前云自試如武王觀兵孟津之時此云乃革是戎衣一著之時玩

一乃字見不敢輕意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紫溪曰進德修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飛龍在天而能居上以治下者乃以天德而居天位位乎天德也

潘氏曰龍潛見惕躍皆非本位惟在天乃還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此非無德而據尊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二至會通

三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充龍有悔。所以不免於災者。蓋充時已極。而我與借極。故有悔也。

時行借行可也。時極借極。是為不知變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柔適中。天道自然之則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者。豈无見而然哉。乃有見乎天則耳。

用九冠以乾元。謂以統天之德。而妙用夫九也。乾元者其體。九者其用。體與用合而成六龍之變化。即是乘龍御天也。則者有限制。而不踰意。以龍之變化。豈其膠於一定。不知至無定之中。有一定不可易之天則焉。如當潛當見皆則也。不膠於一定而不失一定。

見還見聖  
人見之有  
作于此可  
見之見者  
見天則即  
是大明終  
始

之則。君子所以為時中也。造化四時之運。不過如此。故曰乃見天則。統六爻而歸之元。統乾而用其九。不名一節。不膠一轍也。登之曰九。亢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之元。元之所為。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蘓子瞻謂天以无首為則也。

唐虞菴曰。此一段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天則之見。正无首之見也。見其无首。則爻爻皆見其為天德。亦爻爻見其為天則矣。六龍之乘。因時變化。不相膠滯。又如此。

乾元者合旨。此章總是申明乾元之大。與首章大哉乾元相應。惟大故聖人用其道以平天下也。前四節是分合以贊乾元。中大

上至會通

卷一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哉乾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後二節是聖人以經體元申大明終始首出庶物二節天道也治道也總歸元始一脉者也程敬承曰此章提起乾元作主即就乾始而贊其大大故足以盡天道也亦足以盡君道御天即統天者之為也信乎乾元大也六爻段不重在天道而因及聖人不可以四德運於天具於易體於聖分作三項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文言復以天道申彖傳之意以為乾天也天有元亨利貞為而乾元者主萬物之始而亨者也一陽初動而物自死而有自有而著矣利貞者主萬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而物之有者向

無無者含有矣

不曰元亨而開口便說乾元則聖人大意只把乾元為主矣乾具元亨利貞四德而資始惟一元乾元乾始也惟无始有始斯亨自阻遏不住始而亨者也觀一而字可見亨物者元亨之這一點生意直貫到底到利貞時物自有箇性情此皆是元始之氣綿延不息以至於此故第三節以乾始作主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始即萬物資始亨即品物流形性即各正性命情即保合太和生理完足為性而後來生不息之机即此胚胎為情即性所含之情舊說謂四德无形難窺生物有迹易見善言天者驗諸物如此似以物為主多一轉矣宜以氣机言將乾元一直說

不必在物  
上認出四  
德以乾元  
貫下更直  
截

下。搃之元氣流行。始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下又起元。何一息間斷。故而字直貫到性情。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然孰非一元統之。彼乾元之始。不惟物之亨者。恒於斯。且能以嘉美之利。天下而物各得宜。不相凌奪。物之利也。恒於斯。又能藏利物之用於無言。而神功歛寂。人莫能窺。物之貞也。恒於斯。乾元之功用如此。不其大矣哉。

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了。故此承而贊之。更不費力。只看上文贊他便是。乾始天之元也。已包亨字。利天下是使物各得其性。各得其形。利也。乾始之遂也。不言是自成其性。自成其形。而

鮮不言句

莫知其所以然。貞也。乾始之成也。要。看。能。以。二。字。據本義則把四德逐句分貼。若據程傳。則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俱包在。美利一句內。甚渾融。紀聞曰。止言利。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謀言利。便有利。有不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然元之大。孰非乾之大也。大哉乾乎。何以見其大也。專言其體。則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專一不撓。何其剛也。兼言其用。則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迭運不息。何其健也。自其行之也。元亨利貞。不愆其序。見其中矣。自其立之也。元亨利貞。各一其氣。見其正。

乾字承上不作二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矣。且剛健極其剛健不雜陰柔而純焉。中正極其中正不雜邪惡而粹焉。且純者又純乎其純粹者又粹乎其粹。超聲臭之表。有非名言能盡者。若是其精也。至於精則所謂始亨性情者其化不可測。所謂一元之運者其神不可知。此乾所為大也。

前言乾元乾始。總是一箇乾。此即承上大矣。哉而贊之。但乾德之妙。非一言形容得盡。故著剛健中正等字。不必推高一層。以上為四德。統於元。此為統於乾。蓋元即乾。乾即元。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正以元之運而無端。統天德而始終也。孫賓卷曰。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机運動而為。无亨利貞處。細細想像出來。剛就體段說。如春夏便生長。秋冬便收藏。一毫過他不住。何剛也。健

就爻用說。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年年運行不息。何健也。中是元亨利貞之運行均適而不偏勝。如春夏秋冬各三箇月是也。正是元亨利貞之立位分明而不相混。如春只管生物。夏只管長物是也。純是純一不雜。如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無一毫陰柔雜焉。粹是粹美無惡。如元冲和之氣始物矣。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之美。更無一毫邪惡雜焉。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無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取義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語乾之大而至於精更無復可言矣。聖人寧無以發之哉。蓋天道不外乎時而說天莫辨於易。惟夫六爻發揮而潛見揚躍飛亢變動往來則凡元亨利貞為流行之情剛健中正為統體之情。悉曲盡於時成中矣。然則聖人法乾為治寧外此哉。於焉乘六龍之變化運諸南面隨時變易天道自我御矣。由是政教洋溢而與天之雲行雨施者同其仁。天下以養以教者各得美利各足性情而平矣。夫乘龍御天即元之貫四德而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也。雲行雨施即元之始而亨也。天下平即萬物合元各足性情美利不言之化也。天道聖人一元盡之矣。此二節六爻節輕如六位時成例承上起下也。重時乘句此皆元

聖人  
全在  
乘元  
龍

仁貫徹其間亦猶乾始統天之妙也。此聖人之治所為純粹以精也。程敬承曰語乾元之大而摠歸一精。故不容名言。惟聖人以乾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無餘矣。何者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惟此六龍足以闡乾之精。惟時乘此六龍足以御天之道。時之變化即精之妙用。在我萬化歸元即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不必拘。以時乘雨施屬元亨。以天下平屬利貞。自始至終只是起初一默德意流注。默令人遂生若性而元氣太和盎然於宇宙間豈不是蕩平。情是乾之情微言之則精顯言之則情也。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貫萬變矣。一卦足以周萬用矣。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通之

卷一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雲行雨施  
正是乘龍  
却天事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文言復申六爻之義。以為德業常相須也。君子德已成矣。以措於行。則不日之間。可見功業之成也。今初曰龍。非成德乎。宜日可見之行者。乃曰勿用。何哉。以初九時方潛耳。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機會未逢。故行而未成。事業未發。是以君子弗用也。

○重隱而未見。句。惟盛德者能為用。亦惟成德者能為弗用。初非德不足。阻於時也。以時而潛。則非有意長往者。易爻至五為行成之地。行而未成。事業未著也。時當潛而事業未著。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何以為成德之大人哉。亦由學以成之耳。理有萬殊。非學罔聚。則多聞多見。博以聚之。合之盡其大也。聚則混淆。非問罔辨。則廣詢博訪。問以辨之。析之極其精也。辨明矣。豈遽會於心乎。則優游以俟其化。而居之貴寬。居矣。可弗體於身乎。則純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宜重仁行  
仁行即是  
仁行君德  
以修仁為  
貴故仁行  
方成君德

以踐其理而行之貴仁然後德成而大人之名成焉易曰云  
蓋言九二未居君位而已備君德所以為大人而人利見之也  
就聖學言釋九二為大人也曰大人則備君德矣君德蓋以學問  
寬仁而成者庸言之信至不伐是德也此則其德所由成也程  
敬承曰此言君德與龍德正中節何所分別蓋前節曰信曰謹曰  
誠在心體上言其所謂誠即仁也然聖人雖是性天德亦豈能廢  
學問不事故此又從學聚問辨說到寬居仁行裏面來此精一宗  
旨博約全功也始之學問皆為求仁設至仁行而其心純焉即誠  
也是學之成也仁是心無私欲行只是此理流行無間仁行即天  
行也心之全德生不窮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也德必至體仁

而後德斯成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以行之便是君德  
周用齋曰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有自強不息之意乾道也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有收斂慎密之意坤道也其皆德所由成乎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必日乾夕惕而後无咎何也蓋以重剛能懼之資處不中  
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下下不在田冠百僚之上時當懼也  
故乾因其時而惕以勝上下之任所以雖危无咎也九四  
必或躍在淵而後无咎何也蓋以重剛能疑之資處不中之位

止至會通

卷一

四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爻宜合  
看

上不在天。則元后未陟。非定於為君也。下不在田。則脫迹百僚。非定於為臣也。中不在人。則德崇業廣。非定於進修也。此正改單之際。故上不遽上。進不遽進。或之也。或之者。正審夫天人之去。而疑之也。故无咎。

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是德至健也。有能懼能疑之資也。不中以時位言。上不在天數句。正所以不中也。時位之可懼。可疑者也。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率於無憂。疑所當疑。率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九四不在天。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非謂人事已盡。可以聽

合德根  
乾元來極  
是

天正見天人交際之會。進亦不可輕。時亦不可失也。或以迹言。疑以言。疑即審也。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九五之大人。為人所利見者。豈獨位哉。以德為耳。蓋德莫大於天地。而天地之德。奉諸乾元。日月所以明而不晦。四時所以序而不惑。鬼神所以吉凶而不爽。皆資乾元以為之者。大人既全體乾元。則與天地合德矣。惟合德則見徹萬形。日月合明為閤關互用。與四時合序為章。彈得宜。與鬼神合吉凶為。此皆在合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說先後天  
與時解異

德中自然得之。非待擬之而後合也。以之御天。或先天以開人。天不能違乎大人也。或後天以立政。則大人亦惟奉若天道而已。何也。我得其所以統天者。則天固不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間也。是天且弗違矣。况於人者。天之所生。况於鬼神者。天之所運。且得而違之乎。以之理幽而鬼神其依以之。治明而物各從類。固大人之餘事耳。何疑於利見耶。

舊說以合德四句論聖德。先天二句論制作。看來宜以合德句為主。潘雪松曰。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月。序合四時。吉凶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為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為天道。故曰後天摠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

後天即在  
先天內

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吳因之曰。先天後天。摠是一件。只要狀他橫行直撞。與天為一。故分先後形容之。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分四時別五常。制禮作樂。網罟舟車。一切開先創造者。摠是天地間未有之事。然畢竟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所原有。則曰後天。摠見得大人渾身是天。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楊止菴曰。舊以先天為意之所為。然終有意便是後天。程子曰。聖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二之則非。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有道。其鬼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神大人握先天之柄。故莫之違也。况於人言制作當乎人心。不必說利見。况於鬼神言。屈伸往來變化生成之理。舉不出大人範圍中。不可說卜筮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龍有悔。何言乎亢也。身有進退。位有存亡。物有得喪。亢者惟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失所以處之。正所以動而有悔也。求其善處而不至於悔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極必退。存極必亡。理勢之必然也。聖人知之而處以道。非先時警戒。則隨時變通。若此者。衆人昧之不知。賢人知之未盡。惟聖人

聖人即是  
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  
者

之德誠精而明。則能燭道員而神。則善處。故亢而無悔也。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亢致悔。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故只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聖人胸中無物。原不曾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窺避退亡失之心。故那一邊如燭照計數。語云。身在薩中不見薩。此語最有味。知進退存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不失其正。不是在進退存亡上處得來。聖人自是大綱畧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闢。日月四時之禪代。鬼神之屈伸。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

止金會通

卷一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流行變化于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此事從天下看聖人處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聖人直如家常茶飯不足異也。總之胸中不著利害兩字。只在天理上起念。天理未有終亢者。所以能燭照計數。隨時員轉。而善處於進退之間也。蘓紫溪曰。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虛。况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無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無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不失。天道之正而已。正者貞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

貞元之妙。如環無端矣。張幼於曰。潛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亢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至於亢也。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無得喪矣。

坤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純陰至順。故象地而名坤。夫坤地道也。亦臣道也。人臣而得地之道焉。則順而無碍。可得元亨。且所為元亨者。利於常守此順。如牝馬之貞焉。何言乎牝馬之貞也。論陰之分量。則居先非順。而居後為順。主義非順。而主利為順。往東北非順。而西南為順。

有說不指臣道言

故君子而有攸往也。如以身而事君歟。先以倡謀。則迷而闇於臣道。惟居後則王事無成。於臣道有得焉。主於斷制。則非臣之所主。惟主利則順以從君。乃臣所當主焉。如以人而事君歟。往西南而柔順是借。則同道相濟而得朋矣。往東北而剛暴是與。則異類相忤而喪朋矣。此皆臣道之貞也。君子能安之不變焉。則可以得元亨而吉矣。

坤順也。通節俱重順字。順者順乎陽也。以臣道言。順則無礙。故曰元亨。元亨亦據順之分量得為者言。與乾无所不元亨異。牝馬之貞不必入健字。只是守此順不變。即貞也。君子以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之貞。先後不以一事首末言。只是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

從人則不失主利。字乃順利之利。順其自然。而無造作之。謂對斷制看。非財利也。西南二句看。二朋字。以朋類言。安守而不變也。安貞。即利牝馬之貞也。此句總上文而言。

朱子曰。坤減乾之半。故就前後言。沒了前一邊。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胡雲峰曰。乾言利貞。則無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乾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

看來坤配乾者也。故亦有元亨利貞四德。但其四德。即乾之德。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耳。亦合下便是。至順則無不通。至順則無不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說照象  
元亨以地  
道言君子  
以下指人  
言法坤之德

而時說以牝馬之貞作戒詞者似非其作戒詞者謂坤又於君子  
以下重言貞也豈知君體元故乾重元臣調元而無成代終故坤  
重貞也陸庸成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為統  
坤重貞以貞為安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由  
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乾元始物而  
無其始故用九曰無首坤貞成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  
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  
為貞故曰以大終曰無成而代有終  
取象 陰有牝象乾為馬坤為牛從乾而稱之故曰牝馬 龍變  
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焉順之至

也。順之至即律也。故曰牝馬之貞。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  
後天卦位。巽離坤兌居西南。乾坎艮震居東北。坤道行於西南。則  
陰與陰為朋。故曰得朋。行於東北。則陽非陰之朋。故曰喪朋。  
彖曰全貞。全章以地道明坤義。在柔順利貞。截上言坤之德。下  
言君子法坤之德。乾以天道言而配以聖人。坤以地道言而應以  
君子。此乾道坤道之別。程敬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  
句德合无疆。即從順處合也。德惟順故厚。故能載守此順德而  
不變。曰貞。攸行。此順也。先迷失此順也。惟後則順。惟往西南而  
不往東北。則順者一於從陽之謂。坤德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  
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此一章大槩也。鄭孩如曰。資生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元也。而曰乃順承天。順承其氣而行之。連亨利貞俱串了。含弘者利貞也。以含弘而為光大。則由貞起元。而馴至元亨地位也。摠之順承一乾之氣自始至終。有常而不息者耳。故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非專言利貞也。乃由柔順之德始。物亨物而底於利貞者也。乾主於元。坤主於貞。君尊臣卑之分也。故下文應地无疆。獨以安貞為言。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大哉乾元。固資始統天矣。坤之元。雖未如天。然就其分量。殆至極而無以加者乎。當萬物資始。不過有氣之始。尚未有形也。惟

地之元氣發育。則形者始形。而物生肇端。固不資於是矣。然所以生之者。坤未嘗自為也。天惟陽氣一施。坤特順承以生耳。非別為一氣也。坤元之至順如此。斯以為至乎。何以見坤之亨也。天之亨。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德无疆矣。而坤德之厚。凡物之資始於乾者。悉圍於負荷之內。其德亦无疆焉。但見大生之時。化机之含蓄甚弘。而物生意無不包括。由是發露於外。而所光者大。盡物物生意。無不顯出焉。而品植之物。莫不暢茂而亨通矣。夫含弘光大。可以觀厚德焉。合於乾之雲行雨施也。品物咸亨。可以觀載物焉。合於乾之品物流形也。此之謂德合無疆也。其坤之亨乎。

天地原自  
合作故既  
云順承天  
又六德合  
元德見坤  
之配乾相  
須為用也

就在上二  
句認出含  
字佳

首節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天地間萬物生成只是一元之氣。坤元  
特是後乾元一截耳。玩一至字已見他由元亨直到利貞極處。朱  
子曰：萬物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初然氣机方動  
便是乾元，萬物得之有生意便是資始。氣動處施及於物便是坤  
元，萬物得之有朕兆便是資生。非乾既資始，坤方去資生也。坤所  
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順之耳。  
二節厚與順非有二也。厚即順所積也。張氏曰：提順字於坤元  
元統四德，則四德摠歸於一順，是順非淺薄之德，實配乾而同其  
悠久者。故曰坤厚載物德合元，彊此其所含，可謂弘矣。惟含弘故  
光大而品物隨之以咸亨。宜串說。咸字從大字來，正萬物潔齊相

見時候。程敬承曰：乾元統天本无疆也。坤之德何以能與之相  
合為用，蓋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並行  
以成化而無界限。故曰德合元，彊何以見其厚也。彼資生時所承  
天以付於物者，渾淪磅礴，無減乾元之初故也。含弘光大四字，正  
形容厚德之妙。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  
物於是乎咸亨，亨者通也。通於外未有不充於內者也。故含弘先  
焉，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  
陸庸成曰：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可見，即元亨亦至於藏。故元獨  
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曰含萬物，  
蓋其厚德所藏非發越能盡也。若乾則主施而已，故曰雲行雨施。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取義各爻一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

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之利貞而曰牝馬何取哉蓋馬而曰牝陰物也乃地之類而  
性順矣然行地致遠又无疆焉是順而未始不健矣而坤之柔  
順利貞象之守無為之職順承天施固柔順也而順天者直至  
遂物成物各正保合而後已何利貞乎所謂順而健也牝馬之  
貞所由取也君子見坤之貞即吾人之貞也不徒體其順而行  
之不拂且體其健而守之不渝而坤之柔順而利貞者惟君子  
攸行之矣攸行何如陽以居先為道坤而居先則失坤之道

攸行即行  
地之行健  
字意在行  
字惟行故

宜其迷也陰以居後為常坤而居後則得坤之常宜其得也此  
攸行者所必居後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者西南陰方乃其類  
也東北陽方非其類也陰從陰類固得朋矣苟知東北之非類  
轉而與柔順同事不終有得朋之慶乎此攸行者所以往西南  
也此皆貞也知後與西南之為貞而安之則有得常得朋之  
吉矣不可應地之无疆乎蓋柔順利貞地之无疆也惟君子安  
貞則安與地同順矣貞與地同健矣无疆之德地固上配於天  
君子亦下配於地矣所謂君子攸行者如此  
牝馬節重柔順利貞句地類二句引起之詞總是順而健意柔順  
利貞亦順而健也要著收斂時說重貞邊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至於應地无疆則貞同於坤矣。

先迷二節。報攸行。來。發明君子之柔順利貞。以見利牝馬之貞。貞。鄉曰。先迷後得。先之迷。失柔順利貞之道也。後之得。柔順利貞之道也。非君子豈能審於先後之分耶。曰。東南得朋。西北喪朋。一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之間耶。凡此皆安於牝馬之貞而吉。所以應地无疆也。地以其順而應天之无疆。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无疆。歸於天道之无疆而已矣。唐凝菴曰。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天言御。若天不能為主。而君

○

子為之主。本於乾之統天也。地言應。若地自為地。而君子自法之。為君子本於坤之承天也。鄭孩如曰。人君法天當法其元。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人臣法地當法其貞。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之形勢。高下相因。至順極厚。坤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地非厚無以載物。德非厚何以載民。於是擴民胞物與之量。弘深仁厚澤之施。於以載物而使之遂生復性。亦猶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咸亨矣。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程敬承曰。地之厚德惟含弘。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意滿腔。靡不翕聚。靡不包納。其載物无疆。與地何異。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無喪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六爻合旨。蘓紫溪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為之謂也。為其所當為也。順非一無所為之謂也。為而無所作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也。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已。無名事業在君而已。無功。寧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徼。天下之譽。時而處後。時而亡。明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克。而遠不忌。幾凡可挹。而誼不忌。規茲其為坤道之純乎。至於貞鳥而乘。大鳥而

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茲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程敬承曰。坤雖減乾之半。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緊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上。便會趨時如赴也。决不挫過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間也只有這兩樣異人。

初六履霜。堅冰至。初六一陰始生。是小人用事之始也。夫一小人進。其端雖微。其勢必至於黨與極盛。陵君子而禍國家矣。如履霜而堅冰必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陰柔最易  
溺人馴致  
字最妙要  
得防微意

也。可不防其微哉。

重謹初意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冰之禍。取象履即

初象曰霜曰冰皆陰象。履霜象初堅冰象上六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六履霜而又曰堅冰者其初不過陰氣之始凝耳。豈一旦為

堅冰哉。惟馴致其陰道之盛所以至堅冰也。然則一小人進而

衆小人俱進皆君子馴致之耳。使防之早國家豈受其禍哉。

張雨若曰象只提履霜堅冰四字下三句只是什他意思重始字

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狎順意。古今只為一馴

字壞了許大宇宙。爻曰堅冰至慮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

○

至危之辭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而廓然大公無

邪曲之私外方而物來順應有至當之矩且又極其盛大而无

念不直無事不方此二之德所以无不利也豈有待於習哉吾

知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一出於自然而已何學習而

後利

直者心之奉體方之溼也方者心之妙用直之發也大者心體之

渾全直方之極也利就是直方大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

為而為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一說單以直字為主人之生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玩小象直  
以方以直  
宜以直為

直其本性也。直則施為舉錯自无不方。直方則大不習无不利矣。是一串語。象曰直以方。看一以字。當以方字屬動。惟内直故動於外者方也。唐凝菴曰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无疆則與乾並其大。惟以乾之德為德。故不習无不利。坤以簡能也。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二之直方。亦惟動而即直以方耳。有不動。則任其自然之性。而舉念即直。舉事即方也。此正不習无不利也。儼然地道之純矣。吾見天光發於溷養之餘。德輝著於踐履之熟。全體呈露。大用顯行矣。其道不亦光大乎。

順之極是  
直如直而  
出則大方  
而化故大  
習化故不  
地道含萬  
物而化光

動而即直以方。正是習无不利處。正是得坤道之純處。故曰地道光。字應動字。程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為地道。无不利。字即孟子以利為本。利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方。無矯揉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无不利。夫无不利者坤之所以合乾。而君子之所以應地也。地道光大。六二純乎坤道。則大而光矣。光者思為不擾性體。獨呈之謂。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人臣之能代君終事者。固在於才。亦無樂乎。以才自見也。六三以陰含陽。是華猷素具。而深自韜晦。此非臣道之貞。可守為常者乎。然居下之上。則責任難辭。而王事有屬。故或以此章美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通節一意  
含章即在  
无成有終  
處見

出而建大事亦不過以無敢專成者輝煌帝治而代之有終耳  
時說有以上段作士之窮下段作臣之達者非也上下俱以臣道  
言重含章二字无成即舍也有終即章也含章便有无成意含章  
即是可貞或者時至而自發也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有終重  
无成上有終特帶言耳陸氏曰非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也无成  
即於有終處見之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為始也  
是即安於后得主利之貞者歟  
蘇紫溪曰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則露才揚己天下國  
家之事未免漫為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為貞乎惟有章而含之  
無智名無勇功恂似不能言斷其無他技臣道之正也无成

發而以時  
正是善含

有終正是含章君倡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臣  
何功之有焉取象章從舍取舍從陰取无成從以陰承陽取有  
終從下卦之終取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可貞豈終隱不發哉正欲俟時而發也及其以時出而從  
王事能无成有終者由其章美素具智識光大真知分不可越  
而職不可不盡也  
爻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此恐人悞認可  
貞為翻悔故以時發二字表之吳因之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  
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

上經會通

卷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絕有一功一善便無安着處  
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故惟知光大故能含晦光謂見得明大謂  
見得大程敬承曰彖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  
明提之重含意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短於才膺是大臣過於謹密不輕有為者也象  
為括囊如是則安分自守雖無敗事之失亦无勳名之著无咎  
亦无譽矣

括囊非專在言語上以默為主一切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主靜  
之至也凡動俱有利害故於譽與為此則出乎利害之外咎譽兩

無所涉大抵世人因好譽故輕動以致咎耳

不可以无譽看得不好无譽正是好處所以无咎者以无譽也

程敬承曰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於  
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六曰不成乎  
名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  
樂居其名胡氏曰三含章四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含則  
有時可發括則無時而出矣取象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  
括囊象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无咎无咎則不害矣然以慎而不害也此所以括囊也

宜從此重  
无譽邊

允易稱元  
吉皆原始  
得吉言自  
吉皆要終  
得吉

○

諸氏曰慎不害言其无失也。不言其有得也。得則譽矣。

六五黃裳元吉

五居上之中。而以陰居尊。是精一執中之德。積於中。而溫良樂易之德著於外。以中德而暢於四肢。則徽柔發於事業。則渾厚黃裳之象。而極治之道也。何元吉如之。

蘓軾溪曰。此當依文言解。黃所謂黃中。通理也。大中之德。積於中也。裳所謂正位居體也。大順之治。彰於外也。有以中順俱就治講。文在中。俱就心講。亦可從。但與文言之旨似悖。黃中色中德所發。自是謙卑遜順。故曰裳以黃為裳。猶言以中為順。是居中處下之意耳。取象。天玄而地黃。原是坤德。上衣而下裳。原是

○

坤體象曰文在中。坤為文。五居中。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元吉者。蓋順者致治之迹。其文雖著於外。而中者運治之精。其文則涵於中也。王道本乎天德也。

文在中。即美在其中。意言中固所以為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闡然之章。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陰不敢抗陽者。分也。忘理也。上六陰盛之極。則亦不顧名分。而與之爭矣。為龍戰於野之象。夫勢在則陽固不能自全。而理在

上至會通

卷一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玩文言嫌  
于无陽二  
指陽言

則陰亦不能獨勝。又為其血玄黃之象。小人亦何利於抗君子哉。

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微於陰。故與陰俱稱血。上講依舊說。而新說更佳。謂陰盛之極。陽所不堪。非陰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常度也。畢竟陽為主。陰為客。然陰雖盛。豈能獨傷陽哉。兩敗俱傷。而玄黃莫辨矣。胡雲峯曰。坤陰卦也。臣道也。六三曰。王亦不有君也。上六曰。龍亦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也。堅冰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龍戰者。著堅冰之戒於其終也。取象龍陽象。上有郊野象。血陰象。玄黃乾坤象。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陰本非陽敵。敢於戰。何哉。蓋由君子不能防小人於微。使陰道至於窮極而然也。若當始疑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禍哉。此與初之堅冰相應。二道同上。六已窮之道。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見禍始於微而成於著。卦終陰極。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朱穆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程敬承曰。亢龍曰窮。龍戰亦曰窮。則必變。故乾用九。坤用六。取其變也。變者窮之通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人臣之正道也。坤之陰柔。若不足於守者。



今六爻皆用六，則變而為陽，能永貞矣。是其宅心制行，確守忠貞之節，持之久而不變也。

此用六與乾用九同，乾以君道言，此以臣道言，故高明者易亢，惟无首則吉。沉潜者易弛，惟永貞為利。永貞非順之外，更有健，只是常守此順，即所謂利牝馬之貞也。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定分也。陰小似不能固守，今用六而能永貞，則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无別，是能以大終也。

大終，即是永貞，非始小終大之說。坤以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

以大終，不失乃順承天之意。

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本，所以大終。乾主元終始，故曰用九。又曰不可為首，重元也。坤用六永貞，又曰大終重貞也。貞，下起元，即大矣。此大終所為蒞也。程敬承曰：陽之極不為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無陽陰極之終，復為陽之始，終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文言全旨

胡雲峰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通章總是一意，不必拘定首釋貞次

上經會通 卷一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釋利又次釋亨末釋元也。以柔靜剛方贊居後而含萬物即柔靜也。有常而化光即剛方也。末以順贊之順非一無所為之謂承天時行無為而無不為乃為順也。此之謂坤道。程敬承曰：此章總是贊坤道之順以承天耳。至柔至靜其本體也。承乾而動氣至即發。剛只是柔之剛。乃見柔之至。承乾之施。隨物各賦。方只是靜之方。乃見靜之至。惟至柔至靜也。則后而不先。為道之常。翕而能含。為化之光。要以乾先而坤特代之終。其后得也。順也。乾施而坤因作之成。其化光也。亦順也。然則坤道其順乎。其承天而特行者乎。於時行見其剛方於承天以行見其至柔而剛至靜而方。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利而有常。含萬物

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文言復以地道明坤義。以申彖傳之意曰：坤地也。而元亨利貞。則坤所以成萬物也。以牝馬之貞言之。當其婦根復命時。退然無為。不任知始之權。固至柔矣。然代天有終。沛然莫禦。動未嘗不剛焉。寂然無事。不見造作之迹。固至靜矣。然賦形有定。確然不移。德未嘗不方焉。夫至柔至靜順也。而動剛德方。則順而健矣。此坤之貞也。由貞而遯其利。則見夫乾以美利。天下矣。坤則佐之。居後為洋。而主利天下之物者。亘萬古而有常焉。又由利而遯其亨。則見夫乾以雲雨流形。品物矣。坤則佐之。含萬物生意。而宣洩其化者。又光明而莫掩焉。然則坤之道其

者動字異

有常或云  
常得陰道之

順矣乎。蓋先天以有為，後天而不為，皆非順也。坤則天有所始，坤即承之以生，不先時有為，亦不後時不為，斯固坤之元直貫於亨利貞而無間也。搃之一順矣。

首節就成物時說，動非動關之動氣之入机即動也。德方在動剛後一步，動剛是說化機，方則在物上見。剛方正柔靜之至，不是柔外又有個剛，靜外又有個方。虛齋曰：剛方固是健，皆承乾而來，非自為健也，乃順之健耳。二節就收物時說，後得主利是彖詞，有常是什詞，無專成處即是後得，無作為處即是主利，蓋知始者乾，故坤不得先施，斷制者陽，故陰不得專主，有常是不變也。三節就長物時說，舍非歛藏之謂，只是元之後亨之前，光景耳。化

此程敬承主

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末節就資生時說，搃結一順字，承天時行，正是順慶，坤合德於乾者正在此。

前講猶分貞利亨元，以便解耳，其實不必拘也。或以二節承柔順三節承剛方亦可。

陸庸成曰：柔靜厚德也。坤德惟厚，故化育俱從厚出。然厚中之發生，又搃是承天之施，故特別出一時字。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事未有不由積漸成者。試以家言之，如為積善之家也，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惟身受其福。雖子孫必有餘慶矣。如為積不善之家也。不徒災及其身。雖子孫必有餘殃矣。殃之大者。臣弑君。子弑父。揆厥所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必以漸矣。使為君父者。於其漸辨之。何至此極哉。由其分辨之處。而辨之不早。故有弑逆之禍耳。夫一家之禍。福由於積。弑逆之大故。生於漸。甚矣微不可不慎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君子之於小人。當辨於微。毋使積漸而著也。

首四句重積字。臣弑以下五句重漸字。謂之漸。則其幾微之間。有先見而人莫覺者。乃禍福之所由分。而辨不可不早也。此責君父當謹微也。早字重。上辨字是分別之處。下辨字是分辨也。順當慎。

看。或曰。順即馴。致之義。霜而至冰。惡而至大。皆順長而馴致也。人當辨於早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二之詞。曰直方大。直者言此心廓然大公。本體之正也。方者言此心物來順應。裁制之義也。此君子已成之德。大而無孤矣。何以成之哉。君子知敬者。心之主宰。以敬存心。則私意不容。內自直矣。知義者。事之裁制。以義制事。則矯揉不作。外自方矣。敬義既立。則內外交養。理之得於身心者。各極其盛。不期大而大。德不孤矣。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言二有直方大之德。則涵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純熟。祗持渾化。不求利乎內與外也。自然全體呈露。大用顯行。坦然由之無疑矣。此大而化之之境也。何假於習哉。無所回互之謂直。以本體言。確然不易之謂方。以應用言。正義是人心生來自有之本體妙用也。直方二句是說君子已成之德。然由他有聖修工夫。故涵養成就到此。敬是精明純一。無一毫私念。義是把吾心做應事應物之尺寸。區處調停。無一不合權度也。以字不是着力字。非以敬去直內。以義去方外。內本直。敬則本體嘗惺。自然不失其直。外本方。義則妙用時措。自然不失其方。敬之精明條理處。即是義之整齊嚴肅處。即是敬之義原自合一放倒。不得一邊。所謂立也。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

便覺立脚不住。內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敬義既立。其德盛矣。德不孤也。此所謂大也。疑是滯碍也。如欲直未能直。欲方未能方。何等滯碍。六由工夫未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就是敬義工夫。不疑所行。字就是六二之動。字則字直說下不作推原。蓋方其敬義之初。敬有祗持之意。義有比擬之迹。不免於習而未必利。惟工夫夾持日純日熟。至於不孤之地。敬無其意。義無其迹。從心所欲。任運而往。行何有疑碍。而有利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開口說一  
陰字宜玩  
陰故宜

六三之陰。雖有美德。乃舍之不露。以從王事。弗敢專成者。何以故。豈其才不足哉。乃其分所限耳。六三何分耶。以天地言。乃地道也。以夫妻言。乃妻道也。以君臣言。乃臣道也。夫地道不敢專成。惟順承天施。而代之以有終也。如是。則妻道可知。况臣道乎。宜舍章有終也。

當以舍之以從王事為句。爻言无成。此言弗敢成。蓋原其舍之。心也。敢字當玩。操懿莽温之惡。皆一敢心成之耳。爻言有終。此言代有終。則併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彼天地變化。世運通泰。則和氣薰蒸。

雖草木無知。亦且蕃盛。况賢人有不出乎。天地閉塞。世運衰微。則道隨時否。賢人為之隱避矣。肯輕出以取咎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者。蓋言當天地閉塞之時。賢人隱避之際。謹密而不出耳。

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內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蕃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唐韋瓘曰。乾初之隱。於無位。坤四之隱。於有位。無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易不成也。易有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无咎无譽也。難非其戒慎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之。謹非徒能隱其身也。隱其美也。然觀六五方云。正位則知六四亦猶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事任。時猶可以括而括也。

上經會通 卷一

六十四卦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必增出  
順字

君子黃企旨。此中丈在中也之意。專重黃中。作主。通理黃中。自  
通理也。居體暢發。俱是通理。處惟黃中。故能正位而居體。惟黃中  
故能暢四肢而發事業。美之至也。極贊中德之妙。不必如時說拘  
定首二節析言。末節合言。黃為中裳為順之謂。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  
至也。

六五有黃裳之象矣。何取於黃哉。黃者中色也。君子涵養純粹  
中德完矣。是以中德在中。而統體渾淪。時出不窮。合之盡其大  
也。脈絡分明。條理不紊。析之極其精也。此取象於黃也。又何  
取於裳哉。裳者下飾也。六五正人君之尊位。而居謙冲之體。是

其謙恭下士。不挾貴以驕人也。愷悌臨民。不恃勢而傲物也。此  
取象於裳也。合而言之。黃中之德。通而且理。何其美也。美德  
充積於中。而暢於四肢。則溫良樂易。順在一身矣。發於事業。則  
優游平中。順在治化矣。則所謂美在其中者。原合身心貫德業  
以成其美者也。蓋信乎其為通信乎。其為理。豈非美之至哉。所  
以得元吉矣。

首節。蘓紫溪曰。黃土色。居中是欽。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  
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備具。故曰通  
理。通是統體。理是統體之節目。朱子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然。畢  
具。萬象畢具。處是通。萬象森然。處是理。通理二字。不平。陸氏曰。一

以君位言  
佳正位就  
是居作

心之內。具有彌綸。方成為中。是至順之所出也。  
二節居體以居人君之體者更佳。道存謙抑。政尚和平。為上之體  
宜如此也。此帝王執中之治。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  
五居上卦之中。正位。乎中也。安見宅中。建極之主。而不御下有  
體者。體乃條。件。恰好。正當之謂。已含下面四肢事業。乃居中  
之體也。奉義下體。下字不必泥。  
三節承上文來。中美德也。黃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在中之美。其  
精神盎然。其經緯森然。鬱而必暢。積而必發。四支事業。通理之符  
也。無美之美。乃為至美。之至是贊通理之妙。  
胡雲峰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內直外方之君

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五之黃中。通理。本於內直外方。故其正  
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三之常。二之內直外  
方。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无所容其  
力矣。三雖有美舍之六五。文在中。而曰美在其中。一也。至於暢  
而發。正所謂以時發者也。蓋美積於二之中。發於五之中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為。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為。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不敢抗陽者。分也。而上何以云戰耶。蓋陰盛之極。勢與陽敵。  
此所以必戰也。當其時。已無陽矣。而稱龍者。何也。蓋天下不可  
一日无陽。周公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為。以扶陽也。既曰龍



矣。又稱血者何也。蓋陰雖疑於陽，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為以抑陰也。至於血而曰玄黃，何取。蓋言陰陽俱傷，天地之色相雜也。明陰之无利於抗陽也。此固變耳，而原其定分，則天之色玄，地之色黃，豈以雜而變之哉。

天地間陰陽自有定分，陰陽均敵，陰若汎於陽矣。然陽終不能无而陰終未離其類，則分不可易也。天地之雜，陰若雜於陽矣。然天玄地黃，則分不可易也。戰者，陰亢而陽與之戰也。為字，嫌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玄黃雜，明陰之無利於亢陽。玄黃分見陰陽之終不可得而易。陰疑於陽，道其變也。天玄地黃，則至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在。蓋

陰於是乎。終而乾又始矣。蔡汝柵曰：在初曰辨之不早，在上曰陰疑於陽，辨則不疑，則不辨也。

**摠論** 程敬承曰：上下皆坤順之至也，順則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初言當慎防其微也。四言當謹慎其害也。從陽故三含其章，蓋臣子之職不敢成也。抗陽故上疑而戰，然玄黃之分不可易也。二居下之中而直方合焉，故其道光。五居上之中而通理涵焉，故其德美。是中也不順也。倘所謂順之至者，其二五兩爻乎。嘗取坤之六爻合乾論之，各各有相配者，象潛龍護微陽也。象履霜防微陰也。謹信兼成，與敬義夾持，寧有二德乎。體乾道而惕，守坤道而含，寧有二心乎。重剛故當革而疑，故无咎。重陰故當問而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故并无譽。九五居乾之位而曰飛龍曰上治。乾大之義也。六五正坤之位而曰黃裳曰至美。坤至之義也。陽窮於亢。陰窮於戰。其窮則變。則通之時乎。用九而无首。用六而大終。其貞復元。陰復陽之妙乎。合而論之。陽欲其常存。陰戒其漸盛。而坤之六爻猶憐。謂其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屯



震上 坎下



坎上 震下

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故曰屯。為混沌之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與爭。蒙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故曰草昧。蒙非私錮物蔽之。謂乃

未學識之。赤子。故曰童蒙。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屯



震上 坎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下坎上。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是天地初闢。而大難方殷。故名屯。夫屯若難亨矣。而苟有能動者。經綸其間。終當推陷廓清。而得元亨。然時尚在險。據欲有為。以犯大難。何以得元亨乎。故必從容觀變。不可輕試。利貞勿用有攸往。為非不為也。不妄為也。然不建侯為主。何以聯屬人心。又必求人望而立之。君使有統治。則屯可濟矣。何元亨之不得耶。

不可少  
與建侯者  
為二件

屯。乾世道言元亨在能動上取。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主初一陽言也。重在利貞。蓋貞正所以善用其動。而建侯正所以善用其貞。所以元亨者在此。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屯為人道之始。人始生而五性具。故亦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具。不可分為四德。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耳。惟貞故能以至正。天下之不正也。不貞非獨苟且。凡躁急不寧耐亦是。利建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則不可往。得其人則可往。彖曰。合吉。全彖重貞字。建侯正是貞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充。故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蓋未有

人。為以經綸之也。故利建侯。利建侯動之大也。貞之道也。經綸之寄也。程敬承曰。彖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也。君子經綸正其動乎險中。處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名屯者。卦體震陽動陰下。是剛柔始交也。坎陽陷陰中。是難生也。乾坤初闢。即遭世亂。故名屯。何以曰元亨利貞。卦德震動坎險。是當大難方殷。而奮發有為。動乎險中矣。夫能動則才優。經濟故元亨。而在險則時值多艱。宜利貞也。何以利見。戾哉。卦象雷雨交作。滿盈於天地之間。是即屯難之世。天運閉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雜亂晦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立君統治。此其時也。故濟屯者。宜建侯以正名分而定天下可也。然君侯始立。治理猶踈。又當常存戒懼。不可以侯既建而遂以為安也。  
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動乎險中。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在險中而尤能動。不為所束縛耳。雷雨之動。滿盈。是天造草昧之象。不曰天運而曰天造。者始初造出之時也。此天地始造之時。草雜冥昧。衆力並爭。民無所定。宜建侯以收拾人心。然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為安寧則可。蓋建侯之後。尚有許多亨屯事業。所當竭心力輔真主以苗之。勿如漢將一立更

始。便日夜從情聲色也。必如是而後可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雜亂晦冥。屯之象也。其在天下則為大綱未張。萬目未舉。正君子有為之時也。故先經以引之。正其規模。次則綸以理之。舉其節目。此所謂動乎險中也。屯難之世。不將變為清寧乎。

屯難之世。人皆惶恐喪沮。不敢有為。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綸是借用字。所謂治亂民猶治亂絲也。此開物成務之道。納絳。圖為以解世之紛結者。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霽。經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面事宜串講。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以治屯也。惟不寧。故經綸。

六爻合旨。蘇紫溪曰。夫屯豈易濟哉。無志者既重蒞而喪功。有志者又輕為以取敗。無才者既不足為天下用。其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無志。而輕舉妄動。是賈禍也。上窮則變。豈曰无時。而萎蕭不振。是自貽伊戚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即有守貞不字之援。而竟不足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其四之求士乎。凡卦必有所主。此卦初為震主。故衆利建之為侯。而諸爻之不從初者。皆不獲吉。惟四求婚媾而往。則吉无往也。五坎體隨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則曰

利居貞。五則曰大貞凶已。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陽居動體。能濟屯者。但屯難之初。未可遽為。故必盤桓而居貞焉。乃為利耳。然惟能居貞。方可有為。故衆共建以為侯。則可以收天下之人望。而成出險之功矣。何利如之。

舊說謂君子濟屯。要有才。有位。有助。初陽是才。而在下則無位。居動體是志。而應陰則無助。以故遲回却顧。象為盤桓。人情到此。便易失守。一失守。非惟無以濟天下。而先失所以濟之具矣。故利居貞。然天造草昧。君子豈能忽然從人望而建以為侯。則可收拾人心。而平世難矣。看來宜一氣說下。盤桓難進。即是居貞。不必

舊說殊費轉

多一轉。建侯正指居貞之人。衆共建以為侯。非初自建也。居貞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更無兩樣。程敬承曰。居貞者。時之所限。不可躁也。建侯者。民之所屬。不可違也。建侯非躁動者。所宜惟居貞者。利焉。則居貞乃濟時之本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貞者。正天下之具。居貞者。居之以待時而行耳。非忘世也。故初雖盤桓。而志則在於行正也。惟志欲行正。故能以貴下賤。而盡心力。以濟下民之屯。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一有聖哲君子。能為之造命立極。孰不望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且

大得民也。故利建侯也。

張雨若曰。行字對居字說。有不欲屯膏之意。貴以蓋世之德言。下賤根志行正來。大字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

陸庸成曰。象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之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亢陽為馬。初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故二四上全取焉。六二屯如。邇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二五君臣正應也。下乘初剛。是時當屯難。或有窮據豪強。欲強而臣事之。故不能進。與五遇。有屯如邇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求。非害二也。不過以二德具中正。親之以建功耳。但恐喪其所守。終不能與五遇也。果能守正不許。至於數窮理極。終必君臣相遇。戮力草莽之朝矣。不猶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耶。  
六二亦欲進以濟屯者。六二之屯。乃事之屯。非世道之屯也。為初九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邇乘馬班如。正申屯邇之意。匪寇。句非寬初之罪。言未意之厚。見女子不字之難。著十年句。見女子不字之堅。乃字甚有味。非至十年之久。不得字也。貞之至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五相應。理之常也。六二屯如之難者。以乘初剛。故遭非道之求。失其常矣。至於十年乃字。則君臣會合。不亦復其常乎。

三之躁動  
由居震極

二應五而為初所難者。勢逼於近也。以位言。初求二而終與五遇者。理復乎常也。本德來。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既無才德。又無應援。乃不量力度勢。率意妄進。益陷於險而已。象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焉。此无他。不知幾故耳。君子知幾。行有取困之幾。不如舍去。寧居貞而已。不字而已。苟往以求濟。能免林中之陷耶。吝。  
即鹿就貪功言。无虞不自度也。有作无虞人。重無助邊者。亦可入於林中。則不可沒救。惟當未入之始。幾而舍之。幾字最緊。闕與辨之不早辨。字相似。幾正是辨處。三之既困林中。其著者也。當

上經會通 卷一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六三昧于  
居貞者故  
醒之以幾  
舍即居貞  
也

其无虞即鹿之始。而林中之困已寓。其微者也。幾不在著而在微。禍福分途。全在於此。然此幾原非難見。只為心有所迷。當面挫過。故象以從禽二字提醒之。

仲虎曰。卦下體震。動也。初利居貞。戒其輕動。二貞不字。喜其不輕動。三不中正。上無應而妄動。幾者動之微。六三互體艮。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慎之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利害之幾。人所易曉。何六三躁進妄行耶。以其心逐於利。便忘其害。不顧勢之何如。而冒圖耳。此君子見幾。舍而不往。非棄天

下於不顧。正為無其具而欲冒其功。必取困窮也。

從者以身徇之。謂從禽。心貪於功名也。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以大臣任濟屯之責者。陰柔不能以往。為乘馬班如之象。為四計者。惟有求賢而已。初九守正應已。乃四之婚媾也。屈已求之。而往以濟屯。則資其才力以輔不逮。罔弗濟矣。吉无不利。求字最重。初為得民之候。非俯躬求之。安肯為我用乎。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象曰。求而往。明也。

二 經會通

卷一

二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句不對

六四求賢而往。是知柔德不勝。不自用而用人。可謂明也已矣。四與即鹿无虞者智愚異矣。故以明贊之。所謂君子幾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九五雖有德位。然當屯時。陷於險中。則國勢將危。六二正應才弱。初九得民於下。則人心不屬。故不能拯溺亨屯。以施其膏澤也。為屯其膏之象。時勢至此。天下事無能為矣。僅偏安小補。而以正行之。猶可吉耳。安能大有濟乎。蓋恢復之業。恐非屯膏者能為也。雖貞凶。

時說紛。有以小大作小人。大人言者。有以小大作屯膏。如節恩澤之小則吉。如鹿臺瓊林之大則凶也。皆不如舊說為妥。但屯膏

說解新

作自屯其膏更佳。非欲施而不得。乃吝嗇而不施也。胡氏曰。六爻惟二五言屯。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可以施而不施。自屯之也。姚承菴曰。五有可施之膏。而屯飲不發。所謂聚財殖貨之君也。于一身之計得矣。如天下之大計。何以小貞吉。形出大貞凶。來無兩意。程敬承曰。君子經綸大人之事。而以望於屯膏之五。必不能也。何者。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屯膏則無以收人心。而安能濟大事。小者必正而吉。大事雖正亦凶。甚言不可為也。取象膏者。坎為雨也。屯膏者。居中而掩於上下之二陰也。象曰未光者。九五本陽光。以陷於坎中也。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至會通 卷一 七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君膏澤下民其道乃光。若屯其膏則澤壅不流。視帝治輝煌者何如。所施未光也。

施字當澤字看。澤不得施即未光。非謂得施而但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陽剛在下初之所以得民濟以已也。下求婚媾四之所以往吉助以人也。上六無才無輔人已兩無足恃。雖在屯終。机將濟矣。何救於時事乎。但見憂懼皇。無益於敗亡也。故為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象。

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四應初故乘馬而吉。二應五故乘馬而適上。

乘五故乘馬而泣。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漣如

泣貌此典比後夫凶同。取象血者坎為血卦。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泣血漣如者屯極之時不能轉而為治喪無日矣何可長乎。

蒙 ䷃

艮上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利貞。

卦象有蒙之地卦德有蒙之意故為蒙。夫蒙者其知若蔽似難亨矣。然混沌未鑿而真明可達。有亨之理焉。然蒙者之得亨以明者之善教耳。使蒙不我求而我告之。是為枉教。求之不誠而我告之。是為輕教。求之既誠而告不以正。是為繆教。蒙可得亨。

蒙字不可  
看得不好  
妙處全在  
童字

乎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則自重而不枉教而蒙可亨必初  
則告再三續則不告則迎機而不輕教而蒙可亨又必其所告  
者皆啓之以真明保其天性不以曲學散渾一之樸則養正而  
不繆教而蒙可亨是蒙之亨皆緣教之善也  
釋而未達曰蒙亨蒙者亨也不終於蒙也匪我以下皆發蒙事  
蒙所以得亨也童字最好通節只是全得童蒙之初體而已程敬  
承曰童蒙求我蒙非童不求也初筮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  
非童不能範之于正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  
亨此童蒙所以吉也  
按蒙者人之初未彫琢其可開發處正在此故發蒙者非能

加於蒙也蒙者所性不昧皆欲自明如鄙夫之問正其志應而求  
我之處且天性所鼓動者自有一段懇切的意思初筮初字最重  
蒙之初心惟一者誠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真已鑿而失之瀆  
矣然而不告未必非教也揚誠齋曰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  
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奮者  
之達不深於悅者乎貞就良心上說是童蒙原有的養之勿使壞  
于邪也鄭氏曰蒙而未明固有時明而用之于非正遂與聖人  
分途故作聖之功在此養正也取象瀆者坎為水為瀆者衆  
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混淆則再三矣  
彖曰合吉 全彖要看得蒙體即聖體而得力在亨行時中蓋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亨行必不能養正。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初心至一聖人之全體已骸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逢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迂之極。故爻曰：發蒙，發其在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就童心可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鬱極而通，而施當其機，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涵育机括，非督責之謂。故狀蒙之象，則曰：山下有險，象蒙之功，則曰：

山下出泉，出於山下其源也。達於四海其流也。聖功不於其流於其源。此果行有德之功，養之必於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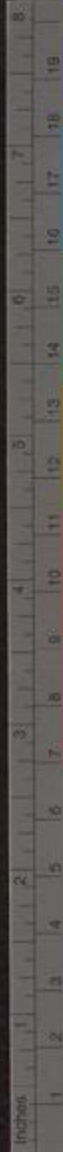
○ 彖曰：蒙，山下有險，而止。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為蒙者，蓋卦象山下有險，是上峻以絕，下沮以深，莫知所行，蒙之地也。卦德險而止，是心既暗昧，行又膠固，蒙之意也。在人則為知能方蒙而未啓，故名蒙。蒙何以亨也？以九二德足，亨人之蒙，而教之所施，適當其可以亨行時中也。何以見之？如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五之志應於二，因其應而與之。

非有求於蒙也。否則為枉教矣。如所謂初筮告者。以九二剛中。剛則敷教有具。中則施教有節。故必待其誠而告之也。否則為瀆蒙矣。至謂之曰利貞。則因其求之誠而告之者。無非開豁其知能之良。而聖人之無不知無不能者。功即在是矣。此以作聖之功迪之也。夫必待求而應。必待誠而告。則時中之教也。而告之者。莫非至正之道。作聖之功。則亨行之實矣。蒙亨以此。首節山下二句。程傳作一意者。謂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蒙。然不知所向。蓋非愚昧之蒙。乃童稚之蒙也。今依本義作二意。首句為蒙象。下句為蒙意。但二句不可對。首句不過引起下句耳。而下句貼蒙者身上說。方不犯重。彥陵氏曰。人心惟危。知識稍開。便墮深

解中字佳

墮。而內良為上。則純一未發。不為物欲陷溺。故成其為蒙。二節主明者言。重亨行句。蒙雖知識未開。而天真具在。有可享之道焉。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中耳。下文俱是亨行時中處。志應只是五之志。應二。然君子教人。雖不區。先求學者。但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故下一應字。剛中不分更佳。剛而且中。自然告而有節。而瀆則不告可知矣。中。即未發之體。無心之机。懸以待人。聽其自取。譬如洪鐘。虛懸。實叩則應。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瀆蒙者。初筮而告。發其未發之初心也。再三則心非其初矣。如能靜以待之。猶有可清之理。若彼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導而還於一矣。故惟不告則不瀆。不瀆其心。使之一於誠也。不屑之教不



可謂非亨蒙之道也。養正即是聖功，非他日也。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全重蒙字。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來是正的。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程子曰：人皆知學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於正，却不知惟養正於蒙纔是聖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源未遠，其流未達，蒙之象也。君子觀其流未達而有必達之勢，則以之果決其行，更觀其源未遠而有可養之機，尤以之涵育其德，果決而加之涵養，則其體盛而其用周，作聖即在是矣。自養其蒙之道也。

重育德典  
養正相合

不曰水而曰泉，正是有源之水。且水之初出其水最清，不失坎之真體。正如赤子時節，故曰蒙。果行育德，不可平對，宜重育德邊。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涓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靜止，故泉之出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育者靜止之意也。育其所本有，猶泉之本生者，乃德也。果者剛也。育者中也。初則果，再三則不果。一則育，二三則不育。清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盡性之事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虛齋曰：揚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止至會通

卷一

八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發蒙教之豫也。包蒙容之廣也。發之弗喻，容之弗入，則用擊之，亦道之順也。此為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困而思憤，机猶可通也。獨六三蔽於利欲，童心盡喪，蒙質盡漓，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象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又一術也。擊者正擊此耳。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以六居初，蒙之甚也。然氣稟雖拘而世味未深，其真心可開，發者君子遇此當發其蒙，然以最下之資，非用刑人莫知警也。故利用刑人，然而刑不可專用也。說桎梏以俟其悟可矣。若執此

以徃，寧無愧於亨行時中之道乎？吝。

此發蒙之初教法如此。重初字，初六之蒙乃真性未鑿者。發蒙者發其初心也。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乃亨行時中處，即剛中也。吝者鄙其教未盡善耳。敬承曰：蒙之初曰發蒙，初故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開，初故易開也。彖云養正而初曰正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意自寓于法中矣。用刑人果行之道，說桎梏育德之道。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聖功攸始，不正法無以發蒙，不用刑何以正法。故箕楚之威非暴也，於以正其教法，使心有警畏而教易入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法即規矩準繩法正而後教行慎初所以保終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為卦主是大君命以掌邦教也然剛而不過則敷教在寬有  
教無類如包蒙然而賢愚僉受益矣吉且包蒙之中雖有昏  
愚亦兼收不遺如納婦然而不肖均荷曲成矣吉此則能任上  
事克盡臣職不猶子克家乎

潘雪松曰九二得中所謂以亨行時中者也發蒙全貴能養包蒙  
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而巽入之吉道也納婦者又從  
包蒙中抽出一項所以明包蒙之意專就惡邊言二吉字就明者  
言曲成不遺故兩稱吉而以子克家與之愚見此節二應五蒙互

指五通節以啓沃君心言更與卦旨相合取象包蒙包上下四  
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  
象六五性陰有蒙象陰陽應有婦象位尊有父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克家者豈徒才所能致亦以二剛而五以柔接之耳是人君  
委任極專故二得行剛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

此正五之志應處接不但禮貌直是順以巽之謂積習曰人  
之至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  
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  
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

重柔接亦  
由二之剛  
得來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女可取者。以不失身。蒙可教者。以未喪心。蒙如六三。君子亦棄之而已。不欲置之包納中也。如勿用取女。烏何也。以其徇欲喪心。如女子見利失身。取而教之。祇傷吾教。何所利哉。  
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示不屑之教也。蓋有弱者。猶可教而為利誘者。難與入道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何以勿用取女哉。蓋其縱欲喪心。自暴自棄。而行已不順也。如是之人。上且擊之。二何取哉。

順即本性

順不必作慎字看。蘓氏曰。蒙卦九三言順。五之順在從人。上之順在禦寇。若為利欲所誘。則本性之拂逆多矣。赤子之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乎性者也。  
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蓋蒙者氣稟雖蔽。而真性猶存。若喪心則并失其蒙矣。故不言蒙。  
六四困蒙吝。  
六四既遠於陽。無嚴禪之師。又無正應。無切磋之友。困衡而不能振。困於蒙者也。何吝如之。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言外要他  
法求通困之

○ 頑知曰欲自振之。則限於師友之无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息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為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止曰吝者蒙體猶存也。苟能隆師取友則困知者與生知學知者豈有二哉。

○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賢也。

九二有陽剛之實德。足以發蒙。四獨遠之。是自外於賢人君子。果行育德。誰與迪之。故困吝。曰獨遠見他爻不然。實陽也。指二。

○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一真不鑿。多欲未萌。虚心受教。童

蒙之象也。則賢人得盡師保之功。而君德成矣。吉。

童非幼小也。取其純一無偽之心也。楊敬仲曰童蒙是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初。筮之誠者也。好處全在一童字。惟童故赤子可以作聖。亦惟童故能虚心一志以聽九二。唐凝菴曰童蒙不待擊。上不必更有所開發。只保其本然。遂可為聖矣。故吉。取象童艮為少男也。

○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之吉。以順德在五。而惟賢人君子之是巽也。

○ 順是赤子之本性。惟順故巽。所以能一心以聽受。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卦內三順  
解字俱一樣

上經會通

卷一

八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下二句根  
擊蒙未直  
截

上九治蒙過剛為擊蒙之象。夫發蒙至於用擊，似乎施以難堪，有害於蒙而為寇也。不利矣。但由此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擊之者所以成之也。得養正之宜矣。何不利耶。

擊是威嚴意，非鞭朴也。擊蒙即是為寇，為寇之寇在我，禦寇之寇在蒙。玩利禦寇句，則擊蒙不可說壞了。還是擊所當擊，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發而包之極，然猶蒙而不化，則不得不擊之矣。時講擊蒙謂不當擊，不利，謂責以難知難行，甚不合旨。張甫陽曰：諸父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包荒則教寬而有三，匪人間之于中，即治之以猛，亦相濟以成教者也。

或曰擊蒙擊三也。三陰柔不正心寇也。為寇不利於蒙，故擊之。擊者攻而禦之也。寇禦則蒙利矣。取象三坎為盜，而上應之有寇象，艮止能止坎水，有禦寇象。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利用禦寇者，蓋以嚴禦寇。上之教者順蒙，且因其嚴而禦寇。下之學者亦順也。上之順非益其所奉，無下之順乃還其所奉，有所以為利。

程敬承曰：蒙之初利用法，防寇於早也。法而曰正，雖過督不妨教也。矣。蒙之極利用擊，持法於終也。擊而曰順，雖過剛不碍包容矣。發蒙者利於初，過此以往，其習已深，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

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

○  
需 訟 均曰有孚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  
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乃可濟以健乘險  
貴在能惕而不貴於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  
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周易會通卷之二

需 ䷄ 乾上 訟 ䷅ 坎上

潘雪松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  
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需之反也 陸庸成  
曰需訟均曰有孚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  
得乎義二卦乾坎互為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  
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乃可濟以健乘險  
貴在能惕而不貴於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  
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需 ䷄ 乾上 坎下

上 乾 下 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

○  
需 上乾下坎 訟 上乾下坎  
潘雪松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需之反也。陸庸成曰：需訟均曰有孚，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乎義。二卦乾坎互為，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貴於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周易會通卷之二

需 上乾下訟 訟 上乾下坎

潘雪松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需之反也。陸庸成曰：需訟均曰有孚，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乎義。二卦乾坎互為，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貴於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需 上乾下坎

上經會通 卷之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以有孚為  
主一氣說  
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以乾遇坎。乾健則知險能守。不遽進以陷於險。有待之義。故為  
需。夫君道已盡。而治化未臻。此正當需時也。然不本於中心之  
安。非能需也。故必需待之心。至誠而有孚焉。則功利不障。然後  
胸中光明洞達。而光亨。而行險徼倖之事。必不為矣。何貞如之。  
由是久道自然化成。雖踏來之危。亦當舒徐濟矣。不吉且利涉  
川乎。  
主王道說。需者寧耐之意。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  
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寧  
耐真心。自然意必俱空。毫無窒礙。而光亨。併無行險之事。而貞。此

可  
正言者亦  
之就涉

○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寧  
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有孚最重。不可如舊說乎  
貞平對。取象有孚。坎體中實也。大川坎象也。利涉乾健象也。光  
亨。乾晦於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  
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名需者。須待之義也。何取哉。蓋不遇險。則不必需。處險而至  
困窮。不可言需。卦德坎險在前。時當需也。乾健臨之。則知險能  
待。以義揆之。當不至困窮矣。故名需。需而有孚。遂光亨貞吉  
者。以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夫位乎天位。則勢足自逞。而

上至會通

卷二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正中之德。正則規模宏遠。其念不雜。中則本體貞靜。其氣不  
囂。故能需而有孚。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也。由是而涉大川。自  
能沉毅觀變。慎密而机。成出險之功矣。何不利乎。  
首節見需非柔躁者所能。剛健則沉毅有守。所謂乾天下之至健  
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  
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  
二節程敬承曰。正中天德之純也。然必本位乎天位說來者。猶言  
位乎正中。即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又要曉得需而能孚。惟守正  
執中者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並  
重孚貞者。俱謬。

位乎句

積卿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  
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能濟天下之事者也。  
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待其自雨。需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治天下。政教脩矣。  
至于治效不容強者。但優游安養。以俟太平之自至耳。如飲食  
宴樂可也。

以治道言。分田制產。典之以飽煖。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者。王  
道也。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有須待之義。故曰需。  
需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利之自至。即所謂孚。

上至會通

卷二

三

而貞也。若清淨廢事，又非矣。洪覺山曰：彖利涉言有為，象宴樂言不過為也。先有為，後可不過為。如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取其剛健而不陷也。宴謂身安無所營，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六爻合旨 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無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為主，則失時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

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

惟乾能。不陷於險者，還須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於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蘓紫溪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聖賢履險若夷，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於沙亦可，於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豈世故能撓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嗜好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中，便成塗泥。堂與之間，皆為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矣。然則險何足為人患。吾心之自險耳。



○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卦以坎為險。臨險者貴需也。初居卦下。去險尚遠。是朝廷之變。方殷。而後優游。畝。需于郊之象也。此置身於利害外者。但恐。自信不堅。不能恒耳。果能從容寧耐。恒而不變。則身名俱全。而无咎矣。

○

此如伯夷。太公隱處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恒字即有孚。意用恒始。終不變也。无咎終不罹於難也。取象郊從初取恒從九取。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郊者。言去險尚遠。故能超然遠引。不冒難而行也。利用恒无咎者。處需之道。以久為常。於此能恒。則不失其常矣。故无

不難。是常不失。德即是恒。

○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犯難。夫天下事只是當需而不需。

是犯難而行。犯難二字最妙。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者吾心之至。一乎常乎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須知曰。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而行。所以失常最難。飲食宴樂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上至會通

卷二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中即剛中  
之中非險  
之中也

九二漸進近坎。位居王臣。而當國事之艱。與需于郊異矣。故嘗  
遭流言之謗。是吾之徐挽夫國難者。有深意在。而群小以為東  
手待斃。肆然議之不顧焉。為需于沙。小有言之象。使急於自明。  
禍且隨矣。惟靜以俟之。終能身國兩全。成涉川之功矣。吉。  
此如狄仁傑事偽周。來俊臣輩以反誣之。亦陷矣。非彼用晦而從  
容制變。安能有濟。可見豪傑維持國難。切不可因人言而動心也。  
但能寧耐。俟時終能有濟。何必爭一時是非耶。惟需于沙。所以  
有言語之傷。而時說以小有言。是需于沙正意。似非。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需于沙。已近險矣。幸以剛居中。寬裕以待自定。故雖小有言。

終能有濟。而以吉終也。  
衍即是剛。以剛為衍者。蓋衍非剛者不能。初曰怕。二曰衍。即有乎  
之義。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  
險于風波。要之求全之毀。無損於日月之明耳。衍在中者。此心寬  
然無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踈。終之所以得吉者。以此。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去險愈近。身當患難矣。豈若初之遠而未近。二之近而未  
迫乎。需于泥之象也。使以剛中能需處之。猶不陷矣。乃過剛不  
中。非能需者。則妄行取困。寇害之來自已致耳。於人何尤。  
此如陳蕃竇武當漢末造。宦官弄權之時。欲去皇甫節。執事不容。

上經會通 卷二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卒為所傷是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需于泥者言其災即在外禍已在目前也過剛處之則致寇者

自我耳此由不知敬慎也若能敬慎豈妄動以取敗乎君子勿

謂處險遂無可救之術也

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敬慎即有孚意惟敬慎不敗故

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

之為愈乎孫賓菴曰二不如初之高致三不如二之見樂

吳因之曰三切近災矣而敬慎猶可不敗四需于血矣而柔正或

可得出上入于穴矣而能敬猶可終吉可見天下無不可挽回之

勢顧人力何如耳

○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入坎體是大臣身當國難而周旋其間有需于血之象然柔

得其正能晦處靜俟孚以待之終必持危定傾保身濟君矣不

有出自穴乎

穴即血之地以其入則曰血以其出則曰穴非有二也 不柔則

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

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

慎亦是如此 取象血陰傷也出穴四在坎體之初有出穴象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上至會通

卷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需于血矣。而出自穴者，以有柔正之德，心無躁兢，而聽時之自然，所以雖入而能出也。

順即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即需而不進也。惟順而後聽，惟聽能出自穴。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在陽為行在中，在陰為順以聽，故剛柔同歸於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居尊中正，治道當為者，無不盡矣。至此沒何為哉。惟恭修玄默，俟化洽俗羨而已。需于酒食之象，此貞也。所以坐致太平者也。何吉如之。

一說酒食取養天下之義，需于酒食，天下于此待養也。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於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先享貞吉也。曰中正以中正也。雖在坎中不言涉大川而利可知矣。成康文景似之，貞字宜玩。若飲酒濡首，則非貞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貞吉者，以其德惟中正，中則無偏，而喜功之念不萌，正則無邪，而僥倖之心不起，所以需合于貞而吉。中正俱以心言，武帝好大喜功，由多欲耳，不可以中屬心，正屬事。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上六陰柔無才，而當危急之極，有陷而入于穴耳，幸下應九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是賢者感時事之衰，不召自至，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上能敬以待之，則因人為功，轉危為安，不終吉乎。

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此文似之。敬之一字，是于死中覓生路也。入穴窮困，望人救援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吉者，以三陽至健，知險可以拯溺也。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來矣。其意正欲借彼二陽共來濟我，之敬之亦敬其恒者。行者敬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進不小。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為三陽主，三陽有為，五不必為也。其曰貞吉，以此取象。四與上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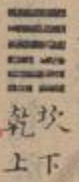
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雷也，但六在坎終，有入穴象。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速，請也。亦對需字言。不速者，剛健能需之人也。

○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不速之客來，而能敬之終吉者，蓋陰居險極，雖為不當其位，而無才以濟，然敬以下賢，豈大失也。

○

訟 ䷅



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以坎遇乾，剛坎險，以上下言為相猜，以內外言為相濟，以人已言為相敵，皆訟所由成也。故為訟。夫訟豈得已哉。必其情真

上至會通

卷二

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窒塞不得伸者耳當以何道處之心存  
憂懼辨明則止而惕中焉則窒可通而吉若終極其訟則其禍  
不測而凶矣又必見大人則是非不枉情得以伸而利若理本  
實而駕虛求勝則冒險僥倖取敗而不利矣  
通節以有孚窒為主惟有孚見窒然後可訟耳倘得少伸訟便可  
止而不必終必言惕者惟惕故中止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  
曰惕隱然有內自訟之意見大人以求伸是亦惕也若駕虛求倖  
則不惕之尤矣惕之一字是消磨勝心之良法以此處訟可終歸  
於無訟矣  
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

剛來句與  
舊辭異

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  
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名訟者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上剛制下則下有不堪下  
險伺上則上為所肋以一人言內險則操術艱深外健則才力  
雄悍以二人言已險則能挾彼之短彼健亦能為我之敵所以  
成其為訟訟曰有孚窒惕中吉何哉卦變九二剛來得中夫  
剛來為柔所掩是有孚見窒矣而惟得中則必能兢惕存心不  
主於求勝者所以吉也曰終凶者訟非美事匪特損德抑且構

上至會通

卷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怨不可成也。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以中正為尚，中則先事而無偏主，正則臨事而得裁決也。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為險，陷淵之象也。乾以剛實乘之，在訟者為情真而駕虛，必為虛所敗也。

首節義與卦同，有不拘註作三段，而曰上剛下險則險而健矣，訟之道也。一串說與蒙彖語同，首句引起，下句險而健方貼人說，更佳。

二節剛來得中與險健相反，此句舊說什惕中有孚窒三字帶說，程敬承以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陰，有孚之窒也。而惟得中則能惕而中亦佳，得中雖什中義而惕在其中，不可成只據理言，不可

二字當玩尚中正尚字，有作五自尚有作訟者尚之，俱可虞尚爭田，遇文王而後決鼠牙雀角，見召伯以求伸，大人當見從來然也。淵字取駕虛之義，八字要着冒險求勝，如自家投入一般。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興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義理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為斯得之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之象也。君子觀象以為訟起於人情之違也，故防其訟源，作事必謀慮于始，合人情則行，違人情則不行，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絕矣。此無訟之道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訟字全在遠字上取。天道西轉，水流東注，象人彼此乖戾，故致訟也。訟雖行，遠於終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于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于始，自訟於心也。程中泉曰：訟有終焉，有中焉，有始焉。若謀之於終，雖有鞶帶之錫，褫之隨至，何益也。若謀之於中，雖不永所事而訟之已興，亦晚也。孰若謀於始乎。謀始以杜訟端，而中與終不必言矣。然謀始尤莫先於謀心，內自訟者，絕訟端之本也。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

乎無訟矣。而正本清源，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乖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健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即或錫必褫之矣，豈所以揚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

蔡汝楫曰：訟卦以惕中為戒，爻以不訟為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若論後邊改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可成之意。

○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之終訟必有才勢者能之。初六陰柔居下則才弱勢輕故可止則止不終永其訟。但小有言語之辨求伸其窒而已。是始不免有言。終則理無不伸而吉矣。

元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雖不得已而有言乃亦平心觀理而已。故以終吉與之。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什。故終吉。需小有言。人小有言

也。訟小有言。我小有言也。

○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永所事。豈特屈於才勢之不足哉。訟非美事。於理不可長也。所以雖小有言辨明即止也。

既辨明矣何必永所事哉。辨明方是事結。正是終吉處。

○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

三之歸捕。知義之不。可也。豈但。屈于勢哉。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豈不欲訟哉。上敵九五而屈於勢。故不求勝於訟。退處卑約。象猶不克訟。歸而逋于三百戶之小邑焉。此遠害之道也。何眚之有。

克字非比能字。乃逋而不求勝於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吳因

上經會通

卷二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曰九二只有欲訟之心不曾發出來然止得無青九四已成訟而止之者也乃得吉何也二屈于勢乃歸逋竄他只為免禍計耳心下原不乾淨故止於无青四審於理翻然改絃易轍起初一點好勝念頭已自掃得潔淨了故吉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而歸逋竄者何故自下訟上其勢不敵禍患之來乃自取者所以歸逋而不克訟也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人曰歸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无青哉

○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惟守其常分以安正理而且惕厲存心不與人競有食舊德貞厲者焉則終無訟端而吉矣豈特處訟然哉即或出而從王亦務謙順而已敢以成功自居乎

貞厲即是

舊說厲為見侵於人從王為聽訟無成謂明斷不足不能折獄非也通節是一意食舊德是一味退讓不以勝心改其素守舊即是貞即是厲无成句只論其人如此非抑之也仍是守舊居貞之意蘓紫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盖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為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

此說直截

上經會通

卷之

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可泥注  
自主云云  
以聽訟言

○

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屬之用心也。居貞即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耳。苟非吾命。譬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而何以吉哉。一於從上而不自居其事。則兢心消。鎔盡矣。所以吉也。

從上即是食舊德。或以從上指君。或以從上謂九才智賢于我者。俱可。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搃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

○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以其居柔。能以理自屈。不克訟焉。故不惟政行從善。復就正理。且能洗心滌慮。安處於貞。則寡過日新。乃成君子。不亦吉乎。

不克即命安貞。一時事。命即天命之性之命。之所在即是貞。二不克訟。屈於勢而六屈於理。四不克訟。屈於理而六屈於心。潘雪松曰：四不克訟矣。然無訟而訟心未化。六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耳。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下三爻險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此非

上經會通

卷二

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下四爻  
俱是陽中  
吉之類

耳。逞惡不遂而后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所謂柔克者。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逋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併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肯終吉。不足言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能復即命。渝安貞。何失之有。程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為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不克訟。便是即命。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亦即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為吉凶也。

九五 訟元吉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訟者遇之。情得上達。有孚不至於見寤矣。元吉。

元吉歸九  
五即使民  
無訟之意  
此說佳

此所謂見大人而利也。元吉。主訟者言。雲峰曰。古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無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何以元吉哉。以九五之中正也。中則聽於未斷之先者無偏主。正則斷於已聽之後者無過當。故元吉也。中正者。通天下之人心者也。乃使民無訟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段為之詞見終訟或字宜玩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為元吉則亦小矣

上九剛居訟極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或飾詐取勝然是非曲直久當自明不踰時敗矣况未必勝乎象猶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成亦毀也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錫帶出於或然見無取勝之理終朝不免於三褫見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或假若也未必然之詞終朝奪之速三褫奪之衆以訟而勝自以為榮故取象命服也

蘓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肯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二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

其能不勝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肯止訟之道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本無取勝之理從幸而勝亦不足敬也况必敗乎

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見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褫

師 坤下比 坤下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於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為

上經會通

卷二

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於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於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於田禽之執比之五貴於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

師 坤上 坎下  
師 貞 丈人 吉 无咎

卦德象寓兵於農。卦體象命將出師。故名師。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師以貞為主。必為奉天伐暴。而後興師動衆也。然君不擇將。以國與敵。又必得老成練達之丈人。與之帥師。則名義之順。已足增士氣而懾敵心。而有能之將。又能宣王威而制閭外。

斯有戰勝攻取之吉。無窮兵黷武之咎矣。

以貞字為主。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吉者無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內元氣。未嘗耗損。按師有吉而有咎者。羸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之師乎。既曰吉。又曰无咎者。王註曰。興師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揚誠齋曰。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謹之至也。李隆山曰。師止言貞而不言元亨利者。兵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若以利亨誨。

天下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守一貞足矣。  
彖曰合吉。前彖詞專以君用師言。此彖傳通以將帥師言。全彖  
重剛中二字。能以衆正。二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  
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吉而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  
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名師而詞曰貞者何哉。蓋師以衆而起。五陰順從九二。是為  
軍旅。牽徒而環衛。攻擊者皆下之人也。非衆之謂乎。貞以正為  
義。九二以剛居中。是為仁義節制而紀律禁令。各以其道也。非  
正之謂乎。夫為將者能左右衆人。皆歸於正。則為王者之師。无

敵於天下矣。命將者不可以王耶。此師所以貴正也。然而能  
衆正者亦在行師者之德耳。故詞曰丈人吉无咎者。以丈人有  
是德也。卦體九二剛中而應。卦德坎險坤順。是為將者威而有  
惠。勇而有謀。又且得君之信任焉。但見兵雖凶器。戰雖危事。而  
師出以律。杖毫無犯。皆順夫民之心。此有德之丈人也。以此德  
行師。雖不免征伐之毒。而民相率從之。所以有克敵之吉。無窮  
黷之咎也。

首節衆字正字。只釋師貞字義。能以衆正。處方屬九二身上。以者  
將以之也。可以王。是命將者王也。以正字與彖不同。彖以君師  
出有名言。此以將節制為正言。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

一王字  
見得王者  
之師必以  
正不正便  
隨伯術

二至會通

卷二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要識得王  
者用師原  
是心好生  
心源見夫  
人當任亦  
以其能濟  
王者之心

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若止僅一節制何  
可以王二節提出剛中二字正見所以能衆正處舊兼重才德  
宜單重德為是而應以下俱根剛中來行險句不可與上句對毒  
天下毒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  
疴堅癥不輕用也民從者以其有害處即所以除害處也至於而  
民從之則天下無敵矣

滿雪松曰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但捍外安內  
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  
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  
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迺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

人也不興師大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只是一謀將若  
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  
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夫人是體天地好生之  
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  
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  
使人力不瞻而服而使人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  
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此皆夫人之德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寓於地、猶兵寓於農也、君子觀師之象、知吾民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容民二字  
見王者不  
輕言兵

吾兵也。以容民而畜衆焉。制之田里樹畜以養其生。教之孝悌忠信以養其性。則無事而任土以居。衆固民也。有事而列伍以出。民即衆也。取兵於兵。為有限。取兵於民。則兵無限矣。容民即是畜衆。俱以平日言。兵農合一。全在一容字。陸氏曰。人但知選兵練徒補卒蒐乘為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不使窮於無所也。以井田容之。而比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而擊刺之法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愾之氣在。民容而衆畜矣。不曰治而曰容。樂利之意。寬不曰用而曰畜。窮黷之情。少。按地中有水地。能容也。容則畜而聚。師衆也。容民則民聚。民聚則衆。本義云。能養民則可得衆。宜玩。

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於六卿。弗謂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於農之意。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為患。歟。按後世析兵農而二之。令民出費以養兵。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恃矣。

六爻不外  
貞與夫人  
之義

六爻合旨 潘雪松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奉詞伐罪旋  
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煩不如師卦六爻之畧初六出  
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與尸而一其令審六  
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詞而不自  
為詞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  
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  
為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  
患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  
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袞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  
即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  
叔其夫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  
於弟子雖夫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三軍之命懸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紀律初當師始可不謹哉  
為將者必號令嚴明部伍整肅則有制之兵不可以敗師之臧  
者也不然號令不行而士卒驕部伍不嚴而節制亂無制之兵  
安不敗乎凶

此就師之始上論箇行師道理見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  
師也重出字師出以律只是能以衆正內一件 蘓子瞻曰以律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未可知也出而失律凶立見矣。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失律則不和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為元聲軍法紀律皆取法於此故曰律。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出必以律一失其律敗亡立至寧免凶乎。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楊氏曰有謂秦之銳卒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愚謂仁義之

○ 兵苟無節制亦不能以取勝。

○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當將帥之任者也。有剛中之德嚴而有惠勇而有謀以此而在師中必能制勝萬全吉矣。何有窮兵失律之咎哉。然非大君信任之專亦何由成功乎。故王者三錫其命則權無中制而師有成績吉无咎所由來矣。

此所謂剛中而應也。在字有不動聲色威足鎮服意。三者頌數之詞命是勅之類非弓矢等物也。三錫只是恩禮優渥專任為將非褒功時事。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一

懷萬邦正  
是用師本  
意正是貞  
虛邦字與  
上象邦字  
相應

二在師中吉者非獨才能也。上承天寵得專閫外故得盡其才而有功也。王何以三錫命哉。由其萬邦為念故既為天下用兵則不得不為行師重將也。

承天寵即是王三錫命天謂王也。即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人知用師為威而不知用師正所以為懷。有不忍一人自外意若徒威不執猶非用師本心。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念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任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衆正也。此二所以得君心下得民心也。

○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才弱志剛不中不正是無才無德不能審己量力輕敵冒進以是行師當有輿尸之理而凶也。

或者言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衆而盡坑之秦是也。

○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戰而不勝已无功矣况輿尸焉豈獨无功哉下殘民命上損國威大无功也。

大者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喪師辱國之戒矣。

○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無克敵之才而得正有自量之智度不能勝而完師

上至會通

卷二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常字似  
異常解

○

以退堅壁以待其會。有師左次之象。愈於覆敗遠矣。无咎。兵家尚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謂不前進而退後也。此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則不失師之常矣。所以无咎。

此恐人以退為怯。故曰未失常。

項却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顛倒錯亂。

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乎。

○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六五柔順而中。非好兵之主也。但或蠻夷猖獗。寇賊姦宄。不得

已聲罪致討。猶田有禽。不容不執也。何有窮兵之咎乎。然兵貴有名。君當擇將。九二剛中。有才德之長子也。用以帥師。斯有成功。若使三四年级之弟子參之。則權分於多將。必至與尸而歸矣。雖為執言之貞。安能免於凶乎。

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夫人意。弟子與尸。是假設之辭。蘓子瞻曰。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故戒之。洪覺山曰。禽害稼者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但言執不言戰者。

上卷會通

卷二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命其執搏。六害稼者耳。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謂之田有禽不可矣。胡氏曰。三曰師或興尸危之。詞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曰弟子與尸。蓋謂用五而用三。必至如此也。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與尸。貞凶甚言。任衆不可不審。且專也。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參以新進。雖貞亦凶。可見興師貴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取象禽。坎陰象。長子五應二剛中之象。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長子帥師者。以二有中德而行師。則勇謀兼資。恩威並著。君當任之也。以此帥師。所使得其當矣。不然弟子與尸。乃人君使之

不當也。伊誰咎乎。

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使不當罪六五之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終。則武功成矣。順極則天下定矣。論功行賞。此其時也。故大君有爵賞之命。其功大者。則開國而錫之疆宇。其功小者。則承家而授之土田。此惟君子可以當之。若小人雖有一時之功。可驟予以國家乎。勿用。

大君有命。賞有功也。開國拓其疆土也。承家世其德業也。一說不以國家分大小。錫之王朝曰國。受之私邑曰家。然用師之時。凡有才畧者皆可用。不必論其德。苟治定功成之日。而用之以預國政。

此者更  
師貞夫  
之義相

則又開多事之隙矣。故戒以小人勿用，非不賞其功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李九我曰：開國策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沍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無能之將，則無以戡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一說：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無二道，文武無二途。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中之吉必於長子，不使弟子尸之。蓋已慎於始矣。故爵賞之命，絲無小。

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下之政。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夫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師之成功不一，或謀畧者，或勇力者，有大小焉。故大君有命，正此而已。若小人有才無德，使與朝政，必恃權恣惡而亂邦也。豈王者懷萬邦之初心哉。故勿用。

張雨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有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

上全會通

卷三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為民之心如此。象義曰：以正功者，詭遇獲禽，所不取也。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貴貞也如此。蘇子瞻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無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來，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比 坤上 坎下

比 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卦體有一人而撫萬邦，萬邦皆親輔於一人之象，故名比。夫比

此方是王  
者大公之  
道五所以  
為顯比

則為人所親輔而吉矣。然以一人而當天下之比，非德不可。殆必再筮自審，果有元善之仁，德足以長人與。且是元德，果能持之久，無間於始終，而永與行之正，不流於姑息，而貞與必有是德。然後可以作民元后，而无咎。由是至仁遠播，其未比而有不安者，方來不已。彼後至者，自外生成，徒取凶耳。王者何容心哉？通節重德上，人主無德不成其比，而比天下之德，只是一仁。所謂元善也。然不永，不貞，搃不得為元善之德。其何以比天下？故再筮自審，只是一箇修德。夫我德既脩，人之應遠，又何計哉？自是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吾只原筮元永貞而已。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乾坤二字  
何等氣象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  
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永貞敬仲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  
元居貞同天不息此是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  
天下不寧方來比我以求寧也後夫是負固不服者如萬國朝禹  
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也於王者奚病哉萃比下  
同坤體萃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  
貞於彖言取象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故曰初筮比  
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得之也故曰原筮蒙之筮問之者也不一  
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有御曰初筮得坤  
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君象也方來四陰順

從象後夫上六後於九五象一說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

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

彖曰比吉也此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為言輔也卦體五陰順從九五

是天下臣民傾心向化有親輔之義故名比

詞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其有是三德者以此心之剛中也

蓋卦體九五剛中是人君有天德之剛而又協

皇極之中故存此不刻即為永守此不雜即

為貞純王之心即為純王之德也所以比而无咎也其曰不寧

方來者卦體上下五陰應乎九五

是君有剛中之德而臣民親

上全書通 卷二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着來剛中  
天德也  
元也永貞  
即剛中之  
不息耳

輔孰有一人之敢後乎。彼曰後夫凶者。蓋以有德之君而負固  
焉。以理言之。必至困窮。而為聖世所不容也。  
首節比吉也。三字不作衍文。亦可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眾共  
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無所勉強。無思不服。之謂也。吉道  
也。  
二節剛中。德足為人比也。上下應。歸其德也。其道窮。自棄其德也。  
剛中。即是元永貞。不是兩層。蘊於心而本無屈撓。曰剛。本無偏  
倚。曰中。所為元善。以此長守貞固。亦以此一說。謂剛者德性常用。  
而天理流行。所謂元也。中則無間斷之私。無偏倚之累。所謂永且  
貞也。此本程傳分貼。且永貞即元的永貞。中即剛之中。還是渾說

不分貼為妙。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  
多躁動而無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之所向常在私邪。剛之所向  
常在公正。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殘忍間斷  
私邪。一時都有。總養得純自無三者之雜。蓋元永貞。總是天理條  
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  
貞無疑。上下猶言臣民。非以上六為上。上六乃後夫不言應也。  
應即所謂順從是也。其道窮。自致困窮。非王者以威力窮之也。  
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  
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無愧。當正法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上至會通 卷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之象也先王以為天下大矣安得人  
親之於是建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制巡狩述職之禮以親諸侯  
焉則以天下之心親諸侯而諸侯各親其民矣是親諸侯者所  
以比天下也

要得親天下意親則合為一體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為  
一體方見比天下而無間意理齋曰先王建國有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衆民愈不  
疏遠矣親諸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  
也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  
一身也卒之感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於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

即說推我  
之德意之  
无妨

之世也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  
陸氏曰為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  
備矣乎

胡氏曰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使民自有合而無間建國親侯封  
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所  
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無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盡得其所以比  
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以孚二比與四比以貞  
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  
六始不比而終無比所以為后夫之凶趙汝楨曰凡卦六爻貴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於正應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比君之始也而能精白一心有孚比之自今日言可免欺  
君之咎矣猶未究其終也積之至於無念無事無非忠赤如缶  
之盈焉則精誠感格而寵任之隆出望外矣終來有他吉  
此只在初比論箇道理當如此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  
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也缶者素之器臣子精神只是自盡其心  
若為感格君心之故然後有孚即此便是欺處故吉而謂之他  
字正從有孚生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纔是  
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不分初終  
直截

一說盈當實字看缶當質字看言誠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  
也程敬承曰盈缶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有孚之心徹表  
徹裏此便是盈滿處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真誠非盈缶  
即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無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  
謂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筮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既有孚則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  
於初已卜矣

時講小象俱與爻無異宜以初字作主比君之初終身大節所係  
也初來念頭稍欺根基已壞後邊世味日濃汨沒日甚豈有復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於忠誠者惟初能有孚根基先好故能盈缶而有他吉。此欲人  
堅此初念而勿失也。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  
乎分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中正應五知君之可比內出潛養以比之家脩而廷敵者  
也。比之正也道可行而吉矣。

自內是自內所有者比之達不變塞也。如時說由側陲而上達太  
淺。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達而離道失之枉已比之自內則窮養如是達施亦如是豈自

失哉。

不自失即自內意自字最可玩。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無德妄比入於不善之黨者  
也。為比之匪人之象。

此苟於從任者匪人何世無之。願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乃責他  
自家。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匪人則敗名喪節自貽伊害不亦傷乎。

爻不言凶而象測然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

上經會通

卷二

三十三

四五本非  
應故以從  
上為言

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以柔正比五。是大臣致身事君。更無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外比者也。比之正也。何吉如之。

外對內言。內比是以潛養為達施。外比是能忘私以徇國。蓋四不內應初。而外比五也。故曰外比。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九五。固以其賢矣。然君使臣事。分無所逃。正所以從上而盡大臣之職分也。

賢以德言。上以分言。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既委質為臣。則宜外

比而不恤其私。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五陰之比。是其為比也。廓如覆載。洞如日月。付得失於勿恤。置功利於兩忘。君固無心於天下之我應。而天下亦不知誰之為我德。比道何如顯耶。象王者之用三驅。無意前禽之得。而邑人之順以從君也。亦忘情於驚倫之私鳥。則大順大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吉。

顯比只是大公无私之意。三驅前禽上之無私也。邑人不誡。下化於無私也。二句乃上下兩忘。是顯比之象。摠成其為大公。鄭氏曰。顯者暗之反。凡以智術要結者。闇昧之道也。本以至誠。溥以大

合上下兩  
忘方成顯  
比

上經會通

卷二

三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公。衷曲洞達。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故曰  
顯比。象猶王用三驅。失前禽。不強民。以必從也。強民。以必從者。必  
智術要之。又刑威箝之。此皆詭詐之私。故民之機械。亦易生。王者  
以太公待民。亦化而歸醇。不識不知。少私寡欲。如前禽失矣。邑  
人亦喻上意。聽其自去。不張捕。以求前禽之必得也。此所為顯比  
也。何其吉。潘雪松曰。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  
法也。以法從事。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誠。眾著於好  
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王意。有惟恐失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  
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取象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有  
顯象。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曰後夫。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

顯比之吉。以其位正中也。正則無偏無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  
之純。故能顯比而吉也。象如失前禽者。蓋王者於民之德。我而  
順。不德我而逆。皆無容心。如田者於禽之逆。而去則舍之。順而  
來。則取之。故前禽乃逆而不順者。所以失之也。顯比之化。如邑  
人不誠者。下歸中矣。孰使之哉。由上有王道之蕩。而後有王  
民之皞也。  
正中。皆以心言。舍逆取順。是正中之作用。處非真有順逆。非真有  
取舍。惟不必其順。若見其有逆者。不必於取。若見其有舍者。程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承曰王者之世本無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無計較則有若不  
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中者民之恒性使者下化也氓知識  
於大順若其使然耳不可以使字着力看 三驅前禽狀蕩平之  
王心邑人不誠狀熙皞之王化  
○上六比之无首凶  
君者民之元首也首出庶物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可上六德  
不足為人比無首之象也凶  
首以德言乾之無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  
足為首也故凶 取象上為陰柔之首有首象居五後有無首象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此說不  
言于  
更切

无首可比則眾叛親離獨夫而已何所終乎  
唐凝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後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未有他吉  
上六非不比也此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无其首矣  
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无所終此為後夫之凶也  
小畜 ䷈ 乾上 巽下 履 ䷉ 乾上 兌下  
陸庸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  
六四陰為小而五陽為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  
者虎愬之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既雨  
履在卦則不啞人亨在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  
也象於小畜則文德之懿蓄於一身化畜為蓄非畜之善乎履則

上經會通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禮制之辨達於天下。化履為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巽柔畜乾。巽最足以靡人而使之惑。故乾卒受  
 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兌柔履乾。兌最足以  
 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啞而亨。其或見啞者。三柔而志剛也。  
 王註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對。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  
 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  巽上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以小畜大。天陰之力量。畜而

要在言外  
 子當及此  
 時有為

不固亦為所畜者小。故名小畜。夫所畜既小。則陽猶有可亨之  
 理。何也。以小人畜未成也。中傷之志雖存。反噬之謀未肆。如密  
 雲不雨。自我西郊。故陽猶可亨也。

亨者。陽道可行也。密雲不雨。陰道未行也。君子猶幸有此耳。使小  
 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幸吾  
 道之猶亨。喜陰邪之未雨。聖人之慮遠矣。吳因之曰。亨與別處  
 不同。不是直頭得亨。言猶有可亨之理。不是截然沒生意的。只怕  
 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取象乾為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  
 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西郊陰方。取陰義。

彖曰。合旨。全彖重。健字。惟健故。正氣尚往。惟健故。畜施未行。程

上經會通

卷之二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重健字極

○竹山曰：小人柔巽，故足以龍制。君子健巽，故終不受制於小人。巽一也，顧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巽遇健巽，是以畜未極而施未行，健當可以勝柔也。然則君子之亨乃君子能自亨耳。○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何以名小畜哉？六四一陰得位，而五陽應之，是小人竊據高位，衆君子皆受制也。故曰小畜。夫小畜似難亨矣，而曰亨者，何也？卦德健而巽，健則嚴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則紆徐縝密，不憤激於外。其德足有為也。卦體二五剛中而志行，是剛德君子居中用事，大權未至盡移，運用猶得如意，其勢可有為也。故不

為小人所畜而亨自若也。密雲不雨者，以小人之畜未極，而吾道正氣猶得發揮而上進也。惟正氣上進，則小人雖得時用事，如雲起自西郊，猶未能大展其施，肆害於君子也。陽之亨以此。○小畜之時，雖為君子危，而不雨之象，則為君子幸也。首節雖以柔得位而應名為小畜，然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耳。一說姚承菴曰：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以為巽也。柔得位而上下應，全是以柔縻君子，而君子不覺為所畜耳。柔得位，不作得時用事看，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柔媚最能惑人，應者為所惑而受其係也。非趨權勢而從之。二節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行，言居中用事不可作中德看，乃亨者難之。詞言小畜本不當

志行未行  
二行字相  
應

亨其亨乃以此耳。三節重尚往字，一直說下。王註曰：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允能為雨者，陽上薄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曰尚曰未，其辭則幸之，其意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畜物不久。小畜之象也。夫小畜之時，澤既不能遠施，而苟一言一動，稍未盡美，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君子懿美一身之文德，容止有度，言語有章，使小人無得議我焉。此亦處小畜之道也。

文德莫懿  
從外言動

文德之發為文也，懿是修飾之，以示章美之意。非君子不能為大畜也。亦當小畜時如此。若以全體之學而為經濟之用，則君子於大畜時，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文而曰文德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非內有章美之畜，而能出乎可見小畜者，以大畜為之本也。

此與前解  
異

看來君子原不為小人而懿，不以小人乘間言亦可。洪覺山曰：大畜有艮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潘雪松曰：陰陽相錯而後文生焉，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

上經會通

卷二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為其所  
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持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二之牽浸以  
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嘗  
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不能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尊尚  
陰德以別致於幾望既兩既處此時猶尚可有為耶曰正凶危之  
也故善處畜者惟初二之陽也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守  
如初如二原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傳不當便  
落他圈套了此內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君子謀至外三爻則

六爻宜如此  
看不必  
內外卦各  
取其義

又侈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言巽體三爻同力畜乾  
那箇不是可畏可惧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惧誰想巽體得陽助  
血去惕出竟全然沒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相應一發齊整得極  
至上九畜極而成抑又無可柰何矣陽剛處此若非深為之謀將  
何以自脫乎大抵一卦六爻總是為君子謀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皆欲上進者也但為陰所畜不能復耳初雖與四正  
應然體乾得正有剛德而不屈者故其復於上也籍要結而  
緣自巳之道義為復自道之象則無枉道之失有行道之功何  
其咎吉

上經會通  
卷二  
四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看自字有  
著落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於自字无著落而自訓作  
由亦似影響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  
道義為開不隨人進止者正與二爻亦不自失自字相應周用  
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苟不自立則咎  
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乃決之詞得吉處  
正在此  
初與二能自立而不為陰所畜也三則不能自立而阿附從人為  
陰畜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自道矣何瑕可指何蒙可攻以故正已可以正人其吉也按

之於義而當然也  
程竹山曰復其詞直曰自道其理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  
者事未可知而義當吉也爻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  
主持所以謂之剛健  
九二牽復吉

二雖漸近於陰而剛中有守非阿附小人者故能與初九牽連  
而復六復自道者也直已行道不吝言乎

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牽復非止連類而進然既與初牽連而復  
亦進復自道也游讓溪曰小畜之小非若以艮畜乾之大正  
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與脫輟善其能止而不為亢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吉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之牽復在於剛中之德則亦不徇人而自失也

中即剛中言在中見他牽復亦能以道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做主持無所係靠二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乃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象曰出入无疾初之自道所以於義吉也曰明來无咎二之牽復所

二句恰合

以不自失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本君子也剛而不中迫近於陰是一時不能自守援結小人以為媒進之階卒為制縛而舉動不得自由為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之士豈能久安於小人之下爭其所必至矣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夫始之不謹而終與之爭亦何益共程敬承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無失道陰豈能畜之共故始而比也溺於一時之私既而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與初二復自道異矣故象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語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中故相泥相泥故相敵有自來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矣。輻與大畜之輻不同。輻車轆也。輻車轉軸也。輻無脫時。必毀車而後可脫。脫輻者為陰所畜。久住之計也。如輻既毀則終止而難行。說輻者自止不進。暫住之計也。如輻可脫可縛而終能行。雲峯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其與利往。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為一陰所制。而其與脫輻。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九三如夫妻反目者。由與陰相說。不能自守。以正。猶夫不能正室。故妻得制之也。不然。剛正如初。剛中如二。陰亦惡能畜之。不歸咎於四。而致責於三。若曰。非四之能制三。自脫自反。耳。自道者自也。不自失者自也。不能正室亦歸之自而已。

此存同說  
宜依後講  
為是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以一陰當群暴之鋒。宜不免傷害憂懼。而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有孚信之德也。故二陽助之。足以禦暴。而身可無傷。心可無懼。血去惕出象也。何咎哉。

說有分曉

舊說自乾三爻而觀。則六四獨為小人。自巽三爻而觀。則三陽皆為強暴。隨爻取義。但分內外卦為二義。與卦肯不合。宜依後說。胡雲峰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不能無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而可懼。惟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

止經會通

卷二

四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如此春六  
串方得費

已。何所利哉。即至陽受制而既兩既處屬猶不免。蓋畜乾若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為柔巽所入。卒受征凶之禍耳。鄭荻如曰。易不為小人謀也。聖人何為以其獲助於二陽而幸之。有孚二字。此聖人所以化小人為君子也。不以權勢相止畜之。而惟以真誠為感動。則五陽為之用矣。血所以去而惕所以出也。四言有孚。五亦言有孚。此二爻之交相孚也。四以孚而結。君子五以孚而化。小人意正互發。取象血為陰類。四本多懼。以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而能血去惕出何哉。蓋畜乾四之志也。孚誠足以感上二

陽與之合志。協力共濟。故得免憂懼也。

上合志。是二陽合四之志。而所以致其合者。四之有孚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小人得志。非孚衆心而屈群力。不能畜也。今九五居中處尊。則孚誠足感人心。而上下皆合志矣。由是群力皆屈。聽其左右。為有孚。學如富以其隣之象。何小人不可畜哉。

宜重。有孚上。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程啟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衆陽相學固矣。心既相結。力亦相同。能兼衆陽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隣。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右其隣。以畜小人。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也。

鄰不可折  
四陽與陽  
為鄰乾陽  
皆五之鄰  
也宜以四  
為小人而  
五孚衆陽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畜之

舊說謂三陽上進五合四上共畜之夫既以四為小人矣又以為君子似非卦旨

象曰有孚挛如不獨富也

有孚挛如者是誠信以感人。不獨以富厚之力也。

不獨者不專以力服人而感動人心全恃此孚耳。一說不獨富是不專利於己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畜道已成故陽不與之抗而與之和密雲者既雨矣風裁無以自見也尚往者既處矣正氣無以發舒也所以然者由陰德之盛陽不能制反尊尚之至於積滿故耳然以小人言失其

常分雖貞亦厲况不貞乎以君子言陰盛抗陽如月幾望時不可有往也往則凶矣在小人當戒在君子宜慎也

通節一氣貫下重既兩惟既兩故既處此就高尚德載而小人望矣君子不可有行也如此看方直載

上九雖陽爻而居巽体自乾視之即為陰也陰陽之和非君子與小人和好也小人用事而君子不敢與抗若和好然也尊尚即坤馴致意九三不能正室尚德之漸有自來矣程敬承曰陽與陰和非其情也君子豈真尊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能靡人君子亦若為其所靡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耳婦貞厲以理言戒陰也月幾望以時言戒陽也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婦咎於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乎辭矣按自古无術以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於小人當其時之不利。勢之不如。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一調停而君子之所以制小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故既雨則既處矣。既處而小人之惡乃望矣。及身之禍在所不免。此皆和之為害。與其悔之於後。孰若防於初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者，由不能謹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也。君子征凶者，蓋以陰疑於陽，必抗而敵陽也。可有征乎？疑字有作疑忌說者，謂小人疑君子之權相軋，勢相傾，故竭力排擠而凶也。有作疑礙說者，謂小人勢盛，君子必窒碍不通而凶也。

有依程傳作疑慮者，謂小人勢盛，未有不害君子者，君子安得不疑慮乎？

履 ䷉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兌至柔，遇乾至剛，是以柔弱之臣，事剛暴之君，所履至危，故為履。夫履有危机矣，然以和悅處之，則懿恭之德，自足格君，非惟斥辱不加，而素履之願，且无不行，猶履虎尾，不咥人也。亨，作人臣事暴君說，有泛以涉世說者。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實地，此卦以柔履剛，為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禍常起於頓笈，變每生於几席，隨其所履

愚見履者  
行也虎尾  
心存恐懼  
也以此涉  
世何往不  
亨

上經會通

卷二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何等五截

安往非危。機而惟兌悅可以處之。豈為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  
徒曰悅而曰和說。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故履虎尾而亨。  
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  
彖曰合旨。時說有謂臣道貴柔。君道貴剛。非也。貴剛則中正二  
字說不去矣。宜照後謀為安。又有以君臣對言者。亦非。看來宜重  
臣邊剛。中正節正見虎尾之難履也。蓋事君難而事英君為尤難  
也。剛中正之君何如。主耶而事之者。可不少心忠順耶。故柔非委  
靡也。悅非狗媚也。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  
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婦重臣道  
亦與卦旨  
相合

卦何名履。卦體以兌至柔。履乾至剛。柔臣而事剛主。動有危  
机。故名履。夫履剛有危道矣。而謂履虎尾不啞人亨。何哉。蓋  
天顏不可犯。猶虎尾不可履。卦德悅而應乎乾。是為臣者恭順  
不失。自潛消其剛。復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豈獨臣道貴柔  
哉。即君道亦不可純任剛矣。蓋帝位不易居。猶虎尾不易履。今  
九五以剛中正履之。是不徒神謀雄斷。又且精一執中。无為守  
正。則德稱其位。於心无疚。而功業炳然。光明矣。是君道且不得  
純任剛矣。况臣道乎。此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  
危也。

按卦名履危之也。而有兌說之善。又幸之也。惟履剛更不得任剛  
止至會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兩剛必至相戾。若三之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咥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為過暴。與武人為大君異矣。夫位甚高。危履君位者。輒曰如履虎尾。而中正則何危之有。才位雖足。有為。而其心兢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无失履之咎。則其道光明矣。光明亨之義也。事業必有一段光輝發越處。如禮樂制度。昭著赫奕也。卦中具履道之善。所以危可使平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定分不易。造化自然之理也。君子法天澤自然之象。制人事當然之禮。以辨上下。公卿大夫。殊其等級。農工商。買異其職業。於以使上安其位。不敢有出位之思。下安其分。不敢有

定民志重  
在下不敢  
借上邊不  
必並重玩  
見一民字可

非分之望。禮制立而風俗同。天下可治矣。

君子迺操三重而議禮者。公卿大夫農工商賈。俱有上下。辨者隆殺等級。截然不亂。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定民志。即在辨上下內。須玩一定字。民欲无涯。非戾為節制。僭擬念頭。從何底止。惟辨別上下之分。截然分明。不可移易。則民志自安其分而定矣。不曰地而曰澤。悅於心。非有所強。而然也。程敬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定志。定於下。則初為素。二為坦。願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而凶矣。志定於上。則四能懼。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履夫而厲矣。六爻取義不同。其為履虎尾之心一而已。陸庸成

上至會通

卷二

四十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人情有禮則安。初率之。以為素。二由之。以為坦。上反之。以為旋。安於禮也。

六爻合旨。丘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

蔡子木曰。履主於行者也。人踐履一世謂之履。无地非實踐。故无

地不戒。懼。履虎尾不啞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体。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愬。所考周旋。無所不宜。跛履之凶。夬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懼。

洪覺山曰。履行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庸德也。坦素愬懼而不敢罰。以夬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於人。將應之。何啞之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動天地。則行至而德積。祥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抱負有素。而在下居初。是當筮仕之始。志節方銳者也。故功名富貴不移其心。率其素履以往。則修於家。不壞於廷。

此以行素  
言  
此以禮言

何咎之有。以仕進言。所謂不變塞也。有作安於貧賤之素者。有作禮之質素者。俱可。敬仲曰。素有質義。有本義。履道惡華。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悖固。所以為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程氏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二曰道。胡氏曰。履禮也。履初言素。履以質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質也。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生平之願。欲如是。今能率其素履。亦如是。則不負初心矣。故曰。獨行願也。

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哉。按俗士務華。徒以彌縫眾見。真儒務實。要以快宅獨知。獨行願是自慊境界。

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即虞其弊為靡為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幽人貞吉。

九二雖抱剛中之德。而無應於上。不為世網所罟。以道自由。無疑無阻。坦而又坦者也。為履道坦之象。幽獨守貞之人也。無入不得。吉孰尚焉。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自字與獨  
字相應

○

履道所履即是道。坦、平也。道本平夷。坦、即是形容履道景象。或曰履道以行言。坦、以心言。履道坦、即是貞吉。而必曰幽人。言惟幽靜玄澹之人。世味不入者。能之。明非多欲者。所能也。或曰幽不以人言。以心之幽靜言。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幽人貞吉者。由有中德。故能恬淡自足。不以富貴利達亂其心也。玩一自字。外物豈能亂我。吾心自為亂耳。唐氏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無往非坦途。其不坦者。人自為險耳。惟幽間之人。不以矜功銜能。爭名爭利。自亂。則雖日履危机。皆坦途也。程敬

○

承曰履道坦、即素位居易之說。所謂履險以平者。世路崎嶇。而平以履之。豈其有亂心焉。曰不自亂。亦非矯情鎮物。惟中所在。故坦、也。志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於大君。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果於自用者也。本無見事之明。強以為智。本無任事之才。強以為能。如眇能視。跛能履。焉。斯人也。以之事君。與和悅異矣。必見傷害。象履虎尾。噬人凶也。以之治人。則與剛中正異矣。播惡於衆。象武人為大君也。此無才德而自用者。無一可者也。病根全在志剛。志剛只是不量己力。妄欲有為之意。兩能字宜玩。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啞人句與  
武人句不  
平對君子  
如張氏說  
更佳亦不  
必以臨民  
言

所謂虎尾之危正在於此。君字不可認作為人君，只言不可臨民之意。君有主卦之義，以一陰為五陽主，而欲強行五陽之間，無畏虎之心，承上則見害，臨下則肆暴，其不免啞宜矣。張氏曰：聖人以眇能視二句取象未盡，故又足武人一句以廣其象。言剛復自用之人，強要硬作主張，猶武人為大君一般。程敬承曰：九二坦坦志以道，寧即能行能視而不自謂能。六三志剛有能心矣。躁也。去坦：遠矣。故二吉而三凶。取象兌有虎象，三虎首也。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啞人，倚剛為用也。三當兌口，有啞人象，兩人字以三人位也。陰非武而曰武，位非君而曰君，志剛之象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大君，志剛也。

眇能視者，自謂能明，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者，自謂能行，實不足以有行也。啞人凶者，居位不當，無和悅之德，故不能履乾也。武人為大君者，由其志剛，無剛中正之德，故必播惡取敗也。

首四句柔而志剛之意，位不當志剛，正是自以為能處。

九四履虎尾，愬終吉。九四近英明之君，以不中正履之，是功挾不賞，勢當震主，不亦危乎。履虎尾之象也。幸其居柔，能敬畏以愬，則始雖危疑。



終得吉矣。

三四皆履九五之危。其處危地同也。三才弱而用之以剛。不量其力而強所不能。是自求禍也。四之才亦弱。而用之以柔。存心以恐。制變以和悅。是自求福也。固知無才非患。不自知其無才。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胡雲峯曰。三履虎尾。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四履虎尾。以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多凶。故凶也。四多懼。故愬也。

象曰。愬。終吉。志行也。

得君行道。四之志也。愬。而得終吉。抱負顯矣。志有不行乎。程敬承曰。三之凶。其志剛也。強欲行而不得行也。四之吉。其志危

也。不輕行而終得行也。履王於行。故以志行為吉。與初九行願義同。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陽剛居尊。是人君才既能為。勢又得為。而為臣者。又將順其欲為。故凡事必行。無所疑碍。夬履之象也。雖使得正。亦危道矣。况未必正乎。蓋才既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也。

此剛中正。亦只是英明之君。有雄才大畧者。不可看大好了。若是純德之君。何至夬履。豈因其有德位而善之。又恐其恃德位而戒之。夬。決也。以我之所行。皆是不加思而必行之也。傳曰。履道惡盈。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盡天下之議。雖蒭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正亦危。胡氏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坦履。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貞厲，以其位正當也。正則雄才大畧，既足有為，當則操縱在我，又得有為，故果於自用也。程敬承曰：四愬，則終吉，可見履臣位者不可無惕之心。五夬履而貞厲，可見履君位者不可有恃之心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至上九，履已成矣。天已定矣，正考祥時也。故不必求端於天，惟視已之所履，考驗祥兆焉。必所行者周旋無虧，則自求多福，百祥駢臻矣。元吉。

程氏曰：視履考祥，即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諉咎於天，而不考禍福於己，眇視如三無論矣。五之夬履，何恤履之善否乎？曰：視曰考，非競；業，慎終如始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敢自寬之意。履道尚謙，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也。盈則不能視也。初終之間，吉凶之門也。履之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嘗卒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即以此旋，方是周旋無虧，方可得。

旋是周旋  
素到那  
起頭處

元吉。其元吉全在考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也善。即吉之祥。

潘雪松曰。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也。上以重剛居履。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旋。則彙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唐氏曰。愬。在始而要終。故曰終吉。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人之制行。初心易勵。末念難持。若得元吉於所履之終。則多福。

永綏繁祉交錫。豈特尋常之慶乎。

在上履之終也。大有慶。即是元吉。亦要本其旋來。吳因之曰。天本一定。而以為有未定之天。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為一人。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則始於殃。未始不卒於慶矣。一旦易善而為惡。則始於慶。未始不卒於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未極。猶可轉移。而為言也。至於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言莫吉於無愧。慶莫慶於克終。

泰 ䷊ 坤上 乾下  
否 ䷋ 乾上 坤下

上經會通

卷二

五十五

揚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陂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代法之世乎。太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太而否。而太。一治一亂。治多亂少。泰豈可復哉。太其上古之極治與。

馮氏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太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書者之深意而示天地自然之理也。陸庸成曰自太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無一凶字。其易道之最盛乎。開之者太。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能之。

○ 泰 小往大來 吉亨

泰 坤乾 上下

乾下坤上。則是天地交通。貞元會合。故為太。天氣運開太之日。正世道清明之候。此時檢子屏跡。君子用事。非吾道之幸乎。有德而際是時者。不惟得遂其進。且得大行其道矣。吉亨。

卦名以氣化言。天道之太。卦辭以世道言。人道之太。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時也。小往大來。重大來邊。卦以九二為主。六五為應。原以大來成太也。吉亨深為君子慶也。取象小往陰退在外卦也。大來陽進居內卦也。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道消也。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卦名太。詞曰小往大來。何也。蓋乾天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臣道也。此卦乾下坤上。則是天地氣交。而物皆惟欣交通。造化之太也。君臣神交。而慮有不謀自合。人事之太也。氣運啓其端。世道昌其會。太極矣。而小往大來。當何如哉。以造化言。生息之氣。在內方伸。肅殺之氣。在外退歛。惟內陽也。故內健也。惟外陰也。故外順也。蓋雖造化不能皆健而無順。而健者為主。所為順者。亦置之空虛不用而已。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以人事言。君子在內用事。小人在外擯棄。惟內君子。故君子道大行也。惟外小

人。故小人道不售也。蓋雖太平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而君子用事。彼小人者。難乎為小人矣。非人事之小往大來乎。至此則太和在宇宙間。其吉亨宜也。

此依李九我分造化人事講。天地四句。照太看內陽以下。照小往大來看。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物通者。亦以氣通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志同者。致太保太之心同也。陰陽以氣言。健順即陰陽之德。君子小人。以人言。道即君子小人之道。一說世道之太。天地啓之。君臣昌之。而君心君政。君輔。尤要焉。天地交通。化生之氣。在萬物也。上下交合。保太之志。協元良也。內陽以下。明君臣所以能同志處。陰陽君心之存理而遏欲也。健順君政之剛

歸宿在君子小人之間  
有長與卦  
音合  
不終治也  
奸雄也

發而無柔懦也。君子小人所進用皆君子而無小人也。正氣日伸。奸謀漸蝕。太而吉亨以此。一說陰陽以造化言。健順君子小人皆以人事言。一說歸重君子小。人上說更佳。張雨若曰。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為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須知內外等項。重內邊。如天理為主。而人欲自退聽也。餘倣此。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順之。則為內。踈而遠之。則為外。程敬承曰。自古有君子則有小人。安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連彙而沍。相與為包荒。為艱貞。能使彼之。翩來者皆化為君子耳。陸庸成曰。大壯與夬。陽極盛矣。皆過於中。而惟太為中道。何也。天不能無陰。地

三句分貼  
天地人亦

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無所歸。則物窮必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故曰太然後安。

容小人之  
說更切時

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為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為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為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交而二氣通。太之象也。元后於是有致太之道焉。彼天地

上經會通 卷三 五十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化自然曰道。任其自然。或有過者。聖人以心極之。經綸範圍。一中之造化。察四時。經九野。定五倫。過者裁成。而就於中矣。天地之道。當然曰宜。限於形氣。或有不及者。聖人以有心之制作。贊助不盡之神功。用天時。因地利。秩人倫。不及者輔相而進于中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遂生復性。皆得道天地之道。宜天地之宜耳。此治功之盛。所以成造化之盛歟。

裁成。是箇全體物事。將來前。裁成。箇器具。道以一氣渾淪言。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為之分春。夏。秋。冬。地形廣邈。經緯交錯。為之辨別。柔燥濕也。宜即道中之宜。如春生秋殺。天時也。高黍下稻。地勢也。輔相者是時勢兩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

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為氓。然無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提挈之。此元后開萬世之太也。道與宜。就天地說。不必添出人來。更佳。洪覺山曰。屯蒙之時。氣未開。需訟以後。開而尚畜。至履而太。而後九功修和。衆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堯舜命稷契。夔龍之事也。

六爻合旨。周用齋曰。五主太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所由始。君子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為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操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滅無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夬又極盛矣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興未艾之勢而無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為陽道慶者莫大於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沍吉

初九一陽在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是際天地之交泰幸上下之志同前進而扶景運者初為之唱而尚中行懷艱貞之素皆為之和猶拔茅而其茹以彙起也則裁成輔相之業賴以翊贊豈不吉乎

三陽以初九為主拔者上拔之也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茅根也彙根與茅共類也初為類首舉則類從以者初以之也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吉以功業言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茅而征吉者由其志在天下皆欲左右斯民故彙沍而吉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然則亦黨同而已。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志雖兼三陽言亦以初作

○主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高于中行

九二以剛中應五蓋主泰而中行者也。君子何如而後得尚之。我必也待人以恕。處事以寬。包容其荒穢。且有罪必誅。有弊必革。用馮河之勇。舉及側陋。慮及隱微。不遺遐遠。且不狎近倖。不玩目前。亡朋比之私。則渾厚精明。互用不偏。得合此爻中。行之道矣。

中行九二之中行也。須是兼包荒以下四事方合於二之中行。吳

重包荒而  
以用字贊  
下與小象  
相合

因之曰。四事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略其細微。不察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安。是用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為海隅蒼生之計。為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習。勳戚故舊。我也決不為他中止之。是朋亡。中行雖兼剛柔。畢竟以剛為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亦剛也。但不可純任剛。須以柔參酌耳。時說多四平看。來重包荒更佳。保泰以包荒為重。專於包荒。非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缺一為於中行遠矣。如保泰何哉。程敬承曰。太寧之世。人情安肆。

上經會通

卷二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法度廢弛振作釐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荒用馮河言馮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故包荒豈姑從其從容而畱略其苛細而寬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深遠之慮所云馮河不遐遺朋亡盡由此出蓋不遺朋亡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而馮河又以包荒用唐凝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險遐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馮河用字當貫言此皆包荒之作用也尚配合也中行或曰指六五必如此而後可與中以行頌之君相配耳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以此取象包如天荒屬地乾坤有包荒象乾體剛健故象用馮河三陰

在外太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不以同體相比本至公無私故象朋亡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而得尚于中行者以其心體光而且大也惟光故知柔知剛而擇乎中惟大故不剛不柔而用乎中相業本於心術如此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為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于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非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蓋扶植根本培養元氣此為持遠慮亦存大體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太過中而否將來之時也以天運言世無常平未有不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者。小人無常往。未有不復者。此孚而可恤也。保泰者將何如哉。惟存思患預防之心而艱。盡持盈守滿之道而貞。則人定勝天。可以无咎。不恤其必陂。必復之孚。而太寧之福。可長享矣。平阪往復。以天運言危之。詞艱貞勿恤。以人事言戒之。詞。天人有交勝之理。履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也。易述曰。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道。故禍端敗幾。往伏於通泰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无往不復者。以三陽過中。三陰將復。乃天地泰復為否之會也。保泰者可不艱貞乎。

陸庸成曰。地道無平不陂。天道無往不復。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於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提出際字。見可畏之。甚當及時挽回。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時已過中。小人得志時也。故三陰翩翩下復。不待力以率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為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之象。黨類易集。若此。君子能晏然乎。翩翩。疾飛貌。謂群然而來。且迅疾也。此二字模寫群小人彈冠相。

慶引類呼朋踴躍上進景象不富二句又是狀個翻。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初。故曰元吉為君子幸也。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四。故曰翻。為君子危也。取象三陰。陰有飛象。陰為虛不富也。隣五與上也。乎三陰同志皆承乾也。

象曰翻。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頤也。

三陰翻。不富而下復者。蓋小人本宜居下。今皆在上。是徒擁虛位而失其實。其心常恐君子議其後也。故不戒以孚。相與謀君子者。乃其中心所素願也。

三陰下復是欲復來為主於內耳。爻以內卦為下。象以下復為上。

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中心頤承失實來。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而自結於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踈其防。其防共。程敬承曰。彼之所願。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絕之使不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為君子。庶可上下交而合為大同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五為泰主。虛中應二。是不恃治安。屈已以下中行之臣。有帝乙歸妹之象。由是君相協德。福祉永綏。太寧之治。可保於無虞矣。以此受祉。不亦元吉乎。

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也。福之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歸字與尚  
字相應

止曰祉，即三所謂福也。以祉者，以此受祉也。吳因之曰：初之彙  
元，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  
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傳曰：自古帝女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  
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為正也。取象帝妹者，五為坤  
主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以祉元吉者，蓋坐致太平，人君之願，而非任賢不能行，此願今  
惟柔中任賢，以主太治而泰之福澤及天下，人君之願行矣。  
時說：以下賢為願，非也。願字宜以保泰言，中即虛中任賢也。  
程

敬承曰：三陰交合害正，其所願也。幸五為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  
陽，相與致太平是願。此之願行而彼之願消矣。

陸庸成曰：太之君願為賢者婦，蒙之君願為賢者童。中孚之君願  
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隍土積累以成城。上當泰終，復反為否，城  
復于隍之象也。時勢至此，可力爭哉。但自治其私，修政令以回  
之耳。然不能保邦於未危，而欲制治於已亂，雖正亦可羞吝，况  
未必正乎。

隍，城下土也。勿用師者，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于潰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速其禍耳。自邑告命，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貞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早已。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由玩愒之久。紀綱紊亂而然也。豈遂付之不可為乎？告命所以治也。

命指紀綱法度之類，與告命二字相應，罪人事之失也。

否 ䷋ 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為否。夫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綱淪九法斁，匪人道之常矣。不利于君子之正也。何也？以此時君子

飲迹，小人得志，大往小來，如之何其利耶？

此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故曰大往小來，所以為匪人，所以為不利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卦名否，詞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何哉？此卦乾上坤下，則二氣鬱而萬物屯，造化之否也。驕諂盛而國事非，人事之否也。天人交處其危，則其大往小來也。當何如哉？在造化則肅殺之氣在內，方行生息之氣在外，不行惟內陰，故柔在內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惟外陽故剛在外也。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在人事則小人在內用事。君子在外擯棄。惟內小人故。小人道長也。惟外君子故。君子道消也。非人事之大往小來乎。夫是之謂匪人也。夫是之謂不利君子貞也。

此節句與泰相反。否七月之卦。萬物不通。要切剝落時言。无邦者。言邦之為邦。君臣而已。若上下不交。則情意隔絕。不相蓄治。豈成朝廷有邦。與无邦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楊氏曰。陰陽剛柔。君子小人。六氣類相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三者有一。烏小人乘。

小人得計  
承內陰外  
剛陽內柔外  
剛來

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看來宜以君心為主。惟君心內陰外陽。故內柔外剛。內君子而外小人。而成天下之否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故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地不交。否之象也。君子遭此。設若聲光少露。致物色之求。安知爵祿之縻。非賈禍乎。斂其德以避難。裨德輝不著。而徵辟不至。濁世之榮寵。誰得而縻之也。重儉德二字。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為祿位所羈絆。但恐收斂不密。

上經會通 卷二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說亦有見

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賈禍。故必儉德。惟儉德故能避難。不可榮以祿正。成其儉處。不可者其心有所不可。知幾明決之辭也。一說程敬承曰。卒義不形於外。四字甚妙。當否時。君子志在休否。豈肯忽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被寵祿。泊然無榮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樞也。

六爻合旨 李九我曰。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人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每為之致其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後喜。每為之致其幸焉。扶陽也。二五皆以大人言之。蓋以大人處

六二之時。當儉德避難。故守否而亨。以大人居九五之時。當乘時有為。故休否而吉。然則休否之大人。即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守否。今日安能休否乎。

馮文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於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於否之君子也。

吳一源曰。聖人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於剥膚極矣。然於三則曰剝之。於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於小人者。况否雖內陰。未至如剝之極也。故於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



善矣尚冀其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剥膚防之可無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甚嚴也。一陰始生躑躅乎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况於三陰內固乎。尹和靖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避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為保身堅隱哉。觀初二三四爻見小人之未始不可為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焉。故知盡人回天在

一念乾坤中矣

○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之時小人道長之會也。初與二陰相連而進。象拔茅連茹之象。勢莫過矣。但初惡未形若猶可回也。故戒之曰君子小人無定。在正不正之分耳。誠能幡然悔悟變邪從正。否之初猶然太之初矣。太所為吉亨者即在此矣。初亦何利而甘從邪以害正也。

陸庸成曰此爻要得誘。小人意泰之為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為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為小人者。欲化之使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命休否  
皆由小人  
變為君子  
來此文是  
聖人轉移  
妙處

姑。溷。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心。為。貞。改。外。為。君。蓋。一。旦。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於。為。君。子。而。深。樂。於。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為。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尊。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為。小。人。何。至。為。君。子。之。害。哉。此。四。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之志，祇為身謀耳。變為君子，則志專報主矣。豈復害君子哉。

善反惟志從。志上轉移他志在君，即是貞有不害君子。意在內，揚止菴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

君而用之，所謂為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柔順中正，是小人之畏名義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則必受君子之賜而吉。若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豈可以來意之善，失其守乎。蓋小人之真者不足畏，不純乎小人者最可畏耳。

六二初心原欲害君子，特以己方進用，而君子則公論所歸，士望所屬，如處鳥傷正，便失人心，不得已而包承，是包得許多承順的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處，正是染君子處，若徒泥其外有相容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惟不亂群  
故能休否  
頌否

○

迹而不察其中有實不然之心未有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之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之亨非為君子幸深為君子危也。虛齋曰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大人非謂其包承而亨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已。俟時休否之業惟否亨者能之。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大人否亨者蓋惟安守其否則不亂於小人之羣所以亨也。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群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為其蠱惑大識見大涵養未有不為所亂者信乎非大人不能否亨矣夫當

七十

○

否時儉德君子豈不與小人為群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也。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六三包羞。

害君子者小人所為亦小人所羞六三雖志傷善而心有不安故既不能肆惡又不能善變徒包藏羞惡而已。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於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當故包羞。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聖人以

包承包羞  
二包字有  
中藏匿測  
意

上經書通

卷二

七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卷二

七十一

蓋字動其恥心。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然內羞而外包。其中未可測矣。危君子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小人能害君子，必才足濟奸耳。包羞者，以位不當而短於才也。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四當否將濟矣，而不極其剛，是亂極思治。天命已開，調護幹旋。人事又盡，有命而无咎矣。寧獨四之福哉。雖疇類三陽，或休否而吉，或傾否而喜，皆麗之以受福也。

此无咎乃人事做到先可外慶

極其剛，不亟反之意。疇離祉，全賴有此。蓋必如此而後可以上承天命也。疇離祉，見君子道長氣象。泰六四之翩翩，小人之黨初成也。否六四之疇類，君子之黨將合也。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於泰之上六，而復治於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孰無轉否為泰之志。惟有命而必无咎，方天與人合，而濟否之志行矣。不然，更張無漸，祇以激變。在已且不得亨，况同類。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亡其亡  
正是大人  
所以吉慶

二句作一  
意看為是

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至九五否將盡之時也。兼之德位俱隆為能興衰起敝。休息天下之否。此惟大人能之而吉矣。然大人雖以其道息天下之否。猶未離乎否也。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而其亡。則安固之道如係于苞桑矣。不曰否休而曰休否。重人力也。然休否不過暫息。其亂未能盡傾也。故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蓋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危亡之心即是係固之象。不是兩意。按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此國祚安固之喻。或曰俱作憂危

之心言此心兢然若國家係於苞桑之柔小。嘗畏其亡而不自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為休。故其心危懼如此。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係重。此即朽索難馭之意。九五休否之大人即九二否亨之大人也。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德者休否之具。位者休否之權。九五陽剛中正德正矣。崇高富貴位當矣。以德乘權所以休否而吉也。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至會通

卷二

七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與其  
意同亦  
見

上居否極時當傾也。濟以陽剛之才，故向之否運，一傾而盡平之。非若休之猶有漸也。夫方其未傾，否猶故存，及其既傾，則為太平之休矣。喜可知也。  
不言否傾而言傾，否人力居多，烏傾有傾倒盡出之意。唐蔡卷曰：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之戒，懼中來。傾從休而來，喜從懼而出。  
一說陸庸成曰：上爻傾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烏其心猶以否念為先，以喜傾否之念為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于極，其勢必傾而為泰矣。豈有長否之理乎。

同人 離上 乾下 大有 乾上 離下

陸庸成曰：同人之主，彖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彖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嘆，勢大故能令人思艱，令人懼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為要，歸大有以元為首出。

同人 離上 乾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上經會通

卷二

七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貞屬君子  
見與小人  
黨同者異

卦名同人。蓋以火同天而性同。以二應五而德同。以五陽與一陰而情同也。夫君子之與人同。貴公。允貴。正誠。能大無我之公。家四海。人中國。同人于野。則同心多而協力衆。何事不通。何險不濟。故亨而利涉大川。又必其所同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皆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也。同人不外公與正二字。但公正不可分。惟正乃能公也。于野是公。此句即有貞了。下特點出貞來。見非公不謂同。非正不謂公也。蘓軾溪曰。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於朝。以勢同耳。同人於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然非君子之正道。安得謂之于野。故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襯出于野來。只

一層意。李氏曰。同人之道。雖曰曠遠。豈必人求同。只一正便了。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自無不同也。同出于正。一人不為。少天下不為多。不然。即同以天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吳因之曰。于野利貞。只是以理為同。不以情為同意。後面曰乾行。曰文明。以健曰中正而應。總之不入人情。絕去蹊徑。渾把一理為主。看同人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盡於此矣。

彖曰合旨。全彖當先認一乾字。乾天也。健而動也。無私覆載者也。無私生成者也。與天合德。方能盡天所覆載。生成無不徧及。方成其為同人。下文曰乾行也。惟應乾故能乾行。二乾字正相照。乾

妙解

上至曾通

卷二

七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行天行也。天無私覆，以天而行，浩蕩豈不是于野之大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搃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向以名同人也。卦體六二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居卦之中，德之中也。以柔中正，應乾九五之剛，中正同德相應，故曰同人。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也？同人，貴公而公，又本于健也。卦體以乾而行，則主之以無私之天德，自能克其有我，所以能同。

于野而亨，且利涉也。又曰：利君子貞，何也？同人，貴正而正不外於內外，人已之間也。卦德文明以健，是能明大同之理，而律以行之也。卦體中正而應，是能體大同之理，而與人相孚也。此君子之正道也。惟此正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人不同而同，此志也。志不同而同，此正也。一正潛孚，而天下家國無往不合，此貞所以利也。

首節宜泛言，謂之人者，盡乎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看。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即下文中正而應也。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須知乾是  
吾心太虛  
之本體

也。二節乾行二字，即下文健字，正是于野源頭大凡陰柔者，多懦弱而徇私。陽剛者皆大公而無我，故于野取於乾行。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然必先之曰文明以健者，蓋惟文明則不蔽於私而能明正理，文明以健行之則能克乎私而能行正理，然後中正相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也。正處即是通處，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不是將正去通天下之志。易述曰：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机动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無別地他歧，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強自閉隔，其道無由，故能通之而無間，惟通其志，統謂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

通字若作孚契浹洽看，便屬情去了，此只就理發出一段大同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慮潛於幽獨而不見者，直以此正通之而無壅耳。

○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為同人。君子體之，欲大同必先審異，故天下有族焉，族不類則相越而害其同，惟名以命之，使尊卑貴賤不至混淆，天下之族有物焉，物不辨始相競而害其同，惟器以別之，使多寡隆殺不至乖亂，由是以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天下無異志矣。大同之正道也。

天與火合以無所不覆之體，兼無所不照之用，則物：同在其中。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矣。君子致同全在審異。上。吳因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碎同處。捫來人各安其分。各止其所。再無僭亂乖爭。再無竄擾侵害。穆。熙。又是大段同處。程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為同各正之。為保合也。睽異也。以同而異。則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志之道也。取象程傳曰。象天之蕪覆。火之鑿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六爻合旨。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無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為二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為三。

四。之爭而不能同。若上之遠而無與同之。無所爭也。蘓紫溪曰。同人之道。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以天下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吝也。伏戎乘墉。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吝邪也。寧固而已。卦彖以大同為義。爻以擇所同為義。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同人之初。無私主也。以剛在下。無私心也。上無係應。無私與也。故無問親疎。惟賢是與。無問遠近。惟德是親。同人于門之象。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何咎之有。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無私泥。按門室之始。同人之始。吾與。

上經會通 卷二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于此。故无咎。取象初前遇六偶為門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唯各立門戶，則人咎其私。出門同人，則公矣。又誰咎哉。

觀一出字，便見門以內心有所係，門以外心無所係也。誰咎者，無可咎也。爻言我无咎，象言人不得咎我。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中正上應，此同人所以為同人也。但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是心有偏主，昵近而忌遠。就親而棄疎，象同人于宗，則

此爻的如  
此看方與  
象詞相合

感私而應，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也。豈不羞吝。

時說以上應于五為吝，非也。二應五中正也。何謂吝，此非應五之為吝，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宗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係焉，而未能即同於五也。此五所以號咷也。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戒之以私而進之于公，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于宗，不惟不能如于野之致亨，亦不能如出門之无咎。吝。

上至皆通 卷二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道也。非君子正道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剛而不中，則強暴自恃，妄於求同，上无正應，則孤立寡援，急于求同，夫二五正應也。欲同于二，恐攻于五，故內設隱伏之謀，外起窺伺之蓋，猶伏戎于莽，而升其高陵，以願望焉。孰知理既不正，勢又不敵，雖有智力，將安施乎？故為三歲不興之象。敬承曰：或謂伏戎象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不直，義不勝，故畏敵而不敢顯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總是懼九五見攻之意。然既不敢發，故未凶也。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願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易述曰：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觀，四因同而攻，皆起于

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

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

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莽者，恃其智力，將以敵剛也。但勢有不敢，故三歲不興。

安能行也。

此言屈於勢與四屈於義者，異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故隔三攻二，起憑凌之心，以求不正

上經會通

卷二

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交為乘墉以攻之象。幸以剛居柔，卒屈於理，而中止之，有弗克攻之象，則不起釁以招尤，吉之道也。

乘其墉，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諒與三也。以二自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立氏曰：二五正應，當同者也。三四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三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况四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君位同人之主也。此四之吉異乎三之不興也。取象離二中虛外周象墉，城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之不可  
喻即是則  
困而反則  
不可言講  
全要形容  
他悔悟之  
妙

乘墉力亦強矣，何以弗克攻也。以非正應而義有不可，此非屈於力，屈於義也。故其所以得吉者，正以其能以義自斷，所以困心衡慮，而反于法則也。其吉宜矣。

義是人心自然法則，要就同人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是義，即是法。則如不當同而不同，亦義也。亦則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蓋非分相攻，道義安在。制於義而不得通，便覺得困心衡慮，困而能反，故吉于此。見知困為善幾，而不遂非之為貴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心者也。始雖為讒邪所隔，而終得合象，先號咷而後笑焉。然六二易退之君子，三四易進之小人，非剛

此字宜如此看

知五之為中直則二之吝非應五明矣

克不能勝也。必大奮乾斷。如大師以勝之。使伏戎無所售其奸。乘墉無所肆其力。然後與二遇耳。此又後嘆之由也。

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爻始間而終合。幾在自克。大師克相遇。語自克也。自克則能同人矣。紀聞曰。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卦以二五中正而相應。名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剛強之間。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正者。以同二。象以同人于野。歸之。乾行者以此。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二五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而理之直。有在同之。先。

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也。大師相遇者。言必相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也。

同人之先。只是論理之詞。不必如時說。頂號咷。又補後爻。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于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說邪得間之意。程敬承曰。四曰困。五曰直。惟直足以屈之。使困也。四曰弗克。五曰相克。惟相克足以制之。使弗克也。

吳因之曰。于宗私也。于門非私也。三四之妄同私也。二五之中正相應。非私也。利與不私而吉凶悔吝頓分兩途。則信乎同人之道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上卷會通

卷二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二之吝道三之不興皆不能无悔也則惟同人故耳上九居外無應一无所同乃矯而遺世獨立離群索居為同人于郊也此

僅免于宗之吝伏莽之非而无悔耳

于野取曠遠廣大無我之意也于郊取荒僻無可與同之人也

无悔非美之也僅免同人之累而已蓋有同則有正不正有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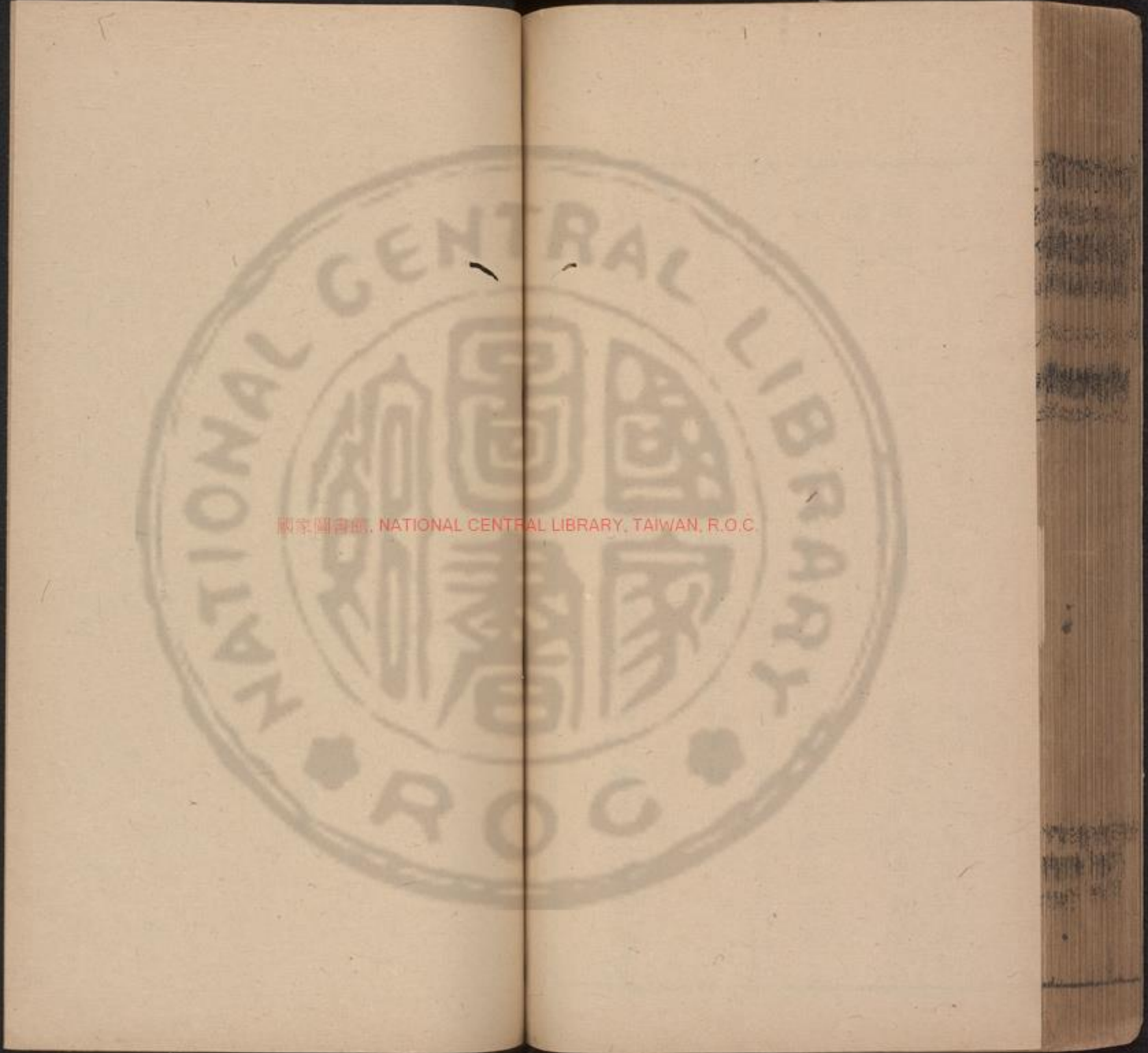
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无得失矣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于野則亨而利涉志無不得也既曰于郊絕人逃世志豈

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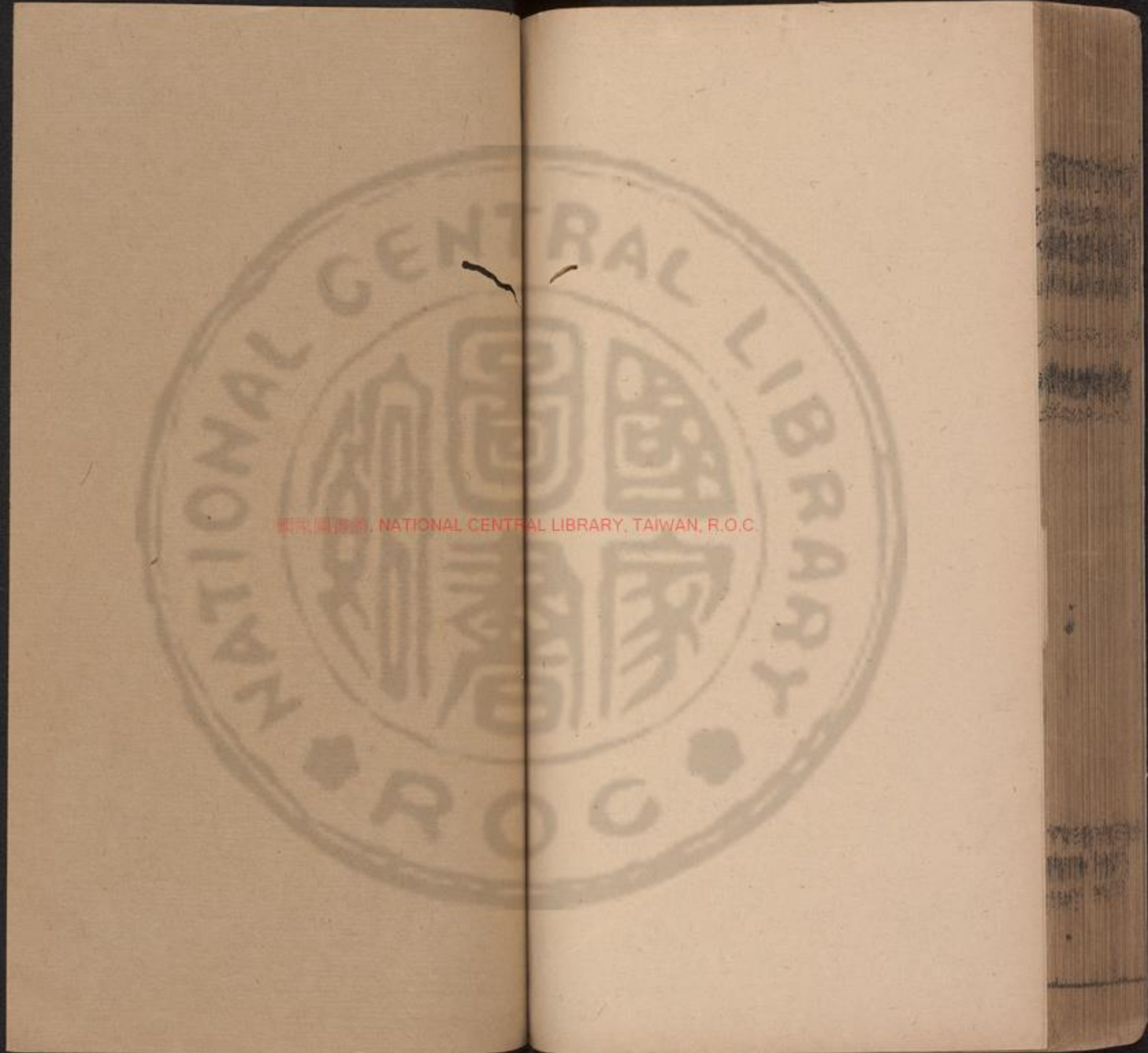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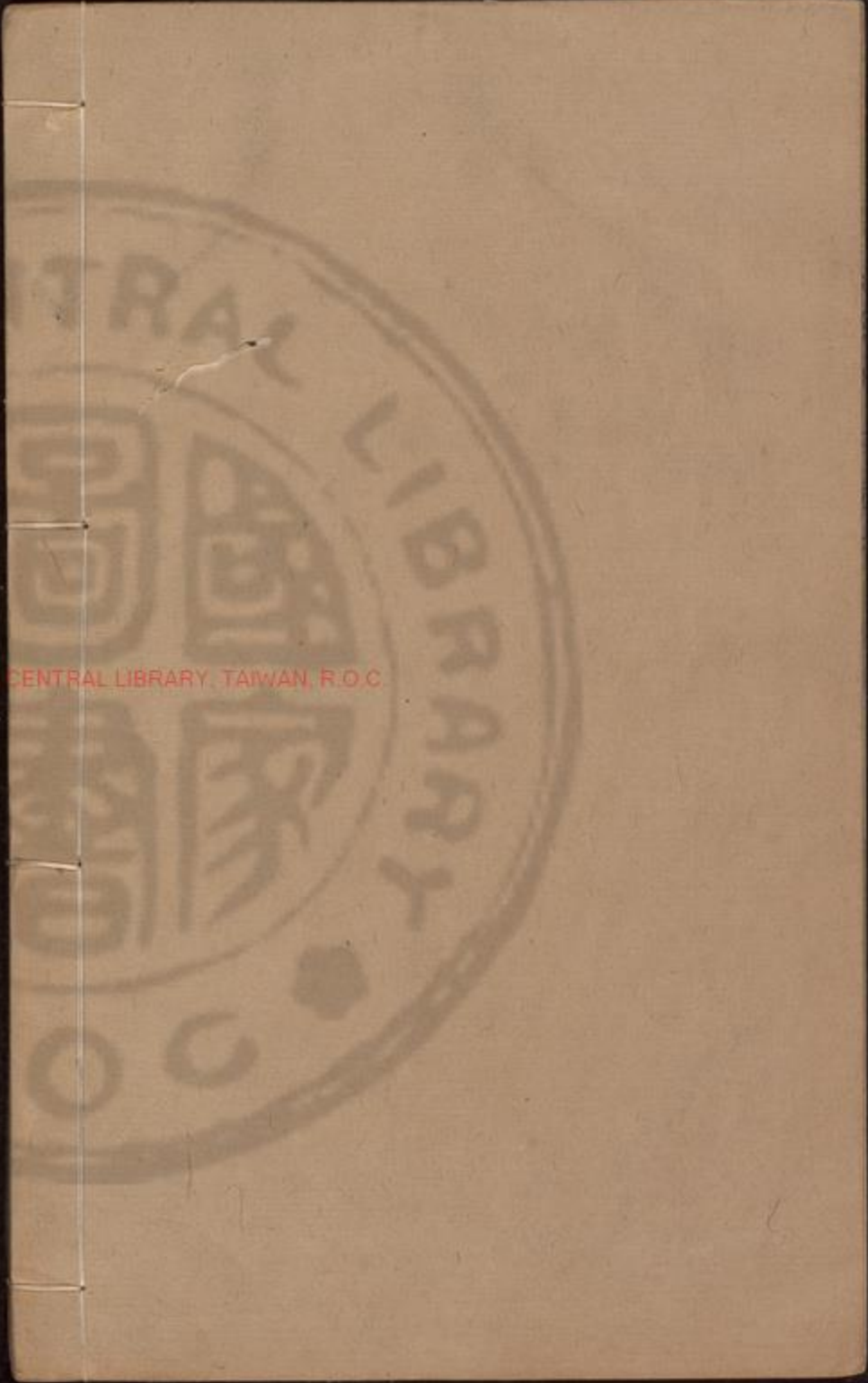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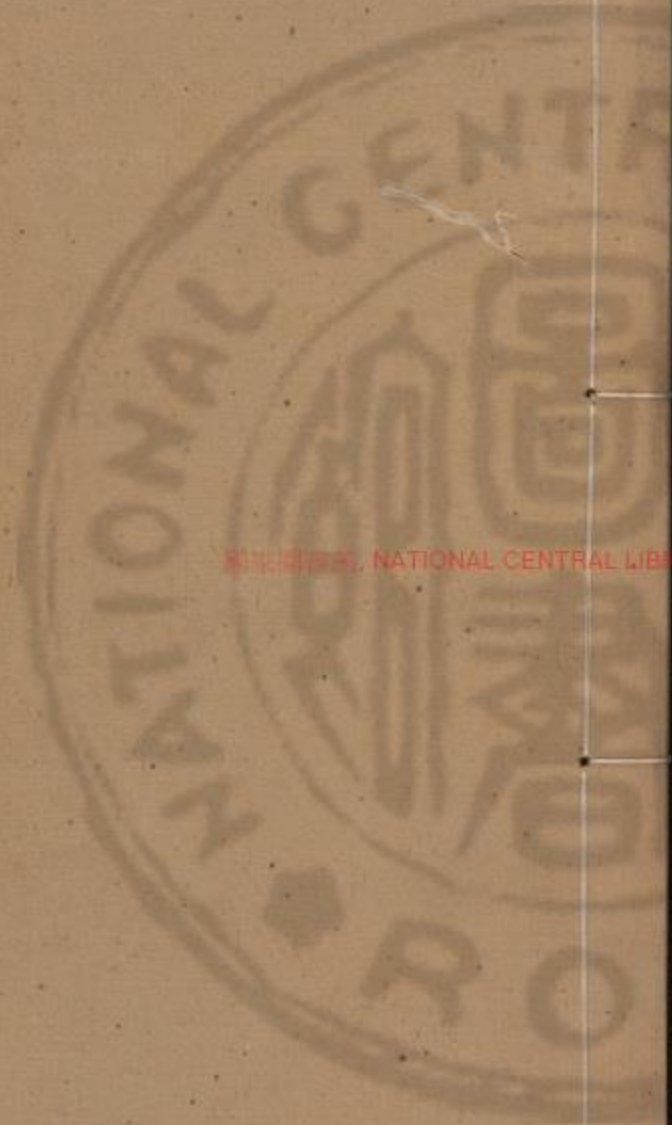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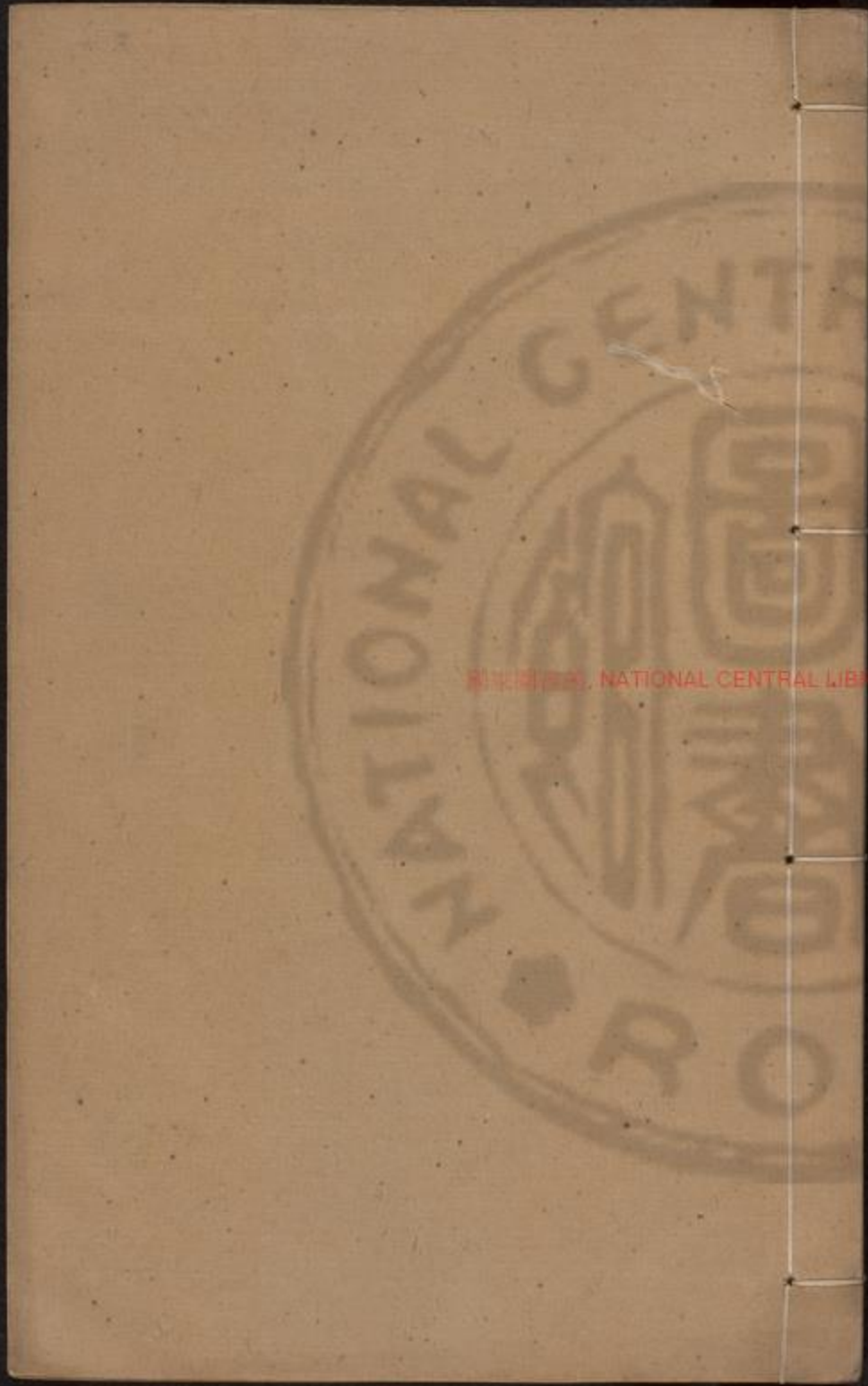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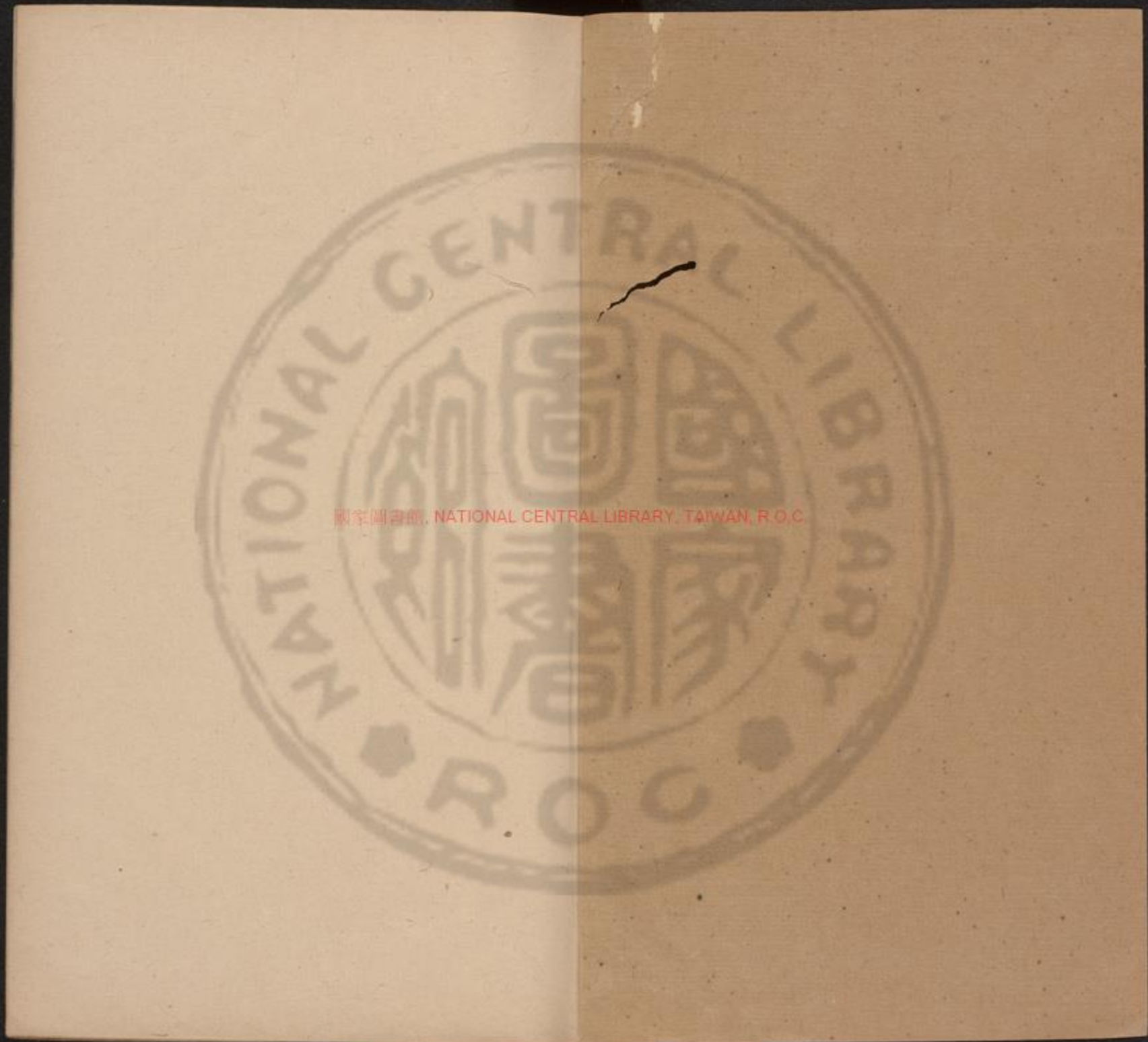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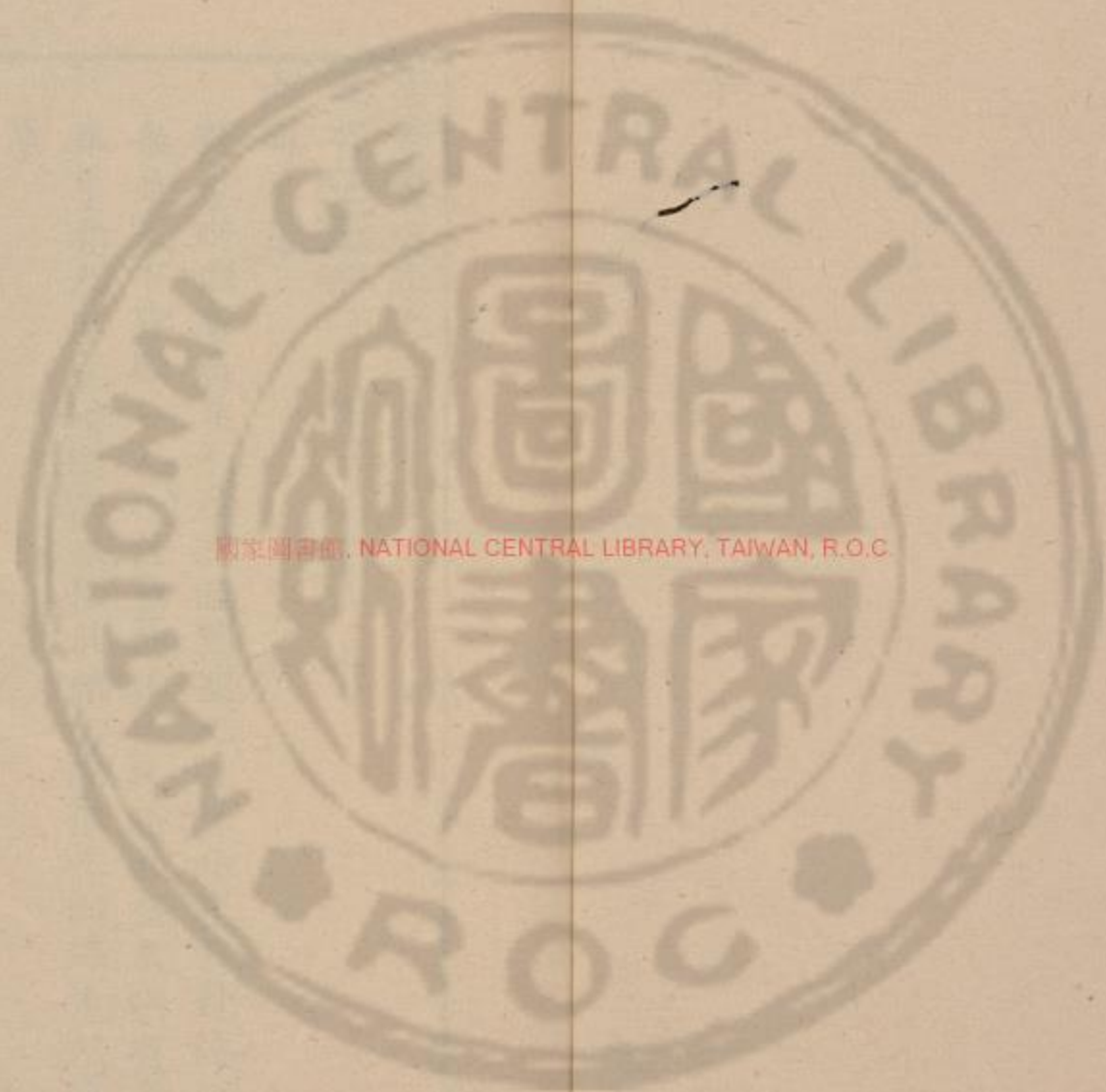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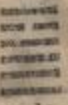




3375936 v2



周易會通卷之三

大有  乾下

大有 元亨

卦象所照者廣。是人君照臨萬國。尺地莫非其有。卦體所從者衆。是天下皆歸一人。一民莫非其臣。故名大有。夫所有者大。則其亨亦大。但見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不通矣。元亨。

彭山曰。大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四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如此說照  
本義大善  
而亨則元  
字作善字  
着：來盡  
善在元亨  
前作大  
者亦可

吳因之曰：所有既大，元亨又何必言？蓋大有只龍統攝天下大勢而言。元亨則就其中運用調理說得極細。如萬事皆无可議矣，而猶有一事稍未精粹，即此一事規模要領，亦粹然无以議矣。而其中曲折處，猶未十分滿足，此便不可語。元天下之大，指臂相使，威靈所制，无弗達矣。而猶有匹夫匹婦未會其極，皆吾德化壅塞處，便不可語。亨緣所有既大，我的精神要周遍圓滿，照顧得到也。甚難。故自古創業者多，而大有者少；大有者，剛有之，而元亨者，絕少。大有與元亨並言，則天下雖大如人一身，元氣貫徹，更无一毫壅關勢莫盛于此。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為善之長，故惟元為能有大而亨。

彖曰合吉

全彖皆重德。上首節德足，致有下節德足，治有大凡。

處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羣，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裁握全在德勝。故夫子提其德二字，末接是以二字，應天時行正。是大中上下之應，乎此耳。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何以名大有哉？卦體六五之位，尊為天子，且有大小中之德。是以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儀刑，萬民親附。車書玉帛，會于一統。故為大有。曰：元亨，豈倖致哉？蓋治有之德，非剛不斷，非明不燭。非應天無以妙剛明之用也。卦體乾健，離明卦體居尊，應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柔字不可  
泥恐礙下  
剛健字

則○是○神○謀○雄○斷○足○以○裁○決○萬○几○聰○明○睿○智○足○以○周○知○萬○物○德○之  
體○固○如○斯○矣○且○其○剛○健○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達○無○非○順○天○理  
之○當○然○而○與○時○宜○之○初○非○任○暴○為○剛○過○察○為○明○德○之○用○又○如○斯  
也○惟○德○足○治○有○故○其○禮○樂○刑○政○自○盡○制○作○之○善○而○極○推○行○之○利  
是○以○元○亨○

首○節○雖○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為○主○大○中○之○極○也○純○乎○中  
而○無○不○中○之○雜○也○下○而○剛○健○文○明○應○天○時○行○便○都○包○了○二○節○其  
德○二○字○一○直○貫○下○是○統○論○君○德○非○德○體○之○德○也○先○剛○後○明○秉○天○德  
以○照○萬○事○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為  
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大○有○所○以○元○亨○也○司○馬○君○寶

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謀○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  
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  
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應○天○即○是  
時○行○原○非○兩○層○唐○氏○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二○應○字  
正○相○照○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彙○孽○易○崩○不○有○以  
治○之○可○乎○君○子○察○之○以○明○決○之○以○健○惡○者○累○吾○有○則○刑○辟○過○之  
善○者○輔○吾○有○則○爵○賞○揚○之○此○非○私○意○也○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特  
順○天○所○欲○遏○欲○揚○之○休○命○而○已○由○是○天○下○知○懲○而○害○有○者○遠○知

上 聖會通 卷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說與  
無義有善  
心無惡相

順字印中  
庸字同  
義

勸而保有者集。何大有之難保哉。  
前講休命。照依舊說。而新說謂天命休美。原來有善無惡。遇之揚  
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奉行天命。天討之  
說。唐疑菴曰。天之休命。即天之大德也。今日索其善賞之日。搜  
其惡伐之。雖謂之天命。天討。非其好生之初矣。故惡不待其著。即  
過而絕之。使不作。善雖隱。必揚而顯之。使樂于為。不惟善者蒙其  
利。惡者亦不至受殃。與本來秉彝。協一而不相違。故曰順天。此  
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六爻合旨。李九我曰。大有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  
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

匪彭。慶有而不過。其則。爻詞皆善。盛世之景象也。有大者不可  
以盈。初惕其艱。二防其敗。三慎其享。四匪其彭。所以儆人臣。五慮  
其无威。上幸其不溢。所以儆人君。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  
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倫福。孰  
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  
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時當大有。彙彙易生。本有交害之理。而咎不終无也。初陽在下。  
未與物涉。是以政事不至怠廢。紀綱不至敗壞。未涉彙彙之害。  
而匪咎也。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又必艱以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在愚見報  
字不必指  
終言人情  
必無死報  
于初報則  
無咎分明  
推原所以  
匪咎也

之敬畏加切。則終不至於害而無咎矣。  
元交善善其始也。艱則無咎戒其終也。在世道上看。交涉也。害謂  
敗亂之害。或曰驕奢之害。匪咎猶言非為咎也。艱常存无交涉之  
心。則无咎。即上匪咎而保其終。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  
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時當大有而居初。故初心未變。寡孽未萌。而未涉乎害也。  
提一初字。正危其終。而惕之以艱也。保終之道。慎于履始。必有克  
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  
末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二以剛中而應六五。是以碩德宏才。受君委托。而民物之重。皆  
身荷之。大車以載之象也。如是而往。可以勝任。何咎之有。  
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之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之象。所謂入  
資啓沃。出任經綸。文致太平。武定禍亂。悉以托之者也。惟大車為  
能輕天下之至重。適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所以  
任重不危。致遠不泥。可以往而无咎。取象二虛。足以受九剛。足  
以行。故象大車以載。有攸往。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大車以載者。言二有剛中之德。足以負荷大任。故以所載積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直依經傳

于中不致覆敗也

積中作以載象者傳曰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  
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或以中即剛中言剛中之德至于  
充積作大車象者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將何所效用哉感知遇  
而盡獻納允治有之規保有之責无不入告我后象猶公之用  
享方物畢獻者乎是惟君子能之若公侯中之小人則謀猷不  
足上陳徒獻諛耳安足當此

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言皆臣職之當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虛中應二而上下歸之是推誠任賢足以固結臣民之心  
而臣民與我交孚信為厥孚交如而以柔道致治者也但恐  
柔中之君病於寡斷承平之久狃於因循耳當以威濟之而後  
可保有而吉也

威如是以  
柔不足者  
開之

當大有之時而群剛應之非孚不及此然處羣剛而獨用柔順則  
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以威  
如戒之虛已應二是厥孚上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孚矣  
陸氏曰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過惡揚  
善斷然行之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敬承曰孚交德交也。交不足以言之。故六曰如。大有之世。君以  
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  
咎至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厥孚交如者。言六五之孚。有以感發上下之志也。蓋虛已下賢。  
感臣作忠之心。為民而虛已下賢。感民悅服之心。故交孚如此。  
威如之吉者。蓋太平之世。瀆漫易生。一干柔。則人將易之而玩  
法行奸矣。故必濟以威也。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天下之志。字同。皆指心之發見。真懇  
處而言。原是人。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

胤倫時說

天祐指五  
說為是復  
信思順尚  
賢之義已  
倫乎六五  
此交不過  
當天心  
八祐耳

見彼又不得自主。惟願上之能觸發與否耳。或曰。易字照初爻  
艱字來。見處大有者。自始至終。斷宜艱。不宜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有至上九。盛極矣。盛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高而不亢。滿而不  
溢。是履信思順而尚賢。人主之盛德也。惟德動天。自天祐之。祐  
於一身。則百祉集矣。祐于天下。則盛治永矣。吉无不利。  
舊以六五為賢。上九為君。看來天祐。宜指五說。方與彖上下應之  
旨合。程敬承曰。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承也。惟大有稱  
上下應。故上亦應五。九陽也。在五之上。為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  
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

上至會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吉无不利。斯其所以大有歟。曰自天祐明。天祐之有自也。蓋六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至上九而天祐之。惟應天乃得天也。不然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害者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何以吉哉。由其信順格天。自天祐也。

曰上見當衰。宜衰而不衰者何故。推本於天心。而曰自天祐。

陸庸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无咎。

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全德。而象曰大有。

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

謙 坤上 豫 坤下

妙議

陸庸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謙之效。而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於豫之順。而豫之彖傳言順動者四。蓋有旨哉。謙以三為主爻。故以彖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為主爻。故曰由豫又彖曰剛應志行。而象曰志大行也。謙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征不服。知侵伐之皆為謙。則知天地之虧盈。變盈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之盈。豫有四之由。豫不可无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善。處豫則知天地聖人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非是天地聖人之豫。然而謙可鳴。豫不可鳴也。故謙之二由中而出。曰中心得。上從外而和。曰志未得。豫之初恃其配。以為樂。曰志窮。

上經會通

卷三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謙亨 君子有終

卦德內止外順。是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卦象山高地卑。是以至高而屈至卑。謙之象也。故名謙。夫謙本人所樂與。人能謙。則无往不通而亨。此君子之道也。究且德顯名尊而有終矣。有而不居曰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不謂之謙。亨以行無不得。言有終以成就。結果言亨有終。總是著謙德之善。乃一時見之。非始亨而後有終也。必言君子者。見謙非君子不能也。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昧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於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於謙者矣。程敬承曰。有終分明承。

不必泥先  
屈後伸謙  
是至德乃  
一念大虛  
非為保所  
有計有終  
宜以德言

上卦有字說來。謂有而能謙。故終保其有也。潘雪松曰。謙為美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能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挹損。而并人已西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無溢亢也。謙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舍。飲之無而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碩膚有凡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既老猶抑之之戒。君子之有終也。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肯。只是一个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謙。非但是外面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克齊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克。恭克讓。溫恭克塞也。取象艮終萬物。坤代終。故曰有終。

上至會通 卷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名謙。詞曰亨者何哉。以謙之必亨耳。彼天處於上。而其道下降。以與地濟。故化育萬物。燦然光輝而光明也。地配乎天。而其道卑處。以承天施。所以效法上達。與天時行而上行也。下濟與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天地且然。況於人乎。是謙也。不徒曰亨。又曰君子有終。何耶。亦以道固然耳。以天道言。如日月升沉。寒暑往來。虧盈而益謙也。以地道言。如陵谷迁移。山川增損。變盈而流謙也。以鬼神言。如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害盈而福謙也。

至於人道。豈異於天地鬼神哉。傲物者舉世同惡。下人者舉世同好。一虧益變。流害福之必然也。故人而能謙。何往不伸。以之居尊。則德因謙顯。无不光矣。如天道之下濟而光明矣。以之居卑。則德因謙重。莫能踰矣。如地道卑而上行矣。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通章以造化形容人事。首節見謙則必亨。濟非濟物。天氣與地濟也。卑非形體。乃居後代終也。俱以氣言。光明上行。是化育之功。乃元亨時事。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后。則人孰先之。取象乾本居上。九三以乾下坤。天道下濟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下。今居上。卑而

與常解異

上行也。次節重人道。天地鬼神皆起人道耳。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然。故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逐句重謙。一邊不可以謙盈並重。謙尊以下。有終之義。尊卑以位言。光不可踰。俱言其德望之隆。而聲聞之遠也。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始成終一般。蘓子瞻曰。不于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是愈歛則愈光。愈下則愈不

與講多字  
是舊解

可踰。進而無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術。失其旨矣。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為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無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於彖詞。惟謙最詳。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以卑蘊高。內充實而外敵然。謙之象也。君子體之。謂人惟立心不平。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於是驕矜之念。不勝多謙抑之念。不勝寡。所以不能謙。故裒去其驕矜之念。增益其謙抑之念。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多是自居  
于多即是  
於念寡是  
自處于寡  
即是謙念  
不必如舊  
說作二層

視已非有餘。視人非不足。予以衡量。夫入已之宜。而得其平。何有不謙乎。

二句一串說。衷多益寡。正所以稱物平施。人與已皆物也。處已處人皆施也。衷益非君子作意其間。人心之平。自宜如此。便是謙。程敬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衷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者君子所持以一人。心世道者也。紫溪曰。損得上入之心。盡。渾是下入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

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无低昂心。稱有輕重。无輕重心。歸於平焉耳。君子有終。於平也。要識得益寡无工夫。只在衷多上。衷多工夫。又不在衷多上討來。君子一心。歛然歛然。常覺進修无窮。自己不勝其小。雖欲矜誇得乎。

六爻合旨。蘓紫溪曰。謙卦下三爻皆有吉。而无凶。上三爻皆有利。而无害。為君利也。為臣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入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

無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無所疑於我而我無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納之中耳。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哀多者益之。則衆物無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衆皆平而無有於爭。亦無有於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陰柔居下。以能謙之資。執抑遜之節。心已下而益下。君子之謙而又謙也。雖用涉難。可獲協力之濟。况无事乎。

謙者。謙而又謙。能繼續也。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川也。見謙謙君子。用无不利耳。涉川不可以爭先。只是謙退居後。萬无一失。故吉。取象初最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二陰一陽成體。故曰君子。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君子者。由其平日卑以自養。而客氣日消。圭角日化也。否則謙豈可偽為哉。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內心自寧。如牧養者使之不暴而時馴。擾之。謂積習曰卑。地道也。謙。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程敬承曰。人之驕心客氣最易發而

得字要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難御。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須用牧物之法以養之。四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正。居下卦之中。其謙也充於內而見於外。故為鳴謙。此實大聲宏。非矯飾而然也。貞也。吉在是矣。

鳴非自鳴。其謙乃謙而有聲。鳴非過情。便是正吉。即享有終意。潘氏曰。九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正所自得。非勉為之。故不覺發之于外耳。或以貞吉作戒詞亦可。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貞即在鳴謙上見不作二層

鳴謙貞吉。豈聲音咲貌哉。由其謙德自得於心。故積中發外而有聞也。貞吉宜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德備剛正。上下所歸。故功在社稷。澤被蒼生。而自視歛然。不以為勞。謙之君子也。如是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矣。有終而吉。

以一陽而五陰歸之。正是勞。是上下倚賴以底績也。以功不掩為有終。以致恭存位為吉。此所謂謙尊而光者也。胡仲庸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無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程敬承曰。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地鬼神惟其損盈以益虛。故妙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盈終耶。可思。君子有終之義。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君子者，蓋萬民既仰其偉績，又服其雅量也。故有終而吉。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程敬承曰：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不敢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唐疑菴曰：為為為行師，征伐皆有不得終於謙者矣。取象萬民以上下群陰也。六四无不利，為謙。

然也。程敬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弗克正，欲專其責于用亨者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惟君子能之。若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為君害而已。

初九无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柔君也。四以剛近之，功德過盛，所謂彭也。幸其處柔，能克自抑畏，不以寵利居成功，匪其彭焉，則疑忌可免而无咎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彭以功德言，非立位也。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匪其彭而无咎者，由其心之明於君臣之分，盛衰之機，不惟辨其槩，而且替其微，故不敢一毫僭擬而得无咎也。

以明字為主，辨是明足以辨也，皙是辨之深也，有以明辨二字相連，而以皙字為形容其明辨之深，亦可矣。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々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勳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皙者，當局不迷，三則正不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四大臣也。柔正能下，所謂謙尊而光，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然居九三功臣之上，有不可自安者，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偃然居上之意可也。

九三勞謙，本無見忌之隙。在四處功臣之道，合當如此。六四非无全功，但三尤過之，為謙非嫵媚，由中達外，真有一段不自安之意，發揮於容貌之間。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盡則也。无不利矣。又撝謙者，豈足恭哉。居功臣之上，理合如此，非過則也。

夫子恐人疑撝謙太過，故為之解也。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

不富宜如  
此看  
要用二句  
要看得活

○

理合如此。非為求免疑忌之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有天下之富矣。柔中虛體。能去驕去盈。无富天下之  
心。在上而能謙者也。以故遐邇景從。中外悅服。為不富以其隣  
之象。固從之者衆矣。夫謙而為人所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  
立。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而他可知矣。謙道之得人心如此。  
舊說不富不待勢驅也。侵伐以一事言。无不利以凡事言。非也。富  
者驕盈也。不富不以天下驕也。不富正是謙之至。臣隣樂為之。以  
樂為不富者。以也。利用侵伐二語。作一句看。是極言謙道之得民  
心。謂謙而為人所與。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也。不必以无不利推

是不服亦  
是不遠則  
厥正所以  
成其謙

○

開看。陸庸成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雖侵伐亦不爭  
之。天故無不利也。  
或曰。侵伐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  
謙。  
象曰。利用侵伐。无不服也。  
謙德之主。何以利用侵伐哉。蓋負固不服。不得不征之耳。故无  
之。適以濟謙之所不及也。  
夫子恐人泥侵伐之詞。故為之解。見不得已而用之。无害其為謙  
也。程傳征不服也。无其文德。謙巽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  
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舜

上經會通

卷三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元邑國不  
必多一轉  
宜依此

溫恭而不免伐三苗文徽柔而不免征密人何損於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謙極有聞人心樂與故可用行師師以人和為貴也雖其  
質柔无位不能布昭皇靈以威宇下豈不可以元已之邑國乎  
此重謙之好處說不可看征邑國太低了還是與之詞語意謂  
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舊說謂僅可征邑國耳不  
可從蓋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觀五爻詞可見  
看來元邑宜連上句講以此謙德而用行師以征邑國亦无不利  
更直截  
象曰鳴謙志得也可用行師元邑國也

上雖鳴謙而志猶未得也何也君子之志合天下以成謙惟有  
未盡信從者故至於行師以元邑國也此所以志未得也

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也下二句正是志未得處時說皆以才力  
不足短之殊非本旨一說蕪子瞻曰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  
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  
者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

愚見志未得非謂不奔於由中也志得意滿則非謙矣志未得是  
心不敢自安正是謙處與中心得者不異由中達外一而已矣  
胡氏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  
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

止至書通

卷三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服。用之亦可以死不服。

豫 ䷏ 坤下 震上

豫 利建侯行師

卦體人心相應。有豫之意。卦德順而以動。致豫之由。和平之極。治也。故為豫。既謂之豫。則得天下心矣。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以之建侯。則百姓歸心。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何不利乎。渾。就君道說。豫以和樂取義。人心和樂。以應此大順。極治景象。濟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如舉一人。置之萬姓之上。使萬姓惟一人。是戴。非得人心之豫。不可。如驅無辜於鋒鏑之下。使其忘勞。忘死。非得人心之豫。不可。舉此兩大事。以見豫之無所不利。取象地。

豫與伯者 靡庶不同

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或曰震長子。取建侯。坤為衆。取行師。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眾。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何以名豫哉。蓋豫起於人之和。无本於德之順。卦體剝應志行。是衆志交孚。適遂大行之願。卦德以順而動。是時措合宜。允協人心之同。觀志行而知豫之得名。觀順動而知豫之所以得名。故為豫。何以利建侯行師哉。蓋理一也。天地莫位。此理也。

上至會通

卷三

十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吾人立極此理也。今豫既順以動，則一理所感，雖天地之大亦如之而順動不違矣。况於人乎？所以建侯行師之皆利也。信乎順動所係之大也。極之天地聖人其能外乎？以理為樞，而二五順布，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忒其序焉。以理為治，而張弛隨時，聖人以順動也。則不假刑罰之煩，而民服焉。是順動之義，天地所以成化也。聖人所以成治也。豫之時義大矣哉。

全彖以順動貫首節，雖以德體並言，而順動則致豫之由也。劉應志行只是豫之光景耳。剛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志行本應字來。順動順理而動也。揚氏曰：順言理，豫言心，循其所當然，斯得天

如字要分  
晚天地原  
自順動推  
人能動

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

二節即承順動見建侯行師所以利也。聖人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對天地則小矣。順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的根源了。所以能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三節以順動而贊義理之大，承上文天地如之，此明所以如之。故以天地之動原無不順也。惟天地之動原順，故聖人以順而動。

上全會通

卷三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如對之亦  
不違耳

便刑清民服與三光明六符正同一運旋可見順動的道理原是  
三才合一。豫之時義豈不大哉。汝吉曰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  
日月而行四時溫涼寒燠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  
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慎罰之政成焉。萬民太  
和矣。日月四時不平。惟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刑清措而不用也。  
豫之時最足。太和者殺机也。故獨言刑罰。陸庸成曰。人知豫  
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其義也。義即順動也。使人于  
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此義而已。豈不大哉。須合  
天地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蕪子瞻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  
未有無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為往而不為大。

故曰時義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而聲奮焉。則鼓天下之太和。豫之象也。此天地自然  
之樂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焉。由是其用之也。溼  
養性情。而義日以精。消融渣滓。而仁日以熟。德之未崇者於樂  
崇矣。及其用之盛也。冬至荐上帝於南郊。而配以祖。秋季荐上  
帝於明堂。而配以考。神之難格者於樂格矣。樂作而神人以和。  
體豫之功。何至哉。

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  
及二月。震雷聲發。則寒沍渙釋。品物無不和暢。故為豫。作是制樂。

上至會通

卷三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作樂句且  
一氣貫下  
崇德與非  
上帝非二  
時事  
以闡揚為  
崇之佳

非奏樂也。潘雪松曰：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於熙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怠，德之墮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荐上帝，歆祖考。崇是崇高之崇，一說謂樂作而祀吾功德，心德闡揚，充大出來，即謂之崇。殷荐者，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備物盡文，則其樂之猶盛者，如大司樂圖立之奏，樂極九變是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姚承菴曰：崇德荐配，是感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為豫。陸庸成

曰：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荐，只是一和。由順生，不順幼而求豫，舉念便碍矣。

六爻合旨。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棄。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四之悔，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程敬承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豫，和豫也。人心之豫，逸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為豫者乎？故豫卦以四陽為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之盱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與四無係。故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成矣。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人于人心之危者。何如矣。汝吉曰。彖通全體以所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文止一節以所樂。身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惧也夫。

○初六鳴豫凶。

初六陰柔有九四強臣之應。是小人憑藉寵貴。意得志極。而以自鳴。是自求禍也。凶。

豫卦以震四為主。故六爻之吉凶取四也。初六本無大失。以其應四也。不勝張大鳴者。發於聲而誇於人。其凶宜矣。此在位之小人。

恃勢以驕樂者。蔡京之附安石。萬侯高之附秦檜。類此。噫。豫與謙對。豫之初即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於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慎乎。取象震為善鳴。而初和之。故為鳴豫。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不可滿。當豫之初。即以自鳴。志已滿極。所以凶也。

或曰。初幾得志。便滿極。豈能久乎。故凶。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滿於豫。便是順動道理。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畧有些念頭。即是溺人。鬼關頭也。只爭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是性守於中。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常說介以  
節操言  
或解稍異

勢利紛華。泊無所好。德之安靜而淡然不染。堅確而屹然不移。其介如石者也。由是靜極生明。於凡處豫之利害禍福。其幾之先見者。不俟終日。斷可識矣。則得持身之正。而免沉溺之凶。不其貞而吉乎。

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為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吉道也。孔疏所謂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去惡修善。守正得吉也。

按不終日。亦不是靜中另生出一番靈明。蓋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為沉溺太重。把本來面目却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惟安靜堅確。依然本來面目。如鏡未蒙塵。水未著垢。可燭鬚眉。可分妍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不終日。是不待事已成之日也。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必曰不終日。是形容介石之妙。貞頂介石說。吉頂不終日說。取象三昼之卦。初日早。二日中。三日終。故三爻為終日。與乾九三終日同。二在下體中。不待至三終日而悔。象不終日。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人心靜養則明。欲累則昏。六二不終日貞吉者。由以中正之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自守也。蓋心無物而後能觀物。心無事而後能見事。否則中心  
撓亂。思慮日昏。何以得貞吉哉。

中正即介於石。惟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燭利害之中。

○六三 盱豫悔 遲有悔

上有由豫之臣。六三上視於四。縱欲敗度。宜有悔矣。然自古及  
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當速悔之可也。若晉恣而悔之遲。  
則禍不旋踵。能無悔乎。

盱。張目而望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二悔字以凶咎  
言。註悔字以悔悟言。陰性遲疑。不能早決。故又曰遲有悔。聖人望  
人遷善之心。要緊在一遲字。漢之竇憲。唐之楊國忠。宋之史彌遠。

○

皆盱視得禍者。亦由悔悟遲耳。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有悔者。德不足以自守。則溺豫而不自知矣。苟如二之中  
正。雖處初三之間。安能溺乎。

胡雲峰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

○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君民之豫。皆由我致。其道大行。而志乃  
大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不可以一人保。必開誠布公。任用天  
下賢士。而無猜忌之心。則我不疑人。亦不疑我。而朋類之來。

上至會通

卷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由豫與勿  
莫非兩時

志大行者  
則應而無  
他大以分  
其權也

如髮之聚於簪也。豫不可常保乎。

由豫所以致豫於前。任賢所以保豫於後。由豫即是大有得。但大  
臣身致天下之豫。必非獨任之功。此時已是衆賢戮力了。然人情  
當未成功之時。推誠任賢。惟恐不及。功成業就。則驕忌漸生。故以  
勿疑破之。取象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  
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  
象。坤為盍。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之志。本欲致天下之豫。今日由豫。則志大遂矣。  
大有得與志大行。要講得分別。上句粘治功說。下句粘心說。即所

謂剛中而志行也。金汝白曰。五之貞疾。四實為之。於四取其  
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以柔弱不振之主。耽于逸樂。又迫於九四之強臣。威權已失。  
國脉將危。有貞固之疾矣。幸其得中。則權勢已去。位號猶存。國  
脉猶少延也。又為恒不死之象。苟能因此自振。猶可不死。否則  
終必亡矣。

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  
見其強迫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  
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已去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或曰。恒不死。先

此  
卷  
之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之遺澤猶存，猶可藉以不死。此如東周君衰弱，而以文武之緒綿延數十世而未絕也。

蘓子瞻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位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得吉，五得疾也。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怕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怕不死，中未亡也。六五貞疾者，柔也。四之剛權出於下，勢孤於上也。所藉以自存者，僅共主之號而已。故未至於亡，而怕不死也，亦危矣哉。

中是五位居中，處尊也。中未亡，或以祖宗未泯之德澤言亦可。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從欲忘反，昏冥於豫也。逸樂成矣，以其動體，則有悔悟之萌，翻然改圖，為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何有昏冥之咎哉。

五雖貞疾，而不言凶，待其動也。至于成有渝，則動極而能補過矣。

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胡雲峰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怒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陸庸成曰：志窮於中，則口不勝鳴；神亂於中，則目不勝盱；心滿於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中。則意不勝真。聖人於三之悔。猶懼其逢於上之真。深冀其改。无  
非開人以遷善也。

象曰：真豫在上。何可長也。

樂不可極。在上而真於豫。豈可久乎。不可不速改也。

卦辭只一豫字。而文言豫不同。初上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  
三之逢猶豫也。六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

隨 ䷐ 震下 巽上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巽上止  
故為蠱。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  
焉。蠱止云元亨利貞。不言貞。且爻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

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  
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隨 ䷐ 震下 巽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悅。是為君者。德足以致天下之隨。  
而天下隨之也。故為隨。夫君既為人所隨。則治化四訖。其亨大  
矣。然正者。又隨之理。而王道之所以為大也。必其致人隨者。奉  
天地之无私。而雖虞不事。乃為王者大公无我之正。无遠道干  
譽之咎矣。

主王道言。本義已能隨物二句。言已能致物之隨。而物自隨我也。

上經會通 卷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隨固元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况動而悅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蠱壞生矣按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隨主於悅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名隨者卦變剛來下柔是君以微柔之德立極於上而剛德之臣下之臣隨君也卦德震動兌悅是君以震動之才運治於上而天下之民悅之民隨君也臣隨於朝民隨於野故名隨隨固可大亨矣然必貞乃无咎何哉蓋惟正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正為隨然後人心胥應而所隨者盡天下之人剛之所以下

柔者此也動之所以必悅者此也一正立而天下隨之則隨之時義正而已矣感在一入應在天下不其大矣哉

首節前講依時說剛來二句一主臣隨君一主民隨君看來此彖傳與豫彖傳同豫彖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動是本其所以致此豫者故下就順動贊其義之大此彖剛來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而悅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緊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隨時之義之大程猷可曰時說剛來句俱說柔主看來九五本非柔君宜以剛指君下柔指存心於民此便是動而得民心慶而物自悅以隨之也上句分明是已能隨物下句悅慶是物來隨已如此說方與註已能隨物二句相合

遷作隨之  
為妄

依此說作  
隨時解則  
貞之所在  
即是時

二節重貞字。潘雪松曰：道本惡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而又利貞，而天下隨時。其實元亨處已是貞了，已是元咎了。若不貞，必不能成隨，安得元亨？末節承天下隨之句，贊其大明，所隨不可不貞也。貞者隨之時義也。一說不曰隨之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蓋時之所會，人情已有必趨之勢。王者因其勢而施變通之權，則風會人心不覺一轉，故不曰天下隨我，而曰隨時隨我，則猶屬私意，而因時以為隨，則公心公理於此可見。但此說與本義不合。洪覺山曰：隨時不可係，非大亨貞何以免于係。

○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隨時休閒。隨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造化非入何以養其出。人心非靜何以運其動。故於嚮晦之時入而宴息，為疑神於靜，養氣於虛，以為作用之需而已。六隨時之道也。丘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蓋造化疑息不固，則來春必是灾沴。人非夜而息，則不能怡神養氣安足。

象動而悅  
動字皆報  
此靜息來

卷之三

三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為平旦進修之本乎。但息必於晦從闇。然用功養未發之中也。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必歸心綿。若存為天地根外。若滅息中則生息。之為理微矣。

袁了凡曰。宴息從洗心藏密來。放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餘忙猶在。不得謂之宴息。

程欽承曰。嚮晦宴息。此止體也。即生機也。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歸休於寧定之境。恬養於閒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勵進修之本。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要識息非  
燕息

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六爻合旨。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享。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為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為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

止至會通

卷三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乎誠之義。蔡虛齋曰。隨道有始終。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也是也。合而觀之。隨道備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陽在下。為震之主。所謂剛來而下柔者。隨之官也。夫人心廓然。太公原一無所隨也。既有所隨。則有主之心。似不若無主之心。廓然者。變其常矣。為官有渝之象。然隨亦人所不免者。但患隨不正耳。正則有主而不失其所主之公。雖渝何傷。猶得吉矣。然非出門以交。則隘而不廣。不得言貞。必鄉國天下。麗澤最宏。

而出門交焉。然後為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也。

時說以公正平對。非也。只重貞出門交。正是貞也。蓋不公即非正矣。通節俱以心言。官有渝。似非大公之心矣。然隨而得正。猶不失其心之初也。故曰貞吉。心之初體最廣。若有私泥。又豈最初廣大之心乎。故以出門交廣之。貞只是無私。然不廣即是私。即是不正。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私情所與。豈合天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陸庸成曰。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願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於情利之

看出門句  
與官有渝  
相應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上經會通 卷三  
私雖隨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為群。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剛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偏門均也，惟初剛得正，故心無所係而能出門以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嘉，交於丈夫而孚以貞，交於神而孚以至誠，率是也。觀官有渝三字，見得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了，可妄隨乎，故必貞云云。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官既渝矣，何以吉哉？從正則吉也。惟出門交有功，則不牽於私，其交必正，故不失而有功也。

或曰：不失，照失夫夫看來，如云：天下皆吾友，不失一士之意。六二係小子，失夫夫。

隨之道，但論當隨與否，何論遠近。初為小子，五為丈夫，是二當從五，不當從初矣。乃與初近，又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曰：若情牽於近而係小子，則勢遺于遠而失夫夫也。可不審乎。係字在相近上，看出係者專是以私情比，昵有眷戀不舍之意。失者惜之，辭二句不可平交，雖不言凶咎，然特用小子夫夫四字，正見從遠之失宜也。要把四字看得重。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二陰柔順地先不好了，故因與初近而相係也。此初所稱渝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亦中正者豈遂舍大夫哉但既係小子則幸此必失彼其勢弗兼與也

吳一源曰二之中正非背正者也柔或泥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即欲從正而不可得也或以人臣言如荀彧舍昭烈而事曹操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居卦上當大臣之任者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是依縉紳名流而舍去鄙夫得所隨矣何求不得哉然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隨也道義自重不以權利相倚而居貞焉乃為正人君子

之隨而利矣

曰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而戒之也隨有求得就人情論其常耳當輕看求如事求可功求成之求非求富貴利達也吳因之曰三之墮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違非真見四為君子而當親初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非其得則是其求則非也居者弗隨之義也胡氏曰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為得也

戒以居貞  
首求得來

止至會通

卷三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之所從既在於四則志之所舍必在初矣蓋係者志係之也志有偏係獨無舍乎

弗無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九五君臣同德者也以是隨君則言聽計從何求不獲哉但恐嫌於陵逼雖正亦凶耳將何以自完也惟孚誠積於中而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無逼上之嫌而何咎

有獲宜依  
程傳以得  
人心言三  
有求得隨  
久而有得

隨有獲所為皆如意也或曰得天下之心也貞凶是位高權重上疑下忌之意不必實講貞字有孚在道處之之法也惟有孚故能

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從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有孚在道即是以明或曰人臣賈禍豈盡恃權之過即心力俱竭而不顧主上之所安者皆足取禍故孚與道又必以明處之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立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巧媚君心借援左右或表暴白心迹以自明無他聖人一切不用所用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若慮威權太盛而解使去已則衰

世若臣互相揣摩之術也豈大臣體國之忠哉

丘氏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

止在會通 卷三

要識有孚  
在道乃人  
臣之常此  
只不改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常耳

以明者以  
其明也

○然則處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柰何曰勿疑有孚在道而已。

○參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隨有獲矣何以凶哉。惟有獲則地居危疑義當凶也。所以有孚在道者果何功耶。乃明哲之功也。苟非明哲必不能以誠格君以道律身矣。

傳曰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爰以有孚在道即為明。此言有孚在道本於明。吳因之曰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權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早有定見不為目前權勢遮蔽豈有

凶哉故提出明字為處盛之著鑑云。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臣德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傾心信從孚于嘉也。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隨之矣。吉。

蔡氏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强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君臣肝胆相照始終一轍也。程敬承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二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槍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無所污而有所疑上九所以睽孤有所係而無所疑九五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為隨主君不下隨

止至會通

卷三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臣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于嘉言者，以五有正中之德，故與二之正中相孚也。所謂取

人以身者。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是情義相維，始終無間。隨之固

結而不可解者也。象如拘係之，乃從維之，即此隨之。誠王者

用此享于西山神，且從而敬矣。况致天下之隨乎。

或有作臣事君者亦

宜主君道上說拘繫二語言，民心固結之極耳。君之誠通於民，又結於君者。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拘係之者，上居隨終，誠意固結之極也。

窮字作好字面看，與往吝窮字不同。二三止言係，此又加拘字。隨

至上而窮也。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曰係，教以

隨之誠。總之則彖辭所謂貞也。

○蠱

蠱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體卦變皆剛上柔下，上下不交也。卦德卑巽首止，君臣怠緩

也。此紀綱刑政所以日隳，蠱所由致也。故為蠱。夫蠱壞之極，亂

止 全會通

卷三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當復治。故蠱可元亨。以天運言也。人無是事可乎。為君若臣者。殆必銳意勵精。興衰補弊。如涉大川。乃為利耳。涉川何如。以將壞之事。而使至大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先甲三日之辛。為辛者。自新之義也。更張前日之弊。以善其始。以方新之事。而使至遠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後甲三日之丁。為丁者。丁寧之意也。致謹後事之端。以善其終。天啓其時。人盡其事。蠱可治。而元亨可必也。

蠱就世道講。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元亨天待也。涉川人事也。先甲後甲。正是涉川事。涉大川。非極溺亨屯之說。所勇往之義。正與卑巽苟止不同。

蓋蠱以積漸而成。知蠱之所由致。則知蠱之所由治矣。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是一時事。先甲三日。新也。以今之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滌蕩。振刷過了。非是將衰未衰時。用此維持挽回之術也。且其所謂滌蕩振刷者。又極其慎重詳審。周悉萬全。略不疎漏。以致後弊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上先甲三日意。蓋恐自新者。微於意氣。喜于紛更。少萬全之長策。故言此以防之。何等振作。何等持重。此所以善用其涉。而圖元亨者也。

邵國賢曰。涉大川。非獨勇往。內有酌其淺深。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意。

彖曰合肯。夏官明曰：舊解卦辭從天道說向人事，彖辭從人事說向天道，不知聖人言人不言天。卦辭曰元亨，隨着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蠱，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緊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總之重人事上。馬氏曰：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

○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卦何以名蠱也？蓋九朝綱國是，清明振肅，皆由君臣道合而交相整頓于其間。卦體卦變，剛上而柔下，則君亢臣卑，兩情不能

相通，卦德巽而止，則臣諛君惰，庶事日至叢脞，皆足致蠱。故名蠱。治蠱豈易言哉！天下之不治，蠱為之也。治蠱至於元亨，紀綱振肅，法度脩明，則天下可以亂而復治也。此見蠱當治也。故利涉大川，正言君臣勵精往而有事以治之耳。至於治之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豈不因乎時而頌冒為之哉？蓋亂之終，則治之始，天運然也。時至而事起，天命而人從，先甲後甲，正以人而應天也。即所謂有事也。有事則必至於元亨，而天下可治矣。首節剛上二句，非為蠱乃致蠱也，惟剛上柔下，上下不交，所以君驕臣諛，因循苟且，坐視其敝而莫救耳。貞卿曰：蠱從虫從血，物必腐而後虫生之，虫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而後弊生之，弊積而止。至會通。卷三

串講更佳  
見上下不  
可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世斯盡矣

二節元亨有作將治言有作已治言者看來卦詞元亨以天運言言盡可治此元亨還依註以人事言治盡至於元亨也但此句只是渾：要其始終而言耳。下面往有事正所以治也。不曰往有功而曰有事者治盡之道貴於勇往有為以濟其險故六爻之用貴剛也。往字最有力。如救焚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先甲後甲本  
是人事而曰終則有始天行者乃是鼓舞人去幹事耳 吳一源  
曰終則有始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於未治之先而審於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事以成天庶其可治乎。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

往字要人打起精神幹事

及中幹字即是此意

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為天不能如此做而特假手於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復有天故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為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違天如此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君子以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於是振民鼓之舞之使無廢惰自安之習振則顏者起矣而已德未成作新無本又必涵育已德無逸豫焉則民風可振而天下之蠱可治矣。

上至曾通

卷三

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可如將  
說兩平看

此說亦佳  
但與本義  
不合

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類於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然欲振民必先有德。育者涵養以要其成。匪徒一奮勵而輒止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又有以振與育俱在民風上說者。潘雪松曰：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知所振作耳。故必振民而育德者。從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在條教。而在令上得力。蓋治其本也。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於蠱也。雖然。寧為幹之悔。無

為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子瞻曰：器久不用則虫生之為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蠱。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故曰巽而止蠱。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初六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國資於臣。猶家資於子。臣之代君。猶子之代父。當蠱之初。蠱未深也。紀綱未盡頹弛。法制未盡廢壞。乘此飭之。象幹父之蠱。可謂有臣而君無失政。猶有子而父無敗德矣。然謂之蠱。則亦危矣。當知危能戒。善救預防。則終能幹蠱而吉也。否則何以有子。

厲字重惟  
屬故能幹

何以得考无咎

六爻父子字除六五外俱以君臣言不可作實象此爻只就初上  
發議論曰父之蠱明無得諉耳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為有子不然  
與無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  
无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取象初最下子象以柔行剛幹蠱象當事之首有危象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當蠱之時君孰不以振起望臣哉故幹蠱者其意正以仰承君  
志猶子之善繼志也

一說楊氏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

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  
也惟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聖人只要人幹蠱  
怕他以傷厥考為解故說破耳

項氏曰初有幹蠱之志二有內幹之才三有外幹之才下三爻皆  
能幹者以其異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陰柔之主致世道之蠱二以剛中起而幹之子幹母蠱之  
象也貞也但恐以剛乘柔多有違拂而君不堪耳為臣者豈可  
以是為貞徑情而弗顧哉當巽以入之而從容有漸也

五以柔廢治二幹所當幹即此是貞然事當巽順有不可執以為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一

貞者非謂不可正也。不可貞正是善用其貞處。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者，蓋治蠱非陽剛不能。然陽剛非中，未免有拂戾之嫌。二惟剛中，故得因革損益之宜，無矯枉太過之失也。

得中道得治蠱之中道也。本剛中來，蘓氏曰：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曰得中道，可見柔行巽入，乃為幹母之中道也。質卿曰：得中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族，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為其事之當而已。

不可貞即是中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相臣更張先朝之積弊，幹蠱之象也。但過剛不中，小有急遽之悔矣。然巽體因以得正，則一洗積弊於治，未必无補也。何至大咎哉。

小有悔，以心言，无大咎，以理言。要見得能幹，雖小悔亦何傷。斷不可有所退托，便不去幹耳。

蘓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三之幹蠱，雖過剛而有悔矣。然幹所當幹，終无咎也。寧獨无大



咎乎

蠱之時聖人只是要人去幹故畧其失而深與之於无咎上加一  
 絲字與王臣蹇終无尤也一例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  
 下之忠於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夫終可无咎何必避悔  
 哉姚承菴曰論到周旋無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  
 周公亦責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  
 故孔子併畧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陰柔才弱不能為是溺於因循憚於變革坐視其政之  
 日弊象寬裕治蠱也恐天下之蠱日甚一日大壞不可救矣往

裕與涉天  
川相反

不見吝乎

強以立事為幹急以委事為裕碩羊弊貴勇安行徐步豈所施於  
 揅焚拯溺之時乎往見吝謂吝可立見也往字有過一日偷安一  
 日之意  
 朱晦翁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  
 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  
 莘老劉器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且寬裕無  
 事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后却憂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治蠱能濟斯往有得矣豈其裕父之蠱而往有濟乎未得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得字以成功言，非得志也。未得言未得濟蠱也。三失之過，四失之不及，必不得已，寧為悔毋為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當前人積弊之後，以柔中之主，任二剛中之臣，主臣一心，相與勵精剔弊，以光先王令緒，非復向之剛上柔下，巽而止者矣。此中興令主也，用是而有譽於天下後世矣。

此得賢輔治，振起先業者。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剛柔合德，故幹蠱而用譽。是有光前烈，非徒善繼善述之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用譽，豈五獨能哉？由九二承以剛中之德，所以君臣相濟。

幹蠱而用譽也。

承德雖在臣而用臣，則在五。故譽不在臣而在君也。卜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則任賢正六五，所以幹蠱者，故以用譽為用賢也。

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為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也。五享治蠱之成，故為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以陽剛居蠱之終，則無所事矣。事之外，則不當事任矣。故撥亂之君有用譽之五，撥亂之臣有剛中之二。復何事哉？故不事王侯，惟尊德樂義，高尚其事而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要識此等  
人與幹在  
者不是兩  
樣

上九陽剛是有賢德而時未偶。如伊呂之處畎畝樂海濱。非沮溺  
之潔身亂倫者。王敬賢曰：諸父皆汲；幹事至六五用譽矣。從  
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不事而又曰其  
事明以無事為事也。其事何事也。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  
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任吾身之事。何足稱乎。故象曰：志可則。與  
往有事者同用矣。  
胡雲峰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不事王侯言。君臣  
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  
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也。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為行。巽之權。而不  
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為係。艮之止。而不為辟。

一說以功成身退言。趙汝柵曰：居蠱之終。事之蠹壞者。幹之畢矣。  
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自事。取象居  
艮山之上。故象高尚。艮止也。故象不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不事王侯。豈無裨於蠱哉。其高尚之志。真足振起頹俗。激勵人  
心。可為天下法則也。

程敬承曰：士何事。尚志即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即其志。非二也。曰  
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巽。高尚而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  
以救蠱之壞。  
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校

上九會通 卷三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蠱。矣。上。之。不。事。高。尚。欲。以。節。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  
吳。因。之。曰。聖。賢。處。世。前。後。若。兩。截。上。之。高。尚。正。是。耕。莘。釣。渭。時。事。  
一。當。事。任。使。會。涉。川。幹。蠱。先。甲。後。甲。所。謂。志。可。則。者。以。此。

臨 坤上 觀 坤下

陸。庸。成。曰。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為。義。自。二。陽。初。進。而。臨。於。地。故。為。臨。及。二。陽。進。極。而。為。天。下。觀。故。為。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无。咎。者。二。可。謂。基。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吉。止。五。上。為。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臨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有。進。逼。小。人。之。義。故。為。臨。夫。君。子。浸。長。以。勢。論。之。陽。道。大。行。當。得。元。亨。然。勢。不。可。恃。也。必。宅。心。處。事。一。稟。於。貞。則。可。以。臨。小。人。而。得。元。亨。矣。何。也。陽。雖。浸。長。而。浸。消。之。漸。已。在。目。前。至。于。八。月。小。人。復。得。志。而。君。子。有。凶。矣。此。元。亨。不。足。恃。而。以。理。維。勢。不。可。不。利。貞。也。

穩重利貞  
貞即悅順  
剛中而應

復。之。一。陽。固。是。陽。長。然。猶。微。也。至。二。陽。則。勢。已。盛。君。子。進。小。人。自。退。非。真。逼。他。去。也。元。亨。以。勢。牽。之。也。利。貞。以。理。防。之。也。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正。見。不。可。不。貞。也。不。直。曰。凶。而。曰。有。凶。不。必。凶。

上全會通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凶在其中。頤其以理自持。何如耳。

按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言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二陽浸長。方興之勢也。盛莫盛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取象歷臨六爻。至遯初二。陰九八爻。八於數為陰。于象為月。故曰八月。歷剝六爻。至復初一。陽九七爻。七於數為陽。于象為日。故復曰七日。彖曰合吉。全象重利貞。元亨。只帶過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曰天之道。天道為陽。為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之。凶立至。

矣。吳因之曰。元亨利貞。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言後日將衰。蓋見不可不貞。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卦何名臨哉。二陽浸長。則君子道亨。駸莫禦。雖无意逼陰。而小人自退避也。故為臨。何以元亨利貞也。卦德坤順兌悅。卦體剛中而應。是其臨小人也。內既心氣和平。而外又不拂。時宜在己。善用其剛。而在人又委任事權。此皆正也。故以大亨與君子。而又戒之以正者。正理以維乎勢。乃天道之當然如此也。且以氣運言。至于八月有凶。二陽之消。在數月之間。不待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道宜在君子上說

也。君子得不利貞為兢。首節浸長內有漸而長意。又有方來未艾意。二節承浸長來悅而順見進之不躁也。剛中而應見進之不苟也。此所以善其臨所為元亨在此。所為利貞在此。故下文直接大亨以正之辭。剛中而應。字不以在人協力言。乃君為之應。剛柔合德而有為也。三節孫氏曰。天道不可一日無陽。无陽便不成世界。故其心未嘗不注意於君子。然君子所以與小人異者。只在正不正之間。使君子不能以正自慶。天亦何意於君子。耶。故大亨而必以正方與天道合。以天道原無不正也。

未節消不久危之。詞長而曰浸。何其漸消而曰不久。何其速。君子當預為戒耳。趙氏曰。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于二卦者。其憂深思慮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臨于澤。臨之象也。觀此得臨下之道焉。臨民不可无教。而教思一念。叠。不倦。與兌澤同其深矣。臨民不可无養。而容保之澤。蕩。无垠。與坤地同其廣矣。臨下之道。何以加此。此臨字上臨下也。與卦名取義不同。重在无窮无疆。上不徒曰教。而曰教思。謂教育人才之意思。如兌澤之深也。如庠序是謹矣。又

上經會通

卷三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申之孝悌勞來有方矣。又繼之振德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謂容受而保養之其度量如坤地之廣也。如利一人不為也。利天下為之利一時不為也。利萬世為之此君師之道也。无一人不復其性無一人不安其生矣。

六爻合旨 蕪紫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久矣。然以一人臨天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其勢常易。疑故為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為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其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然垂衣而享之矣。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無心之感也。其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怙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内也。内指內卦二陽。李九我曰臨一也有臨逼之臨。蒞之臨。與之臨。初二爻臨逼也。三五上臨蒞也。獨四一爻臨與也。要之皆歸於正也。張幼于曰說而順劑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蒞小民之道也。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臨柔也。其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諸爻無不言臨者。既憂之者。反其臨而為至臨。敦臨也。兌終為悅。其臨者。小人之事。艮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咸者臨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其者臨之賊。言邪也。

○

初九咸臨貞吉

卦惟二陽。偏臨四陰。是君子進而衆小人皆其所陵迫而攢斥也。故為咸臨。要在所為臨者。一執於正。如所謂順悅剛中。烏則不為小人所乘而吉也。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二陽皆曰咸臨。然君子豈有不貞。但當道長之初。聖人慮其恃壯妄為也。故以貞戒之。咸皆

若搭大象  
項以臨民  
言

○

也。臨與卦同。貞即卦辭之貞。吉即元亨意。一說二爻俱以臨民言。咸普偏之義。其道廣大公普。無所偏比。蓋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正也。故曰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必貞而得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无正。君子之志欲行正於天下。不得不守正以臨之也。

時說謂釋咸臨非也。此釋貞字耳。若說釋咸臨。是君子之貞為防小人。非以自治也。吳因之曰。行正不對榮身肥家說。正對好剛使氣說。君子之志只欲行正於天下。若乘此機會植黨求勝。務洩不平。好逞客氣。一有此念。即邪也。何以為貞。何以能咸臨而吉。

上全會通

卷三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亦以陽臨陰故為咸臨然剛得中則舉動合宜勢上進則權力在我故可以揖服羣邪發舒吾道吉而無不利也

初二皆咸臨也二剛得中所謂剛中而應者且勢上進比初又不同矣故初必貞而後吉二即咸臨而已吉无不利矣吉陰邪盡去也无不利陽道大行功業可建也宜一串說

一說以臨民言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徧感群陰而得其大順曰咸臨咸无心之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君子志欲行正以令天下而天下順之彼小人者不利君子用事而排阻其間何其不順故咸臨者為其未順命而不容不去也陰黨去而陽道行所以吉无不利矣

順以小人之心言雖迫於勢而心未帖然順命若以臨民言潘雪松曰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

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強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促以勝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也吉无不利以此

六三其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時當剛長自憂不能見容故以其為臨阿媚自結然君子豈可以非道悅哉无所利矣為小人計惟

上卷會通 卷三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時說憂與  
井反此獨  
說井臨內  
看出憂字  
于既字更  
得口氣

用憂之一念。改行從善。則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可免。矣必  
以井為臨也。

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也。蓋小人以井為臨。恐不容於君子。其心不免於憂也。聖人就其憂之一念。開示之。蓋其能憂。慶即是良心萌動。慶可與為善。故與之以无咎。廣遷善之門也。君子欲去小人。正為其井悅耳。變其井悅而順陽。剛之正。君子豈不能容小人哉。一說无咎。謂君子不追而咎之耳。亦佳。項氏曰。三井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悅。既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一說以臨民言。謂遠道于譽。不能動物。取象井者。兌口柔悅也。

象曰井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陰柔居下之上。是其處位不當。故以井為臨。以真免耳。是其咎也。夫既憂而改之。則變柔從陽。可以補過。咎不長矣。

位不當。不以德不足說。時講有就德言。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居說之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為所悅。且將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聖人猶以咎不長許之。欲其速憂耳。

下三爻以臨民言亦可。看來還該以君子小人說。初二君子也。六三小人也。惟在為君若相者。任賢勿二。知人善使。則君子用而小

位不當以  
德言亦可

上至會通

卷三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退无疆无窮之治成矣。故上三爻至臨智臨之後則係之以敦

臨。六四至臨无咎。

四以柔正之大臣。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宜其情意懇至。固如膠漆。不以勢位拘。不以毀譽間也。故為至臨。得為相用人之體矣。又何咎。

主大臣下賢言至者誠意懇至也。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德同者相信。異已者見疑。四之至臨由其位當有柔正之德。故於剛正之初不覺情投意契也。否則外親內疎。烏有懇切之誠。

哉。

位當雖以德言。亦要識大臣任天下之教養。而初九有教思容保之德。欲行正道于天下者。是其同德相信處。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言。

五以柔中下應九二。是知君臨不能獨運。擇賢以任之。教思委之司徒。容保委之司空。此其所為臨者。乃智之事。誠為執簡御煩。得理道之要也。不為智臨而大君之宜乎。則賢才輔而教思容保之治成矣。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智臨。智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

上全會通

卷三

五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解  
着中字刻

○

智適為不智。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雖不自任其智。其智大矣。乃大君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之宜。豈苛察為智哉。乃行中之謂也。智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  
時說皆云中者。天理之當然。用賢就是中。就是宜。不自用而任人。就是行中。此說雖是。仍談入一層。看中即柔中。在人君為下賢。虛心也。夫子慮人以知臨為苛察。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見。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若合四五  
入宜以下  
象言

○

上六居卦上。處臨終。是其教養乎民者。行而有常。久而不變。以深仁厚澤。煦育天下者也。此聖王雍熙悠久之化。而无愧若師之責者。吉又何咎乎。  
主臨民言。正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者。淪肌浹髓。百年必世之治也。一說主下賢言。至者表裡如一。敦者始終如一。  
敦臨。即至臨。智臨而道愈篤也。取象坤上。昼最高。曰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臨之吉者。由其存心天下。加意窮民。是以教養不安小成。而敦厚於臨也。

仁至會通

卷三

五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純王之政本於純王之心也。若主下賢說內指內卦二陽

觀 巽上 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卦德內順外巽觀之德也。又九五以中正示天下觀之道也。故名觀。夫觀化在民為觀在己。使徒多其文章侈其號令以眩天下則本之不立天下安取秉哉。必精一執中無為守正冲然容勿之上則精神凝一而民即契於精神心志不分而民即孚於心志可以建中表正於天下矣。不猶祭者既盥以後未荐以前而孚信在中顒然可仰乎。蓋事神以誠不以文治民以心不以迹其感應一也。

盥而八字  
俱在觀之  
一字內

上示下瞻謂之觀卦名雖無德體更重中正上是可以為人觀仰。處然觀本於中正本體原是精微聖人恐人認作政教粗迹故特揭不荐顒若淵微玄穆處示人以觀之精也。觀者顒也。不荐顒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具於盥顒若寓於不薦。總是薦恭不顯文王不顯亦臨无斁亦保正是此意。

上講皆依時說但時說皆謂盥而不薦時此心無一毫妄想襟慮。極其誠敬為觀者常如此時純一則孚信在中顒然可仰。但如此說只說得有孚而盥而不薦四字尚未透。看來誠敬在未有事之先象上之无為而化也。祭必先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

與說得首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可仰也。觀是無為之妙。從涉有為，便不是觀。  
彖曰：合旨。全彖以中正二字貫以神字作骨。首節維皇建極上  
所以為觀也。次節維民歸極，下所以觀上也。二節已有神字，意三  
節見中正為觀出於自然，而極其妙也。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為天下觀也。中正則其所以為  
觀者，通章全重此句。順巽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為，巽  
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隱  
隱躍躍，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何意於觀我？神道  
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  
也。故謂之神。又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灌

輸而羣黎已偏為爾德矣。故曰：下觀而化，而只一觀示問上安  
所著意言下安所庸知識兩精相喻神焉而已。故觀天之神道可  
以滌聖人之神道。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  
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卦名觀者何也？觀之道中正而已。然匪位則道不尊，匪德則道  
不立。卦體九五居上，是中天地而為君，有其位矣。卦德順而巽，  
是內之和順道德外之深入義理，有其德矣。德以位顯，故能建  
中表正，以觀示乎天下，刑百辟，式下土矣。卦之為觀，以此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大觀句虛  
下二句正  
地所以大觀

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人君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化何如哉。但見觀上之中正者。莫不化於中正。下觀而化也。此辭所由係也。夫觀卦而得神之感矣。觀辭而得神之應矣。然而即天之神道也。試觀天以大中正。默運冲漠。而四時不忒。其序矣。則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建中表正。直與天道同於穆也。天下有不順帝之則。不識不知而心服乎。此所以中正以觀天下也。所以下觀而化也。觀之妙也。

首節上講依舊說大觀主位。順巽主德。看來順巽是說他性情中正。則其養成之德也。至所謂大觀者。合巽順中正以為觀而成其大也。若止是位。何以曰大觀。吳因之曰。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

平和安妥。無躁動決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收斂退藏。沉而不浮。潛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荐之意。思二節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言能如是。則下觀而化矣。化者妙於不知也。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看之觀。都不著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三節是形容中正以觀天下之妙。頂化字。來下觀而化。皆本於聖人精神心術。鼓鑄出來。不落形迹。故曰神。無可象。故借天道以形之。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此便是中正之則。神道設教之所。在即是神所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下觀而化。故曰服。兩神字粘著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

上至會道

卷三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精八一  
習佳

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蓋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  
設教即是為觀 吳微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  
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  
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嚮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  
無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一說神道設教謂神  
道處即是教易因曰夫曰觀則聲臭俱無一如其天何言哉而  
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  
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無物不通觀之象也先王以身率民既建中表正矣

可為托名  
先為者於

而風土異宜習俗異尚徒愚天下以神可乎故巡行方國以觀  
民俗因民俗以設教典使同歸於中正亦如風行地上物无不  
通也  
古者天子五載巡狩巡行方岳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  
以觀好惡是省方觀民也 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  
貞利末教義風僂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  
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  
行矣 歐陽永叔曰聖人觀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  
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六爻合旨 蕪歎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己名曰反觀以己觀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在百姓。大夫之觀，在四方。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人者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牆之隙，闕觀者自足于葺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

李九我曰：卦以觀示為義，爻以觀瞻為義。下四爻皆所以觀人者，上二爻皆所以為人觀瞻者，皆以中正貫。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九五中正為觀，萬物所快觀也。初六陰柔在下，庸才而無遠識，不能振拔有為，以觀光上國，故為童觀。此乃閭閻小民之事，非君子志四方之事也。故在小人則不足咎，而在君子可羞吝也。

觀者，觀九五也，而四陰之觀九五者，則以相去之遠近為所見之大小。初不能遠見者，去五最遠也。小人无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不足怪也。君子吝，邦有道貧且賤，烏恥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初六童觀，是百姓日用不知者。小人在下之道，則然也。豈君子宜共。

提一道字，見得小人當如此，其所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夫婦飲食之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六二闕觀，利女貞。二應五，亦欲觀五者，但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不出戶庭而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窺上國之光。所見幾何哉。僅可窺窺萬一而已。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豈夫大觀之識哉。

茫然一无所見。曰童。小人日用不知也。有見而小曰闕。僅見一隙。不能徧觀。盡識也。利女貞。見非丈夫所宜也。張氏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激丈夫。取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初在下。故為小人。二應五而隔三四。故為在門而闕門外。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但以君子而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朝端。徒覘一斑於形似之粗。如女子闕觀也。不亦醜乎。此二爻正見神道設教之妙。死人。不陶鑄焉。初雖童觀。二雖女闕。

皆得被其餘光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君子出處。度其君。又度其身。三居可進可退之地。安取衷哉。故君如九五。不必觀也。觀我生之通塞。以為進退焉。如執中。居正。德足宏施。是行之通也。進可矣。否則寧闕觀而已。童觀而已。此自度其身者。

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三可進矣。苟所行未通。搃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欲其自審。程敬承曰。吝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位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曰觀我生者。何恐以漫不可用之身。自負機會。故觀我所為之進退。蓋欲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雖有進退  
二字推之  
發著其進

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忽然以退終耶。吳草蘆曰。生者人之神明。所得生者。即仁體也。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取象進退三居上而近巽。為進退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所行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失觀之道也。童觀闕觀胥失之矣。

有大觀在上之主。說一退字似阻天下觀光之志。故以未失道明之。童進邊。着來道者生之理也。觀我所生之理以為進退必不至自失所生而有負明時也。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

此說新

九五察人以脩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中正為觀。典章文物燦然光輝矣。四最近而親矣。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也。為觀國之光。此豪傑奮庸之希觀也。于此猶不賓焉。虛此良遇矣。用賓于王。不亦宜乎。

時說上句以大臣言。下句推開看血脉殊不貫串。通節俱宜以四言利者四利之也。上句只言四近當時之盛。不必說出大臣字。惟觀九五之光。故用賓于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能觀。三未及觀。獨六四最近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大夫之槩。可以進而輔。大觀之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之會。

俱以四言  
柯等直截

上經會通

卷三

六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君尚賓  
其說為長

○

也。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不曰君之光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觀國之光者亦以明王有賓禮以親邦國有賓興以待賢能故為士若臣者各從而尚之也。用賓者作賓王家尚賓者尚其賓禮而用賓也。一說尚賓就人君說賓字當賢字看言人君崇尚賓賢故四進而觀光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中正為觀在上之君子也。故觀已所行果能建中表正而君子乎則可以為大觀之主。可以使下觀而化。何咎之有此獨觀萬化之原者。

時說俱以占者為主。以君子指五謂人君如九五之君子為看來通節俱宜指九五說。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群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而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我而曰生謂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後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者中正而已。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民風主德自相關係。不察民俗之淳漓孰知主德之善敗。故觀

上至會通

卷三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我生非但以我觀我觀民乃所以觀我也

王者通天下為一身故觀我必觀之民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

如孔說觀民內以君子言亦新

孔穎達曰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無咎所謂難乎其無咎也唐疑庵曰彖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即九五之觀我生以觀民亦自盡其為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不化我何知焉則咎與醜皆非君子之咎矣

幹旋妙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師道觀天下亦君子之象也故觀已所行果足師世範俗而君子乎則无愧賓師之責而无咎矣

看法亦如九五不必作占者說潘雪松曰上雖不當事任而德之為人觀者猶九五也其心通天下以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已咎我其者對我而言以我示人則曰觀我因人反已則曰觀其實無兩樣二爻皆為觀者皆陽剛故皆曰君子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居師位責望隆重惟恐已之道德不足為國家矜式其志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說于平  
字更切

戒懼而未安也。所以觀其生也。此以為觀于天下之心。言未平者。不以无位而安。然肆意不自考省也。

一說以憤世嫉邪言。武王著定而伯夷採薇是也。蠱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噬嗑 震上 離下

離上 震下

陸庸成曰。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為喻。賁无色也。故爻中多以尚質之象為得。噬嗑者。刑罰之教也。賁者。禮樂之化也。必先威而後文可飾。程敬承曰。聖人不尚刑。故用刑之爻。每寓難之意。至四五而曰

○

艱貞曰貞厲。見威明之不足。行也。聖人不尚文。故用文之爻。無其取之之意。至五上而曰丘園曰白。賁見文明之賁以止也。又離與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搏擊而山慎重也。

噬嗑 震上 離下

離上 震下

卦體內虛。一陽間之。必噬之後合。是有強梗間吾之治。必去之而後和也。故為噬嗑。夫治道之不亨。以強暴梗其化也。既噬而噬。則強暴者去。治化行矣。故亨。然欲去其間。非刑不可。故宜用獄。而後噬者可噬。治乃以得亨也。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吳因之曰。聖人之心

止

卷三

六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天下。但強梗為閭之人。若漢從優容。反以致養。奸而縱惡。故必痛懲其罪而決去之。然不曰刑而曰獄者。以獄者所以治閭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道德仁義之化。俱有所不及用。至於用獄。亦聖人大不得已處。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卦名噬嗑者。卦體中虛為頤。一陽為物。間隔不去。則治道壅闕。必去其間。而後海宇可同風也。故為噬嗑。既噬而嗑。則強梗去而德教行。亨矣。利用獄者何哉。蓋治獄之道。非威無斷。非明

元察。非中則威明兩偏。卦體剛柔均分。則剛不過暴。柔不過縱。有得中之善矣。卦德下動上明。則威足以斷。明足以察。有威明之善矣。觀雷電合章之象。而明動之極。相須為用。威明又相濟也。觀柔中上行之五。而寬非姑息。以剛節之。剛柔又相調也。此皆用獄之所宜也。故六五雖聖修未純。不能化暴。然威明得中。則折獄致刑。無不得其理者。何用獄之不利乎。首節見頤之中。豈可使有物哉。有物則上下間隔。勢不容不噬矣。二節噬嗑亨。加一而字。謂噬嗑之而後亨也。下文正是噬嗑所以得亨處。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剛則暴。全用柔則從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無威。不足伏物。故惟威明得中之為

二說俱新

貴剛柔分。柔上行，則得中矣。下動上明，下雷上電，則威明矣。但上二句分言，下二句合而相濟言。六五既不當位，如何威明得中，不當位者，德歎聖修，不能致刑措也。威明得中，自發用言，既具是善，故能利用獄也。一說以剛柔做主剛者，執法之義，柔者矜恤之仁，剛柔分言仁義並行也。此且漫說剛柔不過意，至動而明二句，乃其善用剛也。柔得中，乃其善用柔也。此說更新。又一說歸重柔中刑者，所以取中也。使非五之柔中，孰為刑之主哉。不當位，又一說遇難治之獄。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有以去天下之間，噬嗑之象也。先王象雷。

此是刑期元刑之意

以用威象電以用明而明罰以勅法焉。夫天下之有間，起於法之不勅，而法之不勅，起於罰之不明也。故辨其輕重出入制為一定之律，於以肅紀綱而警有衆，使人凜然不敢犯也。此去間之大權也。以立法言，非用刑也。明罰所以勅法也。明有詳審意，勅有整肅意。利用獄是臨時所用，明罰勅法是平日所定，與其有間而後治之。不若未間而預防之。明罰者，明之於先，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勅之于初，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之仁心也。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但非此無以合間。是刑罰者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勅法之心，即道德齊禮之心也。

止至會通 卷三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潘雪松曰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誤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而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勅法。

六爻合旨。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薄刑加於小惡。極刑施於大惡。而二三四五俱屬用刑。二惟良折獄者也。三困於強禦者也。四有司執法之義也。五人君矜恤之仁也。大都用刑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无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刑用獄之意。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人情無懲於前。則无警於後。罪薄而從之。後必惡極。罪大不可救矣。初惡未形。而一行稍虧。即有所懲。後豈敢為惡哉。為履校滅趾之象。小人之福也。无咎。

此止惡於初也。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後至於誅。小懲大誡。乃得其福。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不禁其微。取象陽剛橫亘于震足之下。遮沒其趾之象。震動於下。不禁則行。故象曰不行。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趾者人所以行。履校滅趾。乃禁其行。不使進於惡也。楊氏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

望膚是自  
家治獄易  
不可說服  
之甚易與  
一減鼻相才  
者

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極罪大之凶矣。  
六二噬膚減鼻无咎。

六二以中正治獄，是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如噬膚之易矣。但所乘者剛梗難化，非嚴刑何以捫其奸哉。故必減鼻，乃得无咎也。稍務寬假，難免從惡之咎矣。

減鼻，即剝刑也。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與減趾減耳一例，皆非費心力之說。  
象曰：噬膚減鼻，乘剛也。  
既噬膚矣，又云減鼻者，以遇強梗之人，非重刑不足以治之也。

一說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沒其鼻根，株悉拔矣，除惡務本也。  
取象六二六三二柔爻象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爻，不言肉而言肺，謂有骨者也。曰減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易述曰：中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臍。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肺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于腊，肺膚者牲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六二柔正有此象也。小物全俸而乾曰腊，肉藏骨，六柔三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連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上俸，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之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蓋獄成而獻於王，雖

止至會通 卷三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有強梗其詞已服。故有噬乾肉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无有服從者。能不噬腊肉而遇毒乎。然彼為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

陸庸成曰。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己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遇毒者。以處位不當。才德不足以服人也。

以平日不足取信言。

○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剛居柔。有明斷之才。而不傷於刻覈。雖遇難治之獄。亦自輸情服罪。而堅者剖。直者伸矣。有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人之司命。必艱難而心无易忽。正固而心无枉曲。則刑當其罪。民不寃而吉矣。

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以六爻言之。居大臣之位。則為去間。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皆刑官也。噬乾肺。象難治之獄也。得金矢。得

止。至會通。

卷三

二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實直之情也。艱以心言，其難其慎，惟恐情蔽法枉也。貞以守言，不任喜怒，而上下其手，出入其情也。一說得金矣，謂聽訟者用罰，直以為斷，以剛克強，以直理枉也。艱貞謂利在持艱難之貞，不平。

丘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皆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王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罰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誅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難而

○ 剝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易。欽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象曰：剝艱貞吉，未光也。

○ 利艱貞吉者，恐用刑之人有漫易偏私之心而未光，故戒之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柔順而中，有好生之德，而不為姑息也。以此用刑，即所遇難治，而彼且輸情，彼且伏法，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大君主獄，一輕重出入之間，而民命攸係，甚毋苟且漫易也。守以貞固，處以危厲，則刑清民服，乃得无咎矣。

六五君位，獄成而告之，王聽之，事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故貞即四之貞，厲字比艱更重。四以剝噬，五以柔噬，故四先曰

蘇說以金  
夫黃金俱  
主聽訟者  
言

艱後曰貞此終歸於執法有司以執法為公也五先言貞後言厲此終歸於伸恩天子以好生為德也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矣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剛柔相濟皆用獄之道也  
蘇紫溪曰九四陽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艱為貞為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為厲為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貞厲无咎者蓋貞則聽斷惟公厲則思慮詳審用刑得當故无

咎也

吳一源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懼艱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逞而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惟艱無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得已也威明而已末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惡極罪大怙終不悛宜服上刑為何校滅耳之象何凶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王者明罰勅法凡有耳者所共聽也上九玩法而聽之不明故何校滅耳以罪之耳若能聽於滅趾之時豈至此乎

上經會通 卷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取象在上有耳象耳本聰且為離體離上亦有不明之象蘓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至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

周易會通卷之三

七十一

周易會通卷之四

賁 ䷖ 離上 艮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變剛柔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有文飾之義故為賁夫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自其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質稱其文推之天下後世而皆通也故亨自其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文勝滅質不過粉飾一事美觀一時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可可行而已 二句全重本質亨者亨於有本之文也小利

上至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取象在上有耳象耳聾且為離體離上亦有不明之象。蘓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至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

七十一

周易會通卷之四

賁

離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變剛柔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有文飾之義故為賁。夫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自其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稱其文推之天下後世而皆通也。故亨自其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文勝滅質不過粉飾一事美觀一時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可行而已。二句全重本質。亨者亨於有本之文也。小利

上至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用離明  
艮止二  
與象

往者惟死耳故不能無弊也時說皆用離明艮止二意謂離明  
內有燦然莫掩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為陽止有不盡飾之意焉  
意不用亦可 吳因之曰混沌初分渾是太朴到伏羲說出  
賁字 萬世文明之祖然人情自賁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返  
於賁也艱 一說到賁便慮末流之弊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  
利有攸往 一說柔來文剛是以文濟賁剛上文柔是以賁救文  
二者皆以賁為本非謂剛來文柔文為主而賁輔之也 取象剛  
體實為賁柔體虛為文  
彖曰合旨 全彖重賁要得維持世道意文賁循環雖曰天運而  
維之者人也文以濟賁以救文上可經緯宇宙下可轉移民俗

全在司世教者崇本實而無事浮靡也故與其過於文寧過于賁  
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也重在以賁救文上  
吳一源曰彖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內而發外  
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賁故言小利以止之也  
在時變則賁極而必趨於文極而必返於賁在化成則民俗朴  
陋賁之以文明民尚文明賁之以艮止事各止其所乃所  
以為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為文矣六爻之象  
皆當既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揀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  
所以復其本然之真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而文勝之憂已倦  
倦于賁其察時變審矣

上全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卦名賁而辭曰亨小利有攸往者何哉卦變柔來而文剛是以文輔質忠樸勝而禮無不行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是以質輔文煩文盛而禮為無本故小利有攸往然賁之蘊豈特名卦係詞已哉彼剛柔交錯卦變也非即日月星辰燦然爛然昭回雲漢而為天文乎而賁昭於上矣離明艮止卦德也非即典叙禮秩炳然截然鋪張人事而為人文乎而賁昭於下矣由是觀之交錯即天文也天文具之勢而觀之遂可以察時變焉質而文文而質其中迭運不已操皆時之所趨可得於剛柔交錯中矣

明止即人文也人文具之易而觀之遂可化成天下焉質極而濟以文極而救以質其中因時挽回使天下化成於不知可得於文明以止內矣此賁道所為大也

首節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真誠內結柔自外來而文之是質極生文初無致飾之意則真情自相流通故亨文所以文其質也而分剛以為文則加一分華彩即減一分真誠故小利有攸往言其不可過為緣飾也一說胡氏曰柔來文剛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皆質為主而柔傳以陰為小者此也 蘓子瞻曰剛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小字作  
陰字解而  
分剛上句  
作以順救  
文言佳

柔來文剛  
四句內已  
有剛柔交  
錯意下不  
添入亦可

上經會通 卷四

得柔以文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不為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之道。中之真。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

天文人文。皆是賁的道理。即此剛柔交錯。即是天道自然之文。如日月之行。星辰之布。皆剛柔相錯以成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者也。此天文以開人文也。即此文明以止。即是人道當然之文。蓋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禮。以相接。便是文明。其中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此人文因乎天文也。

末節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時變不過剛柔交錯而已。化成不過文明以止而已。以見天開文質之運。而人以成之也。

唐虞卷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時變以文質之運言。不指四時。化成跟察。時變來。惟時變既察。則可以挽回而化成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倍。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光。輝照耀。賁之象也。君子以賁之時。文明之世也。於

上經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觀此蓋知  
小利有攸  
往之理  
庶衆也不  
作小字解

是修明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折獄。蓋折獄者專用情實。稍

文飾則沒其情實矣。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舊說火為山所障。明不及遠。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能也。  
折獄則民命攸係。非視遠惟明者不能。看來既言貴。正是文明。且  
貴道至於察時變化。成天下。柰何以為明不及遠。又以庶政為事  
之小。宜依程傳。俱以明言。明庶政法。火之光明。化成天下也。无敢  
折獄。法山之慎重。不自恃其明也。鄧伯羔曰。貴者文飾也。明庶政  
可用粉飾之具。若獄而深文。緣飾沒其情實。民且有含冤矣。故言  
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獄  
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毋敢之心止。心也不

敢過用其明也。折者一折便了。有止之義。

六爻合旨。立氏曰。貴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上文柔  
而為貴。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貴。以六爻言。則三  
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貴。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貴。无應  
者。以比而相貴。四與初應。求貴於初。故初貴趾而四翰如也。二比  
三而貴乎三。故二貴頄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貴乎上。故五貴立  
園而上白貴也。初與四應。而相貴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貴  
者也。此貴六爻之大旨也。  
初二三四所謂貴者。皆貴之常。五上所謂貴者。則貴之變也。至  
貴極而反于白貴。則變而適得其常矣。

五上二爻  
乃六爻精  
神歸結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吳因之曰。此卦奉取賁飾之義。乃六爻中唯二之賁。須三之賁。濡為得其賁。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外此則四之皤。如固不成賁。而初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則以丘園之野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無色賁矣。此皆非世俗之所賁也。於賁飾之時。而取不賁之賁。周公之心。即文主小利攸往之心也。然周公制禮作樂。纖悉具備。開闢以來。人文獨盛。此皆天時人事不得不然。不曾以己意增飾一件。則固以不賁之賁為賁之賁矣。故有取丘園取白賁之心。然後有一套周禮。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明之德。豈不足以黼藻皇猷。時當自賁。獨善其身。而非

此本程傳  
河從

道之富貴。寧舍之以安貧賤。烏不猶賁其趾。舍車而徒者乎。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自賁於下。是賁趾之象。在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為趾之賁也。一說趾以行。言君子在無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所以行也。守節處義。其行不苟也。故舍車而徒。以為賁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軒車人之所以為賁者。初豈惡而舍之哉。義所不可乘也。在下而苟圖富貴。非義也。安分而自賁於下。乃義也。初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榮在趾。此窮不義也。達此者寡矣。故聖人發之。微夫子此語。初幾于以隱為高者。

上經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卦以二爻  
之變成貴  
故發相須  
之義

○

六二。賁其須。陰陽合而成賁。二陰柔而三陽剛。則陰不得不求助于陽。且二中正而三得正。則道同相孚。彼此皆無應與。又勢孤相倚。故二附三而動。資其謨猷。智力以成賁。不猶須之附頤而動乎。時說主從。大臣制度。說六二中正。非无文者。然而一切經綸事業。得成其輝煌。皆從乎大臣也。賁者。事業成就有可觀也。一說須之賁。非有假於外物。以為飾者。喻文不虛生之義。潘氏曰。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柔必須剛。以興起夫文明之盛。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吳因之曰。即陰陽相與。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成文。陰之從陽。之從

愚見六爻  
皆主文有  
說方合卦  
音

○

陰亦見。順理成章。取象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三剛柔相賁。其須也。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二賁其須。豈苟合哉。亦陰柔不能自興。必附上之剛健而興耳。上指三。興有為也。柔必得剛。以成文明之盛。不麗陽剛。安得賁乎。一說上指上九。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賁至於二。文明盛矣。二惟中正。知文之不可過。故與上俱興。不敢獨以文勝。蓋文明以止者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三居二陽之間。柔來文剛。陽得陰助。是凡所建樹。人施其藻。我

二至會通

卷四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收其功。非得其賁而潤澤吾身者乎。然陰之承宣。可以賁我。其奉順。亦可以溺我。必嚴非道之悅。永守其貞。則有以杜其僭竊。而常得其潤澤矣。吉。

此大臣得庶臣效力而文彩日章。如宰先有司之類。不必以小人服後言。

一說三。文極盛。未免有文滅質之患。防其必弊。故有永貞之戒。潘雪松曰。三處文明之極。二陰比之。陰陽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賁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惟永其貞而不變。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也。取象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

下卦離作  
故皆言文  
上卦艮作  
故皆言有

居二陰之中。有坎水自潤。故曰濡如。有濡義。亦有陷義。故曰永貞。三四離艮相連。文明以止。故曰賁如。又曰永貞。

終字與永  
字相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大臣之於群工。始未嘗不藉其潤澤。而終或受其憑陵。惟永其貞。則正大足以消蠱媚。終莫之陵也。陵。生於狎念。及於陵。故宜貞念。及于終莫之陵。故宜永貞。終字須玩。一說謂終不至文之陵。夷而害質也。此聖人於文。方值其盛。即憂其終。三終莫之陵。四終无尤。五終吉。三箇終字。可見聖情。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四與初應。陰陽相賁。以數皇猷者也。苟得相從。則為剛上文。柔

上至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成賁矣。乃為九三所隔。故為賁如。暗如。不成賁焉。然四求初之心。則如白馬飛翰之疾矣。此皆三所致也。而三非為寇者。特求賁于四。而相親耳。其情雖善。如四之自守何哉。以大臣求賢成文明之化。言曰。暗如。見四之不遇乎初。曰。翰如。見四之必求乎初。曰。匪寇。婚媾。見四之終不失乎初。通節重四。求初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求在彼。應不應在我。故只曰。匪寇。婚媾。而不言應與否。以見四之自守何如耳。能不改其飛翰之心。久當還暗如為賁如矣。一說。六四艮。俸其賁。將止。而文將反于賁矣。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初以實心而

賁乎四。不為外觀。四以實心而求乎初。不為虛飾。初曰。賁趾。四曰。暗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非所以相拂。而乃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于狗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為賁。相濟而不相拂。何尤之有。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四所以來婚媾之求者。居位與三近。疑可附而來也。亦觀四之自守何如耳。果能堅意守正。彼自止耳。安能強我哉。終无尤也。三得所賁者也。恐其溺於賁。故以永貞戒之。四不得所賁者也。恐其妄於賁。故以匪寇。婚媾。防之。匪寇。句。蘓子瞻謂不與三之寇

上全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為婚媾也。程傳謂非九三之寇則與初為婚媾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之吝終吉

五為賁主而有中德是君欲敦朴還淳而躬自儉約以有實為光華有賁於丘園之象是雖用度太簡如束帛之吝而可鄙吝然禮奢寧儉世風賴之終得吉矣

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六五不賁於朝市不賁于軒冕而賁于丘園此以不賁為賁也束帛之吝與賁于丘園不是二意但束帛句就用度言不可以此句說不好了吝者賁飾之時而獨守儉嗇于人情誠謂之吝也終吉者任質則于事可久守約則漸反于質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世道不无可憂五能敦本而吉是世道之慶也不有喜乎

此說稍異

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于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極反本當致飾亨盡之時而矯文以質救奢以儉猶物有本色而復於无色白其賁者也則无文勝滅質之咎矣白賁以白為賁也上九賁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故為白賁文極而反有素賁于是乎止矣何咎 唐凝菴



孔穎達原  
有此解

○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文明以止者。此也。

人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必有所厭薄者。即此真心。所謂志也。

白賁无咎。則能反而得其太素之真心矣。志不得乎。時說皆以大臣維世之志言。看來以初心言更佳。人心之初原自

純。白反本。復始得其性初之心矣。程敬承曰。下三爻。詞皆主文。上三爻。詞皆主賁。故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体之終。篤實之極。其賁也。即白是賁。反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剝 坤上 復 震上

陸庸成曰。天地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賴有陽耳。曰剝見其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於剝而善處於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不。利往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孫吳江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暮。皓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於剝陽之來復。不待於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不食矣。

剝 坤上 復 震上

上至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剥不利有攸往

五陰盛長陽氣將剥落而无餘故為剥夫衆陰剥陽小人盛而君子孤時當止也君子當儉德避難豈可有攸往乎

剥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剥盡一陽而後已也不利有攸往戒君子也所謂順時而止也

彖曰合肅全彖重順止二字順止即是順天見小人非能剥君子惟君子不能順止斯受其剥耳

程敬承曰反剥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順止非第不往靜以觀時存吾之身以乘其隙而圖之有待而往也止而曰順孔疏謂在剥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

而止乃所以行必曰尚消息盈虛天行者言陽消而息乃天運之必然見順止之為順天也在剥則不利有攸往而順止在復則利有攸往而順行即從止裏養成端倪不有今日之止孰為後日之行勿謂剥之不往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卦名剥者剥落之義也卦体柔進于陽變剛為柔是小人乘君子之孤欲去之盡而純為小人之黨也故名剥詞曰不利有攸往者以五陰方生小人浸長之時也時固不可往矣且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變是變換  
之變亦是  
遭變之變  
是變事  
无君子乃

者何也。蓋君子出處觀時運盛衰于陽之息而盈時當行也。則尚時而行於陽之消而虛時當止也。則尚時而止。此天行之數。不得不然也。今時當剝落。則消與虛在陽矣。能不順時止乎。故不利有攸往也。

首節丘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迺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李隆山曰。夫言剛決柔。剝言柔變剛。何也。君子剛明果斷。其去小人也。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陰謀詭計。其去君子也。詞不順理。不

直。萋菲浸潤使之日銷月鏹。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二節吳因之曰。上說柔變剛。則向之衆陽。今將盡變為陰。而陽道幾无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已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收歛。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要他順止。故復申說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剝字。便慘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无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潘雪松述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巽言。衡命。不犯手。不觸時。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雖剝之時。猶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吾之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李陰山曰。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嗟憂戚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惜群小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蠱尾之毒其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非君子所尚也。胡氏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亦天運然也。故剝曰天行復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俸天而已矣。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起于地今反附之頽剝之象也。夫上之剝從下而起下剝則

安字與剝字相反看

上危矣。故貽之休養與之安逸以厚于下則民心固而邦本寧。足以安其位而不至于剝矣。山托于地君托於民地不厚無以奠山下不厚何以安上。故厚養下民正所以安其宅宅以位言此防剝之道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即本固邦寧之意。陸庸成曰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為宅厚下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為廬剝君子所以自剝也。取象厚下本坤言安宅本艮言。六爻合旨。陸庸成曰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為柔者也。聖人於初二也必曰蔑貞凶示剝林剝辨貞猶無恙可及止也。如上經會通。卷四。十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必蔑之為快。凶將在已，不獨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于衆人剝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與其去邪從正，誘之曰剝之。剝其剝陽者也。轉凶為无咎，何憚而不為哉。剝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上下教之斷也。剝至於五，則又極矣。併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為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之門，貫之者五也。率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曰寵曰无不利，聖人以暗為君子之心，托明為小人之策也。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宏量，必不追咎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為也。有三有五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君子小人相為一體，非相

敵也。君子非爾弗載，爾非君子弗蓋。載之則爾其民也，君子亦得與矣。剝之爾其小人也，亦自剝其廬矣。

蘓紫溪曰：世道升降之機，每係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聖人固慮之已，是故于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其能安乎陰。于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曰蔑貞，曰剝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終无尤，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九而得與剝廬之戒，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牀之餘。終于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於天下。為小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陰之剝陽，從微而著，初為剝陽之始，雖未即逐去君子，然已侵

其權尼其道為剥牀而方及其足也勢必至于蔑貞自取凶矣  
小人亦何利為此

剥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  
床以足為安剥始于下先及其足漸至於身也蔑貞則凶戒小人  
勿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觀六三從正則死咎六五受寵則无  
不利則蔑貞凶屬小人言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剥牀以足者滅貞之害方起於下也初雖微而剥從此始其消  
不可測者君子其可忽哉

爻言小人凶此為君子危初在下陰德未勝剥至於五以漸而極

皆由初起故剥足滅下咎其始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二漸進而上小人之勢益壯害正之謀漸肆猶剥牀而及其幹  
也必滅貞而自取凶矣

辨分別上下者故曰床幹牀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備焉

楊氏曰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桑進而  
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  
甫之日乎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剥陽雖至于辨幸其黨與未盛大也君子當急避之失此不去

上經會通

卷四

十

即剥膚矣。

剛柔相應比曰與。二與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故曰未有與。此於危之中有幸之。意教君子急避之也。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剥陽。而三獨與上應。小人猶知有君子也。故誘之曰。若能剥去邪黨。以從君子。則无蔑貞之凶。何咎之有。

一說謂剥去衆陰。恐非本卦剥陽之義。只是保全善類。不忍黨邪害正。在應字上取義。故在剥之時為无咎。胡雲峰曰。剥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剥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

吉許之可也。剥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小人害正。皆同黨使然。三无咎者。以其遠失上下之情。不與同黨也。故无咎。

聖人恐其係戀同類。故勸之以斷。曰失上下。

六四剥牀以膚凶

六四陰長已盛。蔑貞之禍肆矣。故象剥牀。而及其身。所謂逐去忠臣。剪落義士。斯其日矣。豈有小人既剥。而得以獨全哉。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上經會通

卷四

十七

惟不早去  
故至此分  
明發君子  
也

剥牀以膚則已罹及身之禍切而且近此時去無及矣何不早為計乎

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剥牀以膚言剥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切近於身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群陰之長小人之領袖也。能為君子禍。不能為君子福也。故示之曰若能率蔑貞之黨為從正之謀國政權柄一歸君子掌握如貫魚以宮人寵焉則不惟民社受福而小人實嘉賴矣无不利

貫魚者率陰也以宮人寵者受制于陽也一陽在上群陰所剥

非五以柔中之德總領承陽則剥必盡矣剥至於五剥之極也。盈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止之而更不言剥。三之勢未盛則教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為陰長則教之率其類以從陽曰无不利者以利害動之見小人雖至蔑貞之後一能委聽君子猶可獲福也。丘行可曰遯剥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剥陰長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剥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其曲為君子謀如此。取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一三四而以之者五也。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上經書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說尤字  
以君子充  
小人言

上經會通 卷四  
害正者小人之尤，以官人寵，則終无尤矣。  
小人慮禍之心，常恐君子追論往事以為罪，故以終无尤歆動之。  
使堅其從正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上九一陽獨存，是眾君子淪謝已盡，天不忍世道終亂，留一君子以開太平而昌善類為碩果不食之象。故在君子而當斯時，必為眾陰所載而得輿矣。若在小人而值此，不盡去，君子不已，豈有君子既去，小人能獨存哉？直自剥其廬而失覆庇矣。然則君子可盡剥乎？

天道絕而復續之時，所賴田造化之春者止此微陽。世道亂極思

須如此扣  
抄說

治之秋，所賴開太平之盛者止此君子。當剥之極而有碩果不食之君子，正眾心共戴以為世道主者也。可盡剥乎？而小人必欲盡剥去之，非剥君子也。自剥而已。故曰剥廬。胡氏曰：牀上之籍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取象此爻為艮止之主，是全乾剥而止於上之一爻，不為所剥，艮之成終成始，生不息為碩果不食，有復生之機。果中有核，謂之仁，復者復此仁耳。非不食而何以致復哉？艮為果，坤為大輿，五陰垂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為得輿也。廬亦取在上之義，艮亦為廬象。群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小人剥極无所容身之象也。

上經會通

卷四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一陽在上其勢孤矣而曰君子得與蓋君子之德下民仰望故剝極愈孤而民載愈殷也夫既為民所載而小人必盡剝之祇自失所庇耳究極於終安可有為哉小人亦何利為此

程傳曰正道消剝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與也敬承曰君子在上則厚下厚下即所以自安故得與耳小人剝君子將以自用也而乃終不可用亦何益哉

復 坤上 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剝盡而坤一陽來復故為復陽既復矣則吾道之生意復回正

二解俱佳

人之餘類復植不其亨乎故已之出入揮霍如意无有嫉害而朋類之來離我受祉亦無摧抑豈俸致哉蓋陰陽反復之道時至七日當得陽之來復天運循環自如此耳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况且一陽進衆陽俱進建鴻樹駿惟我縱橫何往不利乎豈特无疾无咎已哉此復所由亨也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復者窮上反下還其所固有也通節摠見復則必亨一亨字便了出入无疾亨在我也朋来无咎亨在人也七日来復計陽復之必然以見時至而必亨也利有攸往則既復之後无往不利推開事業而言正所為亨也一說无疾无咎以在已所行言反復二句見天運之必然君子不可不善承耳攸往即

上經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出入二句  
不平

此解疾非  
疾病之疾  
乃疾亟之  
疾

指无疾无咎

按出入无疾以其動而順故也。朋来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其無朋来言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於一陽復而已。七日来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修舉廢墜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一解疾字氣失其平之謂疾。出剝入復之間最忌英氣害事能順行故无躁妄之疾也。无咎根无疾来我若不順行用壯用罔則衆陽亦因壯妄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衆陽后事故曰咎。張雨若曰聖人于臨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于復言七日来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曰月曰八惡陰

之長也故速之。於復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取象亨者陽在剝則窮上而无所往。今復在下五陰俱無阻隔有亨象也。出入剝入復之象也。朋来五陰順之象也。无疾无咎則一陽震動而五陰咸順之象也。反復剛反而復之象也。七日陽消於剝七變而成復之象也。利往陽消既久而復其長莫過之象也。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卦名復而詞曰亨何也。蓋剝之餘君子往矣今陽既往而復反則善類復植吾道大行所以亨也。何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哉。蓋剛反固可喜而自恃其反動有不順亦可惧也。卦德坤順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震動是當元氣初回之日順理而行不輕動以激其變則在已足以自固而小人無隙可乘是以已之出入既得自如而无疾明類之來亦得離祉而无咎也所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豈人為哉以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陰陽消息一天運之自然也天固有以開君子矣由是而利有攸往者一陽既復則其勢駸駸漸長而臨而太而壯而夬以至於乾无非陽明用事而君子滿朝矣于此有為何不利哉是復也固有知君子之亨矣至觀復於造化其有以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無心生生不息乃其心也剝之時此心不可見矣至此一陽來復而无中含有貞下起元天地生物之心无間可息

者不於是可見乎

首節剝反釋復字而亨在其中他卦皆曰剝來此曰剛反蓋來自外至反則復其原有昔從此而往今從此而還也

順動是君子自復善根而天長皆

二節程敬承曰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蓋剝之時士君子之氣約結不伸倏反而亨未有不銳焉逞其意氣致激衆陰之怒者疾之不終无也故向觀象以俟時今乘時以順動此所以善其出入而自復之道也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以動而自長矣潘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順也陸庸成曰惟順故自長匪順則助長而速消矣取象剛言反見元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剝上九剝為止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行即是  
天心可見

遂成震為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剝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敵衆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无以養微陽之体。而甚陰干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来无咎，陽順而長，陰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為復之道也。  
三節反復其道者，反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復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来而必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无止息。故皆曰天行。  
四節利有攸往，正與剝之不利有攸往反彼往，則剝日消，此往則剝日長也。立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剝長言復之一剝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来也故亨。

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程敬承曰：天行天運之自然也。自然而反亦自然而長。乃此順動所致者曰順。天之行也。末節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一亘古窮今無時間斷。故陽極于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于此可見天地之心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有時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不復，續尚何以復生于內而闔闢无窮耶。見字重發見者，自人所見而言也。天地之心時，不息但在一剝就復之時更覺見得明白。非謂生物之心果有滅息至此復見也。唐氏曰：天地何心也。生，不已即所謂仁也。然心與行非有二也。自其渾含謂之心，自其運旋謂之行。惟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運旋。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息。隨剝隨復，行無停机。无後先，無斷際。但欲見之，非此无由。何者？渾然於穆，機緘不露。何所容見，惟其收藏乍畢，而一元生生之机，忽萌于黃鍾之宮。此為可見，正見其生之不已也。故聖學之求見吾心也，亦必在莫見莫顯之際。孟子所謂乍見孺子見此也，則見天地之心，正所以自見其心也。潘曰：復者已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心，自見天地之心。李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聖人真能大明終始，不能言此，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按末句分明是總前意。蓋天地有動靜，有七日八月，有剛柔消長，而其心於剝反則見矣。動而以順行，則見矣。七日来復，則

見矣。剝長則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甫動，復之象也。先王以陽者天地之生氣，而微陽不養，則不固。故于冬至之日，閉關焉，使商旅不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安靜，皆以保養微陽，使其生意完固，為來春發生之根本耳。

雷在地中，不是有聲之雷。陽氣動于地中，此即至日也。陸氏曰：冬至之日，涸陰雖冰於地上，一陽已萌于地中，謂之至已反而來矣。迎其真脉，培其天機，以閉關立法而不行，不省皆先王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也。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

若合文詞  
宜以心作  
言

為事也。按微陽之氣，天地之根，而萬物之母也。氣方息而遂洩之。故夏有愆陽，冬有伏陰，精未聚而先發之。故人多夭折，物多痲厲。當靜養之，不可使蕩洩耗散也。

一說以心體言，外之閉關而吾心之出机併杜也。商旅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去情欲，斂神識，閉關之學也。所以養仁也。取象閉關象坤之闔戶，商旅衆坤之象，震為大塗，有闔象，坤為靜，有不行象，坤為地，有方象。

六爻合旨 張安東曰：觀復可以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彖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復，係詞以顏子

惟自知然  
後能見天  
地

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冉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志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蘓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係詞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真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真見也。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願可以為遠耶。不然一念少蔽，即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即與天地不相似，不至于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已而後復。

卷四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已，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子所以為庶幾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人心有失而後有復，失而後復，即遠矣。即不免于悔矣。初為復主，在卦之初，念慮微動，即能覺察，即能克治，不待失而後復。以至於悔者，此欲淨理還之境，可以齊聖賢。參天地也。元吉。  
按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即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耳。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善之体，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机。吉之先見者，故曰元吉。

以不動為  
復更入一  
層

楊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為即成過矣。微過即覺，即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於意不起之始也。元即乾元，即坤元，即人之道心。即謂天地之心。濂溪以貞論復，伊川以元論復，此即伊川之說。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人身所由來，誰非生機。一有間斷，身為虛器矣。不遠之復，則其生机渾乎无間。雖以澄心，乃所以修身也。  
潘雪松曰：復之初爻，即乾之全體。此乾道由貞而元，无斷无續，无間可息。故不遠復，復而未嘗有失也。能默識此体，一陽為主，形色皆天，身無有不善者矣。故象曰：以脩身也。於形著以檢身末矣。

止至會通 卷四 二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身也。修身以仁。則毛髮甲

爪俱為仁體。故曰陽者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

六二休復吉。六二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資其善以自益而已。不勞復之休美

者也。聖賢事業皆由此出。吉。人心之復。不知費幾許。省察克治。休者取諸人而已。不勞也。非以

復善即為休。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人也。二能下之。所謂以友輔仁也。故能休復而吉。

陽為仁初  
陽復于  
仁也

下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心日就檢束而不外馳。能下則此心日

與陶鎔而不自知。其益也不亦休之乎。其為復乎。張南軒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所謂復其見天

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

仁為切也。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

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

初之意。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不中正。資稟偏矣。又居動極。性情躁矣。故既還于理。又救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頻復是因  
而思復

作揚厲解  
與小象合

欲既出乎欲，又入于理，屢失屢復之象。夫屢失固蹈人欲之危矣，而能屢復，則天地之心猶存，何咎哉？復乃惟一功夫，如向著得頻字，曰頻復則頻失，可知矣。然既危其屢失，猶幸其屢復者，亦誘以遷善之門也。一說厲作揚厲之厲，復至于頻者，以易心處之也。天人交戰之際，能以危厲存心，一復永復矣，乃得无咎，以其震體有惧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雪松曰：頻復則去而迷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故必惕厲而得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于義何咎。

此仍常說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四處群陰之中，獨與初應，是與眾俱行，獨能依豪傑以自復于善，吉亨不假言矣。

時說中行，在群陰之中行也。獨復謂獨能復於善也。諸爻之復，其善端此之復，復於善類，若如此者，太淺，聞之繆師曰：中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即後中以自考中，字獨即中庸慎獨之獨。此中體原在隱微中，獨知獨覺，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憬然自復，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惟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創解

上經會通

卷四

二十八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行獨復者以初九有道之君子也。四寧遠衆以從之者非從初九也。正從初九之善道而行故能獨復耳。

初之善一也。於二則曰仁。於四則曰道。蓋仁以心言。道以理言。近初者聯之以心。遠初者從以理耳。聞之繆師曰。此道即率性之道。道止一中。獨體即是中。體即是道。體要看得合一。四五之中一也。四之中以獨復當始念。而即是五之中以敦復至終念而愈。

○六五敦復无悔

復之時有待失而後復者。有資人而後復者。柔中如五其涵養

深潛純粹善念存存善行慥慥。始終如一。敦復之象也。此至誠无息之道。聖賢不愧不作之心也。何悔之有。

敦者堅固完成也。此卦以初之復為主。所復一如其初。能常以不遠為復。即敦也。本義中順云者。坤為順。居坤體之中也。是未發之中。一順其初。不加一毫彫琢也。故曰无悔。不但无祇悔而已。復頤不重初哉。不遠復者善心之萌入德之事。敦復者善行之固成德之事。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下仁如二。從道如四。皆因人而復。其復非自成也。五所以敦復者。以中德自成。無待於人。故敦復而无悔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考成也。人性之初，止一中也。能完其初，謂成。不敦，不可語成也。自考即誠者，自成之意。順其初而完之，无一毫缺陷也。有以考作考不善之考者。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也。蘓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違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祀。

卦以初陽為復，六在群陰之上，而遠于初，菽痼已深，善端滅息。

迷而不復者也。從欲惟危，凶可知矣。即其凶而極言之，棄天藝，天必災之。自暴自棄，人必絕之。以是而行，祇以敗事。且將喪心病狂，終身汨沒而不能出，猶用行師，亦必覆車擒將，辱及其君。雖十年亦不能雪耻也。迷復之凶，可畏如此。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菽。柔終而無改過之遠，故昏迷而不知復。災眚以下甚言其凶也。十年不克祀，正七日來復之反十者，數之終。凡言十，坤終之象也。墳卿曰：易之凶，未有大於復上爻者。蓋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迷於復則患不可言者，故凶至此耳。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不可直指  
人君者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是心，以為天君，當存天地之心，迷而不復，則與君道相背馳矣，能免凶乎？

君以心言，君道謂初所復之仁也，反背馳也，迷復凶，不仁之甚也。

无妄



震上 乾下 大畜

陸庸成曰：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繫之牛為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為時。然二卦以乾為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猶之剝復以坤為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倫矣。故頤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為上下，終之以坎離也。

无妄



震上 乾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為卦乾剛震動，是本天德之剛以動，以天不動以人，故名无妄。夫无妄則誠能動物，當得元亨，然謂之无妄，則无不貞也，又必一出於正，不拘于小諒，則信理而非徒信心，可得元亨而利也。若其匪正而所信或失其是，亦妄矣，肯且不免，安能利有往乎？

无妄誠也，史記无妄作无望，人有期望，即是邪妄，本義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即理，即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无妄原无不正，聖人又慮人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以為是，故又點出貞字。

上經會通

卷四

三十一

貞正所以成其无妄也。匪正有眚，戒人於无妄。上加一意也。此一  
正一反，深明貞之為利，意大抵着念。即為妄，不惟妄念不可着，即  
无妄之念亦不可着也。傳曰：心雖无邪，苟不合正理，即妄也。或  
問：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人有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  
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  
程敬承曰：无亨利貞乾詞也，不利有攸往，剝詞也。陽既復而无妄  
有乾道矣，仍兼用剝詞何耶？蓋一陽之復尚微，震方動而二柔乘  
焉，即妄之參也。纔有妄，便有眚。陽斯災矣，故仍以剝詞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矣哉

卦名无妄，詞曰：无亨利貞，何哉？卦變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是  
道心復還，動无妄念，所存者一正而无妄也。卦德震動乾健，是  
即此為主者，奮發有為，不屈于欲，所發一正而无妄也。卦體剛  
中而應，是即此為主者，實意交孚，不載以偽，所與一正而无妄  
也。故詞曰：大亨而利於正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本  
无不正，惟順天之命，天斯祐之，而无妄矣。其匪正不利者，蓋无  
妄而以不正往焉，則妄矣。欲往何哉？吾知逆天命者，天必不祐，  
如之何可行也。

通節反復其詞，只是将无妄與正合一處示人。見得无妄原出於

與本義實  
合自然意

正。乃所以成其无妄。此大命之本體原自如此。而盡人合天者。亦反之。天命之初不可不正也。首三句不可平看。以首句為主。二字為重。吾以天德為主。則動作應酬之間。自然皆德性用事。而无邪妄矣。蘇紫溪曰。剛自外来。是外卦純乾之剛来。而為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爻此乃卦之主也。人心之初。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為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樸實。无所回互。而于事机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程傳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以道心為主。此為主於內者。非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而然而動于无心。即動而天矣。此有主者。眾理自為之。後非以主役也。况物欲安得而挽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為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於眾感眾應之時。得无感无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為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為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為知命。著一念焉。即落人心。存心養性。脩身以俟。則為立命。動一念焉。即為巖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為受命。墮一念焉。即為困窮。故匪正之青。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

卷四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往也。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無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命不祐，聖人所以破萬世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物與無妄也。然與以實

理者，天也。全其實理者，聖人也。先王於是代天理物，茂生之心。

對時育之，使不失其實理而已。此贊化育之道也。

彖從天，命上說象從性。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與以

無妄，物各具一性。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

萬物，亦聖人自然。必無人言時字最重。

程敬承曰：對時育。安為主，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鬱勃

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

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

所期必之哉。期必焉，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

對時育物者，無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

體天而無妄也。

陸庸成曰：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時者有為主於內者，

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發

育者，先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

六爻合旨。胡雲峯曰：六爻皆無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

時之方來，故無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行雖无妄而有青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青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青時當靜而靜也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於无妄而已矣

蘇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于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思慮俱屬妄心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若潛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為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為聖賢君子而偽滅性人賊天幾微之

間大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獲不菑畲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妄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无異掘苗尾生孝已无取磴、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正剛來為主于內者最初一念動以天不以人无妄者也以是而往獲天之命天必佑之安往不吉无妄以初九為主震陽初動誠一未分以此而往動與天合自得无心之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往吉與得  
志就本俗  
言妙解

時說吉以君民親友言非也。有謂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者可從者。來此往吉宜以心言。唐凝菴曰：初與四敵應與五未交何以言往。蓋於穆之運原自不已。吾人之心原无停机。一陽初動生機勃不可遏。順其最初一念而往即是天之行健。即是至誠无息安得不吉。與匪正不利有往正相反。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所以正也。志有不得乎。程敬承曰：大凡有應則有繫。无應則无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体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順利為愉快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人皆知不為之无成不知有為之為累。故聖學有為心與取必心皆妄也。皆不利往也。六二柔順中正純心修學而无計功期效之念。无謀為於前。无冀望於後。如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畲也。无妄之至也。則雖不計功效而功效自應。何往不利乎。六二非无作為只是始終一无計較也。前念不生後念不起。无獲與畲之念恰似并耕與菑都无有也。紫溪曰：學非无為也。順乎天機為之以天即謂之无為可也。非无得也。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邵國賢曰：有所為而无所冀非无妄也。无所為而有所冀亦非无妄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

亦要玩存  
義因時順  
理句

上至會通

卷四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蓄當畜而畜何蓄畜之有此之謂无妄。耕春耕獲秋收蓄懇也是開田畜熟也是三年之後成田也則字甚緊見匪正决无利往之機也利往自然之理无妄之福也與卦不利有攸往相反正有意无意之辨。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二之无妄有如不耕獲者言不以富利雜其天理粹然純修也。

富當利字者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沈德培曰人多為富字所悞心仔裏潔淨淨淨去清未未嘗念頭涉着功效上此正純心之學便不害无妄之体。游氏曰无妄往吉乾道也初之剛有主而

實不耕獲不蓄畜坤道也二之柔无欲而虛。

六三无妄之災戒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本无妄者履不得正則居非其地遇非其人有意外之災所謂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者故為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之象君子且柰何哉亦順受其正而已。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故曰无妄之災其象何如或係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邑人之災亦以无故而罹也。行人與居人兩或相值得牛與失牛事有相因盖適然之遭如此此聖人泥定往吉之說稍遭逆境便生怨尤故發此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可者許之  
之詞世有  
貞不顯其  
可者匪正  
是也

○

盡其義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得牛在行人而所係在邑人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  
此言理之所有君子不得而避也惟自信而已

○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則天德為君下无應與則物交无引是以實心  
常存實理常運為可貞之象无二三之咎矣  
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即利貞之貞不至於匪正故曰可貞蓋  
六四之乾體即震初之動无所係累也時說可即當也當守此  
貞而不變也

○

唐氏曰于初四兩爻乃見心之全體要知念遷轉曾无停机此  
心也如：不動真常寂然此心也然非二也念遷轉而真常終  
於不動如：不動而遷轉更无停机不可執住往吉可貞相病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本固有之理可貞无咎者守其所固有者也

非固有之謂固守也乾初條乃震一陽所自來是貞其所固有非  
由外錄也時說謂凡物不能守便不為我有矣故固守乃能固  
有

○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所謂剛中而應者非有妄也但在无妄之時不免有意於

上至會通

卷四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舊說以君  
臣言于眾  
者不合

乃是設為  
之詞

無妄夫妄疾也。有意于無妄亦疾也。一念內橫太虛之體碍矣。當知幻從真生亦從真滅勿藥而自愈矣。時說以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德內治修矣。設或變起不虞是無妄之疾也。靜以鎮之當自定耳。看來六爻皆言心學。忽參以治道殊非卦旨亦宜主心學。言程敬承曰九五健體也。健體本無疾。即或有疾非真疾也。惟順其天命之正而以无心處之。天將自佑。往將自利。無妄之疾當自緣無妄而愈矣。楊敬仲曰起意于善是謂無妄之疾。若又治此則于意上生意疾中加疾矣。故勿藥即是藥。聞之師曰。總。是。戒。其。妄。動。其。實。九。五。無。疾。者。設。為。也。詞。以。見。其。當。靜。也。

○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藥攻有妄者也。無妄而藥反以藥生疾矣。可輕試哉。

疾者。免。舜。猶。病。之。意。耳。猶。病。而。或。少。有。更。作。變。動。則。反。以。無。妄。起。疾。不。可。試。者。戒。在。動。也。動。則。妄。矣。

○上九無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處窮極之地。而必信必果。膠固而不知變。不可行而行。適以自害。何能濟乎。故為有眚无攸利。

此彖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攸往者。彖止言有眚。而此言行有眚。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便匪正。何其躁極而不知處窮之道也。蓋由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也。唐凝菴曰。三猶可護其

上至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災於天上。寔造其青於已。  
崔子鍾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曰災，曰疾，曰青，曰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而行有青，豈誠不足哉？窮極而不知變，故災也。  
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之意。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也。乃猶行焉，故以窮之災言之。窮反生災也。一說：此爻如孔孟有德而不得行，于春秋戰國者。紫溪曰：六爻皆无妄，使信不以正，何以謂之无妄？本義窮極作時上說，時之處窮，雖聖人亦有行不

去處。

大畜 ䷙ 乾上 艮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利貞貴不可如時說三平重

卦体以陰畜陽，畜止之大卦。德日新其德，蘊畜之大，故為大畜。夫畜貴大，尤貴正，必其利於聖賢正學，不雜曲端，然後有大蘊藉者，斯有大設施，食祿於朝而不家食，抱負可展而吉矣。匡濟時艱而涉大川，險難可濟而利矣。此有体斯有用，体用合一，畜所以為大也。

卦名雖以止畜蘊畜二意立說，仍重蘊畜上，故卦詞俱就蘊畜言。功夫在利貞上，學術正則事功宏，不家食利涉川皆本畜之貞來。

止至會通

卷四

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彭山曰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吳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無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無一件不能做。施為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從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效。萬世不拔之業。這却是本領不濟。學術未純。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特詳如此。看此卦辭。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彖曰合旨。全彖以剛健為主。聖賢之學。必止于健。天德也。畜之大。乃大於健德也。畜之正。乃正于健德也。健德所履。無不篤實。

健德所煥。極其輝光。人能畜此乾剛。以止於健。則有大涵養者。自有大作用也。應天即剛健。故君子以健為學。即以天為學。完此剛健。動與天應。畜乃大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何以名大畜哉。亦大畜此剛健之德也。為卦內乾剛健。是德性堅強。而物欲不撓。外艮為止。是本此剛健者。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德日進於高明。而成畜之大矣。故為大畜。故詞曰利貞者。用此本體之剛。尋向上達。而希賢聖。以為歸。能止于天行之健。其大工夫。大學術。而為大正也。所以利貞也。惟利貞。

上至會通 卷四 四十一



則不家食矣。國有養賢之典。正大畜者享之。而膺其大烹也。惟利貞則利涉大川矣。張弛闔闢之天。正大畜者應之。而動合時宜也。使所畜未大。大而末正。則我不得為賢。能享大烹乎。心未與天合。能達時變乎。此畜貴大。尤貴貞也。

首節剛健以本體言。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著實體驗。著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机活潑。鼓舞。奮飛魚躍。暗地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的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按篤實輝光重。篤實字。輝光即存篤實內見。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自

宜如此說

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日新者日進一日之意。一說輝光無頂乾艮來。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中形外。自不能已。畜之所以大也。二節時說分三段。剛上人。臣進位具瞻也。尚賢。人君尊禮賢士也。止健。鋤強不使為惡也。非直己守道不能濟時。非屏欲斥諫不能任賢。非道德齊禮不能化暴。三者皆大正也。故利貞。或有相承講者。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君臣道合。相與有為。方能化天下之強暴。看來宜以畜德言。方切利貞。剛上之剛。即剛健之剛。止健之健。即剛健之健。上文剛健篤實輝光。止渾成說個所畜之大。此欲發利貞之意。入就此剛健而發之也。

上至會通 卷四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養賢應尚  
賢應天應  
止健

不家食二節俱承大畜利貞來惟大畜利貞則賢德在我故能應  
養賢之典天理融貫故能具應變之才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  
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凡施為注厝圓活通變隨時  
轉移動與天俱故利涉大川蓋變故攬于前患難臨于後這時轉  
眼風波倏忽變化若令泥執之士拘按古方而欲以濟非常之變  
非徒无益祇憤事耳此應天時行斯可利涉而必大畜利貞也  
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不能五應乾故利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至大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君子欲大畜其德恒德古人言  
行中求之蓋古人由盛德出為言行則言皆德之華也行皆德

德即剛健  
畜德即止  
于健

之實也於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焉得古人之言行即得  
古人之心得古人心之理即得吾心之理畜斯大矣  
天在山中以氣言天積氣也空虛中无往非氣則无往非天山之  
虛處皆氣則皆天也多識以下作一氣講不必如時說多識前言  
往行非誇多也乃所以畜德也云山之体小而能韜天道人之  
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  
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  
程敬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實內已充裕多識  
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  
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游氏曰非剛健篤實則多識者不免徒博之病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初慎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通也。猶必以艱貞為戒。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四禁惡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通也。始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為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之衢。亨至此也。馮氏曰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輟。曰艱貞。能以止為進。艮靜也。曰牝牛。曰續豕。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

六爻要一  
意不必把  
上下兩作  
分截看以  
君子小人  
互換取義

潘雪松曰。畜以止為義。以養為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輟。止也。閑輿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俱達。止而後行。必通養而後用。必濟是之謂大正。是之謂日新。可用養賢之典。成濟川之功。

蘓氏曰。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為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為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說輟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熒惡異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看四五爻  
異常

者豈形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室  
欲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  
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遏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  
牯必防其漸積豕之牙必相其机夫亦以鈎距之屏迹不若候明  
之潜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牯而厲二以  
積而脫四以牯人者自牯五以積人者自積是相拂而未始不相  
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  
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為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為天衢何  
怪其措足之差哉  
初九有厲利已

不必指上  
為小人如  
蔡說渾然

初九為六四所畜是君子而為當權者摧抑也往則受制有厲  
矣利在已而不進也  
初九乾體志於上進恐恃其剛銳而往以受畜故以利已止之卜  
子夏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上進則厲蔡子木曰大畜明體適  
用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於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義以明之  
取象艮山在前乾雖剛健必不能通故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厲而能利已則小人肆災之日自不犯其災矣  
不犯者初自不犯也行止皆存乎初重初也按程朱解初二則  
以四五之畜之者為小人解四五則以初二之為所畜為小人蘓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子瞻則六爻皆作君子解。與卦旨合。附後。

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初九欲進之心無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與說輓

二亦為五所畜。剛而得中。故時止而止。若與之自說。其輓而不進。明哲保身。二得之矣。

朱漢上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柔能畜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喪。

之命。故曰大畜時也。輿行以輓。止則脫之。輓與輻不同。小畜所說者。久住之計也。大畜所說者。暫止而可以旋起也。小畜之所說在人。大畜之所說在己。取象二與初三同為乾體。有輿象。二在中。有輓象。剛中能止。有自脫。其腹而不行象。輿而脫輓。脫其車下之縛。而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故无尤。

○象曰與說輓中无尤也

二如輿說輓者。由有中德。故不躁而能相時。何尤之有。或以中无怨尤說。

○九三良馬逐利。輿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與上當畜也。通之時。同德相與。故三隨上而進。比德協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艱貞二句  
舊說

此說艱貞  
是力守其  
貞日閑即  
是艱貞

以馳驟乎王一。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恐如初之有厲，不  
如二之无尤。一艱難守正，致慎重之道。日閑與衛，修進用之  
資，則其出不聲，其進有具，自然動有成績，而利有攸往也。  
良馬，指三逐者，三逐上而進也。上為天衢，故馬可逐。然馬不憂其  
不良，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有利艱貞之戒，謂不可以易  
心處，而苟且以赴功名也。日閑與衛，正是艱貞與象所以載器足  
以任重，衛象所以防才足，以應變。必如是，而利有攸往，難之辭  
須知乾為良馬，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亦俱逐而進，不獨三也。  
敬承曰：日閑與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與艱貞  
一。套事，不可以閑習為上進之具也。舊說艱貞與衛，以節與才

並對亦可

雲峰曰：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脫輟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猶戒之  
艱貞閑習，惧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與脫輟而不進，三閑與衛  
而不輕進，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利有攸往者，以三之志與上合耳。蓋三與上皆陽也，其德同其  
登進之志亦同，故勢不相畜，得遂進而利往也。  
潘氏曰：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  
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上經會通

卷初

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持者使其  
觸性不發

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難勝不免煩刑戮矣  
四與初應畜初者也能止惡於未形若童牛未角而加之以牯  
則上不勞禁制下不傷刑誅大善而吉之道也  
此大臣佐君畜惡者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用力甚易故  
大善而吉牛之觸在角童則未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使不至  
抵觸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是民未有欲心而教之讓未有  
爭心而立之防也張雨若曰禮者防于未萌之前刑者禁於已  
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有止健之心者能潛消天下之惡而得元吉此心下為一快

乎

○六五豮豕之牙吉

五居君位畜止天下之惡者夫以億兆之衆發其和欲之心君  
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摠揖事有機會聖  
人操得其要拔本塞源則道之斯行止之則戢其用如豮豕之  
勢牙雖存不為害也不勞而治何吉如之

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  
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畜之  
要道矣

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豮去其勢則

上全會通 卷四 四十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牙不噬。順逐其情，則健不爭。故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彌其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能化暴而得吉，則天下受其福矣，不有慶乎？

蘇說有見

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止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四五二爻有主陰自畜之說者，而蘓氏以陶鎔人才言。蘇子瞻曰：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童者也，而遂括之，故至於九二。

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括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括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畜極而通，反側盡平，天下大順大化，何其如天之衢也。禮

樂刑政，沛然四達矣。亨。

諸說俱新

主治化說根四五兩爻來曰：何喜之也。天衢，天路也。四通八達，无所障礙。天衢即是亨。有照三爻良馬逐主君子行道說。仕路无所阻塞。豕所謂不家食利涉川。三所謂利攸往皆本此。又有主畜德說，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極而通，用力之久，一旦豁然。

上至會通 卷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貫通也。斯為大畜。又有主廣開賢路說。四五俱以陶鑄人才言。牯之續之皆有畜止而不輕用之意。至於上九畜極無所事畜矣。恣其進而大用之。使展其驥足也。蓋四五之畜之者。抑其銳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上九之畜之者。君子之才德已成。與衛已開。无虞于四之逸也。廣開賢路之道也。取象艮為徑路。在上。天衢之象。道字行字。正與衢字相應。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治化四達。而如天衢。豈獨四五之吉慶哉。王道大行於宇宙也。取象艮陽在上。天道也。畜而至此。天則用事。乘乎六虛。入于无礙之門。故曰大行。畜之大。故行之大也。

吳因之曰。乾是恁樣剛健。若非畜得絕好。他豈肯為我制。故上三爻俱言善畜之道。惟善畜所以天下都被他制縛也。

頤 震下 巽上 大過 巽上 震下

陸庸成曰。震艮為頤。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頤之象。巽兌為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頤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頤 震上 艮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体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皆頤之象。故為頤。者養也。養之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如此說方  
合與經脈相

上經會通

卷四

五

惟正則吉。故觀其養德者，皆聖賢之道，而不雜於他岐，乃為養之正也。然欲觀其養德者，何如必觀其養身者。口實一出於自求，不為飢渴所累，乃為養德之正也。斯為貞吉也。順中有物，曰噬嗑而順中之虛，原未有物，故以貞吉示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也。曰觀，乃獨知自証不假外求。意養正工夫，全在此處着力。大抵天理當然之極，畧差一毫不得。稍差一針頭，便不是正。所以要觀自求口實，是觀頤裏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一有不正，連所養亦為累矣。故剔出以示人。口實如飲食嗜好，富貴爵祿，身上受用者皆是。舊說以養德養身平對自求，即自觀也。姚氏曰：觀頤果能集義以

養氣寡慾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无，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養德正矣。不然，異端曲學皆不正也。自求口實，果窮不屑於躑躅，達不愧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心，不以聲色臭味汨性，則養身正矣。不然，急口腹而輕道義，即不正也。正則吉，不正則凶。安得不考。但經文原未嘗對必從串說，謂觀頤於自求口實，觀之觀頤，即所為考其善不善也。自求口實，即所為於已取之而已也。謂頤之道，在自求耳。按頤以靜為本，惟自求則靜，而知止所以得正而吉。而一外假而妄求，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專為口體之奉，失其正也。故六爻之義，自養者吉，求於人者凶。初二三動，休毋論已，雖四五亦未免。

上經會通

卷四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頤且拂也。資人故也。獨上九之養取足於已。所謂以止為養者。自養以養人。養之正也。信乎觀頤之在自求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所謂頤貞吉者。蓋惟養正則道義不虧。身心有補。故吉也。觀頤者。觀其所養。必得正而後吉也。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出于正而後所養乃得正而吉也。試觀養萬物者。天地乎。而有不正乎。養萬民者。聖人乎。養賢以及之。而有不正乎。則人之自養。必如天地養物。聖人養民。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然後得吉。頤之時不其大哉。

首節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言。則字甚圓。謂養而正則吉。不正則不吉。然觀其正在觀其所養者。何如。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者。何如。二句正是解養正則吉。且一串說。養德養身。絕非兩件。除了養身。別無養德。故聖人不教人觀其養心。而教人自求口實。耿希道曰。人之所以忘其大体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体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占其自養矣。自字甚重。頤之道。養已以及人者。正也。舍已而及人者。妄也。洪覺山曰。何以為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為實也。震一陽在下。為動為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於其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頤也。必虛中靜止。無一毫忻

頤  
卷四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始終重一  
正字大從  
正未

養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內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二節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雷動風  
散元氣渾。推出来便是无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之天  
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於死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  
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為六。上言養之正此極言養之大。凡道理未  
有正而不大者。楊氏曰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  
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故  
惟正然後吉。頤之時豈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震動發生萬物得養矣頤之象也君子以人之所養

山下有雷震動發生萬物得養矣頤之象也君子以人之所養

此俱作養  
身解

固非一端而亂階於言語禮始諸飲食非養德養身之切務乎  
故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身所謂養正之吉也

言語從頤動而出不慎則妄出以招禍飲食從頤動而入不節則  
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動為義。有不分養德養身者洪覺山曰  
養自其身始也身之易動而為德病者莫如言語飲食慎也節之  
法山之象也。吳氏曰已得其養然後可以及人。未有不先吾身而  
能達之天下者。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  
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六爻合旨。趙汝謀曰頤中有物貴于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  
猶動故動之。体凶止之。体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經繹曰：頤下體震動於欲而多凶。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情之性也。又下体主自養。專所養於身而凶。上體主養人。公所養於人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為能養物。陰則飲之。故卦主二陽爻為養鳥。

六爻皆主養身說。无養德意。但養身正。則養德在其中。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飽乎仁義。而不顧膏粱者。如龜以靈氣自養也。乃應四而觀望勢位。舍素持之清操。羨非義之爵祿。猶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則敗名喪節。何凶如之。

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詞也。靈龜以靜而為

養。朵頤以動而為養。李樂菴曰：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

去理會。只來看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朵我之頤矣。正如劉禹錫輩。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舍爾觀我。與自求口實。正相反。震陽在下而動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本足自貴。乃觀我朵頤。慕人爵而棄天爵。祇取清議。亦不足貴也。

洪覺山曰：九以陽實明智之德。自養人。无待於外。如龜之咽息。以氣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朵頤於四。以陰虛无實。而又无所得。烏徒自動。頤垂涎。朵。烏爾矣。故觀者誤為四之詞。曰舍爾。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云、其亦不自知所貴哉、蓋啓之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惟陽剛足以自養。二陰柔待養於人者。求養于初。是大丈夫不能自食。而其心泰。養於卑賤。既顛倒而違常理矣。至求養于上。則以士君子不能自養。而奔走趨附于權勢。寧不見拒而得凶乎。

初上雖能養人。均非二之正應。二居動體。不能自止。下為初九所動。上為上九所動。是無資身之策。才德不足動人。人不求我而我求人。又無平昔之惟相知之素。無論在上在下。均不可也。求之下猶曰貽羞士類而已。不過失正理之常。至越五求上。必且斥逐而

宜抑揚重  
在下句

取凶矣。然則顛頤不足病。在於丘頤也。遊大人以成名者。毋為乞墻之態也。

按二之顛頤。何以異于四之顛頤。二之丘頤。何以異于五之從上。但四五賴其養以養人。二賴其養以自養。人自養吉凶分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之求初。固不得矣。往求于上。復得凶者。何也。以非正應而行。失其類也。情分不投。誰其與之。適取凶耳。

時說兼言初上。看來單言上更佳。人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即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行失類。非應而求養。故妄動而取凶也。行字最重。惟行故失類。使堅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守之節。何失之有。行字對守字者。凡養道以安靜為无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以陰不中正而處動極其所為頤无非縱欲敗度恣情滅性于養之道拂矣。雖其所養為天理人情之正能无凶乎。其凶何如。吾知終身沉溺名節俱喪而已。何所利哉。

二是處貧賤而不知守。三是處富貴而不知節。養正宜靜。並動於欲。拂養正之義。視拂經尤甚。故曰貞凶。見得飲食男女之常不慎。即為戕生伐命之斧。可畏也。夫。

吳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操持。再靠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三四之凶禍至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十年勿用。蓋其於養之道。所謂自求口實。節飲食者。大悖也。道宜靜而妄動。故至此耳。

悖。即拂頤。大悖由動極來。如以藥石養生。以梁肉伐病。以嗜欲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皆大悖之類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初九陽剛德足養人。四以大臣任養天下之責。而與初應。惟其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顛于頤。而為民養賢。則雖顛而吉。第患下不專而求不繼耳。誠能信任不二。如虎之下視。專一不他。始終如一。如虎之求食相繼不已。則賢者效用。而於相道无負。何

一系會通  
卷四  
五十一  
六

咎之有

惟陽剛能養人。四五俱陰柔。故皆賴賢以養天下。自養於內莫如  
龜。求養於外莫如虎。下視也。虎之威在目。故視眈眈。曰逐。則  
虎視下而求食之心也。四以賢者目初。故其視專在初而不泛。用  
其養以及二三。如所稱吐哺握髮云者。所以得吉而无咎也。泰  
義云。下賴上之養。則不可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不求。  
蘇氏曰。二顛頤而凶。四顛頤而吉。何也。二狗人而喪已者也。四舍  
已而用人者也。以耽耽逐逐之心用之。狗人則為欲心。以耽耽逐  
逐之心用之。求賢則為道心。頤所養之正。與不正。何如耳。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而吉者。惟能任賢。則賢人之養。即吾之養。上之德施于是  
光大于天下矣。

見為相者不必耻其恩出自下也。養在于初。功在於上。指五人  
臣無施。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施歸之上。艮有輝光象。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居君位以養天下者也。才質不足。反賴上九為養。拂於常矣。  
然用賢養民。君之正也。安守此貞。則天下蒙澤吉矣。若不度德  
而自用。以濟。則謀猷不足。養道何賴焉。不可涉大川也。

拂經猶顛頤也。居貞猶下之專。求之繼也。居貞二句。是一正一反。  
見當任賢養民意。取象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

不可涉大  
川是足居  
貞意非守  
常濟變也

上至會通

卷四

五十一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反是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

爻言居貞未言所以貞也象言此心樂從无強方是居貞  
張中溪曰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頤屬吉利涉大川

陽剛在上六五賴其養以養天下由頤象也此其任大責重必屬以處之則克勝而吉矣然不以此時大奮經略弘濟天下能稱厥任乎利在匡濟時艱以涉大川也

由是任  
重已含涉  
川意順中  
正由濟見  
大經則經  
任亦大必  
濟而後吉  
房耳重房  
字

頤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群陰之得所頤者

由于上也上居亢極群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

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乎  
涉川艱險非危厲不足以濟此即厲吉處也 五曰不可涉

大川則涉川者在上矣  
馮文所曰一曰不可涉大川一曰利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皆頤之道也

陸庸成曰卦惟陽德能養而爻初上二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

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厲勝也 靈明之天來自足貴 乾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業之字。利。无窮。士當自養。宜寶爾。靈當其養。人无忘爾。厲兩得之矣。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而以厲獲吉則天下皆被澤矣大有福慶也

古大臣道濟天下皆由憂勤惕勵中來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厲則慶在天下矣

吳因之曰四五之養不免取資于人獨上九取足于己惟以其才猷之自裕者貽四海蒼生之慶豈非養道之最優者歟

大過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故為大過夫大過之時非剛不濟苟以荏弱當之適以敗事象棟撓也惟以剛濟之而又善用其剛則可往濟時事撥亂定傾而得亨也

大過有單以時言者謂非常之時內有二意時極盛勢極重已非尋常光景且時極盛則必衰勢極重則必反又時之不常也有單以事言者謂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非常事也看來善時事言亦可宜以剛為主以剛得過者還以剛得濟棟撓者非剛也亨利者善用其剛也

或曰攸往句承棟撓說來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正宜急往以救棟撓之敗不可坐視其壞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看來棟撓

洵異常說

以攸往作往救恰合

上至會通

卷四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委弱者坐視不救也。故惟利往以救乃亨。

彖曰合吉。

大過之時，无才者不能濟。恃才者悻于一逞，亦不

能濟。故全彖以剛為主，而以中巽悅善用其剛，是過而不過。大過

人之才也，故可處大過之時。

○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名大過者，四陽居中過盛，而大者過，是事處其極，不可以尋常拘者。此非柔弱之才，能濟而此卦上下皆陰，為本末俱弱。是既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於終，棟能无撓乎？夫棟撓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過而不過，乃克有濟。今卦体

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卦德巽而悅行，是強毅過人矣，而風裁不至太露，又且存諸心者，沉潜詳審，見諸行者，從容和順，是大過人之才也。以此而往，何事不濟？故利有攸往。亨，夫大過之時，以陰柔才弱者處之，則撓，而以剛中巽悅者處之，則亨。可見大過之時，乃極難處之時，而不可以尋常目之者。其時豈不大哉。此所以必待非常之才也。

首節大過宜以事勢說，不可以人言。涉在大壯上去，或曰，凡作事雖以英明果敢為主，然巽順委曲亦不可少。須用他來相濟。今純是果敢用事，刻覈太至，不能調劑和平，以至激勵不可收拾，是為大者之過。

二節本末作始終者只主一人說非罪初上之不勝其任見任大者不可苟也

三節陸氏曰剛過是大過之本也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悅又提不離中依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純潛內運為巽其和順外宜為悅則靜无不察之變動无不投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程敬承曰棟以本末而悅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悅行之不幾蓋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於偏倚惟中乃適於時亦易涉于躁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于激亢惟悅乃調於氣是過而不過之道也故利往而亨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悅行則可權

末節吳因之曰大過之時事体大關係重實是驚天動地吾稍着一分意氣半點暴戾只消頃刻之間把天下事却敗壞了必如所謂剛中巽悅者從容委曲和平鎮定于聲色不動之中而自有一定之成筭庶大過之勢可挽回而維持信乎大過之時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故曰時義大矣哉仲虎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為之時也蓋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愈不可過也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潤木乃至浸滅乎木大過之象也君子以之立大過人之

行鳥天下非之而不顧。雖獨立不惧。避世不見知而不悔。雖避世无悶。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惟聖賢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者如此。  
敬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木仆。以其植根固也。故大過之時。君子所為皆衆人所不能為。有誰與共事者。故曰：獨立。君子所為皆衆人所不能知。有誰與共照者。故曰：避世。不惧无悶。純是德性。用事。惟有剛中巽悅之德者。能之。非氣魄意見所能參也。  
質知曰：大過之時。皆衆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尚同。君子獨立不惧。人皆適世。君子避世无悶。此非以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堅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攸賴。正在乎此。惟不惧能獨立。惟无

悶能避世。不可如時說獨立。易至於惧云。  
章氏曰：常人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惧何悶。

六爻合旨 丘氏曰：大過陽過乎陰。濟過之道。貴其中而已。六爻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獵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馮文所曰：大抵陰宜慎。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不可過。故二四則利，三五則不利。然則易所謂大過者，乃无取於過也。

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或曰：初六慎之過者也，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為仁義之事也，故皆无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以陰柔能慎之資，巽下鎮密之慮，以處過時，謀必萬全，舉無輕發，慎之又慎，藉用白茅之象也，何有棟撓之咎哉？

六爻皆有保時過之任者，以人臣濟過言，有小于天下之心者，斯

有大於天下之事，藉用白茅，戒慎恐懼之過也。或問卦取過而不過之義，而此言過於畏慎，何也？曰：過于畏慎，乃其所為不過，若繼事則過矣。取象初柔在下，承上陽剛，有藉象，茅柔物，巽為白，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以陰柔居巽下，所以慎之又慎，而象藉用白茅也。

雪松曰：柔在下也，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詞也。二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六之柔，故有棟撓之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陽始過而得柔以濟之，二之謀淺而初之謀深，二之慮近

而初之慮遠高明柔克事功可圖象楊枯矣而生稊其發育有  
機夫老矣而得女妻其生育有望天下事尚可為也可以救過  
矣何不利哉

此所謂剛過而中利有攸往者楊曰枯夫曰老象陽之過也若不  
免英氣害事矣生稊得女妻象比於陰也則能補偏以制過者過  
而不過生道也何不利哉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  
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女妻者言二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也以柔濟剛何  
事不成哉

林次崖曰陽過之始剛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濟故无  
不利

九三棟桡凶

救過之道惟剛中為善九三以剛居剛乖事體拂人心即欲少  
有建立且弗克濟况大過之時烏能勝其任乎棟桡之象也凶  
何如哉

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但卦言棟桡太柔則廢爻言  
棟桡太剛則折

李西溪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  
棟桡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撓也。此二爻當上下体分看。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撓之凶，由其剛愎自用，雖有忠益，拒而不入，不可以有輔也。不可二字，宜玩。非人不能輔，三過剛自用，不可輔也。大厦將顛，非一木能支，時事將危，非一人能濟。過剛无輔，誰與共救天下之過乎。或曰輔三者上，柔不能輔，而三又自用，寧免棟撓哉。虞翻曰：大過棟撓，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為重，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于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于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輔。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下字與初  
柔在下相  
應程傳謂  
初不下繫于

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是大臣剛柔參和，克負國事者。棟隆象也，可濟過而吉矣。然四之所以吉，正為剛柔之得中也。若更有取于初而有他焉，則過于柔而理者亂，振者危，祇取吝耳。隆起也，取不撓下之義。經緯曰：剛柔之用難其中，損過就中，過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无乃過乎。故有它吝也。張雨若曰：大過之時，人皆知有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棟隆之吉者，以剛柔相濟，不至太剛則折，而撓乎下也。

上經會通

卷四

六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撓乎下，只解降字意。敬承曰：爻言有它吝，以下應初六也。象原棟隆之吉，亦以其下應初六也。下有白茅之藉，故不撓也。不撓則隆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剛過至五，過極矣。而所比者上陰，以強復之君，過委靡之臣，鮮克濟矣。故象枯楊生華，无益於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委靡情事之咎，雖或可免，而欲以稱匡時之令主難矣。又何譽。唐凝菴曰：二近初本也。五近上末也。上以柔居柔，志雖說陽，而力不足以振之。五與之比，故其辭遂與二反。枯楊生華，士夫而得老婦，搃之皆无生机矣。五與上比，非若三之不可輔以取凶，雖不久

可醜，非其咎也。然无補於救過，又何譽乎。蓋本有生机，不過一時之華。一時之合，終于无益。其弱終弱矣。此又上下本末強弱之分也。无咎非與之重，无譽邊取象。二陽在下，近本，有梯象。五陽在上，近末，有華象。且以過二與初枯楊之梯，至是畢達而華，巽長女老婦象。五陽得位居中，士夫象。四陽同為木，棟木之強也。三四居中，故為木之強。楊木之弱也。二五近本末，故為木之弱。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梯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君任事而不能濟，亦若是矣。老婦而得士夫，亦異乎過以相與者矣。不亦可醜乎。君任匪人而无益於事，亦若是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陽氣盡發速其死也雖其起於九二之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此而盡矣故為老婦得士夫之象蘓子瞻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梯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祇以速禍故言老婦士夫以配之程敬承曰生育陽道也得女妻者老夫為主所得在陽故有生道焉得士夫者老婦為主所得在陰失生道矣五以剛居剛過而易悅陰反得而乘之故稱老婦得士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之極非大過之才不能濟也上六以柔弱當之竭力以濟不避生死至於不能成事而徒死事猶勇於涉水而滅頂焉雖於事凶矣而于義何咎乎

楊氏曰水溢而過于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任事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吳因之曰徒死而无益聖人所不與也但死于國家則一死足以明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于過周公係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君子幸而成事當論其功不幸而死事當諒其心過涉之凶事雖不濟心可无尤就可得而咎乎

見危授命而功不濟或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曰无咎又曰不可咎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愿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程敬承曰初上二爻彖所謂本末弱也然初居巽下臨事而畏慎不敗君子不以柔少之上居說極臨難而其死如歸君子亦不以柔少之則巽說之道尚矣

習坎  坎下離  離上下

程傳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之象凡陰在上者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

章氏曰乾本實以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

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之中一陽之上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繼而其用行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舜臣曰坎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習坎 三三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陷陰中為坎重之又得坎為習坎習坎者陷之深而險之重也夫險陷之時身在險中矣可自主者心耳誠能實心寧耐安義命而不萌僥倖則利害不驚心亨矣由是而行必能靜觀時變成出險之功也不有尚乎

有孚是實心寧耐即中庸素患難不頹乎外也心亨項有孚來即無人不自得也行有尚項亨來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臨蹇可以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近

還重有孚

无可避之地智愚无自服之人而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可以終免矣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胡雲峰曰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也取象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中心亨之象

彖曰合旨丘氏曰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体水之德為有孚

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者險也上下皆坎則身當多難之衝險而又險也故名習坎處之何言乎有孚也試以象觀水之體實而其流也盈科後進足此通彼未嘗盈滿而不行也夫水之流即行險矣而不盈之性萬古不變何嘗失其信哉然則人之行險亦惟中有定主守其信義命之心而不失矣可有倖免之圖哉此所貴有孚也維心亨者以二五剛中剛則堅強而能寧耐中則善調而无躁激故心亨而行有尚者以此剛中而往自能從容觀變持危定傾有餘功矣然是險也以其害不可有以其防害不可无

水流句以水言行險句以人心有孚言亦可

觀險於天高不可升是也有无形之險矣觀險于地山川丘陵是也有有形之險矣在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設為紀綱法度法地險之有形設為城池甲兵則內安外寧國是用守險固通三才矣其時用豈不大哉

首節險者水之所行非指水為險也二節純以水言而人之有孚在言外鄭孩如曰夫水性平也行險若不平而其平之性終不失也此有孚之象君子雖在險難潛死之中忠孝節義操之愈勵亦猶是也立氏曰坎水流也唯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行而後流則澤水也陸氏曰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於行險觀之水之信惟內

上經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流通是心  
亨妙議

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顯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亨。

三節或有重剛字者。剛中是中心之剛。即中實有孚也。王註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中心。亨者也。坎以能行為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傳曰。以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唐氏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能流行。則或盈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為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流通而已。剛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于此。安得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流通矣。蓋二五兩剛。雖為正

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于險。苟不入于險。其如我何。心孚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末節陸氏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險之所以為大也。險有時有用。非用之常用之時也。象曰。水流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流游至。往過來續。習坎之象也。君子以脩己治人。非重習不可。故德行則欲其常。學不厭也。使理熟于身心。教事則欲其習。

誨不倦也。使民熟於聞見，亦滂至之意也。

溫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振德習教事也。子瞻曰：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六爻合旨。洪覺山曰：六爻相值，俱無應援，故其吉凶，惟以才德為本。以能漸出為尚，以陰陽相比為義。項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求小得。

丘氏曰：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窞，上言置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無功，四則得位，承陽而無咎也。

紫溪曰：履順易，處逆難，艱難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無可出之險哉？特患無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于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終于入坎窞，抑于險，扼束于徽纆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

論也。故惟其性之定也。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  
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微纒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  
孚心亨也。不然險不在時而在心。亦可慨夫。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在重險之下。勢難濟矣。使以剛者居之。或能奮出。今六陰柔。  
不惟不能出險。益自陷于險矣。故為已在習坎。又入坎中之窞  
焉。終于胥溺而已。凶。  
六爻除九五君位。餘皆指人臣濟國家之難說。亦可俱以有孚心  
亨作主。彖言習坎而又係于初者。以其在重險之下也。坎中小穴  
旁入者為窞。入于坎窞。險中之險也。蓋才不能濟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有孚心亨。處險之道。惟陽剛能有孚心亨。而初六陰柔。失是道  
矣。故習坎入窞而凶也。

失道凶。見不可盡諉於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重險之中。身當國步之多艱也。坎有險矣。而剛中善處。所  
謂有孚心亨者。雖未能弘濟時艱。廓清皇路。猶可維持萬一。不  
至如初之入于坎窞也。可求小得。

此爻孔明似之。蓋君子處險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失道與上  
六失道相  
應

二豈才德不足哉。何僅求小得也。以當險時未出乎險之中。故不能大有為也。

此見二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按九二剛中正。彖所謂往有功者。乃僅小得。雖時未出險中。亦以上不遇大有為之君。以為正應。故所濟者小耳。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不中正。履重險之間。才德既劣。時勢更艱。故來往皆坎。其往也坎。前既遇險。其來也坎。後又枕險。祇見其入于坎窞。而不見其出矣。安用濟乎。項平菴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

六三正宜  
靜以觀  
變故以勿  
用戒之

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資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于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一說趙汝楨曰。六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遑寧居矣。柰身居兩坎之間。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中失道所致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來之坎。即命世之才猶難。况凡庸而當禍亂之衝乎。終无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四五有君臣之義而在險時剛柔相濟是君臣同心濟險也六四何以自效哉不必于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從君之所明者進納以結之為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之象則上下同心終必轉險為夷而无咎矣

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下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樽酒二句一串意不必分講樽酒一樽之酒簋二簋之食貳益也缶瓦樽瓦簋誠朴之象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明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通之乃能

入也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以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象曰樽酒簋剛柔際也

樽酒簋者以五與四在險之時剛柔相際也臣固思艱而切上交君亦憂時而篤下應故相通之情起于薄物之外也重剛際柔邊大抵人情共安樂則猜疑之隙易生共患難則倚庇之情自切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陽剛中正其才可濟以居尊位其勢可為時亦將出其机又將濟漸之傾否為太至于治平其象猶坎不盈

未盡似誤  
盛為險難  
未盡似誤

○ 祇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而何咎。時說尚在坎中。坎不盈也。不盈猶未平也。二句言坎陷之中。雖未至盈而出。然已漸至於平。而將盈矣。看來不盈即是平。二句一意。程敬承曰。水以流而不盈為常。盈則有泛濫之虞。不盈所以抵于既平。天下之水行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有此。然而止得无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平即五。剛中正之象。水以中正為平。則不陷于險矣。二五雖陷險中。畢竟陽剛能動。不為所陷。故至于既平而无咎也。然二有險而五既平。上下之勢異也。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 五之中德宜大有為者。僅曰坎不盈者何。以其尚既時艱。中德未能光大于天下也。非德之病時之難也。德非有大小。特在險中。未得大有設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程敬承曰。人生涉世。无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視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上六以柔懦不振之才。當國家險難之極。終于險而不出者也。象繫縛之以徽纆。因置於叢棘之中。至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繫用二句以時言三歲句根陰柔以才言三股曰徽四股曰纏皆索名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 經繹曰夫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于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險之情狀焉其慎也夫

離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于陽有附麗之義故為離夫陽君道也陰臣道也人臣麗君莫先于正而順所以成其正也故必陳善閉邪不為阿諛則

不可以貞  
與順平對

克成君德亨矣然或浮慕持正之名而意氣少激非所謂貞也惟涵養冲和克全其巽順如畜牝牛焉斯可以保其亨而吉矣主臣道說以正字為主順乃成其貞也唐疑菴曰先利貞而後言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能亨畜養也養成其順德所以消其火躁之用也 胡雲峰曰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于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

看來貞以事言順以心言亨者有所通于彼吉者无所咎于我舊說利貞謂未附麗以前擇君而事畜牝牛謂既附麗以後忠順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七

不失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者，麗之義也。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觀之日月，則麗天而明也。觀之百谷草木，則麗土而生也。以至人君位天地之中，為天下化成之主，豈无所麗哉。吾知君以明而又明之德，不尚苛察而麗乎正，則正明所發，百度維貞，乃能正百官，正萬民，而天下成維新之化矣。夫君以重明作于上，臣可不以中順佐于下乎。今六二柔麗中正，是其不驕不亢，微柔懿恭，而能裁之以中，行之以正，又不流于卑諂，惟中正也，故亨。惟柔也，是以畜牝

牛吉也

以君明應  
日月句以  
臣柔應百  
谷句

首節麗者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為麗。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謂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苛察，則天下之化可成也。重明主君德言不可兼，君臣正字非指位，只是明得其正，乃字亦不可忽。趙汝楳曰：明者易流于察，易昏于所寄，流于察者非明也，寄于私私明之害也。重明即繼明，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于行，難于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二節柔麗中正，專指六二說，不可兼六五，以六居五為不正，安得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垂明即是

○

以正名也。臣道貴柔。中正所以善其柔。貞字承中正來。畜牝牛承柔來。按君猶天也。其明猶日月。麗天也。然君道貴明。而明不可流于苛察。臣猶地也。其柔猶百草木之麗土也。然臣道貴柔。而柔不可流于阿諛。故曰麗乎正曰麗乎中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上下皆離。明之循環不已。重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大明在上。无所不照。君明不繼。何以照四方乎。故日新其德。緝熙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毫无遁情。直與日月合其明也。

明兩作。今日明明。明日又明。相繼之謂也。非兩個日也。照四方。根。明來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于四方。非物。物而察之。之謂。

也。六十四卦獨此稱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蓋明明德于天下者歟。繼明者。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緝熙是也。洵詞曰。上明而不繼之以下之明耳。目所及且蔽之。况四方之遠乎。六爻合直。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于動。故止之。繼者安于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剛為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于進。四急于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陸氏曰。无可柰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為之始。聖人教之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暢。順可挽。徐為繼。明暢可永。離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或說說或  
以任進言  
俱可

○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休志欲上麗幾不顧時勢之何如所履急遽  
急則錯矣是其咎也此无他不知敬慎故耳誠能敬以處之審  
時度勢何至于錯而咎哉

履錯是施為急躁動履紛錯非差錯之謂敬者錯之反敬之非令  
勿進也但欲慎重而勿思耳傳曰離性炎上幾于躁動其履錯然  
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迹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  
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咎矣程敬承曰履錯離  
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耿令終之道也是  
以君子貴謹始然則離終之正邦非始之敬慎致然歟不然未有

○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固咎矣敬之正以避咎也

聖人恐敬之二字推諉避事故曰避咎豈是教之避事

○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正是人臣麗君將順而濟之以匡救渾厚而濟  
之以精明臣節之純黃離象也則可佐繼明之主而臻化成大  
善而吉矣

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乎君故稱離而得臣道之中故稱

上經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黃離。火也。明也。有火之明而不入于躁。即所謂明而得中也。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所以元吉者。以其柔麗乎中而得中道也。蓋相道本之心術耳。

中以心言。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持以得中道。許之一說得中。就是黃離。不分黃離在外。得中在心。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盛衰循環。自有定數。故人力所當盡者。固不可諉。而時事无柰何者。亦不可倖。九三前明將盡。如日昃之離。盛極當衰之時也。

此時若不安常自樂。而欲逆天道之天。以倖難必之功。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祇速其斃而凶也。

取象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缶常用之器。象日用所行之常道也。自樂只在安常內。常理當盡。安處而自適。則斡旋變通之計已漸圖之矣。不如是而憂嗟嘆恨。思反其常。必將行險徼倖。以自速其斃者。故以歌與嗟示儆焉。自。自此不反。則謂大耋人之老。不以生為樂。則以死為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也。昔韓信已奪齊王而封淮陰。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善處功名。而徒鬱鬱不樂。宜其卒取禍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盛極將衰。喪无日矣。豈能久乎。

曰。何可久。正是緣天以曉人。當在未昃以前。斡旋耳。到此已昃地。止有修身以俟一法。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是當天命初回。人心始向之秋。乃以剴迫之。驟施无漸。突如其來如者也。則過激生變。突必逮夫身矣。焚如。死如。棄如。

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密。乃克有濟。况當更事之始。而急之乎。宜其焚死棄也。因突而焚。則死。死則棄矣。夫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而

見其无所容。按秦政一夷大國。遂掃滅百王之法。項籍一得志而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獨為伯王。何暴哉。不旋踵而取滅亡也。陸氏曰。火性躁銳。故前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

仲虎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于此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而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死棄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焚而迫乎五。三亦上焚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即焚死棄也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避咎之義  
益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迫于二陽是強臣跋扈威權下移危之道也必  
反身修德憂懼處之既出涕沱若而憂懼形于色又戚嗟若而  
憂懼形于聲則已德修而權奸自消位可保矣吉  
憂懼非徒憂懼必有善反之正在內昔孝順衰弱迫于梁冀使當  
時以憂處之豈至國事大壞哉  
三不當憂而憂故凶五憂兩當憂故吉是三之歌俟命而非樂憂

離王公即  
是吉

○五之涕畏命而非失志。鄭東谷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  
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迫于二陽王公之位幾不保矣而曰吉何也以其憂懼圖維  
則危者使安有以麗乎王公之位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剛居上處離終是剛明之極而能及遠者王者用此出征  
則能奉天伐暴而有嘉美之功所誅皆首惡而威克振也所擒  
非醜類而刑不濫也仁義並行王者之師又何咎  
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剛

上九會通 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按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嘉。不以獲醜為尚也。吳因之曰。恊從罔治。用威得正。卒亦不失。畜牝牛之意。取象兵。猶火也。夏官掌之。在卦外。有出征象。離為甲冑。為兵戈。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用出征。豈得已哉。奸寇亂我邦國。不得出征。以正之也。重明麗正。天下之本也。出征正邦。則天下之不正者盡。正而益收。化成之功矣。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小役大。弱

後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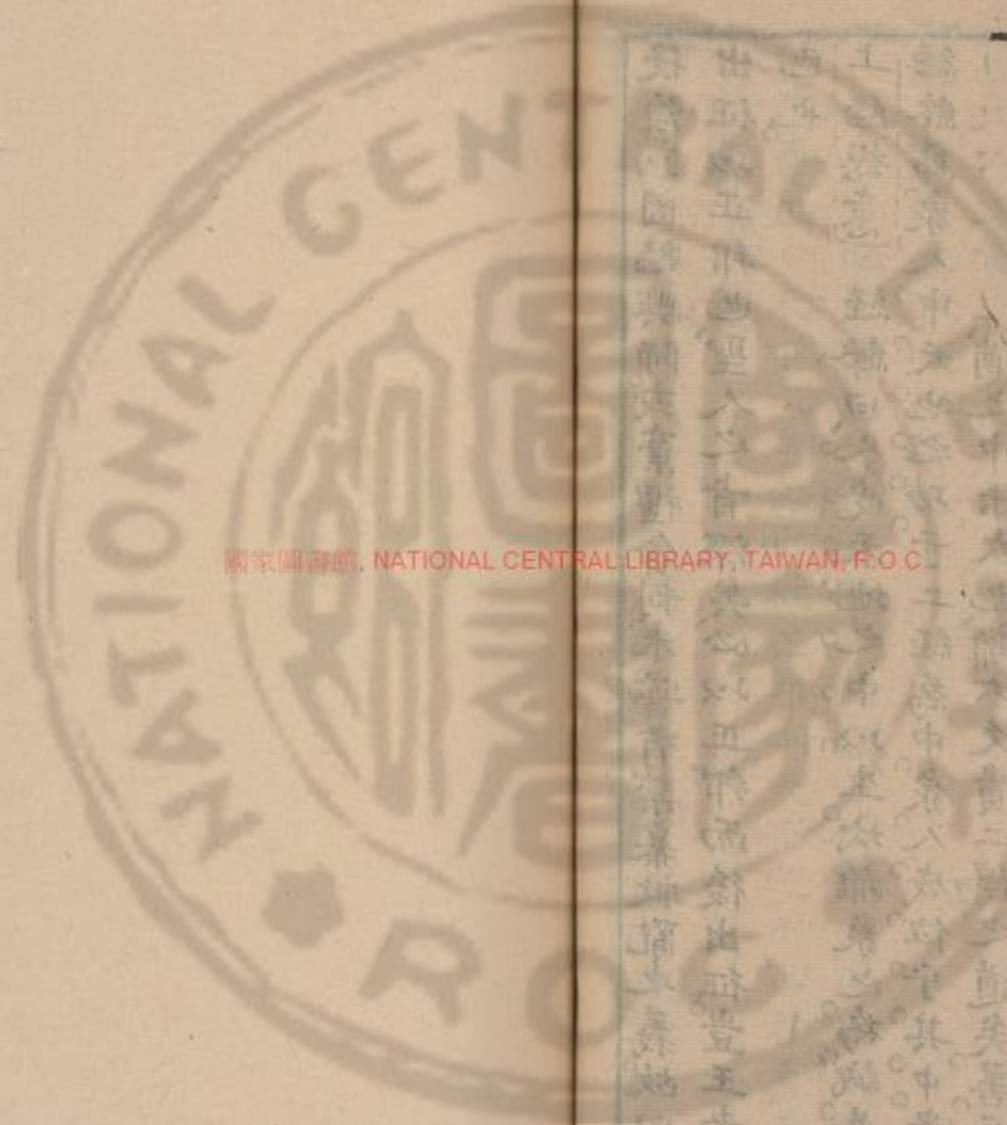
上經總意

經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

經終焉。象人。中天地之功。于二經為中。象人成位乎其中。貴之矣。乃坎六爻貴五。猶之中未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之道矣。善反天地之性矣。他爻坎多險。離多躁。險且躁。于理性无已遠乎。

李隆山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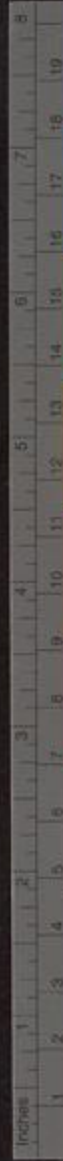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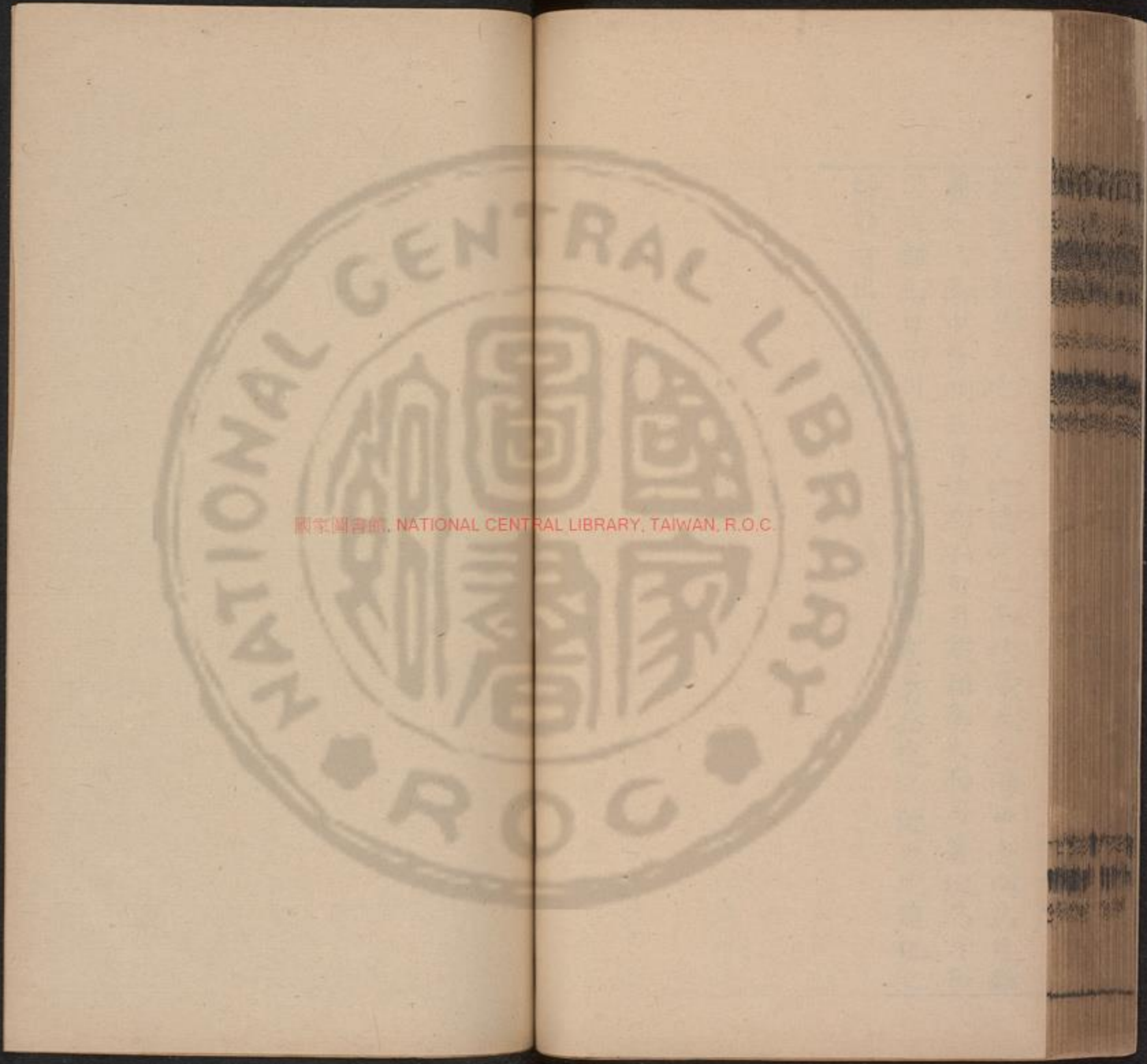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F.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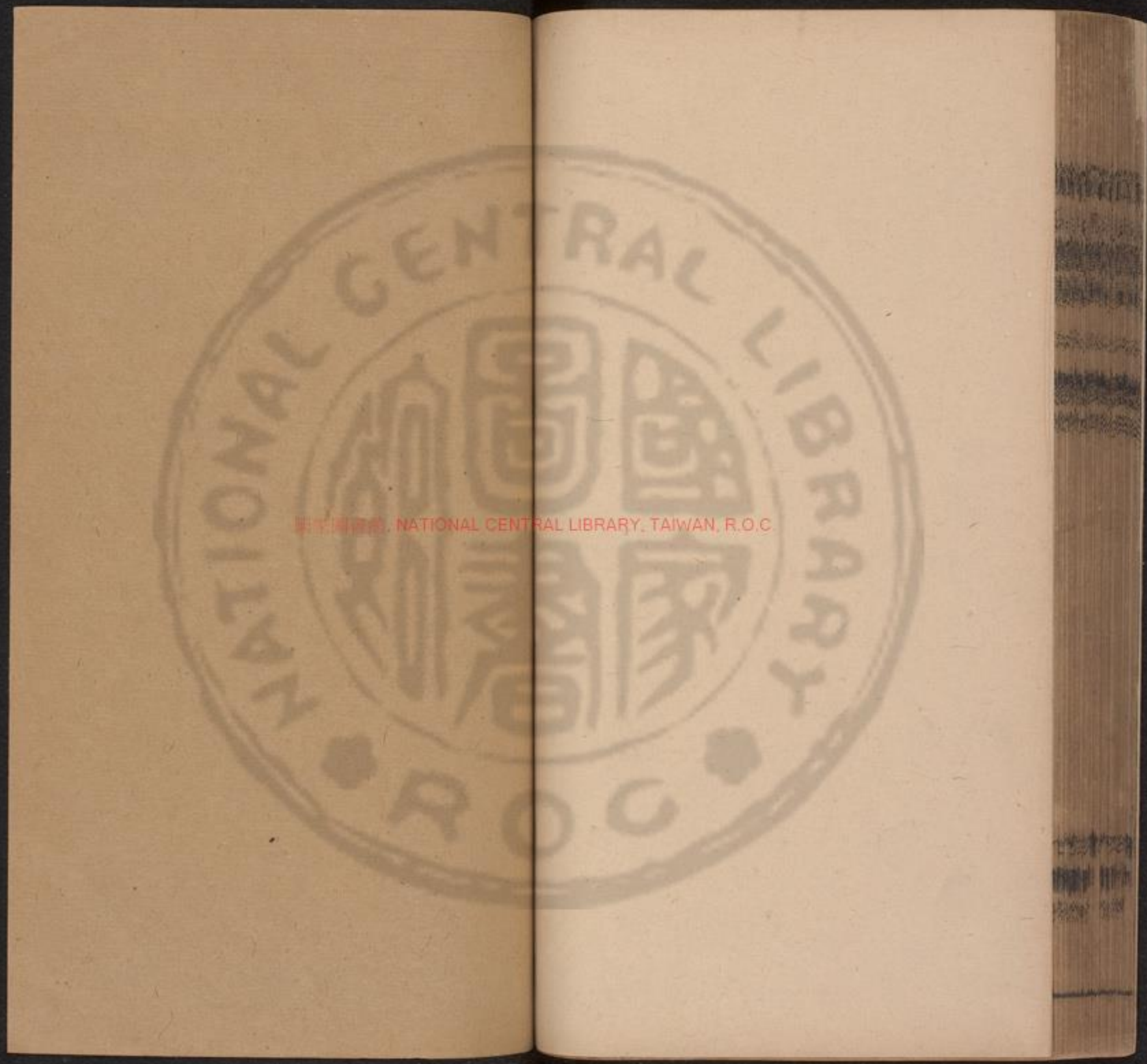
上經會通  
 坎離二卦為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  
 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  
 司夜。離為日而司昼。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昼夜之運。天地造化之  
 妙。孰有出於此哉。

卷四

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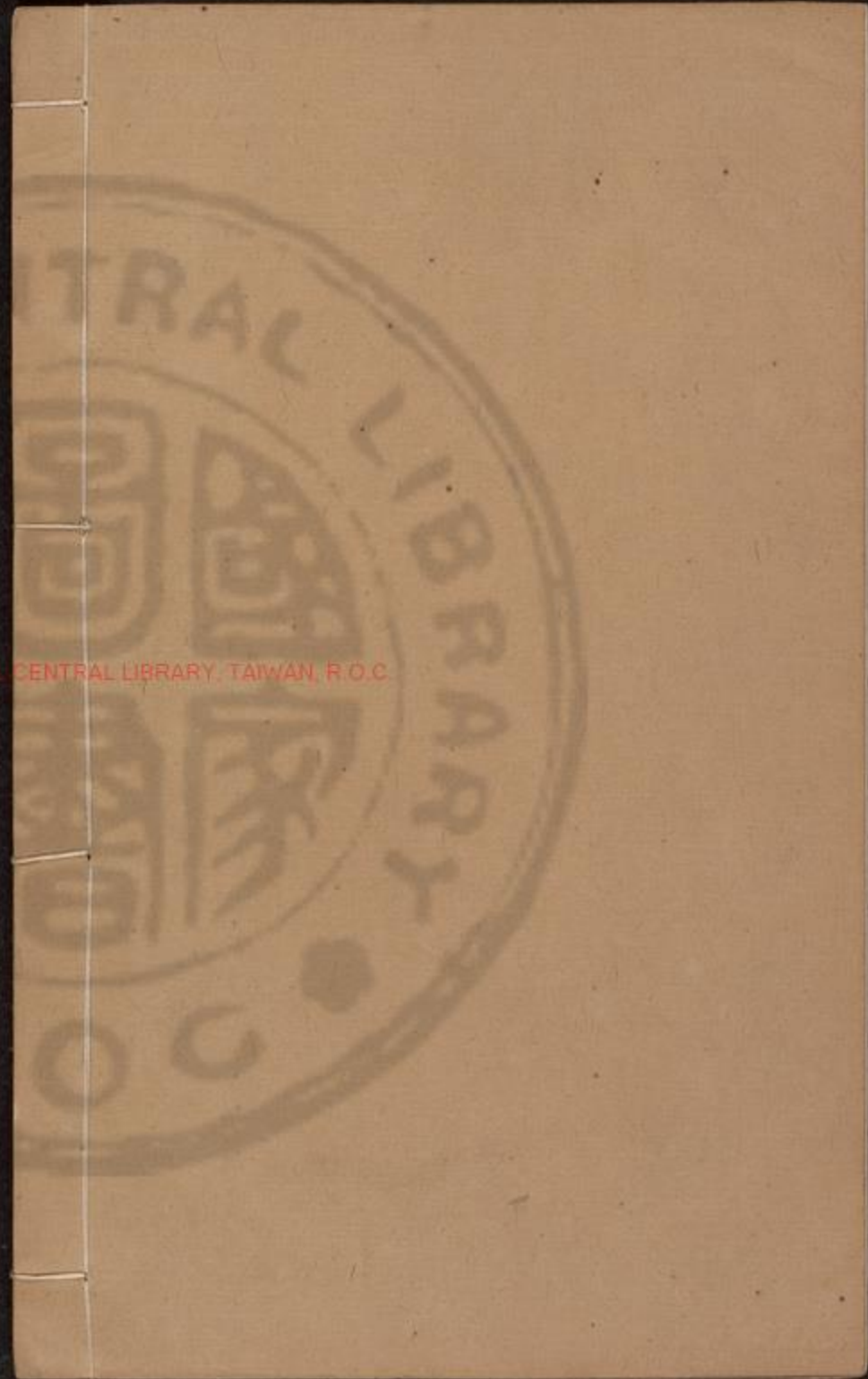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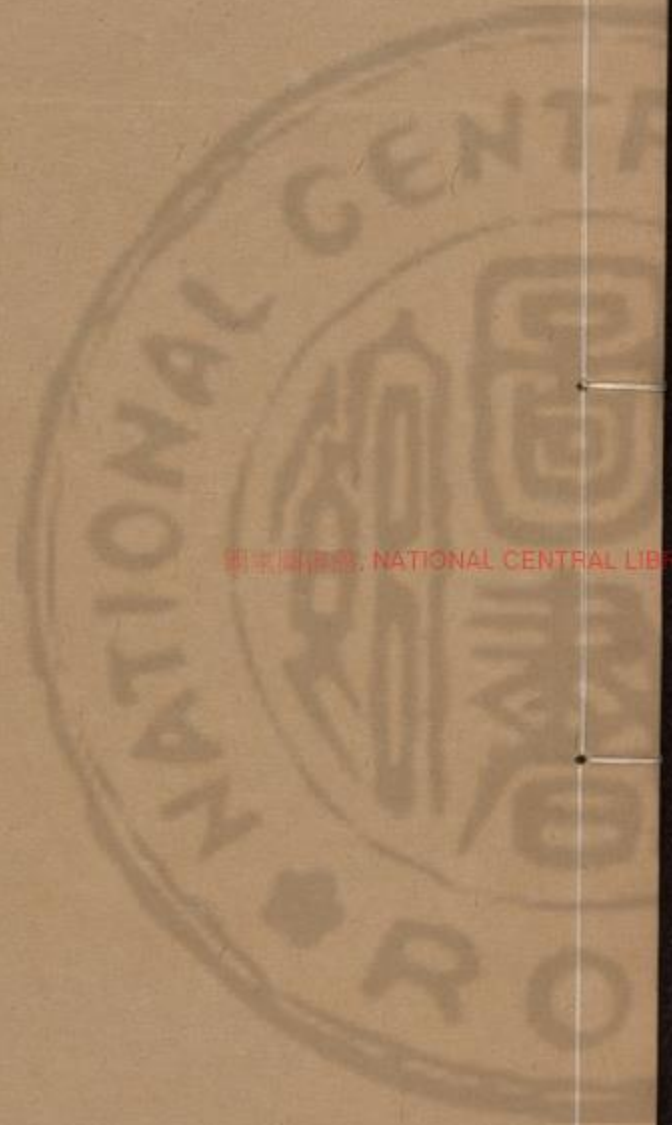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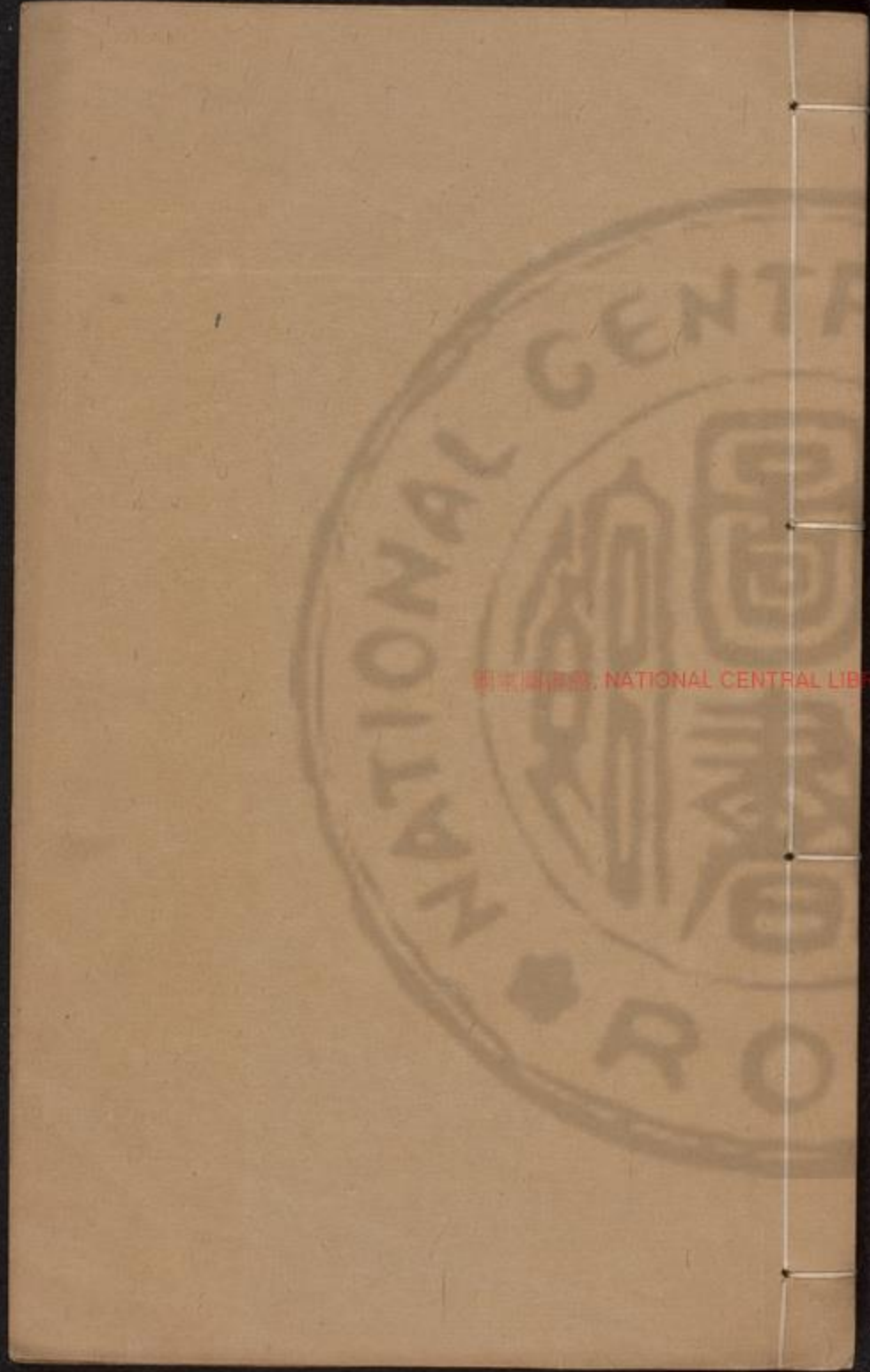






2012.01.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5937 v.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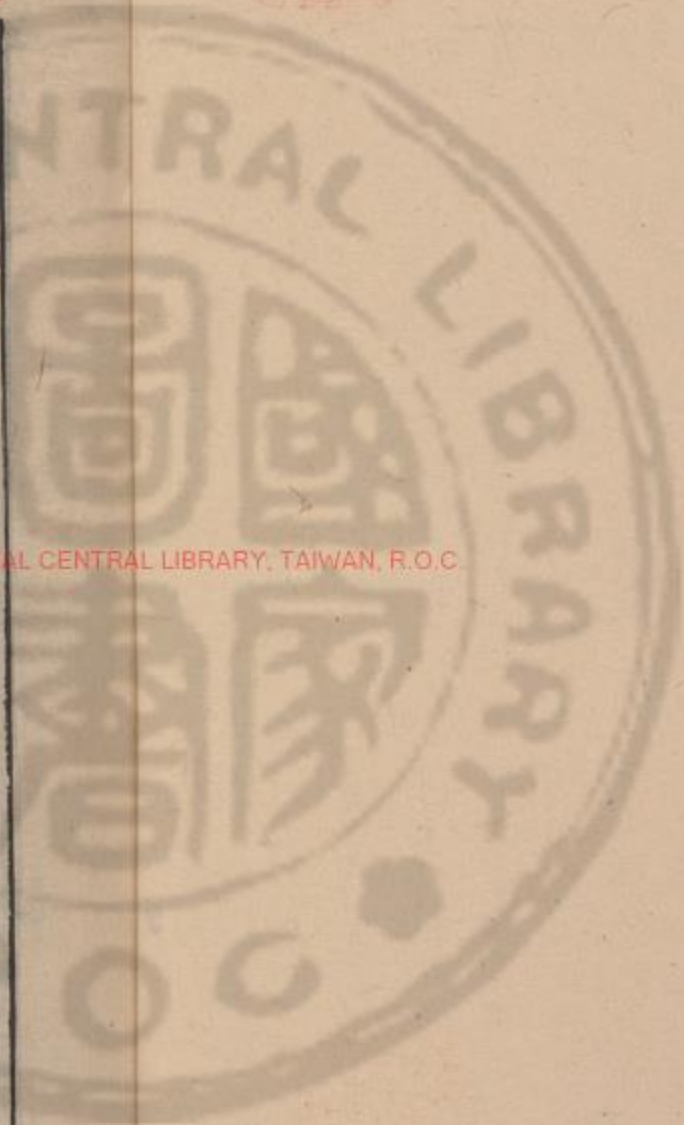


周易會通卷之五

下經

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

繆昌期當時甫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  
汪邦柱砥之甫  
江楠楚餘甫  
全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經會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咸恒合為一體。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恒損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篇。

咸 三三 艮上 恒 三三 巽下

陸氏曰。貞者二卦之權輿也。貞于感貴。以无心而為咸。貞于久貴。以立心而為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二卦六爻皆无全德。何也。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受諸爻各執一以為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為志。志者虛之忌也。曰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末是也。獨於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无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貞。四當心之處也。恒處其方。舍方則无以立。諸爻各隨地以為恒。故

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无以求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

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

咸 三三 艮上 恒 三三 巽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交感也。卦體二氣相與。感見于造化矣。卦德止悅相應。感見于人已矣。卦象二少相求。感見于男女矣。故名咸。夫人而能感。

此存舊解  
宜照後以  
心言

咸以止為  
感貞字內  
有止意

重止悅以  
心休言更  
切卦音

則情相孚而事相濟故亨然情每易流於私必以道合不以勢合以義交不以利交利貞如取女之正則此无私感彼无私應得感通之道而吉

時解此節皆主事言新說在心体上言更佳咸者无心之感也亨是本體无障隔也吳因之曰全節重一貞字交感决是亨通但所為感者稍著一毫私愛便非本體必從天命人心發出我感人不著一感念人應我不著一應念全是天理流行鼓舞於人己之間也須知亨字內已是正了聖人恐人以不正為感故指出貞字見感之以亨者全在貞耳非謂亨了又要利貞也取女句連貞字謂貞而如取女則吉也感通之正莫如取女也

按上經彖詞不言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姻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全彖合旨全彖重止而悅止字尤重感主于悅止則不隨欲動豈有妄悅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咸之所以能感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即和平感而天下即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偽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机在是矣須玩一兩字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

下全會通 卷五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間无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必有應，有應復為感。感者取其交相感之義也。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何哉？卦体柔上剛下，是剛感乎柔而柔應之，柔感乎剛而剛應之。二氣感應以相與，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兌悅，是我之感專一不他，彼之應樂從无強，人已所感之正也。卦象以艮少男下兌少女，是男先于女，既不越分，以少配少，又不過時，男女所感之正也。此皆感通之貞吉亨之本也。是以有感固亨，然必利貞如取女則吉也。以感之道極言之，天地萬物同一氣也，天地以氣感

萬物，陽嗟陰吸而萬物莫不化，化資始生，流形矣。聖人天下同一心也，聖人以心感萬民，神道設教而天下自然，躁心釋而和，慈心釋而平矣。即此感通而推其類，吾知大而天地，陽施陰受，情之合同而化，此感通也。衆而萬物，聲應氣求，情之相得有合，此感通也。感之義大矣哉。

首節丘氏曰：感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感加心而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感，感故去心而為感。皆也。惟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感字便對應字，无應亦不為感，故曰交感。

二節唐凝菴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无感。

此在告  
見極  
截

也。兌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无應也。感而无感。應而无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无心之感。所以為正也。惟感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云云。皆不言心。或以二氣句解。亨止而悅。句解貞。男下女。句解娶女。三節。敬承曰。天地感乃二氣之感。以无心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意于感。空洞之中。自成一冲然蕩然之体。自然薰得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于感。非其正。則自不和平。天下何以和平。紫溪曰。天地之感。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感。順人心而无為。只是個正。可見一念邪。无所不邪。一念正。无所不正。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于吾心。而昭然可見矣。苟

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如此看見字。有著落。洪氏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于天地萬物。而實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无所不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中溪曰。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感之妙也。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上有澤。是澤以潤感。山之虛。山以虛受澤之潤。咸之象也。君子以為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潤。心非虛。何以受人之感。故未感而此心廓然大公。既感而此心物來順應。一惟虛中受人之感。與山之受澤者一矣。

下  
卷五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虛作即是  
止作以虛  
受即是止  
而悅  
天地感物  
聖人感心  
皆此虛

此心學也。以感通言。非謂受善也。虛无心也。虛受只是靜。養此心。使空空洞洞。則隨事至物。感以吾心受之。无有拒而不入矣。所謂中无私主。則感无不通也。无我固虛。有主則實。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粹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大公。所謂虛也。內外两忘。所謂虛也。要識象言感象。言受非有二也。惔是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来。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悅。

按六爻皆主感。人而皆未足。感人如咸。拇則微。心烏足動眾。咸。腓則躁。動何足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之念甚。咸。其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為妙用。

妙論

自梅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為極。則自咸。拇以上。則皆空之耳。六爻全旨。李氏曰。六爻皆主心之感。物言宜靜而不宜動。靜者循理之謂。感之无心。九四之貞是也。動者徇欲之謂。感之有心。憧憧往來是也。初之感。拇。二之感。腓。三之感。股。上之感。輔。則失之動。君子以為外矣。如五之感。脢。又膠于靜而不能動。君子以為末矣。如程子曰。物來順應。靜亦靜。動亦靜。斯盡之矣。看來以虛受人。可槩六爻大旨。燕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况身乎。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忘也。見其感而不見其所。以感也。見其所。以感。非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何者。咸。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者不忘。拇咸腓者不忘。腓咸脢者不忘。脢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故君子以虛受人。虛受者。即所謂神之感。而无意必。固我者也。洪氏曰。人之一身心為上。思次之。言說次之。拇脢百体又次之。皆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得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思俱泯焉。而後感道盡矣。

○初六咸其拇

初六處咸之初。感于最下。是物未接而机已迎。事未交而心先動。故為咸其拇之象。此未感而有心將迎者。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

未傷於靜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其拇者。未感之先。而志先馳于外。有心迎之。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

不曰心而曰志者。志是心之動。心体无私。志有偏向也。蘓氏曰。心主于理。即日感日應亦在內也。心係于事物。即未感未應亦在外也。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于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末而外而隨人。則非虛。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下至會通

卷五



居字要旨  
得活

六二以陰柔居躁動之地當感時不能物來順應常動於物為  
成其腓之象則心累于欲凶矣然中正之本體猶存使能居之  
以靜則順應為用莫非天理之當然而吉矣  
此方感而有心期必者居非不動不妄動也心循乎理雖酬酢萬  
變而居自若也此居字即止字下文順乃所以居止也順事物之  
來以為往非惡動求靜而為居也良體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允  
休為悅宜感而五失之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咸腓雖凶矣能居而得吉者亦以順理為感斯不為感所害也  
順即物來順應之順夫子恐人以滅感為居故提出順字以順言

居見非徒局守者葉氏曰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  
順順應則於本體不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初二陰躁皆欲動者九三當股之處不能自守而隨之若執以  
自信焉為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如是而往本原之地所喪多矣  
吝孰甚焉  
此既感而有心偏主者執隨是咸股之義咸股是執隨之象程敬  
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良主何以感于說而隨也止休之終止極  
則偏而為執字重正是他安之不疑心有所繫處執其隨猶云  
守定一箇隨人耳時說謂此文是隨波逐流與衆浮沉而不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自樹則志降身辱節義盡喪若楊雄仕莽苟殘臣操之類看來通  
爰宜以心上看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咸其股者二爻陰躁不處宜也九三陽剛而亦不處乎是所志  
者隨人丈夫立志當使我常足以自主乃其與世披靡所執何  
汚下乎

隨者柔道也陽剛而亦不處惜之之辭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  
鄙之之辭按處字即止字居字三之不處猶二之不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以陽居陰失感通之正故設戒曰感物者誠能處中无我

九四不惟  
无心字亦  
无咸字心  
无其心感  
无其感斯  
真感矣

大公順應而貞焉則推之事感无不通反之心志无不得吉而  
悔亡矣使或憧往來前念未息後念旋生感心未滅應心復  
起則始而以思窮物終將以物窮思此但其朋類從之其遺于  
思外者多矣何以感通天下乎

咸以无心為義柰何有思故九四一爻當心之處獨不言心者見  
感之不可有心也无心即貞以无心處事則思慮不用而萬事萬  
物應之有餘有心即憧以有心處事則思慮徒勞而朋類之外  
應之不足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廣矣若執  
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朱子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  
往來不絕只不合憧耳貞字與憧相反唐氏曰憧字從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從童曰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蒙昧未明，故營  
：擾。心无定主，既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往來。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往來未光大也。

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亡，則  
不至于感害矣。若憧。往來，則計較橫胸，暗昧窄狹之甚矣。心  
之所感，豈得為光大乎。

感害光大，俱以心言。光大原是虛体，太虛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  
其自往自來於吾，何有而何必憧。思慮為憧。者，虛之障而塞  
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稿其心，以成虛抑末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无悔乃不  
定之也

心不可膠之為有，亦不可絕之為无。一无所感，而置心于枯稿。  
象咸其脢也，此僅无係累之悔耳。如感通之正何。  
此如老釋之教，以无為宗者，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  
之正也。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洪取之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君子之志，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耽寂守空而不與物感，志亦  
末矣。曷足道哉。

曰末，則所謂本者安在。貞與虛而已。疑菴曰：天地萬物不容廢感。  
正以天地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感不  
可也。樂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体之正乎。

未猶淺也  
成以心為  
標也

告子之不動心病在于此。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陰居悅終則工于媚悅處咸之極則專於私感是不能推誠相與惟飾巧言以動衆也為咸其輔頰舌之象凶咎不假言矣。

舌動則輔頰頰隨皆所以言者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猶有狹矣况以口乎感以言已非心矣况无實乎故著之為不誠者戒諸爻取象各以其一上六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頰也徧取象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脛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騰者誇張之意深病其實心則无感道其衰矣乎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恒 三三 巽上 震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常則久為卦剛上柔下分之常也雷風相與運之常也順動相資行之常也陰陽相應情之常也常故能久故名恒夫學而能恒則真積久而有貫通之机故亨且造詣篤而无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頻復之厲无咎。然所謂怕者。怕于正而已。故必精擇乎正而固守之。不流於異端曲學。乃為得所。怕久之道。推之事業。何往不利。不然。久非其道。何以致亨而利往哉。  
以理學言。怕無不已。不易二義。惟其不易。是以不已。利貞。不易之常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怕也。合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則非道矣。怕字內已含貞字。不貞。必不能亨。而无咎。下面利貞。不過點綴分曉耳。亨无咎。以心言。利往以行言。怕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怕久之道哉。怕之所以利往者。由貞正也。若楊墨之徒。守非不堅。終无益于當年。悖正學也。名為怕而實非怕矣。

全彖須識此意

串合何等融洽

可見心以直截

彖曰全吉。全彖宜以道字貫。恒者謂可怕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天下惟道為正。惟久于其道為恒。所當怕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道本无息。何不可久。道本利用。何不可往。曰不已。即怕久也。曰終始。即不已也。天地得是道而循環无端。故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得是道。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可見道者太極之精。為天地人物之紀。化育何嘗止息。群類何嘗終窮。只一怕久之道。而天地萬物之情盡矣。人能怕于可怕之道。亦能與天地萬物同運。而不朽在一心矣。所怕一兩字。宜玩。即正字。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下全會通 卷五 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卦名恒，取其久也。何所本哉？蓋天下凡分有相維，而机有相須，事有當然，而情有同然者，其常也。卦体剛上柔下，是卑高以陳，造化有常分矣。卦象雷風相與，則動散相承，非其勢之常乎？卦德巽順震動，是循理而動，人事有常行矣。二体剛柔相應，則彼此相資，非其情之常乎？惟常故久，此恒所由名也。恒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久而不變也。本義皆理之常理字，即下道字。此四者已，舍可久之道。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夫恒固亨而无咎矣，又曰利貞何哉？恒本有至正之道也。必利

于正，乃為久于其道。離正不可以言道也。常觀天地之道，易簡无私，是以萬古生成，恒久而不已也。况君子有體之學乎？此恒所以利貞也。又曰利有攸往，何哉？又觀天地氣運，如環相生，翕聚之極，即兆發散，未有終而不始者，豈君子學不足致用乎？此貞所以利往也。

久于其道，只是久于正理。正理即是常久之道。蓋正外无道，外无恒。惟貞乃為久於其道，而謂之恒。天地以正不着力，天地自无不正。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所謂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何不正之有？天地之道，與久于其道字相應，不必添一正字，而正自在。蓋天无私覆，地无私載。

地之道也。此即正也。未嘗止息。是天地久于正也。看來天地之道。分明聖人指出道之本原。示人宜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說更佳。而時說俱就覆載生成說矣。

終即貞也。靜之極曰終。始即往也。動之端曰始。動靜原是相生。惟久于其道。則學問已做至極到處。故曰終。學至極到處。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攸往所以利也。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斯通。斯久。下文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久于其道。即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經權常變。闔闢動靜。何往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此乃見其恒也。項氏曰

○  
聖人懼恆者以執為久也。故曰久于其道。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懼暗者不知道之所在。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終則有始。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李九我云。如單出此節。始終二字以人事言。不必主造化講。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以恒之理極言之。日月麗天。亘萬古而常照。日月一恒也。四時變化。亘萬古而歲成。四時一恒也。聖人至誠无息。而天下自爾化成。聖人一恒也。以此恒縱觀天地。則覆載生成。何嘗止息。天地之情見矣。以此恒悉觀萬物。則飛潛動植。未始終窮。萬物之

死節亦重  
貞意久照  
反成常也  
得天變化  
則日月寒  
暑之往來  
終始相生  
變而不失  
真常也

情見矣。恒道之大如此。

得天得自然之理。非蒼之形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久照。四時向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為陽。化為陰也。久成歲功成也。聖人向重。久道化。其心成。其信必言化成者。正見其久也。天下大化。非勉強歲時者能致。惟聖人仁漸義摩。垂之悠久。至于淪肌洽髓。自然潛孚而默化也。然則恒者。天地萬物之不已乎。正者。天地萬物之所以不已乎。甚矣恒貴貞也。程敬承曰。天地萬物。總不外此恒久之道。不可見。所可見者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即此是恒。即此是情之可見者也。或曰。此節即卒終。則有始來發明一正字。蓋終始相生不膠一定者。乃所

以成其為恒。處咸以感為義。而要于无感。天地聖人皆无感。于咸也。恒以不易為義。而妙于變易。日月四時。聖人皆其變易而不易也。觀其所感。所恒者。其以此觀之乎。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萬古不易。恒之象也。君子謂天下有當然之理。所謂方也。見真守固。卓立其中。不為事變移易。則恒以一德。恒不在易而在我矣。

方即道也。立不易方。即久于其道也。止于是而不遷。任他毀譽是非。紛華靡麗。搖他不得。謂之不易。一說。張雨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頃知方非  
一定有隨  
時變易意  
方合卦旨

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乃所為不易方也朱  
子曰怕非一定之謂故昼則必夜而復昼寒則必暑而復寒  
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按六爻之戒為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和而易九四偏而  
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虞巽体天資純粹可以勉學者能  
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六爻合旨 怕之道要歸於貞不貞之怕非怕也即貞而不知變  
非貞也初之浚怕可謂貞乎二之久中貞也所謂久于其道也三  
貞而不怕四怕而不貞五怕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怕動而不知  
怕是皆非怕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

意焉

按怕有不易之怕窮天地亘古今而不變也有不已之怕寒暑昼  
夜其變未嘗已也彼執不易而拘常喜不已而厭常皆非怕之正  
惟法天地之道而怕久不已則正矣中溪曰不能体常者不可  
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体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盡變也

初六浚怕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隔勢之變也智者處此必見幾矣  
初六柔暗既不度勢陰居巽下又務深入言必求聽施必求報  
蓋執理之常不審勢之變矣浚怕象也是雖所求者正而嫌隙  
易生祇以取灾難得益矣凶无攸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初之病在一浚字浚求之深也貞凶无攸利甚言其不可浚也初六貧賤之交四則登樞要而不問布衣者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之凶者蓋初與四相與之始始則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淺言深凶由來矣

心學本是一箇字

始字畧斷謂初交也深謂求望太過也愚見恒言心學而初五上又言君臣殊非卦旨此爻亦宜主心學言蘓氏曰初六浚恒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氏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惡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則氣質有偏能无悔乎幸其爻中是存心有常而本體不虧者故能補偏救敝變化氣質所以內省不疚而悔乃亡

此即恒而能貞久于其道者悔自內出九二初當有悔其內省之疚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故得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悔亡者以陽居下俸之中是恒性在中而良心未泯故能覺悟其非所以悔亡

不曰久道而曰久中中外无道也中乃恒性而恒性之明不息便

可久之道惟中過不及皆非可久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久中久中非有養心之學者不能能字有工夫

九三不怕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居得其正本有德者而過剛不中志從于上則持守未定所以士林耻之天下非之為不怕其德或承之羞之象貞而不怕其吝宜矣

此即詩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觀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者病在不怕羞之者衆不知為誰故曰或夫本无德而不怕尚可言也貞而不怕羞將若之何承者猶人送羞辱與之也不怕只是持守不定意不必泥志從于上句謂易志于富貴利達也程敬承曰三何不言凶而言羞也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

為激切也且凶害尤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而已取象巽為進退三當風雷之變有不怕象

象曰不怕其德无所容也

人之原无德者人不嘗物色之反或見容于世惟有德而不怕人皆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指視之衆安有容身處也

九四田无禽

久于其道則內成已外成物怕而益於德也九四久則久矣而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守曲學而不知變則久非其道矣成已成物皆无功也象猶田而无禽雖田奚益

三當怕而不怕。四不當怕而怕。所謂揚墨之仁義也。取象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四與初應。初陰虛。无禽象。并以巽初亦稱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正道所在。是吾人當久之位。久非其位。奚功哉。猶田于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位即道也。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

六五。怕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守之不易。是一于順從。臣下極其貞固者也。為怕其德。貞。夫以君任臣。固為正道。而守其順從之德。

與存時說

恐偏聽生奸。太柔則廢。臣道也。非君道也。在婦人。猶可獲吉。在夫子。必至于凶。可見順從之道。臣事君。則可。君使臣。則不可。

看來怕言。心學。宜以心學言為是。此即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一樣。五非不常。但執常為常。非常之常。怕以惟變。所適為貞。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怕者。執一而已。豈利往之貞哉。可見久于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陸君啓曰。以貞為怕。可也。以怕為貞。則失之矣。取象五居尊在震為夫。二處下在巽為婦。五係于二。為從婦。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臣道猶妻道也。婦人貞吉。以其從一而終。臣之媚茲一人是也。

與合卦旨

下至會通

卷五

十九

此存時說

人君為天下主，猶丈夫制義，自裁可否，乃宜耳。苟從婦人之道，而君權下替，則凶也。

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在夫子則制義。三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從婦者，從婦人之道也。此所謂執中无權，猶執一也。

按三不恒其德，昧于高明，柔克之義。故以躁動取吝。五恒其德，昧于沉潜，剛克之義。故以拘滯取凶。皆曰貞者，各守剛柔之一節也。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怕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知時，識變如此哉。

此合象俱存時說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極處，震終又陰，柔居上，是大臣當國，喜紛更，樂變革也。振恒之象，誤國疲民，莫此為甚。凶。

振恒以振為恒也，以振為恒，則不怕矣。王安石是也。

與合卦旨

看來亦宜以心學言。紫溪曰：振作也，起也。恒久之道，宜順无強，宜漸无驟。上居震極，鼓舞馳驟之意太多。優游涵育之意不足。盖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進銳退速，何功之有。大抵吾人學問，不可著意，亦不可着力。著意則淪于穿鑿，着力則陷于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于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于終也。洪氏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終日馳騁而不知其盡。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凶而已矣。

○象曰振怕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能怕乃有功也。以振在上動擾之極當如社稷蒼生何彼固喜功豈知大无功乎。

在上二字重吳一源曰振而怕不過一時之失。振怕而不在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怕在上不惟无功且大无功而凶。

○遯 三三 艮上 大壯 三三 乾上

陸氏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為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為君子也。

○遯 三三 艮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群狂成風。君子何可不遯。故為遯。夫君子能遯則自信自樂不殆不辱不其亨乎。若小人則當以正自守不可恃浸長之勢而遂凌轢君子乃為利耳。

按姤雖一陰生然陰猶獨而未群此則浸長成群殊非姤比故陽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曰亨者言遯則亨也。此時小人雖无害君子之義倘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聖人以亨醒之使君子知時以避小人也。然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亦非小人之福故以利貞戒之使小人无害君子也。或曰人臣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况二陰雖長猶未盛而迫陽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豈仁人之心哉。

下經會通 卷五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則此遊不可以退藏言。乃隱而不露形迹之意。寧武子沉默免患。即此義也。象但云遠小人。非退藏也。彖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彖曰：遊亨，遊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遊之時義大矣哉。

遊亨者，必遊而後亨也。于卦何取哉。卦體九五當位。君子有可為也。六二正應。小人猶包承也。然自識微。君子觀之。則我之德望未損。彼之讒蒙未萌。及是時而遊之。潔身未辱。正志未降。是能與時偕行矣。此之謂嘉遊。所以亨也。若禍已迫。則不得去而所損多矣。安能亨乎。小利貞者。以二陰浸長。勢必至于殄滅。

善類。故聖人戒之。然則遊之時義大矣哉。遊之時。以遊為義者也。但昧時勢者。不知遊。惑祿位者。不能遊。必有見幾之智。克己之勇者。能之。處之甚難。所以為大。

時字最重。遊之所以亨。全在時上。玩一而字。便見不遊則不能亨。時行是遊得恰好。无圭角。无痕迹也。聖人先幾應世之妙。全在時行。浸長者。如水之浸。以漸而長也。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遊止言時足矣。又曰。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遊。而得其宜。又決之蚤。謂之時義。即與時行之義也。唐氏曰。君子之遊。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番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  
 或曰大字不必以處之難上說時從外過義自中裁所利之貞為  
 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運時也天地之不窮于剝世道  
 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于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大  
 按諸名公看遊字多異遊而亨非以退而亨也无入不自得即隨  
 處皆亨也君子依中庸而後能遊世易稱龍德而後能遊世遊豈  
 徒為隱逸者哉只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巖然而起出于事机  
 之外如一言一動皆識幾先有對面相遊而无痕迹者是其遊也  
 象曰天下有山遊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  
 天體无窮山高有限若遠而去者遊之象也君子得遠小人之

道焉遠之道不必嚴聲厲色但莊敬自持凜不可犯則德威惟  
 畏小人自不敢近亦如山之遠遊于天也  
 天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遠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  
 自絕于君子程氏曰君子以天道自處過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  
 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于其下而激不可  
 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惡是有形之峻厲嚴是無形之  
 剛方李氏曰君子之遠小人遠吾身之小人也吾身之小人遠而  
 在人之小人俱遠矣若合彖出題則不惡而嚴與與時行不可  
 看做二項與時行遊得无形迹即是不惡而嚴湛氏曰遊者蚤見  
 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于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

六爻全旨 能知與時行者可與言遯則時之一字可繫六爻之旨。知時者其五之嘉遯上之肥遯四之好遯三之固志乎。失時者其初之遯尾三之係遯乎。遯豈好為隱逸哉。聖人无心志世亦無心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櫻乎世味惟時而已。故有得于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志者季木子臧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垂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程敬承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心焉。上九則其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之道貴早見不貴遲疑。貴速往不貴濡滯。初居卦下在遯為尾。眾皆早決而彼獨遲後。明哲保身者似不若是。故厲此其去之不早也。禍且及矣。况可用之以往乎。

時說勿用句指未仕者言。看來宜指戒遯尾者。往者往而有為也。勿往謂當斯時不宜有為也。觀小象自見。程氏曰玩奉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為。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為耳。

遯尾者意欲往耳勿用宜指戒初六言

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之厲，以其往故災耳。向使不往，何災之有。

洪覺山曰：遯卦以四陽上遯為義，則初六尾也。遯尾而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商山若芝之叟，不陷祖龍之罽，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當遯時而二有中順之德，中則知時之當遯，順則不違時而不遯，故與時偕行，守必遯之志，祿位不能羈縻，象執用黄牛之革，雖欲解之而不能矣。

○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君子當遯時，未嘗无遯之志，但或係或好，志多不固，二之執用黄牛，其志確乎不拔，何其固也。

陸庸成曰：遯之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為遯，則不言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旦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氏，備驢小人

下至會通

卷五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日在前而我自遯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但論其志耳。志固而小人不能勝我。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惡而飛。或曰遯以二陰浸長得名。則初二兩爻皆小人無疑。何以作君子解。初與四應。四既遯矣。初猶尾其後而追之。即謝事之後。尚搜其過。摘其短。故聖人危之而教勿往也。二與五應。是包承之。小人也。聖人慮其為眾所惑。曰執曰固。志因其善念而堅之。皆所以為君子謀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三當遯時。下比二陰。是繫戀小人之私情。不忍去者。係遯之象。如是不但有損名節而疾。且有中傷而厲也。然此係戀之私。惟

畜臣妾則可得其懽心。施之于遯。豈其宜乎。係遯為私情。牽係不能遯也。非貪位嗜祿之謂。疾者行之癩。厲者身之危。畜臣妾言非與之詞。極言係遯之无所利也。取象臣妾。艮為閹寺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係遯之厲。則志氣不振。名節有虧。有疾憊也。所以厲也。畜臣妾吉者。係戀之情。施之此則可耳。若出處去就。大節悠關。豈可係戀用乎。

憊字是形容其疾之甚。勿作厲字看。言係戀之久。正氣消亡。力不足而困憊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一說畜止也。下俸艮三主止。

下全會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說甚新  
乾三陽所  
以得遊全  
在九三能  
止之也

也。使二陰止于內而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奮乾剛以盡去小

人為事。此非三所可能。則係之病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四應初六。是小人包承。名位如意。獨无好乎。然乾体剛健。毅然

絕所好以遯焉。此義理自克之君子也。故在君子必能好遯而吉。若小人則不失之尾。必失之係矣。能好遯乎。程敬承曰。好字要看得細。四乃剛健君子。豈有私好于小人。但陰

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故曰君子吉。小人否。否讀作如字。非否也。言小人不能好遯也。時說

于否字作凶字說謬甚。蓋小人何必遯。君子有好不絕。亦小人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君子喻義。小人溺利。故好遯。惟君子能之。豈小人可望此乎。

有。卿曰。天下事有斷。乎。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應亦柔順中正。是在己既無疵。在人又順承。似未可遯也。但時當遯。為能炳禍幾先。與時偕行焉。此處遯之正道也。全名全節。不殆不辱。何吉如之。

嘉者。遯得恰好也。若形迹不安。然後遯。或待小人有言。然後遯。使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玩一五便  
以志言則  
滿原不在  
迹便其以  
身周旋其  
間意

不嘉矣。程敬承曰：遯何以嘉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陽剛故能遯也。中正故能善遯也。隱處晦迹以周旋其間而不失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剝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為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五之嘉遯貞吉，以其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按二之遯曰固志，五之遯曰正志，可見正志是立得主意定也。

劉說甚圓  
肥遯亦不  
以迹言

君子出處去就皆關於志。趣若四則不滿志，所好矣。上則得志遠去矣。初則志之不決，而三則降志矣。游氏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同志者，志士厲行守之于為。此乾道坤道之別也。上九肥遯，无不利。

明決不足者，不知遯。當乎事任，係乎私情者，不能遯。上九陽剛居外无應，故超然得意遠去，百不關情。一无留念，逸民之高蹈也。則俯仰自適，綽有餘裕，何不利哉？

肥以心言，利以身言。有其志可則，其羽可儀。講利字者，劉牧曰：處不逃名，遯而不遯，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櫻世累者也。在遯而遠陰，則絕

下至會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无星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人心一掛物累，即不能超然遠舉。肥遯无不利者，由其心超物外，灑灑落落，絕无星碍，故能如此也。

无所疑，原其心无物累也。或曰在肥遯上看，坦然无碍也，是非不知，利害不及，何所星碍，此可想見其肥遯之意。唐氏曰：再進而否，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大都下三爻艮，故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

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无所疑，獨

取上取五  
俱有見

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于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无入不自得，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

姜廷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者疾憊之反也。

大壯  乾上 震下

大壯利貞

四陽盛長，是君子滿朝，勢能有為，故名大壯。夫君子所以壯者

下至會通

卷五

二十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非以勢之強。以理之正也。故必禮義廉恥。為立身大防。忠厚正  
直。為立朝大本。則正氣發揮。群枉帖服。乃為利也。  
張雨若曰。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時已  
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又教他利貞。蓋貞非獨行己之正。  
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君子。非不壯  
也。而失之踈。元祐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激。踈與激。可不戒哉。  
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  
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  
義特下個固字。欲君子保其壯也。看來貞在動處。講洪覺山曰。  
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于其動戒之。謂大之動者。利于正也。

與常解異

彖曰合旨。全彖要將剛動與正大看得合一。大壯以剛動得名。  
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正大。天地之情不外此剛動。君子剛動。而  
至於正大。則君子之作用。分明一天地之情。是君子之正大。與天  
地同也。情以發用言。剛動處已含天地之情。而至此可見。即於動  
處見也。管氏曰。大之壯也。天啓之也。而成之則本于人。大之正  
也。人之常也。而極之則通于天。此語可會。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卦名大壯者。卦体四陽盛長。是正人君子。充滿朝端。大者壯也。  
何以致之。卦德乾剛震動。為剛以動。是其以道律身。以義制事。  
而見之動作者。莫非天德奮迅。所以壯也。故名大壯。

下全會通

卷五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剛動二字不平。本天德之剛而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楊氏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惟天德時動則剛大。以直道義配天地。此塞所以大壯也。故字緊承便見君子之勢以理而盛，則君子之盛亦以理而保利貞之意隱然在矣。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利貞者，豈強以本无哉。蓋大者自无不正，未有賢人君子而容有入于邪者也。即此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天地所以覆載生成者，止此一無私曲而化育无量，是天地之情以正成其大也。然則大壯不貞而能保其大乎。故曰利貞。

正大之情  
分明君子  
之大即  
天地之正

大者正也，非謂大者却要正言。大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以言大。正大二字不平。緊頂大者正也來。天地之情可見，前講姑依時說，推到天地說，看來似隔一層。該就君子身上說，為是彥陵氏曰：天地无情，惟理所在。君子惟以正成其大，天地所以倦屬意耳。向使君子而不正，天亦何私於君子而使之壯。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俾耳如存之以待小人心之動而過防之于天地正大之情拂矣。立氏曰：心動物也，情則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下至會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象也。君子以克己之學為大壯焉。蓋性原至剛，惟私累則餒矣。故非禮即私也。研之未形，絕之將萌。從念慮之間，克治之不使獲于外焉。如此則私淨理還，浩然之氣常存，君子所為壯也。

弗履是心上工夫，不是制于外者。全要發自勝二字，假如揮百萬強敵，只要勇力壯盛，還只在外面着力。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勇不及施，力不及用，湏從念頭起處斬絕，得盡方不形動。履之間苟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者也。故以自勝為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于而有而所不輕用也。

非禮弗履  
即是剛以  
動即是大  
者正也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為主也。正為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戰于中而後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勿者禁止詞，弗者以正為主，則自不履矣。陸庸成曰：禮者貞之矩也，非禮弗履，摠歸一貞，所以揖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六爻全旨：六爻之旨利貞盡之矣。利貞者，不恃其壯也。故六爻湏得不壯為佳。初履壯始而用壯，故凶。上履壯終而用壯，故弗利。三恃壯故厲，若五失其壯則无悔，烏惟二四之反正也，則吉歸之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進不以正而終至于陵遲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事亦多矣。顧陳實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于偏安。韓范之畧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于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于寧一而不以為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為于天下而不以為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害有象。吾心之私其害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難。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孫氏曰六爻俱以君子當壯時建功立業言不主任進言有作進而去小人者亦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陽剛雖有可為之才而居下則不當事權乃因君子勢盛恃壯妄為乎。是壯于趾也。夫以疎遠小臣一旦舉天下事惟吾欲為則君必疑臣必忌其凶必矣。趾取二義一居下一進動也。初九非有凶道特以其始事不宜即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亦非穿擊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以剛處壯，雖在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位卑言高，交淺謀深，力小任重，鮮不敗矣。其孚窮也。

一說：蘓軾溪曰：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倦然以誠信教天下也。此爻有孚解為必，其孚窮解作必窮，恐非本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專以意氣加小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未免恃壯而不得其正。然所處得中，則心猶知

下三爻健  
體皆有恃  
壯象而二  
獨取者二  
雖剛而且  
中也

循理，故戒之。因中求正，斟酌于行事之間，務非禮弗履而貞焉。則內不失已，外不墮奸，而剛之壯為无窮矣。吉。

主大臣為治，說所謂以禮飭躬善維壯者歟。有不主因中求正說亦可，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惟言貞。正也。二乾之主，君子之領袖，故以正處壯耳。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二貞而得吉者，由其內有中德，則无幸无戾，自不至血氣用事也。蓋事從心造，心无偏私，則事无過舉。此所以貞而吉。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韓求仲曰：由二而上，上則羸角矣。由二而下，初則壯趾矣。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中者不偏不倚。

下至會通

卷五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激不隨之謂也。庶幾哉。初三之過于始而補初三之敗於終者。歎故貞吉也。

李氏曰：爻詞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壯時，是君子恃壯而妄為者也。以此處壯，吾見小人者正抱快，而欲逞于一擊，固不勝其疾視之狀。而君子者乃不深慮過防，旁若無人，蔑視小人為无能為，是小人用壯而君子以用罔處之也。是雖所為皆正，能无反噬之厲乎。其貞厲之象，猶羝羊觸藩羸其角也。是君子不能困小人，反為

義理上原者一毫意氣不得一涉意氣即是周

小人所困矣。

君子小人不平，專主君子說。用壯是憑恃勇力，不顧理義，固壯也。用罔是蔑視小人，一无顧慮，亦君子之士也。壯未為病，全在一用字耳。義理之強，无所用其強，固為強。暴雖于義理不違，而着一毫輕忽之意，便是血氣便是罔厲者危之也。蘓氏曰：小人陰藏机械，方設藩，確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氣，如羝羊之觸藩，然則剛不必折，進而必摧，遠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耳。然則君子亦何至于用罔為哉。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下經會通

卷五

三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何安得不以罔困乎

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儆之意

一說作推原說亦佳謂小人之用壯由于君子之用罔也蔑之以為不足滅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于我矣終蠱有毒而可輕乎陸庸成曰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用罔有以授之柄也太特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所用乃罔也非壯也罔无也壯反為小人用故无也然則君子之勝小人惟以理耳若角力則必不能勝小人而壯反為小人所用

一說君子小人俱指九三說謂以壯待小人而以罔待君子也羸

其角則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且離之蓋四之藩陰為藩也三之藩陽為藩也以陰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而海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

四以陽居陰有躁動之悔矣不極其剛猶有反正之資也故因占設戒曰處壯者若能不特壯用罔而貞焉則進无所拂道可大行吉而悔亡矣以此取象于羊不猶藩離決開不至羸角者乎取象于車不猶大輿壯固不至曳輪者乎所謂貞吉悔亡蓋如此

重一貞字貞只是不特其壯意吉者得遂其進悔亡進不以正之

悔亡也。唐疑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亡為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是群枉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則道可大行，澤可遠施也。以此大與之輟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程敬承曰：不壯而壯，之大也。藩離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與之輟，大壯之象也。輟壯則車強，云壯于輟，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取象張氏曰：四以上震為大塗，群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輟，壯則大與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大之決，乾之純矣。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西象一義  
故不申下

藩決不羸者，蓋四以貞處之，則人心无忤，事勢不乖，故經綸如意，而不為群枉阻矣。尚往也。尚上也。上往得遂其進也。本貞上來，唐疑菴曰：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趙汝楫曰：積四陽之壯，至是而浚遂，剛其可妄動乎。

六五 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剛以動也。五陰柔无能為之木，居中无必為之志，是眾皆勇于有為，五獨安常守分，剛壯氣習頓然脫去，有喪羊於易之象，此僅无恃壯之悔耳。

以小人遜  
君子言其  
合卦旨

程敬承曰羊群行而喜觸諸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皆為藩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一說易作和易之易。以下四陽皆君子。五上二爻為小人。鄭荻如曰。下四陽皆羊也。六五者群羊之所欲觸者也。以和易處之而不與敵。五不為藩。羊將誰觸者。壯无所施矣。是為喪羊於易。聖人蓋教小人遜。君子也。象曰。位不當。明其小人而據君子之上。固宜避位以讓賢者。不可與抗也。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喪羊于易。由其以柔居中。而當壯時。處位不當。剛果不足故也。位每傷于所恃。位不當。明其无壯可恃也。姚氏曰。以柔居中。何為不當。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為也。項氏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狼。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壯終動極。志固壯矣。而墳本柔。才則弱焉。乃恃壯妄為。如羝羊

不能二句  
不平

觸藩不能退。然才不足以濟志。則前進之不遂。而无所利矣。此  
惟不艱故耳。誠能詳審事机。艱以處之。則天下事可以徐觀其  
勢。而漸為之圖。得遂其進而吉矣。奚以楨柔為病哉。  
通節重進一邊。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兩不能  
字。俱從觸字來。聖人為世之喜觸者。皆起于易心之萌。故著其辭  
若此。周用齋曰。大壯以剛動。成亦以剛動。敗上六幸其不剛。故以  
艱戒之。洪覺山曰。不詳審于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後知艱焉。  
其亦壯終則變也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其壯終動極。不詳審于時勢也。咎矣。既艱

而得吉。則可以尚往。而不遂之咎。豈長哉。  
詳者。此心精審。量力識時。无踈畧也。不詳。即不知克艱而慎也。凡  
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  
當務詳。以勉于咎。張雨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  
藥。

晉 ䷢ 離上 明夷 ䷣ 離下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  
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處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

晉 ䷢ 離上 離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下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晉是卦旨

晉進也。卦象值可進之時。卦德具可進之德。卦變遇可進之君。故名晉。人臣有是三者而進也。當為安國之侯。藩屏國家。擁衛社稷。有佐命之殊勳矣。用是而受君寵。不惟錫馬蕃庶。寵予之厚。又且登日三接。親禮之殷。康侯誠千古之奇遇哉。

康侯不是開國之侯。安民之侯也。晉之時。君明臣順。有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盛。躋一世于康寧。侯之力也。后以和順得衆之績。上通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以為大明之世也。程歆可曰。錫馬登接。亦不必指報功。只說當晉之時。明主在上。人臣有能治安國家者。君方寵任之。當受大賜而被親禮也。非前有功而此方報之謂。取象也。豫建侯震也。康

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為牝馬。為蕃衆象。離有日象。五為明君。二為康侯。自二至五。歷三爻。三接象。

彖曰合旨。唐蕤菴曰。明出地上。日之斯升。進也。順麗大明。亦進也。柔進上行。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者。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大明。自五之進。則不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于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登日三接也。此極言上下之交。進之有道也。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名晉者。言君子升廟堂而大經濟也。有進之義。故名晉。辭

下經晉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康侯云者何哉蓋人臣之進錄功者時立功者德報功者君卦象明出地上則世道清明賞罰无私有其時矣卦德順而震乎大明則恭順事上竭忠效力有其德矣卦變柔進上行則徽柔在御崇德報功有其君矣三者既備遭逢之奇能不進而膺主眷乎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登日三接也

程敬承曰晉進也蓋以明而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順而向重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向重柔字柔故能虛心而禮賢張而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凝菴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所

為順麗也鄭孩如曰臣欲見功利于君之明君之待臣却不喜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裁太露而謙冲之意少矣柔進上行非純柔也明韜于柔也故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出地上進而照臨天下晉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日本明也入于地則晦德本明也蔽於欲則昏于是以自昭其本明之德焉衆欲拂除一私不翳而虛靈本體與大明中天者無異矣明德工夫在遏欲上用功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進而出于地故明耳則昭者止于撤其蔽而已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也

自昭明德  
乃上進根

下經晉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程敬承曰自昭非為人昭也。內省于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地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新之意。光四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潘氏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

六爻全旨 按晉以柔順合德而成明良之遇則臣道貴順。君道貴柔。若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陸庸成曰處遯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競進也。

蘇說以進德言

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壯也。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蘓紫溪曰人心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息其光。本體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鑒。故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即自邑之伐不以勞已進則舒徐以俟其進。即得失相仍不以為恤。至于進不已而齊治均平一以貫之。此正明德于天下之效。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初居晉下進之始也。上應竊位之九四進見摧矣。可枉道乎。砥

下至會通 卷五

四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穩重貞字  
裕不過就  
貞之周乎  
而精為計  
耳恍然貞  
也

一然今道  
卷五

礪名節而固守其貞乃遂其進而吉也然此論其常耳設不為

人所信亦當寬裕處之不急求知則不自失而无咎矣

貞與裕非二件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于人若因人之不信而生

一躁念焉并其貞而非矣故既曰貞吉又曰裕无咎裕正所以成

其貞也程氏曰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

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

處進退之道也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如摧如人多喪其所守初獨守正无干進之心所以吉也裕

无咎者盖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正宜以道自重而綽綽有

餘裕也

看獨字是純然一點尊德樂道之心若雜功名富貴之念則非獨

矣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願一樣看履之所始真心惟素

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別无以奪吾守故均

謂之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有元

往不可之意當晉之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

也可无遠不可行吾正也

一說行正句原所以見摧之故耳大凡枉已易合直道難容舉世

隨波而我獨欲行正此所以見摧也然因正而見摧又安可因摧

而自失其正乎未受命舊說俱作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

下至會通  
卷五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義故以未受命什之殊不知裕本是好字若說居官不可裕則把裕字看做曠廢字矣張雨若曰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汲于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屈已甚矣咎其能免乎唐凝菴曰罔孚正與衆允反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孚初在下位猶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之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未交故四得而阻之惟未交故寬裕可以自由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孚自然受命四安得而推之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无應則汲引无人欲得君者能不動憂世之感乎晉

○

如愁如也豈可因是自貶哉直己守貞則中正之道久而必章終受知遇于柔順之君矣不亦吉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乎愁如與摧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二之貞與初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此因其本貞而堅之受茲介福即是貞吉處受字宜者我能自守其貞則君之寵任自我受之无愧矣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受茲介福者以二有中正之德則康國之具在我明主所必求也豈倖得哉福錫自王受自我矣

下全書通 卷五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中正諸  
講皆作元  
德說夫元  
德何以衆  
名而悔亡  
宜看得分  
曉

○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勿遂其進而有悔也與下二陰道同心孚故得托  
交借援遂其進矣悔亡

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  
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不免于悔衆允而  
進其悔乃亡易因曰三居順極可進矣猶不遽進必衆允之而後  
進亦以進為悔机恐其未免于悔也  
按初二貞反之身也三衆允徵之人也然非貞不能衆允非衆允  
而貞又何見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允之者蓋初二以上進為志六三志在上行故行道濟時之  
志為諸君子所信也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摧  
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侷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  
則進而麗于大明矣程敬承曰與衆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  
必愁矣

○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君子以德居位猶懼不勝而四不中正竊據高位是德薄位  
尊功薄享厚能不畏人之見奪乎有晉如鼫鼠之象是雖錫之  
公朝而貞也難免削奪之厲矣

下經會通

卷五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說俱有意見

畏人分明是畏大明之君

鼯鼠之喻曲盡鄙夫患得患失之心。貞字一說謂四无貞以進而固為貞。竊高位而欲潛據以為固。雖固必危。一說謂以此人而晉高位。其為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此初所以摧如也。本義云貪而畏人。衆所未允。故有厲也。鼯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過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張氏曰。詩以鼯鼠刺貪。此之鼯鼠象其貪於進也。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鼯鼠貞厲者。四不中正而竊高位。是位不當。則位適足以濟其貪耳。此所以厲。晉登也。鼠夜物也。非能以昼進者。大明之世而使小人竊位。則位

不當也。一說晉之時衆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故于貞為厲於位為不當。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本非純德之主。而有悔。但晉道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其悔亡矣。然所以悔亡者。必去其計功謀利之念。失得勿恤焉。則王心既純。王道自普。往吉而无不利矣。

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是負英明特達之才。挾長駕遠馭之意。功利之私。恐所不免。此即是悔。是五之悔。全由恤失得而來。故戒之勿恤者。欲其純王之心也。吉之道也。无意于利而自无不利也。

此與頤比失禽不誠同義。蓋比地。上有水。晉明出地上。主坎離。

此所以悔亡也。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通爻只是一意。悔與恤俱就心上說，能勿恤，就是悔亡，非謂既稱其悔亡，又虞其功利之不盡忘也。既云失得勿恤，又曰往吉无不利，何也？蓋明主庸心于失得者，正為此吉利耳，不知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而吉利，即在此矣。况晉當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衆允志行，而艱最不得窮據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故勿恤者，王者之心，吉利者王者之效。如時說以大明在上為悔亡者，甚非。六五不患其不明，患其用明之過，而有好人喜功之心。如漢武英明，不免多慾，致海內虛耗，勿恤之戒，聖人為慮遠矣。取象失得勿恤，六五離體中

○ 虛故其中廓然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勿恤，至治无心矣。無心而化自普，往不有慶乎？慶即吉无不利，雲峰曰：用其明于功利之私，明反為累矣。故失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易傳曰：六五柔主也，何悔亡勿恤？吉利有慶，無有之乎？曰：主德尚剛，健晉之主德，不尚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明，而不過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相合，而得中，乃然爾。

○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下至會通

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上九剛進之極。是純以剛猛用事。圭角太露。為晉角之象。奚用而可哉。惟用以治不服之私邑。則雖兵凶戰危而厲。然勇決善戰。足以收功一舉。不至于敗衄也。吉而无咎。夫以極剛治小邑。雖罪所當伐。而威不及遠。亦足羞矣。維用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所利也。潘雪松曰。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可用于伐邑。但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一說伐邑以克已言。克已極難。故云厲然極剛。可以勝私。不至微欲。惟危。故吉。且无咎。但不能防欲于未萌。而徒

二說俱高  
蘓說貞字  
莫異

制私于已發。雖正亦吝。蘓紫溪曰。伐邑以告自邑。推之猶言自治也。上九失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既有圭角。即著實磨礪。自伐其氣。積之偏。而兢兢危厲。庶可吉而无咎。如自謂貞而執之不變。安免吝乎。道未光。正與明德相反。天理明淨。則氣積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体此必欲伐而去之也。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非一怒而安天下者也。用剛之道。豈得為光大乎。楊氏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何伐邑之有。一說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治私而以力過于外。猶有隱伏于中。內休未瑩于自昭明德。大殊。

明夷 三三 離上坤下

明夷利艱貞

明入地中而明傷。猶陽明君子見傷于柔邪也。故為明夷。然君子之道。惟有一貞。時當明夷。雖欲自遂其貞而不得。惟利于艱。難以守焉。不正則失已。直已則賈禍。隱忍行志。委曲盡忠。斯善處明夷者也。

艱貞前解  
是艱難以  
行其貞  
姚說是艱  
難以行之  
貞  
張說艱即  
是貞

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是艱難之貞。張婁東曰。貞即晦其明是也。加一艱字。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故必艱始。

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名明夷者。離在坤下。明入地中。而光輝不著。故為明夷。夫明入地中。固取於明夷之名矣。而其義何居。觀諸卦德。內離為文明。外坤為柔順。是睿知中涵。而忠順外見。以蒙國家之難。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其德具緝熙。而忠盡事殷。遭紂亂而見囚也。非明夷之義乎。何言乎利艱貞哉。言時當明夷。宜自晦其明也。蓋以六五近暗君。宗國內亂。无可去之義也。五惟柔中之德。正志于內。不形于外。焉古之人有行之者。箕子是也。

下

卷五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晦明與正  
志非二層

蓋其遭近親之難而狎狂受辱委曲以行其志非晦明之謂乎  
所以利艱貞也

內文明二節不重文王箕子只是把兩聖做個樣子 文明節只  
說個明而見傷為明夷之義不是文王用斯道以處明夷也內文  
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  
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多詔晦善藏用之意文王以之見有德而  
遇難所以為明夷 晦其明句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  
爻義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也然惟晦其明者能正其志見非  
逞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 能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事  
之不可去之不可直以正道持之又不可所然周旋獨此志耳

○

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苦委曲千  
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為地所蔽  
則晦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用明而明滅有以  
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 大難以天下言  
內難以一家言蒙大難正志尚未說到文箕至以之方貼文箕講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日入地中夷其明者所以繼其明也君子休此以蒞衆也不明  
則墮奸露明則傷厚故不以察為明而用晦而明焉政无急  
迫事无煩苛得蒞衆之道矣乃所以為明也  
張雨若曰用晦而明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

下至會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知者乃能  
用晦愚者  
不以用明  
是以用明  
是明

一、知者乃能用晦，愚者不以用明，是以用明是明。晦為明，晦字重用。晦正，君子所以為明處。蓋明不貴用而貴藏，之正所以用之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用字最妙，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是道也，以蒞眾亦以處已常則濬，哲變則為艱貞。取象蒞眾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者以坤養離也。

六爻全旨 丘氏曰：六爻以商周之事言之，上其紂乎，五為箕子

諸文皆發  
人臣艱貞  
之義上六  
則用晦而  
以明者之  
以示戒也

之奴也。四為微子之去也。三為武王之伐也。二為文王之囚也。初為伯夷太公之避也。陸氏曰：明夷之時貴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薛畏齋曰：明夷之時，暗主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保身之智，二守常而經，三通變而權。主于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因，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無傷于明者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當明夷之始，去暗尚遠，雖降志辱身之禍未及，而得君行道之

下全會通 卷五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諸名公多  
從此說

机已阻如鳥之飛而垂翼焉君子將何如哉道既不行惟知有  
去而已繼去以倉卒適遭其窮至于三日不食亦不辭也縱所  
如不合動輒得諉至于主人有言亦不避也如是而所全大矣  
一說主人多不作所適之主人謂傷未顯而去之或有疑其去之  
速者然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能辨也若俟衆盡識則傷已  
及而不能去矣故君子不以見疑而遲其行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至于三日不食豈獨迫于勢哉義可以速則速不食  
可也  
揭一義字則知君子為義而窮西山採薇亦只為此義耳

舊說極以  
速去言宜  
就匡救國  
難解更冠  
冕

六二明夷。乘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為股肱之臣。其去暗主也。視初稍近。視三四尚遠。故傷而未切。僅止于奪爵損權。夷于左股之象。及此不去。禍將及矣。宜見幾而作。如用壯馬之速以拯之。則身名兩全。禍可免也。吉。夷于左股。左股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于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為于時也。一說左股者在事之臣。業與君同休戚。豈可去者。必急救正之義。方有補于君國。又謂馬壯乃九三初九陽為壯健之馬。藉以濟艱難于萬一也。曰吉。乃為之自我當如是。濟與否無論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下至會通

卷五

五十二

二在明作  
不言明而  
言順以明  
旁臉也

六二之吉，蓋其知禍而拯，不與時違，順也。且拯之而速，不失機會，則其順也。順以救傷之法則矣。此所以吉。則法也。一說彖曰柔順蒙難，則順者處明夷之道也。六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于拯救而得其則。又一說順是忠順，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則忠順不失，合于人臣之則。又一說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拯，是為順而得其則也。蕪子瞻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者

此存時說

行不及食也。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三以剛明負天下之望，而當暴主在上，宜除之以安天下，故向明除害，一舉而元克授首，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君臣大倫，放伐大事，必詳審于天人之際，不可以去暗為貞而疾為也。

蘇說為正  
且與彖旨

南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也，不可疾貞，非計利害待其庶幾，改也。貞即艱貞意也。先曰南狩，示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嚴人臣不軌之防。蕪紫溪曰：此文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

下經會通

卷五

五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侯效尤。大邦小邦。姦究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也。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為臣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為臣者篡弑之禍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三有南狩之志。則非富天下。而以吊民為心者。今得其大首。其志乃大得也。

志字多少含蓄。乃字宜玩。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雖入坤為腹心之臣。然闇君徒言无益。徒死无益。則全其身。以存宗祀。以自獻于先王。固其心也。乃見幾而作。得飄然遠去。為大獲我心矣。故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舊說入左腹。謂身居昏朝。蘓氏曰。二在外卦。為股肱象。四在內卦。為腹心象。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朝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取象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明夷取股腹。

心意首為象明上下之分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明夷之時人心有去而不能者其心意猶未獲也四既入左腹而得遠去實獲其心意也矣。

象有專言心者專言意者此無言心意見當此不得已之時得意遠去甚快之詞彥陵氏曰此文作微子看則獲明夷之心者非徒為一身遠害也實為存宗祀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對人言故象不徒曰心而并曰獲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居暗地近暗君宗臣而過內難也象為箕子之明夷狩之

不敢去之不可艱難守正以受辱耳貞之至也當是時而過是君者利如箕子之貞也。

舊說上句將用晦盡發到利貞便雷同矣看來箕子明夷虛作內難貞處方講用晦為是免于難即利不失其正即貞利貞即利艱貞也胡氏曰君子處平時易處明夷難處明夷而為微子比干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正志箕子以此此殷有三仁而文獨以箕子言之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箕子之貞外固晦其明矣然在中之明則炳乎不可息也使明有時而息何以為箕子之貞。

明不可息  
一念忠君  
之意不可  
衰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夫子恐人認箕子之受辱似于不明故言此  
箕子之貞正是  
明不可息處當時一段忠肝義胆无可奈何之心至托之狎狂受辱委曲用晦豈明可息者而若是乎

程敬承曰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保而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姚氏曰宗臣之明德宗社所賴以維持不可一日息也惟不息故忠義炳朗精誠憤烈可其日月爭光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陰居坤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夫人君照臨四方恃有明

德不明而晦下之受傷功矣故始也傷人終也自傷所謂初為天子卒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故為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然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矣  
蘓子瞻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上六則不明而晦明而晦者反觀內照以為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為明而反明為晦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曾自極其明以照四國也自極其明必反為暗故後入于地失其用晦而明之君則也

照四國不必依本義以位言自古亡國之主多是聰明之人高視  
遠覽卒之用明而明竭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  
此皆是夫人君之則也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即是不明晦 潘  
雪松曰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  
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 一說六五以柔居尊為  
明夷之主而曰箕子之明夷言六五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上六  
爻象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于箕子之明夷見  
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家人 ䷤ 離上 睽 ䷥ 睽上 睽下  
陸庸成曰家人內也而聖人歎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歎其相遇

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言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言遇不言  
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蘓紫溪曰晉即大學之明德  
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  
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慎其睽也

家人 ䷤ 離上 睽 ䷥ 睽上 睽下  
家人利女貞

二五內外各正舉家无不正之人而家道成矣故名家人夫家  
之不正恒起于婦人而家之難正亦莫甚于婦人故正家者必  
先修身正內謹刑于之化于以植風化之本可也蓋內正則外  
无不正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玩今義先  
字則男亦  
在兩貞矣

利女貞非女子自正。是齊家君子正之也。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家人巽離之象。

全彖合旨。蒙引云：首節家正也，次節家所以正也，末復舉家正而化成焉，則正家之能事畢矣。看來全彖俱是什利女貞。當以首節為主，首節當以女正為主。下是推之而得正家之主，大義明于一家。又推之而得正家之化，大義明于天下。

大義宜著  
男女言不  
可如時說  
以天地言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利女貞者，何也？蓋一家之人，內外盡之矣。治家之道，一正盡之矣。卦体六二柔正，是女秉順德而正位乎內。九五剛正，是男秉健德而正位乎外。男女各正，豈細故哉？即陽施陰受，陽倡陰和，為天地之大義也。然必先正乎內，而外可正，所以為利女貞也。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義可見。女子貞靜，不預外事，為內正。男子制義，不牽內私，為外正。內外正，則剛柔義明，唱隨道著。是陰陽不可易之道理。迺天地之大義也。曰大義見關係甚重。信不可不正耳。唐慧恭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刑于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荀爽曰離巽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然是內外之正不自正也。必有尊嚴之君。操紀綱以為整肅也。其父母之謂乎。蓋五外卦之主。是以父為嚴君也。陽教宰之矣。二為內卦之主。是以母為嚴君也。陰教司之矣。故嚴君教行于父子。則初上秩尊卑之位。父之子也。教行于兄弟。則三五定先後之序。兄之弟也。教行于夫婦。則五三四二嚴內外之別。夫夫婦也。家道如是。可謂正矣。家正則化行俗美。人之盡

倫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定矣。然不先正乎內。何以致此。此利女貞為齊家之首務也。

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君二句緊頂上正位來。內外截然何等整肅。即此便是嚴矣。嚴與正无二義。正即所以為嚴也。舍正以為嚴。則嗚呼。亦不是有個男女正。又有個父母去。正男女也。自內外位言。則曰男女。自主一家之政。教言則曰父母。邵二泉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成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家有所嚴。憚故稱嚴君。或曰。父嚴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讀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經合道 卷五  
五十一  
戾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戾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  
恭。夫制婦聽。而家道正也。天下定。不作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  
則盡乎家矣。亦不重定上。見一正。而天下定。甚不可不嚴肅。以正  
家耳。正莫易于天下。而莫難于一家。莫易于一家。莫易于一家之父子兄弟  
正。而莫難于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  
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人出也。君子欲齊家者。在修其身而已。  
修身莫如言行兩端。故必議論真實。不為虛言。踐履純篤。不為  
惰行。則言行修。而身修。身脩而家可齊矣。

揚說以心  
言亦佳

君子知風之自。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  
也。至若身之所出。惟言行。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言而能  
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為本之義也。楊敬  
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  
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告語切。防檢也。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三能即。  
五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為彼二。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  
即女貞也。婦之不順。失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身。陸  
氏曰。女之正。惟順。男之正。惟威。无才。即是順。六二止于主饋。德威。

下經會通

卷五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家宜玩  
惟能開方  
成一個家  
故曰開有  
象

初九。閑有家。悔亡。  
乃為畏。上九。專于反身。威之過為嗚。順之似為嘻。反身之威不用威而似威曰威如。

正家之法莫重于始。而不閑後必相瀆。相夷悔不終无也。初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是初固當閑。九又能閑。故乘其倫之未乖而肅以義。因其恩之未離而維以情。則倫理正。恩義篤。相瀆相夷之悔亡矣。

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為道也不曰正而曰閑。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于未變者易。閑之于已變者難。當有家之始。人心未變之日也。及此防之。所以悔亡。玩一未字。見及時防閑之意。蓋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離体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起教于微渺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正乎內之。如所謂女貞之利者也。故能以順為正。而事无專制。但主中饋之事而已。此貞道也。桃夭之化成矣。吉。此可見婦人之所為能者。不在于无所能。而在于能其所能也。盖婦以无成代終。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徒曰无攸遂。

在中饋則  
門庭之外  
非所發也  
无攸遂則

下至會通

卷五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壹食之外  
非所與也

而已。猶未足以盡婦道耳。洪覺山曰：中饋何以盡女貞也。采蘋采蘋以公侯奉祭祀，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為楮法度，小而至于民之失德，乾餼以愆。一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恐。則非有德者不能。故象不曰順而又曰巽。德之制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二所以吉者，由有柔順之德。故能无攸遂在中饋，而巽以從人。

也。婦德惟順，故能巽。指五即无攸遂意。曰以者在閨闈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所謂維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

○

九三家人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貴嚴。九三剛而不中，過于嚴厲。一家之人，能无畏之嗃乎。此雖人情不堪而悔厲，然法度振肅而吉矣。不然婦子嘻嘻，笑樂无節，終有敗倫瀆理之吝。

嗃，嚴厲聲。在卦无嘻嘻之象。蓋對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也。夫為婦綱，父為子綱，曰婦子嘻嘻者，言其綱維之不立也。

○

象曰：家人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嗃，義勝于情。未失正家之道也。故吉。若婦子嘻嘻，則恩掩乎義，失治家之節矣。故終吝。

下全會通

卷五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解姑存時  
說作解

家人骨肉之情最元窮，必須用節。謂節制防其過也。唐穀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于始則為閑劑于中則為節。非有二也。言節于三者以三在內外之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

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家相也。六四以柔正居上位，是能開財節流，富天下之家者。禮義生于富足，仁讓之風成矣。大吉。看來六四以一家之好言，不必主大臣說。洪覺山曰：陽實陰虛，六四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道也。二不言富何也。當事之婦也。四則尊矣。富豈金玉之謂哉。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故曰大吉。

此說甚合  
卦旨宜從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而大吉者，由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也。順則有生財之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所以致富而大吉。

玩一順字，則頭會箕歛皆逆道也。若不作大臣解，則在位乃主家政者。胡氏曰：二順以巽，四順在位，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位在上，其主家之婦乎。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一說楊誠齋曰：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富而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四之富非富而富也。父子兄弟各順其位，不相踰越，是謂

楊說順在  
位合家人  
言

下至會通

卷五

六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富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中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外交正。禮教不惑。所謂離。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

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泰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曰假則又无所事閑矣。故曰勿恤。舊說五有刑家之德。得二內助之賢。王者以是徵聘叔女。至于其家。則君后協德。勿恤而桃夭之化成矣。吉此聖主得賢妃重后一邊。

如舊說有字放在何處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為愛。乃為假有家之道也。

唐疑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恒。必由我。此非一閑。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為假之者。即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真愛感彼。必以真愛應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分不定則瀆。即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為用者。一說謂二五同德。內外各正。故能感假。一家交相為愛。相愛合一家言。一說交字以交接言。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以聯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

下卷

卷五

六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內情義不親則家非其家矣何以曰有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之道慎始易令終難上以剛居終是當家道大成之日既能有孚以篤其恩義又且威如以正其倫理則情意浹洽名分森嚴家道愈久愈昌矣終吉。

一家之人初開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孚矣而陽德尊嚴不用威而威儼如恩不掩義情不瀆禮正家久遠之道无踰于此故曰終吉謂始終皆吉猶云好到底也陸庸成曰終言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一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一說孚與威无二

不可孚威  
平看威正  
所以成其  
孚也重威  
違為是

道孚即是威亦佳。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如之吉乃反身自治言有物而行有恒之謂也豈厲聲色哉唐氏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卒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開家者皆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則開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家道所由以正也嚴君之嚴以此豈真以稿若其家人哉鄭孩如曰威從信而來信從反身而來初之有事於開也三之不免於悔未信故也曰厲畏則有之愛則未也嚴於己曰嚴人嚴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威。與厲自不同也。九五之交，相愛也。非昵于情之謂也。關雎之所謂有別而摯者也。交相愛，交相孚也。不閑而閑，威在其中矣。上九之終吉，以五之道終之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至於終而家道成矣。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睽

大澤異性，中少異志，是物理人情皆有乖異之象，故名睽。夫濟大事以人心為本，人心睽異，豈能大有為哉。僅可收拾人心，維持國勢，圖偏安之小事而吉也。

睽就世道說，人心乖離也。泰義不獨曰異而曰乖異，蓋主于情之

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小事吉，在濟睽上看，所謂補偏救弊，徐以俟人心之自定耳。正對不能混一區宇，合天下之睽言也。小謂五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大事。睽柔進乎五，其才不能大有為，故小事猶可獲吉。如蜀先主，眾雖乖離，尚未至分崩瓦解，三分鼎足，亦可偏安一隅也。

一說馮文所曰：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下之睽，散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眾志猜疑，批窾導郤，所值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小其事，所以大其用也。初之見惡，二之遇巷，三之天剿，四之交孚，五之厥宗，皆小也。至上之遇雨，則天下之事無不濟，其所用者大矣。自古豪

下 至 會 通

卷 五

六 十 五

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寔之吊讓子產  
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  
惡而過視其事遂令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者也  
彖曰合吉 全彖重合睽上蓋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  
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争而情通  
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為卦也言乎始之分也惟分可合故當是時  
而用以濟之若說而麗明是合睽也柔進上行是合睽也得中應  
剛是合睽也不然天地何以叛而合男女何以別而耦萬物何以  
分而聚可見惟睽也然後其用可以合而同故曰睽之時用大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  
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睽何也觀象于物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物理睽也觀象  
于人則二女同居中少異適人道睽也故名睽衆志既睽无  
一可為何以小事吉哉蓋人君欲濟天下之睽非德非勢非輔  
不可也卦德說而麗乎明是內既心氣和平外又善灼事机有  
其德矣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才雖柔弱乃上操乎大宝有其勢  
矣卦体六五得中而應乎剛是以虛中之誠收賢才之助有其  
輔矣夫有三者之善是以當睽之時雖未能肇造區夏猶可延  
國祚而係人心小事吉也 然人但知睽之為睽而亦知睽之

為合乎。試觀天高地下，睽也。然天施地生，化育之事則同也。成  
男成女，睽也。然夫唱婦隨，相合之志則通也。物以群分，睽也。然  
此感彼應，求之事則類也。可見睽者其靜而別，合者其動而  
交。不睽則無以為合，睽固生之。本化之原，所以立天地之  
大義，生人物之萬殊也。時用豈不大矣哉。  
首即大澤之睽于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要知睽者本同  
也。本同而後異，所以為睽。  
悅而即專以君言，不必以柔進。句無君臣言，說與明俱重。麗者言  
和悅之德，與明相麗也。柔進重進字，應剛重應字。鄭孩如曰：緣不  
和悅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明則不苟說。又說之善也。

卷五

六十七

天下不可以柔主也。剛柔不遇，所以睽也。得中應剛，睽乃合矣。是  
以小事吉。  
三節推物理之本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曰事  
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  
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  
合在睽之中，不睽則無以為合也。蘓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  
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  
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  
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下經會通

卷五

六十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非異以異  
也

火澤合体而性不同。中有異也。是以君子處世。坦率平易之  
中。而有特立挺特之節。蓋求同理。不求同俗。求合義。不求合情。  
亦同中之異也。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者。

彖言異中之同。謂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為  
同也。象言同中之異。謂天下无事不以獨成。故睽須用合。同乃所  
以化異也。程敬承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為明。以晦而明也。明  
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為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蓋君子  
之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即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  
異不合耳。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  
異為異。祇終睽耳。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

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為同之道。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寔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

則人有異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  
巷亦可遇。不以異同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即暫或見與見牛。見人  
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而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欬  
六爻皆有始睽終合之義。方其睽也。為喪馬。為睽狐。為有悔。為  
天剝之傷。為張射之弧。及其合也。為勿逐之復。元夫之遇。為于巷  
之遇。靈膚之合。為有終。為遇雨。然其後之合者何哉。以六爻能去  
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游讓溪曰。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弑之罪。始于猜嫌。故六爻

下經會通

卷五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二。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必有合。而可濟。初无正應。濟睽无助。宜有悔者。然九四同德。是情非素孚。而道遠相謀。自將協力共濟。悔亡矣。有喪亡勿逐。自復之象。然當睽時。同德合矣。惡人之來。亦宜見之。庶可釋其猜疑。免其中傷。而同道濟睽者。不為妬害也。乃得无咎。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初與四本非正應。而同德終必相合。如孫劉二人。原非正應。曹操南下。吳蜀皆危。同心協力以濟之。是也。見惡人。是遇而不絕。非往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

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異為同。妙在一見。洪覺山曰。心和而後疑生。疑生而後睽至。初剛得正。无所睽。故悔亡。勿逐見惡人。皆无疑于其心之故也。行者馬也。无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為復也。蘓紫溪曰。曷言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迹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曷言見惡人也。惡人雖異于我。而其人未始不同于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有以惡人指四言者。程敬承曰。四既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為惡人。以四主睽為異故也。或曰。睽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看勿逐異

之時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辨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禍姬公不辨故自明惠帝之事子房不爭以口舌故自定况四與初雖旬而本應豈能終外我哉交有迫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復迹有避而不可得者款以折其克處睽之用微矣取象陽象在下馬為人所乘而初所應之陽乃在上而遙則喪馬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之時正惡人離間傷善之日使拒絕之適以賈禍矣故見之所以避咎也豈得已哉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見惡人以避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蓋世

道之有睽皆起于和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耳故于惡人以見為避不以避為避避咎免于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應君臣之分定矣當睽而為諛間是其咎也故必多方竭慮委曲相求或積誠以感其心或負罪以冀其悟如遇主于巷焉而後明良會合乃為无咎

玩註必字與乃為字二句一串說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絀其剛迂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者委曲之途也程敬承曰睽之時

妙在遇字  
巷者委曲  
之途也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上兩見  
字相應上  
之見上自  
見也三之  
見三自見  
也見字宜  
主三言

若執殿陛之常禮。如何得遇。惟投合在尋常軌轍之外。則下有遇  
巷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君哉。厥宗噬膚。所自来矣。二止曰无  
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求之太殷。疑為邪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者。委曲相  
求。正道所當然也。

巷。非遇主之地。夫子恐人以委曲為邪。故特明之。傳云委曲者  
以正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已枉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應。不幸居二四之間。則見二從後援之。猶曳其輿也。見

四從前尼之。猶掣其牛也。見上生猜疑。加以相仇之傷。又猶其  
人天且劓焉。然本无是事者。事必白。空有是疑者。疑必釋。君臣  
終以正合也。无初有終。

見字直貫到天且劓。皆垂睽之象。睽之為睽。以有可疑之迹也。三  
居疑地。疑橫見。生理之所无。見之所而有。見以為有者。終什之以  
為无也。故曰无初有終。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  
生于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  
如此。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見者常說謂傍人見之。有作  
上九見有作三自見者。更佳。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  
進以應于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徘徊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

下經會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成見。錮愈疑。既而疑亡見什。還為婚媾。遇剛故也。非上之剛三亦安能以遇雨終乎。故君子貴剛。取象曰輿曰牛曰人。蓋車以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輿中之人。指三也。天去髮之刑。剝去鼻之刑。兌為口。而鬚與鼻皆在口上下。兌為毀折。故有是刑。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見輿曳者。三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迹可疑也。无初有終者。邪不勝正。終得與上九之剛相遇也。遇剛遇字。着力看剛字。見上之英察而三惟善遇。所以無初者有終耳。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當睽。无應孤矣。幸遇初陽。乃元善之夫也。故勢既相倚。心必相信。遇元夫而交孚也。然當睽時。間之者多。必危以處之。杜疑防間。然後可保其孚而无咎也。

主大臣濟睽說。遇字與睽字相對。全要四去。遇他字。所以成其遇。厲所以成其孚。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蒙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貴厲。則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終合而无咎矣。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二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終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濟睽者四之志而不行者勢之孤也。遇元夫交孚而无咎焉。則同心協力。濟睽之志行矣。

本交孚而來。可見大臣而欲濟睽。全要以至誠感動。李氏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遇雨也。

○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者。而居中應二。得賢共濟。故悔可亡。然非強合也。二奉五之宗臣。當睽之時。五既切于下交。二又篤于遇主。厥宗之合。信如噬膚之易者。以是而往。何咎之

舊說往字以濟睽言此以往與三合言更在

有

○

厥宗以下。申言所以悔亡也。五柔居尊。賴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二依五為主。五親二為宗。同心相倚之機。一噬即合而入之深者也。潘雪松曰。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胡氏曰。二五言君臣之睽。二言合之難者。臣道也。五言合之易者。君道也。故二言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五言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則得賢共事。天下之睽可濟。往不有慶乎。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慶以濟睽言非一人之慶而天下之慶也

趙汝楫曰爻止言何咎象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  
五能下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  
豈止何咎而已哉 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為其  
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為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

上與三應本不孤也然 方寸月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  
之地夫剛則過暴不詳明極則過察多疑睽極則乖戾難合能  
无睽孤乎故三本不失身于二陽上則疑其汚如見豕負塗為

三本无受汚之事上則疑其有如載鬼一車為由是積疑成忿  
其先也欲張孤射之矣然而見之者疑也疑之者妄也後又脫  
弧不射且知三非我之寇乃我之親由是往而從之群疑盡什  
如陰陽之和而雨焉則其睽不孤而吉矣

睽孤是摠腦下三句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豕疑也載鬼疑又甚  
也至張孤疑極而忿矣脫弧疑漸什也婚媾疑大什也至遇雨吉  
則疑盡亡而睽合矣 三疑而見上猶以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  
三以為豕以為鬼矣非人也種惡業皆由見生迨其後也妄去  
見滅匪但人也而又媾也可見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則愈信疑  
然後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上過于明  
故生群疑  
然非過于  
明不能釋  
羣疑蓋初  
皆妄見此  
乃真見也

○

上遇雨則吉也。取象三至五互坎有豕象弦木為弧本取諸睽  
上居睽極有張弧說弧之象三兌休澤水有雨象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人情有所疑則睽甚疑則甚睽今成遇雨之吉者由其群疑盡  
亡故也

一疑无所疑曰羣疑群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  
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載  
鬼等類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貍可疑之事而  
已曰群疑之深也倘一疑未釋安能成遇雨之吉哉  
唐疑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无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

其寂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无不合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  
稱吉

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剝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  
氣和乃雨負塗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為憊見  
惡人和以容之不為浼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為枉雖曳且掣  
心无間隔雖天且剽心无疾怨終不忘其回之通之容之道蓋  
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  
故曰說而麗乎明以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  
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蹇

☵上

解

☳上

坎下

震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程敬承曰：蹇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為蹇。坎上有震，動而能出，故為解。蹇但可來不可往，解則來往皆吉。而利西南均為者，取致養意。

陸庸成曰：蹇莫先于己，故反身修德。解莫先于民，故赦過宥罪。

蹇 三三 艮上坎下

○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是世難方殷，不可輕進，故為蹇。夫蹇固難進矣，豈終止而不思以處之乎？但貴得其地，得其人，得其道。蹇元不濟，故往西南之平易，則居天府，都上游，進退有據而利矣。若往東北，則英雄无用武之地，何利也。是擇地固濟蹇之基也。

又必見德望謀猷之大人，資之以匡不逮，乃利也。是擇人又濟蹇之助也。又必正道行之，濟世安民，而行不義，殺不辜，皆所不為。則天下歸心而吉也。是秉正又濟蹇之本也。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于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漢先主據荊州，任孔明而信義愈明于顛沛是也。陸君啓曰：坎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為入坤体。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南而知東北之喪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

大人宜指九五方與之合利見之者上六也

下經會通 卷五  
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一說以九五為主利西南以得朋言蘓然溪曰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一人所能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不難於濟蹇且坎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彖曰往得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為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効所謂君擇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布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  
全錄合旨 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

能止與時合一要者得

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從違之準魚張弛之畧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全彖舊說以首節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二節有功正邦示濟險之道見險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宜止也下是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宜止也如此似分為二項矣看來二節總是一意俱作濟險言能止與時用要者得合一利西南見大人貞吉正是他能止處謂止于其地止于其人止于其道也正是他知處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卦名蹇者險難之義也。卦德坎險艮止。是有險在前。見險而能止也。故為蹇也。此非識時務者不能知矣哉。然欲往而濟之。必有道矣。如所謂利西南者。以四往居五而得中。是據形勝。可以恢復也。故利也。不利東北者。以四退入艮而不進。是陷于險阻。而地窮力屈也。故不利也。利見大人者。以五誠賢豪。往而資之。當有翊運之功也。又曰貞吉者。以五爻當位。有得正之義。正則无不吉矣。是當蹇時而掃除亂畧。削平僭偽者。一出于正。則紀綱振而反側消。邦自此正矣。此貞所以吉也。一形勢。一輔佐。一名義。三資備而後可以濟險。蹇時之用。豈不大哉。

首節身當世難曰險。在前迫近之意。止非安坐以觀其難。鎮定不

遽進也。惟能止方。能漸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智。易述曰。止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智者。艮之光也。

二節程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蹇。但見其可來。決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于艮之東北。則陷于險。而其道窮矣。蓋見往西南之為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蹇之時。王守分割。

下經會通 卷五

七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借偽比肩。邦之不正甚矣。迺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圖。故能正邦。趙汝楨曰。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倘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得中。上六往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蹇。其大有如此哉。時用兼上三者。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應有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峻險難行。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身之蹇也。德之不修。實致之。故反身以修德焉。或點檢念慮。或省察躬行。使

反字取象  
巧妙

德孚于人。行无不得。所以濟吾身之蹇也。

程敬承曰。反者往之對也。太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對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剝剔。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散壞。是謂反身修德。修則在在可行矣。所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蹇斯濟矣。取象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艮遇坎為蹇。反身背坎。便遇震。漸向西南。有出頭之路矣。象之反。即爻之所謂來也。未嘗未反。未連來。碩皆不在北。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矣。

六爻合旨。立行可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衆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

下經會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宜以五為

同患難者。故王臣蹇。餘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來而惡往。故爻以往來為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君之蹇。故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衆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來譽勉之。此六爻大旨也。李九我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大丈夫不

幸當蹇之時。一卦六爻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初六往蹇來譽

處險而能止為智。初當大難。方殷。往以濟之。不陷于險乎。惟來而不往。則得明哲保身之譽矣。

處難之始。居止之初。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即是來而得譽。唐凝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李隆山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机。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指笑者。有間哉。

取象往以坎言求以艮言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來譽者非謂終于不往謂宜待時而往也使終于止何譽之有

待字極有味後來碩大之功皆從待來若遽以陷于險何益哉

蘇氏曰玩宜待之詞可見聖人无一日不欲濟天下渭水垂綸南

陽高卧豈非待時而動者乎

六二王臣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精忠之臣也正應在上方在蹇中是當主憂臣辱之日不避艱險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者豈為其身之故哉

提出王臣二字便見身任國事不容他諉者蹇猶言坎也二

艮体原不在險因以其君之蹇為蹇則亟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

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

其心也楊誠齋曰諸爻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

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取象坎互

坎蹇象匪躬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

象曰王臣蹇終无尤也

王臣蹇其事之濟不濟未可知即使不濟而忠貞一念已无愧于天下矣何尤之有

支不言吉  
凶亦以此

聖人恐人以成敗論人故以終无尤三字慰之所謂論是非不論利害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盡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

九三往蹇來反

三當國家大難之衝往而濟險則獨力難成益以蹇耳惟反就二陰與之戮力共濟可也

易述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于險矣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此說二陰  
即指六二  
極切  
未反非終  
止也正欲  
共濟耳  
內何以喜  
正在蹇  
時也

往蹇來反者豈強合哉內之二陰喜得陽助此來反所以安也陰柔不能自立故利于從陽內喜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程敬承曰若云來反只安于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以濟唐疑卷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內之喜三四之連三上之志志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進止之所以為知也

六四往蹇來連

四以陰柔當國家之難才弱難濟往則陷于蹇耳惟下連九三資其才力庶乎有濟

連者連之以進也如許遠當祿山之亂必資張巡之謀是也取

下經會通

卷五

八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象四在互離之中于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蹇非剛不濟往蹇來連者以九三剛當其位實有濟險之才也當位不重實字陽實陰虛且易之為義以得陽為實以失陽為虛如翮不富皆失實者无陽故耳

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无能為也

諸理齋曰三四俱作在位臣說人臣濟國家之難太剛不可太柔不可九三太剛也反就二陰剛之資乎柔也故不陷于險六四太柔也連于九三柔之資乎剛也故可濟乎險三止不陷于險者以

其附陰也四可濟乎險者以其從陽也

○九五蹇朋來

五為蹇主乃國步艱難社稷傾危非常之蹇也故為大蹇幸其君尊而剛健中正則位望既足號召信義又足招徠而朋皆來助之凡智者獻謀勇者效力而蹇濟矣

大蹇者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也朋來者朋自外來不但蹇之者效忠而凡來譽來反未連皆景從矣鄭剛中曰諸父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父之來自外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為朋昔之往而蹇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

下至會通

卷五

八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以朋指六二合衆朋而來曰朋來即所謂利見大人也。張中  
溪曰九五以陽剛而陷坎中是遺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蹇也哉  
斯時也正望群賢之來出其險以救其禍幸六二為之正應能朋  
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同心協力共濟國家之難苟非二居  
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於下而來哉。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五何以致朋來哉以有中德是顛蹶困路而信義愈明所以鼓  
豪傑之從也

中即中德也以其在蹇能守故曰節。洪竟山曰不言中道而言  
中節者遺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

者朋來之由也。鄭氏曰節是氣節操之節。站定不却十分堅  
硬是中節處。二五君臣當天下之任不可更諉其責于人才智之  
人視之以為進止畏難蓄縮豪傑解體矣。故二五不言往蹇。陸  
庸成曰坤曰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為義故曰朋來。解以四  
為義故曰朋至。朋來者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  
嚮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五之中節群賢景慕止曰  
朋來君臣之分未定也尚在險中故耳。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蹇極將濟矣苟不附濟蹇之君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  
五合朋來以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吉何也九五德位無隆之

大人也。見之則撥亂反正之猷。獲伸于中節之君而利矣。所以碩而吉也。

此文如張良之從沛公、鄧禹之從光武也。趙氏曰：蹇之道，阨蹇窮蹙。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阨蹇者，解窮蹙者，紓。有碩大之象，故云來碩言一卦。惟上六為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極而通矣。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彖曰：利見大人，貞言。此文得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往蹇來碩者，以其志在大君而思以效其忠也。利見大人者，以九五居尊貴者也。從之以示天下之有尊，非徒以德之故也。

一說志在内，謂以安民為念。從貴，無德位言亦通。

至十通 卷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歸志存內附以安月為合對貴無辭言亦與

周易會通卷之六

解 三三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居險能動不惟不陷于險且出乎險矣故為解夫大難方解民

初安堵理宜平易安靜以培養之故必剔除煩苛休養安息務

為平易之政而西南乃為利也如其亂流盡殄无所往歟當偃

武修文來復其所而安靜則國家安于無事而又安矣吉若遺

孽猶存有所往歟又當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則國家不苦

多事而蒙福矣吉此西南所以利也

以治道言利西南取平易也无所往有攸往正是利西南處蓋解

復字宜玩西南與夙皆是要到這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一歸志存內附以安月為合對貴無辭言亦與

周易會通卷之六

解 三三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喜

居險能動不惟不陷于險且出乎險矣故為解夫大難方解民  
初安堵理宜平易安靜以培養之故必剔除煩苛休養安息務  
為平易之政而西南乃為利也如其亂流盡殄无所往歟當偃  
武修文來復其所而安靜則國家安于無事而又安矣吉若遺  
孽猶存有所往歟又當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則國家不苦  
多事而蒙福矣吉此西南所以利也  
以治道言利西南取平易也无所往有攸往正是利西南處蓋解

復字宜玩  
西南與夙  
皆是要到  
這處

下全會通 卷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則无所往矣。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若尚有所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兩吉字，摠是安養天下意。孫項菴曰：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所夙義，兩若字是未定語，看解後時事何如。陸庸成曰：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既解則利用靜以緩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關脉，維持元氣也。賴震兌者，賴坤以安，坤靜也。紀闡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取象蹇九五往在上，今來居二，故无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為艮止之動，今往居

四，其休震動為往，故有攸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為主，唯陽能解乎陰也。

全彖合旨 全彖重時字，首二節人君因時而解民難，末節造化

因時而解物難，可見君之解民與造化之解物，一耳。人君當法天

行解也。時說云：人君解民之難，主于靜；造化解物之難，主于動。看來劈頭說險以動，又云動而免乎險，下面二往字俱動也。似分

動靜者非。李隆山曰：解者屯蹇之反也。蹇止于險下，不若屯動于險中。屯動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動處正兩  
以為安靜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卦何以名解也蓋寒雖見險而止然險在前也不可言解也雖動乎險中猶未出險也未可言解此則居險能動能免乎險矣故為解既解矣民命方蕪正不欲為苛擾故辭曰利西南者以卦變四入坤体坤為平易之地而卦爻數多又衆之象是所為平易近民必歸之往得衆也西南所以利也又曰其來復吉者卦變九二得中是與時休息无好大喜功之心所以來復得吉也又曰有攸往夙吉者惟以得中而往則制勝之謀以

定可成安集之功所以早往早復而得吉也是解之道也即天地之道也降冬之時天地閉塞及二氣解散然後相薄為雷相和為雨雷雨交作矣雷雨既作則物之潤之凡百果草木枯者以甲甲者以拆所謂二氣發舒而庶露生天地所以成化工者此解也解固以其時矣向使時至不解則氣凝不散物閉不遂萬物亦幾乎息解之時大矣哉首節重一免字洪覺山曰蹇以能止而稱智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而止乃稱能止二節往即動也西南坤地也未復二也惟无往故可往惟來復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得中故可往而利西南。蘓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无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易述曰：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如舊。若寒難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為得中。解者，解其遺患，餘蒙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敏捷決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往即本此中，以往風亦得中之為也。有功在夙上見，往有功即上文得衆也。得衆故有功，往西南則得衆有功，所以早吉也。方伯兩曰：方其險之未解也，允往皆蹇。允未皆吉，但可以來，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

其來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往得衆，又曰：往有功。末節天地解，摠不外乎時。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非解，无以運其心，百姓非解，无以遂其生。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于昆虫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紀聞曰：剝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甲折，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皆甲折形也。解之雨，即屯之雲。坎在上則為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為雨，澤已及物也。解也。甲者始出未申也。折則萬物出乎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矣。甲折二字不平，謂甲者折也。萌芽為甲，開展為折。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要知赦宥  
為難解時  
言非可常  
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交作物難解矣。解之象也。君子于民猶天地于物故過則赦而不問罪則宥以從輕所以体天生物之仁解斯民于法網之密也。

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赦釋之也宥寬之也蔡虛齋曰赦過宥罪仁也過則直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仁之中裁以義也陸庸成曰雷合于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特加赦宥是王者所以播解澤而昭蕪萬民者也丘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

則奸究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无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解

六爻合直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于君側方且援引于庶位此非彼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天掘者小人之賤隼者小人之鷙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掘不絕則朋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无寧日矣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于來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罪過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程敬承曰解難之散也天下之難皆小人致之故解難亦自小人解

下經會通

卷六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獲其首惡而止。而未嘗株連窮治之。即是早復。究也。悖解而國家元沒有作難者。世界何等安靜。即是利西南。勿謂赦過宥罪。與屏邪逐奸有二道也。李九我曰。初六所以解難也。二四五上君子之解小人也。三則小人之見解於君子者也。

初六无咎。人臣變理于大亂之餘。不可多事激變。亦不可因循養亂。初以柔應剛。是沉潛運以明作。以德澤煦育之。未始不以法度整齊之。既不太煩。又不過靡。何咎之有。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領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

此說以无為无咎與前說異

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釀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亦不弛。所以无咎。一說解之六爻。多言去小人。初何以不言也。在下无事。无所可解而已。又以剛柔之際。自為君子。有不待于解者。故不言其所為。而曰无咎。詞簡以示意也。以无為。得也。亦以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過剛則生事。過柔則廢事。能无咎乎。初柔而濟之。以剛寬而能猛。義當不生亂而廢事也。重柔得際乎剛。際中也。以陰居陽。以陽應陰。皆中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下全會通 卷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九二剛中。秉道嫉邪之君子也。故當群陰用事之日。為能屏去邪媚。則善類集而得中直之士矣。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此人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吉。

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獲三狐。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獲去之也。潘雪松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陽來復中。其道在開群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于此。九二蓋用太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群邪疑惑之情也。三為成穀。舉三言之。搜獲備盡之意。夫小人在君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志者。三狐獲則中直得矣。取象二于地。稱

田。九家易坎為狐。黃中色。矢直物。陽剛中直。黃矢象。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貞吉者。以其居下之中。秉心大公。而得取舍之宜。蓋吾心之邪媚既去。故能去小人之邪媚。吾心之中直常存。故能用君子之中直。所以貞而吉也。

好惡不偏為中。舉措得當為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不中正。居下之上。是无德而竊據高位者。雖得必失。不猶小人宜負而反乘車。處非其分。必致寇至乎。雖頌于朝而正

也亦可羞也

此竊位之小人所當解者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  
祿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詞矣且字致字宜玩小  
人明知不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  
愧其心而使之去耳不能自解此上六射之也此貞吝與晉之九  
四貞吝同取象坎輿象亦寇象潘雪松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  
來復得中初居其下而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三為  
負且乘象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位以詔德負而且乘則德不稱位亦可醜也以此致戎乃自我

耳安歸咎乎

亦可醜言就不見奪還為識者所鄙又誰咎言无所歸咎深明位  
之奪非奪自我奪自我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大臣而與初應非其人矣幸其剛而能解故為四計若能  
絕去比昵解去爾之拇焉則偽朋一去真明自來而相孚矣何  
患同寅之无人哉

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緊相應拇足大指初象而汝也不  
徒曰拇而曰而拇見其為四之所親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繫累  
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以成解難之功傳曰必

下經會通

卷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解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于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而拇者，以九四不當位而應。所謂私情之交。理所當解者也。時說不當位，兼初與四言。看來宜專指四說。程敬承曰：未當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拇也。若當位履正即初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故解而拇者，欲斷之以大義而不係于私交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而與三陰同類，是人君狎適小人，惟有解去而已。

解之外无他術也。此誠民社之福也。吉然庸君世主每外迫公議而內牽姑息，必以小人之退驗之。既退而後能為解。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在，豈解之實乎？

此與九四俱是聖人為之設計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惟有解去一著。維者有大義獨斷意，吉字緊，串誦曰：有孚者，恐五未必能解耳。立行可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患不能解耳，苟君子有解，小人自退矣，何難去哉。

下至會通

卷六

此夫子又為易之辭，故動之使必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三以小人據高位，猶隼在墉上也。上六當公孤之任，用解而除之，一舉而元克就擒，猶射隼于高墉而獲之焉。天下民生之福也，何不利之有。

上六位上，則爵尊，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易述曰：解至上六極矣。无所不解矣。貪殘小人猶擁高位，上六居動之極，當解之成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獲之无不利。至上六然後射隼，便見其藏器待時久矣。取象傳曰：墉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则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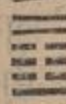
三居内外卦之間，故有此象。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蠹國害民，悖也。公用射隼，以除悖耳。豈私惡哉。

解至解悖  
極矣一解  
无不解矣  
此往所以  
有功

之不容不解耳。彭山曰：當解之時，至于六五已能化小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說，愚民之雄，鷲也。則公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庇，无不利焉。解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于力，不勞而夙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損  益 

陸庸成曰：聖人心乎為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以益民得名，究也。

下經會通 卷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非獨處常，即涉亦利。烏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沈德培曰：損益弗是，兩項能懲忿自然能迂改。忿欲便是過懲窒，便是改。能改便是迂，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益盛衰之始，夫非時之所為而何也。損稱有孚元吉，益亦稱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摠之皆孚誠所貫耳。損文稱或益之，不損益之，益文稱或擊之，莫益之，曾何判然兩截哉。  
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卦，然後為否太。為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

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為損，初二上而為四五者，不謂損；四益初為益，上五下而為三，二不謂益；在下卦之下，民交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為民不可損也。故損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彖曰：損上益下，民悅无疆，則其為益民可知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体損剛益柔。卦象損澤益山，皆利民奉君之象。然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上下俱損矣。故為損，夫損乃出于常賦之外，非有國宜行也。頤所損何如耳，必迫于時事，无可柰何，以實不得已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孚是不  
得已之心  
自信得過  
言不必兼民

心行取民之法。而不妄損。是為有孚。則人諒其心。樂為輸而  
事易濟。其道為元吉。元有名而歛有藝。于義為无咎。且此法不  
獨行于一時。可為萬世權宜之術。不可貞乎。不獨施于一方。可  
為天下通行之準。不利攸往乎。  
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為損。而以損下為損。不以益  
上為益。而以益下為益。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富藏于民。而  
藏于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惟正之供。不謂之損。國家有大變。故大  
興軍用度。不足不免于常賦。外有所科。歛方謂之損。蓋不得已之  
計也。損本拂人情之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  
必可攸往。惟損所當損。于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如此耳。

一說可貞。不是可為常法。只因損之時。法令无常。名色屢更。貞固  
也。處得盡善了。尤持得貞固。毋為朝更夕改。變易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然當損時。何以用財也。以不得已取之。必以不得已用之。雖二  
簋之薄。可用享神。夫國之大事在祀。而時詘不可舉。此且可  
損。况其他乎。

此舉事之至重者。以例其餘也。重用字。程敬承曰。損何以云有  
孚也。去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  
而下孚于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于神。  
是故四者之應。其孚也。二簋之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主人君節  
儉說更見  
夏

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一說有孚不以不得已加賦言就儉德上說凡所減省皆出于實心。元吉。追古道之隆。无咎。无不節之嗟。可貞。儉可常行。利往。儉可通行。享以簋。即損所當損也。二簋可損。即有孚之貞也。舉祭祀而天下之用可知矣。蘓氏曰。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不必于損下以益上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為害。而欲心侈靡之為害。有孚者。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真誠。惇幅為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正是有孚。苟有明信。即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又何以損下益上為哉。

全彖合旨

全彖重時字。其道。字。即所謂時也。有孚。即與時偕

行之義也。三提時字。總見損道不可輕用耳。唐凝菴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時也。時之所在。即道也。如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惟下為全剛。上為全柔。此時剛過于有餘。柔過于不足。故損下之三益。上之上耳。過此則不可損矣。故欲有損。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時當損則損。時不當損則弗損。可也。下本不堪損。苟復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反復言之。揆見下之不可輕損也。

○

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

下經會通

卷六

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借行  
卦名損者。卦體損下卦上。益上卦上。益之陰。是損下益上。剥民奉君也。孰知剥民即以自剥乎。下損上亦損矣。損之道上行也。所以為損。辭曰有孚云云者。損而有孚。乃得四者之應矣。又曰曷之云云。享者。豈常典哉。禮以時為大。二簋之用。惟當損時則然耳。且是時也。非獨享祀然也。觀之卦。益損。剛以益柔者。非他也。時當損則陽不能常伸。時當益則陰不能常屈也。觀之物理。損盈以益虛者。非他也。時不可終盈。未幾而損隨之。時不可終虛。未幾而益隨之也。卦畫物理。皆不能外時損益矣。况用享可違乎。

首即道者損之道不可說利歸于上

二即陸氏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去去无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益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洪覺山曰。有孚以下。彖詞備矣。夫子何以不釋止加一而字于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于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應字要看。謂與其時相應也。非其時則不可矣。言二簋則其他可知。言用享則自奉可知。損下以益上。損民以奉君。豈人君所得已哉。下二段正發明時字之義。損剛益柔。在卦畫上說。損益盈虛二句。舊解泛論物理。與上文卦益相對。馮厚齋則謂復釋損剛益柔之義。此說為是。

看損益二句合脉

蓋上文止從損益處指出時字。不曾指出時的緣故。示人。故此處又點出盈虛二字。見得盈者所以致損。虛者所以受益。皆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故曰與時偕行。上文語意重時字。此處語意重偕行字。有以損益盈虛作四項看者。不可從。若以有孚作儉德說。則二筮應有時字。作末世浮靡之時。聖人憂時之故而不復返也。故二筮用享。其即禮奢寧儉。隱然太古之思乎。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示禮。有餘者收之。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非時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損深益高。損之象也。君子以損吾心之所當損。為于忿懲之。不為血氣所使。于懲窒之。不為外物所誘。此心學所當損者。

懲窒工夫。俱在心源上。理會非待既發既熾而後克也。禁于未發之謂。人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忿觸之。欲誘之。豈其性哉。忘怒觀理。大公順應。皆懲忿之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窒欲之學。懲治也。忿者惡心生而易僻也。窒過也。懲者愛心生而易恣也。顏子不迂。不二是也。程敬承曰。致中致和。戒謹恐懼。皆是先時功夫。六爻合旨。唐疑菴曰。損益一時事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損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言損疾。二爻上爻皆言弗損益之。三則實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復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雖損之而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卦先焉。  
李九我曰：損者損下益上也。下卦當損。則過往之勤。勞動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也。求有益於吾君。吾國也。上卦得益。則損疾之喜。資直諫也。十朋之龜。屈群策也。弗損之益。管休澤也。何也。君受益於臣。而民亦資益於君也。  
陸庸成曰：損益聖人所以定賦中邦也。說言損。繼之以益。損有四善。惟孚者得之。然自非懲忿窒慾之主。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

益。而損之道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財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無如此。  
洪覺山曰：純乾過剛。純坤過柔。損剛益柔。而後六爻得中。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之益人也。則欲其弗損。則不及柔待益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則欲其自損。則致中。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當損時。上應六四之陰。救正之責在我矣。于是已吾私家之事。速往益之。以去陰柔之疾。而補其不逮。則臣責已塞。可无咎矣。然居下益上。分隔情踈。又必酌量淺深。而後因事納忠可也。已事。非已進修之事。只是速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就使莫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兩字在尚  
字上生未

于己之事亦且已之而速往以益上也。酌損之正教以益之之道全在未往時酌之往无及矣。非交淺言深之意亦非不可則止之說只是損所當損便是酌。大抵損所當損是損卦最緊關意思。豕以損所當損為享故薄禮可以享神酌其可薄而薄也。爻以損所當損為中故過往可以益上酌其可過而過也。程敬承曰損益兩卦初爻皆九皆與六四為應皆抱陽剛之才足以益上者但損初益自下施則當量其所受而往過恐其過剛而非中故須酌損戒其銳也。益初益自下受則當隆其所報而任重恐其好動而非分故須元吉防其過也。

事過往尚合志也

已事過往者以四之志正欲損已疾而求助于初與之合何嫌過哉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尚指六四合志者四求初也是上與我合志不是我之志與上合也。爻有酌損之說聖人慮觀望者有所藉口而不往也故以上合志激之。

九二利貞沍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者也故利于守貞以高不仕之心往則非貞矣降志辱身而凶矣且君子豈必身出而後益哉弗損所守之貞則清風高節足以廉頑立懦其益上大矣何必以沍取凶耶

至言通 卷六 十七

二上應六  
五宜以臣  
道言

程敬承曰豕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遯損為益二之時不可往故以弗損為益夫二何以不可往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徃益上則反為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屯則凶而貞則利不屯乃貞也貞即剛中之守也守不損則于已无損自于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之大者也蘇子瞻曰兌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為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為志夫以損已者益人則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已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已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于已者益人以其无損于已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一說

以臣道言五本陰柔之君二以剛中之臣應之是能正色立朝抗節致忠所利在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若屯則不守其剛貞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已弗損即貞益之即利也蓋直節之臣朝廷之福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利貞者以其剛中而以中德為志故利貞而不妄進也點出志字有確然不可拔之意利貞以事言中以為志以心言推原所以利貞之故既曰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而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陸庸成曰夫彊已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為益故往欲遯

六至會通 卷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作臣道  
說者亦可

守己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為益。故貞則凶。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居兌體。允則允。說行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一爻。卦所以為損者。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上。六下。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是同類相與。或有異己者。參之。必損去。此異己者。而後同道相益。同心共濟矣。此致一之道也。

四句緊。相承。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三兩字不必拘。兩者道義之交乎。三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孚。則雖千百其朋。不

失為兩倫類。非偶則雖比肩相與。不失為三。胡雲峰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于上為得友。上于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无吉。二與五為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損由六三得名。故爻詞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詞極論損之成效。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一人而使之行者。蓋恐三則雜而亂。勢必相疑。故去之。而後能合兩成一也。疑者。疑忌之疑。程敬承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祛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于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通則轉危為安。而益歸于已。

○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无咎。

六四大臣有陰柔之疾者。能取初九之陽剛。益已以自損其疾。焉。然克治不勇。可乎。使因初之過。往于我。亦過從。則有自新之喜。无終速之咎矣。

此大臣取人為善者。損其疾。非初損四之疾。乃四因初之益。自損其疾也。使過者誰使之。初之過。往使之也。若四自能過。則无待初往矣。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怨之疾也。偏乎柔者。德之疾也。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則其疾

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失之緩。故過乃无咎。陸庸成曰。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恐其緩也。故利用過。然初過于為人。須酌其往。不若使四之自過于為己。瘳厥疾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疾固憂之。損則可喜。夫无疾固可喜也。四賴人損之。同歸无疾。亦可喜也。

亦者。自其有疾。得損而言也。夫子見諦疾。忌醫者多。故以亦可喜。歆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中順居尊。虚心以應九二之剛。是人君虛懷自損。以賢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非徒得賢  
也得賢人  
之智也龜  
乃效智象

為寶也。以故豪傑景從。賢者獻德。能者獻才。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焉。則群策畢舉。可以迓天休。綿國祚矣。元吉。此人君得賢成治者。不必以財賦貢。獻說。或者不期而至之謂人君之益。莫大于得賢。故楚書以善人為寶。齊威以四臣為寶。十朋之龜。信非賢人不足當之。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賢人明能燭幾。決疑。或益十朋之龜。言得眾賢之助也。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之弗損而益。有不知其自來者。故曰。或蘇欽溪曰。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違之有。 頡頏曰。土宇版章之益。之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之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

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者。由其虛中尚賢之德。克享天心而自天祐也。不然。益豈倖致乎。

頡頏曰。益必有所自。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啓之。行若翼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受益之極。欲自損以益人。然以上益下。惟不自損。所有而下有餘賜者。斯无愧父母之責。而无咎。然其所以弗損益之者。惟是田里樹畜。因民利而利之。一皆帝王至正之道。而非驩虞。

下至會通

卷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往傳不損  
以不待損  
民言

小補之私。則道為盡善而吉。法可常行而利往。天下莫不懷恩。歸附。得臣寧有家乎。

弗損益之。即是貞。但弗損句且槩說。貞則申明其弗損益之也。至于吉且利。往得臣无家而又何咎之有。時說俱以弗損句為純王之政。貞為純王之心。言因民利而利者。又无所為而為也。似不如前說佳。洪覺山曰。上佑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得臣。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家。蓋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以天下利養天下人。惠而不費。益之大者。如是。若曰以損為益。則所益者小矣。得而有。家則所得者狹矣。易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

陽剛在上。艮体不動。而此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无損已。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益。故无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于斯。方猷夫曰。損不難于正而難于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于孚而難于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无家謂无遠近内外之限也。傳曰。損有三義。損已從人。自損益人。行損道以損于人。四五爻取損已從人。下三爻取自損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居損之終。損極而當愛也。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王者以萬物得所為志。弗損益之。无一夫不被澤矣。大得志也。

大得彼弗損來小惠與民弗偏也志安能大得

益 ䷗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為卦損上卦初爻之陽益下卦初爻之陰人君損己以惠民也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下益上亦益矣故為益夫益下者必中正之道行之可久在必拯民于難其澤始深故當民際大平則宜發政施仁使德惠旁達而民賴以安利有攸往如或民值顛危則宜拯弱亨也使困窮復起而民賴以濟利涉大川利往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涉川如除暴恤灾憐窮賑乏之類二句俱就益下言時說有二句根益來言者謂國以民為本民

既益矣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盡何往不利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川胡氏曰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無之蓋益以興利也

全彖合旨

全彖總見王者益下之道非大光不可時者即所以

為大光也民生有欲王者動而順焉天地有官王者因而利焉皆與時行也皆大光之道也然非本于中正者不能運而為才故中正乃能利往而涉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卦名益者卦體損上益下是君能惠民被其惠說无疆矣然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恩由上究惠自君推發源于朝者下遍及于遐方絕域窮歾僻壤无一不被此其王道所施真有覆冒宇宙非若伯者之狭小卑暗也此民悅所以无疆也夫以君益民之益也民悅道光則君之益多矣故名益辭曰利有攸往言益民于常慶自我集也何以致哉蓋二五中正是君臣同德而良法美意自无壅阂慶流宇宙矣又曰利涉大川言益民于變道自我行也何以致哉蓋震巽皆木是才足拯危而庙謨經綸以時而出道濟蒼生矣極而言之

此解凡益句照時說

學問以日進為益也卦德震動巽入是既奮迅激昂又沉潛細入自此高明廣大日进无疆矣造化以生物為益也卦體陽下陰上是天以一而始萬物地以兩而成萬物自此大生廣生其益无方矣夫動而能巽時當益也而益以无疆天施地生時當益也而益以无方是益惟其時而已即是推之凡人寧之窮而通失而得者皆益也皆時之所值也凡物理之虛而盈消而長者皆益也皆時之所適也不先時有益不後時不益其與時偕行者乎

首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損上益下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蠲租給復等類不然說不得損上自上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

下經會通

卷六

二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于下故民說无遠弗届故道  
光洪覺山曰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能下是謂天道下濟而  
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皆見之王者无私之  
大道夫豈人而悅之者哉

次節有慶即利往乃行即利涉益道之善也中正本道益道所以  
善也程敬承曰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二五中正是其君臣共  
畜益下之道皆良法美意天理人情之至當者所以有慶即民  
悅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青苗非不托名益民却是中正否木  
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為才者也震在五行為木巽在八卦為  
木在人則為才幹力量可以濟險乃字宜玩不過盤根錯節无以

別利器要之中正非偏于德自平時布施言則重德木道非偏于  
才自臨難康濟言則重才大都益道大光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  
濟

三節動巽要合看必交修而後日進无疆施生亦上合看一施一  
生合同而化其益始普被于萬物而无方夫學到功夫足處進自  
然无疆物到氣化足處益自然无方可見益不外乎時也點出道  
字見其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者道之所在即是時  
凡益之道二句常說俱是泛論氣化人事之循環看來即主益民  
說唐凝菴曰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益之若  
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蓋下之益上益之以已

此解凡益  
句主益民  
言更佳

下全會通

卷六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所有。下之所有。幾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因民所利。而利之。因施于天。因生于地。而為之。裁成輔相。天地施生。无方則上之裁成。輔相亦无窮矣。烏得不與時偕行也。有一時不行。則待命于上者。竭矣。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均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无時。則過于益者。必過于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又曰。損益益虐。與時偕行。泛論其理。而意歸于損。亢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而言所當益。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象于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

有以迁善  
象風改過  
象雷陸說  
不分

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時講遷善。所以存天理。改過。所以遏人欲。分之各有。益且理欲本相乘除。去一分人欲。便存一分天理。合之互為。益而新說。不重交相助益二。則字重。雷厲風行之意。當從之。劉調甫曰。君子受益全在一見。則迁一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故當如風之速。如雷之猛。陸庸成曰。風之人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无留。念改无停。机。洪覺山曰。見則遷。有則改。无所疑二。可謂大勇矣。何以能即迁。即改也。勇莫神于初机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机之謂也。程敬承曰。善何

須知迂改  
內有與時  
推移意

以謂之迂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見善不速遷。此執彼。墮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二事。益下有遷善象。損上有改過象。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益自上下者也。則民之悅之。豈驩虞之私哉。上有孚以惠于下。有孚以歸惠于上。下交相孚以成此益也。五所以大得志也。受益如初。而以大作重其報。或益如二。而以永貞堅其節。曰利用曰用享。皆吉道也。至凶事而亦用益。遷國而亦利用。何耶。其告公而信從者。孚中之德。益下之志也。然則上下之所以相孚。无非以益天下耳。而向上之求益不已也。利己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怕者有孚之反也。或擊之而凶。亦時當然耳。

洵矣。上之貴。益下而益下之貴乎歟。

李九我曰。卦主益下。三爻皆受益也。上三爻皆當益下也。故初二受上之寵益。三受凶事之益。皆益也。四大臣以益下為心。五大君有惠下之孚。皆益下也。惟上求益不已。不能益下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蘓紫溪曰。上三爻益下者也。四五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于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驗也。上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于立心。勿恒也。則驕太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者哉。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下至會通

卷六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初居下而受上益。是仕藉初登。君恩已渥。不可不圖報也。尋常作為。豈能報稱萬一哉。必用為大作。乃為宜焉。又必大作者。盡善盡美。斯可自靖而无咎。不然。其不以新進喜事致咎者。幾希。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上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為報稱之極圖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上。壅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其理可通于此矣。潘雪松曰。陽本震。在下有大作之象。所應巽主。又能任之。宜為上興大益之事。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益以興利。

○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元吉而後无咎者。位卑在下。本不當任厚重之事也。使非元吉。欲以樹勳。適以賈罪矣。厚事。即大作厚重之事。相職也。初微臣而稍任之。不當。則咎矣。一說不厚事。謂不經練重事。若云分不當任。何以為之利用。初報君而圖功善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植節要其終。見純臣之心。无非報此有孚之主而已。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二虛中處下。是忠順事上。臣之貞也。故精誠見諒于天子。朱絀介福。不期而坐。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者。為二當此時。

○

下經會通

卷六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見中正  
有慶也

弟永守此貞而不變。則君寵不衰而吉。然必如王者用享之誠。上格于天。乃為貞而吉也。蓋天難諶。尚可誠格。况君乎哉。程敬承曰。益六二與損六五同。而損曰元吉。此何須永貞。蓋五君也。受天下之益。之自天。益莫大焉。故曰元吉。二臣也。所受者君益也。寵盛每多渝節。柔道恐難令終。又况震動易變。不若損五之艮止不遷。故必如坤之永貞。而後可永受其吉也。要以人助。即是天助。格君則可格帝。天人上下。其理一矣。曰享帝吉者。以明貞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貞也。二純臣。上益之以吉事。而道可通于天。三偏臣。上益之以凶事。而道當通于君。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或益之者。蓋六二處中。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至。是出于意望之外。而来者。故稱或焉。无心求益。而益至。表二之為純臣也。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内来矣。此與比有他吉同。不可泥象无定主之辭。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不中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不當得益者也。然處益下之時。槩當得益。居下之上。又危地也。故益之不用吉事。而用凶事。或投之艱難。處之險阻。雖非遺之以安。而警戒震動。豈无益哉。借此補過。何咎之有。然上之益以凶事。其責成之意有在也。故必有孚存心。中行制事。然後通信于君。如告公用圭。庶有以慰其責。

下經會通

卷六

益卦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亨中二字  
不平中行  
根有孚來  
本此有孚  
之心而以  
中道行也

望之心也。此所以无咎也。凶事非益用以震動乃益也。无咎只以理言，非已无咎了，下有孚中行正為之計，使无咎也。告公用圭，非是有孚中行後抱此去陳于君前，只是盡其道于己以慰吾君責望之心，便是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有孚中行欲合于六二中正之德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事公言之，益下以大公為德耳。取象凶事處震之極，震動警省，所以益之也。震為大塗，有行象，震善鳴，有告象。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孚與中人所有，但人情不激則不發。益用凶事者，正欲其固守本有之德，非棄之也。對外來而言，故曰固有。二居中正之位，以履順為益。三居多凶之位，以應變為益。經綸曰：初剛正，任大作。二柔中正，任大益。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不任益，惟凶事乃益之，諸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于此。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六四大臣不中，不能以益下為心，非中行也。故戒之以愛養斯民為志，而合于中行。凡見之攸往涉川，无非計安斯民之心，則入告爾后，无弗從矣。且下可得民，雖以遷國，民亦依之，无不利。

下經會通

卷六

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時說古公  
二曰平對  
者非

鳥。夫民情安土重遷。但能益下。民尚為依。况其他乎。中行之善如此。

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參而酌之。合于天理。斯為中也。中行則吾所欲行。即君所欲行。告之。無不見從者。雖或遭其變。而至于遷國。亦無不利。舉此為例。只是申明告公從之意。不可平對。洪覺山曰。動大眾。舉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而能有成者。告公從。則民心之從可知。蘇紫溪曰。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無不利。遷國舉其大者言也。曰遷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取象四本陽也。遷陽于下。坤有國邑象。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從者。以四以益下為志也。君豈不諒其心而用其言乎。要見主上一念不在民。益下原是君之志。四能以益下為志。故告公從也。程敬承曰。中而行。以三有其孚。四有其志。為行樞也。不然。偽為中。非真能行中也。鳥在其告公而公從。金汝白曰。三四皆言中行。言告公。三言有孚用圭。而四直言從者。三不正。而四正。四近君。而三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陽剛主益。是其惠下者。皆自真實之心出之。有孚惠心。元吉。奚問焉。但見被惠者。亦有孚以惠我德。而无解于心。王道之

下至會通

卷六

三十一

感人深矣。

有孚二句宜直截讀。王道無較功利之心。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安問元吉哉。此惠心之出于有孚者也。然雖不問元吉而民固惠其德矣。其德其惠亦出于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于誠意。鄭孩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實心惠民而勿問元吉。潘雪松曰。人君施惠于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于己。惟求諸心而惠自下于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為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鳥不問其施。如地生鳥不問

勿問元吉  
正是有孚  
二句一意  
舊說勿問  
句決其有  
元吉也惠  
我德正是  
元吉不可  
從

其生。有孚惠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德即是心。自施者言曰。心自受者言曰。德惠我德。即康衢之謠。粒我烝民。莫非爾極者。所謂民悅無疆。其道大光也。

洪覺山曰。惠何以言心孚也。惠不在博施濟眾。而在惠人之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小惠也。勿問之矣。而无意于惠人之事者。王道也。王道出于心。而見于事者。德也。程敬承曰。有孚惠心。正于勿問。處見得。問則計得。計失。有令人喜怒念頭。惠不謂孚矣。龔汝修曰。損者不得已而為之。此貴孚也。而益亦曰孚者。何也。益非孚。則假仁義也。故有孚惠心。无心之心也。有孚惠德。無德之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

六五主益者也。益道以孚為本。故初二三四皆承于五之孚。而以益下為心也。至于臣下用告而主上勿問之矣。孚之至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至誠惠下之心。元吉可无問矣。惠天下者君之志。至于民惠其德是我之惠及天下矣。志不大得乎。

惠施于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于心而无方又何問焉。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志。而以我之惠足以致民之惠。我者為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怍凶。

上九陽居益極。求益不已。是剥民自奉而不知止者。將見利之所。在人共爭焉。故有莫益之。或擊而奪君之有焉。所以然者。以其立心勿怍。求益不已耳。寧免或擊之凶乎。

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乃為恒久之道。如過求則无恒矣。求益不已。即是勿怍。益下止此孚心。此孚心原有怍。怍者有孚之反也。失此怍。怍者。首便于我。遂不顧人。求之不必有交。獲之不必有故。或擊之凶。固其宜矣。取象巽為不果。為進退有勿怍象。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莫益之者。弟從求益之一偏而為辭。未究其害也。若究言之。又有擊之者矣。擊之而曰或者人之求利。不虞其害。而害之來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出于意外者故曰或擊之。有外来與求利之心相反胡氏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来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来也。是孰有以來之哉。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中心之勿怕。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

夬 乾上 姤下 巽下

陸庸成曰天地之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死者也。故陽消于剝而不能剝。碩果旋剝而復來。陰消于夬而不能去。无號旋去而姤至。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猶為君子慮。教之以聲其罪。協其衆。操心危。防已豫。而後往。然且通五爻不言言。得免咎幸矣。而搃以健且悅者為夬之得其和。故爻以中為善。姤以一陰過五陽而

聖人已為君子憂。遂惕之。女壯戒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搃之以制於蚤。不露其機者。能包小人。故爻以包為義。

夬 乾上 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卦以五陽去一陰。是以衆君子去一小人。不勞餘力。決之而已。故為夬。然決之勢甚易。決之道實難。若彼罪不著。吾力不齊。處侈然安肆。不治其私。而徒以威武勝。恐一陰雖微。未必能決也。故揚于王庭。聲彼之罪也。盡誠號呼。集已之朋也。猶恐防之疎。而危以慮患。不可溺于安肆也。猶恐伺之密。而反身自治。不可

下 卷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終會道 卷六  
專尚威武也。如是方為決之。有辭制之。无隙小人可去。而攸往  
利也。

胡雲峰曰。以五陽去一陰。易之耳。而彖為危懼儆戒之詞。不一。揚  
庭使小人之罪明乎。號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衰而遂安肆  
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盛而事威武先自治焉。必如是。乃利有攸  
往。聖人為君子謀至矣。于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  
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  
哉。  
通節宜以揚庭句為主。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无辭  
而心服哉。實欲暴揚于天下。使奸人无所逃掩耳。何伯宗曰。于

揚庭利性  
決也乎號  
有厲告自  
邑不利即  
戎和也

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乎于夬。欲密君子之機。故其辭危。  
全彖合旨。全彖重決和二字。有厲不利。即戎皆決和之事。徐  
進齋曰。夬以盛進之五剛。決退衰之一柔。勢若甚易。而聖人不敢  
以易忽之。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  
不可久居其上。而其心于退屈。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  
而為乾矣。若虞廷之去四凶。周室之去三監。藹賢才之盛。无復  
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  
欲決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決和之義。而勇于一決。机失  
事敗。禍亂相尋。卒貽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可不戒哉。唐五王  
不能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蘇

氏曰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  
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  
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  
長乃終也。

卦名夬。決之義也。卦体以五剛決一柔。是衆君子去一小人。其  
去必矣。故名夬。然決之道何如。卦德乾健兌悅。以此而決小  
人。健以斷之。既不緩圖。以失机。悅以處之。亦不輕動。以激變。發  
皆中節。動中機宜。其決也和矣。何以揚于王庭也。卦体柔乘  
五剛。處非其據。小人之罪也。當揚王庭以正之。既曰孚號。君子

之勢集矣。又必危厲者。蓋小人奸險莫測。危以處之。而後謀出  
萬全。決小人之道乃光明也。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正矣。又不  
利即戎者。蓋惟理可以服人。若專尚威武。小人遂為吾敵。必取  
困窮也。利有攸往者。蓋卦有五剛陰惟一焉。剛復一長。則為純  
乾。而陽道以終。是君子滿朝。乃有成功也。故利攸往。

首節曰剛決柔。名義便凜。不可犯。健悅二句。善其決之道。和非  
柔和之和。乃事合机。宜動中肯綮之謂。

二節彭山曰。決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消  
所以其決為和。程敬承曰。孚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  
危厲尚矣。自治先焉。不即戎即自治。原无二義。君子之于小人。恃

吾自有道以勝之而不徒與之角力以勇于一決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為純乾。豈一決之力哉。看來君子所以決和者只是嚴于自治。惟自治則君子道長而乃終小人自去矣。朱子曰五刑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唐疑菴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刑必盡長而後有終也。不得決又不敢輕決必待刑之自長而為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水性潤下上于天勢必潰決于下是天所以仁萬物也。君子体以仁萬民為祿予加于君子樂利及于小人使德惠旁達猶澤

之潰決玉者如天之仁也。苟居德不施下不蒙澤矣。非君子所宜也則忌。

祿恩澤也德即祿也君子之尊如天其德意如澤居者積而不流之謂以四海之公利為一人之私藏貪主之大戒也。李衷一曰澤上於天萬物被其潤澤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決之下則養之事權雖不使與而祿有所及小人所以既畏其威復懷其惠惟吾之決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小人絕幾幸望息之想安知不挺而相關乎故忌。

六爻合旨。蔡子木曰夬決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頤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

說及下  
以待小  
言

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于陰為近。君所狎暱。不無係憂。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夫。中行所以責人。君凡小人在朝。係戀于君。依違于柄。臣而小。臣動。戾机。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纂言曰。偏于健。則過剛而暴。偏于說。則不及而懦。下体健者也。初三陽不中而暴。九二雖健体而居柔。得中故不暴。上体說者也。九四陰不中而懦。九五雖說体而居剛。得中故不懦。爻詞于初三之壯。則戒其過。故曰壯于前趾。壯于頄。于四之次。且則勉其不及。故曰臀无膚。二雖健而慎。故曰惕號。五雖說而決。故曰莫陸夬。惟在二五得二体之中。故无過不及。能不偏如是也。至于其間之能決者。則以夬言之。惟五與三為尊位之主。三為當

任。五比上。三應上。故獨以夬言之。然不重三之當任。而重五之尊位。故三曰終无咎。五曰終未光也。是由前言而觀。則重二五之得中。由後言而觀。則重三五之比應。

蘇紫溪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產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群。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啓灾。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結之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于國家。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子于未形。故莫陸不勝。化庶頑于並生。故暮戎不起。策之上也。不然。寧為牽羊。毋為壯趾。寧為遇雨。毋為次且。此温太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看為字有  
識為字分明  
有殺其變  
之意

下而任壯乎。即戎則有之矣。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宜其往不勝也。質卿曰：初九當夫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垂哀，在小人而可決。故惟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以新進後生，一旦決君側之惡，還于一擊，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知舉動輕于一擲，利害及于衆，勿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夫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夫又壯于進矣。故加一前字，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初九理勢俱不足以勝小人，是以不勝之道而往，安所辭咎。

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所謂決而和也。繆老師曰：看來夫初至四大壯也。下四爻若初之壯趾，二之得中三之用壯，四之悔亡，皆與大壯相似。四陽稱壯，加九五一爻則成夫。宜重九五一爻以人君決小人為主，况上六乃君側之惡，人君苟決其決，何患小人難去哉。故以衆君子之共決，而不有人君之獨決，豈易言夫耶。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初九居下无權，而任壯以決小人，有壯于前趾之象。如是而往，必不能勝其咎也。乃自為矣。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壯固不宜，况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程敬承曰夫之道其危乃先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勝以希必  
勝猶防太銳况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咎耳程獻可曰夫言往不  
勝仲尼斷之曰非往不勝也是以不勝而往也使其勝在往先必  
待衆陽之壯不倚一陽之壯而躁于往矣  
陸氏曰夫必勝于未往而後利有攸往若九二則惕號莫夜備之  
全也有戎勿恤靜制動也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不在  
而勝固已在我先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以剛居柔又得中道所謂健而悅決而和者故知小人難以  
力制為之憂惕則謀深又知小人難以獨制為之呼號則

類集戒備如是雖小人陰謀不測卒然有意外之變如莫夜有  
戎而有備无患勿恤可也  
即戎之戎在已有戎之戎在人惟惕號而不即戎故雖有戎而亦  
勿恤程敬承曰上六為五剛所決勢不相容必至反噬故有戎  
莫夜之戎貴乎有備惕號之謂也若即戎失中道矣故不利即戎  
恐任壯而前反啓彼戎心也  
質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陰在卦之中  
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目中可以无小人  
也然猶不敢逞於一決惟惕號常恐為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  
戎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



知哉。

○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有戒勿恤以其得中道耳。憂惕號呼皆決小人之中道而不任壯者也。是以有倫无患。

中道就惕號上見中與和一道也。所決者中即是決而和。二可謂勝在往先者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當決時而剛過乎中其決小人也。不能潛畜机謀而倖外見為壯頄之象。適以啓彼之疑而賈禍矣。有凶然君子何必倖為也。顧其心何如耳。若果存夬決之心則始雖與之合如

獨行遇雨若濡其迹似浼而為君子所愠然終以此道決去小人何咎之有。

壯頄象也。非就剛壯見于面目。揔之不能密謀而機先洩與下獨行遇雨相反。夬是心獨行遇雨若濡是迹有愠是因迹而疑其心无咎是心白而迹不足累之也。葉爾瞻曰妙在獨與之遇。兩乃壯頄對症藥必先夬云者惟志果決方能獨行其密計至迹濡見愠于衆所弗惜也。彼壯頄者其氣浮逞其志實未能堅決但隨衆意行其剛暴耳。故獨遇必以夬為主。曰若濡則非實濡也。

有卿曰九三當決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

下至會通

卷六

四十一

看獨字妙

獨行內有  
出于尋字  
陽說之外  
幾不少處  
所謂決而  
和也

必有凶矣。若君子之決其決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于時。審之于心。籌之于夙夜。而斷之于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愠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于心。而苟同于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淺也。皆不得言決也。微不以形迹自繩。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取象九三乾。君子剛斷在心。有決之象。諸爻皆无應。而三獨應上。成兌之主。兩者和于兌之象。象曰。君子夬。終无咎也。君子患无决之心耳。心誠决。其謀必深。始雖若濡。終必决去而无咎矣。

加一終字。所以决言其无咎也。鄭荻如曰。與其始之白于迹。而見凶孰若終之白于心。而萬全也。深避形迹。而不顧國事者。亦非忠智之士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牵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不中不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安。欲與眾陽競進。然行又不進。不能决以成功。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悔之道也。此不知牵羊之術耳。若能遜眾陽于先。而已隨之。則因人成事。庶得進而悔亡矣。但恐聞牵羊之言而不信也。

臀无膚二象一意不可對。是欲進而不能進。牵羊者代為之計也。

下經會通

卷六

四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聞言不信，策其不信，正以激其信也。項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惟效牽羊者，從容和緩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聞言而不見信也。時之能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如此。天下事何嘗不壞于此輩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机括在此。方猷夫曰：三能進而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于二爻見決之道也。

凡牽羊者，從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若據本義，則羊指君子，牽羊使君子在前，看來不必作先人後已說。只是牽引同進行止與俱意。潘雪松又以上六之陰如羊在前，陰不可力

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也。取象无膚次且皆以兌毀折得之。兌為羊，乾處兌後，牽羊象，兌為口舌，聞言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當決之時，君子道長，何以次且而不能進，由其以陽居陰，才力不足也。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矣。而又不能信者，蓋其志有所昏，聽之不明也。

傳曰：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聽不明，宜根位不當來，惟剛果不足者，暗而多疑，是以聞言不信，故不免于无膚次且也。

程猷可曰：此爻時說牽羊者，教其勿競進。聞言者，恐其銳進而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洗時悞

信也。看來此爻是剛果不足，不能決小人者。還是聖人因其次且而不能進，故教隨陽以進，而又恐其終不能進也。故以聞言不信激之，分明教他善其進之意，居多戒其銳進之意，居少。但註中有志在上進句，講中甚要分曉，亦不必泥。

○

九五，莫陸夬，中行无咎。  
五近上六，人主狎通小人，不猶莫陸感陰氣之多乎？是其咎也。第恐心係不能決耳。若能果決其決，不牽比昵，而又合于中行，如所謂健而悅決，而和者，則可去小人而无咎矣。  
夬，堅其必決之志耳。中行，因夬之生來四字，勿平。蓋君與小人，信任既久，一旦除之太速，多生意外之變，所以有中行

五近上六  
不患過于  
決只患不  
能決夫  
始為中行  
而无咎其  
說甚佳

之戒。

一說潘雪松曰：莫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甚易。九五以剛尊之主而決一陰，如莫陸然，特惧心係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夬。蓋九五原為上六所深入，豕所謂揚于王庭者，所以要夬而又夬始為中行而无咎，謂夬始為中行，非合于中行之說。彥陵氏曰：人君之去小人，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悅決，而和為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夬為中。馮文所曰：五最近于上，勢接則彼易彌，情昵則此難斷，即過于決，其于中无過咎也。天下有過剛而无咎者，五之中行是也。

下至會通

卷六

四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夫：中行固无咎矣，特以義之不可而决之耳。其心豈能无係恋乎？一有係戀，即未光也。人主不可不夫也。此深青于純心之主而欲其夫也。未光由菟陸來，以小人平素相入之深，恐其有未慎之心，故于中行必曰夫耳。楊氏曰：自古君子于小人，徇公義不得不去，而不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夫未終而姬已萌矣。故憺以未光為戒。敬承曰：此光字與彖光字義同，前以心无所肆而光，此以心有所係而未光也。三與上應而專，故曰夫。獨行，五與上比而昵，故曰夫。中行。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上六一陰居夫之極，黨與盡矣。聲勢孤矣，何所號以自援哉？終為君子所决而有凶也。

一說上六黨與將盡，而恃三為應，恃五為比，或號咷以求免，故絕之曰无號，亦以戒三五也。曰不必惜其號咷，彼之終當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小人方互相援引之時，自以為萬年之固，孰知无號之凶，終必决于君子，禍不旋踵，豈長久乎？

唐凝菴曰：剛柔勢不並長，剛長一分，則柔退一分。剛長至有終，陰豈可長久哉？剝之終不可用，夫之終不可長，一盈虛消息之自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講女壯  
本程子說

耳。

姤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決盡而乾陰已盡去。而此一陰忽生。是君子滿朝。偶一小人值于其間。不期而遇。故為姤。姤僅一小人。若寡偶耳。將來牽引。必且滅貞。猶女之漸壯而制男。為君子此時用之。是自貽害也。當嚴為之絕。勿與共事。如女之壯而勿取可也。  
聖人名卦。一陽始生曰復。若期而至也。一陰始生曰姤。謂不期而來也。姤有憂駭之意。自姤以往。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蓋語其漸也。言將來必壯盛而敵君子也。然

此本朱子  
說

皆由君子用之。故藉其勢。以為壯耳。陽授之柄。而陰滋其類。故至一小人進。衆小人皆進。君子始受害矣。故以勿用取女戒之。而若曰女壯。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絕小人以自防。蓋慮人或輕始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  
一說不以陰漸長為女壯。而以一小人之寡敵君子之衆為女壯。楊氏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姤一陰生。聖人乃遽為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全彖合旨。須看數箇過字。過即時也。不可與長。即義也。過最微而時義則大也。君子宜急為計耳。  
吳氏曰。彖詞雖慮小者之始至。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

下至會通 卷六 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道得行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

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以一柔遇五剛，是君子用事而小人忽。施，遇非所願也。故名姤。詞曰：勿用取女者，蓋小人進而用事，皆君子與之柄，而使長耳。故當防微杜漸，不可與長也。然論陰陽淑慝之分，則是過也。不可有。而論陰陽相須之機，則是過也。不可无。蓋使天道獨陽无陰，則生物亦幾乎息。卦体一陰忽生，是天以純陽用事之日，得地以助其化，則燥烈濟以滋潤，品物咸章矣。造化以過成功也。使君道純剛，无柔，則治化亦

幾乎窒。卦体以九居五，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出之以中，行之以正，則剛不過暴，教化大行矣。聖人以遇成治也。斯天人相遇之善也。然品物咸章，已為剝落之漸。治化大行，即成禍亂之階。乃知一陰始生，端甚微而勢必盛。此識微之主，防于未然也。姤之時義大矣哉，不可忽已。

首節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此曰柔遇剛，蓋五剛无心于遇柔，而柔之敢于遇之也。便見其為女壯意。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能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二節長是消長之長，舊說作不可久與共事，非也。大凡小人漸長。

必有君子任之。如馴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不可與長。戒君子也。

天地兩節。又于陰陽中。看出好。履來。蘇然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幹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姤于時為夏至。是氣動于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无陰。况世道也。惟頥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行于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毀。茲其遇也不亦大哉。君德之剛。合于中正。而大行。是與天地之化並隆者。而程傳以中正主二。五君臣相遇說。本義以中正指九五。主位說。俱可。程傳曰。二與五皆以

陽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也。時說云。以剛德而遇宅中表正之位。則德因位顯。而治化大行于天下矣。不可從。

姤之時。此句接卦名來。非贊姤之大也。一陰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鳥。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体所遇之盛。正當咸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冰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隱言之也。鄭孩如曰。天下方歌舞太平。而已有孔子小人潛伏其中。而不自覺。故聖人重之。有形之患。能使人畏者未大也。无形之患。能使人墮者乃大也。



○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姤之象也元后体此以遇萬民施命令以播告四方為夫人君尊居九重固難與民相遇雖清問咨訪何能家至戶曉惟是敷言下逮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林氏曰四方既洞吾情意而兩成相遇即小人有楊炷之奸亦无所庸矣此雖聖主遇下之道亦是抑過小人第一義取象乾為施巽為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命令誥曰方所以防微陰也

六爻合旨

程猷可曰卦以一陰遇五陽則初陰小人也五陽君子也然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令小人進故聖人

既於初止之又于二四五言包制之二五能包制也四不能包制也然亦必遇而後包制耳三與上皆與陰不相遇焉求善包之道惟五之剛遇中正上矣二則次之彼重剛者不中者皆不免于凶厲吝者也乃知有剛遇中正天下大行矣患有小人哉

蘇紫溪曰以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也但遇豈可一日无碩其過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漢為天根陽舍陰也姤為月窟陰舍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顯不有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過陰陰不過陽即天地亦无以成咸章之化而况世道哉聖人之心天

下經會通

卷六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  
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豈不可使之蹢躅。何其峻也。魚可包  
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凜凜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然有納  
污藏垢之量。茲遇之也不謂之善遇乎。堯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  
不靖，殷士怙寵，豈不疑乎蹢躅之漸，而侯明捷記，引以並生，敷  
告要囚，遂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  
之中，而潛消其不肖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  
並生于天地間，而後快也。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陰始生，小人用事之初也，猶可止之，故戒曰：天下不可无君

子為小人者，能寢害正之心，而自止不進，如繫于金柅，則得正  
而受君子之賜，乃吉。若乘浸長之勢，往以肆害君子，是自失履  
疵，凶立見矣。但其勢必猖獗，今雖微弱，他日不可制者，猶羸豕  
必至于蹢躅也。君子可以弱而忽諸。  
一以禍福喻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一以後患儆君子，恐其受害  
于小人。繫者自止也。註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只是防  
微杜漸，不利賓之謂羸弱也。豕，陰物，孚，必也。蹢躅，行貌。取象金  
柅，遇二之堅剛也。巽為進退，故有繫有往，且巽究為躁卦，故有跳  
躅欲行之勢。小人極污濁，亦善跳躅，故取象于豕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小人依阿。洪。最易牽引。故以繫于金柅止之。  
觀一牽字。便是躡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躡躅之乎。而先為是以  
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遇。以用事之君子。而小人在管轄之中。最難得此机也。  
猶魚之在包。直。我可得而制矣。乘此制之。消其不遜。則陰禍不  
及。庶可免咎。苟失此机。欲制而何及矣。貽禍衆君子。可勝言哉。  
故以不利賓戒之。

包有魚。只說有可制之。机制之。還在无咎上。胡雲峰曰。剝五陰曰  
貫魚。始一陰曰包魚。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內。使不得逸于外也。失

今不制而使遇于衆。始之有魚。將為剝之。貫魚矣。可畏哉。  
一說以包容解包字。蘇紫溪曰。古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君子激之  
也。曰包有魚。則以無容之量包之。既不遜。亦不激。无咎。  
一說賓字乃賓主之賓。凡我同類皆主也。初陰始來如賓鳥。既曰  
包。恐君子太優容之過。故曰包之則可賓。之則不利也。夫子以義  
斷之言。不冝以賓禮及之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者。義當乘其機會而制之。不可使及于賓也。  
玩一義字。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兇出柙是誰之過意。專  
其責于二也。唐凝菴曰。不利賓。正言其所以包之故也。四與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存舊說  
泛就為士  
者不得所  
遇言

无膚次且  
二義一意

○

為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為主，而陽為賓矣。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不利賓而使之及賓，義所不敢出也。按一陰生矣，行且一而二，二而三，與之遇者誰乎？二不容辭其責也。故說一義字。  
九三，臂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上下无遇，性躁而勢孤也。故平居无樂善之朋，難乎其安。上行无汲引之士，難乎其進。為臂无膚，其行次且之象。雖不免孤危之厲，亦何有黨邪之傷。无大咎。  
徐進齋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九三之志亦在乎初，但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剋。

此主制小  
人言與卦  
旨合

○

進退不能，故曰无膚次且。經綵曰：姤之初，即夬之上。姤之三，即夬之四。夬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姤三愛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為情異而无膚次且之象同。  
看来此文，宜主制小人說。諸陽皆用心以擯陰，三見其勢之將至，欲坐而待之，而心則不安，欲往而制之，而勢又不能，以巽不果得之，所以厲也。以不為柔牽，知危而止，可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其行次且者，上下无遇，是以孤立而行未進也。  
未牽，謂未得牽引，偕進之人亦佳。宜以制小人言，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為柔道

下至會通

卷六

五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舊說以  
民言

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四所蒞之民也。已過于二。是民歸于人。不我属矣。為包无魚之象。民心既離。禍亂從此起也。故曰起凶。

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于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役以正應之分。則小人亦民也。不可无也。故三爻猶幸于遠。而四遠之則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豈有无故去者。非上之失道。何以致民之遠。則民之去已。實已遠之也。

此以小  
人言方與  
諸爻一意

爻言民遠已。象言已遠民。一說初陰之來已。所可力制者。不能包制使之跳梁天下。禍從此起矣。象言上人念切民瘼。必思制小人。无魚之凶。由其遠民不為之計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以陽剛中正。主持世道。是以君子之領袖。而制始進用事之小人。猶以杞包瓜。勢若易矣。然彼方盛而我方衰。天實為之。將何如以挽回哉。必含華韞美。深密其謀。潛制小人于聲色不動之中。則天運可回。而陽之消者。倏然來復。若從天而降也。有隕自天。

以君子制小人言。亦有作君說者。杞樹高大。能制下之瓜蔓。不實

此將說似  
多一轉不  
如後說直  
截

下至會通

卷六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舍字包字  
不是二義

而自潰比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得逞也。新說舍章正是包瓜。程敬承曰二謂之魚五謂之瓜者陰已生而成果矣。當時君子所可自盡其心力而為之挽回惟有此一包耳。包者包之範圍中使不潰溢象杞葉之包瓜也。舍章者不露才華聲色而靜以制之。正上文所謂包瓜者即此可以默回造化而吾道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信非五之舍章不能轉姤而為復也。張陽和曰六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姤一陰始生過之也難故舍晦章美其用藏。李去非曰初六取象不一于夬爻則曰夬于二四則曰魚于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躄躄義之不及賓終

必至于大潰也。以杞包則勢不及賓而不至躄躄矣。不利賓恐其失之踈舍章恐其失之激也。胡氏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進昔之潛龍化為羸豕局面頓更事体大異重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于包而能舍聽自天之有隕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取象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此象。象曰九五舍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九五舍章由有中正之德涵養深厚故能才華不露靜以制之也。有隕自天由以挽回天命為志念不舍所以能回天也。程敬承曰姤之時甚難處矣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以五陽之盛而

欲勝之。非善制之道矣。故舍章者大作用也。此有大涵養者所能也。中正二字。其幹旋造化之大樞紐乎。然舍章即是中正。不自斂其陽剛而恃才華以逞。豈得為中正乎。志不舍命。全在舍章內。看出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舍章二字。舍章即是志不舍命。舍則不舍。則不舍。念茲在茲。縈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何時舍置得下。故不敢放膽發露出來。其密。舍于中。高者必其割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何伯宗曰。委于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于形迹之間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為之制。而自通于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

敬承又曰。夫姤俱一柔耳。夫之五爻而夫。姤之五包而且舍。何異施也。決之不力。則不盡。望其剛長也。制之徒以力。則不勝。惧其女壯也。然一則曰中行。一則曰中正。搃見夫所當夫而非激。舍所當舍而非從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以剛居上。既驕亢自高。而无位。又獨立无助。盖不問其當遇與否。而于世一无所遇矣。為姤其角之象。是不遇其所當遇。雖孤立而吝。不過其所不當遇。則无傷而何咎。

前解依舊說。看來宜以制小人言。蘇紫溪曰。三與上俱曰无咎。遇本非正。不過不足為過咎也。九五舍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

○

如夫之壯頰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也。觀此益見九五剛遇中正之善也。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始其角者，由以剛居上，驕亢絕物，窮亦甚矣。是以吝也。窮字從上字來，惟在上，故窮于過而得吝，然與其苟而過毋寧窮而吝乎。

萃 坤上 巽下

纂言曰：萃升皆自坤取義。萃者兌之一柔說而為主于上，故坤之三柔順而聚之于二剛之下，升者巽之一柔入而為主于下，故坤之三柔順而升之于二剛之上。二卦之義聚散升降而已。

萃意

萃 坤上 兌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坤順兌說，君民萃也。剛中而應，君臣萃也。澤上于地，萬物萃也。故名萃。夫萃之時，正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故在王者宜假于有廟，聚精神以昭祀事，而祖考精神于此聚焉。在君子必利見大人，親觀光以亨其道，第不宜妄希遇合，而利于貞耳。然假廟非徒聚精神也，必用大牲以昭民力之普存，則祭必受福而吉。見大人非徒聚以正也，必有攸往以樹千古之殊勳。斯不負奇遘而利處萃之道如此。以王格廟士見君立說，用大牲假廟中事，攸往見大人以後事，皆

說仿見大人

下至會通

卷六

五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設无主乃  
亂及不為  
植黨之說  
皆也漢時  
事不可從  
守貞宜如  
此一氣說

本萃來。萃則精神聚。故假廟。萃則學問聚。故見君。萃可備物。故大牲從其豐。萃可有為。故攸往。樹其績。看來大人句。宜說萃之時。利于正道。惟見有德之大人。方可亨通。而利于正。如此說方直截。

舊說俱作四平者。約說曰。聚之道有四。神聚也。人聚也。物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人聚則當有主。物聚則當施用。事聚則當往。一說四事。以王者貫下。黃葵峰曰。萃王者。大一統之時。天下既萃之日也。王者。天下既萃。則當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親。諸侯吉禮。以事鬼神。典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如舜典。格于文祖。武成。

者為  
下四  
截有

祀于周廟。即假廟也。舜典四岳日。覲羣后。四朝。武成庶邦冢。君受命于周。即見大人也。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編于群。神武成。庚戌。柴望。即用大牲也。舜典命禹往平水土。命稷往播百谷。命契往敷五教。命皋陶往明五刑。命伯夷后。變往典禮樂。武成脩五教。舉三事。立信義。行官賞。即攸往也。

全彖合旨。全彖宜以順以悅。剛中而應。貫下面致。孝亨致以順。悅也。聚以正。聚以剛中而應也。順天命。順以順。以說。剛中而應也。是即天地萬物之情也。而聚大矣。孝享聚正。若不分貼。俱承首節來說。亦可言。以此順。以說。剛中而應者。假廟則為孝。享利見則為聚。正用大牲。有攸往。則為順天命也。

下至會通

卷六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程猷可曰首節聚處即是天命。下面不過因而順之耳。順天命處即是聚。處即是情。要看得合一。大抵萃之時皆神人之精神。于我凝聚是乃天命我屬矣。自非假廟利見大牲攸往何以洽神人而承帝眷哉。至于能順天命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分明是萃之精神通于天地萬物也。天地即神萬物即人也。摠之天人于我聚而我更有以聚之耳。單重剛中亦可。陸庸成曰人心不順以悅則不能萃。如順說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蘇子瞻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悅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皆是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名萃者聚之義也。卦德坤順兌悅是民順以從君悅以先民也。卦體剛中而應是君誠于下交臣切于上應也。必如此然後為聚故名萃。萃則王假有廟豈靡文哉。致吾孝之誠享于親也。利見大人豈干祿哉。行君臣之義聚以正也。用大牲利攸往一順乎天命耳。天命者天理自然時而已矣。禮隨時豐功以時建皆天命宜然所以吉而利也。夫觀卦而萃和上下矣。觀詞而萃洽神人矣。豈惟是哉。陽倡陰和天地亦此萃也。聲應氣

求萬物亦此萃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况君臣燮天地而理萬物者哉。

首節要見順必本于說應必本于剛中。責成到君上去。

二節致孝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躬致之者也。孝在格廟先。但于此時致以享耳。聚以正。即利貞曰亨者。以得萃之正為亨也。順天命猶言順時。損之二益。利之不利。非其時矣。一說順天命即在人心上。看出蘇紫溪曰。傳曰天命謂性。忠孝皆性也。又曰帝天之命。主于人心。尊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廟之孝事親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天也。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曰順。

舊說似多一轉如此更覺直截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宜就人之精神上說

末節玩一情字。萃不在形迹。有所以萃者。情也。情志若乖。何由得聚。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蘇紫溪曰。人與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地自天地。我自我。萬物自萬物。判不相屬。吾之精神既聚。則天地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絪縕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吾心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澤上于地。萬物滋茂。萃之象也。君子以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于是修戢戎器。以豫備乎不虞。所以保其萃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戒不虞正除戎器之意萃之世人情紛紜或有意外之變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唐凝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聞之師曰萃之時必有文事亦必有武備假有廟文事也除戎器武備也如是天下之心合矣

六爻合音 六爻皆得无咎者何也萃貴以正應為孚非應為亂无應為嗟為涕初之若號二之引吉孚以正也三雖无應而上乃其類亦不失為正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聚以正也上雖无應而未敢安然亦不失為正也

游謙溪曰六爻何以皆有戒詞也初戒乃亂二示引吉三戒嗟如

垂在五爻

下以萃上為正而易于失正者下之常也四有不當之嫌五有匪孚之憂上有齎咨之恐上以能萃天下之眾為正而難于得眾者上之常也必修其元永貞之德然後為聚以正而有大人之亨乎彥陵氏曰人之情莫真于聚散曰號曰笑曰嗟曰咨曰涕洟此皆真情所發見故歸于孚所謂見天地之情者以此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應當有孚者也陰柔不能固守故孚不終心志惑亂二陰為比其萃妄矣是其咎也將何如而免哉呼號正應以求萃雖從違靡定眾且團聚而笑然號者正也笑者邪也但勿恤而往以從正則有孚克終无妄萃之咎矣

下至書通 卷六 六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竟山先生亦主此說

此示妄萃者以反正也。洪覺山曰：號嗟咨涕，皆无所歸之詞。陰柔之態也。一握是衆人團聚之稱。笑者，兌說之象也。或云：棄密通而就踈遠則笑。昧本始而修晚節則又笑。勿恤決其當自信也。一說：鄭孩如曰：此六爻亦當以比六爻參看。比初爻言孚，此亦言孚。皆孚乎九五也。比無他陽以分其比，故初得以專孚於五。萃有四陽，又為初之應，故初於五孚不終而亂萃於四。夫四雖正應而乃權臣，五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不終孚於五而萃於四，非利見大人之正也。若號一握為笑者，媚與媚竄之見，勿恤而徃從大人，則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乃亂乃萃，應四之志亂也。使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汝吉曰：堅其孚而徃，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尊陽。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是五其所事之君，二陰同德之友也。必牽引以萃，則得以人事君之道，不負臣責矣。吉无咎，然此萃賢一念，乃忠愛之誠，所謂孚也。止此孚心，自足上徹宸衷，安用儀文哉。猶祭者有其孚誠，雖用禴可也。引即是孚者，萃之本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于外，用禴之義也。蘇氏曰：上

下至會通

卷六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照五匪孚  
看引字極  
合蘇然溪  
程敬承俱  
主此

未交正與  
初三反初  
三不中皆  
始萃而忽  
飛耳

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為有重于此者矣。夏祭名禴物未備惟以  
聲樂交于神明祭之薄也。秋嘗則荐新冬蒸則衆物備  
一說引是引君當道九五匪孚君道未光故六二引之然引君豈  
在口舌必積孚誠乃吉而无咎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引而吉无咎者由其愛君許國之忠不變其初也。不然其不亂  
萃者幾希  
中即是孚。紫溪曰：人之心孚則不变，不孚則多為物所遷。孚則光  
不孚則多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变。五匪孚故云未光。  
馮敏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引

吉四之大吉，大小協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君臣合德  
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人必有可萃之德，有素萃之人，而後得所萃。六三陰柔无應，是  
无德而人莫與者，故欲依權勢以立功名，徒嗟如而无所利，為  
三計者，惟往從上六之故交，則得萃而无嗟如之咎矣。但陰極  
无位，乃三向所羞為友者，以不得萃而往，何相從之晚哉。故小  
吝，要以理所當往，小吝不必恤矣。

往无咎，決其從上之是也。小吝惜其從上之晚也。玩初六之詞，見  
衆爻不必恤，而守正不可不堅。玩六三之詞，見小吝不必恤，而從

要補此意

小吝者以  
別初之往  
无咎也

下至會通 卷六 六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上不可不早

立行可曰萃初三兩陰皆欲萃四者。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五上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何也。亦以上居悅極。能巽以受之也。不然能強合乎。聖人慮其有疑度之心。特言上巽以堅其必往耳。

九四大吉无咎。九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是大臣而任君民之萃矣。可復居陰

不正。蹈邪媚之咎乎。故必事君臨民者。不為容悅。不為要結。如是大吉。而後君民兩无負也。乃得无咎。

傳曰自古不正而得君者多矣。不正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桓魯之季氏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中溪曰。四近君。應初比三。皆有求萃于四之意。聚以不正。无僭竊之咎。象旨曰。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君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以大吉戒之。游氏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蒙孽之萌。謹度以防僭逼之漸。是謂大吉。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而得无咎者。由其居陰而位不當。君民之間。未必其出

萃以二陽  
聚衆陰九  
四臣位惟  
九五之萃  
為有位  
程傳有位  
以位言无  
咎以德言

于正故欲其大吉也。萃位惟九五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胡氏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中正居尊是以元永貞固之德居崇高富貴之位萃有位者也德稱其位固无咎矣。如有未歸而匪孚者至治之累不免于悔然亦奚必勤兵哉。位自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匪孚之悔亡矣。有字要看即位乎天德之意已是人无不孕了。匪孚一段不過借。

民情以增修其德耳如苗民逆命帝所誕敷文德是已九四比群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蘇紫溪曰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說字累也。五居說体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求諸心也。乾元坤元摠是生之之心正有孚之本體也。求此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如一悔可亡矣。

立行可曰比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則衆陰順從惟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有匪孚元永貞之戒。胡氏曰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詞萃有两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萬邦作孚。君志乃光。萃有位而猶有匪孚者。志豈得為光乎。未光。是不能自歎。非病民也。乃病己德之未洽也。操未光之志。則元永貞必有真修矣。

易述曰。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萃也。志亂者謂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矣。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上當萃極而散之時。處上獨立。遠近无助。危莫甚焉。若能恐懼

此照比後  
夫山者乃  
萃之最後  
而未安者

以圖備省。如齋咨涕洟。則危者可平。而无咎矣。

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周用齋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得于君親則怨。然則號嗟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之憂懼。有微戒修德意。自口曰齋咨。自目曰洟。自鼻曰涕。取象兌口齋

咨象。兌澤涕洟象。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得萃則安。上六求萃不得。豈敢晏然自安于上。故憂懼如是耳。

中溪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未安。陸庸成曰。上之未安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所宜居也。故求萃於下。憂泣以示未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項氏曰：六爻皆不嫌于求萃。然則為上計柰何？曰：不安于上而萃于五。易上為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詞。明有可變之理也。

升 坤上巽下

升 元亨 用見大人 勿恤 南征吉

卦變柔上居四。是以柔嘉君子。乘時登庸也。故名升。夫君子既升。當得元亨。吾見其用見大人也。臣主初交。情分即投。勿恤見擯矣。由是南征而大有展布。勳業隨頭而吉也。此元亨也。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要看得一

不必如時  
說分始升  
既升平對

串得君所以行道也。不言利見而言用見。何也？利見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則見之。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看來一直說下更佳。程敬承曰：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為。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全彖合旨 全彖總是柔以時升一句。巽順即柔也。剛中而應見大人。南征即時升也。柔字最重。蓋升非難。在于知時。非難在于用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剛中而應也。有慶也。志行也。誰非時升之元亨乎。而本于巽而順。則皆以柔道行之也。蓋任進之途。絕无利于用

下經會通 卷六 六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剛者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名升者，變自解來。柔本居三，今進而升于四，是以柔嘉之臣，乘機遘會，適當其時矣。故名升。而何以元亨也？蓋君子之升，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卦德內巽，是深潛鎮密，非欲速躁進者，而外順又能從容審量，非冒時干進者，皆可升之德也。卦體剛中，是我抱匡時之器，而應且若切樂道之誠，又可升之會也。其德其機，皆利于升，是以元亨。然亨莫大于得君，惟用見勿恤，則千載明良之會，以遭有慶也。亨莫大于行道，惟南征吉，則致君

時升即以  
順而不  
謂不兢之

重剛中有  
見

澤民之志以遂，志行也。皆所為元亨而非時。升，昌有此哉。

首節陸績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柔謂巽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過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

二三節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蓋內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悅，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有慶即解勿恤字，志行即解吉字，當一直說。紫溪曰：見大人南征，是一時事。升之時，君固慶于得臣，亦慶于得君。既慶矣，安用恤之上輔明君而嚮明出治，世道升于大猷可必也。此志未行，安得為有慶哉。

下經書通 卷六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以漸而長升之象也君子以天理之在人心得養則長失養則消于是慎以崇德自一念一事積而至于高明廣大與木之生何異哉

積字有積漸積累兩意程敬承曰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德本高大原于細微處發端君子慎德即于細微處從頭慎起而積之以至于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閑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由焉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亦漸也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為晉之昭明木生則為升之高大升亦晉也語錄云慎是徹首徹

順原是坤  
順取義何  
必強作慎  
解依朱子  
作順其固  
然以積漸  
說為是

尾工夫木之生日滋長一日不長則枯德要日進一日不進便退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目下一念一事曰如是節如是便做成矣積小下學也高大上達也  
看來順不必作慎字解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不容私焉順之謂也以積漸勿助長說更佳取象順德坤地象積小高大巽木象

六爻合旨 丘行可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上升而為四也以二体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汪都山曰萃升二卦群賢之萃。利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六二正應故引萃。有用享之象。初之號。三之嗟。九四之吉。視其引類與否為得失耳。九五當衆賢之萃。益修其元永貞之德。衆志固无不孚矣。群賢之升。用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九二正應故同升。亦有用享之象。初之允升。三之虛升。四之上升。皆以同進而志行也。六五因衆賢之升。益開其太階平之治。衆賢固為之助矣。萃極則齋。升極則冥。又皆持滿之戒也。紀聞曰。初言允升。二言孚。三言无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上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于升。而求升于已。凡志之不合與不孚。有疑不順。不正不恆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

所謂升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當升而巽于二陽。故二陽信之。援以同升。志行孚于同類。荐揚達于朝廷矣。得君行道。端由此也。信能升而大吉。

此後進之士。得先達之士為之援引也。允信也。晉三衆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大字宜玩。凡大作用。大建立。皆在此大字內。象音。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巽者在初。故言允升。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升大吉者。以二陽志欲上進。而初與之合。故藉其荐揚。而大

下經會通

卷六

六十一

吉也

上謂二三如二以剛中孚君三以剛正進臨志皆欲升者玩合志

二字見君子援引不可虛聲動也  
馮文所曰初九升信于二也二用禴孚于五也信于剛則不為援

孚于柔則不為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約无不順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剛中上交五以虛中下應是人臣所以自結于君者孚誠  
耳何假外飾哉猶祭乃利用禴也此事君之正非容悅也无咎  
程敬承曰臣主之間煩縟不可簡薄亦不可要以孚誠為本惟既  
孚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揚誠齋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

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衛命而不為恃皆用禴之義也二惟孚  
以獲上此初能附之升耳雪松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  
二之孚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與君相孚則得君而道可行矣不有喜乎

唐氏曰喜即南征之吉也象自五言言有慶君臣之會爻自二  
言有喜升志之行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  
而墳則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墳諸鬼神且不疑而况于人乎  
喜而後可知也

九三升虛邑

有喜是孚  
象上而君  
臣道合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以陽剛當升時。是負謀王斷國之才。而際皇路廓清之會。故其升也沛然南元。不猶虛邑之升。蕩无阻碍者乎。

此已在位之臣

一說黃葵峰曰。虛邑非謂空虛無人之邑也。所謂禮讓之國。以謙虛冲讓相尚者也。以推賢讓能為尚。而無嫉妬屈曲傾陷之風。真有虛邑之象。取象坤象國邑。坤体虛故曰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者。以陽剛當升時。既具才猷。又逢際會。豁然通達。何疑碍也。

或曰。疑是己之疑滯。非人之疑阻也。于德无疑。事于時无滯机。

元再疑正  
升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順而升。是人臣推誠上交。猶王者以誠事神也。為王用

亨于岐山之象。則君心自格。臣職无愧矣。吉无咎。

坤体本順。又以柔居柔。至順也。順有積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或

曰。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于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亨。在四

言順。其義可見也。王指文王。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

也。岐山之業。始于太王。成于文王。故隨之固結。太王之始也。升之

順事文王之終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下經會通 卷六 七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用亨于岐山者言人臣恭順不失以事一人事君如事天也故取此象

曰順事豈徒假飾服事之名者耶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當升居尊有居陰不正之嫌故必黜功利之私崇蕩平之軌則天德純而王道溥治化之升于大猷也可不勞而致矣其

吉如升階之易者

所謂有純王之心乃有純王之治一說以柔居尊本不正也貞

吉者戒之應剛中以為貞也君臣一心賢才並進所以能升世道

如升階取象坤為土故曰階

與六爻合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王者以致治為願貞吉升階則化行俗美治定功成願治之志大慰矣

彖以二言謂之志行象以五言謂之大得志其義一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君子孳為善之心與小人孳為利之心一也陰居升極昏冥于利欲而不知止何利哉曷若返其逐利者而用于不息之貞乃為利也

此聖人轉移之也而若曰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謂雖冥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于不已以求之工夫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在利字內。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求升者，豈不欲常享其盛哉？乃在上而冥升，則悖理已甚，立見消退而富不可保矣。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于升則冥，用之于貞則利。冥，坤極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之不息，故不消。升不已而冥，消之道也。

困 ☱上 ☵下 井 ☵上 ☱下

陸庸成曰：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彖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為精誠之本體。二之所謂享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

為靜深之本原。五之所謂泉是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証吉贊之。以元吉何也？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澤中无水。井，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困 ☱上 ☵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陽為陰掩，是君子遭遭挫折，而正氣不得展舒，故為困。夫君子不能必其无困，而恃吾有所處困者，惟是天然自得，身困而心則亨，則得處困之貞矣。是貞也，非有大涵養大識見者不能。故必大人迺能如此而吉且无咎也。不然，彼小人者，一當困窮，輒

也卦貞  
後亨此則  
亨則得其  
貞

曉。為發其不平之鳴。適以招怨而不為人信耳。是不能亨者也。大人豈若是哉。

舊說內明外晦非也。通節重亨字。亨就是貞。吉无咎就是亨。有言不信。反言以決其當亨也。摠見處困者必亨。然後為貞。然。溪曰。困德之辨。亦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起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胸中一段獨得之秘。不因困而有失。非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有言不信。正小人所以異于大人也。困。不忘于心。故不忘于言。此是不能亨。故曰高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其忘心也。程敬承曰。不信。非人不能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于義命矣。蓋取困窮。非又

看信字

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名困者。卦体剛為柔掩。是君子為小人所掩。正氣不伸。故困也。然。不免于困者。君子也。能善處困者。亦君子也。卦德坎險兌悅。是處拂鬱之中。太然自得。身雖困而不失其心之亨也。此辭所以謂亨也。若此者。其惟君子乎。故詞曰貞。而又曰大人吉者。蓋歸之君子。亦以君子有剛中之德也。剛則不屈。中則不倚。所以處困能亨。且為得正而吉也。彼云有言不信者。以困之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尚亨耳。苟徒尚口，乃憤激而自取窮也。豈能亨之君子哉。首節胡氏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三剛，皆掩于柔，窮无所容，所以為困。

二節不失字，所字俱妙。困非能亨，有所亨者。沈德培曰：吾心原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不失。這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蓋困之移人，每乘其柔荏。柔荏則沾戀，沾戀則多牽纏，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虛僞。虛僞則易至耗折，故貴中。剛與中合，則陶洗淨，涵養純。何弗亨。何弗貞。尚口乃窮，乃字要看困，何足窮。惟心失所亨，而急于自明，乃至于窮。正亨對。趙汝樵曰：其惟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撓而折于

困。不躁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善處。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剛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尚口乃窮，无可通之理矣。兌為口舌，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膺范滂輩吹枯噓生，互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矣。

○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体之以處困焉。患難之來，係于剛常名節者，固有志也。則論是非，不論利害，委命斡旋，无所顧惜，于以遂已之志，非困而亨者乎。

致命，非心定要死，只是拚一死去做事。凡人做事稍有顧惜，此志便不能遂矣。陸氏曰：亨莫亨于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

命可致而志不可奪，即是亨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于命也遂即自得之謂  
六爻合直 丘建安曰困剛掩也卦以三柔掩三剛為象然剛為  
柔掩者吉而柔掩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掩九二之剛則初三  
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掩四五之剛則四五吉而上凶彖曰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二剛爻之謂矣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掩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之  
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四上困于四五方且  
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乾魘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  
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能困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  
方有慶有與有悅而我則不明不詳終身凶途而已為之奈何聖

人于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于心  
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掩剛之惡  
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衽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小  
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

蘇軾溪曰處困誠有道矣文曰亨貞周曰有悅孔曰致命遂志安  
往非樂安往非天至于酒食之困為而慶金車之困為而終赤紱  
之困為而悅葛藟之困為而吉則生于憂患天且弗違矣不然幽  
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也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嘗  
有不困之心无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頭祇為  
危機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重智適合  
爻義下卦  
坎為隱伏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以陰柔居困之底。是當險阻之地。而才不足運用。坐困者也。為臀困于株木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拔。以出于困。而居暗之甚。又智不能觀變。終于困而已。又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

時說以首句為无才。下二句為无智。看來才與智非二件。无智正是无才。大抵陰柔者多暗。重智邊故象曰幽不明也。臀困是困于下而不能行。乃坐困象。下二句是无智而終于困耳。株木之有刺者。人之体行則趾在下。坐則臀在下。坎幽暗。有幽谷象。三歲覿之成久也。唐凝菴曰。玩彖其惟君子之義。則惟陽剛在困。能

不失所亨耳。陰柔必不能也。况初三本為險者。其困極而不安。宜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濟困者。惟是智能察幾。入于幽谷。以其暗甚。不能明義理。識時勢耳。

幽故不明。洪覺山曰。困之善在陽也。陽斯明。而見矣。

此凶帶言  
抑揚說下  
得旨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二以剛中當困時。是王事賢勞。以才受困。且寵遇方來。責任愈重。不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乎。人臣處此。當精白一心。以圖報效之誠。如享祀然。乃為利也。雖或所遭非時。不能違時立

下  
經書通  
卷六  
七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功而不免凶。然忠臣報主，惟知致命遂志之義，必如是而无  
歎耳。何咎。  
此文總是忠臣自任以濟困。凶一轉，甚言義不得避耳。時說利  
用以下，謂時不可為，但竭誠事君，則利若行，濟困則凶。然此非  
德不足也，限于時耳。于義何咎哉。不如前講直截。程敬承曰：征凶  
非不能濟困之謂，所為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  
自竭誠以圖報效。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  
去。此文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為樂，而先主言聽計從，  
信任愈篤，其後鞠躬盡瘁，雖或業終偏安，然其一生忠義，至今凜  
然有生氣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得君之慶也。何以有是哉。惟剛中之德，足以濟困，故  
有君寵之慶也。

一說慶以福慶及天下言，亦可。游讓溪曰：需于酒食者，安常以待  
時，困于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憂時之忠，固匡時之業。所由成者，  
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于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于  
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  
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于亂亡。此之謂也。  
六三：困于吝，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不中正，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前推九四以上

此所謂貞  
大人吉以  
剛中也

如此者方  
合卦義

升既堅剛而難動。退倚九二以圖安。又剛銳而難依。為困于石。據于蒺藜之象。則危亡立至。雖有上六之應。終難保矣。故又為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凶何如哉。

困石。反為所困也。據蒺藜。反失所依也。入宮不見妻。又失其安居也。此失位無應之象。

程頤可曰。此爻宜以柔掩剛上說。以困石為主。下二句皆原此句。來小人欲困君子。以有同心者為之應。六三原恃上六為應。而上六見三之進退兩難。故不為之應耳。子瞻曰。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結交。而掩剛其終初六之臂。困六三之妻亡。取象兌為剛鹵。亦有石。荀九家易坎為蒺藜。三內休。故言宮。

○ 上兌女。故言妻。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而求配于上。六上雖六之應。而以六配六。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言入其宮不見其妻。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 據于蒺藜者。以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也。入其宮不見其妻者。危亡立至。不祥之甚也。

○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初六困甚。恃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來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拯。而前進。祇為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車耳。此四之羞吝也。然正應有終合之理。究之徐者不終。徐困者不終。困而有終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文云九四  
來徐之來  
是字指四為

有以來徐之。作初六言者不可從。唐凝菴曰：四為初正應，豈不欲疾援之哉？要知初之困不可獨解。二解則初自解矣。其來之徐者，困于金車耳。前講惟四來徐之，故初困于金車。此說四之來徐之，由初之困于金車，二說俱佳。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來徐徐矣，而志未嘗不在初也。夫人第患无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與也。

小象畧四之才，言四之志曰有與，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一說：蘇紫溪曰：四五同為上六所掩，進而見摧，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潛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四曰徐徐，五曰乃徐，其

勢然也。象曰：志在下者，四位雖上人而心則下人，不敢自以為賢而犯于難也。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九五劓剕，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為近習蔽也。下則乘剕，為強臣迫也。故象劓剕，夫臣下本備使令者，既為所傷，則无所用而反為困。故象困于赤紱，始之不悅也。如是哉！幸剕中說，俸是內英明而外善調，故能徐以圖之，制服近習，駕馭強臣，而有悅也。至于有悅，則臣下胥化矣，不猶祭祀之誠而久當獲福乎。

彥陵氏曰：英主見制于群小，多不能寧耐，常以輕發而敗。此文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見

字極重。徐字有不動聲色。靜以俟之之意。朱君紱也。取以為應于上之象。赤臣紱也。取以為困于下之象。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利用祭祀。由剛中之德來。剛中即誠。則无不格也。四五皆言徐。以皆說体也。且困時不可亟求通也。游氏曰。困上卦三爻不能皆正。而有終有說。元吉者。以皆說体而善處困也。一說利用祭祀。不喪七毫之意。知其不可力爭。靜俟機會。如此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可主宗廟社稷之祭矣。亦可從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五之剝則為上下所制。則主威不振。豈得志之時乎。乃徐有說

者。以不偏而中。故順理常直。足以馭下。不終于困也。利用祭祀者。以此中直事神。必監之。而福祉綏矣。何臣下之難化哉。看來中直二字。只重中字。區處得宜為中。惟中為不撓不激而理常直。故能去群小而有說。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元吉。

上六陰柔才弱也。困極時窮也。故欲有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為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動輒有悔。无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所以然者。陰柔不振。以至此耳。當此而不翻然猛省。非夫也。誠能一旦悔悟。變柔為剛。則振拔有為。可元而吉。无復葛藟臲卼之悔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下五爻皆  
不言吉此  
獨稱吉  
其善變也

○時當困極，聖人全要人去做事，故既動其悔心，復與之以征吉。程敬承曰：兌口自言為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机亦变机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无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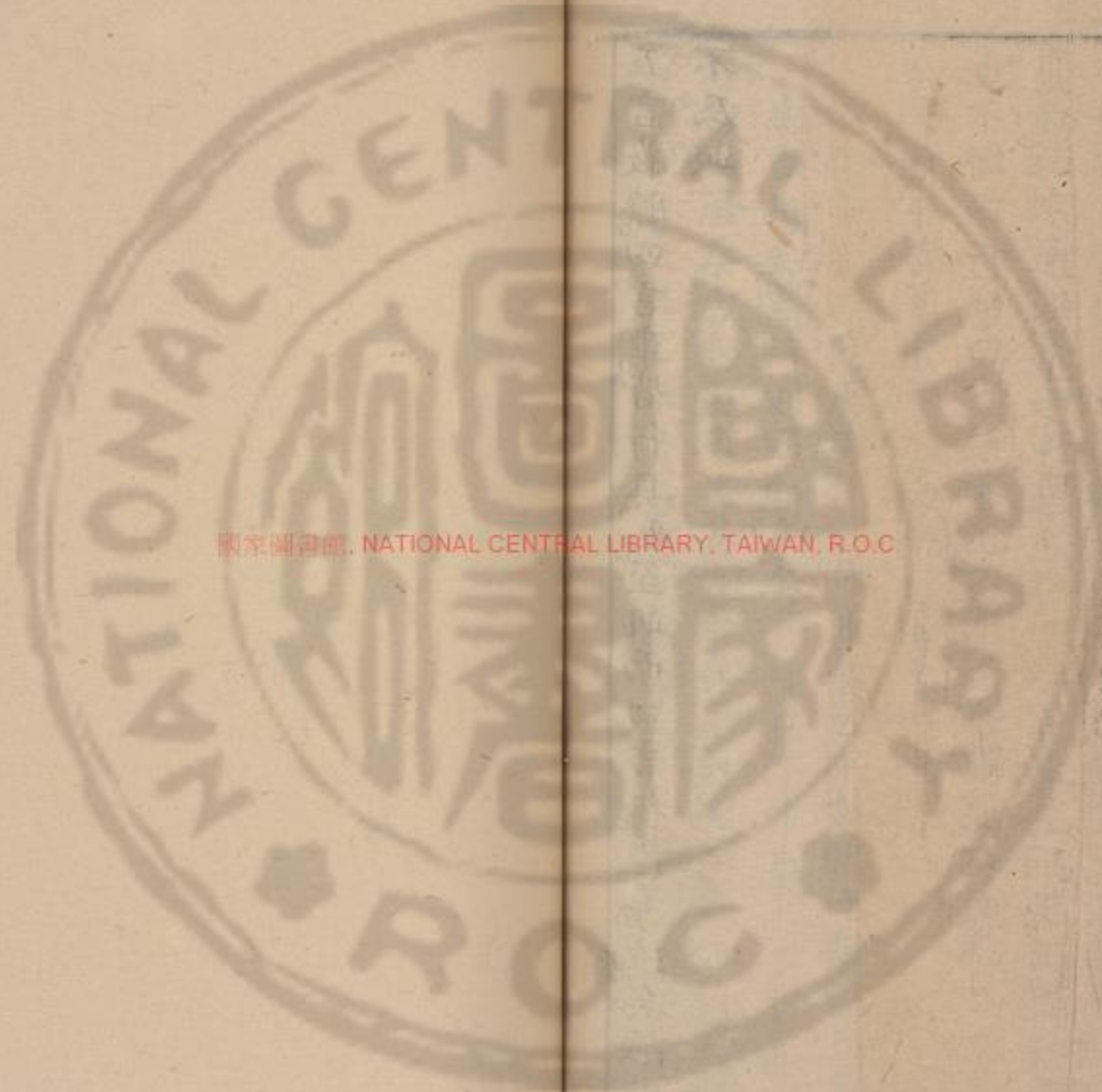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困于葛藟者，陰處困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為吉行矣。吉行則困斯亨矣。未當以陰柔言，動悔有悔，其吉全在于行。聖人要人打起精神幹事耳。按六爻多以行取義，蓋困塞之時，以得行為亨，初言賢二

五言蔽膝，四言車，皆行具也。至此而曰吉行，悉亨途矣。然非善變不及此。

六五言自  
卷六

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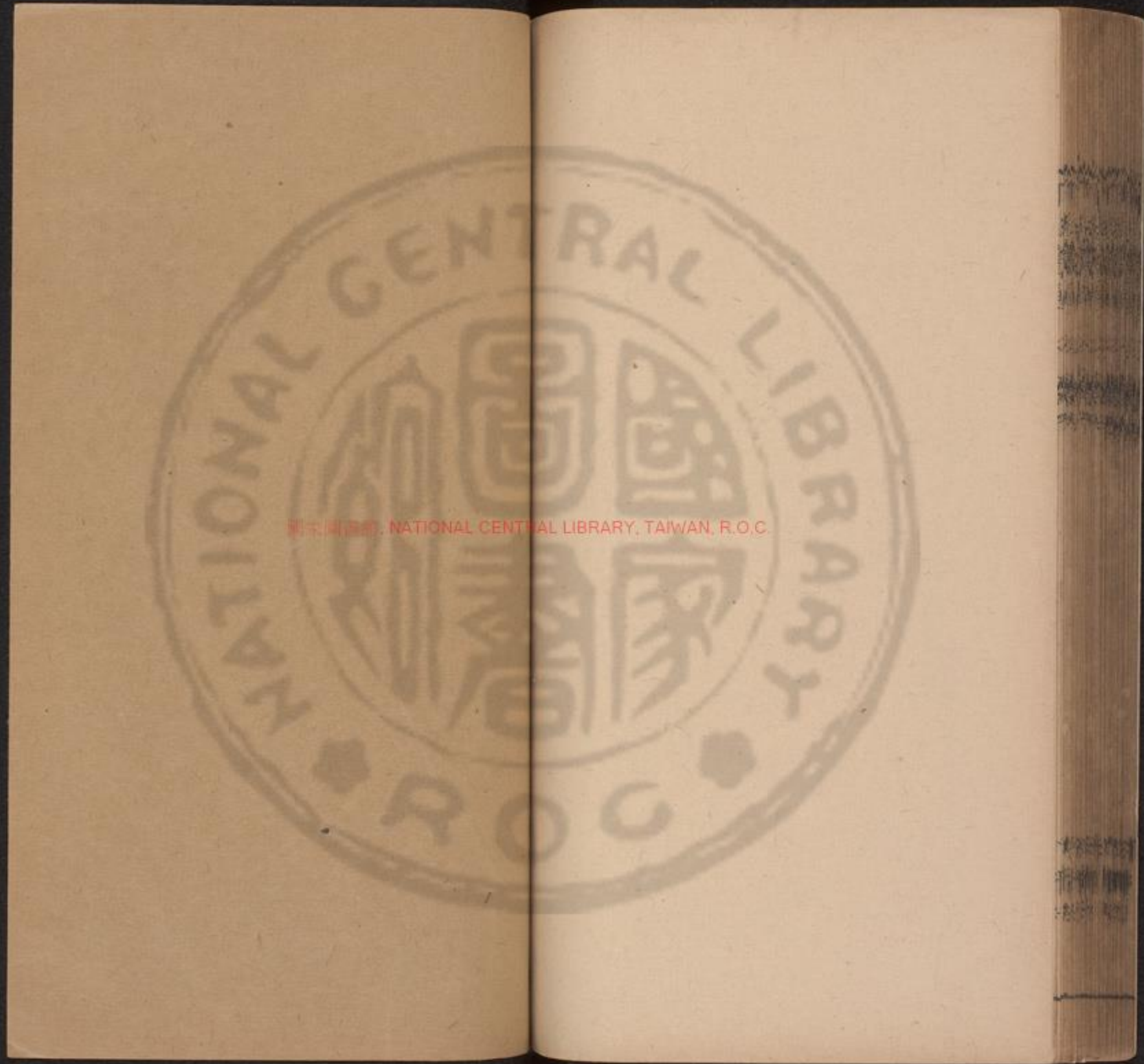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丁  
絲  
會  
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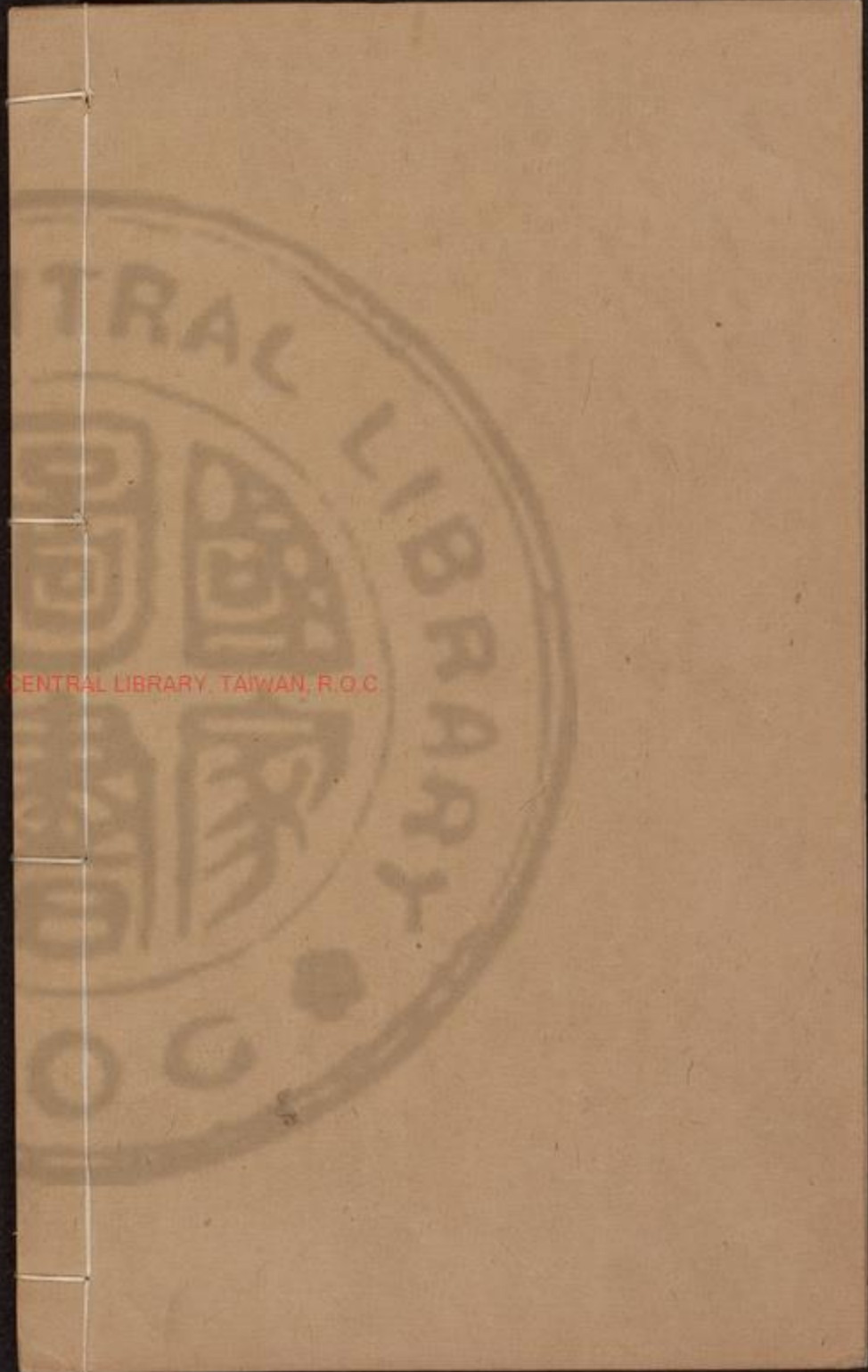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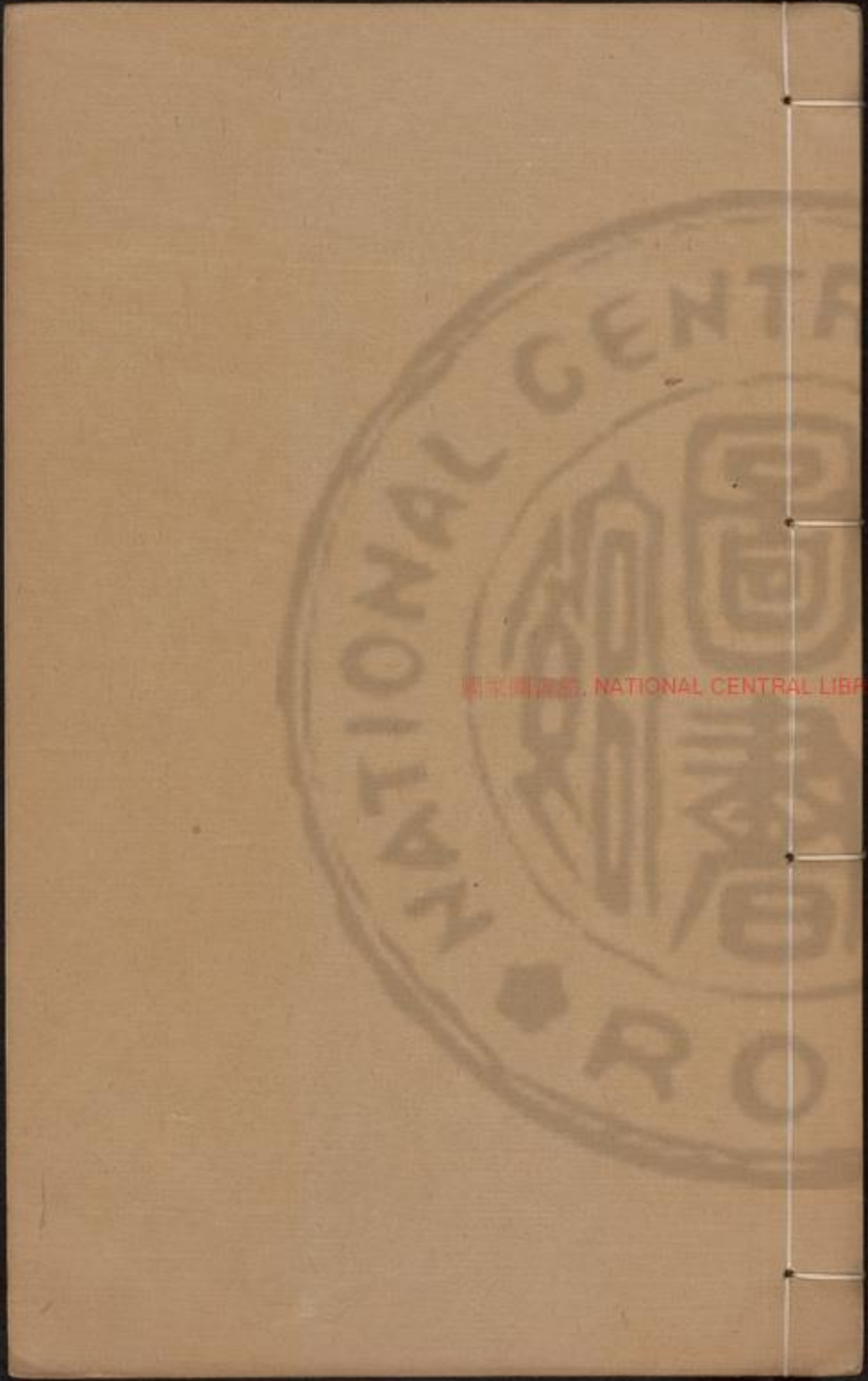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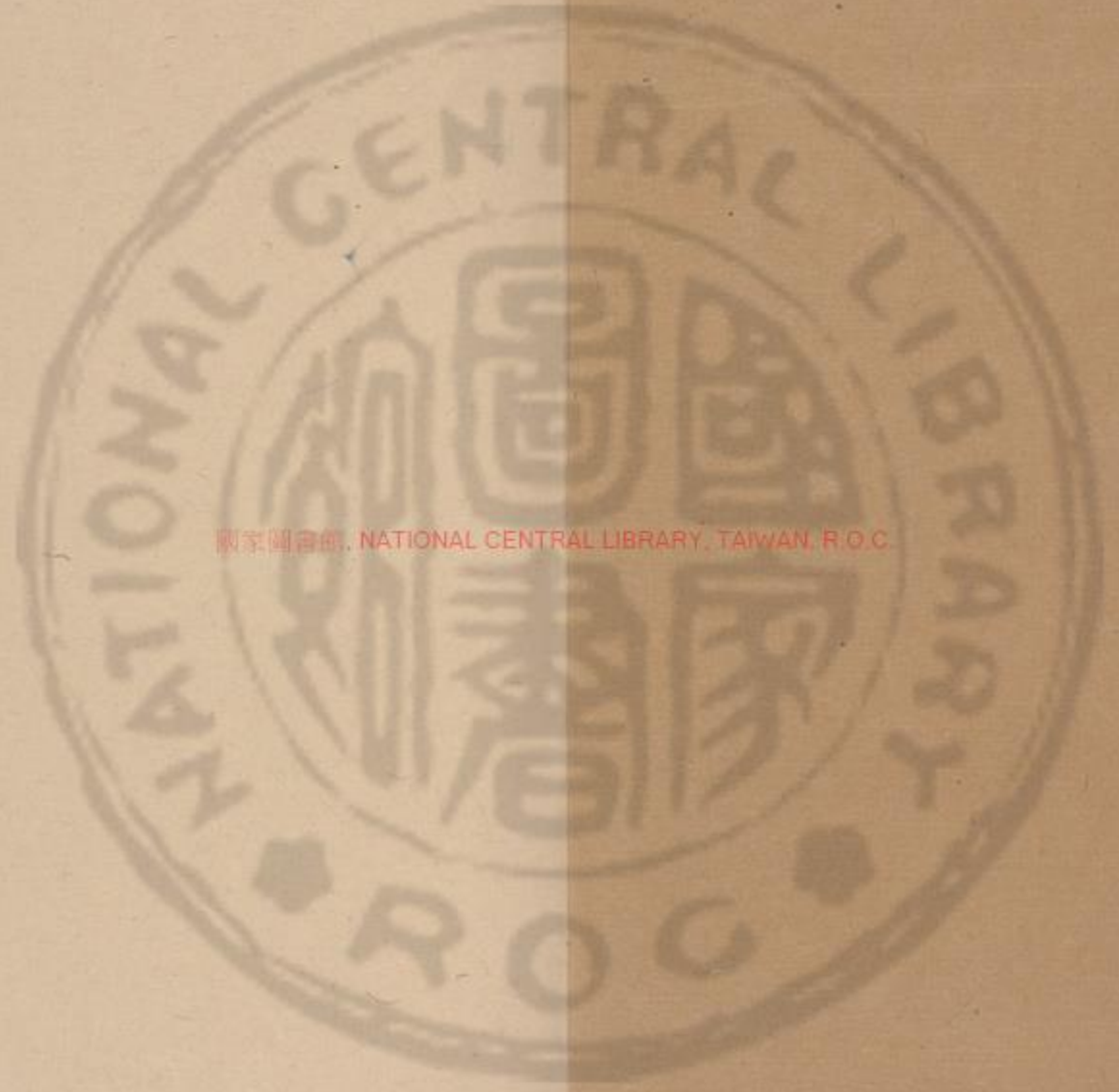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5938 v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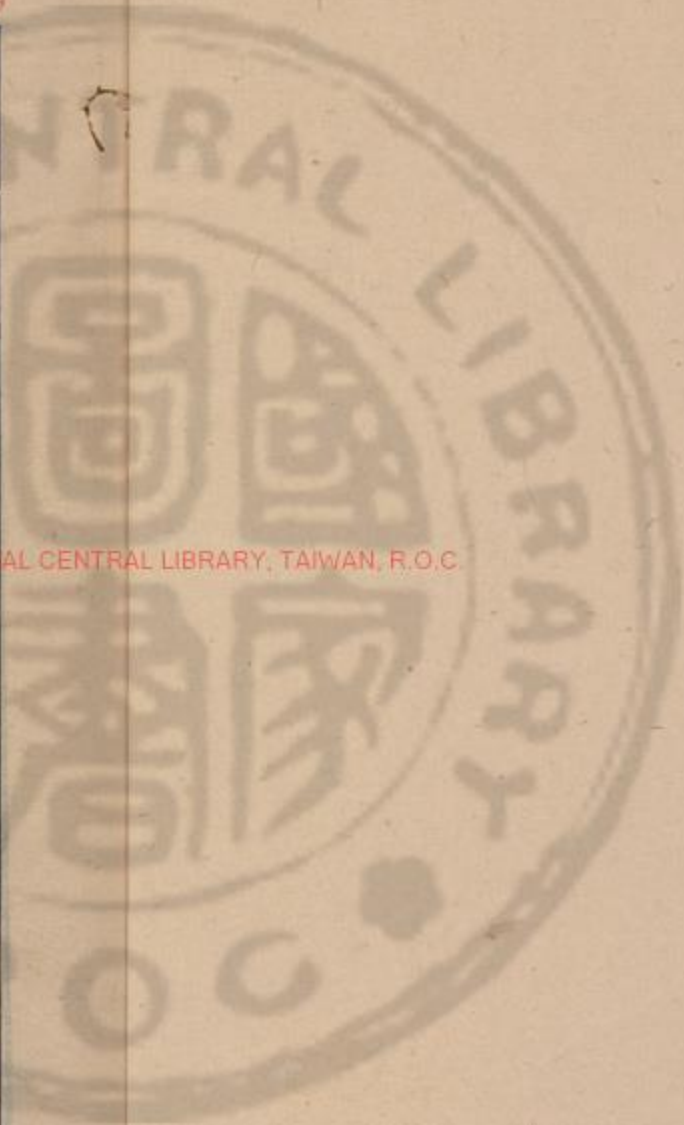
周易會通卷之七

井 坎上 巽下

井政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既曰不改  
井又曰政  
邑何也  
酌損益正  
善其法下  
不穷也

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猶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故為井  
夫井養道也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即勢有推移  
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故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從其  
間制度不无損益而成憲不改則率舊无愆可人守而天下  
皆沾澤矣猶政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  
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若行之未幾旋復議改則功垂成而敗猶  
汔至未繙而羸瓶也凶



下至會通 卷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此說以養  
德言

主養民說見守法之宜于治而當要其成也。傳曰井之休有常不遷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改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井之德汲不竭注不盈无喪无得也。井之用往者來者皆得其養井也。此井之道也。井以上出為用。幾至而不及上猶无用也。此用井之道也。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耳。既无喪矣。又曰无得何也。蓋變法者皆圖其得而不知所喪實多。夫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曰无喪无得。一說陸氏曰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體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弗固。至于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

非汲井之无成功乎。

全彖合旨。程頤可曰井養不窮。用之有常也。此養民之政。王道也。然王道根天德而流。二五剛中有常久之天德矣。是以功及于物。施无不常也。彼羸瓶者不常厥德而自失之耳。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得水之精。為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在下。汲之上行也。故名井是井也。淺言之。汲取于源泉者。養在日用。推言之。汲取于聖政者。養在樂利。蓋道濟之恩。人之被之。莫竟其原。世之飲之。莫涸。

井養句以  
治道言

其流者。其殆君子養萬民而不窮者乎。然詞曰。政邑不改井者。何也。二五剛而得中也。剛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則充養純粹而善守。所以成憲是遵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繙井。功尚未成。正當兢。持守者。于此而敗其瓶。則前功盡棄。所喪多矣。是以凶也。此法之當守。而又不敬。以底其成也。首節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養句。在治道上講。更冠冕。有在井上說者亦可。井是有源之水。凡无源者。其用易窮。有源者。其用无窮。一說巽木乃汲桶之木。剛中主君臣言。蘇紫溪主學問說。井是有淵源學問。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正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往來井。正是左右逢源之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夫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養萬民而亦不窮。烏。澤壅而不流。則窮。即流而必自出。亦易窮。故既慰勞之。以君養民。又勸勉之。使民相養。如是而澤之周也。亦猶井養之无窮矣。

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也。勸相者。有无相通。互相賑恤也。四字不。平。勞之不已。又從勸之。要見愛人。无己之心。容保无疆之治。六爻合旨。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于出。故井以出為功也。初之无禽。泥蟠之象也。遯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閭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

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于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之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群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為大哉。夫井之成于德也。有遯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六則陰柔也。上出為功。初則居下也。德不足于已。功不加于民。此明主不賔。眾人共棄也。故為井泥而不可食。則為舊井。雖禽鳥不嚮。而况人乎。初之无俸无用甚矣。井泥即舊井。无禽甚言其不食耳。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

无禽。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是為舊井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以初六居下。是人品污下也。故舊井无禽者為時所舍而不用。又誰尤哉。徐進齋曰人品卑污不可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此可自勉矣。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有泉而上无正應。則汲引无人。下比初六。則彙沍无助。故雖經綸素具。聊足道腴自潤。而澤不及民也。取象于井。則為井旁穴出之水。僅能下注于鮒。取象于汲井。則如甕之敝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象不可對九二在泥之上井之下不為井而反為谷故僅能下注安能上行也

水漏于下也。欲井養不窮得乎。

時說二句俱作功不上行之象。愚見下比初六宜象井谷射鮒功不上行宜象甕敝漏蓋九二本有泉者但因上无應與故下比初六。是恩僅施于仰流煦沫之人。或閭里鄉黨之輩也。故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射鮒非德不足則无應與之故也。此德不能自達以澤及百姓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九三以陽居陽具濟時之畧者也。在下之上未居要津以故民

可用以下皆惻之也

不被澤徒使輿論興嗟。行已稱屈而已。猶井渫不食。每令人心惻耳。惻之者何以三本有可用之德惜乎。不過王明耳。使遇王明必將舉而用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已哉。乃今可用不用。如之何不使人惻也。

重可用二字。胡氏曰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末二句正設為此詞。惻見為我惻之意。有以首二句為惜之下二句為期之亦可從。大抵君子不患時之不用而患德无可。用可用在我何憂王明不遇哉。承養曰不曰明王而曰王明者。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故曰微明揚之克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蘇子瞻曰是井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非敬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不食，豈獨同儕悲之。雖行道之人，皆哀其窮矣。此未遇明王耳。苟遇求賢之明王，則身用道行，何君民不受福哉。行者皆恻我，安得不恻。此以見人心之公也。敬承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之寔理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可食，所以為福也。井不渫，誰為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二則惜其無與，三則望其王明，過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

四雖陰柔不泉，而柔得其正，為能反身自治，不混于污。象為井甃，不失為清修也。无咎。

程敬承曰：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木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修而潔之，則无污壞之咎。无污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井道有体，有用井甃，所以立其体也。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已，寒泉之来不窮矣。立行可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盖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此君子内外交修之道。

夫所以禦泉而達泉不必入不及物

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以其自修如脩井也所以无咎。

井甃是就已成說脩井是原其工夫修有除去不潔不使浼已意。

洪覺山曰四在水体矣而又有待于修何也四不患无水而患

无井四井地也井修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人君淵泉之性純于豫養心源粹矣象

井之冽而可食也由是以天德為王道盡人而含膏飲醇矣不

猶寒泉之食乎。

陽剛中正慎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自在已言曰井冽自及物

言曰寒泉寒即冽也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則潔而寒故曰

寒泉動于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渫之四甃

之皆修德以待汲九五是明王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

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

濁而温故言寒泉以表潔也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

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不窮者正在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者由有中正之德故井養從心源而出也。

諸子相曰象獨提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位。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无吉。

上六雖非陽剛。然當井道上出。坎口不掩之時。能普勞民勸相之功。大井養不窮之惠。聽民取之而勿禁也。象為井收勿幕。此大善而吉之道也。可襲取能哉。必其實有惠民之心。而淵泉之德。靜深有本。故能時出不窮。如井收勿幕而元吉矣。使非有孚。則出之无本。施之易竭。何以得元吉哉。

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縮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井中實有孚。有常而不變。源而不窮也。一說。主大臣說鄭。孩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

有孚在勿幕者出

以大臣言亦佳

之也。大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体中實為孚。正指五爻。君臣一体。五之孚。即上之孚。乃水之性也。葉爾華曰。主澤多為近習。有司所蔽。收而勿幕。即是元吉。王道本于誠意也。一毫不實。便與天下不相流貫。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上。則恩澤與天地同流矣。非養道之大成乎。曰大成。見非小補也。潘氏曰。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上也。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



則井之功愈大。邵國賢曰：井至于渫，君子修己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于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

離下 巽上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與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遇澤則熄，出于木則熾。

革

離上 兌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卦象有物理人情之革，故名革。夫人情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旦變革，人未遽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

定。然後人心始孚，甚矣革之難也。然事有必革，即一時未信，何恤哉？要在革當耳。必其于俗便，可推之皆準，而元亨又必元亨者，于理協，可垂為正常而利貞，然後為人所信，而革之悔亡矣。

主變法說：已日乃孚，就是所革皆正者，若非正，雖已日亦不能孚。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言所革可通行也。悔亡，即已日乃孚也。蘇氏曰：悔吝生乎動。悔者，革之所不免也。特有以亡之耳。由革之盡善也。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吾其嗣之。是其驗矣。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何以名也水上火下勢各相勝而相息中少二女志各相戾  
而不相得物理人情皆有革義故為革詞曰已日乃乎何也  
蓋人情駭于改觀必已革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得人信也  
卦德內離文明既能照徹義理外兌和說又能不拂時勢本天  
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自然大通而至正矣以是而革  
則所革皆當天心當民望其悔乃亡此所以信也極而言之  
天地以成化工者此革也陰革乎陽革乎陰而後四時循環  
焉聖人以成世道者此革也湯革夏命武革商命而後天人順

應焉則革之道乃時之所趨不得不革耳時未至天地聖人不  
能強革時既至天地聖人不能不革之時大矣哉  
首節睽上火下澤特性各異趨耳此則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  
燃則水竭有相害之勢矣故曰相息睽二女同居中上少下特志  
各異歸耳此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則有相害之心矣  
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所以變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  
下事苟不至于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輕言革乎  
二節重大明以說句所以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下面亨止革  
而當悔亡皆根此句來故曰有湯武之德而後可革桀紂之命  
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已日之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節重時字。摠見天下事到大壞極弊時，不得不與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時也。時之所在，即大亨以正也。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革不過一時而已。故提出時字，以贊其大。馮氏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即天地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而順天應人，惟其時耳。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違也。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乾道也。上經惟隨具之下，經惟革具之重，革也。明

革以天耳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以天道人事，閱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于是制曆書以明之。推日月星辰之度，以考中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二分二至之候。于以明夫四時，則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起事矣。治曆正所以明時，曆氣數之書，時即春夏秋冬也。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皆明時也。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

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曆明時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六爻合旨。金汝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鞶用黄牛。二必已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豹變。革面。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為。上革之終。革道已成。則不復革。故曰居貞吉。然溪曰：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則先後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譴易興。慮不顧後。則為鳥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勢。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鞶用黄牛。而不熈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殫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于圖四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

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商君之革。令行于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

洪覓山曰：革有相息相生之義。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于所易。故先言革。而後言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于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初九鞶用黄牛之革。

初當革時。若可革矣。然居初既无權。无應。又无助。此一命小臣。

君初一說  
不作不當  
任看謂法  
未大整時  
猶有待

不可輕議革也。惟中順自守而已。象革用黃牛之革。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而新說謂黃牛指二也。黃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唐疑菴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主革者。蓋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初居事始方在下位非可有為之人。又未當已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取象離為牛黃謂二也。離初炎上以麗乎二故固守也。象曰革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革用黃牛非畏事也。蓋時勢不在不可以有為也。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以不可戒之止其好動之念也。陸庸

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六二中正文明有革之德矣。上應九五有革之權矣。可處革乎。未也。猶必從容詳審。至于已日然後革之。以是往而革也。有更化之吉无紛更之咎。已日與彖傳不同。言事議革矣。且姑停一日再加詳審。蓋寧遲緩无急遽也。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无。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取象日離象離日方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惟已日革之，則思出萬全，推準動化，有嘉美之功也。

要在慎所行耳。嘉字從已，日看出行即也。嘉即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過察，躁于革者也。以是而往，

必有凶矣。雖事在當革而正，亦不免于危厲。蓋由躁動，无以信

于人。也。然其時當革，所病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剛明而熟思審

處，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

自厲甚言其凶也。革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三就只是詳

審不必泥定三次然後成就。或曰三就是詢謀僉同之意。取象

三者自初歷二以至于三也。

程歛可曰：二三皆征也。何吉凶異哉？審而後征則吉。故无吉在已

日之後，征而未審則凶。故无凶在三就之前。革固貴審不貴躁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詳審之極，亦可以止矣。又何往哉？

彥陵氏曰：革之弊莫大于輕躁。聖人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

而復遲疑不決，則緩以失機矣。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皆勸其斷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以陽居陰，承巽襲震，不无悔者。然由離而兌，時當革矣。剛柔

甲是去故  
也而改是去  
新

不偏又革之用所革皆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  
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又必以吾心之誠孚于上下然後  
更政命令而百度維新矣吉

彥陵氏曰此文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托言于  
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自信止此為國為民之心此念既真上下  
自必見信即改命亦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林氏曰  
已日乃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將革而謀謂之言革  
而行之謂之命改命直改其所議定者虛齋曰悔亡但不  
乖事体不拂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去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  
也

此說有孚  
與三有孚  
同義

胡氏曰下三爻方欲革者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已革  
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鼎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而後可凝  
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為秋令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  
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故也五積孚之素故  
未占有孚

一說本義又必有孚又必字反多一轉四以陽剛居悅体原有悃  
誠諒于上下之意悔亡有孚宜一直說言革而當則悔亡而人信  
之矣改命而如是也吉蓋改于革言三就之後不待別轉而後孚  
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下至會通

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看占字與  
本義異

下經會通 卷七

○ 改命而吉。以四欲革之志。本在于利天下。故上下信之也。重志字彥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信得過。則天地見諒。况一体者乎。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五為革主。當順天應人之時。陽剛中正。有自新。民之德。蓋天下之大人也。故革命而有天下。創制立法。煥然改觀。象虎變為天下信之。又奚俟占決乎。吉不假言矣。

此如湯武革命者。虎變如制度一新。宇宙政觀。不徒新位已也。占是占決之占。非象占也。未占有孚。信在事先。非苟得而倖致也。潘雪松曰。變者革之成也。大人盛德所致。天人集命。動成變化。豈

待占決而後天下信從哉。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本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胡氏曰。占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乾龍革虎。大人一也。堯舜揖遜。天下見德。故曰龍湯武征伐。有威存焉。故曰虎。鳥獸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毳而潤澤。是離夏革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自內而達外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禮樂昭明。人文宣朗。其文炳然于天下矣。

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也。彥陵氏曰。湯武奉征誅而得天下。聖人

下經會通 卷七

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豹變根虎  
變未

既單仍復  
婦於无為  
與單用黃  
牛同止于  
不動之變  
可見單非  
得已也

下經會通 卷七

不欲示人以隙。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亢凶。居貞吉。

上六革道已成。重熙累洽之時也。故在君子則遷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革面從君。治至此復何為哉。故征則躁擾而凶。居則得正而吉。利于安靜而已。

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移風易俗。作成而變化之。故豹變革面。皆虎變文炳之為。章于天下者。革道成矣。天下事未革。患不善革。已革。患不善守。初未可革。當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貞。彖詞大亨。莫利于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

貞而厲。終爻又勉之以居貞。居貞吉。垂拱而天下治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是鼓舞于文教。而道德積中。英華發外。小人革面。是前之頑梗。已化為順。一惟上所從也。

蔡氏曰。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風化之類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之類也。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或曰。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故取象別也。革面時說。皆謂不能革心。若心不革。何以有孚。順字即是孚也。項氏曰。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蓋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項氏觀六爻。益知聖人慎革也。初戒革之早。二戒革之專。三戒革之躁。

下經會通 卷七

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四戒革之疑。上戒革之過。惟五則元戒辭以其為革之主。所謂大  
亨以正革而當順天應人。革之時者惟五得之。

鼎 巽上

元吉亨

六爻有鼎之形。二象有鼎之用。故為鼎。重器也。人主而能奠  
鼎。為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則治化大行。億萬載  
之業。在此始創矣。元亨。  
有以定鼎言者。有以保鼎言者。觀上卦以離火革兌金。而鑄物象  
以成鼎。俸則宜主定奠言。而水火為鼎之用。在人事則為經綸以  
調燮之耳。元亨。根調燮來。但時說多從保鼎說。則元亨者謂保鼎

二意兼有

于无虞。天命永凝。人心永戴也。

讓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在內健也。鼎巽在內順也。其  
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克明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  
鼎曰凝命。大有曰順天休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

巽極

全彖合旨。鼎重器也。惟德可以主鼎。巽聰明柔得中。皆德也。而  
柔與得中。又根巽聰明來。聰明又根巽來。蓋惟心思沉潛。深入乎  
義理。然後能明目達聰。成其聰明之德。不然。心不細入。而理稍未  
徹。則人情世故有所不通。而耳目殺矣。必不能溫柔也。居君位有  
忝也。必不能虛懷也。賢臣誰為我輔也。安所得元亨哉。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下至會通

卷九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賢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何取哉卦体初陰下峙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  
為耳上陽橫亘為鉉有鼎之象也卦象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  
能○有○鼎○之○用○也○故○名○鼎○然○豈○可○以○烹○能○而○小○之○哉○夫○聖○人○主○鼎  
上○凝○天○命○有○享○帝○之○典○下○維○人○心○有○養○賢○之○舉○然○享○帝○用○犢○養  
賢○用○饗○食○宰○禮○皆○用○鼎○烹○之○而○後○可○將○其○誠○敬○鼎○之○用○大○矣○哉  
是○鼎○也○惟○有○德○者○主○之○卦○象○下○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  
是○遜○心○觀○理○而○耳○目○聰○明○之○不○蔽○其○德○盛○矣○且○卦○交○陰○進○居○五  
是○微○柔○之○主○居○尊○應○天○德○之○凝○而○鼎○命○維○新○也○且○卦○体○得○中○應  
剛○是○純○心○之○主○虛○中○下○賢○德○之○感○而○鼎○祚○有○輔○也○以○是○德○而○主

鼎所以能奠鼎之重。盡鼎之用。而為享帝享賢之令主也。是以元亨。

首節見鼎之重。而主器甚不易也。享帝享賢不可平對。惟有鼎者能享帝。然亨帝亦為主鼎設也。此非重鼎重主鼎也。蓋聖人所以凝承天命至重也。器不可无輔。惟養聖賢以佐重器。則天命永而帝可常享其鼎固矣。  
二節通節重德。舊說分德位輔三平者。非又有重德輔而位邊不重。以下二句與上句對者。亦非柔進句重柔字上行不重。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有火。以致烹能。鼎之象也。君子以鼎不正。无以凝所受之。

下至會通 卷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實位不正。何以疑所受之命。故洗滌以正其內。端拱以正其外。元時无地而不正。于以疑乎天命焉。

正有端。莊安重意。位非徒君位。有君道在。疑有安固不搖意。正位所以疑命也。巽順聰明。得中以修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

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宝之位。天所命也。鼎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顧諟。疑之。武以敬勝。疑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鄭氏曰。革以改命。鼎以疑命。即疑其改之者也。蓋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也。知改而不知疑。則天下之亂滋矣。取象正位。象離。為聽政之位。疑命象巽。為命。

六爻合旨。賁知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二有寶而我仇之疾。三有維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憂覆餗。惟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他。也不知器之重而正位。疑命之意。微故難如此。汝吉曰。舉鼎在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鼎所載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為疾。四應之為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貴中也。經綽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寶矣。于是鉉舉耳以行。荐之而鼎之用盡于此。

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為善。鼎器本止。而后能行。苟不止而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

李西溪曰：全体一鼎，分上下体為二鼎，上体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体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四，賴初為用，猶鼎，賴趾為安，而陰不勝任，以致四之覆餗，然因其有負于四，而儆戒震動，以去陰柔之否惡，象如鼎雖顛趾而出否，未為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為功，因禍得福者，大率若此。舊染之污，不足為累矣。何咎。

此文與九四相形，顛趾出否，應四之象，得妾以其子，又顛趾出否。

之象見，因敗為功，不可以顛為不幸也。取妾為室于禮，顛矣，而因得子，顛而利也。讓溪曰：下之于上，甚无樂乎，其苟從也。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取象在下，趾象應四，趾而向上，顛象初陰妾象，巽下伏震子象。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悖臣道矣。而實未悖也。何也。失于始。自改于終。所以利出否者。正以舍舊圖新。從乎可貴之德。而不負所托。故未悖也。

未悖句且虛從貴正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舊不出。新何由。納傳曰。去故而納新。馮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易以陽為貴。陰為賤。

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其未。有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為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已汚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寔。聖人之

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為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俗。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為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剛中。經綸素豫。鼎有實之象也。二五正應。而密通初陰。不幸為小人迫求。是初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者。二能剛中自守。小人自不能近焉。則德不虧。而用有餘。輔鼎凝命。皆由之矣。吉。葉氏曰。初陰方求。比暱。聖人直指以仇。則有疾。可使即乎。兩着我字。明二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即。而彼自不能即。所謂不惡而嚴歛。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有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享者也宜慎其所之而愛吾

慎所之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

之以從正應不可二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大抵有實德者

往不自恃而忽意于小人故教之以慎耳

○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三為鼎腹上承離俸本有雉膏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道在君而

不得下于民也故為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固有悔矣

鼎革本止  
而行其用  
貴則无為  
貴則實矣

幸其得正非果于忘世者苟能以義自守則明良遇合悔可虧

也且革者續塞者通而雉膏見食也終吉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耳革失其耳也失其

所以行之具也故曰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

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而且

將兩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取象五

為鼎耳卦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象離為雉此巽也

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腴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

者紀聞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

相因而取者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鼎耳革，則不任無義矣。

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非正應在井則潔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剛之蘊不得施用同也。井曰：王明，鼎曰：方雨，其有俟之道同也。然井潔不食失在汲者，故曰：求王明受福也。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其義也。方雨虧悔，陰陽相求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雖應初取覆而居位不中亦德薄不能自立者

四以大臣任重，公餗賴以維也。宜求賢勝之，乃下應初陰，委任匪人，至于敗乃公事，如鼎折足覆公餗焉。罪无所逃，宜不免于刑渥矣。

刑渥矣凶

初未有實，故顛趾則出否而利。四有鼎實，故折足則覆餗而凶。蘇子瞻曰：鼎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餗，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遺其私，故曰公餗。此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任重，固以匡扶重器自許，今負托取敗，于向者自許之信竟如何也。

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匪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理論四之罪，真無逃矣。程敬承曰：三之耳，卑，雉膏無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餗盡傾，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于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六五 鼎黃耳 金鉉 利貞

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是純德之主，弼以賢相，猶鼎黃耳而貫以金鉉也。正位凝命，不假言矣。但利于任賢，勿二，始終無間而貞固為耳。

離中言黃，益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積金，故曰金鉉。程

象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利貞戒詞，或者為陰柔設耳。取象利貞，貫鉉將行必正，乃無傾覆也。或云鉉在耳上，以舉鼎，上九之象，非二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曰黃耳者，言其虛已之誠，出于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也。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不可如時說以執中之中言。中德至于充滿積實，未發為實體，已發為實用也。云云。一說：唐凝菴曰：五無實，以其中下應九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鼎實為實，故曰中以為實。蓋五之耳本為行實而設也。鄭氏曰：耳虛而鉉實，鼎非鉉無以舉耳，非虛無以受鉉，之實耳之虛中。

與說更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受之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是  
大臣出治不吐不茹正直與忠厚並行也玉鉉之象則猷為盡  
善相道得矣推準動化相業偉矣大吉无不利

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  
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体柔故貴剛上体剛故貴  
和離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  
蘇子瞻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  
舉非玉鉉不能此鼎所以養聖賢也鼎以上行為成功故無吉

利所謂大亨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也

易述曰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  
養為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上而曰玉鉉何也蓋剛而節之以柔與王之溫而栗者一矣  
故象玉鉉也

爻言相業象言相德然雖言德亦在治理上見葉氏曰主鼎者柔  
而中輔鼎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奠鼎于不傾矣

一說陸婁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  
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

此說以剛  
指五柔指  
上與五金  
各之義和

下至會通

卷七

二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王。

震 震上 震下 艮 艮上 艮下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于震而止于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為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為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于終也。動不于最下。則無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艮陽最上者獨吉。

震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始生。有震動奮發之義。二陰皆震。故名震。是長子主神器。而震動不寧也。危者使平。有亨道焉。震亨。何如。蓋无事之時。常

震來句宜  
以時看  
震之來言  
有謂與言  
不合以言  
震之來時  
言者非

若震來而虩。極其恐懼。則足消未然之患。笑言哑哑。而安樂自如矣。雖有变故。之夫如震驚百里。然心有定主。事有常度。不至失其所主之重也。猶主祭者不喪其匕鬯焉。震之亨也。如此震有二義。有变故之震。有人心之震。無之。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地。便能笑言哑哑。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一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驚二句。只是足笑言哑哑。一句。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哑哑之象。笑言哑哑。即在震來虩。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平時養得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  
七鬯。神明在念。七鬯在執。與奏格元言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七舉。鼎寶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  
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七鬯以祭之象。

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  
懼。主治者憂勤于无事之時。則中有定筭。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全彖合旨。全彖只完震亨二字。洪覺山曰。覲。非為福也。動心  
修身以求吾此心之天。則耳則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七  
鬯。皆所以為啞。而有則者。亨之道也。  
彖曰。震亨。震來覲。恐致福也。笈言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

遠而懼迓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而曰亨者。蓋國家安危。係人主一心。能震動。則必亨也。震  
來覲者。蓋福生有基。恐雖非福。乃所以致福也。笈言啞者。  
蓋恐懼之後。觀變已精。應酬自有法。則故得縱容安樂。言笈自  
如也。又曰震驚百里。言大變之卒。臨遠近人心。為之搖動。  
猶雷震而驚。遠懼迓也。人情當此。易喪所守。乃主器長子。獨能  
太然无失。如不喪七鬯焉。則持重之德。真足主持重器。故出其  
德以守宗廟社稷。而神靈有所憑依。可以為祭主矣。此震則必  
亨也。

恐致福。此猶未致福。惟恐可以致福也。此句最重。以下後有則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震驚有指  
可天變言亦

為祭主正是福

震驚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此節本後有則來一直說下蓋惟其有則是以雖有意外之變而出吾疑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也魯九廟之靈賴以安妥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也。意原无脱。出是長子已繼世出而為君者非許其將來也。玩一守字見宗社幾危可以出而奠安。易以乾為君象震為太子象成其為子則君矣。震之懼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健。能動則健矣。長子將成其為君以主社稷之重可不慎乎。故曰國家之安危在長子。取象震固雷象外卦為遠內卦為近內外皆震是驚遠懼近象。

○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要識君子  
无往而非  
教天非因  
時災至  
而始動也

雷聲洊至震之象也。君子以變故之來皆人所召。故心存恐懼而修飾其身。思省其過。乃以彌天變也。此君子以震自治也。天威洊至聞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不徒恐懼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无非為宗廟社稷圖安計也。重修省邊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即減膳徹樂亦文而已。何以回天心也。雷連聲曰洊。恐而又懼。修而又省。皆存雷重震象。恐懼即中庸戒謹恐懼也。以心言修省以事言恐懼所以修省也。有以恐懼修省俱以心言者。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脩省四字。恐懼非違惑也。修省

下至會通

卷七

二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非矜持也。小心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修省。可謂奉天矣。

六爻合旨。蘇軾溪曰：震義有二，有震于事者，有震于心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號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君子啞之樂也。此謂震而亨也。

汪都山曰：恐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憂。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卦之震來虩，初之後爻言啞，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青，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

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為之慮，不能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慎，非昧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祈天以永命矣。

項氏曰：初四爻乃震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震六爻皆以震發端，除九四外皆有善終之道。所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

初九震來虩，後爻言啞，吉。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平時能虩，然恐懼修省也。始于

本至會通 卷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憂勤終于逸樂。笑語自若而吉矣。

此一爻足當全卦之義。故爻詞與彖同而以吉贊焉。增後字表初義也。初字最重。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後有則也。

解與彖傳同。但彼以君道言，此以君子言。須知初之致福，慎于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乘初剛，是以柔弱而當強暴之憑陵。震之來而危厲也。勢之不敵，如彼何哉？為二籌之，惟有退避一策，可以圖存。但當棄其所，有遠遷以避其鋒，而勿與爭，則中正之德，可為善後之圖矣。

是始也。如喪貝而躋于九陵，勿逐其終也。所喪者不求自獲，為七日得。

此如太王避狄迂岐而終能存周，沛公避羽就漢中而卒以入關者。初為震主，剛動上奮銳，莫能當危可知矣。億是籌度也，係吝不避，非也。避而不遠，非也。喪貝與不喪七，豈相反？九陵遠避象，程敬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震者。其喪也，乃所以為得也。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于勿逐處，見得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也。臨川曰：有墮甌，勿頽之達，當有珠去復還之喜。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下經會通 卷七

勿逐連上  
自請極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震來厲，二惟乘剛，故厲也。豈德不足哉。

○六三震蘇、震行无青

六三居陽不正，是履災危而猶不知恐懼修省者。馴至變故愈迫，而精神意氣消沮渙散，為震蘇之象。是其青也。皆由平時不知警惕，以至此耳。若能震奮其行，而恐懼修省焉，則危可使安，无復蘇之青矣。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三以不正過震，故蘇也。蓋中无主而不自振矣。斯時也，若无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有變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青是也。行字重，即恐懼修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于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

重行字佳

謂之行，便謂之无青。潘氏曰：此初九之餘威，而三受震之益也。

青由內出，內自修省，故得无青。震蘇震驚之震也。震行震起之震也。

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则无青。

覺山曰：凡震之來，其莫禦也，當避之如躡。其未及也，當自修如行。

象曰：震蘇，位不當也。

何以震蘇，哉。由其處位不當，行之不正也。所謂安危利災樂

所以亡者耳。

○九四震遂泥

震剝德之首，初以剝居剝，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失剝不正，陷于重陰之間，是溺于聲色利欲，不能自拔。

下經會通 卷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事根往  
來屬來惟  
屬則更久  
孰慮事久  
故能無喪  
有事此即  
多難與抑  
意

者也。安能免于泥乎。終沉淪而已。遂无反之意。處危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行也。震道亡矣。一味沉溺到底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理。乃失其剛而致遂泥。豈復有光亨景界乎。

曰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則心光亨。如雷行并重陰而出。

葉爾瞻曰三發當字猶需之貞。四發光字猶需之光亨。

六五震往來屬億无喪有事

五以陰柔當震時。是才弱之君。履國家之變。往來皆屬人情至此。易退避矣。五幸得中。既不躁率以激變。亦不委靡而失机。以此度之。不惟宗社未至淪亡。且可圖恢復而有事也。

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變。无時不危也。與危而行。為震往來屬。然雖往來皆屬。而九四遂泥之威。非若初剛上奮而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二之純陰。而乘初剛者比。故能无喪有事。盖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動而常定。无所喪失也。事即恐懼修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屬而亦安也。善處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于厲。即吉也。陸氏謂萬。曰億。无喪言萬。无失也。

下經會通 卷七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以陰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此正宜勵事  
之秋惟中德以善其事而修省之密且能易危為安矣豈特无  
喪已哉

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震奮有為故曰大  
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于所事而惟  
觀其无喪故先舉其事申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  
无喪也  
程敬承曰六二震來厲五往來皆厲五之危甚于二矣乃二則億  
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也二能退而自守以

不妄逐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  
自平

○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元凶震不於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陰處震極无才而遇大變者也故當震來而志氣索索然  
消沮瞻視矍矍然徬徨也以此而往中先自亂凶矣此惟不早  
圖耳誠能警戒豫備于震未及躬而在鄰之時何罹此索索矍  
矍之咎哉然終无應變之才從早防之亦不免意外之患如婚  
媾有言况不防乎益信防宜豫也

震之根索索來凡人驚震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  
卦凡四陰皆陽所震為隣然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比之義上六

下全會通

卷二

三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獨居卦外。不比于陽。有遠離事物。以免于震之義。故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四于上。同侪有婚媾象。四震動而終連及之。勢必至者。不可不畏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而索索，由其中心未得，无所主而亂也。此必平時以畏勝之，乃得耳。所以雖凶无咎者，言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及此畏之，則畏在事先，有備无患，故无咎也。

揚次曰：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而于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是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古人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此豫之

道勝也。

通卦九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符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說。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指事變說。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實。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久，詞開首一震字，皆主變故言而示人之當警。震行无咎，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以承天變也。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上下皆止，故名艮。在人則天理當然之極，衆動于此，歸根猶一身惟背為止也。有能止于理而不迂，如艮其背焉，則心

功夫全在  
良背上行  
其處只輕  
帶過不得  
平對

與止一而止之外无。心之外无物。由是静也。渾然天理宅中。而一切耳目口鼻之欲。不汨其真。見理不見已也。何有其身乎。由是動也。純然一理運用。一切聲色臭味之感。了不關情。見理不見人也。非行其處不見其人乎。動静皆定。内外两忘。反之人生之初。毫无愧怍。何咎。此聖學得止之妙。良背止于理而不迁。不獲非无身。獲天理所當。獲而不為有我累也。不見非无人。見天理所當見而不為物交移也。蘇紫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即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即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惟良其背。則時有動静。心无

動静。獲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所真見。即人情世故。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程敬承曰。良非離行為止。非絕人求静。于行處二字見得。惟行處而不見。斯真无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于意而逐于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騖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良其背。寂然不動之本。体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是以无用為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活

下全皆通

卷二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物也。著認心不得。然誤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无獲身耳。亦非絕人。但无見心耳。故艮無背以名卦。猶咸去其心之謂也。取象无心之感。為咸反身而立。為艮。一陽陰在上。背象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背則无欲。故曰艮背。孔穎達曰。人所見者在前面。背則无見之物也。惟无見則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雖近亦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名艮者。止于理而不迂也。然止貫動靜。豈膠于寂哉。行乎其所當行。即止乎其所當止也。不外一時而已。時止則理與之俱止。為時行則理與之俱行。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動靜不失其時。為則无欲動欲靜之心。亦无惡動惡靜之心。隨時現真。纖无障蔽。其道何光明乎。此艮止之妙也。詞曰。艮其背。何哉。蓋此理隨時隨在。各有當然之所。即其所而止之也。于卦何取哉。六爻上下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是理欲不混淆。應乎感而无與乎感也。是以一理為主。萬累皆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此止所為內外動靜。為之兩忘。一順其時而已矣。

全彖要看得止字與時字道字所字合一蓋時在即止之道在  
即止之所與道與時與止俱是一樣聖人恐人枯守此止而墮  
于寂滅故以時止時行發止之義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  
時行非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時字與二則字何等圓活  
行止不以時猶然有行止心了却不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心  
原自凝然不動方是真止程敬承曰艮之義非一于止而不行也  
惟吾之真止不迂而已真止之不迂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行  
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却无行无止我曾不一  
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 盧中菴曰  
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之洞之之意

舊說謂有  
止之時有  
止之所非  
也

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于行止則有所  
牽制便不光明矣 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  
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  
能一一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  
為光明而後為得易之道  
艮其止之字即背字下所字謂所當止也非方所之所與時非  
二件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即止其所矣非謂  
時無定而所有定也有定即方所矣上下作內外看不相與即從  
敵應看出蓋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而曰敵只是主乎  
理而不牽于私是以不見人已而吾心光明之本体依然不失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洪堯山曰：艮其背，何以曰艮其止也？人身惟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是謂之止其所。是謂之上下敵應不相與。凡八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蓋艮之象，兩人相背而立，兩不相見，故无與也。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内，不涉外境，事止于外，不入内境。内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咎。要識得心學原無方無体，玩一時字，可見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所之止，真止矣。此由妙于時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相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人心之動，起于思，妄動

起于越思，于是以之止。思為非，不思也。思不出其位而已。終日思終日，未嘗思時行時止而實无行无止，一不動之体也。亦如山之止耳。

聖人恐人以不思為止，故說一思字，以見心之官則思，但思不出位，即是止体。位是心位，止之所，不出位即止其所。王氏曰：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无思則沉空，有思則逐物。无思而无不思，无思而无思，千聖之絕學也。

項卿曰：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

不出非不謂乎外之

下全會通

卷七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止于无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

六爻合旨。蘇紫溪曰。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狗物。止非坐定。要之于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得于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也。為其狗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為其狗理也。至若咸。其晦者。以定寂為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

狗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无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為艮。則日酬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為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无之間者。其孰識之。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体之樞。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處以為艮。是一体之止也。然人身為背不動。五官百体莫非動物。爻各于其動處止之。故下五爻皆困于一体。而未能盡止之道。獨上為成卦之主。于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于至善。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詞。獨異。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下在會通

四



初六陰柔有貞靜之性。艮初正能止之日。故念慮初萌。即能止于理。不動于欲。可无咎矣。此即貞也。但心學不徒知止于始。而貴安止于終。永守此貞。不以始終渝焉。乃為利也。  
潘雪松曰。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于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唐凝菴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玩一永字。直要于敦艮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体。妄動則失矣。初能艮趾。則能止于方動。而本來之正。体未失也。

洪亮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于欲。故可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之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當腓處。而居中得正。是天性常定。止之波蕩而不搖者也。艮腓之象。然君子之心。必人已蕪成。而後為快。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失所止。是二當拯也。顧陰柔僅能自守。不能匡救于吾儒成物之分量。終有虧也。豈能快于心乎。

一說。腓不能自止。隨止而止者也。艮主剛。故其隨在三。然在艮思艮。本不欲隨。但行止不得自由。隨不能拯。豈能快然。甚矣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則不止矣。然則欲快于心者。必識止无所止而

三說與成  
三爻相合

下至會通

卷七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後止得自由。彖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心不快。即非靜。倅。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不拯其隨。豈二之過哉。三不肯退而聽乎。二安能如之何也。

二之病。于過柔。三之病。于過剛。二與三皆有。心字。二不能拯。

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聽乎。二故。厲薰心。

一說。咸之三。曰執其隨。夫子曰。志在隨人。此隨字。宜以隨人言。蓋

君子艮止之學。原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六二艮腓。則不能拯而

反隨之以行。此心役。安能快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

命于心也。天君為主。則百倅從令矣。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人之一身。趾腓身輔。皆可止也。獨限為一身關要。時屈時伸。不

可止也。是事當變通。時行時止。不可執泥者。而三以過剛止之。

膠固而不知通。則于事物情。大相乖睽。而困心衡慮。無息得

自安也。豈但如二之不快哉。象限一止。而分列其夤。危厲至于

薰心也。此惡動求靜。一味強制。而反動其心者。告子之流也。三以一奇橫

一卦之中。有限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象。限分上下。夤列左右。

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薰心。乃六四象。列夤薰心。事勢

窮促。物情齟齬。伸不能縮。不能身窮而心躁也。時行時止。乃安

心之法。玩初六正字。則時止以止為正。時行又以行為正。二艮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後于有動之心而不知止。三艮限倚于有靜之心而不知行。皆非正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知厲薰心為列其蠶所致，而不知艮其限即所以厲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靜止之性，當靜止之時，一身之視聽言動，與時俱止焉。

則靜不失時，其道光明，何妄動之咎。

唐凝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為兩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

耳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鄭孩如曰：四當心處，不曰

心而曰身者，心光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趾也，腓也。

身字妙解

此見聖賢之學與佛氏異

若體點聽便在身外覓止矣

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曰艮其身而後見心之大全。而後見心之不滯于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為天性也。程敬承曰：咸四艮四皆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止之心也。有咸之心則不能化往來于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通上下為一身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豈枯瘁哉。亦以衆動萃於厥躬，而妄動亦起于厥躬，即

從躬處止之耳。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也。

躬乃身之動于行者。凝菴曰：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無

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下至會通

四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艮趾雖行  
先不行也  
艮輔雖言  
猶不言也

○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心本安靜  
而言不妄發必中乎義理之次第悖出之悔亡矣  
葉氏曰輔者言之所出在頰兩傍不待動之類舌而先艮其輔止  
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非緘默之謂也序者  
義理之適中也洪亮山曰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  
則其行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何以艮其輔哉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五有中德故言不妄發  
必當理也大哉王言由于一哉王心也

象詞之善  
此爻倚之

○

艮輔非在言上用工當默而默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心之  
時行為之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則德性堅定止極則真積力久故動靜各止其所而  
始終不渝敦厚于止者也此德盛仁發其道光明者乎吉  
彥陵氏曰諸爻皆取象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  
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身猶有矜持之迹在敦則  
不依形而立矣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是之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下至會通

卷二

四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聖學度始易厚終難敦良則能以厚終矣故吉也

終即止之極厚終操存完固若加厚然唐疑菴曰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厥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白氏曰逐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也

漸三三巽上歸妹三三震上  
紀聞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事以未成夫婦而名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

陸庸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否反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太卦因三四不交而太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愆也

漸 巽上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下止上巽未進而能止方進而不急故名漸夫六禮備而成婚

下至會通 卷七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如此說方  
合釋利貞  
象旨

漸進莫如女歸為士者不聘不起不顧不應不傳贊不臣一如  
女之歸焉乃吉也此貞也所以敦廉恥持禮義也守此貞而勿  
苟且以赴功名乃利也

此重始進也漸即是貞照咸卦看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  
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  
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時說有以漸了又要貞主未進方  
進時看謂謹于進止又必審于出處也不如前說為長

全彖合旨 時說以其位節申利貞順巽節申漸進似不融洽又  
以得位進正兼君臣言亦非釋利貞之本旨  
全彖宜重君子遠進得位節不必挽入君臣見君子正邦之功惟

進以正者收之所進不不正也况為君者德秉剛中正明良  
道合之會可不以正進乎此所以止而巽而不窮于動耳止巽進  
以正也動不窮正邦有功也則漸之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卦名漸之進也漸進莫如女歸君子如之則吉也何以曰利  
貞哉卦變進而得位往而建功立業必有功也所以然者何也  
進以正也進正則可以正百官正萬民邦莫不正矣所謂得位  
有功也此所以利貞也又以卦體觀之九五以剛居中是為  
君者其德剛而不過威而不猛以正而主正邦之治矣况臣可

下全會通

卷七

四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進以正乎。惟卦德艮止而巽順是既恬靜无求而又紓徐不苛乃能善其勤而不窮于行道也。此所以進正而成正邦之化哉。利貞之義可見矣。

首節女歸吉釋漸進即包利貞意在內以下俱釋利貞也。二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无所施位過其才則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大位上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正邦必進以正也。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中以君德言有謂君道以下賢為中主下賢說者止而巽所以漸進也。上文止說漸進

未見所以漸處故又以卦德言重止字得位在此正邦亦在此所為動不窮也。

○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以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磨而後化于是以君之法畜德優游厭飫无欲速焉以善之法化俗誣育薰陶无督責焉皆俸漸之義也。要得漸意居與善即漸也。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居德者居之以善俗者善之以德。潘雪松曰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迂之意化之人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

下至會通 卷七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修而不勤，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陰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所能望也。  
六爻合旨。楊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彖以女歸為辭，則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巽為進退，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為故。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九三是也，是乃漸之所以進也。

陸葵東曰：漸者進有次第，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從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冉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楊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三爻艮為山，故初曰干，二曰盤，三曰陸，皆以山下水際。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上三爻巽為風，為木，故四曰木，五曰陸，上曰遠，皆以木上風中。鴻之進而巽者，言之。此皆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于進之始也，過此而盤，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陸，又極而遠，此之謂次序不急遽也。仕進者如是，則能知止于進退之間。若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漸進也六  
久皆然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六始進无應。是一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矣。危夫有詆毀之傷也。然士固有躁進見摧者。不免于咎。初固進以漸也。即有言亦何咎哉。時說以抑于下。察為厲。而以厲與言平對。分為二件。非也有言。即厲也。即未得所安也。然以艮止之初。能不躁進于義。无咎。則厲且耳之矣。洪亮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水落南翔。水泮北徂。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于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鴻始進于水涯。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總是得  
安飲食  
是足  
意

提一義字。見所遭不幸。君子不必避也。  
二鴻漸于盤。飲食衎衎。吉。  
六二中正有德矣。應五遇君矣。是以德隆而位尊。功高而祿厚。居之不危。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盤。而飲食自適也。將成正邦之功矣。吉。  
盤象位之安。衎象祿之適。詞平而意連。不對更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德足以享厚。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而共下至會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元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无漸進之德。上无正應。无與進之人。則其進也。

剛愎自用。人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如鴻漸于陸。則欲進无以。

遂其進。外不能利其行。猶夫征不復也。內不能舒其懷。猶婦孕。

不育也。凶。何如哉。此過剛之為寇耳。必擇其過剛。歸于中正。則。

進不妄。而人亦應之。元者復。孕者育。乃為利矣。

夫征婦孕皆進也。不復不育不遂其進也。禦寇示以自反也。乃反。

其過剛耳。劉濂曰。夫元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

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

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程敬承曰。三為良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

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元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

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

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利禦寇時。說言過剛之道。无適而。

可。惟利于禦寇。不利于漸進也。

象曰。夫元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

也。

夫元不復者。剛愎自用。違衆獨立。與群類乖離也。婦孕不育者。

有剛无柔。陰陽失和。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能禦其過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相保如上  
講以人言  
如葉講無  
人已言更  
屬已邊

則順止巽之道故群類相保其進不終鴻漸于陸矣  
道止巽之道葉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則不  
中是遺衆類而獨行失其進之道也故難進耳豈非偏于剛者為  
心寇乎利用禁止之則剛歸于中乃為順德而與群類相保守其  
漸進之道亦可以遂其進矣  
胡氏曰卦詞女歸吉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亦以三四兩爻  
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歸艮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  
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无歸三男之女也特相比而相得為  
私情之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  
已可見于言外矣

○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剛是大臣進居高位不幸在剛暴小人之上而見逼不  
安難免咎也幸其順巽善處彼雖暴不得加矣猶鴻漸于木或  
得其桷而因以稍安也何咎哉

○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得其桷以四性順而休巽能順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

下至會通 卷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爻看出  
一止一巽  
妙

得安也

順是待人和易巽是防患周密二字不可平楊氏曰順巽則不會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平安之道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彖曰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也二正應在下乃為三四之謔間所隔君臣乖睽治功罔成猶婦之三歲不孕也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陵字中有  
高亢不下  
接之意

婦不過其夫則无孕比臣不遇君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五三近止之歷四而五有三歲不孕之象胡雲峰曰三以四為婦非正也婦雖孕而不敢育女婦不以漸也故凶五以二為婦正也婦雖不孕而三四不能勝女婦以漸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弘化人主深願特始為諛聞所以睽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高出人位之外蓋賢達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也若无用于世矣而清節高標足以廉頑立懦而表儀一世猶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也。有功名教矣。吉。漸之極人皆趨于事功。故表之以樹氣節。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交言之，要其終不可亂也。一說以賓師言，不作隱者。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其羽可用為儀者，以志意高潔，功名富貴不可得而亂也。此其志可儀也。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歸妹 震上兌下

歸妹 兌上震下 无攸利

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者，故名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矣。但見方歸之始，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更无攸利。

歸妹者，少女自歸于人，不待時又不待禮，正與漸之女歸相反，故漸則吉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程敬承曰：征往也，以悅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下至會道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有主仕進言者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加而後出歸妹是士之枉已求庸者以是進身始則敗名喪節終則不能正人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歸妹豈細故哉蓋人事之男室女家即天地感應施受之大義也何也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萬物不興苟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為女道之終而實人之生育于此始也所以為大義也既曰大義无不正矣何以謂之歸妹而征凶无攸利也惟夫以說而動是女子私情相合而非大義

之正所以為歸妹也甚為女子醜也由是而禮教瀆矣故征凶者以其位皆不當是行涉淫僻固非大義宜有也由是而唱隨悖矣故无攸利者以其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亦非大義宜有也豈人道之終始可若是哉

全彖就歸妹說以大義貫首節歸妹當婚姻字看既曰天地又曰人字宜玩所謂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也人道相生相息與天地並皆賴此歸妹也非大義而何傳曰女之歸男乃生之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終而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是看終始字

下經會通

五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病在悅字

二節說以動在女子身上說三說主而此震初有悅以動之象蔡子本曰悅以動為歸妹止而說為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為咸曰取女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在征也以征罪女。

三節晁氏曰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无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詞獨歸妹兼言者天地之大義重之也易述曰說而歸之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文歸之不正也女狙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救其終永終知敝安得

不慎始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歸者終也夫婦之道當永其終則必始合以正可終也若以情之相悅而動則一時苟合後必有乖離之敝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正始刑家而思永有終也。

重在謹始。荀卿曰天下事但取襲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于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虔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歟。

六五

卷七

五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鞞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鋒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來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于无其君是故簿書米監之賤往來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來為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請往來為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願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无虛中之誠而為士者

其可无愆期之待哉

陸庸成曰歸妹六爻俱无夫義獨六五震体之中為長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眾姊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姊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无應位列陪臣為歸妹以娣焉陽剛之德不能大展僅效一職之能而已猶跛之能履不能遠到也以是而往隨分亦可自盡吉

六爻宜主任進言時說多主歸妹言今並存之以後爻象皆然女歸為正室者居上也有應也初居下无應側身奉君不當正室歸

下經會通 卷七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解恒字妙

為從嫁之媵妾而已故曰以姊初剛本能行而以姊自居行不敢正故曰跛能履吉者蓋跛不能專行必有倚傍姊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以娣其位雖卑其德則賢以陽剛有恒久之德也故謂之跛能履者以此恒德而相承其君則因分自盡可獲吉也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怕者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怕之變而曰以娣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怕也謂以久于姊為心終其身不敢有他念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丘氏曰姊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

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于初曰以怕于二曰未變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賢德也而正應陰柔不正遇非其君豈能大展謀猷乎猶眇者之能視不及遠也當抱道而隱利幽人之貞可矣九二賢女而為正室矣惜所偶不正不能成內助之功也故為眇能視苟鄙薄良人而改節失助便非婦順又當利幽人之貞蓋幽人无賢君猶女子无賢夫也幽閑貞靜原是女德故以為喻誠齋曰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

下全會通

卷二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平生所守是其常也。利幽人之貞則抱道守正而不變其常矣。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常也。

孫頊菴曰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姊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一說二亦為姊其不言姊者仍初九之詞也。陽本能行能視而不敢正行不敢正視者安為姊之分也。取象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故履不直前視不遠矚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无德而徇利祿者此明主擯棄士類羞稱終身于可賤而已象不正之女人莫之取而反歸為娣也羞甚矣。

須待也。无適故須。然雖待而犹不得所適反歸以娣終于卑賤非如初之居卑職也。蓋女之德莫貴于陽剛中正莫病于陰不中正莫貴于以正而合莫賤于以悅而動。三以少女從長男以悅而動媒妁不通采吉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妾意待之而匹配有常可妾待哉。不得及而歸蓋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下經書直

卷二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婦妹以須言其居位不當是德不足而行可鄙故人无用之也  
九四婦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陽剛居上体而无正應是剛正之士不過賢君寧過仕進  
之期而不仕如婦妹之愆期焉所以然者非懷宝而迷邦也正  
欲藏器以待時耳是遲歸自有時也

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自有  
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非以常期為時也

三四皆无應也三急于從而反歸以姊四不輕從而遲歸有時何  
也三陰柔四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故能待不能待也士之  
自貴自賤如之

○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者志豈不欲行哉蓋有待而行正以待夫時也

志字宜玩貴與賤在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貞志也此動必以正不  
以說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惟怕德為能有待也

○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應二是純心任賢以誠不以文也猶帝乙歸妹其君  
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焉盛德蔑以加矣猶月幾望焉則得人  
致治何吉如之

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  
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為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悅人姊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良者良在德不在袂也。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象德盛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无以加此矣。  
 一說幾望而光未盈象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陸氏曰：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五雖貴高常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吉宜家也。  
 象曰：帝乙歸妹。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誠心下賢如帝乙云云良也。以其居上俸之中有中德之貴也。以貴而行下賢之典誠悃有餘安事文飾哉。  
 德以中為貴說一貴字則華靡在所輕耳。凡能把外面許多艷

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士之仕也。猶女嫁而乘筐。士娶而刲羊也。其有德而仕也。猶承筐有實以成嫁。刲羊有血以成娶也。上六陰柔无德。居中无應。欲用于明時。而德不足以見知。婚娶不成之象也。女乘筐无實。士刲羊无血。何有匡濟之利哉。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乘筐无實。刲羊无血。宗廟不享。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因其无終不以歸妹許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蘇子瞻曰：婦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無終敝者哉？上六則  
敵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  
名存實亡之象。无實无血，皆實亡之禍也。彖曰：婦妹征凶，无攸利。  
上六處其終，故備其凶之全也。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上六无實，言其无德而空懷欲進之心，何異于乘虛筐乎？

豐 離上 震下 旅 離上 艮下  
陸庸成曰：上篇為噬嗑，賁，下篇為豐旅，四卦俱得之離明。故大象  
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照，王者勢也。知晉為  
書。明夷為夜，則豐之為日中可知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雌依

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為內，睽為外，則旅之為客可知矣。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以明而動，智識精明，才猷振起，以此而治，何功不大，故名豐。  
則天下一統，亨孰如之？王者至此，固可喜也，而盛極當衰，亦可  
憂也。然勿徒用憂恤，宜持盈守成，明動不過其則，如日之中而  
不曷焉，則豐可常保矣。

此戒于方盛也。王假之，照註王者至此，或曰：惟王者能至之，蓋盛  
大之業，非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世界，似无可憂  
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宜日中，正保其盛也。日无常

勿憂勿空  
憂也宜日  
中正憂之  
實處

下經會通 卷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重明不可  
過正切時

中之理。聖人特借以言治道耳。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  
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蓋天道日中則昃。世道盛極則衰。不以盛  
大自修。宜守常。不至于過盛也。  
全彖合旨。全彖重明字。照天下即是明。以明而動。則非妄動。尚  
大則妄動矣。此過用其明也。宜日中者。明不可過用也。蓋日惟其  
中方能遍照天下。若過盛則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于所照矣。明惟  
其中斯能普照天下。而照天下者。自然不敢尚大。若過用。則必尚  
大而天下幽隱。必不能坐照矣。試觀日有昃。月有食。天地有虛者。  
以過中而盈。故不能保其常盛耳。况人主處豐。可自有其盈成乎。  
故用其明。以照天下。則可用其明。以尚大而騷動天下。則不可

蘇紫溪曰。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月。盈。之。時。而能存其日中常  
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為吾用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  
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  
神乎。

卦名豐者。車書一統。治功盛大時也。何以致之。君德莫先于明。  
不明而動。其動也妄。卦德明以動。是聖智運為神武。動罔不滅。  
治功所以盛大也。故豐。但王者至此。每過用其明。而有尚大  
之心。所以曰王假之者。言王者至此。志驕氣滿。而尚大也。是則  
可憂也。是必此心常在天下。而明用以燭民隱。不用以侈廣大。

下經會通 卷七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豐稌可保也。此詞所云宜日中也。何也。盛極有必衰之理也。日過中則昃。月過盈則食。雖以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消息。不能常盈也。况人固天地之中。鬼神乘天地之變化者。能常盛而不衰乎。此所以大不可尚而明不可妄用。宜日中也。乃保豐之道也。

首節明動不可對。須玩以字。

二節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志意高遠不期大而自尚大也。照猶照管之照。敬承曰。人主一心尚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須仔細。何如大。

可憂。

末節不重盛極必衰。正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以保其盛也。如聽命于時則非矣。盈虛二字不平。正天地之盛衰也。時氣机也。人以人事治亂言。鬼神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露雷之類。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至于極盛而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詞也。足則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非聖人之事也。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西字不平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君子以保豐在治其  
豐法電之明以折獄是非曲直惟明克允也法雷之威以致  
刑輕重大惟斷乃成也則天下无遁情无遺姦保豐之道也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雷  
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  
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感動于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蘇紫溪曰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曖難以盡  
知法之輕重出入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  
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 獄者刑之未定刑者

獄之已成 姚承菴曰遏惡揚善以防彙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  
致刑以消奸宄之氣所以持豐摠為世道慮也

六爻合旨 頤卿曰豐以五爻為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  
夷主欲得初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  
患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暗之極而不可輔者也初  
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節 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  
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  
不憂蠱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  
中日昃時矣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无疑以剛遇

卷之二 六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三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此吉凶之漸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无咎往有尚

豐之時非明无照非動无行本相資也初為明之始明有餘而動不足必得動者配之而後往可成功也何幸于四而遇之也

其動可資是遇其配主矣夫才力相敵若有相嫌之咎而既為吾配雖向何咎哉往而相從往成其豐而有尚蓋明動相資則能和衷而致豐矣

以初九為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初之明得四之動以為助故初謂四為配主也妙在遇字遇則配則无咎而有尚

象曰雖向无咎過向災也

初與四雖向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降已以相從則可苟憑陵其上而求勝之則兩賢相厄豈獨一身之災其如社稷之慮何程敬承曰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向矣向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上人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心可乎。蔡晉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雷天下之公，此則營一己之私也。或曰：明不可過，則有曷食之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為離之主，明臣也。日中之象，應五暗主，震動于上，精忠无以自見，是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无覩，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往而諫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有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得无疾乎？惟積誠以感發之，而後救可開也，吉。

豐蔀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照天下矣。故緊接日中句，往

得以下示以格心之善。了凡曰：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反疑為孚，反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有孚發若者，五之暗，于志耳。此志惟積誠可動，非可口舌爭也。

程敬承曰：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可發矣。發如樞机之發，轉移惟我耳。發，其明也。君雖暗而此心自有真明也。志，發則疑，什而又何疾。大抵事暗主，猶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怕明，終成暗。此五之來章，猶賢于上之自藏也。

發屬內蔀  
屬外內發  
則蔀微矣

下至書通 卷七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五主豐居  
開何以致  
豐我鄭說  
以四為震  
主作大臣  
合卦旨妙

○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應上之暗君受蔽甚矣為豐沛見沫之象雖有剛明將安用之不猶折其右肱乎此固君之暗也于三何无

沛之蔽甚于蔀故沫之見甚于斗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于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肱臣象也

一說鄭孩如曰日中見斗見沫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沫耳日君象斗大臣之象沫即斗際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沫獨明群物皆不蒙照大臣近君壅蔽其主之象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保豐大事也豐其沛則主德既昏大事去矣夫大事既去則雖才足肢肱王室然折其右肱豈終可用乎

潘氏曰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大事故發若之享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子瞻曰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施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暗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于全蔽而其暗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其則求蔽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明暗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無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大臣近暗君，明而受蔽，為豐蔀見斗之象。此時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得同德者助之不能也。幸初九在下，其明可資，乃夷主也。宜下遇之，與之同心共佐，則吉矣。

此大臣求賢共濟者。夷主之明可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吉。胡雙湖曰：配者彼來為我配也。夷者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陽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

鄭說佳

下也。

一說鄭荻如曰：惟四豐蔀，故二豐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動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暗於事幾，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四惟有剛德，終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吉者四之蔀撤而五之蔀亦撤也。象曰：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豐其蔀者，以近暗主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者，明為暗主所蔽，幽暗不明也。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惟求同德共贊，則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之豐節  
由四而成  
詳故釋之獨

動相資君志可發豐治可保乃以吉行也

一說豐節與二同獨九四釋之詳者四之豐節與二異也二之節  
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節在巳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  
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吉者震動則行所以吉也猶行于幽  
暗之中得明者以引而行可免于昏迷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暗君也然天下章明之士如配主夷主有孚者皆可匡扶  
盛治為五計者母曰豐其節也來而致之已雖不明而能用天  
下之明則豐亨豫大之慶主聖臣賢之譽悉有矣何吉如之  
在二曰往以君則暗也往得疑疾在五曰來以臣皆明也來則有

二往字  
五來字則  
以章指二  
為是

慶吝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以開之耳不徒曰吉而曰  
慶吝歎動之以破其自用耳 貞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  
但氣馘煞大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觉耳然得位得中而離  
明之賢往適于五之能虛已來之蓋離震合休終能大有為者豐  
時許大氣馘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吝為保大定功  
之主信乎用賢之效也

一說以章指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二有文明中正  
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用二則彙征矣  
程獻可曰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吝二之不往雖  
曰積誠以感分明待其來也至于五能來章則二之積誠見矣

下全會通

卷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絲會通 卷七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之吉則能保世滋大矣天下不有慶乎

爻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象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蓋兼天下之明為明總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于此者經緯曰大君子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暗已上是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陰處豐極震動而與離遠是好大喜功窮奢極欲自恃其高大而聰明志慮反以自恃失之猶豐其屋者適以蔀其家也自蔽矣其究障蔽之深一物无所見終身不可反也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也喪亡必矣凶

六十九

此說無人指三言

此極究尚大之害豐屋五句一連意總是自蔽而暗之甚也豐屋自處于高大也蔀家陰暗也豐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窺戶無人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反窺戶無人三歲亦莫見也一說窺戶二句承豐屋三歲承蔀家謂外大足以拒人內暗无以自通豈不有九三為之應而折其右肱與無人同自恃而不能用人終无發其明者矣潘氏曰自蔽如此人誰親之故內暗終无以自通也一說蔀家內不顧夫身之危窺戶二句外不恤乎人之叛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無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言其矜高自恣如屋之高而翔于天際也闕其戶聞

六經會通 卷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無人豈其无照心哉自有而自蔽之也  
所謂大智者乃大愚也秦始隋煬是已

旅 離上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猶旅无定居也故為旅夫人一至于旅勢  
孤親寡從善處者不能大通僅小亨而已然是小亨也豈為俯  
仰異人之哀其窮而資之哉自有處旅之正道惟守是貞則可  
以小亨而吉也

旅是寄寓于外凡客處皆是在旅而亨故亨小亨如即次安懷  
資裕也道原无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

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吳應回曰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  
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  
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  
全彖合旨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也六五一  
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  
處之用柔之道以止為本外順乎剛所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  
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此  
皆旅之貞也旅之時義也故贊其大有重柔中者惟柔中故能  
順剛止而麗明皆柔中妙用也亦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何以小亨也蓋旅之時所居非便安所遇非故舊外之處人內之處已皆出于正而後可卦體柔中順剛是處人不屈不亢足以馴強梁之悍卦德艮止麗明是處已隨寓安靜有以達權變之宜此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固有旅之義矣非柔中順剛艮止麗明不能處也其時義大矣哉

○剛明時說俱以人言柔止俱作處人言細玩不盡處旅之道還當以柔中作外不失人艮止作內不失已旅主外故加一外字處旅貴柔而過柔則屈得中者恭而有禮也孔疏柔處于外弱而為客

之象若所托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托而順從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末節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小亨非大而貞則大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皆曰柔進上行今曰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象曰山上有大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大過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燎獄者罪之所旅留則淹滯故法火之照山之靜而明慎用刑



只重明慎  
而明字更  
重慎正善  
用其明也  
不雷微正  
是明慎

輕重出入既无慢易于是又法山不雷火而不雷獄或罰或有  
无淹滯焉此得用刑之道也  
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雷大抵獄之遲疑皆因未嘗明慎以  
定其罪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于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  
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象義曰易言刑獄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罰教法之象也明  
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慎用  
刑之象也洹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責當聽  
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惧乘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  
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滌禁之瘦也銑謂自旅以前聽

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将无訟矣  
六爻合旨蘇軾溪曰古者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  
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  
多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  
旅也然處旅自有道矣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  
言素位而行乎患難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  
關而剛柔之稟各殊一于柔者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  
而徘徊瞻戀頊不休一于剛者以英氣加人獨斷任事至焚  
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于號咷也非善處旅也傳曰  
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下至會道

卷二

七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仲虎曰：處旅之道得中而已。卑則取辱，高則取禍，皆非中也。六爻以內言之，初不及乎中，故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言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二、五得旅之中，故內則无尤，外則得吝。

○初六旅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陰柔，則志淺居下，則行污鄙，猥細瑣，无所不至。旅瑣者，也。招蒙納侮，皆由于此。故曰：斯其所取災。而曰：斯其所取災，明瑣之所致非外来也。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鳥，取象艮為小石，故瑣。

○象曰：旅瑣，志窮災也。

旅而瑣，由其志无遠大，猥陋已甚，所以災也。交賤其行，象鄙其志，字妙。君子之旅，志在行道，商賈之旅，志在貿遷。凡旅各有志也。洪氏曰：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災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次為居，以資為用，以童僕為賴，即次而居安，懷資而用裕，得童僕貞，而无欺有賴，惟六三柔順而與物无忤，中正而處置得宜，故備旅之善如此。

取象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資。童謂初艮為小子，故

二不言吉者，旅家寡，親得童僕，貞即是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僕稱童一說柔弱在下者童也由初六取強壯處外者僕也由九

三取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益安懷資益裕旅雖親寡終无尤也

諸理齋曰旅不合于人者也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則不合于人豈人之罪執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由有處旅之德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道尚柔而三行之過剛旅道用下而三肆于人上以之待人

則不遜以之御下則寡恩也故焚其次失所安也喪其童僕失所賴也危道也雖心无邪私而貞亦不免此危厲矣况未必貞乎

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一說厲謂以嚴厲失之也取象潘雪松曰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得而三喪二去初稍近而三則遠矣其相反者二柔得中三剛不中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下經會通

卷二

七十五

六二以得  
童僕貞宜  
童僕

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不得已也。今又焚之亦已傷矣。此時  
正宜撫其童僕緩急依賴可也。乃當旅時而過剛與下刻薄寡  
恩義當喪也。何足惜哉。

已傷胡氏謂見傷于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彥陵氏曰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而聖人曰義喪不尤人也。  
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遠然而聖人曰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  
不求于人則无怨。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之即次懷資  
而隨寓皆安不至托身无所也。隨事有備不至受人侵侮也。此

旅之少安者也。但所處非即次之地所與非倚仗之人安能快  
于心乎。蓋其志不在於處資斧也。

看来于處二句不對更佳。不快承于處來。觀象可見趙汝楫曰處  
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資斧無得若安矣。然旅  
貴于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終不免  
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以薦旅之  
臣看更佳

一說鄭荻如曰下体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体君子之旅求功名  
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道塗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无不虞  
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旅之志。在得位以有行耳。四旅于處而位未得。則其處也終非  
久安之所。其志不能自伸。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未得位是原下文未快之故。未快是以未得位為未快。非以資斧  
也。洪寬山曰。得其資斧則得其童僕可知。而曰未快何也。承不  
得位言也。夫以二而安于旅可也。以四之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  
旅。不得有為于時。非其志也。故曰我心不快。必若五之陽剛中正  
而已。以應援輔佐于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姚舜  
牧曰。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去也。  
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五為文明之主。雉之象也。在羈旅之臣。觀光我國。思應運以行  
其志。若射雉然。夫遠臣入國。素不相孚。豈能明良遇合。故一時  
不无屈抑。如一矢之亡。終將與論傳播。朝端物色。以此而致譽  
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

人君无旅。故以五為君。以射雉為旅。臣。言令聞也。命受命也。或  
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雉之  
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  
臣亦擇君。故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所獲多矣。  
唐氏曰。二終无尤。五終以譽命。兩終字相應。蓋言旅人與旅于人  
者。到底獲亨獲吉矣。

○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以譽命言其聲譽著聞上逮于天子也

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此蓋見旅道之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上焚也或曰以人君之旅言則上逮為天命

○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焚後號咷喪牛于易

旅之于次猶鳥之于巢上當旅焚其次猶鳥焚其巢夫所安矣故在旅人始而驕樂既而悲傷為先焚後號咷也所以然者驕亢自高喪其順德而不知如喪牛于易耳故焚巢而號咷也何如哉

七十七

蘇氏曰三與上相應而体皆剛三焚次上焚巢皆剛心烈氣不能消磨先焚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喪牛于易所以號咷之故也人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取象鳥者離象巢者附麗至高離之上象焚與後與號咷皆離火象三以剛居下体之上則焚次上以剛居上体之上則焚巢

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况處旅乎

下經會通

卷七

七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上二義  
字相應

下經會通 卷七

七十八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時宜下在上而亢人无所容義當失所安矣此皆剛心猛氣  
任性為之而若罔聞知也故曰喪牛于易也  
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失吾心之真聞耳聞則豈至此哉昏愚之  
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周易會通卷之八

巽 ䷸ 巽上兌 ䷋ 兌下 巽上兌

陸庸成曰前為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為巽兌取一陰之下  
而上也巽順兌說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  
以從剛而兌以剛中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  
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  
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胡氏曰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  
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 ䷸ 巽上 巽下

下經會通 卷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上二義  
字相應

下經會通 卷七

七十八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時宜下在上而亢人无所容義當失所安矣此皆剛心猛氣  
任性為之而若罔聞知也故曰喪牛于易也  
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失吾心之真聞耳聞則豈至此哉昏愚之  
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周易會通卷之八

巽 ䷸ 巽上兌下 巽上兌下

陸庸成曰前為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為巽兌取一陰之下  
而上也巽順兌說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  
以從剛而兌以剛中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  
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  
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胡氏曰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  
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 ䷸ 巽上兌下

下經會通 卷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利往二句  
宜一氣說  
見大人就  
是攸往

○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陰伏陽下其性務入上下皆巽故名巽夫天下事惟陽剛能大有為巽陰為主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畜大故僅得小亨幸其以陰從陽則陰得陽助猶可利有攸往其利有攸往者利見夫陽剛中正之大人也蓋大人德望才智可資以有為也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于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程敬承曰巽與旅皆小亨何也旅道用柔巽亦主柔也柔皆順剛故吉利稱焉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是重巽也其義何如人君入人莫重于命重巽則施命以誥四方而反覆丁寧深入乎人心也夫命令敷施固王言之大而中正以觀充王心之本德有不足雖日取命令申之能使天下順治而亨利哉卦体九五剛也巽乎中正之德初四柔也順乎九五之剛是人君有神武之資而出之以不偏不倚行之以无反无側建中表正之志行矣由是臣若民皆順其剛中而化于中順其剛正而化于正也夫柔順剛則從陽矣而所以從之者從其剛巽中正也此正所謂大人而柔宜往見之也是以巽小亨而又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下經會通

卷八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首節朱子曰巽卦是于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非是  
兩番降命只是丁寧反復之意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  
不鼓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如風之動物也程敬承曰命之入  
人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  
其信從故曰重巽以申命巽入也重巽深入也人心其孚命乃行  
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正申明其義耳  
二節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為  
大人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巽乎中正而志  
所欲為无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畜大也苟非陽  
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巽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

通節只要  
柔去順剛  
而剛巽句  
正見剛之  
所以宜順  
也當一深  
說下小亨  
分項不必

利見此大人也故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章  
氏曰小亨利往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為成巽之主其所亨而利  
者非上從陽剛之中正其能然哉柔順乎剛巽乎中正此所以  
為巽乎若剛不順乎中正不可為大人若柔不順乎陽剛不可  
有攸往徒以一陰潛伏為巽而不究乎陰昼在二陽之下陽昼在  
二五之位則巽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看來柔之性常過于巽失之不果而不行故宜順乎剛誠觀剛能  
志行以能巽乎中正耳則為柔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  
巽而就乎中正矣所以行无不利而攸往也宜其利見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无物不入。巽之象也。夫風不繼。无以深入萬物。命不繼。无以深入萬民。故君子行事。必先叮寧反復。申其命令。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然後從而行事。則民心既入。而順從易矣。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語言之間。聖人何心哉。欲民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无其心。而徒鋪張于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庶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弊。雖申命何益哉。程敬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責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行字亦要玩。荀爽曰。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申命行事。

六爻合旨。丘氏曰。巽之為卦。以中正為善。二得中而失正。三四得正而失中。初上則正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巽乎中正。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歟。經繹曰。初進退自巽過也。上巽下巽于人過也。三不能巽。四能巽而未中也。二五中矣。二巽于人而中。五巽于道而中矣。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用武人之貞。則沉潜剛克。庶于事有濟而利也。進退不果于進而退也。武人之貞。果敢之為正也。張雨若曰。武

時說謂將  
順又不遺  
塞謬似兩  
截矣

○  
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于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于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果。是志疑于可否。故當幾寡斷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疑者以決。而進退斷然定矣。志豈不治乎。  
敬承曰：志疑則亂。武人之貞。易亂而治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處陰居下。不厭卑巽。然居中不至已甚者。是人臣能謙卑

遜順恭敬不違。而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達其誠于君。非過諂也。象禱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此皆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則有格君之吉。无自失之咎矣。  
巽牀。過巽也。紛若。即所以為過巽也。二句連看。不是两个介時節。要玩一用字。其過巽者。正用以達誠也。總是巽由中出。周公之意。恐人議二為卑之已甚。故言此巽在牀下。皆出于中心之誠。如用史巫紛若。以對神明者。對君父。吉而何咎。若此念。有參雜。不惟主上見疑。而諂媚之咎。亦不免矣。取象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床之象也。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不安所處也。巽之至也。其反為兌。為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時說以不  
論不允言  
中者非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之吉以二有中德則其巽也本精白以對揚豈為誦哉  
得中巽根中心而出也惟得中則无惡于巽矣陽在中實之象

○九三頻巽吝

恭遜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九三剛而不中上而不下非能巽  
者即勉為巽不過矯偽一時而已故為頻巽頻巽則頻失能无  
吝乎

復六三頻復巽九三頻巽皆作輟之謂屢失屢復在失後故无  
咎屢巽屢失在巽後故吝取象三在上下巽之間巽而又巽  
有頻象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由心出九三巽非其本心也即勉為巽有時而窮能无頻乎  
所以吝也

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巽未幾而故態露矣故曰志窮志  
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此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也  
不能久即窮志窮巽之志窮非窮高極滿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相臣也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才弱不勝其職宜其有悔而  
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則得陽剛之助  
而群賢彙集資其才力可以建功如田之多獲足備三品之用

下至會通

卷八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矣。

此大臣謙恭下士。獲多士以為用者。不必如時說以悔亡為既化強暴。田獲為又來豪傑也。二陽不是剛暴小人。乃負才剛介之君子。田武事有剛德之象。于以濟巽柔之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

蘇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

取象巽為近利三倍故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廣搜多士。如田獲三品。則衆思咸集。而功被上下矣。

即彖詞陰得陽助。利有攸往也。玩一有字。見功在天下。收之者相

臣。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大有功。巽乎正而德所附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尊位而居巽作。是繼世之君。承先朝之積弊。宜有悔也。然德剛健既能更。中正又善更。故能飭治振起。以歸于正。而吉矣。吉則積習掃而悔亡。文治新而无不利矣。以是觀之。始而有悔。无初也。既无不利。有終也。則惟貞之故也。然貞豈易言哉。必丁寧于先。而先庚三日。至再至三。熟思碩畫。又揆度于後。而後庚三日。長慮却顧。務圖遠猷。此為善變。所謂貞也。所以吉也。此文全重貞字。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先庚後庚。中正之道。

下全書通

卷八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以命令  
言與前解  
異正是申  
命行事者

所謂貞也。先庚恐其无初也。後庚欲其有終也。總是詳審慎重之意。乃單時一念分為兩行言也。不可錯認。註交前變後之謂。巽者。盡之漸也。巽而止則盡矣。詞與蠱相似。五居巽體。巽有命令象。又有蠱壞象。而以剛中正之道。渙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則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矣。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潘雪松曰。更單以順民心。與之慮始。未有不駭聽者。故未令而先示之詳。未至巳日。則必有孚者。故既令而申命之審。則巽乎中正而能如此。所以吉也。又曰。凡有變更。未能申命行事。而遽然更新。有初也。未必有終。主終而言。故有取于重巽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有終也。後庚癸也。癸居終重。圖終邊。邵寶曰。先後甲三日。重

甲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日。重庚也。庚者更也。蠱亂而治。有復始之道。故曰終則有始。巽變而通。有首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傳曰。蠱言甲巽言更。甲者事之端也。庚者事之變也。十于戊巳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蠱者從新。以造事言。故取諸甲巽者行權。以更事言。故取諸更。出令以變更其舊。見天道運行之不容已也。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變更而得吉者。由其位正中而有純德也。正則无因循之心。中則无躁率之念。故叮寧揆度。自有精詳深遠之計。而吉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君子行已有度。卑遜中常有決斷者在。所謂資斧也。上本陽剛。

以居巽極而失之。巽而无制，懦而不立，剛斷喪矣。為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之象。是雖施于當巽之地而貞，亦召侮矣。凶。二之巽牀，純臣也。巽而不失其剛，巽由中出也。上之巽牀，媚臣也。過巽而失其剛，巽不由中也。毫無精誠，日以諂諛為事，與用史巫，紛若者大不侔矣。故雖貞亦凶，况不正乎。程敬承曰：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者，居卦之上。巽窮極而已甚也。巽甚而至于失斷，于理為必凶也。

洪氏曰：巽牀與二同，而吉凶異。二，中而上窮也。故失其所為巽者矣。上窮者，巽俸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邪正不同，可不審乎。

兌亨利貞

陰進陽上，過其所望，喜之見乎外也。故為兌者，說也。說有亨道，而正則所以說也。故人君以惠養民，罔不說，能无亨乎。然非煦，驩虞可致亨也。大公无私，出于王道之正，乃為利耳。

下經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全彖重說  
以利貞句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象也。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君以恩養萬民，所以萬民皆說。第不可如伯者之違道干譽耳。仲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則說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詞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无言之說。

全彖合直。陸庸成曰：上下皆兌，是兩情說也。亨可知矣。王道不令人喜，絕說；便涉驢，虞故必利于貞者何也。說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心，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忘所以為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蓋惟正故大，惟大故勸也。

○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名兌者，兌之義說也。上以順感，下以順應。太和洋溢而說也。說固亨道，而曰利貞，何也。卦体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是中心誠順而外能和說，而貞以行之焉。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則揆之天理而順驗之人心而應，以此率民趨事，民知勞之者所以逸之也。說而忘勞矣。率民犯難，民知死之者所以生之也。說而忘死矣。夫說而順天應人，說之大也。至于忘勞忘死，勸何如哉。此非有術以使之，非違道以干之，由正而

下至會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倡而下翕然應也。幾于神矣。首節釋名義類咸允者无言之說以說解允明允本為說特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言而為允耳。

二節重剛中以貞為主柔外說也本以剛中誠心出之即是正順天應人忘勞忘死此正也大亦大以正勸亦勸以正也。潘氏曰說而遠剛則諂剛而遠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正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貞天人合矣則于民何不得逸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孰不惡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

死也民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是以聖人大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浸潤亦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以澤必麗而後相滋人必友而後相成于是以朋友講習為辨論以講之伴

驗以習之則理與心相說而滋益大矣。

時說以人已相益言非也只重自心受益習與論語時習二字一樣不徒在言語上習也講兌象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

程敬承曰允取无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理而習之不輒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

洵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紬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無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自誤且以誤人。

六爻合旨。李九我曰。悅貴利貞。初二和兌孚兌說以正也。三上未兌引兌悅不以正也。四以下比六三而有商兌之疑。五以密近上六而有孚剝之厲。悅之不正。可不戒哉。

潘雪松曰。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剝詞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詞也。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為孚兌。五為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趙氏曰。六爻則剝中而柔外。剝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

上偏柔而失其體。四剝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詞亦簡賅。與他卦異。初九和兌吉。

初陽居下而无應。是其為說發皆中節。順乎性情之正。而絕无偏黨之私。悅之和者也。則大公无我。可以通天下之志矣。吉。

程敬承曰。人情一著于世。故則不和。兌初體發于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馮時可曰。初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退

温恭以待物之象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和和非和說  
之乃和中  
節之利  
謂說以利  
貞也

人心有私則疑生。疑則不謂和。和兌之吉者，言其任初念以待天下而不為私焉。則吾之行無疑于心，而天下之人亦無疑于我。故吉也。

張兩若曰：重初字，人心惟初念最公。轉念則非矣。居初則情識未發，其流行處直從本性上一直發出，更无一毫粘帶，未有所疑累也。行即發見流行之行。鄭氏曰：和兌即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无係應故也。信心信理而出行之于外者，未與心疑使有係應，便不能自決疑。于是又疑于非，不覺流入于同而失其和矣。不曰無疑而曰未疑，以初九不與陰比，九五雖中正而不免于利，故著一未字，深見和之難也。陸氏曰：初行未疑，二信志未疑，即信也。

惟和就行上見，孚必自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為悅體，宜有悔也。以其剛中則所說者一出于中心之誠，有孚兌焉，則至誠能動而終可无悔矣。

允以悅相與必有悔。張子曰：私係于近，悔也。誠于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按孚兌是君子同德相悅，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不然鮮不為六三所惑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根心，非信也。二之孚兌，莫非誠心懇至，而无一毫虛假于

宜泛說有  
主人臣說  
者亦可

其間所以吉也。

信志以已言時說有主人說者游氏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志則人无微毫疑之矣。

六三來兌凶。

小人之說君子也必度君子為何如人而後可免于凶和兌如初孚兌如二豈可妄說者哉三以陰不中正來就二陽以求說祇取凶耳。

抑已而從初二曰來上无所之也牽四五而從已曰引下有可動也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即此便為凶德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說之道貴剛柔則易流初和兌而吉以剛正也二孚兌而吉以剛中也三來兌而凶以陰不中正處位不當也若剛中正必知自守之為貴矣。

項卿曰和不能如初之公孚不能如二之誠欲孤立也則妄說之情不能自己欲相說也則非道之求人而不契故不免于來兌之凶。

按彖曰說以利貞順乎天而應乎人初與二乃天理人情之說得利貞之義也六三非天理人情之說失利貞之義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四以大臣近君而下比六三柔媚之小人若以其悅已而係戀

下至會通

卷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商兌疑而  
不信也與  
初未疑二  
信志相反  
曰介疾是  
轉關也

之則事上之心分矣。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悅。四于此未能如初之無疑也。有商兌未寧之象。然体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則進于兌說之正。而有喜矣。  
賁。卿曰。商兌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也。四所可嫌者在商兌。所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心也。孫氏曰。三之來兌。奔下。趨四。重兌異体。自有介限之外。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理欲公私之大分。不可不審于從也。故決之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絕去柔邪。豈獨四之喜哉。

天下國家之慶也。

汝吉曰。其疾惡也。若決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能无喜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陰柔。九五近之。是君側小人。巧于媚說。以盡惑君心。悅之者。將以剝之也。最可懼也。人主不知其可懼。狃于悅而信焉。是孚于剝也。則心志迷亂。實階之厲。故戒之。

剝。陰剝陽也。陰之剝陽。非若六三來兌。顯然賊害也。善匿其情。以為悅。害既不顯。而每為剛正者之所信。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雖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狃于匿情。矯偽以不求說為說者。故有孚剝之戒。以剝字當人。何等詞嚴義正。

下至會通 卷八 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孚于剥由其德正而位當自恃其才足燭奸權足制命小人莫敢誰何故孚之也

易述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主說侻恃其剛正有孚剥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

上六為說之主窮說之巧引正以比于邪此諧臣媚子固寵容身之術也君子當知所戒矣

此正九五近之而名曰剥者其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 立氏曰一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

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當戒蓋引兌之吉凶在九五也九五知厲則上六其免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于其說而不自知也得為光乎

曰未光則小人心術可畏矣非責小人也揭以為君子防也

○渙 ䷺ 坎下 節 ䷻ 兌下

陸庸成曰渙離也節止也井困之反也前由困而井鬱極而通也後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己以得民節者不侈己以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下  
下  
巽上坎下

○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世道渙散之時也。故名渙。時至于渙。若難得亨。然散有聚之機。猶可亨也。而其道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王者當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既使人知反本。而人心有係屬矣。又當展已之經綸。涉川以拯其溺。烏然涉川可僥倖哉。秉至公以匡扶。貽大義以收復。必利于貞。斯可以得亨矣。

時說王假二句平對。謂濟渙之大者。在合神民之渙。利貞雙承上

二句。看來渙時。只以聚民為主。假廟亦為聚民設也。不可並重。王假有廟。收拾人心一大机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之不可合。故利涉大川。此涉川與盞同欲。其奮馮河之勇。不可畏難也。正萃渙之事。然僥倖不可成功。故有利貞之戒。惟利貞可以係人心。而萃之也。利貞單承涉川言。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既渙矣。何以得亨。卦變九來居二而得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味經文口  
氣只宜作  
二件看

可憑藉以為安。而不至困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是能散其私。而心存匡濟。且得豪傑為助。而不至孤立也。之兩者所以亨也。至于假廟。豈靡文哉。乃王者萃精誠于中心。念茲在茲。而以孝享格廟也。涉川豈俸功哉。卦象乘巽木于坎水之上。是康濟之才。具之有素。故能拯溺而有功也。首節舊分三段。剛來是據其形勝。柔得位是才並文武。上同是協力有人。但本文語剛柔本是平對。依程敬承作二件看可也。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四本渙其群者。已志于安集戡定。三惟能渙其躬。存心濟渙。其志正與四合。故曰上同。王乃在中。以廟中言似淺。程敬承曰九五在上卦之中。是剛實在

中為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享廟。故神來格也。游謙溪曰。當渙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己之精神已哉。昭格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群策畢集。蓋濟渙之首務也。渙與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萃。大无如假廟。乘木有功。要有一乘字。有濟險之才。巽時順勢。无所艱難之詞也。如乘舟者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為險矣。當渙之時。聖人只要人奮力往濟。故曰有功。所以鼓豪傑向用之思。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播蕩離披。渙之象也。渙之時。神靈幾无主矣。先王亨帝于郊。而為民昭報。立廟于國。而曾孫用虔。雖所以合鬼神之神。

下經會通 卷八  
渙正令天下知帝命未改將為奉天主也。又知祖功宗德未可  
遽忘將為承祧主也。而陰聯人心實係于此。  
程敬承曰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于亨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  
尊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神于此不至渙散  
也。王龍溪曰合渙在收人心收人心在使人知所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  
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渙之為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天  
下之事至于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閹則興利除害之情壅事  
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

顧身則分歆胥感之念微此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  
也者渙去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冰釋而水流盪也  
是故初六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杌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渙  
其群小臣不背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絕陰私之盡也而  
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而後天下  
四海關節脉絡无不貫通精神意氣无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為  
聚興而本原于格廟在中之一誠  
陸庸成曰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日得人初无才而  
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二因奔而遂頤故悔亡也然人臣非无才  
无地之患所患私已以愛力植黨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

下至會通 卷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四之渙群。真可謂矣。靖公之忠。堅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无群臣。戮力之患。所患君意鬱而不宣。君澤壅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號繼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心。廓浩蕩之恩者。以諸臣之助。勩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拯于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觀太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疚也。洪亮山曰。彖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則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為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渙之功也。初六用拯馬壯吉。初居渙始。渙未深而事易濟。宜用拯也。无濟渙之才。而順乎九。

二資其才力以濟時艱。猶用拯而得壯馬也。渙必有濟。吉。蘇然溪曰。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然悠緩因循。不知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托也。二剛中之才也。六爻獨初不言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矣。彖曰涉川。爻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為濟險之具一而已。取象坎為美脊之馬。象二剛中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才弱而得吉者。以其順九二之剛。資人以濟也。要在為之早耳。

九二 渙奔其机悔亡

濟渙者先據形勝九而居二失其故居似有悔矣然剛來不窮都上游以控制天下得形勢之便猶人奔其机而安也則可乘机觀變而面恢復其悔亡矣

奔者來之速也机所憑以為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蕭何取漢中鄧禹守南陽諸葛定巴蜀皆是此意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為遲疑故言奔者二象壯馬也象曰渙奔其机得頤也據形勢以濟天下渙時之頤也今奔其机自可漸而興復得其

頤矣

頤以濟渙言非徒以得所安為頤也

六三 渙其躬无悔

人臣之義无以有己六三雖不中正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以天下為己責而鞠躬盡力不恤其私渙其躬之象也則于臣道无愧何悔之有

諸理齋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无悔此心无愧也以義理言不利害言周用齋曰躬者一人之私群者勿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

渙其躬與匪躬同義

下至曾通

卷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故渙其躬可以无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群得元吉也。悔小而吉大，躬與群之辨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躬者，志在天下國家之外，報主之念重也。

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已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已之私可散，以成天下之公心乎？无內者也。惟无內，故謂之志在外。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也。四當濟渙之任，下无應與，是大臣能散朋黨，專心事上者也。元吉矣。夫天下之渙，皆由

時說渙有  
丘又多一  
番偶大義  
事似兩截  
矣

人自為群，不相統一。是以渙而弗合。今私黨既散，則能激發人心。人各解其黨，而合為一統。若丘陵之聚矣。此真老成之妙算。國士之良謀。豈尋常思慮之所及哉。

渙群散一己之私交，渙丘散天下之私交。承上句來，只重渙其群。人臣欲混一天下，先去渙一己之私交，以激發人心。小群渙，大羣自合。此四之用心妙處。故贊之曰：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能渙其群而元吉者，非其心之知識昭融，而光度量恢廓而大。何以能之。此正匪夷所思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下全會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大號即是  
漢王居之  
詔宜一氣  
說下

天下之渙。始於人心之離。而人心之離。始於財聚。則當渙之時。而欲收拾人心。非散財不能也。五中正以處尊位。為能散其號令。以渙王居焉。則无屯膏獨肥之患。可以收天下之心。而无咎矣。

時說一向平重。非也。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傳曰財散則民聚。何以聚人曰財。則濟渙不當散其居積乎。約說曰。謂之汗者。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于中而決于四体也。陽實為居積象。人君當渙之時。非發散財之詔。以散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乃可免咎耳。汗乃心液。汗一發則百骸九竅之蘊結盡

解矣。朝廷德意盡發之。號令則民心之蘊結无不渙矣。巽有號令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王居无咎者。由其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也。有位。則有能散之權矣。非德以居之。祇以自封耳。能渙而得无咎哉。

位字不重。只重以正居位。盖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在居位而正者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人心甚憂。惕矣。上九以陽剛居渙極。能渙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斯民皆出乎憂。惕。則渙不終渙。

下至會通

卷八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血去即是  
不進出二句  
不平

而功成矣。无咎。

就人臣濟渙言。當渙時。海內分裂。而生民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  
危急。而人心震驚。所謂憂懼也。蓋上九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  
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去且出而无咎也。取象坎為血卦。又為  
加憂。一說逖字作遠字解。使斯民遠出于湯火之中。即象所謂  
遠害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海內分裂。而生民塗炭。害甚矣。能濟其渙。而血去焉。則害遠矣。

節 ䷻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坎為流水。澤為上水。下澤以注上水之流。節止而不行也。在人  
則立身制用。限而不過。故名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无  
弊。故亨。然不可過也。拂情逆性。至于不近人情。則苦矣。豈能通  
乎。不可守以為貞也。

節者。所以調有餘不足。而歸于中也。原非矯情而過也。節亨之節。  
自然之節也。節則是中。則必亨可貞也。所謂之節也。苦節之節。  
矯情之節也。苦則非中。非中則不可貞。不能亨也。亦不可言節也。  
舉太過者示戒。維節道于不窮也。苦者味過乎中之義。申屠逖  
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

下經會通

卷八

節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抑其過而歸之中也。

全彖合旨。全彖反復發明見節貴中正不可過節之意居多。人皆知不節之為害不知過節之為害也。玩行字通字見得財貴流通過節則壅人主不得托言節儉而都豐贊于大內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何以亨也。蓋節道貴中偏剛則太儉偏柔則太奢皆非中也。此卦以全体言剛柔均分以二体言二五得中是以均而不偏者節于其間節而得中者也。所以亨也。亨則不窮矣。如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則非天理人情所安其道非中窮極而不行者。

也。烏能亨乎。是可見節貴可行勉強行之則苦矣。惟因人情而制宜使人欣然悅焉。乃為貞也。觀之卦德以兌之悅行坎之險安于節而說以行之也。所以然者何也。惟節道之中正也。蓋九五當位主節而其節也酌中正以通行于世矣。通則何至于苦而窮哉。所以悅以行也。節道之善如是則其節與天地合矣。蓋天地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節以中正故四時不窮于運而通也。人君法天地之節費出有經匪頒有式節以中正之制度則用財不濫不濫則不至橫征以害民而制度可通行矣。是其節即天地之節其制度即四時溫涼寒暑之宜自然而然非若過節者之不可貞也。所以不窮而亨也。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首節亨字即下文行字通字。得中即下文中正。節非節省。誠恐傷財而節制之耳。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剛柔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字見分與得中為一串事。勿作二意。分對得中獨舉剛者。蓋節道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得中以明節道之善。蔡汝楫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无用中之人耳。

二節。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耳。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其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三節。說以行險。時說俱云。說則易流。遇險則止。節之義也。若此則行字毫无着落。且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節流水之義。其功

與苦反  
通與窮反

當位中正  
不可分德  
位平對中  
正即所謂  
剛得中者

在兌。今反謂遇險則止。與卦旨不合。夏官明曰。說以行險。係在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閑。以限制之。與險何異。然其所為險者。以和說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程敬承曰。中節之謂和。者。物情之所甘也。說也。不說則苦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通也。不通則窮矣。中正以通。非即悅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于苦。

四節。正是發明中正以通之義。天地之節。正在四時成氣序。推遷即節也。天地之中。正以通也。聖人之節。正在制度制度內。已含中正意。有制度而後不傷不害。聖人之中。正以通也。即所謂說以行

下經會通

卷八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險也。不害，承不傷來。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民用民行，不節則流，故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為制之。自車服章采，以至宮室器用，各有限制，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也。節，民用也。德存于心，行見于事，則為議之。自民彝物則，以至進退周旋，皆為擬議，使心無過思，動不踰則也。節，民行也。皆為節于天下也。數以為度，辨于數，萬用皆有自然之限。德以為行，執于德，百行皆有自然之限制。裁制于心，議擬議于心也。无非求合于中正而已。楊氏曰：民侈受之以節，若受之以中，无有形受之以

婦重議德  
行佳

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以制為節也。先民以身為制也。故曰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六爻合旨。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

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徂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于

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

程敬承曰：節者中也，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于中也。中則甘，故可行而通，過中則苦，則不可行而塞。九五主節而吉通，六四安節而亨承甘也。惟其中也不節之嗟，毋論矣。上六過節而苦，方且行之一身而艱，安能通之天下而順。此夫以不中而成塞者也。君

子所以貴知通塞也。知通塞者時也。時即中也。節道貴中洵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初九剛正則德能自守。節初則時未可行。故能節而止。守其制數度議德行之具。而不敢輕試。象不出戶庭也。則知止不殆。何咎之有。

蘇氏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闔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初居卦始戶正當闔閉其兌塞其門則為知時。二以剛居中戶值其闕乃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則為失時。兩爻時字最重。初前遇陽。奇有戶象。二前遇陰。偶有門象。

初二爻依愚見就節道更切卦旨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之道通則行塞則止也。知時之塞而不敢求通。此初之所以中節欤。

初之不出謂知塞可也。無言通者以見初非知塞而不知通也。且知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所謂中正以通是也。蓋塞當其時則塞即所以為中正也。然其塞也乃所以為通欤。洪亮山曰初念无塞故知塞知塞則知通而不必于塞焉爾也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程敬承曰通塞之通即彖云節道之通通也者自一身而通之天下者也。塞而不通於節道乖矣。此不出門庭所以為失時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時可行也。以隱為高，不知制民數度，議民德行，以有為于天下，故象不出門庭，潔身亂倫，凶何如也。

初前遇陽，當戶而塞，不出可也。二前遇陰，如門斯闢，高亢自賢，所以致凶。蘓子瞻曰：澤上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之无咎，言當塞也。二之為凶，言當通也。惟二塞極而不能通，故三泛濫而不節耳。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君子不能遠時，能不失時，可為而不為，自失機會甚矣。故凶。

○

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時通則出為是，其不出者非也。時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不中正，居說之極，非能節者。以行已則蕩而无檢，以制用則靡而不經。至于德從而敗，財恣而傷，乃始為之憂嗟，此自貽伊戚耳。又誰咎哉。

此在說極上取義。說極則悲，故嗟也。取象節之成卦，在六三一爻。今坎水出兌澤之上，非三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

下至會通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而致嗟自取耳又誰咎哉

洪覺山曰此蓋自咎之詞也常人之為不善一遇險困莫不懲艾嗟嘆思反其所為者故聖人以无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

○六四安節亨

九五主節于上六四以順正承之度數德行一惟成憲是遵安者順而无強之謂蔡氏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由不忘其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九五其節吉往有尚

九五為節之主而有中正之德其為節也教不強世制不病民節之其美者也盡善而吉矣以此而行天下安之往不有嘉尚乎

安節之亨吾以知四之承上耳豈徒為下之分然哉道之所在乃安于順承也不然外昭法守中能无強乎哉提出道字見得事涉苦難者雖勉不安惟上節之而耳故下由之而便楊氏曰九五方以其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下至會通 卷八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謂人情之其悅而可從者他爻之節其在我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其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達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象曰其節之吉居位中也

其節之吉以其居位中也中則存心不偏故能調劑天下王道平康而其美矣故吉也

節而其即中節之和居位中即未發之中以德言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道中則其過則苦上居節極乃節而至于苦即事所當節

重中字

殊非人情所宜而凶矣然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苦節之凶猶勝不節之嗟也

蘓紫溪曰苦與其對其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其其苦爻之備可以共德經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其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解與彖詞同荀爽曰道昌有窮節云苦者窮之也繩一人未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公天下。勉一時未可。以通萬世皆窮也。

中孚



兌上 巽下 小過

艮上 震下

陸庸成曰。乾終于夬。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為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為中孚。以震巽為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昼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昼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中孚



兌上 巽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体中實中虛。一心之孚也。卦德下悅上巽。兩情之孚也。故為中孚。夫孚既在中。則至誠所感。何人不格。何事不濟。雖人至頑。

冥如豚魚之无知。亦可感之得吉。况有知乎。雖變之難圖。如大川之至險。亦可涉。无不利。况平居乎。然非矜。小信。可感物而涉險也。正而不諒。執而能通。信所當信。而合于貞。乃為利耳。豚與魚。喻人之難感。如有苗傲象。涉川如忠信行。蠻貊利貞。即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感所難感。如豚魚。見天下无不可感之人。濟所難濟。如大川。見天下无不可濟之事。信乎。孚為貴也。又恐矜者。執小信以自堅。故點出貞字。示人貞正善成。其孚也。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極其孚也。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

全彖合旨

程敬承曰

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內先焉。

下經會通

卷八

三十一

什利涉而曰舟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之無形。虛之象也。天  
無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郭氏曰。全彖以君臣言。亦可便于作文。首二句。兼君臣看。化邦  
穩承中孚之至。豈惟化邦以之。及物以之。濟難。无往不利。然不正  
之信。未有能化邦者。况及物。濟難乎。故必利貞以應天。然後可。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  
魚也。利涉大川。乘本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者。以卦体言。二柔在一卦之中。而中虛。二剛處二体  
之中。而中實。夫中虛則一物不容。中實則萬理皆真。此信之質  
也。以卦德言。下悅以應上。巽以順下。夫下悅則臣以悃誠媚

茲。上巽則君以忠信順從。上下交孚。則風行天下。乃化萬邦之  
作孚也。此信之化也。故名中孚。由是頑冥之民。无不輸誠。雖  
如豚魚。无知而信自暨及之也。故曰豚魚吉也。由是實才運于  
虛中。應變不窮。如卦象之木乘水。而舟虛以濟也。故曰利涉大  
川也。然又何以利貞哉。蓋孚命于天。至誠不二。而實純粹以  
精。或意見未融。念慮偏主。即非正而不可以言孚。惟中孚以利  
貞。乃與維天之命相應也。此所以人无不格。事无不濟。而為化  
原也。欤。

首節玩二而字。宜一串說。心无私欲。中虛也。无欲處純是天理。即  
中實也。虛而實。毓化之原也。下說以孚上。巽以孚下。天下有不



不可分木  
與舟為二

化于孚乎。孚乃天之命人之性。天下有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未到。故必孚乃化邦。然後謂之中孚。不可以化邦為孚之效。二節信及豚魚。須玩一及字。及即到義。誠不到彼不能感也。蘇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偽。海客忌机。而鷗鳥相狎。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遊。而物相忌于无兢之天。何豚魚之不可感也。鄭氏曰。天則真人。則偽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乘木舟虛。重一虛字。程敬承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也。舟外實內虛。是為乘木舟虛。諸說分乘木為實為才。舟虛為虛為誠。誤矣。舟惟虛。故乘之者可濟。陸庸成謂孚乘才而出。虛其中。以運之。是也。

虛舟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舟惟虛。故可遊于水。心惟虛。故可遊于世。舟虛。无心者也。末節潘氏曰。誠者天之道也。原无不正。中孚而貞。則皆天机之自動。誠感誠應。如信于豚魚。與虛舟之往來。澤中有莫之為。而為者矣。應天與天相合也。彥陵氏曰。天命於穆不已。只一太虛。人得此為心原。无偽妄。何嘗不正。其不正者。實以有我之私也。完此虛體。則意見不執。反于天命之初。无少謬矣。故曰。乃應乎天。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侔之。以中孚。惻怛之良。莫如好生一念。故于獄之可疑者。審之又審。以求其生。而姑緩。

下全會通

三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意  
心而無憾  
是盡乎

民之死焉。則中孚之意有溢于法之外矣。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心也。議獄緩死。不是兩項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大抵議生于疑。則當緩。楊誠齋曰。元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獄成而孚輸。皆中孚惻怛之意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兩無憾也。潘氏曰。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取象議獄。兌象緩死。巽象六爻合旨。程敬承曰。孚貴中也。不中不足以語孚。二曰縻。五曰

孚。在陰之和。中心之願也。斯其孚乃化邦之原乎。初重始交。无他則孚矣。四戒私交。匹亡則孚矣。六三茫无定主。而徒取信于敵窮。上九膠不知變。而徒執信以求通。豈所語于孚之中哉。奚以應天。奚以格豚魚。非化邦之道矣。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孚。孚如二鶴鳴子和。然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哉。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身信之道。貴乎審初。所可信。无如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定志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安能燕而安乎。此只在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袁了凡曰。有他非謂舍四而有他也。既從四而心復有他也。燕是中心安裕。慶意分兩路。便不閉造。虞吉欲其審于始也。有他不燕。恐其變于終也。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初九虞吉者。以其當中孚之初。而初念最純。係心于一。而志未

變也。

虞吉從初字得來。未變即是无他。孚之至也。在初則未變。而終則不可知矣。故戒其有他。欲竟其志于終也。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二五中孚相應。君都臣俞。藹然于廢歌喜起之間。象為鶴鳴于和。所以然者何也。以六二有懿德也。懿德在我。自有以動其愛慕之念。是我有好爵。彼亦係戀之也。此所以交孚欵。相應孚也。所以相孚德也。又意主感鳴。先而和後。吾先而爾後。鳴鶴在陰。喻幽隱之誠也。誠无幽而不達。故和者遠。好爵无人而不有。故靡者衆。靡者孚而不可解者也。曰我。又曰吾與爾。我實有以

此一德之  
孚自然契  
合如此  
曰我曰爾  
直是朕畧  
形迹矣

下經書通 卷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曰未變曰  
頤是乎曰  
志曰中心  
方是中心

乎彼耳。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縻者。天理之自亨也。潘雪松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徹于幽隱。猶外飾非中孚也。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取象鶴知夜半。信鳥也。聲長而聞遠。由其發于中者大。故孚之遠也。處于內。体居重陰之下。故象在陰。鳴者。兌象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頤也。人心好德。稍涉勉強。即非中孚之實。五誠出于中心之頤。故不期應而應。如鶴鳴子和也。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頤。出于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夫人相孚。必道同志。合相為資助。而後行有常度。三居悅極。不信不果者。上為信窮。必信必果者。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是得敵也。敵則不相配。而相觸。尚安望其有定主哉。但見或鼓而起。或罷而止。而作止无常。或悲而泣。或喜而歌。而憂喜靡定。其何以濟事耶。

此因失其親。而无以自主者。夫人自己操持不足。苟得一圓融。斟酌者為之佐。猶可使之有主。三不中正。習性无常。不能任事者。乃與信窮之上九為敵。又不能輔人任事者。兩拙相當。是以作止哀樂。漫无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此三之過。上亦與有責矣。愚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說方醒

看來敵者均敵不相下也。豐之遇配是彼此相資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意見相左故謂之敵。惟相左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各不相下如此本義不能自主謂我欲如此彼又欲如彼非由我自主也。時說謂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故无常非也。三原是无常者非因人而无常也。若從上九上九乃執極者豈无常哉。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或鼓或罷者由位不當而无德故无恒若此豈徒咎于敵哉。爻無罪上外无賴而冥行象專罪三中无主而妄動。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居陰得正德之盛也。位近于君位之盛也。德位兼隆似迫主矣。

看來四為成乎之主。德是虛体。幾望不處。盈也。匹亡。无私黨也。二象一意。

為月幾望之象。自非狗國之臣鮮不植交而忘君者。四乃絕去私交而精白事主如馬匹亡為則不疑不忌何咎之有。傳曰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不為黨也。此大臣絕私交而一心于君者。一說月幾望以中孚言不以位言。雪松曰月本无光借日以為光。六四柔体之虛而承實剛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陸氏曰四惟得正其中孚之虛体幾與中孚之實體相當如月之幾望然一意孚五三雖同類以其不正不能應天與之絕而獨上孚五故象馬匹亡夫孚道在一惟馬匹亡則心一而得中孚之象故无咎。兩馬曰匹謂對也。取象月陰象幾望近中象。

下經會通

卷八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馬匹亡者言其絕初之黨類而盡中孚以事上也所謂義无私交乃心王室者也

絕字下得妙惟絕故能上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中正居尊下應九二交孚之固有非讒邪能間者為有孚攣如之象孚乃化邦之效所由致也何咎之有

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在二曰縻五曰牽皆固結不可解之象說而異孚乃化邦正在此爻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攣如惟其剛健中正居尊位正得其當也有信任賢士之實德取人以身也

舊以正指德當指位非也宜俱以德言易述曰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隣而后貫于億兆以化成天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天下事理常與時勢上下而不可膠于一定上居信極務執其信而必欲行之初不度時之可否勢之順逆如翰音非登天之物自信羽族之能登天而強欲登之也以是為貞則拂時忤勢賊身而已凶

胡氏曰雞鳴必先振羽故曰翰音或曰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

此與鶴鳴  
在陰相反  
非真信也

求頭鳴而求信。非中孚之道。所謂信窮失位。信不由中也。取象鶴知夜半。雖知且皆有信之物。故中孚取之。巽有雞象。在卦上登天之象。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登于天者，守乎至于窮極而不知變，必敗于信矣。豈可長乎。

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或曰：虛聲外飾，中實內喪。天下其孰信之。故曰：何可長。見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不可繼也。趙氏曰：信由中，則此感彼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聲大實喪。雖揚詡而不長。故邦家之聞，不如內修之達。者鶴鳴在陰。

之類也。聞者翰音登天之類也。

小過  震上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為小過。夫以義而言，陰過于陽，非分也。然勢之所在，則陽亦不能制而亨矣。但當安守柔順之貞，乃為利也。利貞何如，但可置力于本分之內，而為所當為。至于大事，而力不堪者，不容越也。然所為雖小事，亦當收斂謹密，不居已于亢，而居已于卑。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所處得宜，事无不當，乃大吉也。

小過如臣子之勢，有過于君父，僚屬之勢，有過于官長，天下亦有

下

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等時節過者勢也故亨不可過者理也故戒以利貞卦詞雖有許多說話摠不外利貞二字可小宜下正所謂利貞也以其人言之三分有二文王之小過也以服事殷文王之利貞也或曰小過以事言不以人言謂行貴得中而氣或稍偏必矯枉過然後得亨理所當過即是時中如寧儉寧固之類又有以沉潛之性看謂陰柔的人過于謹密周慎也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陵君子故先與之以亨即戒之以貞而且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若曰才力只可小就若大事則俟大者為之耳其曰大吉者非為小

者許也小者能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者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又何患矣

全彖合旨蘇紫溪曰卦詞只是發出小過之意彖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為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為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為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強欲上人也非宜也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言原无二層意飛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于物有飛鳥之象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



則逆下則順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  
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鳥遺之  
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名小過，而詞曰亨者，卦體陰多于陽，是分處其小而勢過于  
大，運其能亦可无阻而得亨也。曰利貞何也？蓋小過之時，當  
量力安分，不可妄為，故審理而退守，乃與時偕行也。時行何如？  
二五柔得中，柔本不足任事而得中，則能知時不過，以處小事，  
所謂與時偕行也。可以吉也。三四失位而不中，惟剛斯能有為，  
而失位則无任事之德，不中則昧時措之宜，以任大事，非所謂

與時偕行也，故不可也。又何取于飛鳥哉？卦體內實外虛，有  
飛鳥之象，鳥故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者，當小過之時，挾一  
上人之心而處于驕亢，則于理為逆，持以下人之心而安于卑  
遜，則于理為順，則與時偕行也。貞也，此所以亨。

首節過而亨，因其過而善用之，故亨。前講小過字以人言，若以謹  
密之過言，亦可須玩下意，蓋事有待過而後亨者，故過而亨也。  
二節時字，全彖大旨，不徒曰利貞，又加一過字，蓋時當過而過，非  
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陸氏曰：遠時則中者，亦過遠時則  
過者，乃中趨時，所以宜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  
也。姚氏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關

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  
量力而審處。不可只爭箇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  
彭山曰。小事言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  
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為所不當為矣。有飛鳥之象  
鳥鳥遡風而為逆。此與人之力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為順。此  
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為順。不當強為其大也。飛鳥  
之象或曰才小而張大者。取象卦之全体。內二陽象鳥身。外初  
二五上象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  
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地遠聲微。小過之象。君子以小過之時。豈能為驚世  
之事。但就一身之中。如行已如居喪。如制用。无關於天下國家  
者。皆小也。皆不妨于過也。故行寧過乎恭。而不過乎傲。喪寧過  
乎哀。而不過乎易。用寧過乎儉。而不過乎奢。此皆小事而宜下  
者也。與時行也。

吳氏曰。山上有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  
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惧。遯世无悶。乃  
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晁嵩山曰。時有舉趾  
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  
以出血。時有三婦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

註不可其  
入講不必

足。以矯時。勵俗也。吳草廬曰。三者非有取于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于平而已。所謂時中也。取象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六爻合旨。程欽承曰。卦名小過。而以小者為過。越大者之事則不可也。是聖人所深戒也。故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遇者。不取其弗過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亢。逆道也。此飛鳥之所以凶。密雲

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于三四。倦。鳥。摠之。則不可過之一言。盡之矣。初六。飛鳥以凶。

初以陰柔之躁性。上應強援。又居過盈之時。是以志氣驕亢。上而不下。有飛鳥之象。則滿極招禍。以致凶矣。

此小人依勢自逞。而立致禍敗者。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柔本下。從四而躁動。失宜下之義。以如師。能左右之。以凶。以飛致凶也。不好。全在飛字。鳥音宜下。而飛則上也。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災。青鳥不宜上之故也。蘇子瞻曰。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初有以臣迫君之象。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以凶。自作孽。不可活也。亦无如之何矣。

如何是莫能解救之義。仲虎曰。大過有棟。棟象棟之用在中。故于

下。登。曾。通。卷八。初。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之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為純德之臣。其進而事君也。過三四而遇六五。是克去驕亢。獨秉溫恭。有過祖遇妣之象。如此則不陵迫其君。而遠得為臣之分。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矣。何迫上之咎哉。過。丟去也。祖。比驕亢。遇。適合也。妣。比柔順。不及。不敢陵迫也。遇。臣合。臣分也。此。宜下。宜順也。一說。祖。指三四強臣也。妣。指六五柔君也。取象。陽在上者。父象。尊于父者。祖象。三為父。四在上為祖。五

陰而尊。祖妣之象。二五相應。同德。過三四而遇五。有過祖遇妣之象。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其君者。以臣之分。不可毫髮過君。及。則過。則干。臣紀矣。游氏曰。臣過其君。非坤道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迫之禍。故不可也。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者。惟此一爻。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剛正之三。衆陰欲害。所當過者。在預防也。乃自恃其剛。弗過。備焉。則小人得以投間而中傷矣。凶。

聖人以此戒三。謂當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

此與不可  
大事之不可  
同

可見凡事  
不可過惟  
君子防小  
人不可不  
過

防檢一疎傷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從之有乘間意。或曰不過為備而反從之。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

○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之害人甚矣。雖過防猶懼不免。况乎防之不至。小人者或過而一肆害于陽凶將如何。

○

如何乃危之詞。所以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四當過時可以无咎何也。蓋以剛居柔寧安于下而順毋過于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遠合其宜矣。故无咎也。若去柔而更以

剛往弗遇則過故有厲而當戒。然則將以處柔終乎。剛不可過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過以為常。是天下事无時可用剛也。烏乎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也。

陸君啓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弗過而過之者。上是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陸庸成曰三四俱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儆其防疎則召灾。四其過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下至道 卷八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位不當  
反是好處  
與他處異

下經會通

卷八

四十六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弗過遇之者以剛居柔為位不當所以弗過于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厲必戒者蓋往則過剛而以傲取敗剛終不可長用也所以必戒

九四本不當位但在過時乃為過恭則亦過而不過乃為宜耳不可長內勿用永貞意已包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柔弱之木處太高之位又當陰過之時已過矣是以天下之事日入于非雖欲經濟其何能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此時或得陽剛為助可也乃弋取者又六二之陰以

此說妙合

无能之臣輔不振之君安能濟乎密雲而終不雨以此

不雨見无成功象五不能為也自我句輕戈者遠取之意彼謂二穴陰也象二不能為也或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于

五過甚矣乃居尊自亢澤不下寃則欲潤澤生民必下求巖穴之士以為輔也故勸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取象陰陽和而後雨

艮陽止于下卦而不交而六得五位陰已過盛故象不雨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有穴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密雲不雨者以居尊過高負勢自驕不求賢以為輔也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下經會通



卷八

四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六居動體之上，又陰過之極，故其施為動作，弗合乎宜，而違理  
逆常，又過之甚者，與飛鳥之宜下者不同矣。不猶弗遇過之飛  
鳥離之者乎？則凶必甚。天災人青，雜然並至，是之謂矣。  
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  
陰弗能過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過，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  
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青，无不有之。然則  
陰之過，豈陰之福哉？離遠去也。穿雲沒影之謂是，謂二字有味。  
无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惟孽自我作，是之謂災青耳。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也。况可至于亢乎？宜犯天人之忌也。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至于亢，將何  
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己致，復何言哉？六五已上，謂已  
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兩已字俱是已甚之已，亢字即彖詞  
逆字。仲虎曰：此爻與四相反，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  
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過之期，故  
四言遇而上言弗遇。


既濟  未濟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  
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  
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卦昼觀之，坎離錯綜，即是否泰互見耳。

按既濟之上，即未濟之初。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

既濟  坎上 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主佐協力，位各得正，施為當可。太平既已濟矣。

故名既濟。夫既濟則盛時已過，難望大有為也。僅可蒙安而享太平之餘休，其亨也亦小矣。然小亨豈易得哉？必思患預防，不怠戒，慎固守，其貞可也。所以然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惕，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蒙孽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舊以亨小作小事亨，以初吉終亂作天運言，非也有以未濟律之。亨小以天運將衰言危之也。利貞初吉終亂，以人事言戒之也。其說可從。看來俱以人事言為佳。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胡氏曰：創業之主，以憂



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未幾而終亂。迭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全彖合旨。全彖重人事。上曰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此時非利貞以保之不可。貞只是憂勤謹畏。曰正。曰中。皆貞也。大抵治之未成。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治之既成。无所有事。止心于是生矣。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可知終非能亂而亂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大象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為不窮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而曰小亨者。蓋時以濟名。則豐盛已過。而伏衰之漸。但可

小有亨而已。此時而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故曰利貞者。以卦体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是剏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剏正則不至好大生事。柔正則不至好逸滋弊。此保濟之善道。所謂貞也。所以維治亂之運于不窮也。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之吉者。以六二柔中。是柔而不過。憂勤而不輟。所以吉也。逮其後柔漸靡焉。怠荒无所事事。而止心生矣。止者治道之窮也。此不可不利貞也。

曰小亨者。國家當極盛時。亨之大者既通。摠有好處。都是尋常。故曰亨小。非謂小事也。剏柔正。兼剏柔言。而初吉則單言柔得中者。何也。創業之主。專要做事。故貴剏。守成之主。最忌多事。故貴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柔則持盈守滿而得中又非因循而止所以吉也止則過于柔而非中矣故其道窮而亂看來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時治極生亂極生治此雖天運皆人心造之也處無事而止心生則亂從茲起處多事而戒心生則治從茲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治亂者人之心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之象也君子倅之以保濟于是戰兢恐懼以思其患而謹微杜漸豫為之防則有備無患濟可長保矣

思以心言豫以事言一串說思患豫防離明知險所以常濟而不

敢有終止之心既濟之功也既濟无功惟思患預防以為功泉翁以思為治亂之原得失之幾也程敬承曰既濟本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生于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于思者思其終也患生于无亦卒而不及待故貴于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患矣豫防不過是守貞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免以利貞危以終

亂何哉蓋經營禍亂不足為憂而養安无事深足為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袵日戒慮其終也喪弟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于濡首終止之亂人自

下至會通 卷八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為之。天何尤哉。嗟夫。猶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竇深淵之隕。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于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綱。程敬承曰。六爻之義。初吉終亂。盡之時。遂分下三爻為初吉。上三爻為終亂。似太拘泥。愚謂保濟之道。惟思患預防勝矣。初之曳輪。濡尾。慎動之始也。二之喪弗戒行之亟也。三之勿用。防外患生也。四之衣袽。恐內治疎也。五失時而不戒。故受福不如西隣。上止極而終不戒。故濡首而不可久。其防其防。其君子所以保濟而永元不濟者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輪取任  
慎重濡  
尾取慮  
周密

既濟之初。其逸欲未萌。止心未起。謹戒此其時矣。何如而後无咎哉。必長慮却顧。而不敢輕動。如車將行而曳輪。如狐將涉而濡尾。則敬慎不败。可以无咎。此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其心常若如此。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只是一點敬慎之意。慎則終能前。終能濟矣。故无咎。輿之行在輪。曳輪則不前。獸之涉必揭其尾。濡尾則難涉。未濟象也。蓋既濟之初。而有未濟之意。所謂思患預防也。要識得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下經會通 卷八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居初能戒。如曳其輪。則防患預矣。而蒙孽不萌。宜无咎也。

義者宜也。義字正。與道窮相反。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弗可喪。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亦有三。故尾可濡。輪可曳。大川可涉也。特重奮發。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既濟之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亦曰濡其首。言平之不可玩也。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必得君而道行。猶婦必得茀而可前行也。二以中正應五。宜得行其志者。但五居既濟之時。狃治安而忽于任賢。二雖有志。

七日得即  
在勿逐看  
出佳

何能行哉。有婦喪其茀之象。然中正之道。豈容中廢。何必汲。求行。久當見用矣。不猶喪茀者勿逐而七日得乎。

胡五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于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則中反為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于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且自失。其在我者矣。夫我先自失。烏乎七日得。爻凡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勿逐二字。重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急于求合。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之以勿逐。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下至會道

卷八

五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何以七日得哉。保濟以中。道在二。舍我其誰。何必逐而後得也。語中要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是治安之日而或有不庭者以間吾治則用以伐之高宗伐鬼方之象也夫高宗當中興之時接全盛之威以伐鬼方猶必待三年後克則兵可輕舉哉設不得已用兵則當慎于擇將而小人勿用也  
伐鬼方象全盛而用武也下二句是戒詞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于外者聖人恐其失之躁動也故為之戒

○曰以高宗之威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孫氏曰遠而為中國患者莫甚于夷狄近而為中國害者莫甚于小人用小人以治夷狄是去一亂復生一亂也或曰三年克之不貪近功不幸苟勝有箇周悉萬全慎而持久之意此善用其剛者取象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年克之師老財匱困憊甚矣苟為得已可輕舉乎程傳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是過于敬畏者故致治保邦之器无不備具而心猶不敢寧也防之又防象乘舟者慮舟之漏而預備衣袽猶恐漏至而不及覺終日戒懼不以衣袽自安也此大臣計深慮遠為國家保太平者

二句一串說皆取象于舟自濟上來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承平日久釁孽易萌即防閑已周隱禍常伏故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大象思患在預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後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思患預防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密取象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忌戒備也蓋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之象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何以終日戒也心有所疑懼也誠恐一念不謹禍患旋至故不敢自恃其有備耳

疑非疑惑之疑乃疑懼之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于心終止

疑與止字相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亂能疑則濟

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為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天下大福惟君享之五雖居尊其時已過而天命人心莫之挽番豈若二始得時而天與人歸乎其象猶東隣殺牛其祭雖盛不如西隣之薄祭實受福也

東隣指五殺牛盛祭居尊之象西隣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受福得時之象玩一實字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紂而移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无受之道耳

不以二五  
言佳

一說東西者彼此之詞言人君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不足故借兩隣祭禮以示警懼使五知所戒也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蓋教五以祈天永命之道非君失時臣得時之說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者非五之位不如二也二之始得時也惟得時所以實受其福吉方來而未艾也

重一時字吉大來正以時言大來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程敬承曰凡物彼來此受吉之大來以二之實受也實受者誠實

以受之禴祭可享。非誠不能格也。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可為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正亂終之時。雖以陽剛極戒備，猶恐不保，乃以陰柔處之，忽而不戒，是以亂愈極而險愈深。如狐涉水而濡其首也，不亦危乎？

所謂終止則亂也。濟何以濡首？蓋自以為濟而怠弛念勝，不至載胥及溺不止矣。此即是厲。洪亮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于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溺而已。是故君子濟世必以身在

濟之中。如六爻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拔于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取象坎為濡，上為首。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其首厲，則危亡立至，豈能久乎？

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无及矣。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的端倪。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好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醕酌，開卷離披時節，所以有這不好的意出來。

未濟



坎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為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是人心不怗，人謀不臧，事无所濟，故名未濟。夫以天運言，未濟終有可濟之理，將未必亨，然而致亨亦頤人事何如耳。時方在險，撥亂為難，以謹畏之心求濟，則終濟矣。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漫无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无攸利。

未濟非終于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周用齋曰：凡事每成于老成練達之才，而多敗于少年剛銳之輩。故以小狐象之，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慎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慎，故勇于濟，勇于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或曰：紀綱

略振法度粗舉，而即急于存心，疎于處事，如小狐汔濟而濡尾，為易迷曰：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狐尾豐于身，濡則身隨以溺，小狐力未強，汔濟而尾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

全彖合旨。全彖見未濟之必亨，始終重人事上。首節以人事得亨。二節首四句見人事當盡末二句見人事未嘗不善。人自敗之耳。周用齋曰：柔得中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濡其尾故不終濟也。雖然剛柔應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得中則舉措當，相應則心力協。此濟世之道也。項氏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何以亨哉。蓋未濟之時，非小心謹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也。今六五柔而得中，柔能謹慎，中則協宜，所以亨也。小狐汔濟者，是時事方殷，尚未出險之中，此時正宜畢力維持，謹始圖成，以收永濟之利，而乃濡其尾，无攸利，則始乎不謹，卒乎不克，濟而不續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要在得協濟之人耳。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謀猷不臧，然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終有濟矣。此未濟之必亨，在人之續終耳。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

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无不可濟之事。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辯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以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推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居之方也。于是以慎辨之，因器命名，緣分定制，使親疎貴賤，各得其序，尊卑大小，各安其分，而居方焉。則民志定而天下可濟矣。

天下未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不為之辨，孰肯各安其所而不相侵犯也。然不慎，則不能辨，慎字最重。時當未濟，无事

物字誤得  
廣君巨上  
下俱在內

一經人  
不要謹慎。况辨物居方乎。象旨曰：水火異物，辨之使群，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或問曰：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經緯曰：易首咸，虛无心以受人，終既濟，思患預防，表无心之心，不可无也。首恒，立不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也。

六爻合直。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

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于茲矣。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

凡欲濟天下者，才足矣，位得矣，時可矣，乃能進而為，初以陰

柔居下當未濟之初。是无才无位。而又非其時也。能進而圖功。乎。濡尾之象也。吝可知矣。所謂小狐者此也。新進喜事。不度勢量力。急于求濟。而反不能濟也。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体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矣。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体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看極字佳

事必敬始。而後可以善終。初之濡尾。雖時不可為也。亦由不知敬慎故耳。或曰。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也。王氏曰。未濟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于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猶曰无休已也。九二曳其輪。貞吉。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而才臣貞靜者少。乃五柔君。而二以陽剛應之。宜其逼也。而居柔得中。能盡恭順。退守而不敢進。如曳輪然。則得臣道之貞。而可成濟時之功。貞吉。

下經會通 卷八

六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程敬承曰坎自有曳輪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自止而不進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无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謹密不急濟為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如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以九居二非能正者而貞吉何也。以其柔中宅心忠順故能威福不專而行乎為臣之正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六三陰柔不中正以淺才涼德之身當未濟而往鮮不仆矣。故

凶此非時事之難病在獨力不足耳。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則英雄之助可資也。苟能借力共拯則未濟者轉而濟矣。何涉川之不利哉。

既云征凶又言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若是。蓋征者自危猶陸走則用己力涉者乘物猶水浮則借舟力。此自用不足用人則裕在三之自審也。王註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未濟征凶者由其處位不當无才德也。位不當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

既濟六爻不出卦名，獨未濟六三言之，未濟六爻皆位不當，亦獨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大臣任撥亂之責，而以剛居柔，為失其剛志，欲有為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故勉之以為能貞，則難无不濟，心无不愜，吉而悔亡矣。其貞何如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戮力助勤之日，是必以剛決作其震發奮，然為國家揚戡定之烈，至于積久以圖殫厥心力，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焉。此所謂貞也，所謂吉而悔亡也。

有以變化氣質言者，不似與濟時不合。

以大臣濟天下言。貞字宜虛講，下二句正是貞也。時說講貞字皆云光明正大，以為摧陷廓清，順天應人而不徼幸成功，將下意講盡，則下講便重複矣。震動也。濟天下非剛健不能，所以轉未濟為既濟者正在此爻。蓋既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事。然始出于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成功，非極其陽剛用力之爻不能也。故有三年受賞之象。陳氏曰：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愆。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時，以濟世為志，既能貞而悔亡，則濟世之志行矣。

下經書通

卷八

六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說一志行見得未濟之時至此方可濟也。非奮發能如是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主濟者也。文明內蘊。本體極其虛靈矣。居中應剛。英賢樂為之輔矣。故能洗心浴德。而本體粹白。瑕類盡融。貞吉而无悔也。由是而暢四支。發事業。所謂闡然日章之君子也。煥之為禮樂文章。一皆誠則形。則著。根于實德。而非矯飾也。天下文明何言如之。

舊亦主變化氣。說然玩无悔二字。與悔亡不同。乃是與之。非矯偏歸正之謂也。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无。不待于亡也。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本

有光而乘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所謂付物以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成君子之光是也。貞吉无悔。以天德言。君子之光。以王道言。貞即有孚。提君子二字。則有孚之意。光字內已含。不是光又必本于有孚也。此二句乃申贊之詞。總只完得箇貞字。

陸庸成曰。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輝而又吉。備三吉而无一悔。其盛于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誠以任賢佐。故諸臣戮力。大臣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為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醞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而本于有孚，則功業彪炳，天地將為昭矣。其暉无不吉也。

言君子便見光本于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克之欽明其光乎。克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妙也。唐凝菴曰：孚在內則光有体，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實德充盈，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在五暉吉之吉，在天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濟之極，時當濟矣。復何為哉。正宜與時安息，待天命之自至。

○如孚于飲酒，鳥則无佞，倖欲速之咎矣。然謂之有孚于飲酒，非盡諉于天命，正緣人事已盡，所以能自信耳。若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警心，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濟乎。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于陽剛與之共濟功成矣。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矣。而上九才過乎剛，求濟不已，則患必生。非所以濟也。故云有孚于飲酒，即需所謂飲食晏樂也。孔明之吟嘯于先子房之辟穀于後，皆得乎飲酒之義也。若過于自信自樂，則為刘伶阮籍之濡首矣。人心易放，故聖人戒之。是字對非字看，義所當為之謂是，即指孚說。失是即所謂孚失其孚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品裁謂之節。即是之所在也。今從而不及。如飲酒而至濡首。則信時之過。无所取裁。亦不知節甚矣。

不知節。即為失。是與初不知極相應。陳氏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謂之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

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无用為用。而卷舒操縱。總歸于是。斯陽德完局也。胡雲峰曰。既濟以

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一時字。易于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見矣。

總論

蘓紫溪曰。上經終坎離。以其為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未

濟。以其為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不窮

之机乎。夫欲生。不窮。舍水火无由矣。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而成于天。以水之潤。濟火之躁。則非以火濟火。以火之烈。濟

水之寒。則非以水濟水。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然下潤者皆屬之

坎。其烟。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体。无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為知極。為知節。其誠也。為貞吉。為行正。其誠而明也。為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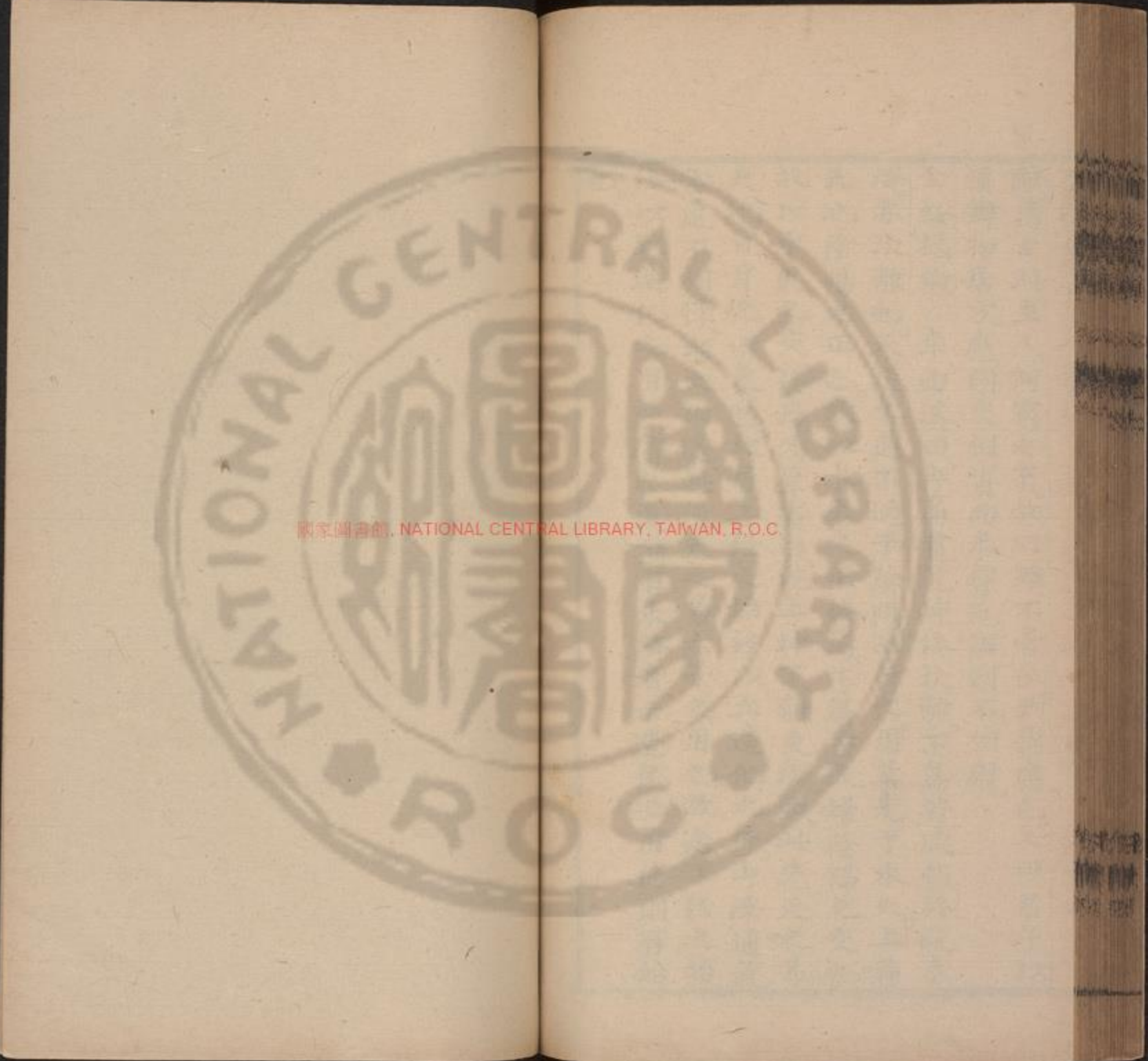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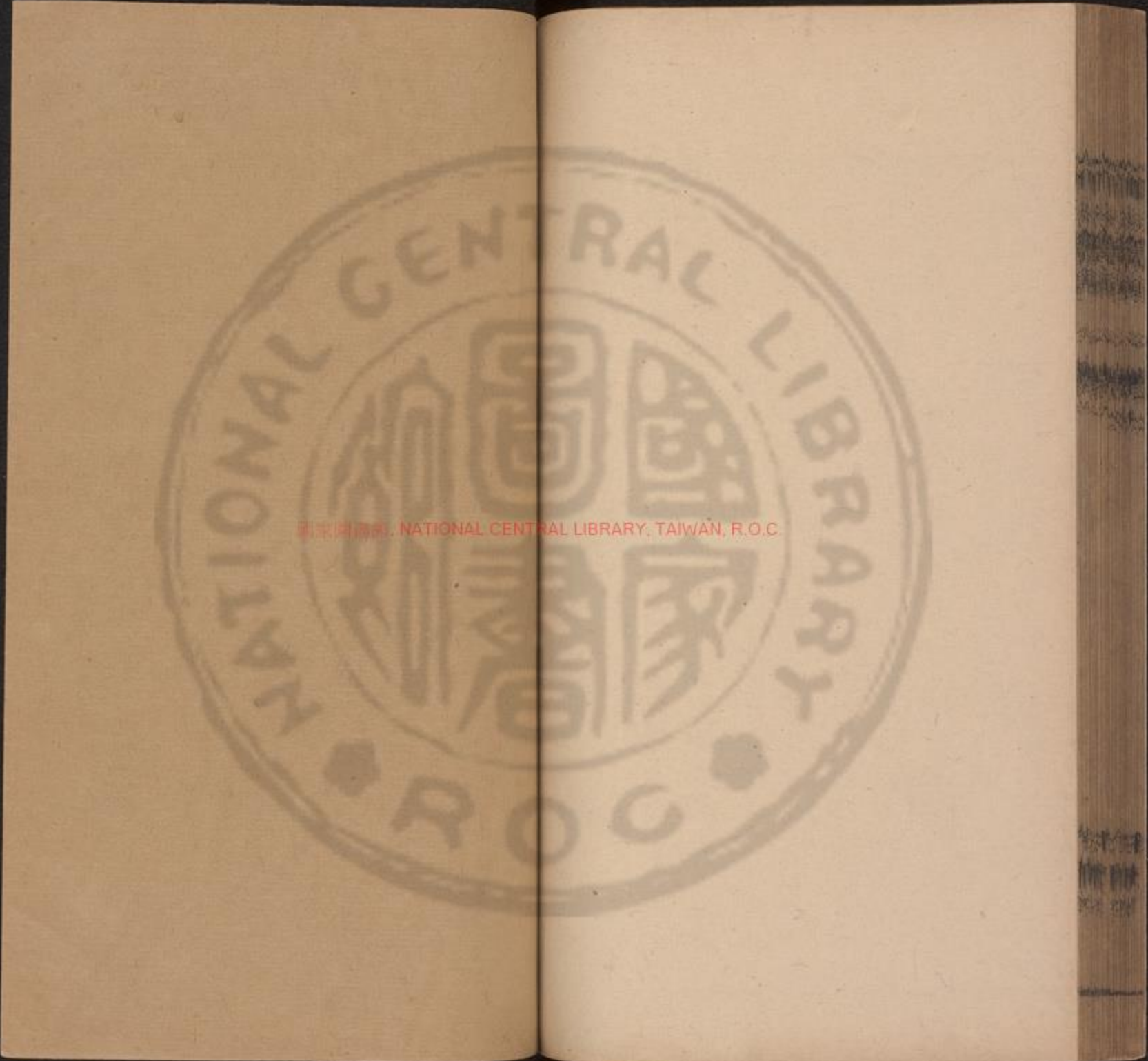
離萬古此生。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无。辨則不相射。

全經總論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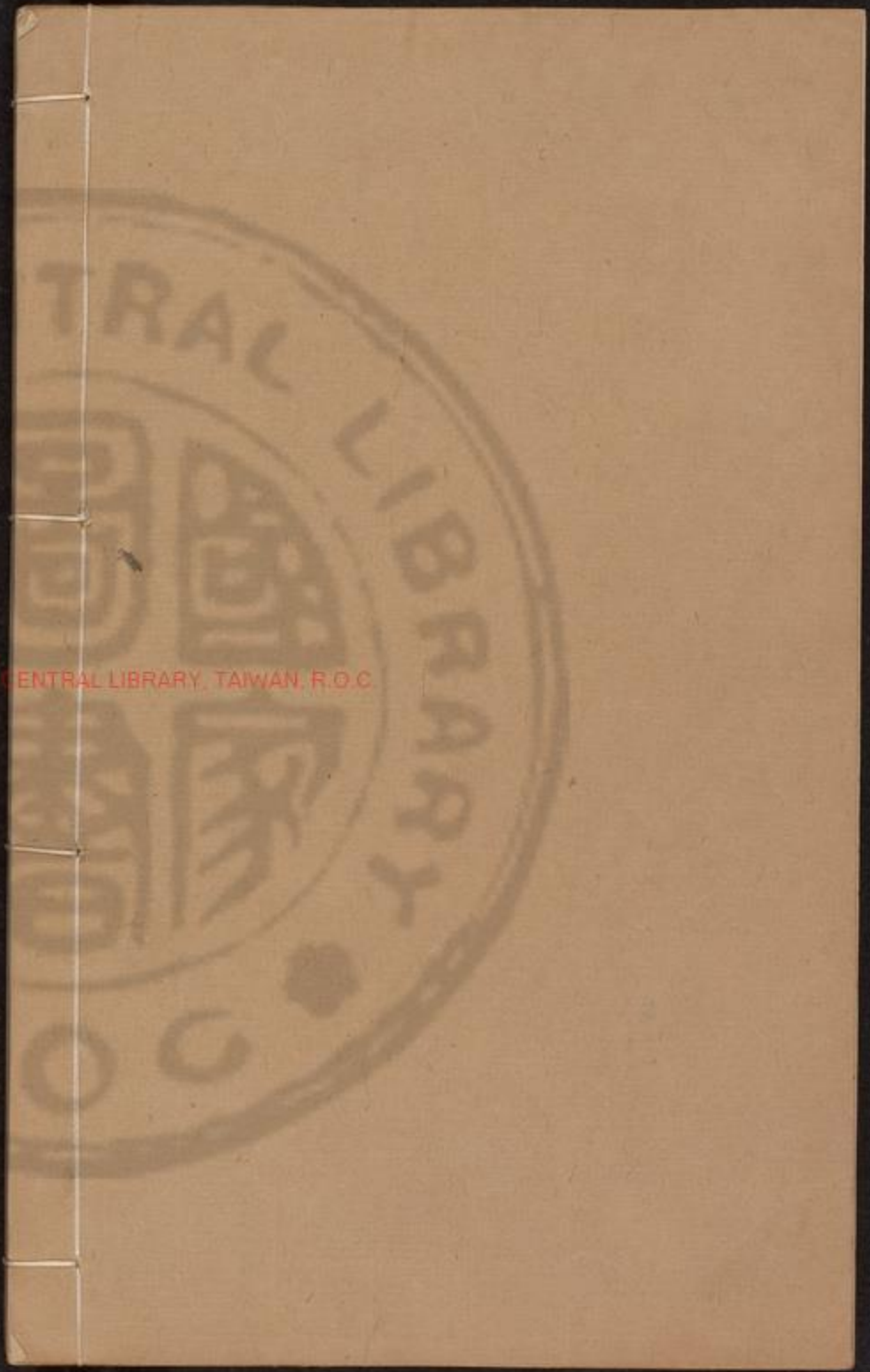
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体。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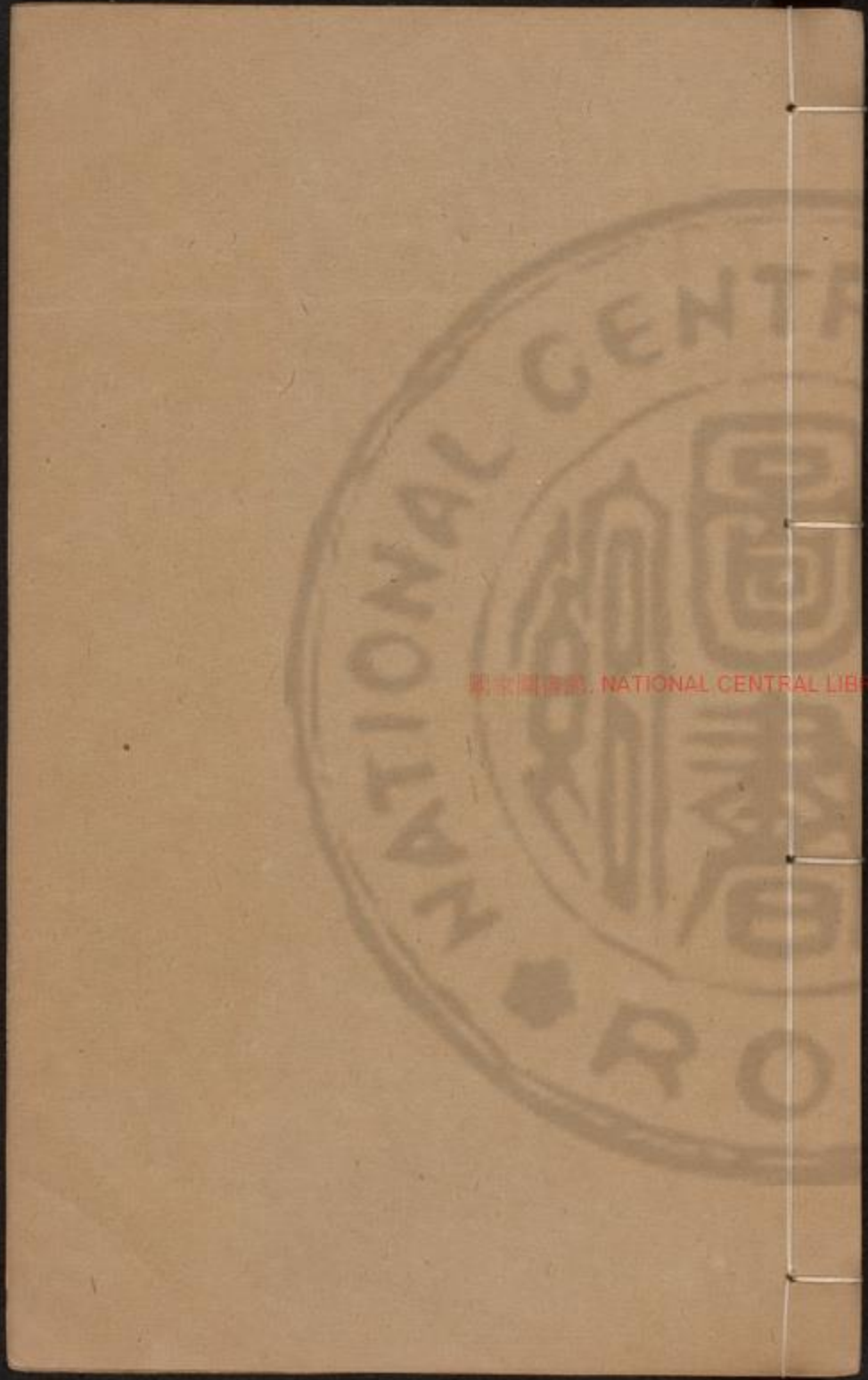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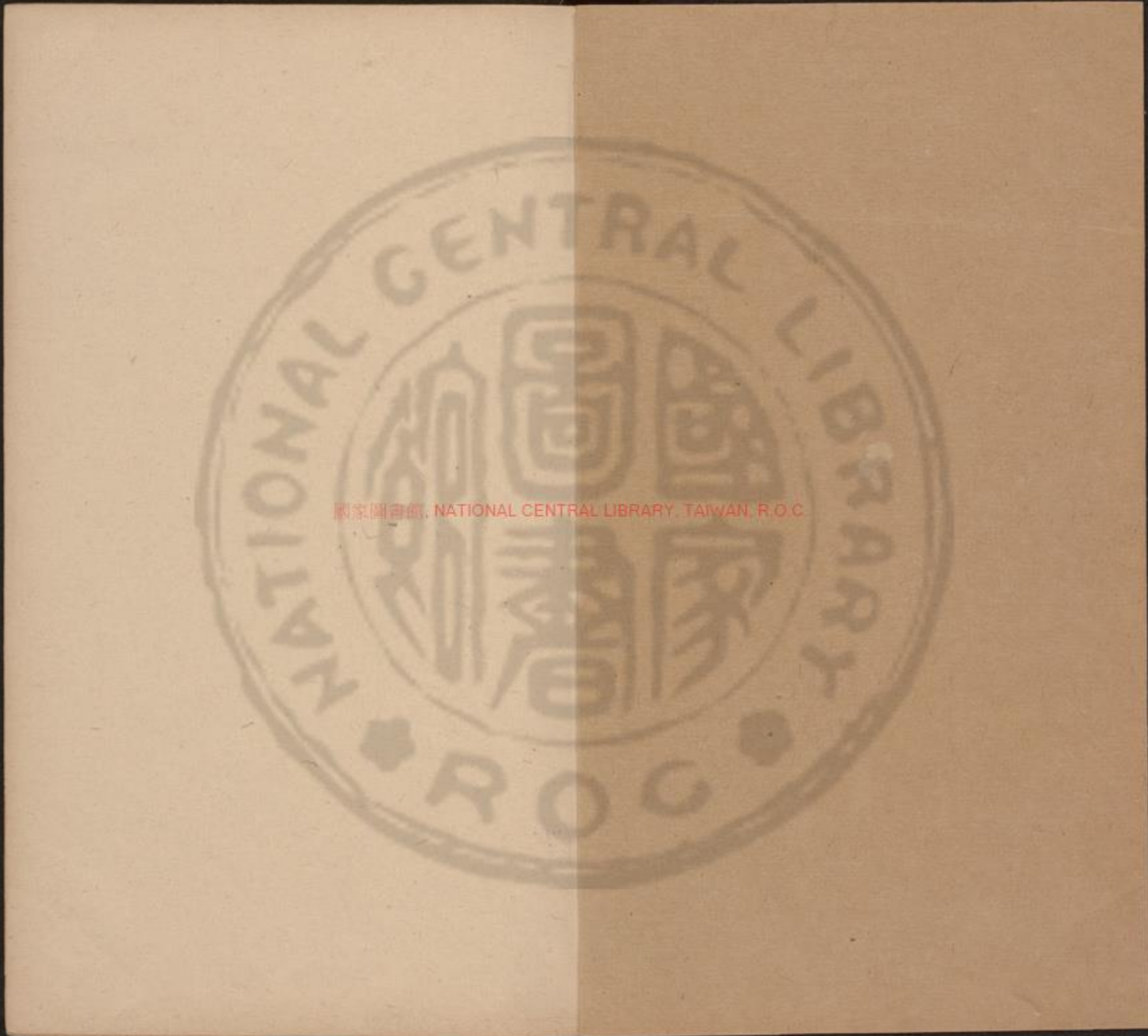
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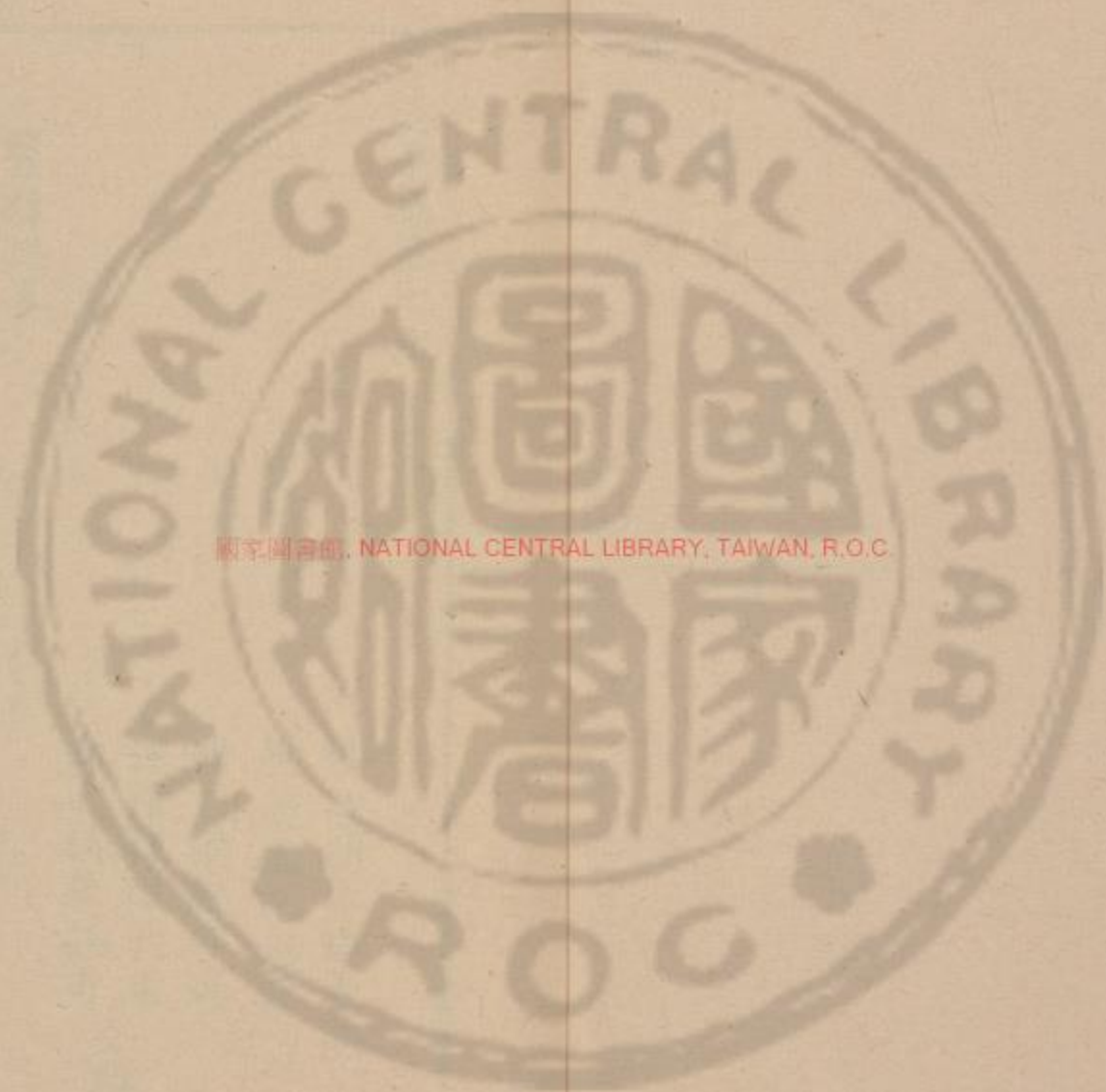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5939 v.5







周易會通卷之九

繫辭總畧

經。繹。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確。然。隤。然。貞。一。為。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

上繫會通

卷九

繆昌期當時甫閣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  
汪邦柱砥之甫  
江柟楚餘甫 全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上下傳首  
未得言易  
簡可見易  
道一易簡  
蓋之但上  
傳未章言  
德行德行  
即易簡也  
下傳首章  
又言一  
亦易簡也

進而本諸天也。二傳之終極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利而歸之德。行德行者，聖人之易簡也。至健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效，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存焉。反而約之身也。又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疑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貞於一而道矣，乃其贊卦爻也。廣大準乎天地，德業效於聖人至矣。而約之君子之擬議，易體立焉。其贊著策也，本天地之數，極深幾之神，又至矣。而通之，日用之酬酢，易用行焉。其發擬議變化之端，要何思何慮之則，惟樞機於言行，司契於人心，約之精義，約之利用，約之畏慎，謙密研幾而時動也，以致一也。此可以觀德行矣。

程程總略  
融會全繫  
脈絡相聯  
首尾互應  
後學發此  
二傳無餘  
蓋矣

程敬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旨，而實非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地，惟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異矣。聖人觀象係詞，係此者也。而象因乎變，妙於動，即為道。分三極而合之為一天，詞判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得此，一者易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非教人憂悔吝，震无咎以趨易，避險云耳。固知易之道盡於易簡，準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神易以

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陰一陽之道也。无體之易乃從陰陽生。而名易。无方之神乃從陰陽不測而名神。洵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變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之也。聖人衍天地之數於尸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尸數之變化无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酬酢祐神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為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奉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

道而察民故。何以興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係詞變通鼓舞誰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為之。神盡則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化者也。即能成變化而无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人乎。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貞一。一即易簡之謂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之淑慝者。貞于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咸戒慎。一致故也。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鼎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

此一。如射隼苞桑知幾而沒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于理之一。而其心貳其行罔濟。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令不罹於憂患云耳。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辨而吉凶決。兼六爻之變動則當否異而吉凶生。大哉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終始而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一也。係爻象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也。其惟辭寡者乎。斯之吉人。即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簡理得者乎。嘗總為之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

以成象爻也。是聖人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即天地也。易簡而知險阻。則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係詞二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上繫

天尊全旨 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體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于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于卦爻之中。然而天地與易。摠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道盡于乾坤。乾坤盡于易簡。君子之體易簡。正。體易之實功也。

開口說天地乾坤未  
言體乾坤  
而參天地  
前後相應

程猷可曰通章以易之乾坤為主歸重易簡上夫子係詞開口便  
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見得有天地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種  
悉具有乾坤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亦種悉具是乾坤所在即  
天地所在也未有易先而理在天地既有易後而理在易矣而  
根于自然之易簡非有所安排造作也天地所以生成者此易簡  
也易之所以摩盪者此易簡也聖賢所以崇德廣業者亦此易簡  
也此易簡而與乾坤合則其德即天地之德業即天地之業而  
成位乎中矣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為聖賢  
以與天地參耳此章俱就先天之易言故曰易簡何也一部易  
書只是剛柔二畫摩盪而成何等易簡故夫子別出易簡以示人

而末節成位乎中分明是指義皇作易之聖人

李氏曰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乎易理繼言易理見于天地以見易  
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聖賢兼修之學  
以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  
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之為書聖人所作也非聖人私智所為也天地間原有易理  
聖人因而摹寫之耳且觀易于摩盪之後有乾坤矣貴賤矣剛  
柔矣吉凶與變化矣然乾坤豈自易始哉天以純陽位上而處  
尊地以純陰凝下而處卑一健一順已有乾坤之實矣乾坤不

先易定乎。自是有貴與賤。非位于易也。地與萬物之卑者陳于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于上。則易中卦爻列于上為貴。列于下為賤者。已位此矣。有剛與柔。非斷于易也。天與凡物之陽者。性常主動。地與凡物之陰者。性常主靜。則易中卦爻。陽動稱剛。陰靜稱柔者。已斷此矣。吉凶辨于詞。豈始于詞哉。觀于事之一念。向善而衆善咸集。一念向惡而衆惡皆歸。以類而聚。人之善與善交。不入惡黨。惡與惡交。不與善謀。以群而分。聚分而善必吉。易之順理而吉也。聚分而惡必凶。易之逆理而凶也。吉凶不已。生乎變化。起于著。豈始于著哉。觀于日月之升沉。星辰之顯晦。在天成昭回之象。山川之流峙。動植之榮枯。在地成經緯之形。

象形之陽化陰者。著策之陽窮于九。化為少陰之八也。象形之陰變陽者。著策之陰窮於六。變為少陽之七也。變化不已見乎造化有自然之易如此。

此夫子從有易後。追論蚤前原有易如此。鄭氏曰。通節重乾坤二字。若貴賤剛柔變化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吉凶二字外。未嘗有是名目。皆夫子彖傳象傳標出。蓋六十四卦。總是一箇乾坤。而此乃其中所具之物件。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陸庸成曰。乾坤之于易。為門為緼。是剛柔變化所包含而從出者也。故乾坤定乃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斷不相混。故辭各指其所之。而吉凶生焉。總之剛柔變化其間。假令變化不可見。則乾坤

宜以首句  
作一頭下  
面作四段  
講或如陸說  
揆歸變化  
俱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句宜串

或幾乎息矣。此之易理原在天地。俟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句  
句有陰陽字。  
天地重健順。不重尊卑。恐碍下卑高也。卑高兼天地人物。陳者  
鋪列有等級也。位者。以次相序。自不容紊也。貴賤。無內外乘承言。  
凡剛必動。凡柔必靜。常者常性也。對變言。動而無常。則易衰。不  
得為剛。靜而無常。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  
雜。乃為不已之德。置陰陽言。剛柔者。質可見。氣不可見也。方嚮  
也。物人也。方即物情之效。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品也。吉凶本善  
惡而生。所聚善惡之漸積也。所分善惡之異黨也。蘓子瞻曰。方本  
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于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

在字看得  
活

或以變屬  
象化屬形

之生于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于  
相形也。象者。乾道之流行。故屬天。形者。坤道之結實。故屬地。象  
形。即變化所在。且象形各自有變化。非合象形而為變化也。易述  
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耳。其實  
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也。形者。象之體質。晉于下也。張氏曰。  
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假若日月無往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  
伏。潮汐人物无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幾乎息矣。故日月星  
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伏老壯榮  
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  
顯矣。

上接象言通

卷乙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剛柔即乾  
坤作質故  
天地之能  
謂易書  
言此變化

吳因之曰首節不是叠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  
化之象形无不具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是故聖人因之以作易焉見天地間只陰陽兩端而萬事萬物  
之理莫不悉備画一奇以象陽画一偶以象陰剛柔立矣由是  
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為四矣  
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  
艮坤四相摩為八矣是之謂剛柔相摩易之小成也由是以乾  
兌離震為主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之陽卦立

矣以巽坎艮坤為主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之  
陰卦立矣是之謂八卦相盪易之大成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  
允乾坤也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也無不具其中矣則夫造化  
所在何非易理之著見乎但見天地間雷霆之鼓舞也風雨之  
潤澤也日月推遷寒暑代謝也孰非是陰陽之變化也生人生物  
哉由是陽而健者乾道乾道所成則男為陰而順者坤道坤  
道所成則女為陰陽之變化滿盈于天地之間皆易理之變  
化呈現于天地之間也至此則易書造化相為流通信乎易非  
聖人之強作矣  
是故節聖人作易之事指橫圖言摩以相生言兩物相摩也盪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相交言不止于兩也。伏羲畫卦時就他一上加二，却象似摩以一交八，却象似盪。此形容字眼非真摩盪也。摩在八卦未成之先，盪在八卦已成之後，摩盪即變化也。荀卿曰：看未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紀聞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鼓之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徹上徹下俱是易理，非造

化在易之說也。但時說皆以成象成形平對，殊非書脉。且乾道坤道此二句已含易簡一章關鍵處，宜一直說下。謂天地間千變萬化，總不外此陰陽易書摩盪之後，凡宇宙鼓者潤者運行推遷，无非是理之流形，生人物之散殊。如此說方得書脉。鼓之四句在造化上說，不宜着物，二之字輕，一者循環不窮之謂，寒暑句跟日月來亦可。吳氏曰：震為雷，離為電，震即雷也，巽為風，坎為雨，伏羲圖圈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而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云言潤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為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曰鼓曰潤

曰運行曰一寒一暑此正摩盪之妙  
乾道節乾坤當陰陽看男女舊說無人物言有單指人言者更與  
易簡之旨相合蓋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  
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  
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  
人固有之理而德業所由成也 蘓氏曰玩二道字二成字則人  
之道一天地之道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 姚承菴曰在  
人形質為男女德性為易簡夫子要人形質上識有易簡之理故  
先成男成女隨說知始作為易簡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乾坤當  
天地看易  
簡在氣机  
上看不可  
著物

然是乾坤之道最廣大又最要約以分見于天地者言之後乾  
天也有父道焉不特成男而已氣始其形理始其性盡男女皆  
主宰而資始之也乾其知大始乎坤地也有母道焉不特成女  
而已氣成其形理成其性盡男女皆作養而成就之也坤其作  
成物乎 于始物可以觀知盡物始之若甚難矣不知乾健而  
動者也即其所知氣至遂著理行遂通蓋物始之不必物  
經營之也何易如之要之乾之所以成位者惟此易而已于成  
物可以觀知盡物成之若甚煩矣不知坤順而靜者也凡其所  
能皆因天之氣固物之形因天之理全物之性蓋物成之不  
必物之創造之也何簡如之要之坤之成位者惟此簡而已

言乾坤之理。以起下文無体之意。不復主易言也。重下節。易知簡能。正見天地德業之盛。成位于上下處。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然兼而体之存乎人焉。彼易簡者。吾與天下同為良知。同為良能也。誠能法乾易以存心。而克去艱險。則明白坦夷。盡人皆可知矣。法坤簡以處事。而謝絕紛擾。則徑直要約。盡人皆可能矣。惟易知。則我以是存心。人亦以是存心。凡天下以心相信者。皆吾親也。惟易從。則我以是成能。人亦以是成能。凡天下力于為

善者。皆吾功也。有親。則因信從之衆。其精神更无古今矣。不可久乎。有功。則因倡率之廣。其作用直滿宇宙矣。不可大乎。可久。則其德日新之盛德。是賢人之德也。可大。則其業富有之大業。是賢人之業也。德業至于賢人。而吾之易簡。一乾坤自然之易簡矣。天下之理。有不得乎。至于天下之理得。將見天以易始。物成位乎上。地以簡成物。成位乎下。吾以易簡体物。成位乎中。何愧哉。可見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易理于吾身。

陸氏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

成位指作  
易言于章  
肯更緊

也。法乾坤者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孰能與于此哉。

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有乾坤。此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自有生來。易簡之妙。合下稟受。所謂良知良能是也。此良知良能何人不可知。何人不可能。只因自生情識。所以生出无限艱難險阻耳。故從易知易從說起。直說到有親有功。可大可久。无非形容易簡之妙。以易知二句為主。下教句逐一數出。非有先後。俱是本

體脩証工夫。不是向外尋討者。天下事不可一毫著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只是主乎理。而不著一念。簡只是循乎理。而不著一力。易知易從。俱著已言。且慢說人知人從。能易簡就是易知易從。惟易知易從。方是易簡。非謂易簡了。然後易知易從也。易知即是親。謂天下本然之情。與我常相通。非人來附我之謂也。易從即是功。謂天下當然之事。與我常相合。非人來助我之謂也。久即至誠无息之久。萬古一日。良知之本體如是耳。大即善與人同之大。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耳。程氏曰。本義云。有親則一于內。何也。蓋易知之心。既與天下共知。則一而不二。其精神更无古今當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

何等直截  
不必如時  
說泥腐字  
下節易簡  
又多一翻  
工夫轉出  
聖人來

后世而在也。所謂克舜其心至今在者。故曰可久。若說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避世不知。將自悔乎。賢人猶言過人。若說賢而未聖。則可大可久之外。豈復有加乎。体易工夫已到極處。下節再無工夫。故直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足上之辭。末節易簡即與乾坤易簡合一了。天下二字重。曰天下之理。便是充滿世界之道理。亦是天下公共之道理。然皆性分所有的。本是現成。惟易簡則早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群分者。成象成形者。萬有不同之理。无不收拾盡矣。得字最要理會。在我之理。即是天下之理。更無兩樣。成位乎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夫生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人之位而無愧于人。與天地

並立為三。不必說到贊襄處。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天尊地卑而言也。

聖人設卦全旨。程氏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于剛柔摩盪而歸諸易簡之理。至論聖人。体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此章言後天之易。究析于詞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居安樂玩。曰言無不利。亦從後天論也。張彥陵曰。上章言聖人之蚤卦。此章言聖人之繫辭。然辭實不外于象。實不外于道。象之所在即道也。聖人繫辭。全是借象以顯道。之所在即天也。君子學易。全要得道而合天。從象字剔出一道字。從道字提出一天字。見君子與天合一。方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完學易工夫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伏羲畫卦吉凶之理固默示其微矣。然有畫無文。民用弗彰。周文聖人。于是取先天六十四卦而布列焉。統觀卦象。則時有消息。而係彖詞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爻象。則位有當否。而係爻詞以明一爻之吉凶。則易道大備。而利用彰矣。然所以觀象係辭。果何本哉。蓋辭固因象而係。象又因變而著也。卦爻之奇者為剛。進之極。則柔推夫剛。而陽化為陰。化所由生也。卦爻之偶者為柔。退之極。則剛推夫柔。而陰變為陽。變所由生也。是其變化之間。消息當否。无不具焉。所謂吉凶已寓此矣。觀象

係辭非本此卦

中。上言辭所以作辭作而占在其中。下言變所以生變生而象在其

聖人節。要發出吉凶得辭而明意。妙在觀字。觀是周文心印。羲皇之易。處作易之事。全在此節。

剛柔節。是原觀象繫辭之由。相推要發出活動的意思。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內推出外。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也。如陽窮于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于六。自然有箇七隨後而來。如推出來一般。相推即是變化。生无兩層。朱子曰。陽化為陰。只是恁地消縮去。故曰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

變。胡氏曰：易之道不外辭占象變。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而明吉凶。變化變也。變由象而出。故曰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聖人所觀。此也。聖人所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係于詞。而其原實起於變。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夫辭占象變。具而易道。備矣。天下之理。有不模寫于其中乎。是故辭之吉者。即人事惠迪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事從逆

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既失而困。悔憂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即既得而安肆。虞之象也。象變之中。柔變趨剛者。即造化退極而進。消而復息之象也。剛化趨柔者。即造化進極而退。息而復消之象也。既變而剛。即陽明用事。晝之象也。既化而柔。即陰晦用事。夜之象也。至若剛柔變化。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九六迭用。所謂動也。其三極之道乎。蓋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無陰陽。動于初二。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動于三四。即人道之仁義並行也。動于五六。即天道之陰陽迭運也。易理無該固如此。

二節時說以辭占申上觀象繫辭象乎人事象變申上剛柔變化

象乎造化者來不必分項只云詞占象變具而天下之理悉備其中。揆見易之至精至實而人不可不學也。故下文即接以君子學易之事。是故二字貫下二節。象非相似乃形象之象。凡人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則能自訟而悔。安意肆志則必召辱而吝。虞安也。憂虞分貼方明白。朱子曰。悔吝是吉凶交互。處悔者吉之漸。吝者凶之端。且吉凶悔吝四者循環。悔便吉。吉便吝。吝便凶。又悔正如剛柔變化。剛而化之即是柔。柔而變化之即是剛。亦循環不已。

變化節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造化之消息。昼夜者造化之幽明。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初

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即變化也。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之動為道。非以六爻為三極也。象滯而不神。道則變動不拘。動即道也。道至極也。極一而分布于天地人為三。故曰三極。蒙引曰。語道体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易有太極推原于卦爻未定之先。此言三極之道推究于卦爻已動之後。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可不學乎。是故身之所處。有為持循之地。而安適不變者。則在易之序焉。卦爻之中。剛柔往來。陰陽消息。莫不有當然次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居安樂玩  
據先成說  
言君子之  
心一易也  
其工夫之  
詳則在觀  
象玩詞現  
變玩占

第。足為居身準也。居安在此。則一身皆易矣。心之所寓。有為悅  
絳之真。而沉潛玩味者。則在爻之詞。為蓋爻之詞。假象明理。稽  
實待虛。莫不有精蘊。旁通。足為悅心資也。樂玩在此。則一心皆  
易矣。然豈以動靜間其功乎。是故靜而未卜筮也。則觀其得  
失。憂虞之象。而玩其吉凶悔吝之詞。此居安樂玩矣。動而已卜  
筮也。則觀其剛柔相推之變。而玩其吉凶所決之占。此居安樂  
玩矣。蓋易之理。即天之理。動靜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  
之。居無不安。動無不順。不亦吉而无不利哉。  
孫慎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係詞。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  
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以不學矣。是故君子所

居而安者。在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吉凶悔吝之爻詞。  
其躬行心得。只是一箇易理。居安樂玩。不是君子去居而安樂  
而玩也。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此卦爻之序列。分明三極  
之道之昭陳。此卦爻之係詞。分明三極之道之闡發。次第燦然。義  
理瑩然。足為君子之居安樂玩耳。故君子居則云云。動息于斯。而  
不能舍也。吳因之曰。居安亦非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千翻  
萬覆。凡事循理。做得恰當。不泥定卦爻之迹。而運用精髓。處渾是  
卦爻所著當然之次第。究竟亦無他道時而已矣。爻詞雖不如彖  
詞之約。却一爻自有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其負轉推移周流活潑  
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允盡洩于

上卷會通

卷九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只有吉  
利一途易  
之凶悔吝  
亦要人挽  
到吉利處  
故必吉利  
乃見平易  
達天也

六畫若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思暗想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故曰樂而玩者久之詞居斯安匪安不成居矣樂斯玩匪玩不成樂矣

末節象辭變占不可平辭占即在象變內象變即易之序未筮為象既筮為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為詞既筮為占胡雲峰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此獨言吉一者蓋學易之後自無凶悔吝也無凶悔吝即吉也

也

蘓氏曰君子身與道俱即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為象心與道契即與易之詞契而忘其為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詞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于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遺矣陸庸成曰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言凶君子休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章全旨首章以画卦言有望于賢人之體易前章以繫詞言有望于君子之學易此章則合卦爻詞而言其通例泛示衆人之用易也

程氏曰通章重詞是統言卦爻之詞之通例也彖詞言乎象爻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詞即卦爻  
之詞只重  
詞便談卦  
爻不可分  
三項

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係而卦爻之精蘊。關矣。要之。聖人  
係詞。其言吉凶。甚辨。其憂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  
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于初。知所悔而改之于後。所  
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于无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  
例也。係詞之功大矣。其實辨吉凶。一句足以槩此章之旨。指其所  
之。即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震无咎。無非言凶與民同患意也。  
吳因之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是易書平易通  
達之教。至憂悔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默奪人心。尤開物  
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通章非徒叙列通例。全要發露。聖  
人憂世覺民之心。自其所示曰言。自其所示之。包含處曰存。

○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  
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先天立象。意已盡矣。何文周二聖。又繫詞以盡其言。无非覺民  
意也。彼文王繫彖。果何言乎。言乎全体之象也。周公繫爻。果何  
言乎。言乎一節之變也。彖爻詞有吉凶者。蓋言象變中有時  
之消。位之不當。為失。則凶也。有時之息。位之當。為得。則吉  
也。又有悔吝者。蓋言象變中有向于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內  
生怨艾而成悔也。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內啓尤釁而成  
吝也。又有无咎者。蓋因象變時窮位極。不免有過矣。于窮極之  
中。求其一節之變通。卒能因位轉移。隨時斡旋。而善補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首節須把羲皇卦說起。方與卦有大小相應。姚鳳格曰：聖人觀象而係彖詞。故彖以言乎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宜者也。聖人觀變而係爻詞。故爻以言乎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也。彖非無變。但在全体无渾淪。明白。故專以象歸之。爻非无象。但在逐節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

吉凶節。吉凶悔吝无咎。即上文卦爻詞所言者。第上分言。此合言。其有失得小疵。善補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即所謂象與變也。吉凶者。失得已定。悔吝者。失得未成。猶可改也。故曰小疵。至于善補。過而无咎。則有得无失矣。善字極重。人既有過。即如玉有

瑕。疵。衣有破碎。非磨泮極工。則瑕疵未淨。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反之早。救之力。委曲。圖回。過而後于。無過完。全。方謂之善補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爻有貴賤。易列之而以次分布者。則存乎六爻之位焉。統言之。外貴內賤也。析言之。乘貴承賤也。象有小大。易齊之而以類分定者。則存乎六十四卦焉。陽為主者。其道公而大。陰為主者。其道私而小也。夫貴賤與小大雜陳。則有失得之報。而言凶生矣。易辨之而使知趨避者。則存乎詞焉。卦之詞。失得著于全。

列齊辨憂  
震非是人  
去列云云  
乃易自列  
云云也  
賤小大吉  
凶及介與  
悔者著易

體。爻之詞。失得著于一節。觀之而吉凶居然知矣。然吉凶未判  
之先。易嘗于悔吝戚然憂焉。果何存乎。存乎介也。蓋介者易中  
陰陽消息之間。即人心理欲之分。于此憂之。則必過欲存理。悔  
吝免矣。吉凶已成之後。易嘗于无咎惕然震焉。果何存乎。存乎  
悔也。蓋悔者易窮則變之機。即良心萌動之關。于此震之。則必  
舍舊圖新。咎可免矣。

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亦  
是。但此章專重辭上。列貴賤二句。只是引起下三句。見得有卦爻  
斷不可无辭以辨吉凶耳。易辭。懋為辨。吉凶。憂悔吝。震无咎。正辨  
吉凶之幾。處无非欲人有吉而无凶也。貴賤以內外承乘分。小

至

大以陰陽分。此名分不容混淆者。吉凶所由生也。但其理未著。辨  
別之者。必待明而後明。憂危懼也。介者理欲之分途。震驚動也。悔  
者良心之省覺。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易凡言无悔吝。即寓介之  
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  
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其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  
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合而言之。卦分陰陽。有小大矣。詞別吉凶。悔吝无咎。有險易矣。  
然詞所以險易者。亦隨卦之所向耳。蓋小卦之情。其道私。其類  
隱。所處有從欲之危。是以不向于失。則向于小疵。而凶悔吝之

上經會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詞隨之矣。大卦之情，其道公，其類淑，所處有順理之裕，是以不  
向于得，則向于補，過而吉，无咎之易詞隨之矣。詞與卦豈有二  
哉。卦爻詞之通例，無餘蘊矣。

此節提言詞出于卦正，所謂彖言乎象也，而爻可推矣。卦有大  
小，好卦便是大，不好卦便是小，如復如大，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  
好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卦。詞有險易，大卦詞易，小  
卦詞險，如休復吉之詞，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之詞，自是險。揚  
誠齋曰：讀謙復之詞者，如行夷途，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  
氣象之和樂也。其詞莫易而指人以所之，得且吉也。讀遊剝之  
詞者，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詞艱險而

玩一指字  
見聖人覺  
民之意

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所向處是情，有險易，故詞亦隨之。  
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大卦詞未必皆易，小卦詞未必皆險，此只是  
大槩說耳。吳因之曰：此見聖人係詞，无非示人之向往，當由于  
易而不可入于險也。不險其詞，則使天下懈怠而无震攝之心，不  
易其詞，則使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  
曰詞也者，各指其所之。詹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  
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詞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  
有定準，就理者无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  
有易地而不惑，以險途者全在于此。

易與天地章全旨 陸庸成曰：前三章画卦係詞，則易之事備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看通知三句異常

故此章與下章俱是贊易。此章曰天地之道。下章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體。下曰生生之謂易。但下章用謂字以別之。似別為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字。下章看數謂字。道統神易而得。名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三字又二章之目也。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天地字。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之天地者也。道即天地之道。通知即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準也。程敬承曰。易與天地準。于聖人用易處見得。聖人用易以窮理盡

與其世之與何與可喚

性至命亦是一套事。窮理處即是盡性。盡性處即是至命。不必阨把理性命三字牽纏。要說得渾融活潑。窮理者求天地之道于萬殊。盡性者會天地之道于一本。至命則裁成輔相而天地之道自我立矣。蘓氏曰。首節是知天地。次節是似天地。末節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謂彌綸也。要之三節亦自貫串。與天地相似。承上文來。知之明則休之至也。知仁合一。猶天地之動靜始終聚散合一也。道至此則何不可範圍曲成。通知乎。通知是渾融為一之意。非漫曰無之而已。故贊之以神无方易无體。其曰用易者。聖人一身无非易。猶易為體而聖人為之用。非必用易書而後能爾也。

聯絡妙

上繫會通

卷九

二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一陰陽也。易之作以道陰陽也。不與天地準乎。故統觀其外。則兼陰兼陽。有以彌之。而全體无遺。析觀其內。則分陰分陽。有以綸之。而條理不紊。惟準之。故能彌綸焉。然則理性命无不畢具。而待聖人之用者。在是矣。

彌綸二字  
不平

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死生鬼神仁知與夫天地化育萬物生成。不外此陰陽也。準者。準其道也。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理性命无不包羅。而其中一脈。終不紊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聖人用易窮理者言之。幽明者。陰陽之顯晦。而所以然之故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故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仰觀經緯之天文。俯察一定之地理。則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也。所以幽者。陽變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所以明者。陰變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死生者。陰陽之聚散。而其說之難明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說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反觀人物之所以終。則知始之生者。氣化之類。陰變陽也。終之死者。氣化之盡。陽變陰也。死生之說。以易而知之矣。鬼神者。陰陽之屈伸。而其情狀之妙。不可知者。理也。人知聖人知其情狀矣。不知聖人以易之理。究其陰精陽

二卷  
卷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氣聚為有象而成物。魂遊魄降，散入無形而為變。則知精氣之聚，乃造化自无而有。神之來而伸也。陰變陽也。遊魂之變，乃造化自有而无。鬼之往而屈也。陽變陰也。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易固聖人窮理之書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于易。故聖人以易証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透徹，故于天地間更无障蔽。如此幽明死生鬼神，不離陰陽。曰故曰說曰情狀，不離陰陽變化。鄭氏曰：聖人以陰陽之理，觀察原反推究乎文理，始終精魂之際，因見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總一陰陽。而有以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而体蹈之。則天地之道，彌綸于聖人之一身，而與之相似不遠矣。三知止是一知，幽明死生鬼神一

物也。特天地間有此名色，隨在言耳。若論其實，則知幽明一句便了。

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文易見，故可觀。理難知，故用察。幽即天上地下之不可得觀者也。明即天地萬物陳列于耳目者也。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推本也。反歸覆也。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吹為魂，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魂漸散去，无所不之，故曰游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情狀猶言氣象，情无形而狀有象也。陸氏曰：聚散處即狀，所以聚散即情。故

句·要見  
用易意後  
做此

獨舉幽明  
死生鬼神

上經會通 卷九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言者以此  
理最難知  
也

字說字情狀字還做所以然為是或曰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不做  
所以然下做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  
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以聖人用易盡性者言之聖人高明配天博厚配地而與天地  
相似則以此參彼而不違何也天之高明為智地之博厚為仁  
天地之道智仁而已然皆陰陽之理具于易書者也故聖人以  
易盡性亦智仁而已言乎其常智周庶物而溥之以道濟之仁  
則智不過于空虛矣言乎其變巽以行權而立之以中正之極  
則智不流于變詐矣然與智不持周知旁行也優游于仁義禮

憂到此无憂地位覺在自得處皆安何土非適何適非仁故  
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譬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  
後能厚培此生意生意培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彫瘁之患所  
以能愛潘雪松曰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无係  
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  
仁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  
孔顏之不過其敦仁一也其能愛一也其樂天知命一也能愛  
能字宜玩博施濟眾聖人豈能必哉上二句合言知仁下二句  
分言知仁益深益篤者非真有漸次上二句涉行事上說下二句  
說到心体乃見精微之蘊而為知仁之極也

此存常說

仁義禮智信

卷九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節知能  
字相應

經釋曰知其說其故其情狀是三知者知天知人之盡天下之大  
知也於易為知之易而知也。不憂能愛情反之性。性復之命也。於  
易為具之於體易為能之簡而能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聖人用易至命者言之。天地之化。一陰陽之氣。乃命之流行。  
不能无過。聖人以易範圍之。如治曆明時。体國經野。使各有節  
制。不過乎中焉。蓋為天地立心矣。萬物者一陰陽之形。乃命之  
賦予。不能皆齊。聖人以易曲成之。如正德厚生。樽節愛養。務委  
曲成就。无少遺缺焉。蓋為萬物立命矣。晝夜之道。一陰陽之變。

此常解神  
言易以聖心

乃命之循環。難以通知也。聖人以易通知之。如明也。生也。神也。  
不特知其為晝之道。而且知其夜之因。幽也。死也。鬼也。不特知  
其為夜之道。而且知其晝之因。其代明終始于一心者乎。夫天  
地萬物。晝夜皆命也。孰主宰是。其神乎。孰推行是。其易乎。聖人  
範圍曲成而通知。則心與命一矣。可見聖心之神。一陰陽不測  
之神也。主宰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或在此。或在彼。无方所之  
可求。聖心之易。一陰陽變化之易也。運行于範圍曲成。通知之  
際。或為此。或為彼。無形体之可拘。易又聖人至命之書也。信乎  
易與天地準。而聖人不能外之。以為用也。  
前講亦依時說。看來此節宜承上節來。至于似天地而不遺。則可

上卷會通

卷九

二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神易以  
易言

以範圍天地而不過。但似天地處以本。俸言範圍天地以功用言。萬物天地之生成。晝夜天地之顯晦。曲成通知。正是範圍實事。有以通知為主者。亦佳。陸庸成曰。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育也。固知仁之極功。與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摠為易之道。而通知晝夜。何以有此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俸執之。不得。而與天地準也。神易有在聖心說者。有在易書說者。俱可。如卑出一節。或二句。可就聖人至命上講。蓋神易是命。神无方。易无俸。聖人之至命也。若出全章。則宜以此贊易道之妙。正所謂與天地準者也。

範圍句極  
其大而言  
曲成句極  
其小而言

要玩一道  
守一連字

範圍就是不過。曲成就是不遺。吳因之曰。講範圍要得主。張天地意。講曲成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際。畢竟在曲成萬物上。範圍曲成。不徒經制作為此。是性命上感召得來。如中庸盡性贊化一般。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允幽明死生鬼神皆是。紫溪曰。晝有晝之道。乾為動。直。坤為動。闢。人為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為靜。專。坤為靜。翕。人為宴。息。晝非自晝。而為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為晝之根。道固然也。通者與之無間。隔也。聖人夜氣有息。且晝有為靜。而復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復以自知之知。乾知大始之知。非聞見之知也。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神易无方  
无体在通  
知處見樂  
接一故字

後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  
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  
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  
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朱子曰通者無通若通  
昼不通夜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葉氏曰通知可見  
範圍曲成全出于聖心一片虛靈境界因說歸神易神言聖人主  
宰處兩在不測易言聖心流行處千變不窮神自无方易自无体  
无方无体只是形容神易之妙陸氏曰神即易而寓故无方易隨  
神而化故不測  
範圍天地三段要識得與上下兩節相貫串處如上止說聖人之

與節句  
與上二節

知不過此則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止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  
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晝夜盡屬  
其通知前所謂知者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  
神无方而易无形体也

一陰一陽章全旨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  
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第言神無方易无体耳  
此則直指陰陽之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生之之易无體也  
不測之神無方也總之見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為至妙也故章首  
一句是通章大綱下文不過歷數以示人若曰此一陰一陽之道  
也在賦受則為性善在造化則為盛德大業而總謂之易在物生

通章陰陽  
要合一不  
可分

則曰乾坤在人事則曰占事而摠謂之神。易道之至妙至妙者也。皆道則皆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字最活是。旋轉不窮意。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此道兩由名也。陰陽相禪。則相繼。則流行于天。載極純而无雜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則体具于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則合知與仁而一之者也。仁者見之云。鮮矣。曷不于造化顯藏之机觀焉。仁而曰頭。即知之。用也。用而曰藏。即仁之体也。顯而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入。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盛德大業所以為極至乎。夫大業外也。而就所藏之富有者探其天盛德內也。而就所顯之日新者徵其盛。此見內外互根。陰陽迭運其生。寧有窮哉。陰生陽。生陰生而

不已。如環无端是之謂易也。成象效法何物而非陰陽。極數通變何事而非陰陽。只一陰一陽耳。而兩在卒不可測也。則謂之神而已矣。論道而至于神。斯其為至妙。者歟。上章論易彌綸天地。說到神无方易无体。此章論道不外陰陽說到生之易不測之神。蓋惟其生。所以无体。惟其不測。所以无方也。自天尊地卑。至與天地準。逐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見道不外陰陽也。又恐人泥陰陽求道。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見道不泥于陰陽也。其實陰陽不測。就在一陰一陽內。要識得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靜則為陰。太極之体所以立也。動則為陽。太極

因聖人憂  
字以易與  
神指作易  
言于乾坤  
占事費事

之用所以行也。離陰陽言道不可。滯陰陽言道不可。一說陸  
庸成曰：兩個一字乃別出道之所以然處。天即此而賦予為善人  
即此而稟受也。是人人具有一陰一陽之道。難為偏見不知者  
言也。夫天地云陽鼓萬物其德業之盛大能使人各一性而不  
能使之全其心其知故覺民以贊化育者惟聖人任其憂而天  
地不與焉。於是列乾坤之畫。開占事之門。而易作矣。易非他也。即  
一陰一陽之道。生相推而生。變化者也。然即此生。生處道行。其  
中而人不知。故謂之易。安得就易之無体而測之。不可測非有外  
於陰陽也。一循環無體自無方。所謂神而已矣。易即作易之易  
神。即著策之神。其易其神。即是天地間一陰一陽之道。

○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之名。其來尚矣。自今言之。一陰一陽之謂乎。蓋道者。太極本  
然之理。而陰陽即太極所乘之机也。太極之靜。固一陰矣。靜極  
而動。又一陽焉。太極之動。固一陽矣。動極而靜。又一陰焉。陰陽  
迭運。循環无端。而道之体。用于是備矣。

一即迭運意。陰陽只管迭運。即是道。不必添一層言有主宰之  
者。只依孔子口氣。一直說下。而朱子恐人誤指氣為道。失所以形  
上之意。故本義云。程氏曰。陰陽原非兩物。故摠歸之于一。一  
而不分。所以顯而藏。而顯所以陰生陽。生陰所以陰。又在  
陽。在陽又在陰。孔疏謂无陰无陽。乃謂之道。无是虛无。虚无是太

者一字佳

上蔡會通

卷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虛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以一為元也。一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靜而生陰。是為一陰。動而生陽。是為一陽。可言也。故曰之謂道。

○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是道也。充塞于天地。散見于事物。無非合陰陽為言者也。故自天命之流行。賦予者言之。方天地純靜而動。而氣之方行。此時理未著于人物。渾然太極之純粹。所謂善也。及至真精妙合成。男成女。是氣之結果。凝成。而理隨以立。此秉彜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夫繼善。陽之事也。成性。陰之事也。一陰一陽。道在是矣。

繼

然天命雖全。而氣稟或異。以人之稟受言之。彼得陽之流動。發越者仁也。仁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盡于仁。不知有智也。得陰之貞靜。收斂者智也。知者所見。便謂道之全体。止于知。不知有仁也。至若陰陽所稟。駁雜不純者。百姓也。百姓日用。非不圓于仁智之中。但不著不察。不知有所謂仁智也。夫仁智者。既有所偏。而百姓又一无所見。故君子智仁合一之道。鮮矣。夫仁之動。陽也。智之靜。陰也。百姓日用。不知而陰陽未始不在也。一陰一陽。道在是矣。

善性雖兼  
以人物此且  
以人言

此見一陰一陽之道。即在人性。人當俸其全耳。繼善是于造化流行處。分陰陽。仁知是于人氣稟有偏處。分陰陽。其實陰陽二字不



見之二字指動靜謂之二字指一著意識便是偏

容分屬。統分屬便是智仁之偏。故一陰一陽就交處言之。陰陽交然後生物。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兩箇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无妄也。无統天而為善。生心而為性。其陰陽流行初无斷絕。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滯于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中正。落于偏倚。故仁者偏于陽。智者偏于陰。仁與知遂分而為二。至於百姓則由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程敬承曰。性而曰成。原是完整的。統交過人物去。便落氣質。統落氣質便有偏全。統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陽完。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丢了知。謂知便丢了仁。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字言其已偏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止于此。非謂此道為仁為知也。此仁智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智也。若彼知己之為仁為知。則亦自知其偏矣。此皆落于成性之後而未觀乎繼善之初也。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

上卷會通

卷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到之害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聖人把這仁知兩樣人直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蓋一偏之蔽甚于全体之蔽也。

淮海曰：聖人之見即仁智之見，但聖人不落于仁之見，知之見。仁智則落于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然氣稟雖偏而化工則全，自氣机之出入言之，天地以生物為仁也，方元亨時生之功由內達外，顯諸仁焉。天地以成物為

人不重  
是揚天  
以贊其

用也。及利貞時机絨之用，由外入內，藏諸用焉。此氣机也，所以鼓萬物之出入也。然造化无心，氣至自出，氣歛自入，與聖人竭心思以造天下者不同矣。夫顯仁德之發也，盡萬物顯之，其德盛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至仁无迹，莫得以德名之。盛德何至哉。藏用業之本也。盡萬物藏之，其業大矣。且不與聖人同憂，則妙用无端，莫得以業名之。大業何至哉。顯仁陽也，藏用陰也。一陰一陽道不在是乎。夫論業嘗于其外，藏用何以稱焉。不知造化无体之用，時而藏用舉萬有生意，包涵无外，故究其施其施必宏。此因內知外，謂之大業也。論德常于其內，顯仁何以稱焉。不知造化无体之用，時而顯仁舉萬象茂榮暢達，莫掩

故探其源其源必深此因外知內謂之盛德也盛德陽也大業陰也一陰一陽道不在是乎

此承上文見造化陰陽之互根以破仁智之見也潘氏曰仁言顯即用是体用言藏即体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无間總是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体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爲顯而藏而顯不可以意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知者仁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一說通即一氣說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燦然无隱而所以然之妙不可得而測是以鼓動萬物泯然无心非聖人

可得而同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至乃申贊之辭不以顯藏為盛大不憂為至亦可

陸庸成曰聖人有憂所以天地无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憂也偏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滋矣生以下乃聖人作易之德業所以釋其憂也

富有節于藏用時見得富有而曰大業于顯仁時見得日新而曰盛德正所謂陰陽互根之妙仁知合一之道也

蘓氏曰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自以為有此其富有矜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者物耳雲峰曰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為生之易

生：即兩  
個一字

○生之謂易

以陰陽之循環言之。亦可以見道也。陰不窮于陰。又生陽。則陰易為陽。不窮于陽。陽又生陰。則陽易為陰。生不息而造化人物該之矣。孰非道也。

此句乃一章柱子。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見得上五節是分言陰陽動靜之兩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虛齋曰：陰生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為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無窮也。易字該得廣。趙氏曰：此節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箇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兼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無上文。言則結成之相乘。仁知

陸說以作  
易言與乾  
坤占事相  
合

之相。用德業之。五根皆生。所在若無下文。則法象之相。禪占事

之相。因亦皆生。所在易者變易之名。看來此句純以氣序推遷言。承頭仁藏用來。不必兼人物為是。一說陸庸成曰：易即道之變化也。未畫為陰陽。以其陰陽之生。者擬諸形容。而畫以象之為乾坤。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有著策之數。有數乃有所值之變。占者占卦之占。事則事業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便是聖人憂民之所托。而鼓之舞之以盡其神。處故曰神。而無侔。易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道則一陰一陽之謂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上繫會通

卷九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生物之顯微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物生之初。胚胎始露。僅有彷彿可象。此則輕清未形。屬乎陽也。謂之乾。及其既生。形色象貌。森然呈見。此則重濁有迹。屬乎陰也。謂之坤。夫成象之乾。陰而陽也。效法之坤。陽而陰也。此道見于生物者。然也。此本生之來。舉物之乾坤。見天地間无物非生也。舉筮之占事。見日用間无事非生也。法象有微著之分。乾坤即陰陽二字。成者物之端倪成也。效者物之象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通上文而論。繼善成性。以付受言。有在天在人之分。顯仁藏用。則專主在天之化言。成象效法。則專主生物言。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以人事之始終言之。亦可以見道也。彼事變方來。未有定向。則抱著問易。究極七八九六之數。以知未來之吉凶。此則疑決志通。不謂占乎。占既決矣。則吉凶已明。于是推行于云為之際。以善事變于不窮。此則務成業定。不謂事乎。夫占乃事之未定。屬乎陽也。事乃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此道見于人事者。然也。占是占卜。通變者通乎事之變。而無滯也。非卦爻之變。而程敬承曰。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乃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卜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恐未及畫卦筮尸以後事也。

幹旋得妙

不測即從  
箭兩一字  
神即道之  
至妙者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造化人物現之妙哉斯道皆陰陽之所為也而所以為陰陽者豈可測乎以為陽而陰在矣以為陰而陽在矣无在而無不在吾以歸之于神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得之矣

此通結上文與首句相應一陰一陽之謂道指本体言生之謂易即變易指用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指体之微用之妙言盖有本体乃有是變易之用此皆陰陽之所為欲測之不可得者則至微至妙故曰之謂神趙氏曰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陰神者變化

之極不可以形詰者也總上文而言則網維于繼善成性之中送用于顯仁藏用之際變化于陰陽生之之内流行于乾坤占事之間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經綵曰有生者有体生之者夫何体之有故生之謂易也无体之體物无不体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效法者坤乎而何形非道也事之未來極尸之數以知其來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既决即占之變以通其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道也在陰非陰在陽非陽方陽倏陰方陰倏陽豈有方哉有方可測无方不可測也故不測曰神也

上卷會通

卷九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通章宜極  
重易簡句  
易簡乃廣  
大根源

夫易廣矣二章全旨。陸庸成曰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縱自天尊地卑說。到與天地準。俱似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下。无時。无處。无物。不是這箇。故前章贊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矣哉。而歸之生。之易。此即贊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矣乎。皆不外陰陽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成性存。前曰顯仁藏用。此曰專直翕闔。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德廣業。前曰生。謂易。此曰大生廣生。曰易行乎其中。摠是天地之所有者。皆易之所有。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所以用易為效法之書也歟。

廣大章全旨。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骨子。以言乎遠

三句。虛。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推廣大本于乾坤。而末節遂承之曰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皆配天地中事也。郭青螺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臨。則天地之為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到至德處。則天地所以為廣大處。猶未盡得。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大而來。而其理之精微。實通于乾坤之所為。乾坤處。非直配天地形体之廣大已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易之為書也。其中涵蓄无涯。廣矣。其外包括无遺。大矣。蓋易不

上經會通 卷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坤根靜重  
此靜字與  
下節二靜  
字相應

外陰陽而陰陽無休事物以言乎遠則雖千載六合此理隨在  
各足有限止乎以言乎通則雖瞬息几席此理奚待安排而後  
咸正乎以言乎天地之間精及无形粗及有象上際下蟠皆是  
物也易之廣大悉備如此  
愈遠愈見其充周不禦也愈邇愈見其精實靜而正也言天地而  
曰間則事、物、巨、細畢舉无一不在其中矣  
一說陸庸成曰靜而正者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  
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纖悉呼吸種  
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廣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

然易之廣大本乾坤而來者也今夫乾者天也天至大矣安從  
生乎方其靜與坤別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及其動與坤交生物  
之用直遂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兩之中萬物皆資始矣  
大不于是生耶坤者地也地至廣矣安從生乎方其靜與乾別  
萬物之生意翕受无遺及其動與乾交效法之宏功效關无隱  
是以坤二之量順承乾一之施萬物皆資生矣廣不于是生耶  
乾坤之廣大如此易正模寫乾坤也此所以廣大歟  
欲說易之廣大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  
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以性情

上繫會通

卷九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言上文天地以形俸言動靜以化祝言廣大以生物言。絕意于  
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歛之无餘翁也。發之必盡闢也。翁即氣之  
專者藏于此。闢即氣之直者出于此。  
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翁。譬如人在家。乾則端居于內。而坤則為之  
闔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闔  
戶。此皆乾為主而坤從之也。廣大皆以動而為用。然必靜為之俸。  
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逐不翁聚則不能發散是也。  
張氏曰專而後動。則如遊及有餘。迎鋒輒解。故直翁而後動。則如  
源泉未泄。一決沛然。故闢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解牛也。以不  
翁之心應物。是求鑑于湍也。

諸解皆端  
本于靜

要知專者收斂凝固。至于萬有俱息。群動俱消。連生之意俱似  
滅息。設使稍有未純乎靜。不可言專。翁者合也。聚也。舉萬有生意  
皆翁合凝聚于其中。不可窺測。无少滲漏。故乾氣一施。舉生意發  
洩倒囊而出。不容留。亦不遲滯。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惟易之廣大。由天地而生。則易之理。一天地之理也。與之配合  
无間矣。由是推之。四時措行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變通。則配  
四時焉。其剛柔之迭運。即其屈伸相感。而寒暑推遷也。日月貞  
明于天地。而廣大之中有陰陽之義。則配日月焉。其對待而流  
行。即其精不可二。而明未嘗息也。天地有至德。而廣大之中有

上經會通

卷九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解易簡句  
與舊解易  
異

易簡之善。則配至德焉。其確然易。蹟然簡者。即天之。大生健而。易。廣生順而簡也。此所謂遠不禦。近不遺。天地之間。无不備者。故曰廣矣大矣。

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配非配合。只是相似意。

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四句皆要就乾坤上。來。廣大生于乾坤之。動。變通生于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一陰一。陽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不是陽變而通于陰。變而通于陽。也。義是名義之義。則稱陽。柔稱陰。即義也。易簡極是純粹。故曰。善。舊說俱云。乾坤易簡。配人心至德。如此則與上二句倒了。上二

易簡句最  
重是一章  
結局

句說易配天地。柰何天地。反來配易。不可從。宜說易之易簡配天。地之至德。天地至德。不外易簡。此易簡即廣大之本也。必待物。而。彰事。而。擾。豈能廣且大耶。紫溪曰。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能之至德。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廣也。而未嘗不簡。此天地人所。為妙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于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取。于廣大之虛器。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

上發系會通

卷九

四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又全旨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一章總目也遠不止即直與闢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而其所以廣大者出于乾坤乾一也靜而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利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兩也兩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大生廣生即天地之間無所不備也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約至所以為廣大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一而已豈非天下至易乎陰兩而已豈非天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

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

本程傳靜為主端重為正句亦

看來專翕處即是天地之易簡惟專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自翕所謂靜正也易其至矣乎章全旨 此章以首句為主夫易聖人句又一章大綱知崇至末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見易所以為至也知崇禮卑效天法地未可露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方貼德崇業廣須要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名目看得一貫成性是人心固有者統言之也道義是成性所出者道義蘊于心為德道義措于事為業是

上經會通

卷九

四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吾性所存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眼。人莫不有性。惟知禮未至。則成性未存。道義无自而出矣。德何由崇。業何由廣。成性存。即在知禮中。知禮是存性的工夫。

程氏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于聖人崇德廣業。處見以乾之易知為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耶。

陸氏曰。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至矣。况易之至。可得而言。語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實。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固烏不知仁智之士。

狃焉各執。夫非易知。可久易後。可大德業。如聖人孰與于此哉。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極高明者。莫如知之崇。為易見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卑。為易見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是成性。獨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畢具一天地。故曰效法。非真效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者。配之也。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又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為高卑。為動靜。為聚分。為象形者。即迭運于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者。同于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矣。率性之謂道。措而宜之。謂義。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理塞天地通性情其殆至極而无復加矣乎何也語德崇業廣莫如聖人而易則聖人所以崇之廣之也彼道義具在吾性而存性以裕道義之施者則在知禮也聖人窮易理于心使本體昭融其知崇矣體易理于身使踐履篤實其禮卑矣然知不徒崇也效天之高明覆物无一理不在洞察中為禮不徒卑也法地之博厚載物无一理不在體驗內為易是易理上章云生謂易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人為人道聖人所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即此生之理而

知禮即是易簡效天法地即是配至德此句與前章勿簡句應

已崇德廣業豈一一模放易理為之天地間只有一理明得此理透徹便是知崇行得此理切實便是禮卑下也實也卑下總著實无虛浮陳氏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禮卑即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的事若一向于高明而不著實則窮贖索幽流于清虛而无執守憑依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者履也躬行實踐也崇效天者蓋天下固有識見明敏知識通達者矣只是狗象揣摩依形測度終落在匡子衷惟效天則天運于萬物之上而聖知亦獨超于象數之表法地者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一線而聖禮亦不忽于纖悉細微之際效天法地不過形容知行之至耳

上繫會通 卷九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如是而德業之盛不與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設位而其間陰陽之屈伸往來變化行乎其中矣。此天地德業之崇廣也。聖人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則其成性原于天者察之由之存。不已是以千變萬化而渾然之道燦然之義皆由此門出矣。道義出于成性非即易理行于設位中乎。此聖人之德崇業廣也。然孰非資于易者而易不其至矣乎。

天地設位因上文效天法地而來承上聯下之詞此句輕成性是現成的性不曾作壞的存。謂常存而不失所謂至誠无息純亦不已者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求合道義只任意發出孰非當然

道義句與  
前章廣大  
則備矣應

之道合宜之義欲即道用即義故曰道義之門此便是心易。正至神无方至易无体所謂化境也。正見聖修之極意。聖修處說得越精微越奧妙則易道之精微奧妙自可相形並見矣。

程敬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之外无易也。乃知禮崇卑之外无道義也。夫知禮一耳以性之本体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則曰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中見得。盖非以一知見一踐履為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而謂之存也。知禮與天地合而道義尚有遺于其中耶。是故存則一定不易之体立出則千變萬化不窮之用行。

聖人有以章全旨 全章言卦爻之用首二節將言其用而先言

卦爻之所由立。三四節則贊易之可用。而君子用之也。下七爻示人用易之例。者舉此以例其餘。豈止七爻已哉。通章重擬議一節。章首並舉卦爻。末言爻不言卦者。以卦爻一理耳。聖人有以四節。承上章言君子体易道于言動之間也。上章存存。本原之功。尊德性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道問學也。惟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者益熟相湏合。一者也。道義之門。有无穷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之時出。陸氏曰。惟聖人能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強作之也。聖人能見天下之所不見。于同見之中。而又便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生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至賤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

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陽之理也。見至賤于至。一見至。動于至。定則聖人之以也。易卦之老少。天下之賤該焉。擬其可象。其所擬。不出于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其所觀亦不出于見。其衆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即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貢也。故云爻也。夫理無形而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象辭為之。曠戶也。象出為變。辭決為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于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

二節有以  
字極有力  
一直說下  
典是故二  
字相應

○

可亂而變化无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間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義皇立象非无謂也仰觀俯察見天下之物至賾不齊莫不有陰陽之理存焉于是以至賾之物各有形容擬之于未畫之先各有所宜象之于既畫之後物有純陰純陽之形容則畫奇偶之純以象之物有雜陰雜陽之形容則畫奇偶之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

賾以物言如天地雷風水火寒暑之類參差雜亂故曰賾只在覆載間見得此見字要看得深非淺聞見之見程氏曰仁知之見狃于一已見其偏也聖人之見通于天下見其全也擬者象之

○

未成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者擬之已定象之在畫可象而不可執形容含有物宜在物宜發出形容來象非是卦乃卦之象也如畫乾之卦以象天畫坤之卦以象地有此卦則有此象者象天下之賾也此節不重畫卦重畫卦本于陰陽二節不重係詞重係詞本于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周公立爻非无謂也聖人遠求近取見紛紛不一莫不有至一之理寓焉于是觀衆理之統會者求一理之可通即通處之可行者立經常之典禮爻有循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吉所以效

上經會通

卷九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動之得也。爻有逆典禮者，則係詞以斷其凶，所以效其動之失也。是故謂之爻。

動就人事言，如婚媾祭祀涉川利往之屬，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說到易至係詞句方是係之易也。會通一事中有會有通，會是衆理聚處，事理間若不于會處理會，只見得一偏，如何可行。須于會處理會，其間自有通處。通即會中之通也。會中可行者便是通通即可常者也。聖人據其可常者立為常法，而曰典禮，典常也。禮是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行即立字意得失之異，吉凶之殊也。係辭斷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蘓氏曰：聖人作易，自真見中來也。有以字要玩味，天下之贖與動。

聖人之見  
原非天下  
上尋求

○人誰不見之，而不見所以贖所以動之理。雖見猶不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贖。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贖與動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矣。此亦謂真見也。

言天下之至贖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象有見于贖而立，是象言天下之至贖。雜亂不齊，能无惡乎。然陰陽之象皆本于陰陽之理，則名雜不越，而意味深長。玩之不厭矣。爻有見于動而立，是爻言天下之至動。紛紜萬變，能无亂乎。然吉凶之斷，惟觀其會通之理，則事肆而隱，而隨事隨物，截然不亂矣。

言跟見來，惟能見故能言。者著也。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贖之至

處有至一者存不可惡也。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不可亂也。在物  
宜典禮上見。此承上文言聖人所言至賾至動之理皆本于實  
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賾不可惡。動不可亂。易之言動何如變化也。誠君子所當擬議  
者矣。是故言不遽言。比擬于易而後言焉。動不遽動。商議于易  
而後動焉。始由象詞以明其理。而擬議于未言動之先。又由變  
占以決其机。而擬議于將言動之際。以此而淺深詳畧各當其  
宜。用舍行藏各適其可。言動之變化成矣。象爻之不可惡不可  
亂者。又不在君子乎。

工夫在擬  
議上以字  
有力不可  
以成變化  
為擬議之  
效

此以學易者言也。擬是心裡擬度。當言不當言。議是外面商確。可  
行不可行。不在言動上求。在自心會動于靜。會賾于一。聖人于  
象擬之後。成學易者如何不擬之後言。聖人于爻必觀會通以行  
典禮。學易者如何不議之後動。程敬承曰。聖人作易自物之宜會  
之通得來。擬議即擬議其所宜所通也。得其所宜所通者。為言動  
則語默動止各適其可。而變化成矣。成變化即易之變化了。非徒  
拘于象爻者之所能也。故擬議之功至精也。

吳氏曰。擬議不是一一求合他。全把我心神意念運用這段精髓  
與義而獨會于意。言象數之表。要之一時盡之矣。時然後言。即是  
擬之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而動。隨時變易。時措皆宜。即是成

止於至善會通 卷九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變化。

鳴鶴在陰七條摠意

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

意。鳴鶴言、行之感應極至于動天地故不可不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于同心、同則不害其異是心也者。又言行之本而慎所由出也。白茅所以慎之之道也。謙亦慎也。勞謙謙之至也。亢龍則非謙矣。密亦慎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

陸氏曰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為居室而召千里孰為以異而成同孰為可久之術孰為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于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

則薄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杜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彌盜者彌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机樞机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曰云。蓋言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君子居室之間非大庭蒞衆之際。使其言合乎實理而善則千里之外心

慎字宜切  
隱微處以  
孚誠言

悅應之。况其邇者有不應乎。使出其言。悖乎實理而不善。則千里之外。心非遠也。况其邇者有不遠乎。知言則行。可知矣。故身在宮闈。而音旨一出。民即屬耳。言未有不加民者。近在几席。而舉措一動。民即屬目。行未有不見遠者。非即樞一動。而戶斯闢。机一動。而矢斯發乎。言行信君子之樞機矣。故樞机之發而善。則遠邇皆應。為榮之主。不善。則遠邇皆遠。為辱之主。然豈惟民有從違哉。言行而善。則作善降祥。天地亦吾應矣。不善。則作惡降殃。天地亦吾違矣。言行又非君子所以動天地乎。夫閔應遠。召榮辱。動天地。如此。則言行所係匪細。故也可不慎。所出乎擬議此矣。則知孚信之道矣。

本文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談甚廣。此專以言行什者。以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也。嘗說君子以在位言。是命令。行是政事。按居室照在陰字。則言行俱屬隱微。不可以命令政事言。出而天下屬耳。即是加民。行發而天下屬目。即是見遠。此節宜主存誠說中。孚謂誠積于中。而信孚也。觀在陰居室字。見人當慎。獨以修言行而進于誠也。居室即在陰義。出言即鶴鳴義。千里應。即子和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善不善。即誠不誠也。應遠應遠于心也。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此言行。安得不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上卷會通  
卷九  
五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或字見  
隨時盡道  
意

同心四句  
不平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曰云蓋言君子大同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也  
據迹而觀或出而事君或處而獨善或默而藏辨或語而論列  
若不同矣原心而論則出非徇君處非忘世默非避禍語非沽  
名二人之心有不同乎惟心同則說莫能間雖金石至堅其利  
足以斷矣以同心而發于言則意味相投雖蘭之至馨其臭不  
足以擬矣擬議此交當知大同之道矣

交本謂二五先異後同此則以心同迹異言之迹即號咷象心即  
後爻象先後字勿泥二人並說非指二五雖重同心即是同理  
同則心同也二人同心各成一箇是即同道意不但情好而已

吳因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一是一到理上去信理愈直則兩人  
相知相信亦愈篤其交如鸞固景象真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  
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箇道理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  
我所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如出者言出處者言  
處而各陳其進退之宜出不以處為固處不以仕為通也默者言  
默語者言語而各陳其顯晦之情默不以語為辨語不以默為隱  
也故曰如蘭

楊誠齋曰出處同道則禹顛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  
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  
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

蘭雜壯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曰云蓋言君子敬慎之道耳彼物措置諸地已安矣又藉之以茅則安全益至何有傾覆之咎乎此其心蓋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至微而藉物則至安是其用誠可重矣斯術也乃過慎之術也慎斯以往而處大過之時凡制治保邦无非周悉萬全之計何失之有擬議此文則知凡事之貴慎矣天下事類成于慎而敗于忽况當大過之時事艱難慎心稍有

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于慎之至言寧過于畏慎也无所失只說不失于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曰云蓋言君子善處功名之際也彼勤于王事可謂勞矣今勞而不伐于人成其王事可謂功矣今有功而不德于已此乃器識恢弘厚之至也九三所謂勞謙者正言以功下人不伐不德也其心何心哉蓋以德欲其盛然則功與勞特德之微耳何可以伐而德也禮欲其恭然則伐與德乃禮之累也豈以伐而德哉夫是謙也凡以致恭而已初非為位計也然人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孫說以禮屬內禮俱屬內  
外恭即不  
伐不德也

好謙足以長保其位矣。擬議此爻當以功而下人矣。吳因之曰自古豪傑所難者不在勳猷而在德量。德量全在性靈中陶洗得潔淨精微渾然无迹此厚之至三字是一節議論根子。盖有厚德則勞謙其刺枝耳。孫奭菴曰德盛禮恭要相承看大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蘇紫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冲然而天下之事功一无所與在外者鬼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无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

○ ○

勞為德者非前講德字以功勞言看來以心德言更佳。亢龍節與乾同即此爻而擬議之則知處窮極者不可不變通矣。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節初九曰云盖言君子慎密之道耳。口舌乃召禍之門故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為臣謀而不密其言則群奸起而中傷其巨矣。臣謀去奸而不密其言則災變至而禍及其身矣。以至事關利害机藏隱微不密其謀則人皆惡其成而樂其敗。欲事之成得乎夫失臣失身害成皆所謂亂皆始于言之不密。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爻當知所以慎言矣。

止繫會通 卷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文主出處之節言此及于言者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也夫子因  
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  
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  
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幾事正在可成  
可敗之際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  
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之所由招乎解六三曰云蓋言負也者  
小人勞力之事也乘也者君子御德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則處非其據盜思起而奪之矣所以然者蓋小人而處高  
位上則慢君下則暴民此謀利之徒得執為詞而思伐之也是  
猶漫其藏所以教人盜冶其容所以教人淫而于人何尤焉易  
曰云正言六三不中不正竊居高位而為盜之招也作易者  
不歸罪于為盜而歸罪于致盜此所以為知盜也擬議此爻者  
當度德而居位矣  
知盜在一致字所謂招也楊誠齋曰司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  
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  
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  
之盜也治如陶冶之治習其容也

正義會通 卷九 五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通章以  
化貫

周易會通卷之十

天一地二章全旨

舊說以數法分看大意全重河圖蓋數起于

天地由圖而載法備于聖人由圖而出新說程敬承曰此承上章  
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著求卦之法而著法  
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蓋大衍之數原從天地之數而得揲著之  
法即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一陰陽耳聖人衍而用之著法  
亦只陰陽之變化耳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  
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  
十變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  
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能

止繫會通

卷十

一

一

五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通章以  
化貫

周易會通卷之十

天一地二章全旨

舊說以數法分看大意全重河圖蓋數起于

天地由圖而載法備于聖人由圖而出新說程敬承曰此承上章  
擬議成變化說來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著求卦之法而著法  
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蓋大衍之數原從天地之數而得揲著之  
法即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一陰陽耳聖人衍而用之著法  
亦只陰陽之變化耳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  
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  
十變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  
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能

止繫會通

卷十

一

一

五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事而酬酢佑神變化之妙用也。總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著法之變化為神。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易為撰著求卦而作，然著數起于河圖，故首即河圖論之。前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大衍句正指著策之數，本天地來自分二至畢矣。皆言撰著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祐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末嘆其神，見非聖人強作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昔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人知其為河圖之數，而不知其為天地之數。與夫數之何者，屬天何者，屬地也。自今觀之，天純陽，其數奇，而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地純陰，其數偶，而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此圖數也。尸所由衍而卦，所由卜，具天下之至神焉。故造化之全功，即數備之。彼一三五七九屬乎天，是天数五也；二四六八十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豈不相得而有合哉！一與二，云與十，奇先偶後，而其序不紊，殆如兄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相得而生成之功各專其一矣。一與六云云與十奇施偶承而其交無間。殆如夫婦有合而生成之功妙合以兩矣。然此特自其分數言耳。若積天之五奇其數二十有五也。積地之五偶其數三十也。合天地之二數則有五十有五之全矣。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天以一三五之數生水木土。地以六八十而化成之地以二四之數生火與金。天以七與九而變成之。是變起于天者化成于地。化起于地者變成于天。所以成變化者此數也。一二三四五生數也。伸而神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屈而鬼也。然始生雖來而伸。既生則往而屈。既成雖往而屈。方成則來而伸矣。所以行鬼神者此數也。功用之妙如此。

此二節似孔子作一圖說。上節即河圖逐一分屬意已盡了。下節又將此數分而言之。積而言之。而積之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總之不出此數。自此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此圖中衍出。可見河圖為數之宗。而易之原也。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本一氣之流行。而其流行之序。若有限。節制而不可過者。數之所由起也。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俱是氣之節次處。所謂陰陽自然之節限。總不出奇偶之次第。非真有一二三四數目寄寓在天地間也。首節言圖數皆天地之數。正見圖數即造化意。下面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上節言。憑他左來右去。交錯互見。却是天

相得自有  
合成變化  
自行鬼神  
玩而字可

地却是造化。

二節相得有合重。在。有。合。上。相得特原起耳。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序。陰陽各得其分。于是陰得陽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陰不生。陽得陰以為偶。而不患于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妙。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数合于地。地之數已完全大備。而无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于有合之內。豈不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就此數之相得有合。正見成變化而行鬼神。處非謂相得有合了。然後有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兩相得而各有合。神化豈可勝窮哉。要味所以二字。天地所以生。不已者。妙處全在五十之後。又

必合積五  
十五數為  
變化鬼神  
者為下文  
尸數張本  
款全舉之

有五。蓋五十是成數。五是生數。五十之極而又起五。其終始。无窮之玄。机乎。就五行之生成出來。則曰變化。就五行之所以生成而為主宰。處則曰鬼神。陰陽奇偶之外。无變化。變化生成之外。无鬼神。實非二物也。

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似无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机。可驗于物生之榮枯。生悴。故于變化上着箇成字。然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迭運。而莫可端倪者。故于鬼神上着箇行字。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木金土也。生成者。陰陽而此數所以發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或曰。變化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變化鬼神。俱就氣机言。不可以生成萬物言。蓋此言圖數中

北溪會通 卷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具有成行之理。未說到生物處也。

# 河圖



本義云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

○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焉數既具造化之全功故聖人作易而立為尸策之數焉尸策之數有五十矣何自而起蓋河圖中宮有五十之數五者生數之極也故以為衍母十者成數之極也故以為衍子以五之一而乘其十則為小衍小衍之一其十矣以五之數各乘其十則為大衍大衍之五其十矣此大衍之全數也及用以筮無用五十則俸方而變不行故虛一以象太極止用四十有九之策則圓神不滯變化无方矣至以所用之策信手中分子左右手果何象乎左以象天位上也右以象地位下也宛乎兩儀對待矣

北溪會通

卷十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取分右之一。掛于左手小指之間。果何象乎。觀于左。猶人仰參乎天也。觀于右。猶人俯兩乎地也。儼乎三才並立矣。掛一之後。兩手猶未知盈縮也。于焉取兩手之策。各四。揲之。非象春夏秋冬之運以成歲乎。四數之後。左右各有奇零也。于焉取其餘策。扞于左手。第三第四指之間以成變。非象氣盈朔虛之積以成閏乎。蓋積策之餘以成爻。猶積日之餘以成月也。然不特一扞而再扞者何。蓋一歲間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固成一閏矣。必至五歲而再閏。則前之日无餘。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日之始也。曆法如是。故尸之揲也。掛一之後。既揲左而扞左。又揲右而扞右。則前之策无餘。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揲之端。亦

若曆法有再閏也。謂之象閏不其然乎。

此節至末講意

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是故

聖人則之以制筮焉。取其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其數得五十。即此五十之數。置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不用者。乃所以為不用之用也。其始平分為二。則象兩而兩儀列矣。取右一策。懸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三而三才立矣。隨取左右之策。四。揲之。所以象四時也。隨取左右所揲之餘。歸而扞于左手三指之間。所以象日之餘也。餘者。歸而四十。有九之策。盡于此矣。然後別起一掛。象再閏之後。別起積分也。掛扞已備。其揲過去的。似皆无用之策。然就此過揲尸數。摠六爻而計之。則為乾坤之三百六

十可當期日矣。又摠六十四卦，凡陽凡陰之交而計之，則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當萬物之數矣。玄矣哉！衍之為法也。卦爻之變化，天行之功用，萬有之生成，豈離夫五十虛一之神乎？是五十虛一者，著數之所以妙，易變之所以成也。故以一變言，則四營成易，以十八變言，則成卦，以九變言，則八卦而小成，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觸其變之類而長之，則每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夫其始不過四營耳。變之化，變無窮，用亦無窮。天下之能事不已，畢于此乎？至于道顯行神，云此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者也。此尸變妙用之極，與數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何以異？故曰知變化，云云，變化者，衍也。深贊夫衍之玄也。夫。

此節言聖人衍河圖中宮之數，而用以揲尸，各有所合也。且未說到求卦，衍是布筭推積，就母數起子數也。必從中宮起者，圖從中起之意，數起于一，倫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也。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就五十之內，以一為宗也。有一之不用，以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掛一至于為三百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无非生于一，然一不化而為十百千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无用之地已哉？其用字直貫到底。程子曰：五十數之成，則不動，故損一而為用，即邵子之學所謂從動處起數也。象太極之說不必用。虛一掛二，揲四歸奇，乃天地

玩一用字  
便含多少  
變化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正性命于天地也。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為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初字已兼初，再初，閏字已包三歲五歲。然猶只渾，說故下又曰五歲再初以申其意。再初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而用三十日為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而又得三十日為再閏。非再閏无以盡日之餘。非再初无以盡策之餘。後閏後初，意不重。氣盈朔虛者，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

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故一歲共餘一十二日也。積分者，積餘而分為一閏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著既揲矣，而過揲之餘策亦有準者。蓋策由河圖之四象生也。太陽居一而連九，則陽數九也。太陰居四而連六，則陰數六也。樞尸三變之末，凡四為奇，三奇則九，而為老陽之策，亦四九三十六。揲乾六爻計之，則二百一十有六矣。凡八為偶，三偶則六，而為老陰之策，亦四六二十四。揲坤六爻計之，則百四十有六矣。合之凡三百有六十，與期之日相當焉。蓋一歲中氣盈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朔虛雖有不齊而三百六十其常數也二老有此數則錯綜于六爻者即迭運于四時也數有以侔天地之撰矣不特乾坤也二篇過揲之策凡陽皆乾陽爻百九十二皆以三十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皆坤陰爻百九十二皆以二十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共萬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相當焉蓋天下之物氣化形化雖不一而萬者其常數也二篇亦有此數則陳列于二篇者即並育于兩間也數有以類萬物之情矣

乾坤二篇之策者掛扐之外見存之尸數也如三奇則三而九則連掛一共去十三策仍策三十六也三偶則三二而六則連掛一共去二十五策仍策二十四也此為過揲之策也凡四為奇四即三也一其三而為奇也凡八皆偶八即二也兩其四而為偶也故三用其全三還是三也四用其半四減為二也積而數之三二而六老陰數也三三而九老陽數也兩二一三則為七之少陽兩三一二則為八之少陰如以二少筭之亦為三百六十合上下篇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揲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此與下節策數皆生于四象也尸數生于河圖之中數策數生于河圖之外數合而觀之筮法之妙皆于造化之歲功有準焉非數也曷從而成之行之哉

前篇剛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三極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著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總是四營之事故下直接四營而成易一句雖云過揲之策卽是揲之以四一項中策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尸既揲而卦可求矣故有一變之易而非自成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九四度經營則或四或五成一變之奇或九或八成一變之偶易自此成矣夫一變之後歷以三變固成爻也又必積以七十二營則十有八變然後由初及上而內外以備貞悔以

全卦于是成矣此大成之卦也未有內侷不立而外侷生者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變九變以成三爻則八卦之小成自是大成亦卽此重之耳揲著求卦之法以漸而成如此由小成而大成六爻具矣則老少形而動靜異其變可考而知也于是有此卦則有此變引而伸之則自此至彼其出不窮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同此卦則同此變觸類而長之則以此例彼其變皆通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變既極則著得以廣員神之用而爻得以周易貢之宜凡趨吉避凶之能事无不備矣

自分而為二并下二節俱是揲尸之法至此方說求卦上去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內侷而後有外侷由小成而後為

變處全在引伸觸類

大成蓋其序也。上言一變，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中間內體未及發也。故足之以此句。此三節重變字成易一變也。成卦十八變也。小成九變也。變之所在，正卦所由成也。引伸又是成卦之終考，變占也。事何以曰能，盡天下事皆人所能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曰能事。下文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顯而神之者，使之然實，不知其所以然。郭氏曰：四營二句自一變說至十八變為一卦之變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說至大成為六十四卦之變化，天下之能事畢變化之成也。可與酬酢可以佑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而變化之極功也。

○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畢天下之能事何如。彼吉凶之道寓于能事之中，隱于无形，難乎顯矣。惟因尸得卦而有辭，則象言象爻言變道以辭而顯矣。趨吉避凶之德行，措于能事之際，滯于有迹，難乎神矣。惟因著得卦而有數，則趨若使避若翼，行以數而神矣。故百姓不能前知，易則受命如嚮，儼然賓主對待也。鬼神不能告人，易則代之開物成務，若于神明有相也。著卦功用之大如此，亦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說尸卦之用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豈非顯道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豈非神德行顯道固所以神德行就尸變言，此便是

上經

卷十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與成變  
化句相應  
正是畢天  
下之能事  
庚

與人酬酢而助神化之功。通節宜一串說下。  
程敬承曰：按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只二語盡之。前言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後言聖人衍天地之數盡天下之變化而佑鬼神。要之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佑神。非兩層事，蓋百姓顛蒙，孰識吉凶，非尸數之變若顯與之相對，執神趨避，故一酬酢足以成天下之變化，而即此是神之佑也。鬼神之行也，噫，又何神也。  
或曰：註云助神之功，此神非鬼神明矣。二句俱以百姓言，謂告百姓以吉凶而顯與之相對者，可與酬酢也。鼓百姓以趨避而默與之相贊助者，可與佑神也。

不可教法  
匪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妙哉尸卦，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苟能緣法通與而不泥于法，則知法之所以進退離合，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節單贊尸法。尸法即變化，變化即道，即神。不重人知上言人知變化之道，方知得他妙處。此神與上節不同，非有神以主之也，只是變化出于自然，與下章惟神也神字同。  
陸庸成曰：此章提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无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宛然可見。聖人即數以用之著法，其各有象準者，若天地之數，默運于法中，故能成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成卦引神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著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而嘆之曰知變化云云為乎蓋指著法之變化即是神之所為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教法而並贊其神也神妙變化而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變化處蘊子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耳變化之間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

又提意 通章總言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大抵天地數之原也尸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此皆一神之所為也

易有聖人三章 前章言著法生于河圖之數而变化一歸于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之功幾泯矣功之泯者道不彰則所謂極深研幾吉凶與民同患與立象設卦係詞通變鼓舞這段精神總屬于空豈易能自告而著能自神耶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見易之神實賴聖人而著也每章貫之以神俱是神之所為生出耳

易有聖人章全旨 此承上章神之所為句說來蓋自四營以下詞占象變俱有矣詞占屬卦象變屬著至精至變已極變化之道矣尚未發明易道之所以神為聖人極深研幾之功故直接上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者一之為也有者无之歸也至精至變皆聖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心之神之妙用也。知此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夫易之作。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則知聖人之精。因易以示。是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占象變是已。故人之處事。而用易以言者。尚其精切之辭。心之應事。而用易以動者。尚其化裁之變。動之有成績者為制器。則于剛柔之定象尚之。臨事審決為卜筮。則于得失之占報尚之。易作于聖人。用周于天下如此。剔一道字。已狀神字。在內尚取也。其字指聖人。四者只以一事貫言者。講論此事之理。動者心之謀度。欲為此事。制器者動之已成。

欲此事之見諸行也。卜筮者欲審此事吉凶也。擬之後言。尚辭也。議之後動。尚變也。象事知數。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變指七八九六。象指老少動靜。制乃心之裁制也。器者有定理。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卜筮是借字。取決疑之意。如卜相之卜。原筮之筮。此節泛言易之可用。無居動兩端。不指筮言。下文二節方就筮易上發明尚之之意。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然人所以尚辭尚占者何哉。以辭占至精耳。君子將見諸躬行。而有為也。將措諸天下而有行也。吉凶之來物未知。故抱尸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至精彈融  
合一之妙  
遠近幽深  
不得而析  
亦不得而  
清

易以言所行所為之事。易則受人之命。隨叩隨答。如響之應。聲  
无雷待也。且應之極。周烏所問之事。或遠而天下萬世。近而几  
席瞬息。出而氣數推遷。深而念慮萌動。舉來物吉凶。遂知无遺。  
此无他。由辭占之理。潔淨精微。極天下之至精。故能如此。向非  
至精。則實之不稽。何以待虛。俸之不該。何以應用。叩未必應。語  
未必詳。安能應之速。而无遺哉。惟辭占至精。此以言以卜筮者  
尚之也。

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其机寂。惟未然而將然。則離于寂  
而已。向于動。有已然者。其机顯。惟將然而猶未必然。則涉于顯。而  
尚属于微。故須問易。來物謂將來吉凶人之所問。正以求知此

也。至精者。上通鬼神。下通物理。而无一理不具。精及无形。粗及  
有象。而无一理或遺。細微曲折。縝密詳盡。无所滲漏之謂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人所以尚象尚變者。何哉。以象變至變耳。彼四營成易。是為一  
變。奇偶所由分也。于是即左右之所歸。三以數之于前。合先後  
之所劫。五以數之于後。則其策或四五之寡。或八九之多。皆辨  
之不差矣。三變成爻。必有其數。老少所由別也。于是分之左右。  
而交互以稽其實。列之低昂。而總挈以合其歸。則其數或九六  
為老。或七八為少。皆稽之不紊矣。參伍以變。特一變耳。由是通



三變皆此參伍。則天地之文遂成矣。蓋天地著造化之迹而大見焉。不外陰陽之老少也。變焉既通。或純乎奇偶。而老陰老陽之昼成。或雜乎奇偶。而少陰少陽之晝成。其剛柔之交錯。猶其象形之變化也。錯綜其數。特一爻耳。由是極六爻皆此錯綜。則天下之象遂定矣。蓋天下有事物之感。而象立焉。不外動靜之兩端也。數焉既極。將見或九六多。而以少者為動。老者為靜。或七八多。而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其陰陽之消息。猶其事物之動靜也。若此者。蓋由象變圓神不滯。極天下之至變。故能如此。苟非至變。則滯于陰陽。膠于動靜。孰能成爻定象如此哉。惟象變至變。此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也。

參伍錯綜。俱是假借其模樣。以明謹審之意。參伍以變。凡變皆如此。但就一變說。通其變。三變皆參伍也。錯綜其數。六爻皆如此。此但就一爻言。極其數。六爻皆錯綜也。參伍者。既考其左手歸奇之策。復考其右手歸奇之策。猶筭數先以三數之後。以伍數之也。錯綜者。謂將三變之策布而為三。挈而為一也。交而互之。或以一變之策而與再變相交。或以再變之策而與三變相交。是即一左一右。搃而挈之。是將三變之策。搃起來計數看。是九是六。或是七是八。所謂搃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三變已成。則有老少。故曰成文。者陰陽老少之文。六爻已具。則有動靜。故曰定象。者卦爻動靜之象。天地之文。如日月

玩一至字  
加者无以

星辰山川土石。總是陰陽老少之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  
雜。宛如瓜經地緯。燦然成章。天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完處  
則動靜已著。宛如人事紛紜。而天下之象遂定。上云通變成文。雖  
已成陰陽老少之象。然此時安知老者為動。少者為靜乎。未定也。  
惟極數然後象遂定。至變者七八九六。不膠于一。動靜老少不  
拘其常。屈伸往來。進退離合。无所留滯之謂也。程敬承曰。天地  
間陰陽變遷。本无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于其間。象  
變本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潘雪松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猶未離乎粗。非天下之至精則精  
猶可比擬。非變則滯。非至變則猶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變

猶可方物。此最剖得明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于此。

然精變之妙。孰非神所為乎。凡物有心。則有思。有為。著卦无  
何有于思。何有于為也。方其著未撰而卦未求。詞占隱于无形。  
象變藏于无迹。求物文象之理。寂然不動。及其尸動于分撰掛  
初之餘。卦成于十有八變之後。則受命如鷄。而來物周知。通變  
極數。而文象畢洩。若是通天下之故。正其无思。而无不思。无為  
而无不為也。若此者。以辭占之精。象變之變動。中有靜而不滯。  
于動靜中有動而不泥于靜。極天下之至神。故能如此。使非至

上卷會通  
卷十  
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前三遠字  
已含有神  
字意

神。寂則淪于靜矣。感則滯於動矣。孰能寂而能感如此哉。  
夫詞占一卦也。象變一著也。著卦皆易也。章內前後四易字皆同。  
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无思无為起語。妙在寂而能感。  
上。寂然是易之本體。一感遂通。正是无思无為之妙。用惟寂故无。  
不通。其无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无方。神即精變之自然。  
在。遂通上見。上曰遂。知遂成。遂定。便是遂通天下之故。  
沈氏曰。人所懂。不靜者非為天下耶。人所憤。不通者非天下  
之故耶。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事變之日新耳。亦天  
下所以然也。至寂也。其不寂者。靜翬之迹象耳。有以未問未命未  
通未極言寂者。境之寂也。易之寂。精之中。又舍精為精之。又精而

如此交互  
方見神无  
方處

能物為變之中。又包變為變之。又變而孕有鳥。故一爻其絨一觸。  
其机。而遂通遠近幽深造化人事之故。此天下至神也。神故无思  
无。不思。无。不思。而卒无思。无。為。无。不。為。而卒无。為。朱子曰。  
寂然者。无時不感。通者。无時不寂。呂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机常  
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寂感二字。要看得一貫。感是自內感。不是  
外面將物來感也。按首一節。辭占象變。雖云四者。而其下文所  
論。則皆占也。是以節占之事也。參伍節占之法也。无思節占之理  
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詞占象變皆易也。何以若斯之至精至變至神也。蓋來物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極研今聖  
心精變未

于无形。所謂深也。聖人極之于詞占之中。是詞占者。聖人所以  
究極乎幽深之理也。精之至而能神者此也。文象隱于未判。所  
謂幾也。聖人研之于象變之際。是象變者。聖人所以研窮乎几  
微之理也。變之至而能神者此也。  
上言用易之事已畢。此言易為聖人所作。以申首節見易之所以  
精變神處。下節易用於天下。申前二三四節見人當尚意。極未形  
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无不濬  
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无不中之謂研。要補出神字。庶下  
節惟神也。方有根據。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是知詞占一深也。象變一幾也。几深出于自然一神也。惟極  
之而深。故問焉以言之。下吉凶以明而天下之志。為能通之。惟  
研之而幾。故通變極數之後。趨避以決。而天下之務。為能成之。  
惟深且幾之神也。故遂知遂成。遂定遂通。而聖人不知其所以  
通。所以成也。天下莫知其何為而通。何為而成也。殆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其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惟深。本極深。來即天下之至精。惟几。本研几。來即天下之至變。惟  
神。本深以通。志几以成。務來即精變之至妙。處神本无疾。无速。无  
行。无至。只是形容神之妙。處不用人力耳。

程敬承曰志之弗通必有深求而不得其解者深一極于聖人而天下之迷者開矣務之弗成必有幾微而岐于兩可者幾一研于聖人而天下之怠者奮矣極深研幾惇謂之神非思慮所及若思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途成碍矣未要補出通志則以言以下筮者尚之成務則以動以制器者尚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詞占象變之尚夫人者不知誰之所為揚氏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于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

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荷疾而速行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于一心推一心之神于大易此易道所以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然非聖人不能有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極深研幾之謂也易道之神一聖心之神作易之功大矣謂之聖人之道則至精至變至神俱要根聖心來此之謂內須以神字為主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非有寂然感

聖人之道  
應前垂矣  
化之道此  
之謂應前  
為神之所

二卷十  
卷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義此章  
亦言卜筮  
不重

通之神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

夫易何為章全肯 通章重興神物以全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于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興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体則太極立之者也定吉凶成亶神物之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為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為示之告之斷之總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全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矣 蘓紫溪曰此章書若層見叠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道也易之用同乎天下民故也天人之理盡于

太極太極之理具于聖人之洗心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為者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夫易有卦爻以立体有著龜以達用何為者也以物之迷于兩可則詔之吉凶顯蒙開焉務之墮于猶豫則示之趨避凡務成焉以至天下之道散于物見于務者吉凶貞勝易則冒焉易所為也如斯而已矣是故聖人知易可以開物故制卜筮以通天下之志使吉凶不迷知易可以成務故制卜筮以定天下之業使趨避不怠知易可以冒道故制卜筮通志以斷其心之疑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業以斷其事之疑。使義理不眩。易足以周民用如此。夫易何為者也。无思本无為。而天下之為。莫非易為之也。開物成務。本上章通志成務意。摠之謂聖人作易。為通志定業。斷疑設也。此節為卜筮而發。開物三句。且泛說。聖人三句。方著卜筮說。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夫易之用。周于天下。而易之理。具于聖心。是故易之所有。著卦爻耳。著之操也。老少无定位。動靜无定体。妙于兩在。而莫測。非員而神乎。著之既操。有卦鳥淑。隱之辨。得失之分。確然一定。而燭照。非方以知乎。卦之所值。有爻鳥。時位屢遷。當否異。用變易。吉凶以告人。非易以貢乎。此易之妙也。然易未作之先。聖人渾渥。是三者之德于心。而渣滓盡融。一心之中。无非易。一易之外。无所禱。若以此三者洗濯其心鳥。故方其无事也。斂神智。變易之德。退藏于靜密。與寐然不動者同侪。及其有事。而吉凶憂民之不能趨避。與民同患也。此心隨感而應。未來之吉凶。難逃其先見之明。已往之吉凶。不出其素藏之蘊。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同用。此无卜筮而知吉凶也。若此者。孰能與于此哉。惟古之生而聰。无不聞。明无不照。睿以通微。知以周物。得著卦之理。不假著卦之物。如神其威武。不假殺伐者。乃能與于此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圖神效能  
通志方知  
故能定業  
易貢故能  
斷疑  
聖人指作  
易者

是藏以下  
正是洗心  
不必分物  
靜

同患乃民  
之吉凶聖  
人代為患  
也

上言尸卦爻之用此言尸卦爻未作之先此理已具于聖心矣乃  
聖人心易之妙作易之本也首三句輕引起就卜筮上看負便  
神方便知易便貢員則流通不滯而兩在莫測為神方則一定不  
易而是非可見為智易則各因一節而以吉凶獻出為貢洗心  
无工夫聖人一心原具此尸卦爻之理而一疵不存如把此三者  
洗濯其心至潔淨至精微也洗字是形容其澄徹之妙非真把尸  
卦爻洗也洗心中淵涵神知却渾然不見有神知其退而藏之于  
密也與天地之靜專靜翁一矣朱子曰密是主靜處萬物出焉心  
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也退字藏字俱有味如人退入去藏在密  
室中誰能窺之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即寂然之体神知之合也德合  
天地鬼神而心涵宇宙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通之矣蓋  
聖心自有卦爻吉凶故吉凶與民同也吉惟患其不即凶惟患其  
或罹乃其間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此心密藏之神  
知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即員神也知即方知  
也所謂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也洪覺山曰洗心退藏  
于密自然心合卦爻與民同其吉凶而无二理故能與民同患故  
能知來藏往故能明天道察民故故能與神物以前民用神以  
知來以著之德知來即占事知來知以藏往以卦之德藏往即象  
事知器陸庸成曰夫神內啓知故言知來知含于神故知來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知即以藏往蓋知含于神從可坐照天下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  
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未嘗不察聖心與著卦之  
易一而已與于此指伏羲也聰明睿知即神智意神武不殺承  
聰明睿知來聖人聰明不以聞見睿知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  
以殺伐神其武也無卜筮而知吉凶之喻也摠之以四字言則曰  
聰明睿智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着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  
一也要識得此節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  
此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明天道二  
句不平既  
而字可見

聖人有心易如此是以心通造化明天道之消息知周萬物察  
民故之利害天人皆知則知著龜洩造化之秘而斯民趨避之  
用宜有以開其先于是因著興筮因龜興卜使民先事而知吉  
凶亦得與神智之能矣至于考古之際尤以此齋焉而用志不  
分戒焉而操心無斁使以吾心之神合著龜之神以著龜之知  
驗吾心之知而知來益精藏往益徹也不有以神明其德夫  
是以字承上洗心來惟有洗心之易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  
即神智之用聰明睿知之符也是自然的无工夫神物者以為  
神耶則既物于物以為物耶則神所寄焉故曰神物民用即上通  
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佳顯蒙之俗昧于趨避得神物而前耳民用

可見物不  
在人心也

前則聖人之患釋矣。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符也。言以此卜筮而齋戒。非卜筮時致齋戒也。神即知來之神。明即藏往之知。項氏曰。其齋即洗心也。其戒即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即與民同患也。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與上下不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卜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時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後神明。想其洗心。密藏。嘗自湛然。肅然。无念不與鬼神通。亦无息不與尸卦之神。知合。若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啓此之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聖人。沈德培曰。洗心不可知。強而名之曰齋戒。密藏不可窺。強而尊之曰神明。總之一境耳。信乎神物非聖人

不能興。以聖人之德。故自神明也。

雪松曰。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齋者。所以齊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啓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德神而著。卦之用神矣。折衷云。聖人向主作易說。以聖人作易時。即謹于考占。以神明其德。使卜筮不繆。足以前用也。考占是作易時考其當命何占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

自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者言之。是故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動靜也。方靜而机歛于无。如戶斯闔。陰之事也。謂之坤。動而化達于有。如戶斯闢。陽之事也。謂之乾。繼闔而闢。氣序相禪。有更相互換之義。非變而何。闔往闢來。如環无端。有流行不滯之机。非通而何。夫化育流行。物生于其間矣。方其始生。僅端倪可見。輕清未形。乃謂之象。及其既生。則形質已具。重濁有迹。乃謂之器。此生物之序。著龜生其中矣。聖人因著為植物之神。制為四十九策。使人用以筮。因龜為動物之神。制為七十二剋。使人用以卜。此聖人之神道設教。古今則之。不曰法乎。法既立矣。由是

二十五

神物利用以出。民咸用出。神物利用以入。民咸用入。此則百姓自然之日用。不知誰之所為者。不謂之神乎。至于神而聖人與民忘其用矣。孰非明天道察民故中來耶。

與前辭異  
象器分乾  
坤異常  
有以象器  
指尸龜者

此節正見尸龜之為神也。如云聖人明天道而興神物以前民用。則盡天之道。周民之用者。神物也。天之道。乾坤變通盡之。見象形器而神物生。則乾坤變通之意。盡之于神物矣。神物本具是道。而聖人修之以立法。神物利用出入。而百姓用之以盡神。民生之用。周之于神物矣。

上經會通

卷十

二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則圓神之。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準。故。為。法。在。用。之。者。由。之。而。不。知。即。為。神。至。是。則。乾。坤。閤。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于。天。下。萬。世。矣。此。節。三。箇。用。字。俱。應。前。民。用。之。字。看。來。前。言。尸。之。德。則。神。物。典。制。而。用。之。單。指。尸。言。不。必。兼。龜。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聖人作易。既有著龜。以妙其用。必有卦爻。以立其俾。以卦爻之序言之。是故陰陽之變。所謂易也。要皆理為之宰。是易有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則昼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則昼一偶。以象

陰。太極生兩儀。兩儀一太極也。陽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陽。少陰生焉。陰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陰。少陽生焉。兩儀生四象。四象一太極也。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生焉。太陰少陽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焉。是四象生八卦。八卦一太極也。八卦既生。則六十四卦。不過因而重之耳。其用有不具乎。是八卦也。雖未斷其吉凶。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吉凶已前定矣。是吉凶也。雖未有所趨避。然得失之報。明而利用出入之有資。大業已造端矣。孰非太極推行哉。此尸。龜。所。由。神。其。用。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張南軒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之也。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其生生者所謂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所以生之者又其所以闔闢而變通者也。至于吉凶既定無疑趨避生出極大之事功此生之妙非有所以生之者為之主。即極者理之至處太者大之至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者莫大乎著龜。

然尸龜功用之大豈易言哉。凡物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

乎天地運行于天地中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昭著于天地間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至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誰非崇高惟富有四海尊為天子者為尤大。智者作法巧者創始誰非制作而備水火動植之物致斯民之用立大小方圓之器利天下之民惟聖人為尤大。天人之功用如此而神物可知矣。至若理散萬事雜然賾也。能探討之理伏幾微淵然隱也。能索出之理妙于氣數者深也。鈎之使明理限于時勢者遠也。致之使近于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得失之報明成天下之亹也。而趨避之不倦若此者惟夫尸以筮龜以下前民者无加矣。莫大乎尸龜焉。

此承上大業  
業未正言  
易中之大業

上言定吉凶生大業。此卦登之功用也。而非尺龜則无以彰。故此舉造化人事之大。以形容尺龜功用之大。見尺龜之用。參天地配四時。並日月。與富貴同尊。與聖人合德也。天地四時日月盡乎造化矣。富貴聖人盡乎人事矣。蘓子瞻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地所不及。富貴制之。富貴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著龜決之。重尺龜一句。講尺龜處。須粘著聖人說。補出致用利天下。方佳。倫物致用。因材質之宜。致取用之節也。物是天地間見成之物。如以五穀為粒食。以禽獸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也。立成器。是制有成之器也。如教人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弧矢以威。重門擊柝。以待之類是也。兩句對說。可或以立成器在倫物

定吉凶二  
句與前節  
吉凶大業  
相應宜串  
說

致用做出亦可。贖隱深遠。是天道民故。分四平看。皆卦爻所具吉凶攸寓者也。如事理雜揉。談如此做。又該如彼做。謂之贖探者。討而究之以歸于一也。如事机物兆。尚潛藏而不露。謂之隱索者。攷而求之以洩其秘也。根于理數。入于性命。不可窺測者為深。鉤則曲而取之。使淺而易見也。如在千里之外。千百載之後。不可逆料者為遠。致則推而極之。使近而易知也。一說贖者常隱。探討至贖而索出其隱。深者嘗遠。鉤取至深而推致于遠。李九我主此。疊。根。吉。凶。來。朱子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住不得。則其所以疊者。卜筮成之也。

上卷會通

卷廿

三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節要玩箇大字。易之理本于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下。天下之至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易雖作于聖人。而原實由于造化。故惟天之生物也。尸有圓神之德。龜有伏藏之智。而後聖人從而則之。尸用以筮。龜用以卜。不過則天之所生耳。卜筮中有變化。非无自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有變化。故聖人效之。而九六迭用。剛柔迭居。鳥卜筮中有吉凶。非无自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垂象見吉凶。故聖人象之。得斷以吉。象休徵也。失斷以凶。象咎徵也。蓋由當時龍

馬負圖而出于河。神龜載書而出于洛。九宮八卦。皆兆其數。陰陽進退。皆居其中。而道之變化。幾之吉凶。于此而顯。天蓋以此理著于圖書。而聖人則之耳。何莫而非天道之自然乎。

此摠上文言。尸龜立而天道人事之用已備。豈不至神矣哉。然皆本于造化也。以天生神物二句為頭。下面變化吉凶卦画皆卜筮中有者。皆根神物來。有神物則有往來閤闢之變。而陰陽之變化。天地之變化也。有神物則可以定天下吉凶。而卦爻之吉凶。天象之吉凶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奇偶之成文定象。河圖洛書之文也。

此章因莫大乎尸龜。句。河出圖。洛出書。句。遂于興神物。制而用之。



宜照陸說  
以尸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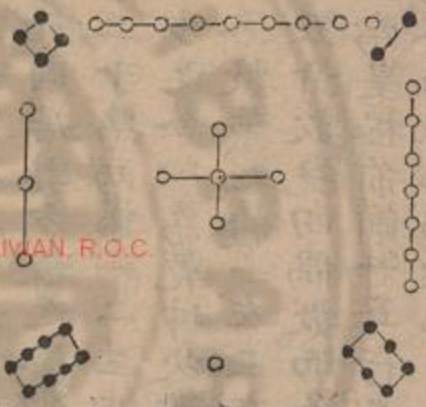
併此節俱以下筮並言細味章內數易字與尸之德節儀象八卦  
等節通章宜以尸言興神物制而用之俱指尸此節亦指尸而龜  
只帶言耳然作易本于河圖何以言洛書也亦以理一而已圖書  
之縱橫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不出奇偶則之非規：模倣其  
方位與數也即擬形容象物宜也悟一陰陽字便破圖書之義耳  
切不可謂則書以作易尸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  
曰象變化屬氣故曰效陸庸成曰尸之神天人參焉者也聖人  
又因天地者也用著以筮即則天之所生著策之變化即效天地  
之運著卦之吉凶即象天之所見著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即則  
天地之圖書於是撰著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

而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圖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是五  
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數之体也則圖以画卦虛五與十為  
太極奇偶各居二十為兩儀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  
四象之數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偶之空以為兌震艮  
巽為八卦也洛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  
獨居中此是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數之用也則書以  
叙疇實其中五為皇極前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後則  
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也先儒有謂羲皇格天而出圖  
神禹格地而出書以河洛分天地不可從

洛

書



按書與圖實相表裏。其中五即圖之中宮數也。圖以生數統成數。書以奇數統偶數。故圖主合。書主分。分者未始不相連也。圖一六居下。書則一六連矣。圖二七居上。書則二七連矣。圖三八居左。書則三八連矣。圖四九居右。書則四九連矣。圖太陽一連九者。書一九對位也。圖少陽三連七者。書三七對位也。圖太陰四連六者。書四六對位也。圖少陰二連八者。書二八對位也。然何以缺十。圖之中原為成數之終。以衛五而居沉。書之八位相對。皆得十數者。故缺也。五獨在中。凡往來交錯。數各十五。以分陰陽老少。則向者乾鑿度之說不可廢也。

姚承菴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以叙疇。不



知此圖書相為表裏無非易之理也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  
 作易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於合而其序主於生書以五  
 奇數統四偶數其位主於離而其序主於尅圖著其方以象而存  
 數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圓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虛  
 實其中恍乎太極也離合進退宛乎四象也析其四正補其四隅  
 依稀乎八卦也故曰聖人則圖書而作易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既作則有象辭占矣何非前民用哉吾見揲尸之後易有陰  
 陽老少之四象純乎老少者示人所值之卦也雜于老少者示  
 人所值之爻也所值卦爻各有所係之詞彖言象告人以全体

也爻言變告人以一節也至若詞之所告定之以吉所以斷其  
 趨也定之以凶所以斷其避也至此則志无不通務无不成疑  
 无不决矣故曰夫易云示已者也

此正興神物以前民用總結上文與首節相應示即通志告即定  
 業斷即斷疑象詞占俱指揲尸言潘雪松曰此篇專言尸之神然  
 尸之所以神者以其能取出卦之方知六爻之易貢者以示人而  
 定吉凶之占使人得以生大業此所以神也

三句宜串說重吉凶上有象必有詞有詞必有吉凶玩一定字斷  
 字總見通章卜筮之易无非欲人趨吉避凶以奉天道而已  
 陳氏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于一心原于造化以立卦爻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法象而裁尸策之變化者。无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始之以開物成務。終之以示所以告所以斷也。故曰易為卜筮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哉。以盡保有之道耳。祐者助之義也。順者天道。能順則從理无違。天必眷矣。信者人道。能信則誠一不二。人必從矣。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身所履者信。而動必以實。心所思者順。而慮以下人。又尊尚六

五信順之賢。此皆滿而不溢。盡處有之道。而合天也。是以云云利也。

易只言天。夫子無言人者。天心與人心一也。合得人心。便合得天心。履信思順。就上九下從六五。上看出他立心制行。来信在心。曰履順在事。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此非履滿不溢者不能。獲福于天。豈偶然哉。

按此非錯簡也。言人于此四象所以示。係詞所以告者。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天无不祐助。故引上九爻詞以證之。

子曰書不章全旨。此章重一意字。前三節言聖人作易之事。惟立象以盡意。而以乾坤二節申之。後三節言用易之事。貴得意而

忘象而以極贖四句引之。作易用易皆非聖人不能也。按一部易書乾坤二爻包盡及論到極處則又併乾坤忘之所謂聖人之意只在一竅神明中會之耳。

程敬承曰：煎數章贊易之神曰：无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入，詳哉其言之矣。尚未論及用易者之以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意而歸諸神，語得意忘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能自神哉？故神者道之入于无形者也。神明者德之体于不言者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其斯為至妙至妙者歟。

細分之首節以立象盡意為主，乾坤節見象所由立，形上節見意所由盡，夫易二節不重，只是原卦爻引起下文耳，以作易言則曰

謂是交通因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用易言則曰存是化裁推行因交通而後施也，自成自信，自變自通，斯所謂神明之人，即前立象盡意之聖人也。故又曰存乎德行，玩開口說書不盡言，不盡意，便知此章大旨，惟不盡意，故欲立象以盡意，亦惟不盡意，又欲得意而忘象。

子曰：書不盡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子曰：書以載言，而言之煩悉，非書能盡言以達意，而意之含蓄，非言能盡，然則聖人憂世覺民之意，終隱而不可見乎？曰：非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聖人涵天道民故于一心意欲宣之覺世也以言之所傳者淺而象之所示者深于是画一奇象陽画一偶象陰則体貞對待而包含无外用妙流行而变化无方言與書不能盡者以象盡矣然意之所包有情偽情偽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摩盪之設為六十四卦則消息異時而小大判當否異位而淑慝分情偽有不盡乎意之所發有言未盡即意未盡也由是即此象發揮之係彖詞以言材而全体義著係爻詞以言變而一節義彰言有不盡乎然卦詞既立其体使不有違其用聖人之意窮矣于是即象之趨時者制為七八九六之變通之可行則吉趨凶避行无不宜而利盡矣由是即象之變通者作民行之

情妙為鼓舞則自趨自避莫知誰之所為而神盡矣盡利盡神聖人之意有遺蘊耶

重立象盡意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則象之愈演而愈詳也盡情盡言盡利盡神則意之旁通而曲盡也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則有立象以盡之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机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盡利至于入神意无餘蘊矣

立象以奇偶言設卦以六十四卦言朱子曰盡意不獨聖人有這意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盡情偽不是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情只當善惡言係詞根情偽來情者吉詞偽

者凶詞。盡言者，凡他書所載一事自為一事，一言自為一理，不能相通。易是稽實待虛，只依卦爻之象說介道理在此，使天下之事无不談。天下之人无不可用也。故曰：盡言，變通以占言。因尸卦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滯之理，趨避從違，由此以決。故曰：盡利。揚氏曰：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為天下利。即爻詞之利，无所不耳也。恐其利未盡，又于往來之變通之。鼓舞不出變通之外，有此變通之利，則民皆樂于趨，勇于避。若聖人振作而興之，此民生自然，而然不知其誰為之，使是為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然立象所以盡意者，以此乾坤二爻。其能包含夫易變而為易之緼耶？試觀乾列于左，坤列于右。雖未陰變陽化，而所以化陰變陽者，已立乎其中矣。向使毀此乾坤之爻而不立，則何者為陽？何者為陰？變化之体，不可見矣。變化之体，既不可見，則陽何以化？陰何以變？化之用，或幾乎息矣。夫變化必不可息，此所以必立象也。

上文立象盡意，只說介大槩，尚未說到立象所以盡意處。故此舉乾坤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不可不立也。至下節方說出盡意前三乾坤，以兩爻言，末乾坤以陰陽變化言，四勢字，俱指變化，舊以首易指易書。

縕與門別。縕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乾坤立而易立乎其中。是象一立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皆自此出也。乾坤毀至乾坤息。是象不立而設卦。係詞。變通。鼓舞。亦自此泯也。要之。乾坤變化。那有息時。特反言以明。乾坤為易之縕。必不可无。二象之立也。下節形即象也。而道器融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盡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象立而意何不盡耶。故此乾坤之在卦爻也。陰陽之形也。自其超于形而不以象固者。形而上也。斯則太極真機。主宰是器者。謂之道。固乾坤之精也。自其泥于形而可以象求者。形而下

也。斯則奇偶成質。承載是道者。謂之器。固乾坤之迹也。因此乾坤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或七或九。陰變為陽。或八或六。陽變為陰。不謂之變乎。亦乾坤之為變也。推此乾坤化裁之理。而行之于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明而事無疑。趨避決而行无窒。不謂之通乎。亦乾坤之為通也。至于舉此變通之法。措諸天下之民。使民皆因筮求變。因變求通。則務无不成。業无不定。謂之事業矣。事業又孰非乾坤之妙用哉。曰道曰器。易之体所以立也。而情偽與言盡此矣。非聖人意之著乎。變通事業。易之用所以行也。而利與神盡此矣。非聖人意之推乎。信乎。乾坤為易之縕。而立象足以盡意也。



於道字貫  
亦在象之  
也裁也行

此節正是盡意。承上言乾坤為易之緼，則易中所有，何者非此乾坤。程敬承曰：象形也，奇偶二爻是也。當初聖人畫象，本以談載道理。特理无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間之无形者。故形一耳，非果有上下兩層也。道與器亦一耳，非果有精粗兩歧也。蓋自易之理言，則為形上而曰道；自易之爻言，則為形下而曰器。大意謂此象立而天地間之无形者，有形者俱載其中，以明乾坤二畫包蓄無盡耳。是故有自然之變通，有自然之事業。特因化裁推行舉措而後見，原非待此而後有也。此二象足以盡意也。道器俱以形言，只是上下間分別一箇界限，分明器即道，即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蓋指器為道不得，離器言道亦不得。蒙引云：

也措也皆  
裁行措這  
隨耳

即今把這卦爻看上面，都有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化是陰陽本有韻，經聖人裁過便為變，化已是漸次將變了，變便變了，如陰窮于六，將化為陽，聖人裁之為陽，畫把陰的頭面都改換了，故謂之變。有變而當動之爻象明矣，據此當動者而推行之，即是通。是通其變之化裁者，化裁推行舉措，一說俱屬聖人事業，亦屬聖人之事業。桃鳳梧曰：只說易之所有，方與首節有別，不必著聖人。看來道與器即乾坤為易之緼，變與通即易行乎其中，有道器以為体，有變通以為用，與天下之民共由使之利用厚生，便是事業。

陸庸成曰：惟乾坤為易之緼，故形上之道，即形下之器，而有惟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立乎其中。故遂接化裁之變。通非徒數也。數乘道。往道與器。借舉措非徒法也。緣法得器。緣器正道。此聖人之意。所以盡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聖人立象。意固无不盡矣。得其意而善用之。又存乎其人也。嘗推卦爻所由立。而知易不易用矣。是故夫象云云。是故夫象接上文申言象所由立。見此象非形下之器。乃道之所以待人行也。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象而係。不得與象並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共下節六  
存字皆用  
易之事

卦象天下之至賾。故極賾者存乎盡情偽者也。爻效天下之至動。故鼓動者存乎盡言者也。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皆道也。惟見道于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于動而係詞。故詞可用以鼓動。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由是揲尸之時。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數也。則存乎卦爻之變。凡九四為奇。之純雜不同。皆陰變陽也。凡八為偶。之純雜不同。皆陽變陰也。裁之而七八九六分矣。極數

上經會通 卷十 四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後。因化裁可行之理。而推于出入云為之際也。則存乎卦爻  
之通。為變在于卦。必有當動也。變在于爻。必有可行也。推  
之而出入云為利矣。然執易以求變通。恐用易而未忘乎易也。  
若夫不離變。亦不滯變。行夫通。不泥夫通。神應而妙。明覺而融。  
則存乎其人。為所謂其人者。必沉潛淵默。而變通自成。且不假  
意言。而變通之理。油然而契。此正神而明之者也。則存乎德行  
為。造理精微。履事純熟。吾心有自然之變通。故卦爻變通不得  
泥也。不則成。未能也。况默哉。信未能也。况不言哉。能由聖人之  
象。冥聖人之意耶。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極賸鼓動化裁推行。四句俱輕。只引起末二句耳。蓋變乃聖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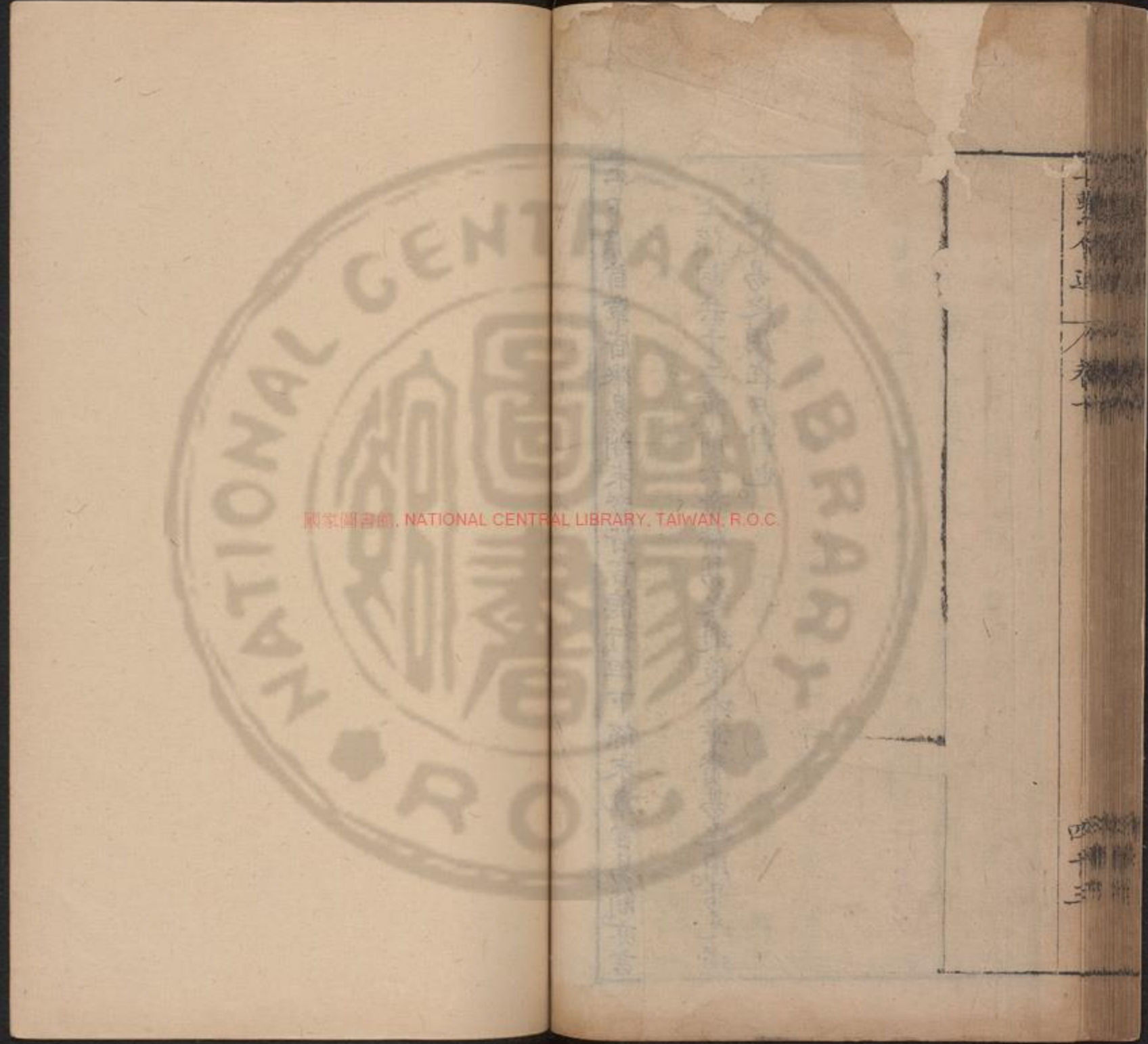
裁以盡利者。人亦裁此而已。通乃聖人所推以盡神者。人亦推此  
而已。神。圓妙不測也。明。精晰昭融也。神明是吾心本体。神妙萬物  
何象之固。神无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默成  
二句。正是神明處。无所作為。而變通之理。渾然完具。不假言說。而  
變通之理。真知无疑。德行得于心。以為行。以德為行。涵養深而神  
化備矣。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欲說作易終之盡神。說用易終之神  
明。信乎變化之道。一神之所為而已。  
程敬承曰。默深潛玄邃之謂。聲臭俱无之境也。默則神完而德全。  
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洩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  
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為見之真而行之篤。得諸心而体諸身。不

徒言也。亦不容言也。道還于默而心冥于神。至矣哉。所謂神明其人乎。又曰。成變化。猶事擬議。曰默成。則併擬議忘之矣。形上之道。渾元形聲。默即道之真體也。默成神之。所為如此耳。此章一篇。雖雜出。其大旨不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總意**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首言書不盡言。不盡意。欲學者自得于書言之外也。而終之曰。神明默成。不言不信。則易果非書言所能盡。而人當得意忘言。求之身心之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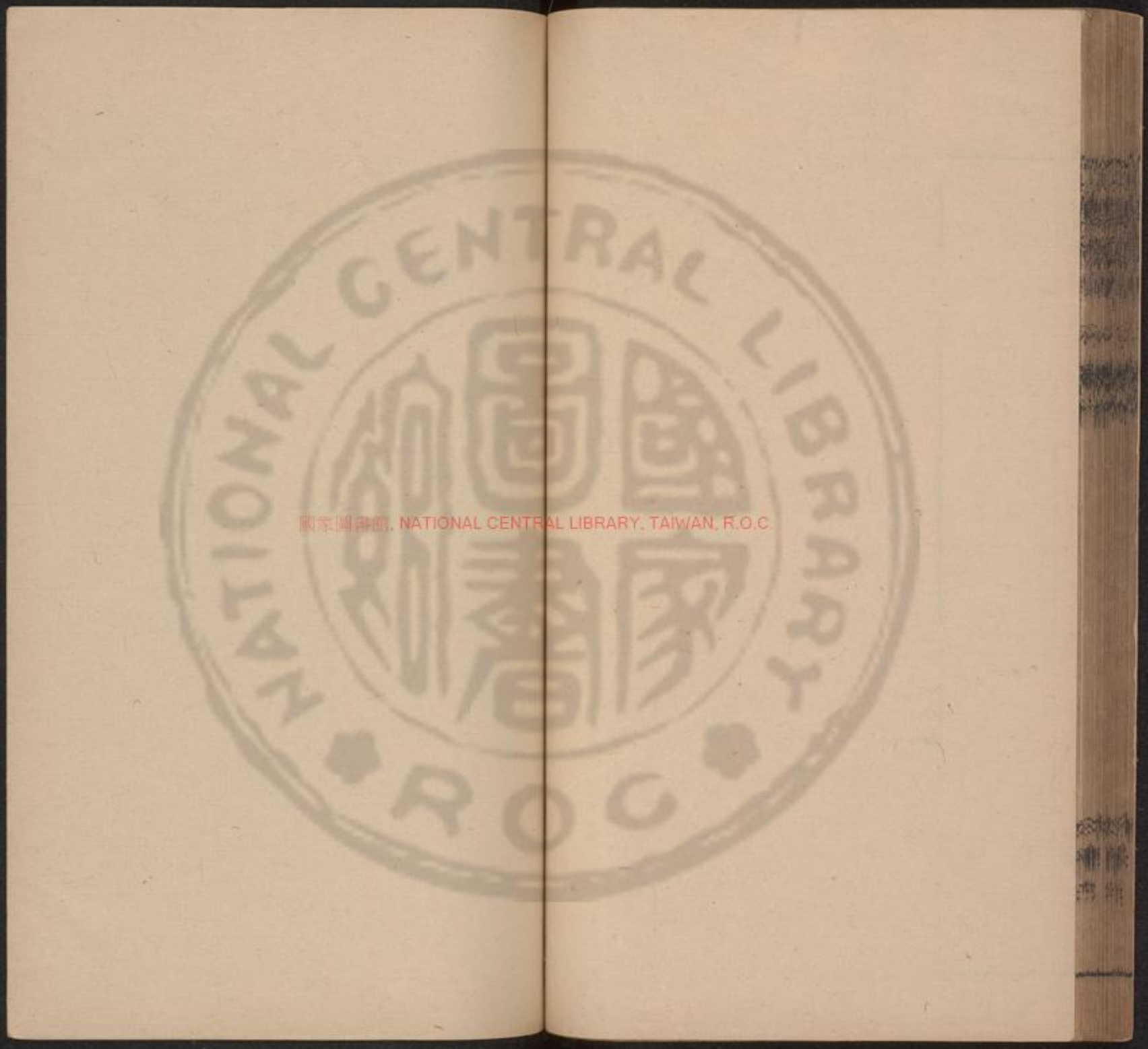
上下係首章皆舉易簡末章皆言德行。但下係末章言易簡亦言德行。上係末章言德行不言易簡。倘此所謂德行者。即為易簡。即上係詞共十二章。前六章贊易之道。後六章贊易之用。易之道在造化。易之用在尸卦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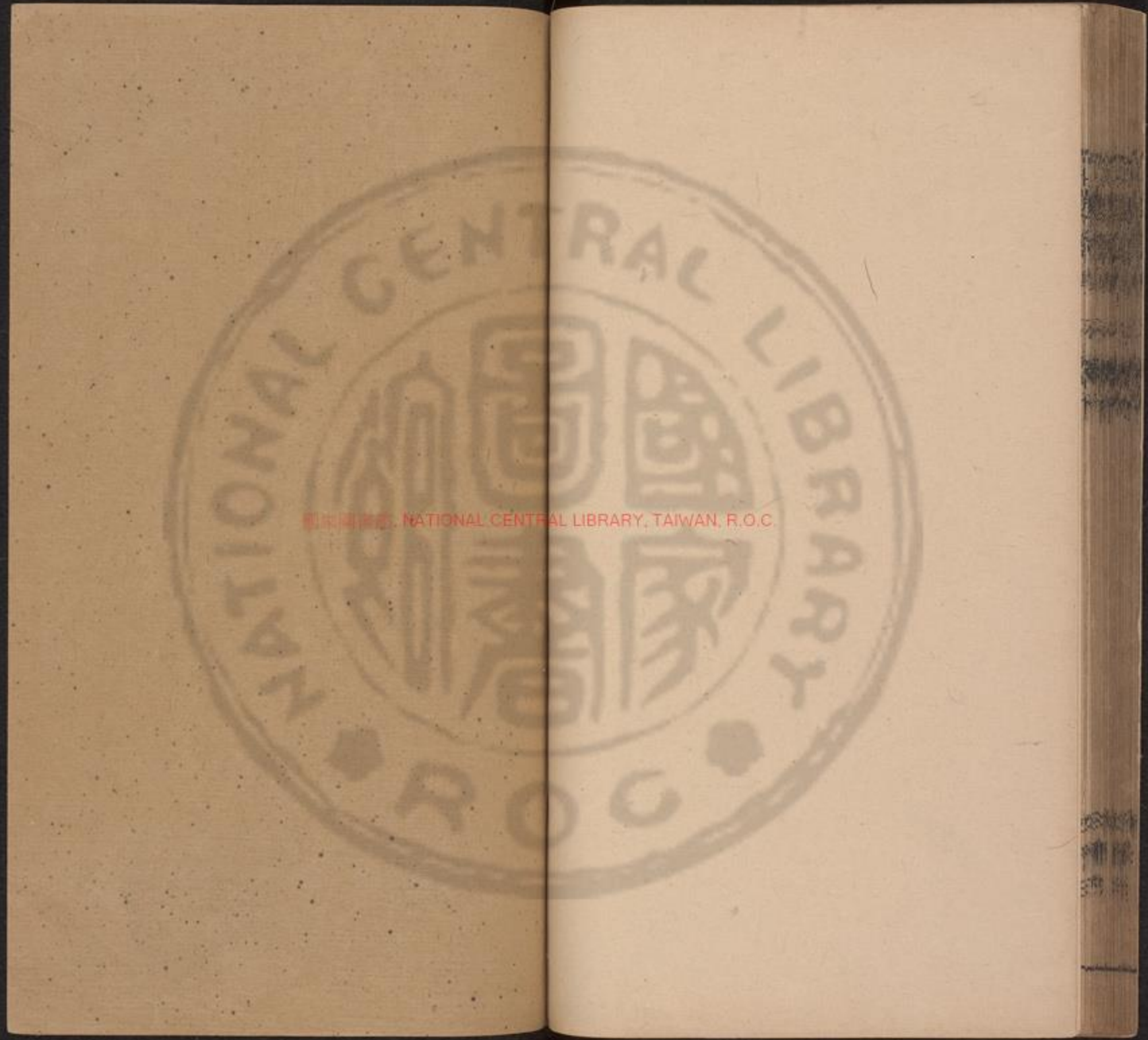
十  
卷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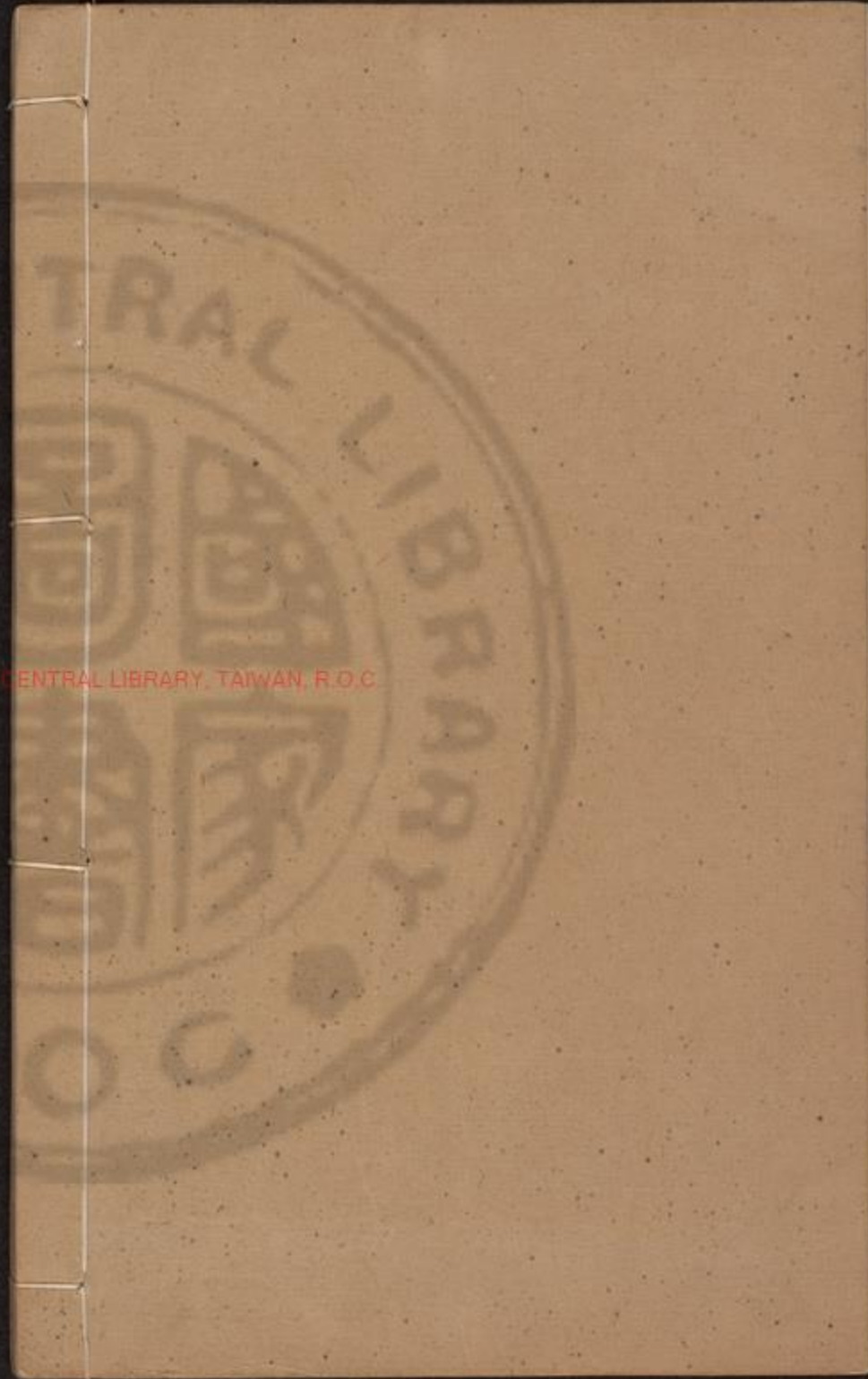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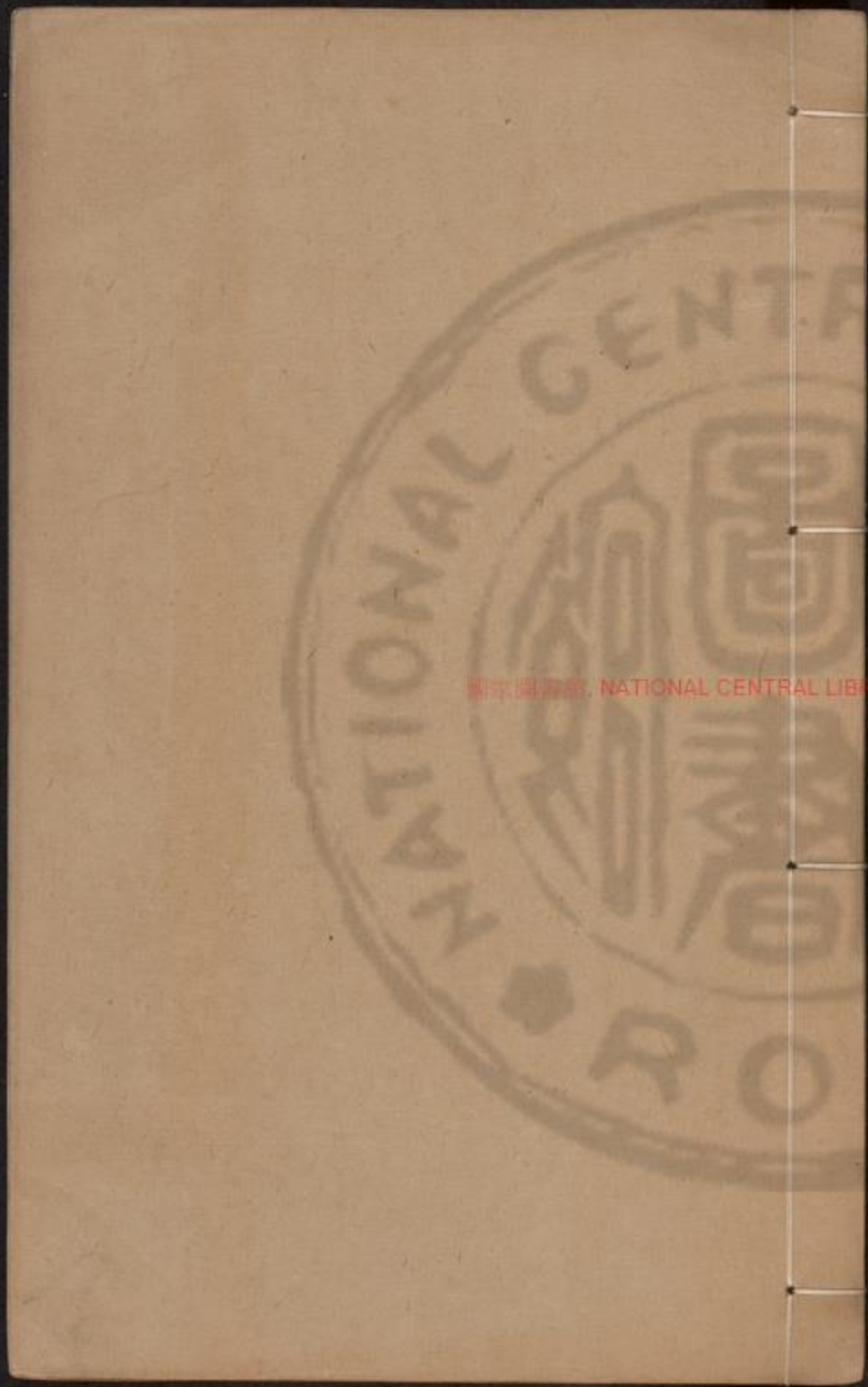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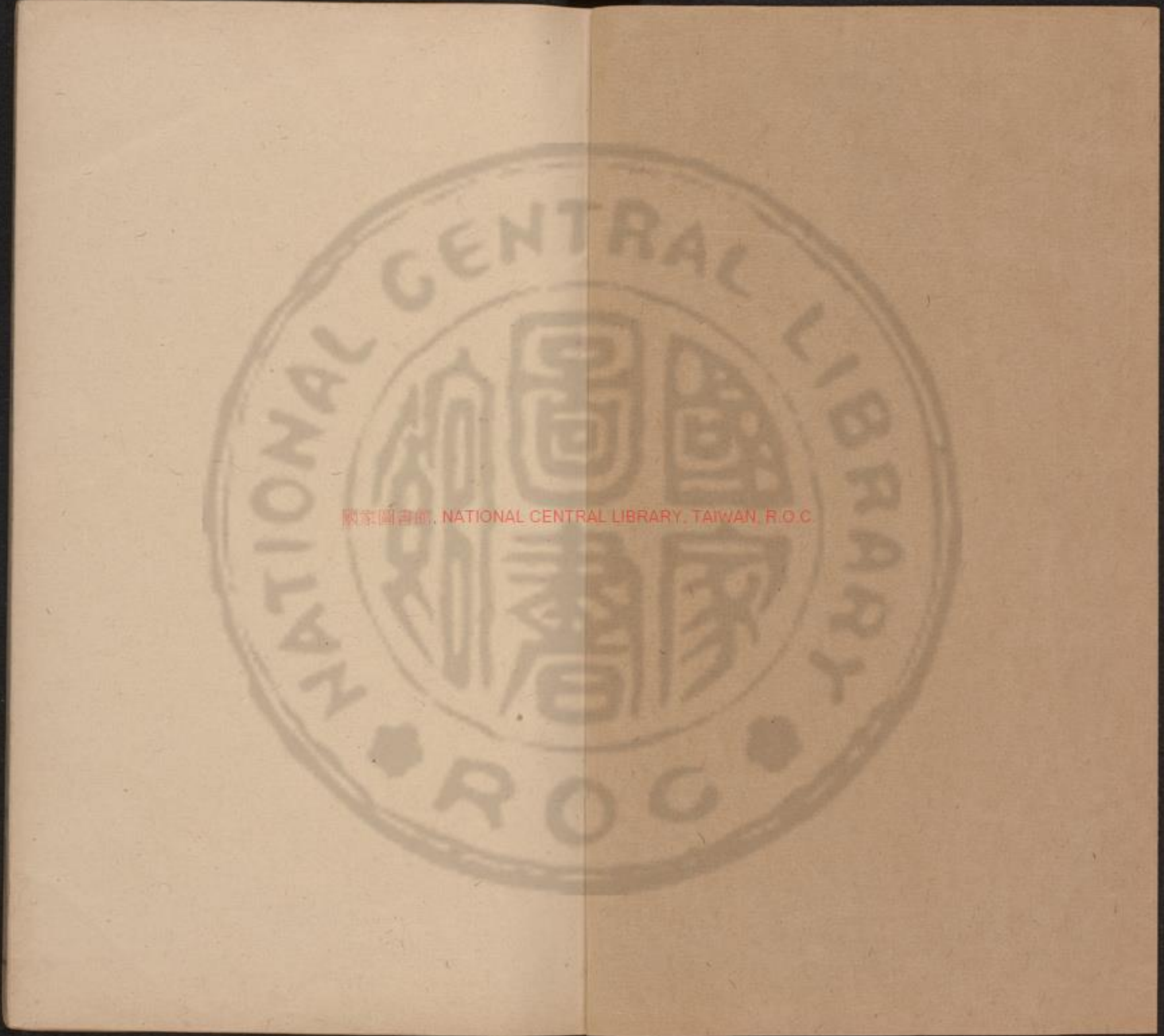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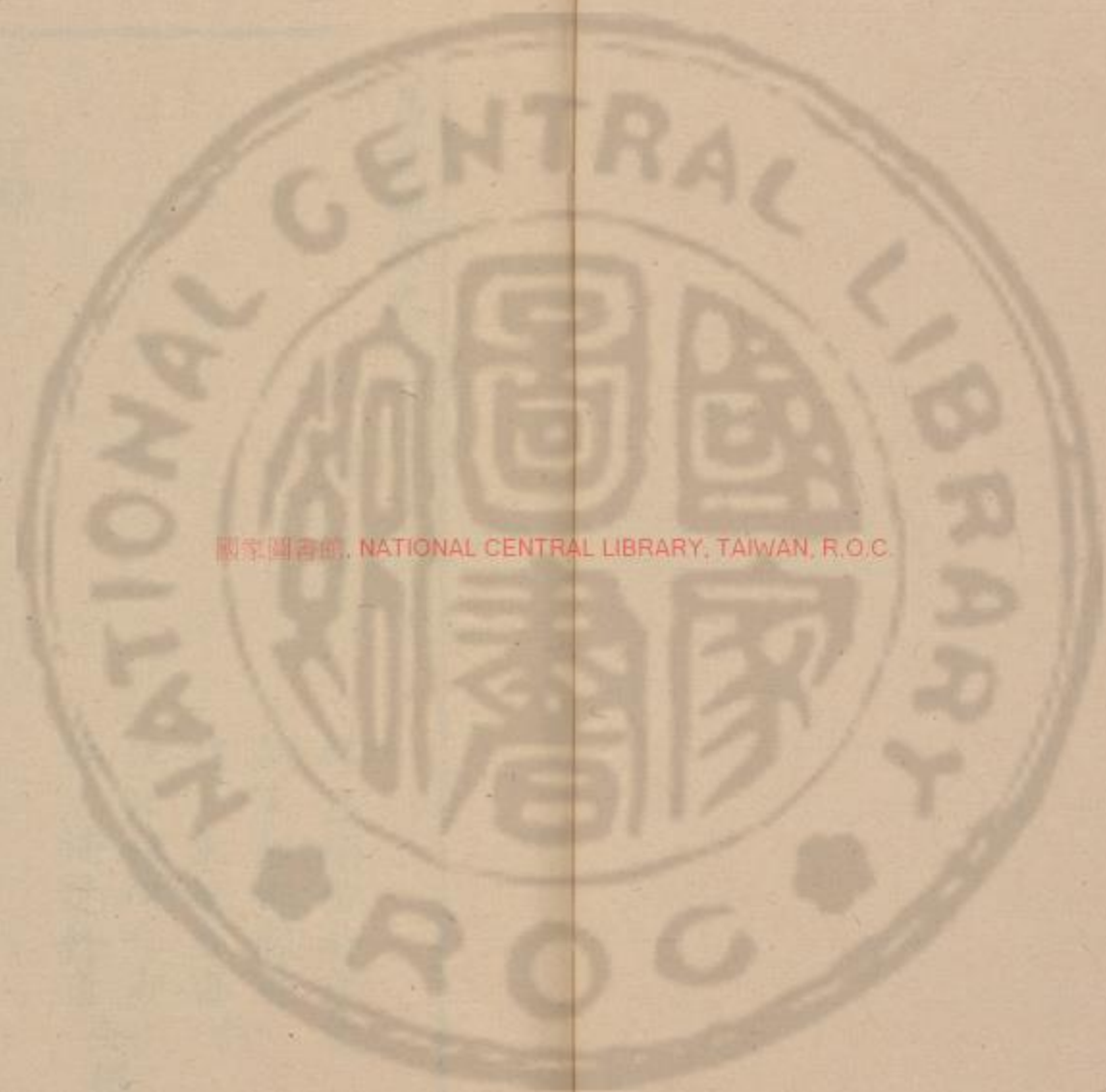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5940 v.6





周易會通卷之十一

下繫

八卦成列章全旨 係詞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侑之為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至一至一者亦乾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繆昌期當時甫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  
汪邦柱砥之甫  
江柵楚餘甫 全輯



下多系會通 卷十一



以吉凶貞  
勝句為主

歸宿聖情  
句極是下  
傳俱此一  
句意直貫  
到底

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為仁義之功業。所以符生德之大也。  
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即易簡。吉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  
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  
得此理在易書不為小。天地不為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  
之政。其功用一而已。

程敬承曰。此章論卦爻之吉凶。而歸諸易簡。因轉到造化功業。固  
知聖人本易簡而立爻象。其以闡吉凶。而弘功業也。乎故究竟歸  
宿于聖情。見詞一句。何言之。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迭變。因有  
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係詞。係詞者。原本于憂世覺民之情。而辨  
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焉。

剛柔立本。動之根也。變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而準  
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言以貞為勝也。貞也者。動  
之所以一。一即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係爻。无非像此效  
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  
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亶也。讀聖人之詞。因可見聖人之情。惇是  
不忍。人迷于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于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  
萬物。德之所以大也。聖人以仁義生萬民。業之所以弘也。聚人理  
財。利使天下趨也。正詞禁非。害使天下避也。何莫非吉凶與民同  
患之心。為之。是故聖人作易。使人知吉凶也。聖人用易。亦使人知  
吉凶也。其憂世覺民之情。不與天地好生之心。同乎哉。故曰究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歸宿于聖情見詞一句。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易之作聖人以吉凶詔天下者而吉凶原于爻象何立也由八卦先後有序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有純陰純陽之象六子列而有雜陰雜陽之象不在八卦成列之中乎爻何立也以八卦小成為主加為大成則初二三成爻于內四五上成爻于外爻不在八卦因重之中乎此易之体所以立也

兩節總是正說卦爻不可分象詞變占雖云上節說卦爻下節說吉凶要識得變動即在卦爻中胡一川曰此與下節皆相承說因重即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是因重之剛柔而推之係

詞是因相推之得失而係之

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圈成自是一奇一偶生到三畫也象只是卦之形体猶云模樣耳未說到天地雷風處此時雖是三畫之卦只可言象不得言爻者爻也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具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有六爻因重是大橫圈因八卦之列而重之也

# 重次序

坤利比復豫晉萃否謙艮漸小畜咸遁師蒙坎渙解泰困訟井益巽恒節大畜姤



為三十二三十分  
二分為六十四  
者尤見法象自  
然之妙也

# 成列因

後天乾巽離坎震坤  
先天乾巽離坎震坤



此圖下三畫即  
八卦成列上三  
畫各以其序重  
之而下卦因亦  
各衍而為八也  
若逐爻漸生則  
邵子所謂八分  
為十六十六分

六十四卦二十卦十卦八卦四象兩儀

○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卦爻既立則卦爻一剛柔也。然是剛柔迭相推盪剛推乎柔則  
剛變為柔矣。柔推夫剛則柔變為剛矣。變不在剛柔相推之中  
乎。于是聖人因相推之時位息而當者係詞命其吉消而不當  
者係詞命其凶。而占者所值當動之卦有卦詞可觀所值當動  
之爻有爻詞可玩矣。動不在係詞而命之中乎。此易之用所以  
行也。

卦爻之奇偶即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現  
成者言卦爻中凡剛皆柔所推出凡柔皆剛所推出此便是變  
就卦爻交錯上言繫辭因變之時位來但據卦爻觀只有辭那

見其動乃其係辭而命之內憂深慮遠惟恐人不知吉凶而趨避  
則示人所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不可說  
占之已決而為吉凶動後方見占數在其中皆非外至之詞可見  
聖人作易自然處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夫動則有吉凶矣有悔吝矣故詞之吉凶悔吝皆因動而生也  
彼其尸已揲而卦已求則或動在卦或動在爻詞各指其所之  
矣

承上言動既在係詞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于  
所動之中也動乃揲尸所值者不涉事為上如元亨利貞必因乾

此照常解  
動以占言

此解動指  
爻言



此解動指  
人事言

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動以用言即變之  
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詞有吉凶悔吝也此句是足上文之  
意蓋占以詞寓詞以占顯交相成也  
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吝皆生于動不可不慎也可以動而  
動焉吉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所從生也 蘓紫溪  
曰動在其中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詞原是聖人見  
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  
說非當動爻象之謂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  
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  
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以卦爻之動言之其動也以見在之剛柔立其本位不相移奪  
由是變通于樸尸之後正所以趨夫時者也蓋位有定而時无  
定剛變而通于柔者趨夫進極而退之時也柔變而通于剛者  
趨夫退極而進之時也

承上文動字而來二句不宜平還重趨時上剛柔自兩爻之卦見  
在者言變通自樸尸之卦變動者言此變通與變在其中之變不  
同立本不是立變通之本就本卦定位更易不得看以見本之未  
嘗動也下文一字易簡字俱從此立本中有出趨時承立本來時  
有往來消息而變通自然從之自首節至此及下文節相承看

看來剛柔  
申卦爻節  
變通申相  
推節下文  
吉凶申吉  
凶節  
此變通就  
相推說

程說貞勝  
以上數節  
俱就易說  
動與變通  
不指尸策  
爻象動以  
下方指用  
易動內見  
外以尸策  
言

程敬承曰上數節言卦爻剛柔變動與卦爻詞之吉凶悔吝矣此即承上言卦爻之剛柔立本者也各有定位而不易也剛柔之變通趨時者也隨時變易而不窮也剛柔變通之間吉凶悔吝生焉貞勝者也正則常勝而不已也說到貞勝而歸于一此足盡卦爻吉凶之妙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剛柔變通則卦爻動而吉凶生矣是吉凶也豈循環无定者哉又豈對待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吉凶无常而貞有常此趨避之準也是何也理一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

容有變也天地之盈虛消息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觀日月之晦朔弦望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揔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順夫一則吉逆夫一則凶此所以貞勝也

承上文趨時而言吉凶以貞為勝因言貞勝者以其理之一時說皆云言凶迭勝非也夫凶能迭勝矣烏得言貞者正也即利貞之貞正則吉不正則凶惟正能勝萬變也陸氏曰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幾幸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故吉凶萬變惟是以貞為勝蓋約吉凶于貞則吉凶之詞始可通之萬世而无弊潘雪松曰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常貞是也貞者事所歸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即貞  
夫一即貞  
勝意

之。處。也。動。于。有。覺。之。幾。則。為。吉。之。先。見。而。无。有。于。凶。守。此。貞。常。之。理。則。雖。紛。紜。雜。擾。而。要。歸。于。吉。故。曰。貞。勝。  
天。地。日。月。影。起。天。下。之。動。耳。天。下。之。動。便。是。卦。爻。的。樣。子。貞。則。更。无。有。二。蓋。天。下。原。只。一。箇。理。亦。只。得。一。箇。吉。彼。凶。不。得。與。吉。持。衡。乃。吉。之。反。耳。故。曰。貞。夫。一。要。見。有。獨。而。无。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為。勝。也。天。地。貞。觀。不。止。謂。形。体。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顯。道。以。示。人。者。  
游。讓。溪。曰。貞。勝。以。上。言。卦。爻。吉。凶。皆。生。于。剛。柔。之。變。化。日。月。以。下。則。推。言。吉。凶。之。故。皆。定。于。乾。坤。之。理。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也。

吉凶至末揔意 此數節當以天地貞觀二節為關鍵。自吉凶貞勝節以下，是從卦爻吉凶推本到乾坤上去。自爻也以下，是從乾坤易簡說轉到卦爻吉凶上去。言乾坤易簡正所謂一以貞天下之動者，而卦爻吉凶端不外此爻也者二節句，與前三節相照應。至功業二字，又轉生到造化功業上。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吉凶貞勝固由于一而一之原則出于天地。夫乾天也。確然天下之至健也。是以理行即達。氣始必亨。示人以生物之易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坤地也。隤然天下之至順也。是以承天之理為理。因天之氣為氣。示人以生物之簡矣。而爻象非取法于此乎。是故爻倫于因重。人知其效天下之動也。不知奇而陽者。效乾之易。偶而陰者。效坤之簡。而乾坤之示人者。示之爻矣。象具于成列。人知其像天下之賾也。不知陽息陰消者。像乾之易。陰息陽消者。像坤之簡。而乾坤之示人者。示之象矣。有爻象則可因尸以求卦矣。尸方揲而卦方求。則參伍錯綜。而爻象隱然動于尸卦之內。尸既揲而卦既求。則成文定象。而吉凶昭然見于尸卦之外。夫爻象動乎內。所謂剛柔相推。變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基開物成務之功。業不因變見乎。吉凶見乎外。所謂係詞動在中者。

也。而由是可以見憂世覺民之心。聖情不因辭見乎。是則有乾坤而後有卦爻。有卦爻而後有吉凶。卦爻吉凶。其闡天地之秘。而神聖人之用與。此二節承上文貞一來。乾得一為乾。坤得一為坤。易簡即至一之精。元爻效法乎此。元象肖像乎此。安有不出于一者哉。此吉凶所以為貞勝也。陸氏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隤然。處无非易簡之理。可做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成列之。所以有象也。乾坤與貞觀不相干。易簡就生物上說。確然隤然是健順之德。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為易簡處

爻之奇偶。微夫易簡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  
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  
像夫易簡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長  
而陰消也。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爻在內而為主者。  
皆陰長而陽消也。象坤之簡。

爻象節。承上有卦。爻必有吉凶。吉凶必藉尸卦之變而後著也。故  
此以尸卦變占言之。爻象即所值當動之爻象。曰動乎內。謂方在  
十八變之中。此時爻象猶未值也。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  
也。吉凶即前所命之吉凶。曰見乎外。謂及十八變成卦之後。此時

以爻象句  
為主串下

吉凶則已定也。見則有迹。外則有形也。內外字當先後微頭字者。  
功業。即趨避之事。以用易言。非已成之功業。只據變而預計之耳。  
變以尸卦方動者言。即動乎內之變。然功業非變亦終于隱耳。聖  
情。聖人欲人趨避之意。以作易言詞。即吉凶之詞。然聖情非詞。亦  
終于隱耳。

看來四句不平。宜一直說。爻象本易簡而來。則爻象一理也。順理  
則吉。逆理則凶。而通志成務。皆在于此。特其未動則未見耳。故爻  
象一動于尸卦。則吉凶即見。而功業隨見。此非聖人之情不及此。  
程敬承曰。爻象緊承上文。效此象此而來。大意謂聖人本易簡  
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无非恐人迷于趨避。而教人利

此說不主  
撰尸言更  
與聖情句  
相合

于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爻象吉凶功業。摠以一理。為貞動乎內者。乾坤闔闢之機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變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于趨避也。于是而聖人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詞以闡明于天下。使人得以占爻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妥。何必牽合上文。拘泥本文對偶乎。因本義尸卦二字。而遂云通節在撰尸上看。誤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夫易固有卦爻吉凶矣。自今言之。在易則有卦爻吉凶。在天地則有造化。在聖人則有功業。不可與並參乎。天地有大德。非法

通節以生  
字貫

象之謂也。造化運于无心而生。不已者是也。聖人繼天地立極。而法其好生之心。則必居夫可為之位。非聖人之大寶耶。乃其守位。則以人為得。天地所生之人。而天位其永膺矣。聚人則以財焉。公。天地自然之利。而人心其樂附矣。至若導之以生。養則財不可不理也。而理財者必正詞以訓之。禁其非以防之。不外乎義而已。義者裁制起于一心。調劑妙于萬化。理以義。則九賦九式有規矣。正以義。又六德六行有訓。禁以義。又五刑五罰有章。而功業與天地參矣。作易聖人其功用豈與此有二哉。上言卦爻吉凶。由天地而來。由聖人而作。此舉經世聖人與造化同德者。以見作易聖人其功業與天地參。无非以生萬民而已。以

下繫會通 卷十一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易簡生之者天地侷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財者生之本理財乃  
導民生養之事正詞以教民修德禁民以防民淫蠹皆所以全生  
生之德也諸名公說仁字俱不指民言謂天地大德無生長收  
藏言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為仁固生也藏用為義亦生也天地生  
物此仁義聖人代天生民亦此仁育義正並行不悖而已自大宝  
曰位直讀至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看來仁字更重天地大  
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一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  
地仁被萬民則財宜理也正詞禁民曰義者皆理財中事皆所以  
成其仁也財是百物總名辭是條教命令之類聚斂有經費出  
有法兼并无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

于象魏讀于鄉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  
為令此之謂正詞奢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有以率其怠倦有以  
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為非程子云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  
明治之而爭奪息皆以義為之也  
程敬承曰聖人憂世之情一也其作易也闡吉凶以覺民其用易  
也合仁義以生民理財者導之利使天下蒙其福也即吉也正詞  
禁非防其害使天下免于禍也即凶也无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陸氏曰有嘯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皆仁也有吉有凶皆正也  
大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乘乎位以溥天地之生大宝之所不及  
聖人之情見乎詞以並聖人之位

天抵聖人  
制器自然  
與易象相  
合初非見  
諸象而後  
否也

古者包犧章全旨 通章論制器尚象之事而必先之以作八卦者見聖人驗陰陽之消息以作易而顯微无不該故制器利用无不取諸易也故首節原象之所由立下皆詳尚象之事然所尚者為類不同或取象或取德或取音或取義或取名總來不越神明之德萬物之情二句意

蘓紫溪曰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湊矣足食足兵區慮周矣養生送死必无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之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

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飢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于文淳而趨于漓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為之安之人情欲養為之遂之人情欲避害為之去之人情厭常為之新之即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看來此雖為尚象而發亦承上章末節而來楊氏曰作書契以

上事非聖人私智也取于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能為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之類滅久矣然此十三卦皆聖人經世大法即上章理財正詞禁非之事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古者羲皇之王天下，欲作易以前民用，而不遽作也。仰則觀經緯之象于天，俯則觀一定之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而希革毛毳者求其故，觀天地之宜，而寒暑高下者求其實，近取諸身之性情，形體遠取諸物之飛潛動植，固无往不驗矣。見得天地間不過陰陽消息，于是始之一畫以分陰陽，倍之三畫而成八卦，微而神明之德，一陰陽之理也。易卦真與貫通焉，如健順動止，震艮乾坤通之也。悅隨麗入兌坎離巽通之也。顯而萬物之情，一

陰陽之迹也。易卦直與相當焉。天地雷山乾坤震艮類之也。澤火風水兌坎離巽類之也。顯微畢具，聖人制器尚象，不本是哉。通節以陰陽消息貫陰陽，各有消息，故曰兩端。聖心原妙契陰陽，此疏觀造化不過欲驗之耳。

潘氏曰：聖人作易，元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理咸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驗陰陽之消息，為卦爻之法象，通神明而不為幽，類萬物而不為迹。此易所以為冒道之書也。通神明之德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變化往來不測之妙也。類萬物之情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不已之机也。德不可見，故曰通情有可見，故曰類。



噬嗑

網罟設而有禽魚。耒耜興而有菽粟。使非市以通之。則有元不能相濟。而天下之利壅矣。于是教人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于各市地。聚天下之貨于各市。纏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則鮮食者得資粒食。粒食者得無鮮食。各得其所矣。此疑有取于噬嗑。烏卦德上明下動。日中則上明為市。則下動也。卦名噬嗑。市之音似市。合之音似嗑也。

上二節開其食之源。此節通其財之用也。日中者。取其遠近之民可期而至也。市不止一市。乃五十里為一市之市也。天下字不必拘定。天下之民貨聚于一處。只是市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

至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貨字宜指百物言。但禽魚菽粟承上本色耳。民不同業。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民食足而民利興矣。文明之化。猶未起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相繼而作。斯時也。風氣漸開。人文漸著。朴陋之習。不容不變也。聖人因其時之當變。而通之以文明之治。使民悅其化之更新。趨之不倦矣。惟不倦。則民宜矣。何以然哉。正以交通者神妙不

測變而不見其迹。神而化之也。故民相忘于不識。不知安以為宜。故趨之不倦也。要其通變。宜民之妙。亦循乎易理耳。蓋易理窮則必變。則推之皆準而通。則傳之無弊而久。聖人之通變。神化合乎此耳。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之。民宜不倦。而吉无不利也。然其通變之實。何如上古之時。衣草木羽皮。陋亦甚矣。聖人于是制為上衣下裳。而垂之。則服式有章。而禮義風興。天下治矣。若此者。疑有取于乾坤。蓋乾易坤簡。變化而无為。衣裳之制。順治无迹。亦何為之有哉。

十三卦制器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于黃帝堯舜言之者。義農之時。民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蓋未識上下

易乃變化  
之理非易  
書

尊卑之分。于是三聖人者。体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有義。截然于天高地下之間。而天下治。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机也。然非通變。宜民。以至天祐无不利。則堯舜之无為。幾非其時矣。通節重時之當為上。變者時而已矣。世道至此時。而當變也。因其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通之也者。通其所欲趨者也。故其民習之不倦。通之也者。通其所自便者也。故其民安之為宜。神化即通變也。特其通變妙于自然。故申之曰神化。非兩層也。使之若或使之也。易窮三句。泛論天地間變化之理。在世道上看。大凡事物之理。終始相仍。時事衰殺之極。其行不通處。便是窮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反。豈容襲故。定然一變了。變則可承而通。

之通則法宜于民自然守之豈不可久黃帝堯舜之時民厭朴鄙漸入澆漓是其窮也窮即是風會之一變于是三聖人以禮義之教通之是變則通也既通則自此一通之後衣裳之制不復更易何其久也此其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順時而制衣裳便是變化便是无為變化无為俱在垂衣裳内不可分垂衣裳為變化天下治為无為天地之變化時至而行无所作為聖人之通變亦因時順理无所容心故取諸乾坤朱氏曰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襄。飡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无為。六子自用。蕪。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

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也

以下九節皆三聖人制器尚象之事而通變又九節之樞自垂裳而後為之舟車為之重門擊柝為之曰杵弧矢為之宮室棺槨為之書契以代結繩皆所謂通其變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漁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禮制既興則遠邇觀化然川途阻塞則文教不通舟車可无興乎于是剡木中虛而為舟剡木末銳而為楫舟以載物楫以運舟楫之利既興則不通者濟矣疑取諸渙鳥渙之象木在水

上即舟浮水上也。于是因牛之性順服而馴之引重馬之性健乘而駕之致遠服乘之制興而徒行者利矣。疑取諸隨焉卦德下動上悅猶物勞人安也。

剝木至大過節柔遠禦侮繼之以養生制外安內繼之以送死。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能无患乎。故設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雖欲乘間有以待矣。此疑取于豫之豫備也。

上二條言興利此言禁害上古民風淳謹外戶不閉至此有流而為暴客者故云。郭門城門為重門擊柝以警夜而防姦盜也。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民粒食矣猶未精食也。于是斷木為杵使之可舂掘地為臼使之可容杵曰之利既興萬民享精食之利矣。此疑取于小過之下止上動也。

上耒耜開粒食之原此杵臼精粒食之用。以濟者萬民得此以濟也。

弦木為弧剝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外有擊柝以待暴客內有杵臼以精粒食。使无以威不軌雖有險能守乎。有粟能食乎。于是弦木使曲而為弧剝木使銳而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不軌。若是者疑取于睽蓋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也。

弦木以絲弦木也。弧木弓也。此非聖人之耀武特以人有乖異故威之。暴客是害之小者。雞鳴狗盜之徒是也。此是害之大者。欲窺伺乎天下者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兵器既制。民患禦矣。宮室不興。民居何以奠乎。是故上古之世。宮室未興。冬則穴居。夏則野處。風雨交侵。民无安息矣。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有直承而為棟。下有兩垂而為宇。風雨可无患矣。若是者。疑有取于大壯。蓋壯有壯固之意。而宮室之制。則壯固而不搖也。

棟。屋脊棟也。宇。椽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帡幪。故棟宇不可不固。

上文要看數箇為字始為之制也。此下要看三易字。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也。陸斗南曰。此三條俱用上古字。蓋弦木以上。制古所未有。而不可无之器。穴居以下。變古所已有。而不可用之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教。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宮室既制。民居奠矣。葬埋不舉。民孝何以教乎。是故古之葬者。棺槨未起。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土以識。不樹木以衛。衰麻哭踊之期。亦无定數。後世聖人易之棺以周身。槨以周棺。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封樹之豐。喪期之數。无不周矣。若是者。疑有取于大過。蓋大過有過厚之義。而送死大事。宜過于厚也。

厚衣以薪。无衣衾棺槨之美也。不封。不封土為墳。不樹。不植木為識也。喪期。非喪服之期。乃喪哭之期也。易以棺槨。不復仍衣薪之陋已。

都聖典曰。杵曰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于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惟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

上古結繩而治。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養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使不繼。以同文。王道何所終乎。蓋上古民淳事簡。凡事惟結繩以記驗之。而百官萬民亦无弗治。後世則官邪作而民偽滋。可復以結繩治乎。于是聖人易以書契。言不能記者。書記之。事不能信者。契驗之。由是綜核明而臣紀肅。百官治矣。是非審而情偽彰。萬民察矣。此疑有取于夬之明決焉。統而觀之。始于伏希。終于克舜。由朴而趨于文矣。始于結繩。終于書契。由畧而極于備矣。制備于聖。用周于民。尚象之功。豈不大哉。

結繩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也。書字也。契約也。書契一制。則六典庶府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契券有定數。而情偽可辨。百官



无所容其侵惰。萬民无所隱其姦惡。以治以察矣。治察以在上者。言明決取明以燭奸。決以去偽也。蓋夫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亦以決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李九我曰。重門至末。是防外資內。而繼以武備。養生送死。而繼以文治。

又搃意。鄭氏曰。黃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為民而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弊。不更則數。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川行而涉陸行而塗也。為之舟車以通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為之宮室以居之。為之棺槨以易藁槨之陋。為之書契以革結繩之簡。

為之衣裳以辨上下。為之弧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為之備。事來而為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示。其所以存之迹。宥而不示。其所以宥之事。其效至于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則變。則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極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是故易者章全旨

玩是故字。是承上章尚象之意。而併及詞占。

易者象是  
總體打動  
皆是說此  
象

蓋舉全體而言。以見象。无不該也。是以聖人制器而象之。通章重象。字惟。有象。則後天之詞。不外是矣。彖詞言材。而象之全體以著。爻詞效動。而象之一節以彰。由是吉凶生焉。悔吝著焉。孰非因象。而後有共。胡雲峰曰。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吉凶悔吝象之消息得失也。如舊說象詞占並重。總見有象詞則理以具而易之。体立有吉凶悔吝。則占以決而易之用行。所以全民用也。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義皇作而圖學啓。于是有大成小成之易。豈有他哉。奇偶成列。莫非陰陽純雜之象而已。然象非滯于迹也。陰陽之形。莫非

太極之彷彿。以擬其形容而已。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文王係彖果何言乎。蓋德体象變。卦之材质不同。彖則發揮其全体之蘊。予以言一卦之材也。周公係爻。又何言乎。蓋情偽利害。天下之動不齊。爻則彷彿其酬酢之迹。予以倣天下之動也。此後天係詞以盡言也。有象矣。有詞矣。是故或以象告。或以情言。而得失之報明。吉凶由此生焉。憂虞之故。昭悔吝由此著焉。人之考占用易者。本之此矣。

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形象。所謂易也。象有全体一節。卦爻皆在其中。總名之曰象。此句輕。下句重。謂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容。故曰像也。如六爻皆奇。乾之形象。六爻皆偶。坤之形象。

未句通結  
上文而潘  
說承承動  
字未

如乾卦之象像純陽至健之理坤卦之象像純陰至順之理子瞻  
曰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  
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者而日以遠矣材質也兼有善惡而  
詞亦因之動亦爻中所具者動至煩故詞亦至悉也效呈也  
吉凶悔吝无非此理此理之未形者聖人像之象此理之未發者  
聖人關之詞復何隱而不明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不必以占筮說  
只如八卦定吉凶之例無承卦爻言潘氏曰象爻發卦象之蘊  
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  
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所以能貞天下  
之動也

陸庸成曰作易者所以告人吉凶悔吝也當立象盡意而吉凶悔  
吝之理已包具于內矣乃彖以言材則德体象變揔舉其槩方以  
知也爻以效動則消息當否各關其歸易以貢也故吉凶悔吝其  
隱于象者發生顯著于詞天下之民何志不通何業不定哉  
陽卦多陰全吉此章專以陰陽論卦爻而分別君子小人之道  
見陽當統陰而陰當從陽不可以二何也作對姚承菴曰別君民  
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則奇偶画數之多少蓋  
實有義存焉夫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  
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欤周用齋曰  
數則有奇偶道則有淑慝奇偶是粗迹所謂易者象也君子小人

卷十一

二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陽卦多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乾坤之卦純乎陰陽其画无多寡矣至于震坎艮皆索諸乾而為陽卦宜多陽矣其昼乃一陽二陰而反多陰巽離兌皆索諸坤而為陰卦宜多陰矣其昼乃一陰二陽而反多陽其故何也陽卦之數奇一陽二陰合為五画五奇數也陽卦所以多陰也陰卦之數偶一陰二陽合為四画四偶數也陰卦所以多陽也然有數則有理其德行何也易之大分陽貴陰賤有君民之象焉陽卦一陽二陰是為一君二民一人御極四海歸心其

道公而大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二陽是為二君一民政出多門民无定主其道私而隱小人之道也此多陰者所以為陽卦多陽者所以為陰卦也

專以六子卦画言奇偶時說皆泥四昼五畫說看来依張氏解亦佳陽卦奇以奇為主陰卦偶以偶為主以之為主則不得不少以少禦衆者易之理也看来奇者乾道乾一而實有獨立象故曰陽卦偶者坤道坤二而虛有比附象故曰陰卦德行即道理字下面二道字即德行也陰陽即陽卦陰卦陽統陰是君象陰統陽是民象一君二民是大道為公之世如唐虞三代天下一統何等陽明世界此是君子之道二君一民是民无定主之日如七國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雜五胡雲擾雜亂晦冥不成世界此是小人之道  
易曰憧之章全旨 全章无分截上篇舉八爻明君子言行之法  
此篇舉十一爻明天下事物之理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  
類而通其餘矣  
十卦以咸為主自咸以下困解噬嗑鼎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復損  
益皆言精義之事困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鼎凶而  
否吉自一人一事至于天下之用皆盡于此矣豫言知幾之早復  
言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神之功亦盡  
于此矣

吳一源曰咸後九卦皆發明理之貞夫一而不必憧之耳往來屈

伸无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内外出入无二致也聖人所以臻  
神化推之事之物何莫不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  
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  
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  
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  
擊皆昧于屈伸之義以取凶憧之往來之害大矣  
看來舉十一爻以无心之咸始以立心勿怕終通章以心學言更  
佳以幾字作骨以一字貫程敬承曰咸九四心學也无心之心至  
一也一之体微而思慮勢焉則危屈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焉  
得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滅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无危也。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无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心還而一于善而其行反而一于吉也。一于吉則用利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擊之矣。何者立心勿恒也。勿恒之心乃憧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

有單以利用安身貫者亦佳。言聖學一貫俱是。利用安身之道。困于非據。何校滅耳。折足覆餗。立心勿恒。俱是不得利用安身之道者。藏器待時。小懲大戒。不忘存保。知幾庶幾。致一皆得利用安身

之道者。

憧之往來四節總意

此明感應之理出于自然。以破成文憧之

二字。而造化物理聖學總不外是。程敬承曰天下所以不用思

慮者。蓋原理本无二故耳。曰同歸曰一致。總言理之一也。造化同

此一氣。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伸相感而利生。

聖學同此一理。故精義入神以致用。內與外一故也。利用安身以

崇德。外與內一故也。從精義利用以往。便與天地之神化相契合。

天與人一故也。得乎其一故。自可以致用。可以崇德。可以窮神。知

化何用思慮哉。

看來不可將造化物理聖學三平。重聖學上而聖學重致一。上洪

宜以聖學  
為主造化  
在耳

氏云。君子之學在致其一。一致百慮者。何思何慮也。用百慮以求  
致一者。勿從爾思也。何思非不思也。思在同歸一致。而不在于殊途  
百慮。所謂精義入神。以致利用安身。以崇德是也。至于窮神知  
化。則何思何慮之體。以復而自然者。不可知矣。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无不同焉。无不一焉。  
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名。從无起有。皆由心  
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寧一中何碍。因應彼憧  
之思慮。所為迷其歸一之源。祇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  
下。故冥會于一。與同之朕。則宇宙間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入  
心造物。通為不二。實力于一。與同之宗。則心並內圓。神變化。摠完

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為兩忘。天下何思何慮乎。吾觀諸日。今夕  
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  
前之屈。即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烈  
日。流金之暑。不生于暑。而生于堅冰。蓋今之伸。即昔之屈也。吾觀  
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伸。龍蛇之蟄。以蟄為存。屈伸則亦有同矣。  
則亦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往自來。寧必憧。然則吾人之心。豈  
其用之无用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而不知其所以  
用。畢竟是何思何慮之天。乃為德之盛歟。  
易曰。憧憧往來。勿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玩二而字  
一處轉出  
殊與百

易曰憧憧往來者何也。蓋言天下感應之理，順其自然，何必心之擾而思哉。何必思之深而慮哉。蓋理原于太極，本同歸也。但事物之散見不齊，其塗不能不殊耳。而同歸者，自若也。理根于人心，本一致也。但此心酬酢不一，其慮不能不百耳。而一致者，自在也。君子亦由一理以善天下之施，而普之无心，順之无情耳。何以思慮為哉。

思是心之運慮，是思之精歸。是歸宿致是極致，同歸以理之在事物，塗是所當行之路，一致以用之在人心。言慮是心之發念，天下事原只一箇理，但行將出來有千蹊萬徑耳。人只一箇心，但用將起來有千條萬緒耳。此都是自然而然，順此自然，一了百了。何

用思慮，重在同歸一致上，致就以歸為致，慮就以塗為慮。何慮與百慮不同。何慮人為之慮，百慮自然之慮也。要識得同歸一致者，理也。思慮以理而無理外之思慮，故終日思而未嘗思，終日慮而未嘗慮也。

程敬承曰：人之憧憧往來，不過馳思天下耳。孰知天下空體也。天下寥廓，盡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慮哉。歸本自同，奚後于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于慮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矣。而憧憧思慮，安所用之。要玩天下二字。蘓紫溪曰：往來是吾人不能无者，所病者，憧憧也。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无思，慮而无慮。如造化之自屈自伸，著意于往來者，則

下察會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屈者必有其應。其應之來而伸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息。烏不感則不應。即非利矣。利猶功也。明生歲成。就是利。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又推之物理焉。彼尺蠖之屈。正以求伸而行也。尺蠖无心也。龍蛇之蟄。正以存身而奮也。龍蛇无心也。物理且然。聖學可知矣。彼心之裁制為義。而神即義之至妙者也。君子精研其義。至于幾微必察。以造于妙。不容言之地。則有真知。斯有妙用。而千變萬化。從此出矣。用不于是致乎。義之泛應為用。而身則用之由行者也。君子利其施用。至于身无不安。以游于无入不得之天。

則有實行。斯有真得。而高明廣大。從此極矣。德不于是崇乎。此下學之屈也。

尺蠖四句論物理如此。以下併下節。俱言聖學自然之理。求信求字不着力。尺蠖不屈則不伸。龍蛇不蟄則不奮。皆出于自然。非有心也。吳一源曰。此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无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在言表矣。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不是兩時候工夫。全重精字利字。精義故入神。入神方為精之至。利用故安身。安身方為利之至。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而至入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于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

工夫在精  
義二字不  
可平重

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静而能安利用而至安身則其神不勞其  
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无事中来无  
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精義正于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之窳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  
不精到是為入神之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所自致  
也潘氏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蓋得其同歸者而殊途皆合得其一  
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之擾矣看来重精義二字二段詞  
若平意實聯合程敬承曰精義二字是一頭顯義者入而出之而  
復入者也精義而入于神是到微妙人不知得處此微妙處即千  
變萬化所自出而用自致矣用自精義中來件件做得停妥此身

自不受捏杻之病而安言安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寧謐萬理凝焉  
殊合為同百融為一德之所以崇也利用乃致用所就德即精義  
而有得于心者

○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義未精而求精用未利而求利此机在我者也我所知也義精  
矣用利矣過此則机非在我也非我所知也至于窮天地合一  
不測之神而心與无動无静者同机知天地推行有漸之化而  
行與一闔一闢者同運此則義精于无可精利用于无可利德  
極其盛是以本吾心自然之神通極于天地之神本吾心自然  
之化妙合于天地之化也此上達之伸也向非精義利用曷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臻此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耳。奚思慮為哉。

過此、字、即上精義利用工夫。以往、字、即下窮神知化境界。然造有淺深。理无精粗。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那窮神知化則无待于思勉耳。神化只一理。以存主言曰神。以運用言曰化。德盛非崇德之外。別有盛德。只是由崇德造到熟處耳。

如前講俱依舊說分承精義利用來。而窮神亦貼精義知化亦貼利用。盛德亦分內外。看來既重精義則過此、字、宜單承崇德來。言德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將復何所施。吾力容吾心。故過此不必更求知也。過此有知則非自然之知。雖懂、矣。蓋矣。窮非窮。

究之窮、盡之窮也。窮盡則神由我主。分明是箇神。知非知識之知。契之知也。知契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此皆德之崇者。養到極盛處。而自致耳。何思慮之有。

方魯巖曰。學以義為主。精義以致用。則用利而身安。此皆所以崇德也。聖學止于崇德。不必過此而有知。至于窮神知化。則德盛自致。所謂下學上達。何必過此而談神化乎。

葉爾瞻曰。此節一氣說下。過者轉境不啻之詞。知曰或知。非一定之真知。是起念反迷。所謂意障也。未之或知。智識俱忘。是為神化。神化不必指天地即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也。吾德之自殊自百化也。非有神可窮而窮之。即神非有化可知而知之。

看或知異  
或知即思  
慮

即化是乃德之盛而稱神化者德得吾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盛也盛德神化不過還得何思何慮之本體而已沈德培曰殊塗百慮往來屈伸都是義之條分縷析處從此只管精入神處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我始見天下不必于思故聖人不思而得謂之天道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官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易曰困于云何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進而有成退而有據身名兩全者既度其身又度其人也今九四剛而在上如石不

可困也三不自量欲去之以邀功造以貽訛而名必辱九二剛而在下如蒺藜不可依也三不自擇欲依之以圖安祇以賈禍而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雖有上六之應如妻之象身且不保妻其可得見耶

劉備遠衆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所折辱豈不辱其名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奉身无所妻子離散豈不是危其身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易曰公用云何也蓋隼者鷙害之禽也猶小人之奸險也弓

時動妙用  
全在能藏  
得來

矢者射禽之器也。猶君子道德為威也。操弓矢之器以射禽者人也。而用道德之威以去小人者。則存乎得時用事之君子焉。君子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杆櫓。解悖之器。素藏于身。然後待可為之時而動。則動中機會。何不利之有。是何也。器者動之本。時者器之用。惟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則其推行有本。其設施有權。動而不括矣。是以不出則已。出則元克以除。不有獲乎。上六所謂云者。語成器于身。待時而動者也。

一節主解悖說。有獲以上泛論。末句方釋文詞。重藏器上。不與待時並講。藏字極佳。天地藏諸用。聖人藏于密。君子藏器于身。大抵人之精神貴藏。而後用。苟銜于外。鮮不敗者。惟藏器而不輕動。自

然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之而悖可解也。何不利且虛。說至有獲。正是无不利也。成器要根藏字。未器之不成。毀于輕試也。藏則涵養深。磨鍊熟。大器成矣。成而動。所以獲也。動字內有時字。

吳因之曰。能待然後見其能藏。從來君子欲除小人者。何嘗不負一才畧。只為悖。自見急于成功。不以時動。故敗乃事。此由不能藏以待耳。要玩一人字。天壤間撐持全在人。此其人即藏器于身之人。非徒自恃才具喜于有為之人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董注不威

不仁可取。而小人不取。不義可畏。而小人不畏。然則小人以禍終乎。非也。但彼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就其欣利避害之情。猶可動之。以福歆之。以无咎。故小懲于前。大誠于後。小人之福也。易曰云云。正小懲大戒之謂也。重一懲字。小人不可動。以仁義止。可歆以利害。然以利害誘之。更甚于以害懼之也。懲非小人之福。而大誠乃小人之福。即善積而名可成。惡去而身可保。故必止惡于初。過此則惡積而不可掩。雖欲懲之。莫能懲矣。福者對罪大而言也。此是聖人生物念頭。開小人以自新之門。見利二句。不平。須知小人之罪。皆由貪利。求利本禍胎。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自然不顧仁義。所以觸忌犯怒。

于冒三尺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乃成名之基。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乃滅身之階。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所謂積者。由小以積大也。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一不善。以為无傷。則无善。皆以為无傷。惡自此積矣。故惡積而不可掩。是以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云云。此之謂也。

重惡邊積字。宜玩。惡起于微。禍成于著。小人豈一旦罪大。莫解哉。

卷十一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蓋由積惡使然。但其初為不善也。豈无畏忌之心。不過以小惡為  
无傷耳。及其无所懲誡。果无所傷。而後浸。不已。以至惡積罪大。  
此皆以小惡无傷。做成許大禍胎。滅趾不防。必至滅耳。此大誠者  
所以小懲也。惡即不仁不義。而不去不為之心。即不恥不懼之  
心也。

孔氏曰。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  
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悞。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  
噬嗑初九是也。過不能止。則為噬嗑上九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未然之防。自古記之。是故心若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心若亡  
者。所以保其存者也。心若亂者。所以有其治者也。君子有見于  
此。故四方无虞。可謂安矣。常若危机伏焉。宗社鞏固。可謂存矣。  
常若亡形兆焉。綱舉目張。可謂治矣。常若亂階倚焉。夫有思危  
思亡思亂之心。必有圖安圖治圖存之策。是以身安其位。而國  
家可保于无虞也。易曰云云。此之謂也。

危亡亂皆就心講。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首三句  
泛論其理。下就君子說。不忘危。必能保其安于未危。不忘亡。必能  
固其存于未亡。不忘亂。必能致其治于未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无危亡與亂之禍也。身安應安其位。國家可保。應保其存有。其治。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所以能休否而保國祚。則不忌之一念係之也。

前章言身安而德崇。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懂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位欲當德。謀欲量智。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當。然後安。反是則位必傾。謀必敗。任必仆。鮮不及于禍矣。易曰云云。言其才德之

薄。知力之小。而不勝其任也。

德。知力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不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能勝任耳。自古人臣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天下事莫不有幾。知幾者其神乎。即交際觀之。上交易諂。下交易瀆。君子不諂不瀆。是必能于諂瀆發念之初。覺之早絕之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必增出  
凶字

耳其知幾乎。然所謂幾者，念慮方動而尚微，而一念之善，吉已先兆其端者也。豈易知哉。惟君子見吉之幾，即作而趨之，不俟終日之久而速赴焉。果何本哉。易曰：介于石，則靜極生明，不用終日，斷可識。凡事之幾微矣，但見天下事有潛晦而微者，即有顯著而彰者，有巽順而柔者，即有勇敢而剛者。君子无不先知其幾，而圖彰于微，圖剛于柔，此誠見超物表，巍然萬夫之望也。非天下至神，孰能與于此哉。

幾是吉之  
介辨于凶

時說指恭與誦和與讀，初分處為幾，非也。幾其在上下交之初乎。君子正當上下方交時，和敬初發，念慮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此子在誦讀窠臼中，是謂知幾。者動之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此心只有箇天理，只有箇吉，正當吉之先見而隣者凶，此處須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得。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几，即便斡旋轉，不善而就于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此便是見幾而作。者謂見事之幾微，即須動作以應之。介于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眾人見昏于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于无欲，故識在幾先。初見其幾之微，則逆知其後之必彰，即于微處圖之。初見其幾之柔，則逆知其後之必剛，即于柔處圖之。此正見

如此有微  
章四字與  
見義而作  
更緊

卷十一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幾而作不俟終日。處萬夫之望。以其知幾合神也。  
蘇紫溪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也。自動靜有无之  
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无而不  
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以  
上交下交。何也。豫之時上下皆溺于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諂。下交  
者多失之瀆。而不知逸豫之甚。凶咎之媒也。此非知幾也。上交不  
諂。不以逸樂之情諂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逸樂之情瀆乎下也。  
不諂不瀆。何以為知幾。舊說謂諂不諂瀆不瀆之間非也。此心未  
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理當如是。  
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凡豫前

傳先見  
則吉可知  
不見故致  
凶此語可  
會

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  
中庸之莫顯乎微。舜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可得  
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知微知彰二句。亦  
以孔程之說為當。孔氏曰：凡物之性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  
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程子曰：知微  
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未有微而不彰者。柔  
者剛之始。未有柔而不剛者。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于彰。知  
其柔。又知柔之必達于剛。所以為知幾也。望是超出萬夫。非人  
望之望。

陸氏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貞元二字  
宜玩貞者  
靜休元者  
動休元者

真知得也。極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吉无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後一念。便涉危。遂吉凶互見。能見于先見者。行與吉會。知幾者也。能見于互見者。趨吉避凶。庶幾者也。然在豫。貴固守。故曰貞吉。在復。貴早覺。故曰元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人心純之則一。復之則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彼其克復功至。寧有不善。而常覺之。自心止之。自心不待失而後復也。易曰：云。即顏氏之學也。

顏氏即上  
文知幾者  
不必拘庶

此合上節。一是介而知幾。貞体也。一是明而復幾。元体也。元即貞下所起也。分靜動見之。知几者。无動而非先見其吉。庶幾者。動无悔而卒亦歸于吉。庶几不作近道說。庶幾即上文知幾。上言知几。此言顏子庶幾分明。以知幾。歸顏子也。弟自其一問。故曰庶耳。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顏氏之庶幾。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正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先見之中。如大明將升。魍魎畢照。何不善之不知哉。潘雪松曰：非真有不善也。使顏子待不善方知。非庶几矣。惟能先見于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也。此是心体常覺。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心所以為神也。常人不能當下默識此体。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而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行矣。是謂不神。聖人知幾者，无他，只得此先見之心，体耳。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下事兩情專一而後成。故天地以氣升降，則萬物氣化，而体質凝實矣。男女以精施受，則萬物形化，而生不已矣。夫天地兩也，網緼兩而一也；惟一故醇，而造化所以无窮。男女兩也，構精兩而一也；惟一故生，而生物所以不息。此致一之道也。故易云：言去一者之間，所以合兩者之專，即天地致一而化醇，男女致一而化生也。

網緼以氣交，化醇亦以氣化；構精以形交，化生亦以形生。天地并

降其氣，網緼萬物化矣。醇而未漓，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致一，謂專一合兩者而為一也。鄭孩如曰：此節雖指交道，但承上知幾二節來，則一者幾之未分者也。致一而不使分，則有善无惡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夫求益貴于有恒，故君子動以率民，不遽動也。身有順理之安

而後動言以令民不遽語也。心有和平之善而後語求以取民不遽求也。上下之情意交孚而後求。修此三者立心之怕可知矣。故動則民從。語則民應。求則民與。蓋道全矣。若危逆以動必悖理。誰其與之。忙迫以語。為悖道。誰其應之。交未定而未民必以為厲已。誰其與之。莫之與。則必奪君之有。而傷之者至矣。易曰云云者。正以危以動。惧以語。无交而求。立心勿怕。是以凶也。

重在君心之怕。三者俱就平時自修之道。非臨時如此。故摠謂之怕。修者脩之于平日也。脩到安身易心定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行无不得矣。故曰修此三者故全。是完全无缺。即民與民應而

益之備也。危動以下。正與上相反。兩介民不與不同。上是歸與之與。下是取與之與。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惧。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

摠繳 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為真。机求益反凶。見无怕之為妄。幾摠引之以示安身之道。于義貴精。不誠不明。豈何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歟。

乾坤其易章全旨 此章論先後天之易。倫夫理而妙夫用。通章重因二以濟民行句。陰陽二字是一章骨子。首節以伏希登卦言。二節以文周係詞言。伏希非不能詳以告人。而太上淳龐。何待于言。文周非不欲忘于无言。而民偽事煩。言有不能不悉者。惟時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盛衰故易有詳畧。聖人立教惟其時而已。夫易二節俱是後天係詞。有以後二節無先天後天者非是。

陸庸成曰。天地間至賾至動。无非陰陽。變化。究歸于一。人日困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趨避皆迷。聖人像其理以立象。洩闡其象以立言。衰世之意即是无言之益。不過于陰陽道理剖決示人。則寧獨聖人之情見乎詞哉。作撰通德意之示人固已深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伏羲畫卦始為乾坤兩畫。其易書卦爻從出之門耶。何也。乾坤

皆以模寫陰陽者。乾体一而實。性動而健。陽物也。坤体二而虛。性靜而順。陰物也。有陰陽則相摩相盪。陰陽合德矣。而八卦六十四卦之剛柔。有体有質。顯而天地之撰。陰陽變化之迹也。剛柔有体。則有以体之。而形容其似矣。微而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理也。剛柔有体。則有以通之。而發揮其妙矣。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

乾坤易之門至有体。言諸卦由乾坤而成。此乾坤為易之門也。門與縕不同。縕是易所包蓄。門是易諸卦所從出也。乾坤以兩儀二畫。言陰陽謂之物者。乾坤是聖人所畫形質。以象陰陽。既有形質。便是物。合德是奇偶相交。蓋宇宙間无獨陰獨陽之理。陽之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于陰而成陽者。未有不合于陽而成陰者。易模画其陰陽。却有互根不已者在。為八卦為六十四卦。皆自合德中来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為神明哉。撰如雷動風散之類。德如健順動止之類。總來不外陰陽。侷一、侷二、侷三、侷四、侷五、侷六、侷七、侷八、侷九、侷十、侷十一、侷十二、侷十三、侷十四、侷十五、侷十六、侷十七、侷十八、侷十九、侷二十、侷二十一、侷二十二、侷二十三、侷二十四、侷二十五、侷二十六、侷二十七、侷二十八、侷二十九、侷三十、侷三十一、侷三十二、侷三十三、侷三十四、侷三十五、侷三十六、侷三十七、侷三十八、侷三十九、侷四十、侷四十一、侷四十二、侷四十三、侷四十四、侷四十五、侷四十六、侷四十七、侷四十八、侷四十九、侷五十、侷五十一、侷五十二、侷五十三、侷五十四、侷五十五、侷五十六、侷五十七、侷五十八、侷五十九、侷六十、侷六十一、侷六十二、侷六十三、侷六十四、侷六十五、侷六十六、侷六十七、侷六十八、侷六十九、侷七十、侷七十一、侷七十二、侷七十三、侷七十四、侷七十五、侷七十六、侷七十七、侷七十八、侷七十九、侷八十、侷八十一、侷八十二、侷八十三、侷八十四、侷八十五、侷八十六、侷八十七、侷八十八、侷八十九、侷九十、侷九十一、侷九十二、侷九十三、侷九十四、侷九十五、侷九十六、侷九十七、侷九十八、侷九十九、侷一百。

德即深中  
所具如雷  
風為物雷  
動風散則  
其德

陸庸成曰。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細縕。總是一机為互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風雷山澤。皆乾坤之無盡藏。健順止悅。皆乾坤之無二道。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禪之机。撰者。憑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寓灵。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先天之易。本陰陽以盡意矣。後天之易。豈外陰陽以盡言哉。是故周文係詞。其稱名也。或假物象。或寓事情。雖紛然雜出。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何差謬之有。此何意耶。于稽其類。蓋緣皇風下衰。情偽日滋。古今希觀之事。聖人一經歷之。是以





思不得不深。言辭不得不詳耳。然則稱名之雜，非聖人意也。時

也。此以下論後天之易。稱名是卦爻中所稱事物之名，不越是于理。无差謬類，即卦爻中所稱之事類，意是思慮也。衰世之意，謂衰世民滿事煩，聖人經歷許多情狀，而後思慮及此。若上古盛時，思慮何嘗及此也。

陸氏曰：有種之物，斯有種之名，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倫。故于作撰處立名，即于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挽衰世之風，則立象足矣。何必煩稱耶。蘓氏曰：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

合德而剛柔有侷，合德故雜有侷，故不越。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夫易固雜而不越矣，而何理不備耶。如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者，曰往。易則彰其一定之理，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者，曰來。易則發其几先之故，顯而事為，陰陽之迹也。易則言事必根極理，與顯者微之，幽而性命，陰陽之理也。易則言理必托諸事物，幽者闡之，天下名分不可亂也。易則因陰陽定分而稱之，各當其實。天下物類不可混也。易則因陰陽成質而別之，各從其類。以至是非可否，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言何有不正耶。吉凶趨避，皆自陰陽得失之情以判之，辭何有不斷耶。是易也。侷，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必拘註  
疑開而有  
誤

地通神明无不備矣。

夫易之字只承稱名之易來。蓋彰往察來大都是詞上發揮。就是下節也著詞一邊。上二節俱本陰陽說來。此數句亦以陰陽貫彰往即藏往。所謂明于天之道也。察來即知來。所謂察于民之故也。微顯是于至著中寓至微道理。即神德行也。闡幽是于至微道理闡明在至著中。即顯道也。朱子曰。顯者是粗迹。便推原幽隱的來說。幽者微妙。便就顯處發出來。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總是一箇物事。開者。于各卦爻之下。皆係以詞而開陳之。當名乃名分之名。如君臣父子貴賤上下之名。各當其分也。辨物如火炎上。水潤下。牛順馬健之物。使各歸其類也。正言辭也。如元亨

宜以彰往  
察來而  
可乎

利貞潜龍勿用之例。皆正言示人也。斷詞占也。或曰吉凶曰利不利。皆斷詞告人也。開字直貫至此。以見其開陳之備。矣。總承上言。其精粗隱顯俯仰遠近。無不無遺。非是視先天之易為尤備也。葉爾瞻曰。往寓乎來。而出于往。故彰往察來。著而字聯。往來有頭有幽。故更著而字聯。所謂彰察只在名物言詞。故又著而字聯。

陸庸成曰。易冒天下之道。則彰往察來盡之矣。天下之來。其得失憂虞之未然者。總不出于往之理。蓋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往者來之朕也。惟以往兆來。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闡發。名必稱實。物各有所。論道理毫无回互。論占決初无兩可。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撰通德言。皆陰陽。則皆陰陽之往來。何不備焉。惟其彰往察來。无不備如此。故擬形容以象物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詞文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變之門。民雖二。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于一乎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自所備之中。詳論其妙。其稱名也。擬議一物之小。而所取之類。皆陰陽變化。何大也。其立旨也。包涵三極之遠。而所發之詞。皆陰陽錯綜。何文也。易之言多委曲矣。而于理未嘗不中。易之事常敷肆矣。而于理未嘗不隱。皆所謂雜而不越者。易詞之妙如

此。其用豈有他哉。聖人憂民。二于趨避。而欲以濟其行之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人。而明失得之報也。此後天之詞。所以廣先天之教。而開物成務者也。

首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句。有陰陽。取類者。陰陽之類也。詞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須抑揚其辭。以贊其妙。重取類大等邊。言稱名雖小。而取類于陰陽。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委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燦然有條。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委曲。而皆中于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橫陳。而本于至隱。豈淺近之書哉。此後天之詞。不越乎先天之卦也。文者。道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非謂本旨渾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玩一濟字  
則易始于  
乾坤終于  
未濟其義  
可知矣

朴而詞却文彩也。因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  
心出于一。故俗淳事簡。有得无失。有吉无凶。衰世之後。人心出于  
二。故淳者漓。簡者繁。愛惡情偽。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于其間矣。  
聖人因民心之二。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此報  
一明。則疑于行。明微于辭。二于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為世道  
至矣。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二之。有失得故二也。明失得之  
報。則天下曉然歸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  
措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耶。  
易之興也。章全旨。此章三陳九卦。以示人處憂患之道。見作易  
者之有憂患也。反身修德。處憂患之道也。聖人无憂。德之不脛。

不以所遭為患。而憂所以處患者。无其德。故首節先言在人為九  
德。序有不容紊者。次節贊其德之妙。于數而字見之。末節發其德  
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彌憂患者。誠至。而所以與民同憂  
患者。誠預也。

○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于伏羲。而中微于夏商之末。至文王係彖。易道大明。是易  
之復興也。其于中古乎。然文王係詞。而當美里之囚。操心危。慮  
患深。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當憂患作易。則易之為書。无非教  
人處憂患而已。

省來此承上衰世之意。來則憂患二字。宜照蘓紫溪不必扯文王

憂患以憂  
惠天下言  
于前章因  
二句相  
承更緊

與紂即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无日不為身計。亦无日不為世道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无怠无荒。皆此心之憂患。自不能已耳。

是故復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然處憂患之道。无如反身修德。試舉九卦明之。德修于踐履。與謙有焉。致禮治躬。則德有依據。可日進于高明。非德之基乎。然始基不足恃也。惟謙則知敬謹。而心有持循。非德之柄乎。德修于存養。而復與恒有焉。謙以行禮。則制外養中。善端浚矣。

一念之復。即萬善之根柢。故復為德之本。然復而不守。雖得必失。得一善。當拳拳固守也。故恒為德之固。持守雖固。私欲果盡去乎。損則懲忿窒欲。盡去其人欲之私。又為德之修矣。克治雖嚴。天理果盡純乎。益則迂善改過。充長其本然之善。又為德之裕矣。德雖裕于常。未必不變于困。惟處困之亨不亨。吾德之至不至。可辨矣。德雖亨于困。未必不渝于終。井則德性堅定。終身于斯而不變矣。然可與立者。未必可與權。巽則順入于理。隨時制宜。而為德之制也。

此言九卦之德之序。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在修治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用上說。人之修德。先務躬

須得序意

下條會通

卷十一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履是踐履  
不必言禮  
亦佳

行實踐而踐履之際必藉此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以為憑藉依據之地然後德由此立故曰德之基、積累之所始也。一說履即踐履不以禮言之、踐履從實地上行可以自下積累而上矣。謙不必說禮只說踐履為是曰基猶然始基尚未厚積驕心傲氣不足恃也。當執持此謙柄者人所執持也。復德之本、根也。復者陽之始生良心為道之根也。擴而充之在我而已本與基不同基以行之積累言如築有介基趾本以善之根抵言如木有根本枝葉從此生也。固者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方故曰固。脩者去私裕者長善。德至于有餘裕工夫已到非困安所驗之處困而亨養之規也故辨德以困也。人到得處困不能易他骨中涵養

已定无喪无得動靜常疑可與立也故曰地、與固不同固是就所得而守之猶是勉強地則自得而居之安乃成德境界施用之妙皆由此出矣。既可與立則胸中有介把持自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制裁制也如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短長无不如意也。朱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尤要制事須是將心入事裡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將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程敬承曰九卦之序先履德以下為基也。踐履之始所積无幾謙以持之有基无壞矣。踐履如是執持如是斯善端可得而復、即存養本源也。過此又要守得住又要修得力又要充得滿夫萬善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完滿亦萬境順適何處困之不亨是可以驗吾德矣德至于處困不移則常永貞固有居安資深之意然後能巽順于理以裁制事變也要識得順理制變妙在善入巽順而入徹于幾微非有一定不動之見者不能故本義用然後二字張幼子曰前八卦皆治已而以實踐為先後一卦始應物而以順理為主蓋濟民行之最要當先者也一說九卦重困謂困與憂患相應始之修德于此乎證後之侔用于此乎始也故困非所以修德為諸德之辨姚永菴曰六十四卦皆可處憂患而特取九卦者九人當變故時自然收斂樽節從履謙約束其身心以至神明變通處故取九卦言耳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九卦之妙何如禮非強世若甚和矣然天理民彝之極毫不容增減而至焉能謙則我自卑而人自尊之我雖自晦而德自顯著也善端初復亦云小矣然理欲之介炯乎不昧辨于物也德既有恒雖處紛雜而吾德中存獨覓其意味之長不厭也損未懲忿窒欲初固難矣然克治既久習心潛化後何易也益主迁善改過日充長矣然善復吾固有過去吾本无曾何設也困則身窮而道不與俱窮无入而不自得者何通如之井則安定不搖而可待天下之感是侔雖靜而用則動也巽則稱物之宜而

泯其應用之迹。是用雖顯而机則藏也。  
此贊九德之妙。須抑揚說重下半。和而至。謂順乎人情。止于天  
則也。尊而光。謂德不可踰。名不可沒也。浚小非。以一念為小。  
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体自是小。而不容淆也。所謂几希  
之微。聖狂之路。人禽之關也。雜而不厭。人生動用酬酢。事變非  
一。而常德固守于己。毫无厭數。不以外而喪所守也。如曰。避賢以  
求靜。非能靜者矣。先難後易。愈難平。欲難過。而猛省一著。自漸  
漸熟而安之。何難也。長裕不設。着力處俱在損之先。難時了。至  
于益。不過長其善心。以造于充裕之地。不用安排着力。而然。設者  
侈張也。不設。則无侈張欲速之意。乃所以為益也。困窮而通。處

險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起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  
并居其所。不動也。迂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惟不動之為動。  
君。未便說到并養。不窮。特就全体內預許其能待天下之用耳。  
巽為德之制。如持權。以稱量輕重者。然但權變在事。神机在心。有  
非人所能測其際。故稱而隱者。委曲善入。不露形迹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九卦之妙如此。其用何如。行已非禮。則乖戾不和。是禮所以和  
其行。而使之中節者也。行禮非謙。則倨傲无本。是謙所以制乎  
禮。而出之以遜者也。以復而用之。則已自覺悟。而良知不為私



欲所蔽以恒而用之則久暫不搖而天德不為事物所奪用損之懲忿窒欲而已私物誘之害遠矣用益之迂善改過而進德修業之利興矣用困之窮而通而怨天尤人之念絕矣惟井體能迂則安而能慮故析經事而知宜惟巽德為隱則入而善出故達變化而知權九卦之用如此要皆反身修德事也何憂患之難處哉

此九卦之用根上節來惟和而至故可用之以和行以用也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為者故用履以和之制節制也人情驕亢多違制而失禮惟謙則卑以自牧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于天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過于矯

自知二說俱可

強而用謙以制之也自知一說自知猶自主也人心放逸在外方寸中便无所主善念既復則中常惺惺而自家有主矣一說善端之存獨知之契也謂心獨覺而不蔽也一德者一其所復之善謂心不二而能久也遠害遠其害于德者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興利興其利于德者自有自裕无待外索強求其利未必興矣寡怨困而心亨之驗也自得于心故怨尤之意消辨義并養不窮之用也并以安靜為体中有定体故籌度之慮精辨者是非可否辨別精明不爽毫髮也巽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也行不定在一處行權亦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洪亮山曰德始于踐履而終于行權。之為用大未易言也。游氏曰行權者大過人之業。蓋處憂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者矣。乃其為德則曰稱物之宜。潛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

程敬承曰處憂患之道非必身當憂患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于困。則平時修德工夫在未處困之先可知。陸子靜曰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巽所以利其外。復而先以履謙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之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

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源。蓋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遺漏。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矣。

易之為書章全旨。此承上章說來。是論處憂患耳。此論憂患之故。欲人常自戒懼而不涉憂患之途也。通章總是贊道之屢迂。重變字易一變也。易之有辭亦變之所為也。二三節是變之警人。末節正教人善用其變。要有不可為典要。與既有典常。二義融透。不可為典要者。固此卦爻之變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之變也。卦爻未始有定變而變。未始无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也。易中言貞神易貢。即言方知言貞勝。即言貞一。言立卒。即言趁時。曰度。曰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玩一處字  
見道之正  
在是光定  
中之有定

曰方即不可為典要內未始无典常在也非變則貞而辭則方也  
一說屢遷以變言二三節以詞言末節示人由詞以達變也亦  
可從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易之為書其可遠乎所以不可遠者以其為道也屢遷屢遷何  
如道不外九六也九六變動不居方所周流于一卦六虛位之  
間以兩位言則或上而或下也以一位言則易剛而易柔也此  
豈可以一定之典要拘之哉惟變所適而已變在上則上變在  
下則下變為剛則剛變為柔則柔變之所在道之所存也其屢

遷如此

為書句一章大旨屢遷又是一節搃頭不遠二字諸說多影响盖  
易道至變也而至常也不即不離與之為一始得稍差些子便覺  
隔遠則非是耳如此說方與苟非其人二句意相連屬位未有  
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屢  
遷故不居不居故虛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變為  
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則乾變為姤是位之屢遷也  
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  
相易而巽生焉是項之屢遷也何典常要約之有惟變所適而已  
適即遷也下文適于出入之間則貞其度而外內之知悞達于憂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故即是非  
出入之度

○ 患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屢遷之中遂生得失。夫抵  
束于度則得。背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乖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然非幻而未有則也。其出也以度。而使人知懼于外。其入也以  
度。而使人知懼于內。不特此也。于出入以度之中。與緊慎人處  
尤在憂患。又明其凶咎悔吝所當然之憂患。與夫所以致憂患  
之故。使人常懷兢惕。惟恐一失其度。或陷憂患之中。雖无師以  
訓之。保以輔之。如臨之以父母。而不敢忽也。易令人畏如此。如  
之何可遠耶。  
其出入以度二句。緊承上惟變所適來。遠出適入。即道宜出宜入。

而確不可渝者。故以定則言。而曰度。度即无定中之有定。即下所  
謂典常也。度之所在。順之吉。逆之凶。令人凜凜。有惧心焉。知惧謂  
獨知之地。戒謹恐惧也。使謂神机自動。若或使之也。  
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專言憂患。更覺緊警策。而戒惧之至  
比上深一步矣。故云。子瞻曰。憂患之來。不明其故。則人有苟  
免之心。而急于避禍矣。故明憂患。又明所以憂患之故。師者教之  
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于外者。言臨父母以愛敬。本于天  
性者。言以明知惧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  
也。此二節俱就變言。總是明屢遷之道。度即道也。出入有度。正  
其道之屢遷。体事而无不在也。下節又者言卦爻之變。明于其事。

六經會通

卷十一

五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欲人知為憂患而避也。明于其故，欲人知憂患所由致而得避之  
之方也。亦以其道之屢遷，俸事而無不在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凡人不能達變，則抱尸問易之餘，因所值之卦爻，由詞以度其  
理，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昭然于詞之中，不可為典要者。既有  
典常之可守矣。夫以不可為典要者為典常之可守，則至常而  
至變者，必其神明嘿成之，人心具一變，方能通易變于不窮也。  
不然，屢遷之道，虛行乎哉。

時說謂變无常而詞有常，故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似此則變  
與詞有二矣。不知詞之所指，即道之所遷，道以屢遷為常，可率詞

而揆也。故知常者，通變者也。无二理也。方即度字，典常即方也。即  
以變為常也。沈德培曰：其有典常者，即是不可為典常者也。即就  
是不可為典要，如何可以泥得。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說一介初  
字，便含終意。說一介既有字，便含未了意。說一介方字，便含无方  
說一介常字，便含未始有常。夫无方之方，必員神者能肖之。无常  
之常，必超脫者能貫之。其人非泥詞拘方而謂其人，以會典常  
于不可典要之中，而謂之其人也。蓋易道以變為常，行道必通常  
為變，不然踰度固遠也。斤，循度，所謂毫釐千里，亦遠也。雖行而  
實非行也。故易之遠，于无其人也。有其人，則實，能行而易在  
我矣。

行有活潑  
穩意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五十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陸庸成曰易之為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人但日鼓舞于易之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為常則亦不可為度其可以為常則必不可為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体无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為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体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易之為書也原始章全旨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重爻一邊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又在二五居二体之中也時

物二字是搃頭二節以下俱發明時物相雜之義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易之為書有卦有爻卦之質何以成哉必原一画之始而要六画之終則貞悔全内外備而一卦之質成矣若夫卦之六爻或陽位陰居或陰位陽居而相雜也惟其時物耳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故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初无定体之可拘也時說謂上二句論卦下二句論爻不知六爻不出于一卦舉原始要終以為質者正論六爻所由成耳通節以觀易者言卦爻據見成說非聖人立卦生爻時也原要二字不着力始終即初上也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非下三画為始上三画為終也相

一氣說  
下卦既以  
始終而成  
便是六爻  
相雜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雜如初三五陽也而陰或居之三四上陰也而陽或居之非剛柔  
相間也時六位之時指卦中逐爻言非趨時之時剛柔即是物  
也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  
此節揭一看字以定其大体又揭一時字以看其妙用体有定而  
用无定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自時物見于初上者言之初則其理幽隱而難知上則其理明  
顯而易知何者初在卦為本則微露其端故難知上于卦為  
末則已闡其蘊故易知故退想聖人當時係初之辭必擬其  
當假何象當著何占不輕率也至于係上之辭不過因初之象

占卒成之耳何待擬議哉  
此初上時物之難易不可說質未明質已成蓋此乃成質後係辭  
之時只以画中所具之理言難知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擬卒  
成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係詞而然也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  
成其終也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  
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而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  
過因乎初而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推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上二爻固足該始終之時物矣若夫陰陽曠亂之物雜而陳  
之剛柔中正之德撰而出之如物之純德之善則辨為是物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雜德之惡則辨為非若此者不兼中四爻則物雖雜而萬物之情豈盡類乎德雖撰而神明之德豈盡通乎是非雖辨而得失之報豈盡明乎信非中四爻不備而初上未之備也  
此言中爻之時物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如初九陽剛在下九三剛健中正之類辨是與非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之亢則非矣此即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明失得之報也非中爻不備見得初上非不有之然擬于初者未詳成于終者幾盡惟合中四爻則其時物之相雜不一而詞占之擬議甚詳耳德與物是非要者一串德即物中之德是非即物與德之是非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六爻既全則吉凶存亡之理具矣噫人欲究極天道存亡人事吉凶玩六爻之詞居然可知矣此特自衆人言也知者惟據彖詞觀之則吉凶存亡之理雜陳于時物間者已識其顯而所思過半矣然天下不皆知者也中四爻可不備乎  
存亡者陰陽消息吉凶者人事得失承上是非來蓋有是非則存亡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居者无待于動也知者二句不重甚言六爻不可不備也見得天下知者幾人使六爻不備則百姓之愚將有質者矣故末復以中四爻論之  
彖蒼括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也故智者觀之無待於爻蓋

要與要終  
應承中四  
爻與與前  
解異



所憂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以二四爻言之。二四皆陰爻。皆能為柔順事業。固同功矣。然位有遠近之異。故其善有不同。二非无懼。而譽常多。何也。四位近君。動有僭逼之嫌。故多懼也。觀四之多懼。由于近。則知二之多譽。由于遠矣。夫柔之為道。非附陽剛。不能自立。不利遠者。二柔也。而遠于五。大要得无咎。而多譽者。以其用柔得中也。惟柔中。則張弛合宜。不過于柔。故多譽也。觀二之多譽。由于中。則知四

之多懼。由于不中矣。

二節申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非。前雜物節。搃論中爻之偽。不魯分析何如。此復因同辨異。功者力量所能。善者時位所值。善即奮。慎所謂德行也。譽與懼皆人臣隨位自盡之善物也。用者德之用也。柔中只重中字。言其才質雖柔。而其用則中也。柔而不中。安能多奮乎。要識得多懼多奮。不在位。而在德。居位者尤以德為本。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以三五言之。三五皆陽位。皆能為陽剛事業。固同功矣。然位有

君臣之異。故其善亦異。三非无功而凶常多。五非无凶而功常多。何也。五君位而貴。則操得為之權。故多功也。三臣位而賤。動有掣肘之患。故多凶也。要而言之。三五皆陽位。以柔居之。則委靡不振。君臣胥失其道。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也。不亦危乎。以剛居之。則剛毅有為。君臣各得其職。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也。其有不勝耶。是知遠近貴賤。所謂物也。剛柔中正。所謂德也。奢惧凶。功是非之辨也。自非中爻。何以悉備哉。觀彖者可。忽意于斯耶。

五君位也。何事任與三同也。君相總以天下國家為事。故其任大責重同也。若柔懦便不勝任。惟陽剛方能為耳。蓋二五皆剛位。

也。以九居三。以九居五。是謂以剛居剛。其才力更无陰柔之雜也。以六居三。以六居五。是謂以陰居陽。則其才力便有未到處矣。二四言其善不同。三五不言者。雖以凶則不可言善。亦由二四皆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敢較也。觀上節末句。然到柔中。此節然到剛。則人臣以德為本可知矣。

廣大悉備章全旨。此章俱見易之廣大悉備意。天下之理。三才盡之。易之三画。已具三才。六爻。總是三才。自爻以下。名物不一。莫非三才之散殊。此易所以為廣大悉備也。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爻之事。亦自有易後看。得作易時有此道耳。胡雲峰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俾故

○曰。賁。文必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  
 芴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其統之无不包。析之无不密。廣大而悉備者乎。何  
 也。天下之道。盡于三才。方易三畫成卦。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  
 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三畫具三才矣。又兼此三才而兩之。故  
 有六畫。六畫非他也。上二爻即天道之陰陽也。中二爻即人道  
 之仁義也。下二爻即地道之剛柔也。六畫亦三才之道矣。  
 廣大悉備。是一章冒頭。悉備又承廣大來。言易書含著得多。包括  
 得盡。而其中无一不具也。有天道以下。言三畫也是三才。六畫也。

○是三才。易之小成大成。无非此一理之統貫。豈不廣大悉備。廣  
 莫如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卦也。仰觀俯察。近取  
 而得者也。兼兩即是因重。言無此天地人之道。而加一倍焉。是兩  
 之也。三才有兩。不惟有天道。而又兼有天道之陰陽。不惟有人道  
 而又兼有人道之仁義。不惟有地道。而又兼有地道之剛柔矣。  
 方魯岳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  
 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不才也。希聖人  
 法天地。庶幾免於不才也已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  
 生焉。



夫易備三才之道。則盛之所在。即道之所在矣。故道之變動不  
拘。周流六虛。則謂之文。者交變之義也。爻之比應承乘。有遠  
近貴賤之等。故爻不專謂之文。亦有名為物者。以爻之等。猶物  
之不齊故也。物之剛柔雜居。有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之相間。故  
爻不專謂之物。亦有名為文者。以六位錯綜。猶兩間之經緯。故  
也。以至是文也。有以剛居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柔居柔  
剛居剛。而位不當者。則其義互有得失。而吉凶生其間矣。可見  
爻者道之變動。物者道之散殊。文者道之顯著。吉凶者道之淑  
慝。莫非三才之所貫也。易之廣大悉備信矣。  
此承上三才之道。歷舉易中所有之名物。莫非三才之著見也。以

爻作主。物文吉凶皆根。爻來有等相雜不當。皆根變動。來爻者效  
天下之動者也。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  
著。其文之當者。無論矣。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生焉。  
亦三才貞勝之理乎。變動不是陰陽老少。亦不是初剛二柔。只  
是卦中變動。如乾卦六五初潛二見三惕四躍。因五取義。便是變  
動。物即惟其時。物百物不廢之物。文即柔文剛文。柔之文。  
不當。非謂當即吉。不當即凶。不當內自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可添  
出當位來。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為當位。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  
柔。而不當位。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  
蕪繁溪曰。天之陰陽。消息無端。地之剛柔。變動靡定。人之仁義。迭

運不居而文以効此也。故曰文有文則上下以辨，貴賤有差，是三才間之物所以羣分而不紊也。既象其物宜，則剛來文柔，柔來文剛，三才之文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然是文也，豈能一一各當哉？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吉凶生矣。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易之興也全旨。此原彖辭所由具，而因以見聖人憂世覺民之情。前原易興于中古，遂連贊易之為書者三，一則以有詞而變始有歸，一則以有詞而彖文始著，一則以有詞而三才始顯，皆未直指文王也。故復原易之興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復因其憂患作易而繫之以詞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哀世之

意其在斯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復興也。其時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其事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文王以是德，當是時，遇是事，故其所係之詞，皆有警戒之意，而危焉。詞之危也何如？蓋以危懼為心者，易則係之以平，而謂其有和平之休，若或使之平焉，以慢易為心者，易則係之以傾，而謂其有傾覆之禍，若或使之傾焉。夫危易少異，而平傾頓殊，玩其詞，味其意，自不得不凜凜于心，可見詞之危矣。然是

易傾恐入  
以易致傾  
二句提是  
辭危

危平易傾之道。所談甚廣。凡天下百事。平者皆生于危。傾者皆由于易。孰有廢此哉。然聖人發之于詞。何也。以危懼之道。啓人畏慎之心。慎之始。又慎之終。大要使之保其平。而免于傾。提歸于无咎也。此之謂與民同患。易之道也。  
易興于末世。興于盛德者。須玩一當字。非末世則民偽不滋。非盛德則易道不傳。非文王囚羑里而處憂患。則憂危慮患之心不深。故易詞之危。當自履憂患中來。上危字以警戒言。下危易以人心言。危平易傾。皆就詞言。而人事暗講。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詞而為易。傾益以惕人之危也。危者作事必圖萬全。理當得平安。故易詞係之以平。如吉利无咎是也。易者凡事无所顧慮。理必致傾覆。故

易詞係之以傾。如凶害悔吝是也。使者易使之也。點一道字。見得世无偶至之福。亦无倖免之禍。必理所當然。此聖人據理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非謂遇禍始懼也。百物不廢。正是道之大處。懼以二句。指出詞危緣故。夫福莫大于平。莫大于无咎。危其詞。正懼人以終始。使人不敢生一易心。而要歸于无咎耳。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為易。而以終為貴。无咎平福也。懼而要无咎。即危平之意。易之道。即教人以危。懼求平安者也。故善用易者。惟存一懼心而已。

馬常伯曰。二道字相應。平傾事也。所以平傾由于危易。此精蘊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通章以易  
簡知險阻

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章全旨

全章在知來截上言聖人具心易之妙不假

易而知吉凶下詳聖人侷易之事使人以易而知吉凶末節不過

即人之詞以明易詞之以情迂耳

程敬承曰易簡知險阻是通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

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能所以使人就易簡

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末段反覆發情迂之義蓋情即險阻之

情而天下吉人常少其餘若叛若躁若誣若疑若失守皆險阻之

類也吉凶情迂无非教人就在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

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陸庸成曰上章言无咎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已凶乃多途故言

之先見只云言事有祥耳至于為險為阻而凶害悔吝轉相生

非乾坤聖人能早知之又曷能預定之其能悅能研之能由知險

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以示

知皆恒易恒簡中自呈之靈明自運之變化无非各指所之以告

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也象變不一則

其情亦不一易情无窮而摠窮于吉凶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

之利情之符也爻象之情言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迂因變動

而无定然无二情也即情迂之中自有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

相得可概見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所謂無  
下筮而知  
德凶者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太極之理一也。分布于乾坤。而體會于聖心。自其心純乎理。有乾之名。自強不息。極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不可屈撓。其本德而見之行。迎及立解。易矣。而于危机所伏。則不冒進。為知險焉。未嘗以易心處之也。自其心順乎理。有坤之名。安貞无為。極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无煩擾。其本德而見之行。无所事簡矣。而于憂患所值。則不輕試。為知阻焉。未嘗以簡略蹈之也。此承上章言聖人得處憂患之道。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之。

易簡自无  
險阻而曰  
險阻者為  
上文憂患  
而言

理而恒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无險。故險之理。舉婦坐照。簡本无阻。故阻之幾。无不前。知觀于水。天為需。義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如水也。山地為剝。順而止之。則坤之知阻也。阻莫如山也。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必著意去知之也。以知以字。何等現成。若要去知。便非易簡。蓋由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非待已險而知險。已阻而知阻也。彭山曰。至健至順者。健順之極。而不見健順之迹也。恒者。恒久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為易也不能恒。若坤不知阻。其為簡也不能恒。不能恒。不能恒。易簡則非健順之至矣。程紀曰。健則遇險亦易。是為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為恒

下卷會通  
卷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事承極是

簡

蘓子瞻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故無事而易簡所涵理自融洽吾以觀其悅心之妙焉有事而易簡所應幾尤詳審吾以觀其研慮之妙焉由是不險阻而吉也此悅且研者能定之而亶亶成其趨之以易簡而已矣險阻而凶也此悅且研者能定之而亶亶成其避之以易簡而已矣

時說首節聖人得乾坤之理而前知也二節聖人所以前知之故以有心易之妙也三節有可知之理以明聖人所以悅心研慮而前知者正在此也今據新說此節發乾坤之能事正見至健至順者知險阻而不陷于險阻非推原所以知也上節易簡便是知之原矣悅心研慮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事未來時這事理見得精透毫無抵牾阻滯自然歡忻浹洽是悅諸心既理會得了事到面前又把所知之理更去研磨一番熟思審處不使有毫厘之差是研諸慮時說吉凶二句照本義分屬言悅心則吉凶之理皆其胸所素識故險阻與不險阻必先知之而有以定吉凶若使理不融貫則不能裁決事幾如何定天下之吉凶研慮則參伍錯

六經會通

卷十一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著天下字  
反一解

綜足以有斷險阻壘、避之不險阻壘、趨之若使慮不研審則  
臨事怠忽如何成天下之壘、看來此說最穩但如上講不分屬  
亦佳、要識得通節根易簡來悅非安排研非強探一易簡也吉  
凶藏于无形至難定也壘、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一  
易簡也

蘓然溪曰聖人之心、乎天下聖人之慮、乎天下既自知險又  
使天下之不陷於險既自知阻又使天下之不困於阻故曰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壘、總是易簡自然之功用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言事知來  
此其自然之知豈待卜筮執亦理之先見耳天道有變化而消

息以殊人事有云為而得失以判此理之著于明者可象也天  
道有吉必有禎祥以開先人道有吉必有休徵以呈兆此理之  
通于幽者可占也聖人以吾心之定理而象貌之則險阻之一  
定者灼知其故矣以吾心之先見而占度之則險阻之未來者  
預識其几矣此皆聖心之易簡藏往知來故无不可象得无不  
可占決也

朱子曰此節上二句是說理如此下是聖人即理上知得在陰陽  
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言事自有祥惟其理如此故象之而  
知已有之器占之而知未然之來天地間只是簡理聖人亦只  
是知得這箇理其所以悅心而定吉凶研慮而成壘、者不過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理定之成之耳。理之所在，所謂心與理會，乎此也。所謂理因慮審，乎此也。所謂悅心研慮，即此象字占字意。所謂定吉凶成臺，即此知器知來意。變化即乾坤闔關往來之變化。云指言為指行，即出入進退與日用應酬之類。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美有吉事，即有吉祥。如在變化則先見于垂象，在云為則先動于四体。大抵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而出，皆是吉事，背了吉方稱凶事，不必增入凶事。一定曰器未定曰來象，是比方之謂，以其理本一定，故一比方而可知。占是考究之謂，以其事應未至，其幾甚微，故必考究而後知。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一說象事占事，通頂吉事有祥，說潘雪松述曰：變化即乾坤闔關

不拘分項

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于人心，則云為也。人心應感至神，言云行為无停机，无滯迹。如天道闔關往來變化之自然，此幾也。善之先見而為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未有形而已見于心，故謂之象。象之所見即事也。事之所成為器，故云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事應未至，其幾甚微，考究而知，故曰占也。

蘇氏曰：天道變化无停机也。人事云為无定迹也。而其吉事之有祥者，則在吾心。烏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以此吉事而象之，則千百世既往之事，不過此理。以此吉事而占之，則千百世未來之事，不過此理。何者而遺于聖人之知哉？聖人而知器知來

○

則天地之道惟聖人知之。天地之化惟聖人贊之。是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矣。百姓之愚皆能定吉凶成壺。此之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此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无卜筮而知吉凶聖人能之而非百姓與能也。易可无作乎是故天地設位則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者之理行乎其中。此天地所能也。然无心之化難以告人則其能有未全者聖人以知器知來者作為易書是天地所不能者得聖人而成其能矣。由是人欲定吉凶成壺也。既先謀之人以審是非復抱尸問易謀之鬼以决趨避則知器知來不惟聖人能之雖百姓之愚皆可

人謀只帶說

○

以易知器以易知來得與聖人之能矣。

此聖人作易使人亦得以知險阻也。從天地講起者天地乃易之原也。所謂易知簡能也。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至于百姓與能則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歸而天下不墮于險阻矣。揚氏曰百姓與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聖人作易何如易有八卦或以純陰純陽之象告或以雜陰雜陽之象告易有爻彖或以全体之情言或以一節之情言然象

下繫會通

卷十一

七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所告。情之所言。莫非吉凶。如何見之。蓋卦爻中剛柔雜居。則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吉凶可見矣。象之所告。以此也。情之所言。以此也。非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得以與能哉。此與下節正聖人成能之易。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摠不外象詞。變占。八卦以象告。爻卦之易也。爻彖以情言。係詞之易也。變動以利言。推變之易也。吉凶以情遷。定占之易也。八卦合六十四卦。在內象指卦畫。未有詞也。故曰告情是卦爻所具險易之情。如下愛惡情偽是也。言即言象之所告。剛柔二句摠申。乃所以告所以言也。程敬承曰。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

剛重爻象  
剛柔句頂  
情言一氣  
說下妙

凶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為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之愚。遂能知險阻之情也。惟有爻彖之詞。乃始以情言。于是象告中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吉凶居然可見。此百姓所以與能也。見得聖人係詞。皆本于卦画自然之象。而爻彖所發。乃情之不能已耳。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夫有象詞。必有變占。方操尸之初。老少未定。所謂變動也。此雖未成卦爻。而趨避之利已寓。非以利言乎。及求卦之後。而占決

卷十一  
二十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相攻相取  
感皆由剛  
柔居之  
相非來

已著必有吉凶也。此則因卦爻之情。消息當否之異。為之迂徙。非以情迂乎。情迂何如。卦爻有愛惡相攻者。為愛相攻。如中正相與。故吉生。惡相攻。如不中正相與。故凶生。有遠近相取者。為遠相取。如有他不燕。而悔心生。近相取。如乃亂。乃萃。而羞吝生。有情偽相感者。為情相感。則為道義之交。而利生。偽相感。則為私邪之合。而害生。凡易之情。近相得。固為貴也。遠不相得。亦无害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致凶者此也。或以偽相感。致害者此也。且以不善相取。致悔吝者此也。夫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也。而各惟其情如此。故曰吉凶以情迂。此主尸卦上着。變動是卦爻所值之變動。即爻象動乎內。吉凶是

卦爻所值之吉凶。即吉凶見乎外。一是變。一是占。是故以下。皆言凶情迂之實。亦由變動來。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是吉凶固以愛惡之情迂矣。至若悔吝。以遠近之情迂。利害又以情偽之情迂。則悔吝利害。非吉凶之屬乎。情偽遠近。非愛惡之屬乎。此三者。搃之足以致吉凶。然而位近者。吉凶尤多。故凡易以下。槩以近明之。吉凶重于利害。重于悔吝。故搃之是箇吉凶。以情迂。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通節皆言情迂。而首句以利言者。謂爻之變動。本欲人趨吉避凶。而无不利。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迂。易蓋以爻詞明人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險阻故泰之三四者而後知所以趨變動之利也。愛惡以德言如中正相與其情便和諧得吉不中正相與其情便拂逆得凶。蘓子瞻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凡吉凶之紛者，生於愛惡之相攻也。遠近以位言，相取言相求也，非以承乘比應而相求，便是相取。此句專說不好者，遠相取或至于遠實，近相取或至于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情偽以應言，正應而感情也，已信而人皆信已，則利生焉，不正應而感偽也，已不信而物莫能信，則害生焉。近謂比爻陰乘陽承，謂之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必有乖違之患，而凶或害之曰：或且然之詞，其不免于悔且吝，必

矣。害之而悔則趨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人知遠害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不觀人之詞乎？夫人心叛正理者，詞慚愧而回互，中心疑正理者，詞支離而不一，有德之吉人，言不妄發而詞寡，无德之躁人，言必傷煩而詞多，本善而心欲誣之，譖毀附會，詞浮游而不實，有守而內自喪之，理虧氣沮，詞屈抑而不伸，人之辭以情迂如此，易詞亦猶是也。此百姓所以與能而知險，知阻卒不出于易簡之理也。聖人之功大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易與辭  
云為相應

上文易之詞由情生此以人譬之人之詞亦由情生也。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吉者靜躁者動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人情大約此六者剛柔之變盡于此矣。上係以嘿成為結下係以諸辭不同為結吉人辭寡其嘿成之旨欤。相攻四者人情之見于動也。而卦爻變動如之。懸枝六者人情之見于言也。而爻彖之詞如之。所謂爻彖以情言者如此。易之詞吉一而凶害悔吝居多人之詞吉人詞寡一而慚枝種。居多可見不言默成者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而係詞盡言无非因人情多變而教人知險阻耳不然聖人心易之妙只一吉事有祥耳烏有凶害悔吝我使天下而皆聖也易可无作矣。

沈德昭曰先天只說得象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既云以情言又云以情述種。愛惡情偽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上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憑他變怪百出吾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而後面只管不能已于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于无言相視而喜乎愛惡相攻節吉人詞寡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阻之途所以滿天下也聖人到此烏得不盡言也。

汪都山曰係詞之言易簡三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地以易簡在人物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模之爻象易之實也。此言真為德行易之本也。天地也。易書也。聖心也。一而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周易會通卷之十二

說卦傳

吳幼清曰說卦者，倫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何振淵曰，易有三畫之卦，有六畫之卦。三畫卦有三畫之象，六畫卦有六畫之象。六畫之象，如頤噬嗑及井鼎之類，合上下侷而成之者。三畫之象，則說卦所列是也。先說尸數卦爻為作易之本。次說六畫無兩畫三才之道。次說伏羲八卦方位先乾坤後六子以明六子之功用皆出于乾坤。次說文王八卦方位始震終艮而又盛稱六子之功用。次說八卦之德。次說乾馬之類以明遠取諸物。次說乾首之類以明近取諸身。次說乾坤為父母所以得男女之由。終又以八卦為

說卦會通

卷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十七

七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周易會通卷之十二

說卦傳

吳幼清曰說卦者，倫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何振淵曰，易有三畫之卦，有六畫之卦。三畫卦有三畫之象，六畫卦有六畫之象。六畫之象，如頤噬嗑及井鼎之類，合上下侷而成之者。三畫之象，則說卦所列是也。先說尸數卦爻為作易之本。次說六畫無兩畫三才之道。次說伏羲八卦方位先乾坤後六子以明六子之功用皆出于乾坤。次說文王八卦方位始震終艮而又盛稱六子之功用。次說八卦之德。次說乾馬之類以明遠取諸物。次說乾首之類以明近取諸身。次說乾坤為父母所以得男女之由。終又以八卦為說卦會通

卷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十七

七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舊說重著  
而尸數卦  
爻皆主探  
尸說

八條而廣說之。所以類萬物之情也。  
昔者聖人章全旨。此章總言聖人作易之功大。偶自尸說起耳。  
通章只叙尸數卦爻俱有道德性命之與。陸庸成曰。此章由生  
尸得數。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與。无不具焉。則知易  
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尸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  
蘊乎。故下章遂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尸數以妙用。有卦爻以立體。尸何自生  
也。蓋由聖人在上。王道昭明。默助化育之功。故靈秀鍾于草木  
而尸生焉。焉所以有尸也。

聖人指伏羲首句是總。其下生尸起數立卦生爻皆作易之事。生  
尸本非作易事。然作易必端于此。用尸者。以尸生而倫天地之數。  
全天地之理也。不曰化育而曰神明者。自其主宰運用言也。蓋一  
閤一闢而運用莫測者。神明也。說文曰。尸。萬屬。生千歲。百莖長  
丈。覆以祥雲。而與天相合。守以靈龜。而以類相從。易以為數。天子  
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一說神明即上繫神明之德。  
生即生爻之生。乃大衍之法所由生也。幽贊者。顯相之反也。賓主  
之言。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聖人以其包括性命之理。至  
神而明而制為尸法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著必有數，何自而起也。蓋天之體圓，三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是天原有三數也。聖人以陽全之理裁之，故參天而為三，地之體方，三者徑而圍四，合二偶，是地原有兩數也。聖人以陰半之理裁之，故兩地而為二，然後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此起焉。九者三之積，六者三二之積，是九六之數，由分天地之參兩而起矣。七者兩二一三之積，八者兩三一二之積，是七八之數，由合天地之參兩而起矣。易所以有數也。

徑圍三



三三各一而難合，故曰奇。

徑圍四



上與下合，二左與右合，二故曰偶。

此是因天地之數而起，尸卦之數參兩二字，不甚着力。天一實而

陽數饒，地二虛而陰數乏。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地數本兩，從而定其為兩。此是聖人因自然之數裁之，倚是靠着，數是七八九六也。二老之數，則參兩之積也；二少之數，則參兩之交也。倚數謂尸數倚此而起，非即就撰尸說也。全考云：天地之正數，一三三四五止矣。此生數也。至于六則各有所配也，非正數也。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六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說卦通

卷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理于義即  
在和順道  
德內須玩  
而字至命  
即在窮理  
盡性內須  
窮以字

數既形矣卦斯立焉何自立哉觀陰陽之變動而立之耳卦既成矣爻斯生焉何自生乎觀剛柔之發揮而生之耳卦爻既具則天下之理何不備哉彼所稱共由曰道同得曰德而義則道之微殊也易則于進退存亡之道剛柔健順之德旁通其情融會其旨而無少乖逆且于和順之中一一條理不紊析之極其精也不其理于義乎是道德與義合之為理賦之為性而命又性理之原也易則窮事物之理而旁燭無疆盡人物之性而區處曲當且于性理所從出者一之根極渾合無間也不有以至于命乎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

舊說觀變發揮乃操尸已成之卦爻統觀全体者其陰陽或純或

雜方知所值何卦便是立卦又于其中細觀一節看其剛柔或老或少方知當動何爻便是生爻說甚明顯但在尸數上說是用易了宜在聖人作易上講變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拘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于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變无定則卦体亦无定而名隨以別矣故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益或上或下細細闡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道德以下就易言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因其自然无少乖戾无少拂逆統言一卦之体也就其中各指所之種種分曉析言六爻之用也如乾為天道而健為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

道德義理  
性命須相  
承看得合

重義命有  
見

其義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于天下之理，无不窮到，而理統于性，无不曲盡，且至極于天命之精微矣。道即三才之道也，德即易簡之德也，義即道德之時宜，燦然各別之道也。道德與義只是一理而成性，又道德義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徐進齋曰：如乾為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析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張南軒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不知義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尸倚數立卦生爻，凡以

為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故下章遂接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全旨。上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遂言順性命之理。

以明上節易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亦據見成卦爻論聖人作易如此，非原作易之由也。程欽承曰：上第言立卦生爻耳，而卦之

六爻全備，爻之六位分布，而未明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昔者聖人作易而卦爻具，豈徒迹象之粗哉？將以模寫性命之理，順而不拂耳，何以見之？蓋性命之理散于天地人之間，是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天道所以立曰陰與陽地道所以立曰柔與剛人道所以立曰仁與義是三才之道皆性命之理也易何以順之亦以易之六位六畫无非此理耳當其畫卦三畫已具三才又兼三才而兩其畫故易有六畫然後一卦之体成矣卦成則初剛二柔即也之剛柔並凝三仁四義即人之仁義並用五陽六陰即天之陰陽並運性命之理不順于全体中乎于六畫又細分之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而一剛一柔迭相為用故易有六位而剛柔間雜自成文章矣章成則初剛與二柔相間即地之剛柔交錯三剛與四柔相間即人之仁義相濟五剛與六柔相間即天之陰陽迭運而性命之理不順于一節內乎易誠性命之書矣

陰陽仁義剛柔皆性命之理天道非陰則亢非陽則慊而非陰陽交運亦不神地道非剛不闕非柔不閑而非剛柔並運亦不全人道非仁無愛非義無制而非仁義相兼亦不妙是三才原以兩而立故易兼兩而為六非聖人故為之無兩也三才原交相為用故易迭用而成章非聖人故為之迭用也此所謂性命之理也與者相與為用不可廢一也立者兩相對而立天地人無獨必有對向使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天道便廢而不立矣地道人道做此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分者陰陽之自分迭用者剛柔之自迭用非有分之用之也按三才皆言性命而性命獨属于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為之也故位之成章止言陰陽與剛柔而不及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義仁即天之陽地之剛。義即天之陰地之柔也。言陰陽剛柔而仁義在其中矣。

胡榘湖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于人，所受于天之理也。三才之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侔，以順性命之理也。程氏曰：天地人三才，許大世界，一陰一柔一仁，如何撐得起來。是故陰必與陽合，柔必與剛合。仁必與義合，方補湊而成道。而三才始有所植立而不墜，要之有陰不可无陽，有柔不可无剛，則人可知矣。可以人而漫无斷制乎。

宜婦重入

不可以橫圖入講

天地定位章全旨。通章專解圓圖伏羲始画八卦列為橫圖，又規而圓之者，欲以象渾天之儀氣存之運陰陽消息之數也。若用一橫圖所列，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无以法造化萬物消息之數矣。八卦定位，此是一小圓圖，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就是大圓圖。首節指卦位對待之侔，因著其交變之妙，八卦句見大圓圖亦即此小圓圖之所成耳。非上四句為對待，下一句為流行也。數往二句，按小圓圖而分計其位序之順逆。數句，推本其當初規橫圖而圓之，生出之序如此。蓋恐人拘順逆分半之說，而不知易之所由出。故云：見其左右各別，實不曾相斷也。鄭玄如曰：上章言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聖人以為使人知其順。

說卦會通 卷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而不知其逆。將至於沿流而忘源。逐末而忘本。故又指出逆之一字。以示人還反之宗。而得其所歸宿也。凡自內而外者為往。者隨流而出。其勢順。卦之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以至六十四是也。凡自外而內者為來。者溯流而反。其勢逆。卦之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由六十四而三十二。而十六。而八。而四。而兩。以復於一也。一者性命之宗也。不知性命之順者。難以蕃衍於生成。不知性命之逆者。無以冥合乎大道。易以太極為宗。乃歛入逆收之數。非生出廣衍之數也。數與倚數。字同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夫聖人之精。因卦以示。八卦之蘊。因圖以發。當初伏羲畫卦。乾坤象天地也。艮兌象山澤也。震巽象雷風也。坎離象水火也。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而天地人事幾乎息矣。今按圖圖求之。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射。而相資。八卦變化之用。如此。于是因而重之。使八卦交錯。以成六十四卦。鳥則易之卦。爻與天地等。而既往之事。將來之機。皆在其中矣。林氏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圖。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八卦于此。只是因八卦橫列。无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八卦。左右

圖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于安排布置者耳。此先天之易所以為妙也。天地定位，天地原是定位之物，故乾坤相對，便為定位。通氣等做此，天地定陰陽之位。六卦之相交者，皆本于此。則乾坤雖對待而未嘗不交者，亦默寓其中矣。通氣者，山以融結之氣，下通于澤，以滋潤之氣，上通于山，所以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相薄者，交相助益，動則隨，迅則烈也。不相射者，水得火濟其寒，火得水濟其亢，不相滅息也。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者，析而觀之，一卦各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則見乾坤坎離相為上下，震兌巽艮互為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相交耳。至于八卦交錯而天地之運，无有終窮矣。然皆本于乾坤之交也。首四句對待中，即莫流

行不可分上四句為對待，八卦句為流行。

伏羲八卦圖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說卦會通

卷十二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數往句因  
下句而悉  
數之非謂  
易有數往  
之順數也

是圖也。自左數之起震至乾皆卦之已生者其迹已然。何其順也。自右推之自巽至坤皆卦之未生者其朕難窺。何其逆也。然據成列之中固有順逆要其生出之序則皆逆也。有乾一而後有兌二而離而震巽坎艮坤皆自无而有不可預見者故曰易逆數也。

首二句從中數之有順逆。下句從頭數之則皆逆。此按圖論則為八卦生出之序。若以理論大意謂聖人作易正為知來而作知來者逆。故歸之于逆數。承上言八卦交錯而天大地理人事之紀亦交出于其際。凡所以彰往察來者无不備矣。就其數之在往者則往既彰而知之為順。其數之在來者則來必察而知之為逆。聖

人作易以逆觀來事。以前民用。非逆數而何。謂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

陳潛室曰。圖從中起者。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從復起者。天開于子之義。程敬承曰。震歷乾陽之舒也。出向前為往。順而達之者也。巽歷坤陰之歛也。入返後為來。逆而收之者也。有來而逆者是為用後之仁。貞下之元而後往而順者。旋轉无窮。息故圖圓。乾後不能不巽。而坤後始有震。天圖圖夾後不能不姤。而剝後始有復。皆逆之。所以為順。此易理之自然不易者也。聖人之心易。退藏而神知亦逆而入。斯順而出也。逆之玄机妙用。天下之理盡之矣。沈德培曰。上章言順性命之理。此言逆數。蓋理順而數逆也。如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說則逆數、字不作上聲讀、

此章按圖說義、此八卦八方排列是、世界中千古一大格局、其中往來、是世界中千古一大變化、然摠之來而不窮、故易為逆數、是知來世界中千古一大神知、

朱楓林曰、圖從中起、以震巽中分為往來也、左方起震、歷離兌至乾、四三二一、皆進而得已生之卦、猶今日追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方起巽、歷坎艮至坤、五六七八皆進而推未生之卦、猶今日逆計來日、知來者逆也、然本易之所成、則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先天方圖之位、人知其中起于震、巽、始終於乾坤、矣、亦知其妙造化之全功乎、彼震象為雷、巽象為風、震巽相待、是雷動乎物、發其生意也、風散乎物、解其鬱結也、此始物之功乎、坎象為雨、離象為日、坎離相待、是雨以潤物、而枯槁賴以滋潤也、日以暄物、而陰濕賴以燥烈也、此亨物之功乎、艮德為止、兌德為說、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兌相待是良以正物使生意收斂而不過兌以說物使生意各足惟欣交通此成物之功乎然果孰獨維是乾為造物之府凡雷動風散之屬皆乾統攝而分職以聽者也非所以君之乎孰翁受是坤為養物之府凡雷動風散之屬皆坤包涵而乘時以出者也非所以藏之乎六子循其序乾坤統其全此方圖卦位妙造之全功也

此專以方圖言八之字指物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搃成功也上以條言此以功用言也上章以乾坤為始後言六子此章先言六子以乾坤居終而復始造化無窮之道也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北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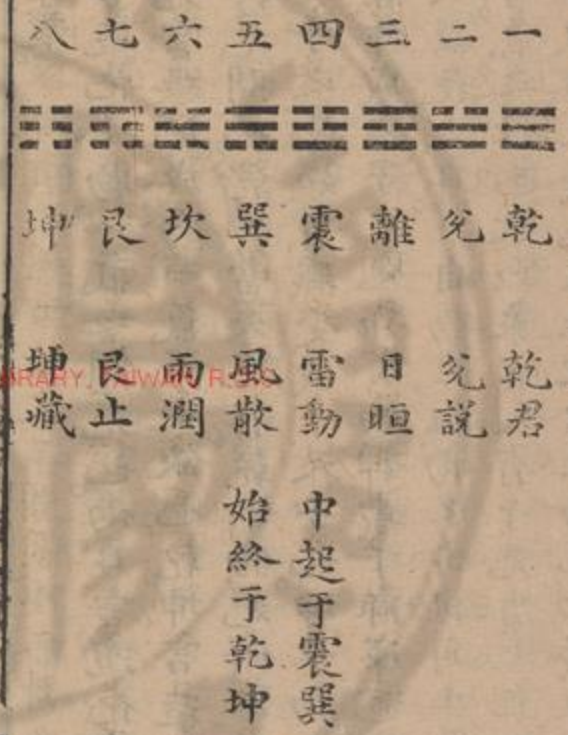
圖之中起

雷風言造化生物一氣之開先也兩日言造化亨物一氣之交暢也良兌言造化成物一氣之收斂也乾坤言造化宰物一氣之貫于始終无間也乾坤當天地者乾于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君非知始六子之化如百職受成于天子也坤于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藏非作成六子之化如百物貯藏于府庫也只是六子各得一職而此無統之耳自動至恒物之出机自止至藏物之入机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瘡之具也故以卦言程敬承曰坤之藏也入以收出之功也而藏取于坤者靜為物府也商歸藏所以首坤也良之成也入以儲出之倪也而成取於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者止為動因也。夏連山所以首艮也。要之坤之藏。即藏其生出之根。與艮之成終成始亦无異義。

### 伏義八卦方圖



依註從前說為是

帝出乎震章全旨 此章指文王圓圖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為造化流行之序所謂後天之學也。首節言帝乘卦位以出入就氣机說不着物上看。帝不可見。故二節言物之隨帝以出入。因其可見以明其不可見。下節申解上節故著幾箇故字。一說首節着物上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文曰萬物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相見乎離。亦帝自齊相見乎。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三

萬物隨帝出入圖



文王八卦方位



邵子曰此卦位乃  
文王所定所謂後  
天之學也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四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以帝字貴  
震巽等不  
著力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

先天圖有以立對待之体文王取而更置之象一歲之運焉  
是故天地宰化生之机而无聲臭可測者謂之帝其出入安在  
哉惟八卦之位起于震也帝于此出焉生意萌動矣繼以巽也  
帝于此齊焉化机均布矣次巽者離帝之相見在斯光輝明盛  
而化機為之宣著也次離者坤帝之致役在斯委力效用而无  
氣為之長育也坤後有兌則帝所說之方實理充足而懽欣  
交通矣兌之後有乾則帝所戰之處陰陽相薄而肅殺相攻  
矣以至次于乾者坎也終歲動動而帝乃慰勞休息于斯焉次

以八卦陰  
陽明出入  
與時說卦  
與上講者  
異

于坎者艮也一元奏效而帝乃生克嗣續于斯焉  
此節出而齊而見帝之出也至于使則出而入之端也說而戰  
戰而勞帝之入也至于成則入而出之端也

帝者天之主宰朱子所謂太極者萬物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太  
極不変而変者陰陽也而出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出者發露  
之謂太極初分陽始于震陰始于巽變動之始一陽生于二陰之  
下故曰出乎震出則必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于二陽而與之  
並行以畢達于外也齊則必見陰積于中而陽獨盛光輝發于外  
也見則必役致猶委也役猶使也養也坤陰盛代陽有終也有養  
則必說兌陰將收飲以從陽自為忻洽也言語詞也說極則必戰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五



言自巽至兌皆陰卦而忽與乾遇故陰疑于陽必戰肅殺之氣與  
生育之氣交相搏擊也戰則必勞去聲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  
陰而陽蓄藏于中為之休息也既勞則有成者完全之謂艮陽  
止于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完後變從此起故下既曰成終又  
曰成始蒙引曰起震至艮者一歲之周而循環在其中矣  
看來帝只是一氣机耳出者氣之自靜而動齊者氣之自微而顯  
相見者氣之明盛致役者氣之涵育說者氣之充足戰則氣之肅  
殺勞則氣之休息成則氣之靜動相交  
○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齊乎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  
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  
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  
言乎艮

欲知帝之出入于萬物之出入觀之彼帝乘乎震也物于震乎  
出焉蓋震居東方于時為春萬物始生之候也帝乘乎巽也物  
于巽乎齊焉蓋巽居東南于時為春夏之交萬物至此生意漸  
盛故齊也者言萬物之鮮潔整齊也離者明之義也萬物至此  
暢生意于南訛之景而相見矣所以然者蓋離乃南方之卦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時為夏品物咸亨之候也。聖人位必南面以聽天下，紀綱政令，一向明而頒布之，亦取離明意也。何以致後乎坤者，土也。土旺于四時，而盛于夏秋之交。坤居西南，正其時。前此南方之火，得土以制其烈，後此西方之金，得土以制其寒。故萬物得土膏之潤，益以涵育，是帝悉其力于萬物而不靳也。故曰致後乎坤，至于兌位居西方，正秋之卦也。萬物氣充理足，而歡忻交暢，則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何也？蓋乾時際秋冬，西北之卦也。造化陰盛陽衰，已成相薄之勢焉。此則帝之所戰也。坎之象水也，何以謂之水？以坎位居正北，于時為冬，正水氣用事之日也。是卦也，非坤之後，非乾之戰，乃慰勞休息之卦。萬物至此，莫不歸根復

命也。故曰勞乎坎，位居東北者艮也。冬春之交也。萬物至此而既往者終其化，將來者肇其机也。故曰成言乎艮矣。自震至坤物所由出也，而可驗帝之出，自兌至艮物所由入也，而可驗帝之入，造化之功見于後天八卦矣。

每段不必牽對

此節即物之生成以見帝，俱主卦位言。然位者氣机流行之地，有位即有時，在而德亦異矣。曰東方等者，此據方圖以分其時，非謂物但出于東方，齊于東南云也。東方春木主發生，故物始生也。潔齊者，生意畢達，鮮潔整齊，非復向之始出未伸也。明就氣机明盛言，物至此形色種々，煥然明盛也。聖人三向輕南面指位，嚮明指德，治則有設施，作為沈德。

說卦會通 卷十二 十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培曰首提震而中忽出聖人倅離之治可見文王全重出震繼離  
明以動之道即乾之乘龍御天百凡宜嚮明振作以大其緝熙之  
光耳。地字當一土字看乃五行之土氣夏秋金火之交物之生  
意全賴土溼育以向于實也致後乎坤非謂坤後已養物正謂帝  
于此時致後耳。生意不向于實則神情不遂故說言乎兌。正  
秋也養而至此堅好具足物之欣暢也。乾陽而西北陰。陽相  
逢交相搏擊而萬物于此亦必內有所戰故曰戰乎乾。水乃五  
行水氣非地中水也勞慰勞也。如人有勞者為之慰安而休息之  
使得息肩也陰陽相搏之後非復長養之氣萬物必得水以歸息  
而坎于五行水也北方之卦乃安存慰勞之卦也萬物各保合太

和以歸休于此故曰勞乎坎。物既勞而休矣豈遽已乎艮居東  
北時介冬春萬物之所成止于艮也止則復生終則含始也終始  
之間嗣續承接故稱成焉此是動靜相生陰陽无始造化流行不  
窮之妙處。

蘓紫溪曰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  
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西北移巽於東南者豈无謂哉  
即天所以生成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于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  
化見焉後天之易主于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彰焉先天卦乾  
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在震乾為  
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

可見土旺于四時

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以主宰言。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震巽離皆以生長為事。帝之出也。而夏秋金火之交。有坤土則出之中。為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為事。帝之入也。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為出之始。蓋火氣太熱。物无由成。水氣太寒。物无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為萬物之所由出入也。陸庸成曰。要之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氣。帝為四時之綱。而物則生且成于四時之內。帝為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于五行之中。此化之所以无

端命之。所以不已也。胡雲峰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為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為。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之。克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乾坤之功。散于六子。六子之用。總于一神。也者。无在而无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在、无為而无不為、宗于物而不倚于物、其殆妙萬物而為言者乎、嘗于六子之化見之、彼動萬物而使之發生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而使之舒散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而使之堅凝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而使其利遂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而使其充足者、莫潤乎水、終始萬物而使之歛其實、啟其机者、莫盛乎艮、此後天六子能變化既成萬物矣、固神之所為矣、然、實本于先天對待之体也、故惟坎離得偶、水火常相逮矣、則燥潤者具、震巽得偶、雷風不相悖矣、則動撓者具、艮兌得偶、山澤相通氣矣、則說成者具、然後陰陽合而自无、向有為變、則動撓與燥而成萬物之始、自有向无為化、則說潤終始而成萬物之終矣、苟无其偶、則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安能變化而成萬物乎、可見流行于一而神之用行、對待于兩而神之体寓、体立用行、生成變化、而神无不在焉、故曰神妙萬物、

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之、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後天之易流行以為用、而神则无定用、先天之易對待以為体、而神则无定体、能變化而莫窺其變化、能成萬物而莫測其成物、此神之所為而為先後天体用之妙也、

首句是總冒、動萬物至盛乎艮、以流行之卦氣言、六子之分職、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体、故水火三句以對待之卦位言、六子之交合、易之体也、前以四時之次序言之、後則推其所以成用在于陰

陽各得其偶。末句合体用而一之者也。舊說以神屬後天，以化屬先天，言此章發明後天功用之妙，其舉先天對待者，亦只是發明後天也。不若前說佳。看來此章雖說卦有流行之用，本于對待之体，其實說造化，不可拘定義文卦言，大抵造化有流行，自有對待。六子有各一之用，自有互濟之機，惟合先後天之圖學，其為造化之理，則一也。非必拘定大卦之流行，本于義卦之對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非去乾坤也。六子皆乾坤之功也。猶大君統治六卿分職，神則其治道也。神非指乾坤，乃乾坤之妙運處。陸氏曰：所以然之變化，不可見，故名之曰神。姚氏曰：凡有專氣者，用執其一而不能相通，就如雷專于動，風專于撓，但可謂之動物撓物。

不可謂之妙物，妙萬物者，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就六子之体用，總之一神耳。雷以發其生意，風以散其鬱結，久濕則腐，故火以燥之，火日也。久旱則枯，而物不得成，故澤以說之。澤天澤也，雨露之澤也。水北方水德，用事之水也。說者生意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暢，潤者根抵既堅，由水之滋息而始凝也。元氣一奮而物隨以動，意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俱著疾字。終始萬物，惟艮無主其事故，獨下一盛字，惟專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機，然後陰變陽化，為動為撓，為燥為說，潤為終始，而既成萬物也。非神之至妙至妙者歟。

一說黃葵峰曰：此章以後天本先天立說者，牽合非旨，玩故之一

細味語脈  
六子局于  
一處不得  
言神合用  
處正是神

字乃承上接下之詞其語意蓋上文只著六子之各司其用至于  
相連相通不相悖正是六子相須為用處乃見合一不測之神所  
以能變化而盡成乎萬物也初无許多推本層數鄭瑛如曰六者  
各司其職而莫疾莫熾莫盛者固妙六者又非單行之物而相連  
相通不相悖者又妙行神之官有六而神之行惟一故神也  
陸君啓曰雷動章六子統于乾坤見乾坤之廣大此章乾坤寄于  
六子見乾坤之易簡天地定位章六子出乾坤之門見尊卑之有  
序出震章乾坤錯八卦之內見變化之无穷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易有八卦通神明之德也嘗于性情見之乾純陽也故天德之

性情在卦  
德上說以  
人事作貼  
見易通神  
明之德說  
亦无妨

剛內不屈而外嘗伸性情健矣坤純陰也故柔順之懿內不亢  
而外不擾性情順矣陽動陰下震也震動奮發故有激昂之志  
勇往之氣性動情亦動也陰伏陽下巽也巽稱而隱故有沉潛  
之体宛轉之用性入情亦入也坎陽陷于陰是德蘊于中用藏  
于事性情不亦陷乎離陰麗于陽是文明內蘊英華外發性情  
不亦麗乎陽止陰上為艮則一真在我萬感俱化靜固止也動  
亦止也止非艮性情乎陰見陽上為兌則順理則裕作德日  
休根心悅也生色亦悅也悅非兌性情乎  
朱子曰八卦性情俱就卦画陰陽上論好一邊不可說入天地生  
物與人之性情上去性以存主言情以發用言 胡雲峯曰夫子

說卦通

卷十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說其性情如此。乾純陽坤純陰震坎艮皆索諸乾以陽為主巽離兌皆索諸坤以陰為主。項氏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悅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體也。動入者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麗者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悅。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悅者。其志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易之八卦蓋取諸物也。試以物象之。乾純陽至健馬性健而行不息。故乾為馬。坤純陰至順牛性順而勝重載。故坤為牛。震陽動陰下為龍以動奮之身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也。巽陰伏陽

下為雞以入伏之身出聲於天氣重陽之表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污濁而內剛燥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以一陽止二陰之上似狗之外剛能止而內柔媚也。兌以一陰說二陽之外似羊之外柔能說而內剛狠也。此見物無非易以一物象一卦至廣八卦則天地間物可以取象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易之八卦蓋取諸身也。又以身象之。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會諸陽尊而在上也。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藏諸陰廣而有容也。震陽動于下足亦在下而動也。巽陰居下股亦兩垂而下也。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陽陷陰中。如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聽矣。離陰麗于陽。如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矣。手剛在前。能止物。艮陽止于上。故為手。口開于上。能說人。兌陰見于上。故為口。

取象不可專泥形體。要講得濶大。如講坤為腹。有民胞物與之度。講耳目聽德惟聰。視遠惟明。余放此。首以君之。坤以藏之。足履于下為動。手持于上為止。腋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

故謂之少女

人知易道陰陽也。亦知易道名分乎。今觀文王八卦次序。于乾坤以父母稱于六子。以男女稱此。何以故。蓋乾本純陽。至健象天也。物皆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本純陰。至順象地也。物皆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至于六子。得乾坤之画而成者也。本諸乾者。皆陽也。皆男也。本諸坤者。皆陰也。皆女也。彼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画。一而實。性動而健。男之象也。而得之最先。不謂長男乎。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画。二而虛。性靜而順。女之象也。而得之最先。不謂長女乎。自是乾再求于坤。而得坤之中画。坎也。性情形体。猶之震也。坤再求于乾。而得乾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之中。中。離也。性情形体。猶之巽也。而次于震巽。謂之中男中女而已。坤三求于乾。而得乾之三畫。艮也。亦猶震之乾道成男也。乾三求于坤。而得坤之三畫。兌也。亦猶巽之坤道成女也。而次于坎離。謂之少男少女而已。易其正名定分之書乎。

文王八卦次序

坤 母	乾 父	艮 坎 震
☷	☰	☶ ☵
兌 離 巽	震 長 男	坎 中 男
☱	☳	☵
☲	☴	☶
☱	☳	☵
兌 少 女	巽 長 女	艮 少 男
☱	☴	☶
☲	☳	☵
☱	☴	☶
得坤 上交	得坤 中交	得坤 初交
得乾 上交	得乾 中交	得乾 初交

此以純陰純陽為父母之別。以所得陰陽之先後為男女少長之別。乃解乾坤之所以名。父母震坎等卦之所以名。男女。只主八卦卦畫言。不主揲戶言。索者。陰陽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稱者。尊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于尊之詞也。大抵男女分于所得之陰陽。少長列于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六子皆本乾坤來。惟有父母。斯有六子。此取諸人倫也。乾為天。辛全吉。陸庸成曰。前言八卦之性情。所謂以通神明之德。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復取八卦

說卦通 卷下 二

之象廣之。凡首句為取象之始，如為天為地是也。其下俱以類取者也。或以卦象，或以卦德，或以先後天之位，或因象而轉為義，或取其性，或取其變。至于取象也，自天地象形以及造化人事，飛潛器用，无不備焉。亦達于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下。此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歟。

要識得此孔子廣文王未盡之義，只錯舉為例。如乾言君而坤不言臣，乾言員而坤不言方，坎言血而離不言氣，離言乾而坎不言濕之類，可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如乾為寒因為冰，巽為繩直因為工，坎為隱伏因為盜，艮為門闢因為闢寺之類，可見矣。其間所取雖多，不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二意。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

此廣八卦之象也。以乾象廣之，積陽至健，惟天故為天；體圓動，故為圓；人之至尊者君父，乾道統天為君，資始為父，物之至貴者金玉，乾德純粹為玉，堅剛為金，寒者氣之冽，而寒極則冰凝，乾在後天，位居西北，于時為冬，故為寒為冰，赤者陽之色，而盛陽則大赤，乾在先天，位居南方，于時為夏，故為大赤，取諸動物，則純陽不雜，健之最善者為良馬，而健之最久者為老馬，純陽不撓，健之最堅者為瘠馬，而健之威猛者為馵馬，取諸植物，則陽之體實，一木果之實也，陽之體圓，一木果之圓也。

說卦通 卷十二 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潘氏曰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馱乾取象无所不包其于地其于人其于物其于稼其于輿其于木惟乾无之瘠馬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馱馬鋸牙食虎豹一說大赤謂坎中陽為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于坎也木果謂以實承實若以員而在上則果茲亦員而在上也更詳

全考云按本義荀九家者後漢荀爽字慈明荀淑第六子時人言荀氏八龍慈明无雙有集九家易解十卷九家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

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以坤象廣之積陰在下為地作成萬物為母時乎動而闢也敷布發生之澤為布且含弘光大為釜時乎靜而翕也收藏化育之恩為吝嗇且賦形有定為均性之極順為子母牛厚而能載為大輿自其卦益之偶而燦然有章謂之文自其偶益之多而雜然不一謂之衆柄者持物之具坤无不持載為柄黑者純陰之色坤本純陰為黑

一說质柔而廣平為布虛而容物為釜靜翕而不施為吝嗇動闢而廣為均奇為瘠偶為文奇則寡偶則衆坤以中黃之质出精華之氣自下而升昭于天為文偶益多如物之生于地者衆也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說文衆振順字來文坤德之順為文即黃裳之文禮樂文章也坤德之順為衆即西南得朋言平易近民必歸之也柄能造物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常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鼻足為作足為的頽其于稼也為反生其寃為健為蕃鮮

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陽自下動故為雷為龍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乾坤始交故為玄黃自其時而觀陽氣始施為專萬物畢出為大塗自其人而觀一索得男為長子陽進決陰其動也躁為決躁取象植物震居東方而其色青一蒼筤竹之色也震下陽實而上陰虛一萑葦之類也取象動物則二陰上析馬之

開口善鳴也一陽下動馬之鼻足懸起作足超起也上陰之色為白馬之的頽也陽反動于陰下故于稼為反生萌芽自下而生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寃為健中上二爻皆變為陽也既變為陽則陽氣極盛而草木蕃鮮矣

決躁之字已含巽卦寃為躁卦之義為蕃鮮出震之時未必蕃鮮既變為健則陽氣極盛蕃即草木蕃鮮即鮮潔之鮮胡雲峯曰乾為木果結于上而圓坤為大輿載于下而方震為決躁巽為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六子中獨震巽有其寃二字蓋陰陽之始也然震之一陽望其寃歸于乾巽之一陰望其寃歸于震則扶陽抑陰之義也震為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于陽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為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肺為姊，于陰之少者卑之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寃為躁卦

物之善入者木，氣之善入者風，巽德為入，故為木為風。一索得女，于人為長女，爻木使直者繩，引繩制木者工，巽德為制，故為繩直為工。而少陰色白，故于物為白。為長者取象于風行之遠，為高者取象于木性之高，陰為主而性多疑，故為進退為不果。陽外達而氣上行，故為臭。寡髮者陰血之不升，廣顙者陽氣之

上盛，眼之白為陽，黑為陰，巽一陰二陽，故為多白眼。陽主義，陰主利，巽陰為主于內，而又善入物，得利之多者也。為近利市三倍，其寃則三画皆變為震，是為決躁之卦矣。

木風皆取入意，繩直工二意相因而取，自德制上來，長高復以德之入而取諸物，承木風來進退二句一意，以性之疑而取諸人，寡髮三句取人身之象，近利句取人心之欲，陰主利，又南方離日之中為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故云近利市三倍，謂得利三倍，近利之至者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

曳其于輿也為多青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外暗坎內陽外陰為水溝瀆者水所由行坎水流不盈  
為溝瀆自其陽匿于中隱而不露則為存心之密潛隱不露也  
不為隱伏乎自其陽在陰中抑而能制則為克己之勇矯偏歸  
正也不為矯輮為弓輪乎陽陷陰中則險陷不寧心所以加憂  
也坎體中實則私欲蔽銅心所以病耳所以痛也而水運兩間  
則為血之流焉得乾中晝則為色之赤焉陽明在中于馬為脊  
之美剛躁在內于馬為心之亟上蚤柔為首之下而不昂焉下  
函柔為蹄之薄而行且曳焉坎為險陷在輿則多青矣自水類  
廣之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故又為通為月焉陽匿陰中在

言卦會通 卷之三 二 十 九

心為報加  
心字有字  
明心字加  
憂則心病

人為盜未免有穿踰心矣其在木也則為堅而多心蓋堅取其  
剛多心取其剛在中也  
隱伏者心術隱微事机藏伏也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操弓  
輪者矯操所成也蓋弓體彎輪體圓木性則直非矯操焉能成之  
心耳以虛為體坎中實故心不靈耳不聰為血卦為赤血在人  
身水之屬赤其色也乾為大赤得乾中晝故為赤曳者曳而不進  
也胡雲峰曰乾為馬震得乾初之陽故于馬為善鳴鼎足作足  
的顛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之陽故于馬為美脊亟心下首  
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坤為大輿坎輿多青坤中虛而力能載  
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姚承菴曰多青有三說一說柔在下而不

說卦會通 卷之三 三 十 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任重一說坎中滿而下无力一說坎險陷而多阻碍一說盜字要說得高妙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其為用也陰矣所為疑鬼疑神即偷取日月之精陰竊木鸞之功若季子之揀練揣摩也者此得天地之殺机而陰用之者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火內暗外明倖陰而用陽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離為火故又為日為電再索得女故為中女甲冑外堅離陽在外為甲冑戈兵上銳離陽在上為戈兵陰在內而中虛于人為大腹火炎上而乾燥于卦為乾卦蟹性靜離中盈

柔而靜故為蟹蟹性躁離陽剛而燥故為蠃蠃善麗離陰麗陽故為蠃蚌中虛離腹中虛為蚌龜具五行八卦有文明之象離德文明為龜木中虛則必上槁離中虛而上乾故于木為科上槁

乾卦在造化上取其火足燥萬物日足暄萬物也科空也姚承菴曰日秉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秉陰精何以屬坎而中實曰惟陽為日而陽中有陰舍光以為明惟陰為月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為光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胡雲峰曰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為加憂心病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為



大腹。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闢為果蓏為闢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艮一陽隆起于地之上為山一陽橫上為徑路徑路者山上小蹊也一陽峻立為小石小石者山上卷石也上陽連亘下陰雙峙為門闢陽画在上。一木之果也陰画在下。一草之蓏也艮德為止。為闢者止人之入。寺者止人之出也。人之止物者指物之止物者狗也。鼠剛在盛。鳥剛在喙。艮剛在前也。不為鼠為黔喙之屬乎。木有堅而多節者。剛在外也。艮剛在外。不于木為堅多節乎。

植生曰果木實也。蔓生曰蓏草實也。闢寺周官闢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止物之不應出者。坎之隱伏在君子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黔黑色。喙口吻也。鳥喙多黑。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坎水塞其下流遠取諸物象于澤也。三索得女近取諸人象少女也。其德為悅。與巫之以言悅神。口舌以言悅人者象鳥。其時為秋。與物之全者毀剛者折象鳥。中觀人情柔附于剛必決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說附決  
謂以柔悅  
附于剛決  
之君子如  
引兌是也

也。兌一陰处于二陽之上，為附決。下察地宜，土有下堅剛而上  
濕鹵者，兌一陰在二陽之上，故為地之剛鹵。陰少而賤也。于人  
為妾，內剛外說也。于物為羊。

為毀折，取諸卦位。在造化，振肅殺之威，為附決。取諸卦体，在君子  
有疾，和之勇潤氣，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下土堅硬，  
則其上鹵濕。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地之死氣也。

前章乾健也。至此觀八卦之性情，稽諸遠近，驗諸彙倫。八卦之象  
固可見矣。然必如此之廣其象，乃能盡其蘊也。

序卦傳

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

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夫子作傳以發其蘊，只是借卦名以  
叙其相承者，不為元義耳。

湯嘉賓曰：序卦之義，不必牽紐上下文相貫。只隨各項立說。大抵  
不以相因為序，則以相反為序。氣机上說也好。治道上說也好。聖  
學上說也好。人情物理事變上說也好。如物不可以終否，以自然  
者言。如有大不可以盈，以當然者言。如屯者盈也，則粘帶上文。如  
震者動也，則粘帶下文。如師者衆也，則承上起下。指揮如意。天花  
亂飛，易不可為典要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  
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者衆也  
文王序卦始以乾坤何也天開地闢而後絪縕化醇物類群生是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乾坤即天地也易首乾坤此之謂矣天地既生萬物則盈滿天地之間者皆萬物也故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者雷雨交作有盈滿之義也又物之始生也物生之始知識未開是物生必蒙也故屯之後受之以蒙、者蒙昧之義也又為物之穉也物穉不養何以遂生是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者以飲食宴樂為義有養道焉然飲食者人之大欲、之所在人所必爭故需之後受之以訟、者必有党以

重天地為萬物之原  
上下而此  
蒙需俱根  
物生來

相傾故訟之後受之以師、者衆多之義也  
自有天地至衆也上是相生相養之說下是相爭相亂之說序乾坤而以天地為言見乾坤即天地也萬物、字無人物、生必蒙物指人言物穉可養責在開世覺人者不徒曰飲之食之而曰飲食之道養正之謂也玩一道字則需于飲食以俟其自得之有不容強求者飲食生之道也人欲之流自此始矣欲之不遂則爭小爭以言大爭以兵故受訟受師受訟有立明察之官以聽之意受師有用大兵以平之意以衆起還以衆定也衆者朋党也如晉明兄弟爭田援引數百人是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者比也此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序卦會通 卷十二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衆必有所比必四海而仰一人而衆統于一矣此比所以次師  
也比者比輔之義也然民之比我謂我能養之也則導之而生  
養遂者宜施于既庶之後矣故比之後受以小畜民既富矣禮  
教可興也則教之而倫明者宜加于既富之餘矣故小畜之後  
受之以履、則有禮而上下辨民志定天下各安其所矣故履  
之後受之以泰、  
此段言庶而富、而教太平致矣。主王道言。因飲食而生訟。以  
爭訟而起師。此非世變一趨而為坂泉涿鹿之會乎。非顯比之聖  
人孰能定之。韓氏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

寧也。比只是衆統于一意。一說畜不以養言物相比附則為聚  
畜聚也。言情義聯屬不相離散也。物聚則分殊分殊則禮立。然  
後安。謂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也。曲禮所謂有  
禮則安。无禮則危也。  
楊誠齋曰乾坤天地之太初也。蒙人物之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  
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生為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  
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  
哉。故曰古无聖人之類滅久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  
同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泰者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通義。然通極必否。故受之以否。必協力求濟。故受之以同人。泰者通也。屬上句則人事之通。屬下文則氣運之通。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久否者乎。故否次泰。同人次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而畏所以復泰。否是上下不交之卦。不交則異。故君臣同心濟否。按傳中言不可者二。不可終通。不可終否。以勢言也。不可以盈。不可苟合。以理言也。胡雙湖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此者宜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誠能公好去惡。不拂天下之心。與人同焉。則近悅遠來。普天率土。皆吾有矣。故受之以大有。然有大者一有驕盈之心。有能保乎。保有不可以盈也。故受之以謙。有大能謙。則天祐人助。長守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故受之以豫。此見致有保有享之道。歸到君心上。與人同是好惡同民。謙者畏天勤民。持盈之道也。此豫字取豫樂意。就享治上說。即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意下豫字取人心和悅意。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者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者合也。

君能享所有，以致豫，則應運者响臻，希光者景附，人必隨矣。故受之以隨。然以喜悅隨人者，必將同心協力而有所事，故受之以蠱。者壞極而事于飭治也。夫有事則勵精圖治，而有掀揭之大功，故受之以臨。蓋以陽臨陰，有大之義也。物大則奇勳偉績，有以聳天下之觀瞻，故受之以觀。上有可觀，則下觀而化。天下无不服之民，而治化不隔矣。故受之以噬嗑。以噬嗑有合之義也。

此段就治道言，豫必有隨，治人從也。隨必有事，治法修也。而後可

大治功成也。物大可觀，治道盛也。可觀有合，治化洽也。大有天下之衆，又能謙順，則人心和樂，群工隨之以輸忠，群黎隨之以懷志矣。蠱者事也，非以事訓蠱，乃有事也。物大物字，指功業言。功小者不足觀，必大然後可觀。程敬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天道臨人，所以大而可觀。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凡人皆有所合，直情而行之，則為苟，而相漬易離。故天合人合者，皆有禮以飾之，故受之以賁。者文飾也。物至于飾，非无文

說氣宜從此

不行固有亨道。然一于致飾則文滅其質，而亨以盡反不達矣。故受之以剝者，剝去其文而反之質也。此段作文質之一變，致飾上以文救質，盡矣。下以質救文。語曰：无故而合者，无故而離。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苟則易合，則相瀆；易離，貴則難合，則相敬。則久。故觀而後得合，又不可苟，以禮飾情，斯不苟也。貴者，文明以止之謂。飾亦人不可少者，但在一致字，致是極靡也。如上講亨是可行，盡是不可行。姚氏曰：此亨字即亨嘉亨字。亨本極嘉的，禮之實也。致飾其文，則實意漸滿，而无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次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還。陰極則陽生，剝窮于上而復生于下也。故受之以復。

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揚止卷曰：終盡在上，終盡之地，凡剝處終盡之地，是為卦極。物理極則窮，上窮則反下。一剝自上反下，是為初主復。一剝生自下復于上，故次復。則剝生漸為純剝也。一說此段不主造化言，自賁至復，俱以文質循環看。剝謂實喪也。下終盡，字根上盡矣。盡字來，謂文勝滅質，故剝。賁極反本，故復。一說剝至无妄，俱就造化上講。一說剝與无妄，俱就人心上講。

序卦會通

卷十二

三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天理復還則人欲悉退而妄復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則誠矣。好善必萬善皆備。惡必徹惡不晉。德由此積矣。故受之以大畜。物鳥既畜必優游以俟其化。是可養也。故受之以頤。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此以聖善端

畜分上是德由此盛。下是業由此生。以復字貫。退聽則无妄矣。无妄則此心止有善端矣。由善端

○充積之不可畜乎。由充積溢味之不可養乎。有本体自有作用。大過者又養盛之徵也。看來復即是无妄。畜者畜此。養者養此。非謂无妄一心畜養又一德也。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所畜皆非。欲養而成聖賢得乎。游氏曰。復以誠之識以畜之。頤以養之。曰畜曰養皆誠也。本末無異者也。夫然後誠與才合而大過人矣。程氏曰。其畜大其動亦大。不惧无悶。要自涵養中來。非矯于意氣者也。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者麗也。

物既過乎大中之極。則舉動悖理。陷于險矣。故受之以坎。者



險陷之義也。既陷于險，必附陽剛以求濟，而險可出矣。故受之以離者，附麗之義也。

上大過是好的，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為大過，而事實中也。此終過是不好的，惟求其過而不反于中，是過之大者。以恃才過動，言受坎見立大事者，以中為貴也。受離見濟大事者，以人為本也。坎離相資，水火共濟，此天地一大局也。故為上篇之包裹云。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下經首咸者何也？蓋自有天地，則氣化形化，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則分陰分陽，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相配，然後有夫婦，有夫婦則生育相成，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則嗣續日煩，无主乃亂，然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緣分以定，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禮義有所施也。是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始。父子君臣，上下禮義者，夫婦之所由致。夫婦所關大矣。咸者，夫婦之道也。下經所以首咸也。夫婦之道，乃人道根本。天地常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者，久之義也。

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錯施設也。項平菴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

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  
制為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夫婦終天地萬物之  
功。始人道綱維之要。故首咸。夫陽主倡。婦陰主和。陰陽倡隨之義。  
象天陽地陰相交。至久不變。故次恒。按乾坤有生之本也。咸恒  
人道之首也。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上經終曰離  
者麗也。咸恒陰陽麗而合。則父母之道生焉。故咸受離。始乎  
下經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  
其所也。故受之以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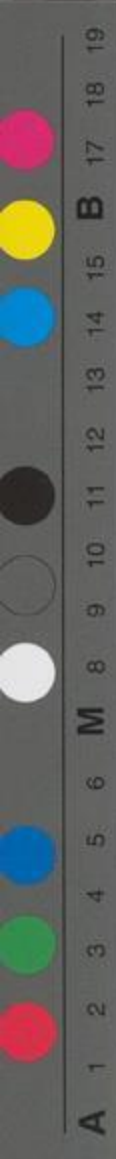
夫婦之道固當久矣。若夫久處盛滿者。造物所忌。久居大位者。  
禍机所伏。是物不可久居其所也。故受之以遯。者退避之義  
也。然物无終遯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既壯  
則不止壯而已。必有晉用之日。故受之以晉。者上進之義也。  
使徒一于進。不知盈虛消息。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  
以明夷。者傷之義也。既傷于外。必反于家。而即安。故受之以  
家人。

此以君子出處言。自遯至晉。因君子之退而冀其進用也。晉至家  
人。因君子之進而戒以知止也。不可久居。又借恒之名。泛論物

○ 理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避也。壯是壯盛謂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既避則必壯。晉謂進一步而建功立業。斯不為徒壯也。一說壯指進用。晉指功業。進有所傷。程清溪曰。晉以自昭明德。恃明而進。必有所傷。當晦其明。故受明夷。明宜傷也。文王羨里。明而順也。鄧伯羔曰。晉與漸皆進而有所傷。必有歸者。先以退。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返于家人乎。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治家无法。使倫理不正。以致家道之窮。則必越禮傷恩。而情義

乖矣。故受之以睽。者乖異也。人情乖離。則骨肉相戕。內難作矣。故受之以蹇。者險難也。物無終難之理。難極必散。故又以解受之也。此以家道言。有孚威如。正家之義。孚威不立。家道之窮也。乖必有難。就家人上說。一說此乖字。就衆人言。程敬承曰。蹇則反身修德。求在我者也。正已可以正邦。豈終難哉。可迎刃而解矣。故受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者決也。解者。緩之義也。緩則晏安。勝而兢惕。微德隳業。廢寧无失乎。故

序卦通 卷十二 四十一



受之以損、則懲忿窒慾、不已其功、將人心日微、道心日長、寧  
无益乎。故受之以益、則迂善改過、不已其功、將裕內利外流、  
于既溢、若決江河、不亦決乎。故受之以夬、者決之義也。  
此以聖學言前解、散也。此解、怠後也。上損、德業也。是害字、下  
損、去忿慾也是好字。一說後承難來、謂人情遇險難則思拯  
濟。出于險難則生懈怠。一說損而四句、指盛衰循環言。決者  
滿溢而決隄防也。張氏曰、自睽至夬、主世道說。可見盛衰循環之  
理。然必從家道說起者。天下國家之卒在家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

以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故受之以姤。者遇也。君  
子既遇、則同德相聚而成羣矣。故受之以萃。者聚也。君子既  
聚、勢必上升于朝。故受之以升。若貪位慕祿而不知止、則進必  
見摧。取困窮矣。故受之以困。身既困辱于朝、則必退處而反于  
下。故受之以井。者在下之物也。

此以君子進退言其進也。以小人既決也。其退也。以求進元已也。  
舊說聚謂聚于朝。升謂升世于大猷。但謂之升。字作治道升  
而上。升字又作進用。恐不貫串。不若前講融貫。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

聚與升同  
異者解

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井之常久必滯汙法之常久必滋弊故欲更化善治則井道不可不革故革次井革弊而无其位則不尊不尊民弗從故禹次

革主鼎而非長子則不信不信民弗從故震次鼎

此以治道言井道常道也革者非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革物莫若鼎照下主器者謂欲釐天下弊政須是主天下重器者而後可也長子乃世嫡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震陽生于下動之義也物无終動之理發舒之後繼以收斂故

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極復靜也物无終止之理收斂未幾發揮隨之故受之以漸漸者漸進也靜極復動也

此以造化氣机言動靜相生動則有靜靜則有動上動字即動闕止字即靜字程清溪翼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歲生成之終

于艮始于艮也故受之以艮元行无首可止乎哉故受之以漸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學問之道漸進不已則理有歸宿故受之以歸妹進得所歸則學臻盛大故受之以豐者大也苟過求之高遠則必失賢聖中正之則故受之以旅者寓于外也既陷于異端則必不容于聖賢而自不已其反正之机故受之以巽者入也理入于心而後天机浹洽故受之以兌者說也惟說而後發散在外睽面盍背故受之以渙

此以聖學言歸者道之歸宿大者道之擴充窮大失居是求道而過高者旅无所容是陷于異端而反正者悅者悅在心散者樂散在外一說歸與大謂人君得民心之歸而國勢昌大窮大失居謂人君好大喜功而以驕奢失國不若前說佳

○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渙者離也人心可終離乎則當立防閑以節之制度數議德行故受之以節道既立則度信其制禮信其議民將輸誠于我而不忍悖也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則言必信行必果而過乎中矣故受之以小過此以君言節者制之于外乎者信之于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信字有單指君者有單指民者人不可无信若有其信而必行死殺要信更不度量時勢膠于一定能无過乎謂以小信妨大義也此之過在有

濟字通貼  
小過上說  
方往

字必字亦只小過而已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事而于天下功業无不濟矣故受

之以既濟

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濟則窮矣物窮則必復生天地人物无有窮而不通之理故以

未濟終焉未濟則不窮也

既濟是完局了說至此窮矣豈造化人事物理便局住乎易者變  
易而不窮也故終之以未濟晉此一段未完之局于天宇以待濟

此乃動靜相生陰陽交變萬事萬化為无窮也觀此則六十四卦  
之終實為乾坤之始所謂貞下起元生謂易也此易之最妙入  
神處以未濟終畢竟是无終意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六十四卦  
始于乾而乾却无首终于未濟而未濟却无終然則世運安有窮  
時聖學安所結局可觀易而知矣

雜卦傳

此篇雜述六十四卦之剛柔動靜吉凶禍福而反覆對舉以見其  
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對謂之雜者自乾至困非但言上經自  
咸至夬非但言下經至于雜中不雜如乾坤咸恒例蓋以卦画反  
對反觀各以類言也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

雜卦會通

卷十二

四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于序之中復錯舉其反對者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義又如  
此序也錯也互為經緯者也  
項氏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序  
而无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既濟之終後之以未濟  
之意也

陸庸成曰序卦之後終以雜卦者天下有定序即有交錯自然之  
理也然各以深求之殊无隱義以淺觀之殊為自然序卦雜卦其  
孔子六十四卦正變之圖欤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觀臨之義或與或求  
純陽之卦為乾而德則剛純陰之卦為坤而德則柔是乾坤之

画反對而義亦反對比臨四海道行則樂師統三軍動衆則憂  
是比師之卦反對而義亦反對臨則容保无疆以惠與民教  
思无窮以善與民有與之義觀則建中而民于我求中表正而  
民于我求正有求之義是画反對而義亦反對

諸子相曰剛柔者有也樂憂者情也與求者事也剛柔位天地之  
德憂樂分治亂之情與求明上下之分楊止菴曰比自師而變  
樂從憂生其樂宜也樂以天下也師自比而變憂從樂生其憂宜  
也憂以天下也  
其求物來觀我有專心仰慕之意為求然求所以視其與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云云不行是才雖足以有為而尚在窮居不能違勢妄動  
天厄乎人也蒙坎云云光明是資雖暗昧駁雜而好學近智自  
能多識明通入勝乎天也

此就卦德取義首句以行言謂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居  
之貞也二句以明言謂有雖暗昧而學在我能破愚為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起于下靜極而動其化机之出乎艮陽止于上動極而靜  
其化机之入乎損下則君不能獨富雖未遽衰其衰之始乎益  
下則君不致獨貧雖未遽盛其盛之始乎  
起止天道通復之机盛衰世道治亂之漸按雜卦言止者三艮

止也大壯則止節止也大壯之止與遯之退相反謂陽德方盛故  
止而不退也此止有向進之象非若艮之止而終也節之止與渙  
之離相反謂遇而止之使不散也此乃人止之非若大壯之自止  
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健本難止而今能止者時也福之出于偶然  
者也无妄以乾而動禍非自取而或自外至者災也禍之出于  
適然者也

沈氏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災不足懼當  
思所以善其動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急也

萃則聚于下而不往以隱為高升則往于上而不來以仕為通謙則虛已下人自視不勝其輕豫則志得意滿自處不勝其急上句以出處言下句主君道言居下曰聚降下曰來輕是自小敬也急是自大肆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合天下之間如有物見食去其不宜有也武以戡亂乎賁以成天下之文如无色受采飾其不可无也文以飭治乎或曰食色人所不免頤中有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飾故曰无色程敬承曰食也去有間而歸无間治之順也无色去有文而

歸无文化之成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是顯而接乎物也怡然見性情之真巽陰內伏是隱而未與物交也寂然藏机緘之妙

此以人心寂感言以陰為主兌則內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巽則外柔內隱其情而巽物也人心之動靜達道之和大本之中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則无事之時惟恪守舊章可以因則因也蠱則廢壞之後當更化善治可以革則革也

上下相交而无故无所用飭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復依隨守

成中興。惟其時而已。則飭者一蠱則宜飭治也。易述曰：惟无故而偷安，故有壞而修飭。

○ 剥爛也復反也

剥者陽極于上，生意漸盡，潰爛而歸于无也。復者陽生于下，生意復萌，自无而反于有也。

○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明出地上而為昼，天下之文明也。明夷日入地中而見傷，兩間之閉塞也。

以世道污隆言。程敬承曰：明一也，晉上明而下順，麗乎明而顯于時，所以為晝。明夷內明而外順，晦其明而蒙于難，所以為誅。知

○ 明夷為誅，則知晉為賞矣。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則養物不窮，道之通也。困則剛遇柔掩，道之塞也。井以不掩為功，困以見掩為困也。

項平菴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何速如之。恒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教思无穷，容保无疆，何久如之。

无心之感  
為成速  
妙在无心  
耳不膠于

雜卦會通 卷十二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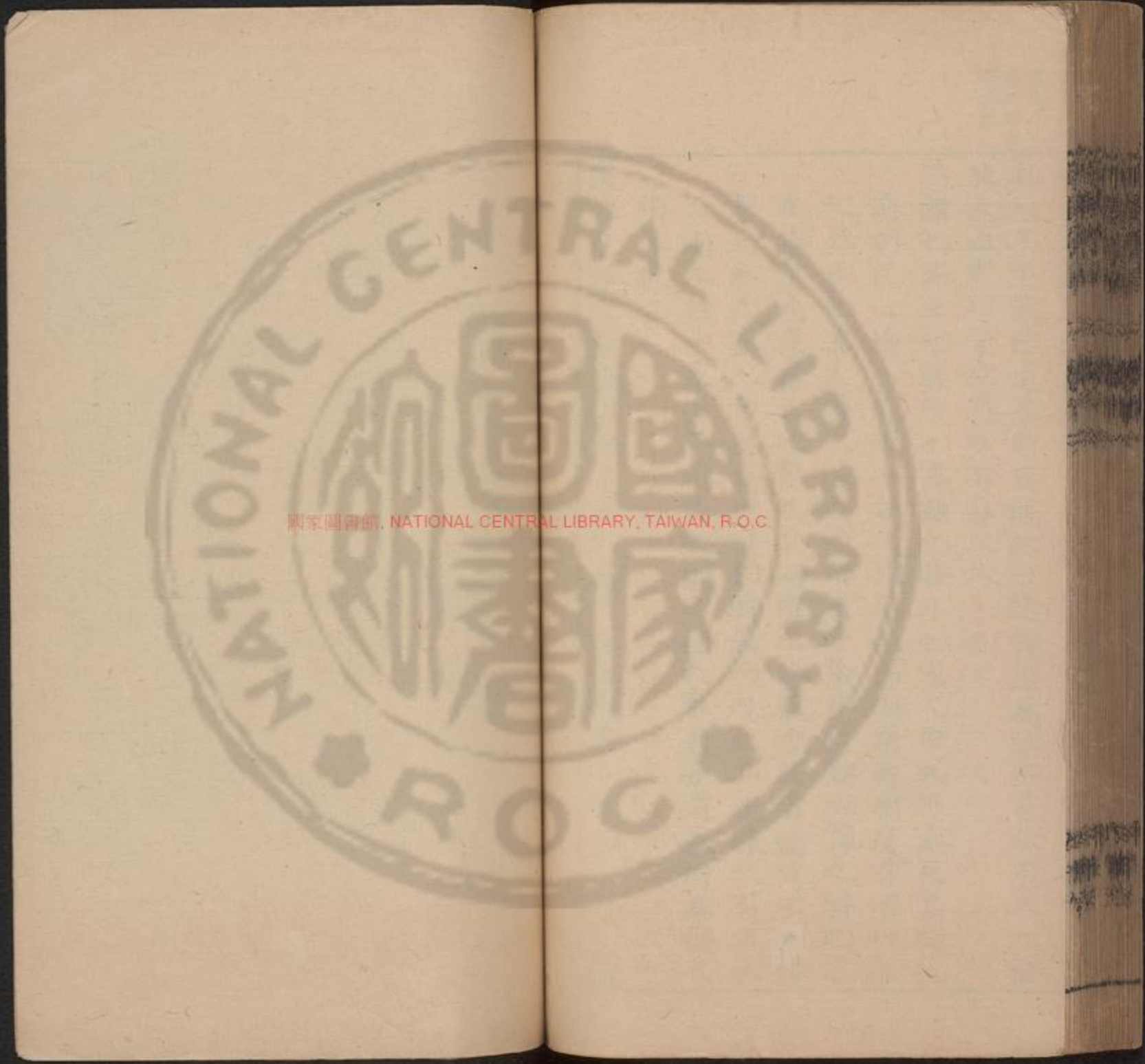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常為恒  
久也妙在  
不膠耳

此以王道言。感道隨時變通。故曰速。常道萬世不易。故曰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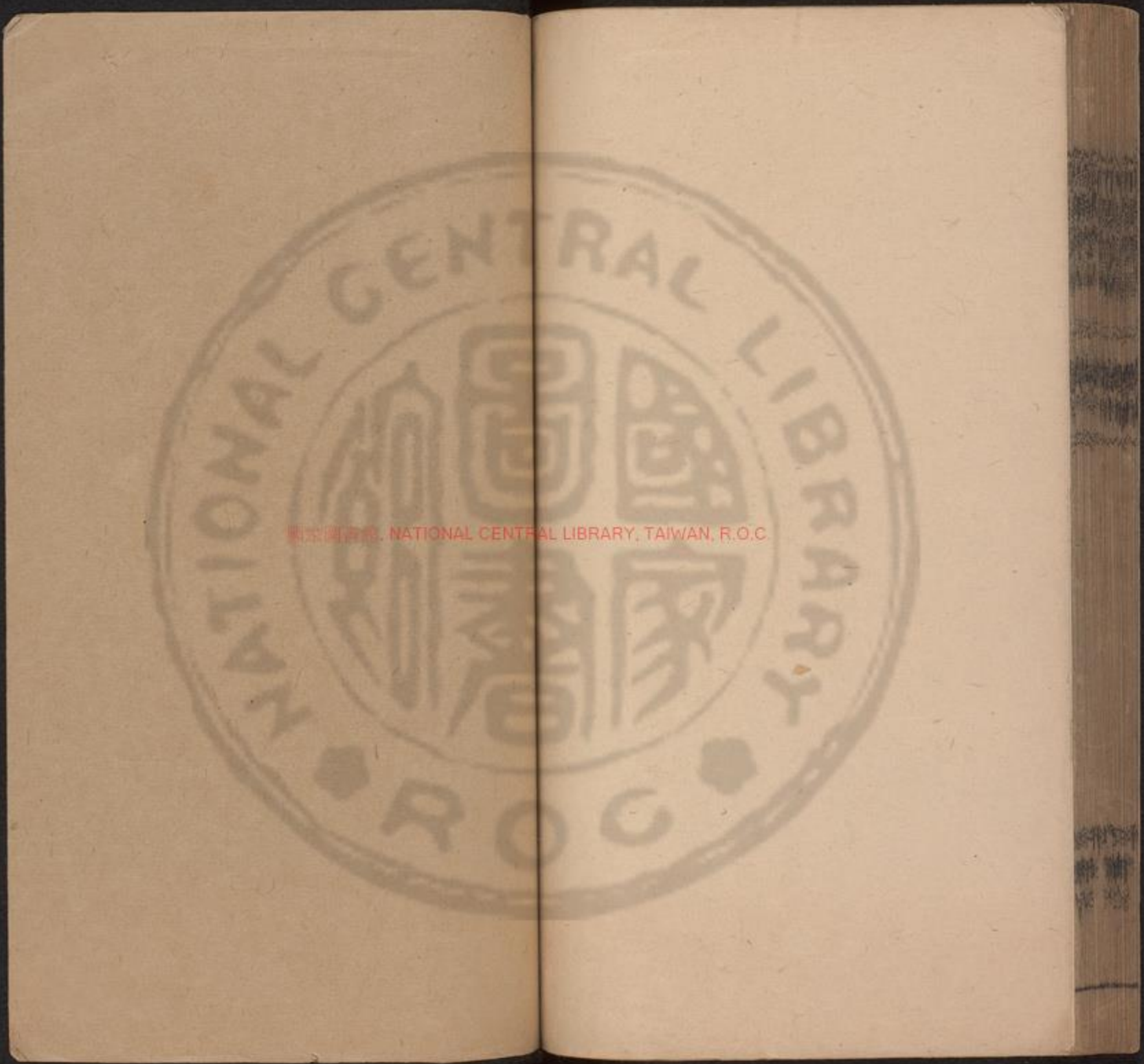
敬承曰。虛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  
○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渙則民心携。二。无所以合之。故離也。節則議禮制度。有所以限  
之。故止也。其人情之離合乎。解出乎險外。從容暇豫之時也。蹇  
在險中。危急存亡之秋也。其所值之休戚乎。睽者情意不相維  
繫而外也。家人者恩義親自相聯屬而內也。其親疎之不同乎。  
否則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太則小往大來。君子道長。何其類之  
相反乎。  
後非遲緩之緩。乃從散之意。外非內外之外。乃外之也。以情之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